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九四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筆山崔先生文集十卷

〔明〕崔涯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崔廷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崔筆山文集十卷》提要

序

筆山崔先生文集

先生諱涯號筆山筆山之文正文筆之山斗也大和受知門下恩遇殊深誼篤世講凡吾先生之言所忘言與行所無言者直舉道學淵源國脉人心咸軌于

正而大震於中天焉時郎博洽如荊川唐公尚遜其精邃而江名公門郊名公守益莫不兢兢推重焉豈區區後塵輩得窺一班僅于文焉揄揚之乎蓋先生之文義至先生之實行至也細按先生之實行覺文義猶儉邇先生本姓崔祖

自宣州遷太邑東鄉以姑舅之親過養
方氏從方姓薦
嘉靖乙酉登巳丑會魁十二人先生正
直忠讜慨然以天下事為巳任遂不次
選授御史甚盛典也至于贊禮
郊廟巡視
禁地侍講
經筵悉稱
上意
肅皇帝曾嘉其為真御史矣辛卯奉鹺河
東條陳七事鹽政具舉疏發鹽課數十
萬賑歲大祲無葬發棠之擾而漸解之
命賴以全活者三十萬衆時有妖虎噬
人先生禱於廟即見虎遂巡數百里入
廟夾室伏死神座右晉民紀其事迄今
祠祀焉按巡八閩貪墨解綬循良委心
當開科而奉
天顏倭得人尤盛旋深慮倭寇礦徒不時
竊發建議以福建地方阻山瀕海俗獷
民頑利在海則冒通番之禁通番不巳
而劫洋者衆矣利在山則冒穿礦之禁
穿礦不巳而禁貨者繁矣番之徒多起
于福之漳泉而其禍流於浙與廣礦之
徒多起於浙之溫處而其禍流于閩與

廣此實三省之隱憂正今日所當預圖
者也條陳十二事爲備邊要務蒙
上嘉納如議比亢旱不雨有司禱弗祐先
生思戾氣干和廼疏梗滯閱獄多從恤
典親祈於南壇雷雨應聲澤徧八郡咸
稱爲御史雨矣院有孽鵲向先生作人

寃聲先生知有寃獄乃囑鵲曰若果寃
鞫爾獄當復至明日臬司以葉生獄呈
鵲果自遠而聲哀如前有奴迨獲其黨
楊者先生詰曰鵲鬼訟汝楊供不敢文
遂伏辜獄成鵲始返人聲而鵲矣事載
于閩臺之省私亭先生嘗遊於湛甘泉

之門許其爲學已至篤實地叙古文小
學搆朱考亭書院置世祀田若干畝蓋
晦翁受業于李延平者也攷昔程明道
送楊龜山曰吾道南矣究其授學淵源
入奏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道統正
傳賴先生闡明焉先生歷官數載

恩封悉以報方祭塟一如禮制奉例提復
本姓亦可情至而義盡矣及其劾奏吏
部尚書其忤
旨而歸也杜門謝客詩禮庭訓道望益隆
諸部院薦剡餘疏有薦其門寒似水身
重如山薦其巡八閩而風裁茂著出片

言而事變潛消薦其謝囂塵以養靜而

世故之閱歷最深持風裁以獨斷而力

量之擔當益大有薦其韜略素嫻堪擬

邊用經緯在手可恃內治適倭寇倡亂

用人爲急南北會徵名士三人唐公順

之鄒公守益先生並與焉又徵名士二

人江公問先生亦與焉然竟高蹈不起

惜哉蓋身雖退而名愈重矣昔人謂桐

江一絲繫我九鼎其所裨于國家豈其

微哉猗歟所遺文集十餘卷一奏疏二

三四五序六記七雜著八古風五七言

絕句律九載虎異附名公詩文十鵲異

附諸縉紳詩文君子曰先生之文直如

蘇長公立朝如張文紀居鄉如陳大丘

略窺其似耳合觀先生之獲

上知也救民而感神也選士而備邊也格

天而明刑也正道統而奏從祀也隆孝

思而復本姓也奉

旨歸而高蹈不出也不且如日經天如河

沛地乎實行也眞文章也果僅僅是集

之宮商足誇也歟哉先生往矣而後胤

蔚起科第繼美文義至今昭然也非先

生之實行昭昭乎余爲之詳述于序端

以俟尚論者之即文而閱序即序而景

[illegible]行先生如山斗也大和不無小補云

萬曆上章執徐蘭池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

南京禮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掌院事

右春坊

太子諭德同修國史會典門生莆田康大

和頓首百拜撰

筆山崔先生文集序

侍御筆山崔先生余先太夫人之族諸父

也其操行學術幸得親炙而仰承者諸

已殫述于壽叙墓誌矣迄今厥孫藹

然持所撰文集來徵余而屬序余閱

其集有奏疏若干篇大要拯萬姓之

瘡痍陳千古之隱憂敦孝義明道統

纚纚乎有用文章也即

聖明錄忠謀搜拯牒尤嘗採而行之者乃

若叙若記若詩類氣如長江巨浸

古若商彝周鼎雲蒸霞變其態也
引商刻羽其音也其骨強其神王至
若銘彝家飾字句工靡悅其業嗜
先生之文至矣而文豈足以盡先生哉
後人觀其文想見其人留憂國憂民

敵王所為愔情詩之寄興泉石忠
孝無愧乎文正公豫嫓美于淵明
而文豈足以盡先生哉此當時巡視
晉陶席鵠無異如諸縉紳所交口
而頌其文乃窺其一班矣嗟夫先生
法矣其精神照示開我後人而狂
之永之不朽者則彭集端有賴焉
余弥泰崔生之請而來為之叙以
弁諸首

萬曆丁酉孟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前南
京吏戶工三部尚書侍
經筵馳驛回籍池陽眷侍生杉坡畢鏘
頓首拜撰

筆山崔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於世綦重所從來尚已蓋搏捖元化絪𦆀道真䂓條扶輿於是焉在或者未之深詧謂一切綺繢觀枝駢已嘗噫是猶牝牡驪黃之見耳非所論于文

章外也夫有文者有文文者文之文華矣若乃洩露心精根柢要眇言所欲言并言人不敢言直令國計民生人心風俗泌發于片詞之輸瀉者茲寧直以文哉又寧與區區餙鉛黛工鞶帨

圓𥟖賓效者埒乎哉游三家之市者不睹千尋之都丽試一鬻之劇者孰辨九鼎之珍錯文何容易譚耶侍御筆山公余族曾從祖也吞負才名雄睨當代方肅皇在御巍然以經術成己

丑進士高甲時方重言處選天子嘉其端凝貞亮特異數寵之經拜前秩一時中外罔憎余生也家晚未及屬後塵覿休烈而都人士之循斅者亦第嘖嘖筆山文章文章云嗣余徼鄉薦

盈丘公車始通籌譜纘續先生
識者靡弗傾企我公也然猶以
簡命勛渠未暇討家乘而次第
蒐之屬余有朝鮮之役使事成
將報命于朝處所道便省而得
卒業焉則見纚纚乎災傷之有

疏也罷課之有條也邊略之有
陳也乞恩復姓之有請也治祀
先儒紹明理學之有尊而有序
也辨鵲化虎之有紀也其他連
類屬詞感物昭言不遑具述要
以闡皇皇壹本仁孝忠懇之

心蔚積感奮不容遏抑故無心
于言而言成為情至文也先正
于節蒐事功文章稱三大不朽
余獨曰文章陶性靈流潟則即
文章見節蒐見事功而節蒐事
功兩者且因文章志不朽也山

之潤以為澤之媚以珠蒐珠為
者亭毒之山澤外哉余因文而
窺所以文講是不可無傳也乃
操梓之蓋穆然有維世之思焉

旹

萬曆戊申春正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行人司行人
欽賜一品服色出使朝鮮工部
都水淸吏司郎中侄孫廷徒頓
首拜撰

序

文以人傳乎抑人以文傳乎夫人而以文傳也是文焉已也猶將因之以惜其人也若其人爲足傳矣雖弗文焉可矣而矧乎其文之適以傳其人矣國朝之文冠景濂氏次空同大復又次歷下弇州人如是文如是豈惝麟炳哉今日之文稱極盛余常得手而口之不一二既其有其文之人余嘗得耳而目之不一二既余卽不敢知曰此必不傳然其人之傳者與有幾則其文之傳者與有幾飄風過耳昔賢所悲而不謂今之幸曹襲是嚮也文烏在其爲盛也

我
侍御筆山公乃洵無弗可傳者乎公以高才掇巨魁異敏淹洽俯視今曩時同譜則有若唐子荆川時同遊則有若茅子鹿門望嶽然山斗而于公未嘗不亟相許服以爲此非可伯仲尋佰已已也而惜也志以遇裁學以守固雖薦剡騰當事然貞不勝妬所繇來久矣公非樂以文傳者公不以文傳又豈可得哉余少從家尊宿後習公事謂公立朝侃侃然毅且達也臨民蒞政溫以斷也退在族姻里黨之年以禮式以義訔也遺篇昭焯摩娑而繇繹之如見其

志如聞其音如與之往復而告我以所未終竟之業公固若是其頎然在耳旣余奉簡命叅閩藩閩其地之凛凛直指公者必首公其地之嵎嵎直指公者又必首公也流連焉而弗能釋歌思焉而弗能追非公則流連歌思其有久而彌艷者耶公之所爲畫閩者距今幾十年而言亦愈驗而亦迄無能踵公而實其所以言然則閩之俎豆報公者文視公之言乎或不獨以公之能文言之也公孫國泰雁行余後者廣公集以其書丞閩而命予予曰吾烏知公之於學也知之此譬飲水者其淄澠必別矣

且必爲之溯其源矣吾烏知公之于治也知之此譬越人之診疾孰膝理孰腸胃鍼灸及之藥石又及之矣吾烏知公之誠足以通山川而靈蠢動也知之此譬熊渠之矢石且飲其羽譬信陵之於鷂無得以罪蔽者矣道統得正焉時政得宜焉至誠得

屬焉鴻謨偉績燁然具陳公之人幸是也余將一日一就正也寧僅以其文也闕俎豆之學之宫者有公之人矣鄉俎豆之學之宫者有公之人矣公之人在人視聽慕誦之間無今昔彼此之異奈何祇以文傳公謂可後先數巨公無忸色哉弁數言以告公後人使知讀公之書繩公之武而月夕思所以克世乎公者在彼不在此第余次公後幸郎公之沐浴茲地者稍稍知斯裁然尚未知其於公無愧何如也

賜進士第福建福寧道布政使司右參政前戸部淸吏司郎中

欽命典試四川愚姪孫師訓頓首拜譔

肇山崔先生文集目録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雜著

卷之八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一

儋源 崔涯 著
秋浦 畢鏘 選 門人莆田 康大和 閱

奏疏

巡按山西題為陳言地方災傷乞
賜少寬塩價兼利官民事臣欽承
上命巡禁河東塩課夙夜戰兢不敢怠遑惟恐綜理乖方上有負乎
國課施行失序下無益於民生博訪群情深思民隱大悉河東塩課報中不行惟事變賣價太賤則損官大貴則損民若今日可謂上下並受其病而莫知所以為計者謂塩生盛矣而官不得賴以為課謂價值平矣而民不得資以為生凡以歲凶則民貧民貧則本虧故也盖河東地方密近陝西頻年災旱亦略相同近據解州等州安邑猗城等縣申到災傷亦甚迫切今歲夏麦全無秋禾微收一二至今穐月未雨二麦種而不生人心驚懼若不聊生然視陝西為差可者恃有塩利可以易西方之米穀也而又乏錢以為資本亦坐以待斃而已誠可憐憫且四方之

商不至不亦公私兼困矣乎臣嘗思之解鹽非旱蒸不結五穀非霖雨不生切照在場鹽料積有三百五十餘萬引即今生結尚盛此數十年所未有之奇利也然而近池之地均被旱蒸樹藝不成者有可徵矣臣竊以為此或天意也損彼益此亦惠養生民之至意也近者關內告饑

皇上出內帑以給之矣特遣重臣以議賑之矣獨於河東惜減細微鹽價而不以利民生哉特其未有河東之饑告之也臣又以為因其利而利之者正

皇上惠養斯民之至意也夫買鹽者商也載鹽以行四處者悉地方小客也今於鹽價少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使乏錢以為資本者皆得沽升斗之餘而易米以聽朝夕之養則民獲更生而不辭多運之勞民運多則入必倍而

國課亦有所賴矣此固公私兼利之術也臣謹以災傷之故計價之所當酌處者凡有五焉一曰生結倍常鹽資民生若五穀然五穀之價視豐

歉以為盈縮鹽亦猶是也查得舊[illegible]河東鹽價開中邊方每引貳錢伍分後因鹽生不常遂行變賣之法價亦隨時高下嘉靖四年御史某[題]定價每引先三錢七分後減至三錢彼時鹽科猶六十五萬餘引耳至嘉靖五年御史沈某見得時價頗高增至每引七錢之數人皆不趨乃遍取三省富戶責令計數報納雖勉強應求實非其情至今弊未絕民猶受其病也今照在場鹽料三百五十二萬有零又非特六十五萬引時也臣至之日池鹽盡矣至八月間復又生結纍纍盈池即令吊取鹽丁所撈當無盡藏正猶五穀豐稔之時宜隨時減價以便民生不當執以一引五錢為中價也前御史楊某[題]議六錢繼議五錢亦見時價低落以漸而殺之意也至今變賣不行尤當酌處或少減前數或從四年每引三錢七分事理以資民生俟其鹽法大行

國課有資鹽日減則價日增隨時通變以宜其民民無不悅者矣況食之於鹽尤非若五穀之於

饑也民遭凶旱猶能併日而食節口而殍況食塩乎塩價高則窮陬僻壤必多不食塩之家而趨之者少也二曰私塩盛行官塩之通塞係私塩之行止勢固不能兩盛也五六年来觧塩不生各該行塩地方私塩盛行官不設禁民不知懼已非一日一旦遽欲盡絶其徒雖日刑人勢不能止況歲值饑饉尤難爲禁訪得河南所屬地方密通長蘆兩淮多越境之私販河東之塩又爲中條山所隔勢固不能如彼之便矣陝西

富平蒲城朝邑郃陽韓城等縣地名巴公滷泊最此等灘近因亢旱水皆成塩置鍋私煎之家不下數千户日得塩利不下數十萬各該有司通謂之便民俱不設禁不知觧塩通商陝西爲便私塩之害亦於陝西爲甚

國課將何所取給哉臣竊以爲不禁則失之慢過禁則失之激然計私販亦有人力之勞私煎亦有工食之費犯者又有不測之法而反得以盛行者賤故也今能使官塩之行其價皆如若等則民皆食此而不食彼私販之徒無所取利亦將轉而之此而反爲官塩之役矣此不禁而禁之術也縱使未能盡絶要亦可以勝彼而犯之者少犯者少而置之於法亦無激變之患由是而有司不禁此則有司之罪也三曰舟楫不通竊惟通商之法舟楫爲便省費獲利比之負載道踣者不啻千萬也今觧池在中條山下四塞險阻舟楫不通其去兩淮兩浙固已遠甚而行塩地方陝西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開

封河南懷慶南陽汝寧五府山西平陽一府澤潞遼沁四州皆無慮数百千里此非人力不能自致且如小客推車一把載塩二引趕騾一頭載塩一引不百里而費已過半所獲無幾矣又安能達於数百千里之外哉無所得利則必雜僞爲奸挿以沙泥和以硝石由是官塩貴而污私塩賤而潔塩塩滞矣今所恃者河東米價高貴以塩易米尤民所利也惟宜減本價以塩脚價之費使其可以及遠則塩四通課日足矣四

曰報納商少河東地方去三邊為近其接濟邊餉亦惟河東為便査得先年開中之法在宣府大同陝西延綏遼東等處每引上銀二錢伍分或折草四束五分或折米豆不等大悉不出二錢五分之數於時商運益衆邊儲有賴後因生結不常塩課缺乏守支有一二十年有二三十年以故各商遂視河東塩引為畫餅以塩池為陷阱莫不去而之兩淮兩浙矣即今塩料滿場變賣不前出示召納亦惟前日守支餘塩之數

商也立為搭買之法令其搭買一引方與守支一引各商利其帶支餘塩不得不買本非其情也至於報買並無應者豈人趋利之不如前哉本資多而得利微也况在場支塩一商也各處行塩又一商也大商操其贏以臨衆小商竊其餘以利四方是皆取盡銖錙析及秋毫之為也使非得利誰肯為之臣已出給暁諭無分商之大小資之多寡皆許親自赴場納支然猶不肯應求不過觀望池塩之日盛而異價之日減也

夫物多則賤理之常也得利則趋人之情也今惟少減其價以益微利則四方之商聞風而至矣五曰積久数多査得河東運司歳辦額課四十二萬引先年拖欠已多自嘉靖四年至八年池水為患塩課缺乏轉借太倉銀庫等銀以補額數今除陸續補還外尚欠太倉銀庫銀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三両宣府銀一十六萬両山西布政司銀三十五萬七千四百両共銀九十七萬九千七百三両今聞塩花盛結各項催徵責

其必集計塩則積年之逋課足辦也欲銀則一時之併取實難也何也行塩之地不加廣食塩之民不加多而欲一時變賣併五六年之課而有之此萬無是理也又况值災傷之歳乎臣竊以為莫非官也在彼猶在此也天下之物未有積而不售者歳入必倍矣特不可併取於一時耳臣至之日奉到戸部劄付為地方災傷乞早議處事内開將撥補太倉銀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五両三錢三分六釐四毫二絲責令轉

解陝西即查庫銀數無多作急設法召商方湊
銀三萬兩差官已解訖餘欠銀兩仍太倉銀庫
補解也今又山西布政司催取原欠民運銀三
十五萬七千四百兩運司無以應辦臣計在楊
鹽料并今壓掣不知之數縱使一引三錢亦足
以償前課但不能以濟一時之急耳久則當無
不完矣乞
勑戶部今後凡遇緊急邊務并救荒事理先於太倉
銀庫內動支河東運司變銀有日陸續補還太

倉銀庫俟其各欠完日照舊應辦常課如是庶
免遲悞之患而臣之罪亦可少逭矣凡此五者
臣皆本之人情揆諸物理有必然者條疏
上陳如蒙乞
勑戶部再加詳審議請
允賜施行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緣係陳言地方災
傷乞
賜少寬鹽價無利官民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
差典吏親賫謹題請

巡按山西謹題為議處重大災傷以安地方事
據河東運司城內地方老人胡某等呈稱連年
荒旱今歲尤甚貧民所食者皆蓬子草根糠稃
腐渣豆殼蕎莖槐柳杏葉榆皮等物今俱殆盡
別無聊生自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起至十八日
止本城餓死張某等并杜某妻張氏等共五十
五名口及街渠橫死乞食男婦二十一名口丟
棄餓死幼女李某等三口又有市民康某為因
無食將幼男某生丟井內毛某將男某活拋水

中等因具呈到臣勘處間續據安邑縣申稱自
初冬以來餓死男婦劉某等一千五名口逃移
劉某等九百八十六名口及據解州申稱餓死
男婦鄭某等二百七十七名口逃移曹某等二
百九十一名口等因花名造冊各報到臣臣看
得河東地方西連陝右朝邑等縣南接河南陝
州等處其實西安河南平陽三府俱河中一塊
土也其連歲被災亦一也近見邸報陝西告饑
甚矣河南亦告饑甚矣豈有河東適間其中而

歟不為饑甚乎伏覩
皇上於陝西議災有發銀開例之典矣河南議災有
暫免起運存留之典矣而於平陽一府未蒙如
前之議者豈撫臣莫以告雖臣有
奏不足盡憑乎臣仰見
皇上憂民之心至誠且切往者陝西告災至動
聖衷驚惶不寧天下之民聞之無不感泣流涕願為
太平之民昔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
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
陛下此心誠尤過之臣等不能仰體
聖心以悞元元之赤子雖罪死不足以贖也敢不昧
冒為
陛下言之蓋河東乃臣監臨密邇之地去省城千有
餘里故地方災傷臣見之真而知之切省城未
必知也又下司多諂諛蒙蔽之文上司無稽察
考究之實是宜撫臣知之不至而救之不急也
近於八月間方委副使某帶管分守道理賑河
東本官才足濟用力能任勞旬日之間遍歷二
十州縣雖窮鄉僻陬皆一一親臨詢訪民隱因
得霖雨遂勸貸麥種以繫來歲之望又諭民出
粟出銀以救目前之困無以布政司所取運司
餘鹽之數議行賑貸分委曲沃知縣某聞喜知
縣某高平縣丞某等分投給賑各効勤能以慰
安衆志由是民情小輯漸有更生之望矣夫何
布政司官先以僉事某毆右布政某之怨近以
副使某稽察錢糧奸弊之故遂至兩司各為衙
門構成嫌隙謂副使某以憲察司官理分守道
事遂懷不平故為異同以相阻撓此曰地方災
重彼曰不甚災傷此曰可急發銀彼曰姑緩以
待此曰錢糧麥熟方徵彼曰必欲急徵至又一
委知縣某理賑一委知縣某催糧以致巡撫都
御史某莫知定守事無專委本官見事之悖戾
難行乃辭任而去省城矣其各委官亦各散去
民情洶洶殊無生氣臣謂二三臣不足惜也其
悞地方豈細故也哉然以地方不甚災傷臣自
去歲至河東目擊秋夏無收今歲秋夏又無收

平陽以北猶可以論分數平陽以南無復可論
分數也訪之九年惟有秋而無夏從前七年八
年俱係大荒之歲豈有四五年間亢旱相繼而
猶以為不甚災傷乎近取民間食物嘗之皆非
人食及畜類之不如也可勝惜哉聞有糧食亦
非出自本土惟賴鹽利流通販易而致耳今銀
一錢止買得粟米五升且市肆無糧可賣小民
爭奪不已覩之蒲州
宗室庶人窘於饑餓搶奪米糧遂至斷市可驗矣

若至冬寒河塞鹽法不行草木俱枯仰之官無
所給叩之富民無所貸乞諸鄰無所與不知將
何以處之甚可慮也臣於四月間據茅津渡日
報逃移民數之多道傍攜殍之衆已並具
奏矣今死者莫救逃者莫追而其剩留孑遺之民
又可不加存恤忍令相繼逃亡乎況凶雹方殷
流殍尤甚失今不處後復何如甚可慮也夫民
生死之念重則盜賊之心起近見運城旁邑白
晝殺人公行刼掠有以斗麥而殺死某之男有

見孤庄而殺死某夫婦二命路傍賣飯以藥迷
人而取其衣物如過客某某之訴又有大夥強
盜百十為群張打旗號橫行鄉邑由平陸夏縣
地方殺死某至絳縣殺死某一家四人又岳陽
縣大盜敵傷巡捕典史某及殺死伊男某開剥
肚腸又殺民夫某等七名劄傷某等不知名數
擄去吹手某此皆地方之不能無虞者甚可慮
也豈意布政司官獨不聞之乎聞之而獨忍之
乎臣嘗讀丘濬所著大學衍義補有曰天下大
勢南北異域江以南縱有荒歉山澤所生可食

者衆而商賈通舟販易為易江以北若兩淮山
東河南亦可通運惟山西陝右之北運道湮塞
地氣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歲所資者草菜木
皮而已所以其民尤易為流徙又曰蓋此二藩
非他處比是乃近邊之地所謂保障藩籬皆有
賴焉者也尤不可不盡其心以今驗之無一不
如其所言者至謂二藩皆近邊地尤不可不盡
心尤至慮也今毋謂平陽一府可忽也山西邊

關地也平陽亦山西所恃重也平陽病則山西
病而邊關亦病矣豈可輕為一府而忽之乎二
三臣不應及此而惟私念以逞獨何心乎伏望
陛下軫念地方
勅下戶部查照嘉靖八年發銀事例或將河東鹽價
議貸以為賑濟之資仍
勅都察院轉行山西撫按衙門戒飭二司官員務要
同念地方毋得自分彼此若果副使某才智可
用仍令專管賑濟務底成功如有似前彼此畏

同故為阻撓以悞地方者聽撫按官指名叅究
罷黜亦聽臣等互相糾劾庶事體歸一萬民有
賴此誠臣目擊時弊不敢不盡言之亦不忍
陛下之赤子而或為其所悞也所有民食草根糠渣
等物麤惡穢汙不敢
進呈謹用包封呈報戶部都察院以驗地方何如
緣係議處重大災傷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典吏覲賚謹題請
旨

巡按山西謹題為清理河東鹽法以裨
國計事臣欽承
上命督理河東鹽課自巡禁以来已周一載夙夜競
業深慮無以通商而惠民也勉自經理事既粗
集課亦足辦但照河東鹽政實簡而肅然池鹽
之生也無常而事體之興廢也不一當其不生
之年事固無用於振舉其簡而肅者固也適今
鹽池盛生邊儲屢欠督辦召商之政叢集於一
時而脩理整頓之功尚多於遺缺使非一一經

理未敢以為簡而肅也臣自接管以来查照事
體穩便法久可行者固不敢妄意紛更以致多
事之擾其於廢墜當興流弊當祛者亦不敢因
循玩愒以墮廢事之責除遵照
勅諭事理并鄙年條陳事要俱已次第舉行外竊計
鹽法之當清理有切於今日之可行者條為七
事具疏上
請乞行該部斟酌可否採納施行則地方幸甚生
民幸甚緣係清理河東鹽法以裨

國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開坐親賫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定正課以立常規切惟規制適中則事可行
而法可久一失其常徒置虛數不濟實用也查
得河東塩課原額秪有三十萬四千引耳成化
二十二年以後又
奏添至四十二萬引大悉計其塩花盛生及不生
之年衰多益寡僅足以辦額數間有多撈餘塩

亦不足以補鈌乏之年似難準為常例先年河
東事例除解宣府八萬兩外餘存留山西以補
歲用不足之數未嘗限有定數至嘉靖二年以
山西掣回額糧之數議將河東餘塩每年該賣
銀八萬九千三百五十兩改派宣府以抵前數
如餘塩數少准將正課塩內變銀解送嘉靖七
年又經戶部題奉
欽依山西民糧復還宣府河東餘塩價銀抵補山西
臣今計之餘塩正課皆不可限為定數也盖自
嘉靖二年以來俱係拖欠年分未見撈有餘塩
若將正課變銀補數塩價隨時高下不一以今
價每引三錢二分計之則四十二萬引止可得
銀十三萬四千四百兩耳何以既解宣府八萬
兩又能補山西八萬九千三百五十兩耶臣查
得此時題奉
明旨邊方腹裏歲用皆同祿糧軍餉俱不可鈌山西
民糧復還宣府已有成命固難更改但山西三
關亦係邊方倘或河東餘塩價銀似前拖欠不

無顧此失彼你部裏便轉行巡塩御史嚴督運
司抵補民糧之數以備祿糧軍餉支用若有不
敷撫按官仍作急具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是
仰見
皇上明見萬里灼知河東塩價不可準為定數而為
山西慮深且審也伏乞行令該部今後塩課惟
以額定引數為準不當預以銀數為準如每年
賣足四十二萬引之數除解宣府八萬兩外餘
隨多寡解山西布政司支用如有不敷聽撫按

官臨時議處具
奏定奪若有多賣出引數即係别該年分之課就
當補還前欠間有多撈餘鹽仍備缺乏之年撥
補不可以為常例如是庶幾事體適中公私两
辦而法可久矣
一處逋課以供歳用河東鹽課先因屡年池鹽不
生以致積欠数多今除陸續補還外尚欠太倉
銀庫銀四十三萬二千三百零三两宣府銀一
十六萬两山西布政司銀三十七萬八千七百

五十两今遇鹽花盛生撈辦雖足而變價實難
葢天地自然之利其生無窮而民生日用之常
其量有限已往之日不可追補逋欠之課安能
卒辦要之今日歳辦之数當以正課為先而以
逋課為後當以補還宣府為急而以太倉銀庫
為緩也臣計巡禁一年之内變賣鹽價共得銀
二十萬两有零卷查先解陜西銀五萬三千八
百二十一两臣至又解陜西銀三萬两又解大
同銀三萬两俱作補還拖欠太倉銀庫之数至

於正課止解宣府嘉靖九年分八萬两山西布
政司嘉靖七年分六萬八千两夫宣府山西俱
係歳用緊急之處既先補還太倉銀庫則二處
年例銀數將借之誰哉是使正課既不能辦逋
課亦不能完將借而又還還而又借之無已時
也豈為得計也哉臣竊以為天生鹽利將不可
常邊鎮錢糧歳不可缺有則取之於河東無則
借之於太倉此理之一定不可易也今積料在
場莫非官也歳充歳用亦莫非官也何必自分

彼此且盈虚消息之数有不可必安知今日之
有不為前日之無而今日之補還又不為他日
之借貸哉今後鹽價惟當先完年例解足宣府
山西布政司該年之数若有多賣銀两補還前
欠也當先還宣府次還山西布政司次還太倉
銀庫量其緩急以應歳用以後遇有各邊奏討
銀两仍於太倉銀庫支解不必就以河東欠銀
抵數庶不臨時悮事臣等亦便遵守不至旋補
旋借散亂無緒矣

一量報買以通塩法財貨之行必輕重適均本末相停而後流通無滯一或無節則勝壅矣查得河東塩課以四十二萬引爲額者無亦量行塩地方食塩戶口多寡以定立分数也近奉勘劄議將河東塩課盡數變賣除解宣府山西布政司年例之數餘皆補還各項拖欠又有餘類解太倉銀庫以待塩花不生之日議用臣豈不欲遵行一時盡賣以濟
國用以補還逋課哉顧勢有不能耳盖行塩之地有限舟楫之利不通如驢一頭馱塩半引小車一把載塩二引計過百萬盡河東之人而用之不足也昔人嘗謂解塩通舟楫可食天下盖惜其塩生之多而限於地勢之未便也先年曾以邉中解塩之難惟特召商本地商人不願則拘繫之派之三省科之富民而終不能溢於常額之外此已往之明驗也今日價自六錢減爲五錢爲四錢爲三錢二分亦蔗極矣而報買亦止於此未見多增於前此今日之明驗也大悉歷

年行塩止有此数徒示商人以不甚惜之物而滋其希利無已之心亦終莫得其樂從也乞
勅戶部查照河東歷年行塩分数議定中價每歲賣塩不得過六十萬引得銀不得過二十萬兩於課外之餘者漸補前欠歲久將自足矣庶幾盈縮得平準之法塩價無甚貴甚賤之時商賈有常例而塩可疏通矣或曰池塩若遇水患不無蕩廢可惜不若乘其有餘稍之商人尤足以濟歲用而惠人民也臣亦非不慮此已議將近水料塩共九百餘座不拘年分先行變賣若得支放数少賠特亦可動移其餘三千餘座俱係高阜去處雖有滲漏消折之患亦未至盡爲融化也如曰逋課何時得了臣竊謂天下之物未有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且可以備後來缺乏之年以其歲入之倍則知一時之併取者無益也

一恤塩丁以均勞逸夫解場塩丁例同淮浙竈丁而其事實有不同者竈丁煎炙之功可繼之以

歲月其勞也均而緩盐丁撈辦之力併之於一時其勞也苦而急蓋盐花生結成就實難雨多則解旱久則枯風大則吹蕩無存陰久則潛消贍伏秋氣一臨則又變而為硝至於撈採登岸猛雨驟至則亦衝散飄流不得成料故盐丁一遇盐生下池併力撈採責功旦暮雖父子不能相救兄弟不能相恤間有老弱逃亡撈辦不及往往傾資蕩産賣男鬻女僱倩人工以包撈官課其苦可勝言哉臣查得原額盐戶八千三百

六十七戶盐丁二萬二百二十丁今存盐戶三千四百三十二戶盐丁一萬七千五百二十四丁戶逃過半丁益加少皆坐此苦累以致逃亡其弊在上之人清審之不加恤下之人靠損之不均耳河東舊例臣等到彼各清審一次雖在抱之孩已上盐冊續審者但有增而無减歲継一歲冊皆空丁於是有故名有詭名有老幼作少壯逃亡作見在者撈盐之日準冊以拘丁準丁以計課安得不包賠之苦耶盐戶別無雜

差止以辦課為正差故利在富戶而病在貧戶矣貧者丁多無從規避富者往往買納義官千戶

王府典膳等官以避盐差臣竊念盐課係盐戶正差非若民間之雜泛差役也今富者連田百頃家積萬金既無民差又無盐差竟天地間何等人也而貧者見丁着役安得不靠損貧難耶切惟民間黄冊十年一次審造盖任其十年生長之功以不盡人之情也今盐丁歲辦額課固難

準以為例合無自嘉靖十一年以後三年一次清審五歲以上者方許上冊十六歲以上者方許成丁若係老疾逃亡即為開豁仍於撈盐之日行各州縣覆審豁近日逃亡老疾之丁以免包賠之苦其盐戶之家除職官監生生員吏典照例優免外若前項義官等官止令有司免其雜差不許准免盐課正差則勞逸適均

國課易辦盐丁之生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矣生財之道此其根本

一慎塩官以脩塩政夫塩官者財賦之職也為其
臨於利也一得是官便覺境已恐恐然不自安
若無以自解於衆人之口而人亦以不潔目之
故動以避嫌矯激為名不以實心經理為功又
有身夫臨財氣已先餒假托事故不即赴任以
致往往缺人廢事臣自巡視河東以来已經一
載運使同知副使俱各員缺判官某年老廢事
僅得經歷某知事某督辦塩課掣放引塩無理
三分司事雖各官委任効勞不敢廢事然以首

領官而主司事於事體不甚相宜且東分司之
在安邑去運司一十五里西分司之在解州去
運司四十餘里往来奔走不無顧此失彼近該
銓補員缺俱各有官矣但運使某尚未到任同
知某致仕去訖惟有副使某到任管事是又復
踵前弊不無有悞
國計伏願
皇上軫念邊儲重務更
勑吏部凡遇運司員缺即選廉能清謹之士銓補如

接憑至半年以上不到任者聽臣等叅究治罪
果積有年勞廉能懋著者亦聽臣等據實薦舉
即為陞擢美秩庶人心各知奮勵不至推奸避
事而邊儲亦有所頼矣
一明律例以禁私塩夫私塩為害無處無之而河
東官塩之阻於私塩又有異於他地方者盖解
塩不常所生當其不生之年民亦未嘗不塩食
者則私塩之行官不設禁民不知懼已習慣成
風矣又私塩之行挑擔馱載官塩亦止挑擔馱

載其勢足以相埒而陝西河南山西地方俱各
有鹻灘生塩去處是與官塩中分其利矣今之
禁者不察律例本意徒謂充軍例重往往務為
隱護塩徒見法之不行則亦肆無忌憚適今非
特為官塩害且為民害激之必有他變何也鹻
地居民五穀不生恃塩為命雖日刑人勢不能
止有等無頼光棍常年指以首告為名沿家嚇
騙一不遂意輙稱三千塩徒攀扯在狀徑往臣
衙門告理及至行勘各道有司互相推調遷延

不理以致奸徒展轉嚇騙於是有聚衆明相讐殺有結黨暗行謀害臣謂且為民害必有他變者此也夫法不貴嚴而貴於信事不在言而在於行臣查得

大明律云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誣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鹽貨車船頭疋幷入官又云若事發止理見獲人鹽當該官司不許展轉攀指違者以故入人罪論則知私鹽之禁嚴矣然獲人不獲鹽獲鹽不獲

人皆非禁限律法良有深意在也又查得見行條例一款云越境興販官私引鹽至二千觔以上者問發附近衛所充軍原係腹裏衛所者發邊衛充軍又一款云貧難軍民將私鹽肩挑背負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是知充軍之罪蓋為網利之徒越境興販一時挐獲二千觔以上故得此罪非謂本土私煎度日歲積月累總計去數以成其罪也觀貧難軍民之條可見矣例法亦良有深意在也夫法惟信則雖徒罪亦足以

懲奸不信則雖死刑不足以禁惡伏乞

勅下該部申明律例行河東巡鹽衙門轉行三省守巡各道及有司等衙門一體遵行今後除靈州之鹽越過鳳翔漢中等地方長蘆之鹽越過懷慶河南等地方見獲二千觔以上照例問發充軍外其餘本地私煎私販犯該六七十觔以下照例免究犯該八九十觔至百斤以上依律擬徒若有軍器拒捕或誣指平人俱依律加罪如有首告私鹽問官務須查審見獲人鹽拘理不

係見獲者免究若有攀指三十人以上雖十人得實餘人若虛仍查照全誣十人以上充軍為民條例發遣夫重奸徒誣告之罪則可以免民害而杜禍變而私鹽之法期在必信則官鹽亦不至於阻滯矣

一查贓罰以舉廢墜切照鹽池之神祭法所謂山川能產財用則祀之者也蓋天下之利鹽為大他如黃海之功莇薪之費牢盆之制計亦勞矣惟是解鹽遇伏則結因風則成一本之造化生

成之妙誠若有神主之而報祀所當崇者也在
昔唐錫池名曰寶應靈慶宋元至加神號為王
我
太祖高皇帝主宰百神正其號曰鹽池之神列諸祀
典每歲於三月初旬有司具牲牢而運司官主
其祭但是廟猶襲元舊歷年既久勢漸就頹門
樓廡宇悉將傾圮周圍墻壁俱已坍塌及今修
理則材木磚瓦之尚有可因者垣墻門壁之尚
有可葺者苟至重建則為費益多為力益難矣

又南禁門為池南防衛之地東分司乃分理東
塲之所近皆廢壞木石猶存及圍池二十四舖
墻屋俱敗風雨不蔽人役無所棲止日夜何以
巡邏前項工程例該州縣修理但時遭荒旱有
司無所出辦民力不堪動役臣查得臣衙門問
過刑名贓罰并變賣私鹽頭畜銀兩近奉勘劄
俱為賑濟貧鹽之用邇來撈鹽數多隨鹽賑濟
不足俱已動支造冊繳報戶部訖今查在庫仍
有銀二千五百四十五兩七錢五分二釐五毫

前項脩理相應動支合無行令接管御史共查
將運司贓罰銀兩責令能幹官一員管督修理
可因者因可葺者葺物料惟取之買辦人力惟
取之僱役則亦不勞民動衆而成功亦易矣事
完之日將脩過工程動過贓罰數目造冊報部
查考餘剩銀兩仍貯庫以作賑濟貧鹽之用此
事神治民亦為政之要務也
嘉靖十一年十月　日

雲南道監察御史方涯奏爲陳情乞

恩比例復姓事臣查得

大明會典壹欵云凡官吏人等或年幼過房乞養欲

復本姓者經由本部體勘是實具奏改正臣係

直隸寧國府太平縣人原係本縣東鄉已故父

崔興安母黄氏所生第五男緣臣生時家貧子

衆父母年衰不能拳育幸遇今養父方玫養母

胡氏以姑舅之親血抱過懐求乳養活臣本季

生羸弱難育胡性慈仁愛如已出兒啼無乳母

亦淚下家人育子之有餘者多憐而乳之如茲

三年晝夜不休受盡艱辛方得生活家人嘗私

指臣曰此兒未飲娘乳已飲　淚三年矣異姓

骨肉言之痛心既長取名方涯教訓成立代爲

婚配并無間言亦不令臣知覺今蒙

聖恩叨登科第列職今官臣思無生父母則無此身

至得生活以致有今日者又養父母之恩也但

念久生皆本乎祖天親不可人爲宋儒范仲淹

始從朱姓終復范氏者此天理民彝之不容泯

者也臣思方氏父母年老無子倚臣爲命不忍

遽然背割幸今庶生一男方渭漸以長成已有

嗣伏乞

天恩勅下吏部比照近年原任通政使司右叅議孫

檜復姓事例容臣改復崔姓以篤天倫以正祀

族其於恩養方氏父母仍乞分俸侍養以子道

終其天年喪服祭葬一如禮制庶得恩義曲全

存亡兩感實荷

皇上再生之恩矣臣不勝感戴悚懼之至

巡按福建謹題為亟陳要務以請邊患事臣猥
以愚庸備員風紀欽承
上命巡按福建一年已滿博采民風之變深懷邊海
之憂切念福建地方阻山濱海俗獷民頑利在
於海則冒通番之禁通番不已而刼洋者衆矣
利在於山則冒穿礦之禁穿礦不已而欎貨者
繁矣番之徒多起於閩之漳泉而其禍流於浙
於廣礦之徒多起於浙之温處而其禍流於閩
於廣此實三省之隱憂正今日所當預圖者也

近奉
明旨嚴禁雙桅大船及查究縱容官員人心用奮地
方頗寧但盜賊之出沒無常而禍變預防之當
悉用是竭孤陋集衆思有得於備邊之要務條
為十二事曰備風汛禁豪俠袪盜資畫抽選則
海防之有事者也曰嚴封閉戒接濟某礦防之
有事者也至於速傳報謹關隘重賞格立保甲
慎考選擇有司則山海之防之所同者也雖知
疎妄無裨至計要之千慮一得亦臣愚憂國之

不能自已者也伏乞
皇上軫念邊隅俯賜采擇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臣無任
仰戴惶懼之至緣係亟陳要務以請邊患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專差典吏某齎捧謹
題請某
旨
計開
一備風汛海舟無風不可動也番刼之徒其出也

嘗以正二月四也嘗以五六月趨風汛也沿海
水寨備倭巡捕等官緩不設備以致往來無忌
間有此設備而彼不設備是以於廣不得則之
閩於閩不得則之浙之蘇之松之淮楚也接濟
之徒隨處有之既得其售歸舟無事刼掠取贏
是又無處而不被其害也及其登岸猷遁無迹
至時風汛烏聚如故臣思防海之備風汛亦如
防胡之備秋也而守不加嚴弁將安歸合無今
後於風汛時月各該巡海道嚴督應捕人員分

調兵船把截關隘於出也遏其欲往之處於回
也截其欲歸之路則彼出而不得去回而不得
歸得去得歸而非風之時皆自敗之道也如有
玩愒坐失事機者不分軍民職官俱照守備不
設律例叅問庶備禦嚴而地方無失事之累矣
一禁豪俠附海奸徒皆係赤立之民裸身剌舟而
出則給資本糗糧火藥器械船隻或通有番貨
刼有財物則駕船裝載酒米潛通窩藏坐地分

贓本一利十且黨與相堅詛盟相信死生相救
俠行海畔是難禁也臣巡歷漳泉二府會審囚
犯有係勢豪之家詐充觧户冐領官銀至千餘
两者或五六百两者詰之曰放番債也追之使
完則曰銀本隨海無歸也據此則知三者之運
籌舟人之聽命有自来矣合無今後遇有犯者
如係通番犯者主者並照例問發充軍如或行
刼犯者罪斬主者亦問以造謀不行分贓斬罪
仍通行各該司府州縣敢有阿徇勢豪嘱託冐
領官銀致放番債者官吏併以贓論叅究罷黜
此亦絶番刼之媒孽也
一祛盜資夫能為海患者盜也能下海為盜者有
其資也欲息其患先奪其資今計番刼之法所
資有三板木之大也工匠之巧也緞絹紗羅磁
器銅鐵之貨夥也漳民雖善番刼而是三者非
漳所得而有也臣查得樟木大板出於安溪永
春者則自泉州河下出於延平邵武者則自福
州河下皆充海船之用而其工匠多係晋江福

清縣人出海一二島澚之中專一打造尖底大
船號為竅尾馬鴨釣槽草撇等名色制甚工巧
出洋破浪如履平地其絲緞磁鐵等貨又係浙
江徽州江西外客借稱
王府官舍名目濫給批文詐為收買香料藥材等
貨在彼潛住交通番販是使漳民得為番刼者
也除臣查出造船大板盡數筆没及禁工匠不
得渡洋入澚并訪治外客違禁貨物外臣思雙
桅大船有禁通番貨物有禁而板木不為之限

制患猶未已也今宜於福州洪塘河下泉州晋
江河下時命有司嚴加點視限立木式木則量
其爲柱爲梁等用板則以丈五爲止違式者沒
官仍行各該産木去處一體舉行及行漳州安
邊舘浯嶼水寨責令各地方保甲查報有無工
匠入澳及有無外處商客與前項貨物犯者并
照例從重問罪則雙桅大船不折自毀番刼之
徒徒手不能以入洋矣
一量抽選看得漳州地方海滄沙坂月港嵩嶼長

嶼名爲五澳乃番刼淵藪也打造違式大船爲
患已久近年設立安邊舘於海滄每半年選委
府佐貳官一員輪流住劄禁治則海滄沙坂二
處頑鑾稍知畏法此舉之明驗也惟月港嵩嶼
長嶼與舘隔遠而諸惡仍故盖舘治孤立止得
龍溪縣五十民兵聽用左右前後悉番徒盜賊
急之恐致他變是故法之不能徧行亦勢有所
不敢也查得所屬沿海原設肆拾伍巡司弓兵
或額充或徭編每司多者百名少或八十伍十
名俱被各司官吏及附近奸民責放包攬每遇
點倩人頂冒徒有虚名全無實用合無於各司
兵内除額充外查照多寡酌量抽出共三百名
行令該縣每名編銀伍两觧送安邊舘僱募住
近藝勇好漢頂替無事則教習水戰武藝防守
有警則駕船出洋會合攻捕該舘委官帶兵常
於月港嵩嶼長嶼往来禁治仍戒令約束毋得
妄拿平人誆嚇騙害違者從重問治幷罪該舘
之官庶幾兵多則威震人畏則法行矣

一嚴封閉切照福建建寧府等州壽寧松溪政和
福安寧德古田等縣原有遂應黄栢寶與等坑
場產生銀礦先年貽患地方奉例封閉輪差各
衛所官軍防守禁例甚嚴夫封閉既固則穿挖
之功非積累旬月不可也而又官軍以防守之
將何從而盜採哉柰何法久玩愒封閉之處日
漸傾頹兼以官兵守代不時或先期而逃或過
期不至以致浙江温處景寧慶元龍泉等縣久
慣流徒百十爲群越境盜採得利則歸失利則

乘機刼奪居民荼毒慘害有不忍言甚者礦徒
歛銀買坑官軍通同盜採積聚漸多為變漸大
深為可慮合無行該兵備官親詣地方嚴督有
司將前項坑塲産礦處所如法封閉重加土石
築塞完固仍量撥民兵協力防衛如有官軍先
期而逃及過期不至者參究治罪若至通同盜
採致生他變者把守官員亦照守備不設律例
參問有司兵備等官連坐有差庶玩愒廢弛之
餘官兵知所震戒而流徒亦無隙以生覬覦之

心矣

一戒接濟礦徒隔省流民也其接引必有土著之
人資送悉係富豪之家亦猶海之豪俠也查得
各該縣分有住近坑塲豪惡人家往往招集流
徒假稱佃戶使令穿壙潛給米漿通同分利至
於行刼亦為嚮導窩藏使非此輩以為之地則
篝火餱糧之徒將何所資以遠攻劫合無行該
兵備道嚴加防治如有違犯分礦砂者查照三
十觔以上及聚衆至三十人以上事例問遣如

分刼財者亦照造謀分贓律令問斬則交既內
絕勢必外遁此塞礦之源也

一速傳報看得海賊礦徒固三省之通患也然舉
其最多者論之礦徒之患多起於浙而流於閩
於廣海賊之患多起於閩而流於浙於廣顧疆
界之所屬不同而職司之所守各異故有此有
患而彼不之恤彼有患而此若罔覺度非邊檄
傳報之速法制控馭之密前患終難寧一臣思
協謀策應互相聯報凡各兵備所當盡心也制

其頑獷鋤其強梗凡各有司所當盡心也至於
交相約束并聽參劾則各巡按官之責矣合無
令[illegible]如礦徒越境則福建兵備星速檄報浙江
兵備并查問溫處等府縣之官至於廣東亦然
海賊侵疆則浙江兵備星速檄報福建兵備并
查問漳泉等府縣之官至於廣東亦然各巡按
衙門亦各督責所司或查議往來通寇之地守
之以兵或訪治平日作耗之民繫之於官一有
失事并聽參劾夫以巡按制兵備以兵備制有

司以有司制不率化之民庶幾紀綱維繫官民
震恐而邊圉之患或可少息矣
一謹關隘畨礦雖為山海之患水陸皆有關隘之
防查得福建沿海原設有浯嶼南日山小埕湾
烽火門銅山五水寨守禦衛所并各巡檢司此
舟行所由湾泊水道之咽喉也又漳平之茶硿
龍巖之東西洋永定之沙河武平之羊角水浦
城之紫霞永安之湖口安砂崇安之大安分水
此禁貨所由越度陸道之咽喉也若能嚴加把

截奸徒豈能飛渡柰何守隘者惟圖報水之常
例把隘者但索過關之稅糧是使水寨之禁適
開官兵年例之騙局關隘之設反為盗賊息肩
之舖舍合無申明法令嚴行各該兵備官審遍
查訪今後盗賊經過地方關隘若復聽其自去
自来不能傳報勦捕以致刼殺平人者俱照守
備不設律例叅問如尋常受財騙害商客亦依
律究治庶法令嚴而人知警戒矣
一重賞格禦盜之法有所甚愛有所不甚愛民吾
赤子而為賊所殘害此其所甚愛也有能禦者
取非其有以與之此有所不甚愛也今計山海
之賊俱多而海賊尤慘下海通畨視為本業刼
又結䑸登岸殘害瀕海居民繫虜妻子焚燒室
廬刼奪財物殺傷人口拒敵官兵深為可悼然
而上下憤憤而莫能報復之者賞太輕也蓋鋒
鏑之交死生所繫徒法不足以制其命而惟利
可以忘其身合無行兵備巡海等官曉諭官軍
捕盗鄉夫人等如有併力擒捕畨徒賊船者送

所在官司審明如係通畨違禁貨物一半入官
一半充賞犯人問罪船隻折毀如係刼財強盗
贓物全給充賞犯人處斬船隻入官至於拏獲
礦徒亦照前例議賞其有著名巨盗在海號叫
噠在山號翼虎積年為害不能獲者不惜百金
以購之仍嚴禁不許因而生事妄拏捕魚砍柴
及裝載穀貨小船搶奪財物擾害平民違者照
例問發充軍庶賞重可以得人之死力而盗將
自危罰嚴亦不至累及平民矣

一立保甲切念保甲之法平居則互相覺察以自防有事則併力救護以禦敵前時海灣亦嘗行之頗有明驗近來法久事弛人心玩愒合再申明於凡瀕海近坑各村各戶不拘弟男佃僕但有人丁通要報出每十丁立小甲一名每五十丁立總甲一名每百丁立保長一名不足五十名者搭編相近之處總甲保長俱推大家有行止之人充當各審其家之丁口籍貫及各色藝業生理如有私造大船買囑官吏冐給路引下

海為非者該管總小甲并四鄰具首罪連原給引官吏如總小甲四鄰容隱不首者事發一體問罪此則互相覺察主於自防者也一遇盜賊竊發保長鳴鑼各家齊執器械協力追捕各小甲分投走報水寨巡司府縣一體備禦督捕相近村落聞有鑼聲即便統兵前來策應如奉行如法有賊即能捕獲聞報則能策應者官司從重議賞若分彼此以致失事者亦行重罰此則併力救護主於禦敵者也如此則寇擾可除家業可保矣

一慎考選看得本省地方惟海洋礦坑最為緊要故各該有把總守備備倭守坑官員責任甚重除把總會考推舉外其餘五年考選將頗有行止年力壯盛武勇可觀者選為掌印操屯巡捕之用而衰懦庸鄙貪汙不振之輩却充備倭礦之役以致科軍責糧縱畨縱賊報水害人之弊無所不至甚非所以重邊防而擇才用也合無今後考選務擇優等先儘備倭守坑之用次及印

操屯捕之任伍年之內備倭守坑官若有功勞即與掌印佐貳管事其把總守備之官若果謀勇著聞功蹟可紀者亦聽臣具實奏保陞用不職者照例罷黜庶賞罰明而人知淬勵矣

一擇有司臣愚又有迂說焉盜賊亦人耳其樂有父母妻子之養猶夫人也使郡縣之官開其養民之路示以樂業之安使其親族伍保有無相濟貧窮死喪相助患難相恤禮俗相交重兼併凌奪之禁講孝友睦婣任恤之刑地利未闢民

力可任者有司躬爲之勸餜寡孤獨廢疾使之
皆有所養則民知有生之樂孰肯幷棄其身於
盜賊哉柰何海隅巖邑例以爲遠稍有優異者
不復官之於此以致任非其人守已愛民者無
幾而貪婪毒痡驅迫良民爲盜者又覆轍相尋
也官不恤民民不依官而閭里豪俠專制其命
能使之蹈湯赴火無避焉則打礦刼洋始其恒
産矣伏望
皇上軫念遐方乞

勅吏部凡遇海徼僻縣山壙巖邑員缺即於進士出
身或舉人賢能者推選充任使其開諭
聖化收市井無頼之徒而蔵與事力察地方奸宄之
變而預爲輯寧則豪俠無所藉其手正以銷患
於未形起教於将来矣

巡按福建謹題爲從祀先賢以明道統事先該
內閣輔臣議正從祀孔廟典禮題奉
欽依公伯寮秦冉顔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
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
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后
蒼王通歐陽脩胡瑗四人增入從祀此實辯諸
儒醇疵之分定萬世是非之公誠
大聖人之作爲曠古而一見者也臣聞孔子纘述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萬世是故享有廟

祀道從而皆當時速肖之士與夫　儒推明其
道以傳示來學者皆得從祀于其庭故漢唐諸
儒僅以訓詁傳經講明斯學猶得俎豆於聖人
之側迺有身體斯道有光前啓後之功如宋儒
羅從彦李侗者而可使之遠在宫墻之外耶此
實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也臣嘗遡其
淵源矣昔濂溪周惇頥遠紹孔孟之緒於千載
之下一傳於河南程顥倡明絶學以授其徒及
門之士惟龜山楊時獨得其傳故顥之送時曰

吾道南矣時傳之豫章羅從彥聽時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由是潛心力行任重詣極盡得時之學焉從彥又以春秋中庸語孟說授之延平李侗侗廼從容潛玩有會於心又盡得從彥之學焉新安朱熹則親受業於侗纂註經書身任道統集諸儒大成以詔後學是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四儒者皆以道統相傳有功於往聖來學者也義於從祀爲宜今考朱熹已同周惇頤程顥從祀於宋弘治年間我

孝宗皇帝始用儒臣之言以時從祀而從彥與侗猶未之及也臣今幸濫職其生長之地深考其歷履之詳二儒者皆有得於心學之正非如漢唐諸儒只以訓詁傳經爲功者也從彥之教侗每令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是深得中庸戒懼慎獨之旨侗嘗稱其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則從彥所得於時者可知矣侗之教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則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是即大學正心誠意之功熹嘗狀其行曰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述鄧迪之言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則侗所得於從彥者可知矣今人知時之載道而南也而不得從彥與侗則何所傳知熹之功大也而不得從彥與侗則何所授是其道脉淵源端緒明白而

羅李二儒廼今不得從祀者此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也或者有以著述少之臣以爲傳經之學不若傳心立言之功次於立德從彥與侗盡務於傳心之學而以立德爲先者也即如聖門顏閔何有於立言而列於四科之首況今考從彥所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台衡錄遵堯錄燬於兵火世不及見而侗之言又多爲熹所輯錄則所謂著述又可少哉夫吾道之明晦係乎人而斯文之遺偶存乎世然

則二儒未得以同升祀典豈非有待於今日哉

恭惟

陛下潛心聖學敦崇正道退馬融等諸人則昔聖人之道者有所懼進歐陽脩等諸賢則明聖人之道者有所激此正吾道大明而賢哲所由以来章之日也伏望

陛下准臣所奏

勑下大臣討論

錫與二儒從祀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為此具本順

差典吏賫捧謹題請

旨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贈郡伯黎警庵公入覲序

今

制朝

覲即周典之述職所以考制度大明黜陟之時也士君子脩於家達於政而今獻於

天子之庭務有最而無殿斯其作人心而出其道也

余郡伯黎警庵公循例當行公守吾宣二期矣君子佩愛小人秉畏今也治宜最吳民難借寇裒喜聚情贈言褒致余邑庠師弟子相率請言曰惠流威布信執義断非通非徇庚民咸欣可以言惠矣察藝考行樂和禮品選不作人濟濟賓興可以言教矣令聞令望維德之章旌書褚揚燁有休光可以言譽矣政平則民不乖教立則民慎德譽彰則上下作孚治無踰是者可以聞于

朝矣余曰有本也居則言學仕則言政自孔門問荅而已然矣政與學一也世之士平居講誦自謂何如一競仕進挾智術角技巧爭相馳鶩於虛聲之塲而漫無實濟政與學離弊也久矣公於余為已丑同年進士余自釋褐知公為名士既同試政户曹日聞所未聞益知公之邃於學也公歷小司徒如其學而職舉典吾郡如其小司徒時郡大治盖養之充粹發之光明以至誠御物而不尚乎矯飾以平易為政而不事乎繁

苛是故守也尊之則師也帥也親之則父若母也政教舉而譽乎焉稱其為師帥父母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言有本也今
聖天子勵精圖治簡賢按能在廷大臣皆精白以承休德其上計也必有能最公者非余私愛也實論治體之公言也且告吾庠以公之素學使知為政之有本也

贈郡侯礽泉劉公遷浙江臬貳序

夫論治亦難矣深文者不言理竅政者不及化善藻飾者落真源徇目前者忘遠慮是故識治體者慎焉靜觀其養動觀其識變觀其定久觀其真理分劇於効制之手似見其能而培元厚生要非小恩集事者所可優舉也局故守陋不失曲謹而大心體物經畧國是惟深達宋博者有遠模焉我郡侯礽泉劉公世有令德承圭襲組家庭薰習學有原委而精誠内植和粹外敷

則又得之天成而養之素定也起進士敭歷中外儒衡吏簿在有嘉績蒞吾郡落芊鰌額不事近功不期速化亹亹出吏事凡格外而於利源病根關國之大猷者究意焉甚矣井田不復而租庸調之法行於此猶病焉民不堪命矣乃集衆思贊上議審下情度田均稅與民更新破百年不斷之案啓永世無窮之利不兩朞而政畫壹民改觀焉昔軻氏論經界朱子稱其學識其大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公

其在斯乎廼者有更賢之報拜淛江臬貳之
命俻兵海道吾民駢肩聚趾群語而憂而義不可
借矣吾邑司諫周都峰偕諸士夫謀贈言於某
某曰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功異
功而同心愈遠愈力者負重之良也歷試有恒
者抱德之貞也公學如是識如是德量才行如
是洞開明誠淳流恩化則爾憲度澄海岳恢恢
乎遊刃有餘地矣特今海徼多故亂民難繩借
重臣以惠邉人又司世道者之至計公於此將

無曰剪刈無難也願究所以致此者賣刀劍不
有力本可舉乎任賢良不有勝兵可樹乎輯鄉
保不有義營可圖乎無已則數萬范老大功屬
儒生矣惟公其終圖之以紓
主上南顧之憂

贈郡侯南溪熊公擢守廣南化州序

官人之大致曰以才濟以識達以量承而其要
則德基之學充之也士君子德器家傳學識其
大則其酬事宰物徽猷張業固必有大可觀者
是故道經義緯敷理而式智圓行方事慈而端
樂和禮品化淳而懿何也出之有其本也我郡
侯南溪熊公簪纓世族圭組承家渾厚之質本
之天成脩整之行得諸素養而流風善政治理
之先後則又講之家庭已熟臨局制機綽有成

法與崛起之士不侔倅吾寧潔已正物敦尚博
大嘗攝令又攝守矣正士習淳民風不大聲色
而六邑一陰受其福廼者薦聞騰播
朝令更賢擢守廣南化州固知鴻毛順風迅歸走
熟以為遐方之幸而吾寧士民不能不以去我
為憂吾學師弟子相率來屬贈言謂之曰公惠
在六邑而實多吾庠也盖自學舍圮頹聖靈棲
郊貧累隳嬾莫肯任其責者公承上議慨然以
興起為已任相度地宜規畫位置示有趣也鳩

材經費料理惟謹示勸義也由是不煩官不勞民事省功倍翼然就緒是公之淑吾徒也不言之教具焉吾士子游息化養於其間者盍思而自得之孔廟言言仰瞻具在倫堂肅肅指授攸嚴淑之而為學也必淑之而為政也異日稱士齋者必歸焉乃為不負作者之意是誠於公也有餘師矣今去矣盍永莫致顯有言以布吾私以明公之德惠余曰天下有教化而後有治化學校世道大關也有司者不之舉而以煩公卒

奏厥功是可以觀其人矣論弘至要政立大鄭有道者習文是也今移以治之化化炎海粤區也習漸華風人猶剽黠簡賢以惠遠人固轄移善變者之深機也公固有道者其必教先焉政從之洞達明誠淳流德化治符賀聞之得豪蜀之樂有文翁也海邦邇敝樸謙成風固又自公始矣

贈別駕賴公擢守南鄭序

賴公之倅池也禔身砥行粹外沉中接屬以禮與民以信馭吏以則誠以濟允虛以昭公介以養威敬以惇德民情大洽庶明稱焉廼者

朝廷有更賢之令拜河南鄭守之

命石邑劉令致愛助而莫得令蘇生来屬贈言蘇生余舊遊論學者問其政曰公閩人有家訓治理靜專守以堅定以惠吾民吾民安焉斯古之遺良也閱六朞遷今官其為政蓋有而不居勞

而不伐者也今也奪池之利以利鄭義不可借願以言贈余曰更賢圖治者謀國之體也蹇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彌遠彌力者負重之良也歷試有恒者秉德之貞也池雖郡猶倅也承守而別駕也易倅為守門專州矣蕪丞與倅之政總聽而受成焉則地要而任重矣雖其勢不相侔其為守土均耳而宣上德布民隱州政亦郡政也公優於郡不優於州耶池獨惜其為鄭牽去不知

朝廷捜拔賢才方此是般又將由中奪之矣雖然鄭惠人之邦也孔子所稱有君子之道焉者公以誠以敬以公以蕭今之政猶古之政也所謂國僑其人君子其道者鄭必有賴焉他日曰惠人也不其韙哉

賀封君羅太翁榮壽序

仁人法天孝子愛日法天盡人愛日盡已盡人以廣愛善以利物賢以成子世德沛而澤物溥矣仁之至也盡已以承歡祿養維外志養維內尊榮遂而樂事全矣孝之至也故曰法天之德休仁爲大愛日之誠于孝是急吾於羅太翁之享有榮壽而我郡侯近溪公之以榮壽養者固仁人孝子之盛節也翁簪纓世族圭組承家而能謹身脩行愛人利物非賓祭不輕殺事神敬而處事義篤生令子教有義方即今近溪公起名進士歷小司寇出守吾寧酬事宰物卓有賢聲然以宦遊中外不獲承歡膝下問遺甘旨雖時一走致而桑榆蔭景殆難久駐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養者公至情也愛日也太翁家居和裕每以國事勉其子毋爲家累民安而吾亦安矣語云雖有離憂亦樂也又翁志也法天也迺今迎養官邸翁壽七旬有五而誕以四月望後一日近溪公亦壽五十誕以蒲辰前三日相去

逾旬天倫聚樂張綺筵薦圖史延太翁冠服輝煌瞻然中堂近溪公稱觴上壽爲斑戲爲兒嗁歡聲沸騰喜氣融洽此時此景固人世難得者涯引領敬亭老莫能致敢遥祝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近溪公受命天子爲一邵之主民物所寄命在此也故以國家爲心生民爲體休咎之端自我發之課樹蓺鄧財力則無窘傷勞傷布文教飭武備則無刑傷兵傷樽鄧天地爕養群生則無横傷夭傷是措吾寧於仁壽之鄉公行之翁實成之翁之壽固吾民之壽也稱壽者祝以百以千以無疆宜所必無而祝欲其必有斯無已之心也幸一人所以幸萬人也史稱石氏謹厚立家四子皆二千石而萬石君尚無恙燕山竇氏有陰德五桂聯芳而靈椿未老今太翁有石之謹厚竇之陰德近溪公又以仁賢繼之光前裕後世濟其美萬石五桂不足多矣行将登樞要調元化舉斯世民物而躋之仁壽之域則推原報功崇德無已将垂竹帛勒鼎彝相與爲無窮是則太翁與公之上壽也肅書以俟

遥壽方母孔太夫人六十序

孔太夫人我郡侯金湖方公母也公治宣有惠政君子佩愛小人秉威分有師帥之尊親有父母之恩焉是母也固母一郡者也公敦孝理以服官不獲侍養問遺甘旨時一走致迺今榮遷廣臬公程便省太夫人者和懿父安正六十華誕之期堂開晝錦樂聚天倫班錦交輝觴明霞綺喜可知矣凡我士民欣欣相告薦畬史頌功德望雲遥祝以為太夫人壽者豈為公私幸哉壽一人所以壽萬人也吾邑顧令来謀頌言以效華封之祝予雖無腆亦無得謝謹受簡言曰閫儀壼範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蓋其兆内治之化以啓靈長之祚而家國所由以興隆者重有賴焉嘗讀禮記内則古者自朝廷宮壼以及里巷閭門皆有女師姆訓所以閑禮義之習以正綱紀之首者靡不悉備至讀魯頌魯人頌魯侯曰天錫壽母宜大夫庶士則知宜人之治必本於壽母之助也故於内則見王教之端焉於

魯頌見母道之成焉雖然母之賢徵於子子之孝成於母然造物無完畀所謂美而頗者有不可以兼得昔孟母之機陶母之髮尹氏母之志養盖子不必達惟其賢足矣父母志也曾子初為吏禄不及釜欣欣而喜樂逮親也毛義奉檄而喜趙康成乞早封母盖尊養不必備惟其逮足矣子志也予於是有以見太夫人之教之成其賢而慶金湖公之養之樂其逮也太夫人出先聖後裔内則之閑閨閫惟矩矱生令子以弱冠取高第敭歷内外卓著賢聲即今官大僚服金緋躋崇登要利澤之恵將徧天下而太夫人者

封章疊錫榮享備至以志養者足乎内以禄養者娛於外眉壽之屆曷有紀極豈所謂美而頗者可兼而有天厚我公特畀之完福耶予觀宋史張齊賢入中書母封晋國太夫人尚無恙太宗嘆其福壽手詔存問噫其至矣此固金湖公之優為而太夫人食報之宜也詩云受天百祿降

爾遐福維日不足請歌是為太夫人壽又曰君
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以為金湖公觴
焉

賀郡侯南崗曹公政績彰異序

君子之為政也非以自售也為民而已善觀君
子之政也非欲為已悅也悅於民而已自售之
術工則逮下之澤弗流求已悅之私勝則利民
之功或忘是故務亹亹之脩而鮮矯矯之行斯
良有司矣畧阿承之恭而覈名實是非之正則
椎量人物之公也公以厲政良以理民治斯成
矣予嘗讀漢循吏傳如吳公守河南文翁守蜀
治莫最焉跡其政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嚴而
民從化而已若趙廣漢輩所為則厲鋒氣果於
擊搏聲雖赫赫至下璽書褒譽錫金增秩而政
索道離遠莫前若名實之間治道見矣惟吾郡
南崗曹公由諫垣出守吾宣予未拜公教已熟
公聲望於士夫間公有道士也雅量沉中本諸
天成富文邃學得諸素養粹言懿論端履淑操
則又蘊之藏脩以定居諫垣落落黼顏當局論
事則危言錚錚不為勢怵利動既莅宣益謝去
聲色沖澹和粹洒洒然出吏事凡格外而仁柔

撫字如慈父母不察而断不嚴而威是是非非物無遁情民安以宜區區衒奇售智要非心之所樂也中丞大夫歐陽公撫視其地大加褒異盖恃上其最於

朝而躋之崇秩以惠蒼生也非苟為巳悦而巳夫道不勝術弊也久矣小恩者深文而不及理集事者峻政而不及化公惟納民於仁而趍禮讓德化之治於古循吏莫尚矣如是雖於天下可也

聖天子重吾股肱郡而借之宣将又以臺臣言而公之天下則茂績殊勲将大書不一書與竹帛埀光無窮矣一時彰異巳乎吾邑丘令居隷下仰德化而務循良者於其請賀而樂告之以此

賀周仰峰入為刑部序

仰峰周公之貳吾宣也握郡符攝守事遇士以禮與民以信馭吏以則公無滞案私無豪食平以濟允公以昭執廉以養威默以惇德行之未朞月吾宣政攸觀焉廼拜

朝廷更賢之命入為南京刑部正郎余邑郭令與公同鄉俊皆命按閩甲午登進士也念夙誼屬賀言焉且曰昔吻午榜惟公最少取第獨先是古之奇慧英特也廼乙未進士方顕用而復落州

郡者十餘年凢幾命至今官其為政盖有而不居勞而不伐者也今也智愈精於諳練才益老於閱歴伏深趍高躋崇陟要将不啻駕輕就熟矣由前則速由今則滞嗣後可以盡其大也以為何如余曰學所以明道仕也者所以行其學也政與學一惟道是歸其順道逆手特要散整於職難易視乎才巨小困乎器而心貞乎一則道也歴試有恒者抱剛之貞也彌遠彌力者負重之良也公天孚其質而夙悟浚邁學成于養

而造詣精邃酬事宰物儒衡吏局則又俻試諸艱而熟之素履以定是故以道為宗明覺為體順應為迹乃其所得浩然自足于以覩于天地萬物之理陰陽變化伸縮浮沉之数與夫古今事變禮樂名物之大小精粗萬萬不齊莫非在我本然之極執其機定其趍縱馳騁於大塊間以歷險阻以凌高遠而與道相與終始是故無出也無入也無要散無順逆無難易無巨細皆所以憂國而勤民也而奚擇於施哉兹入於刑

官古皐陶之任也五刑五罰主張氏命其徒法也哉德陽而刑陰也陽舒而陰慘也天優春夏而縮秋冬積於無用所以為用而期於無用此明刑精意也虞廷明刑弼教期於刑無刑民協中化熙如也今之世亦虞時也亦宜有皐陶其人者是賴此仰峰公所以遠其到也敢以是祝焉

送王皐亭教諭當塗序

皐亭王先生司吾庠教者四朞矣經明行脩多士樂成當道上其績於
朝遷當塗教諭去諸儕群弟子若飲醇方飫其井而即徹以覆其卣也若覩文水上可象也而不可掠而取也若奏太和聆清響而詘然金玉之收聲也戀戀然而祖於道觴於郊拜而送曰皐哉以太平之教教當塗足矣毋相忘焉耳余忝餞末復申告曰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已之

情亦有必不可忘之義蓬飛梗流忽聚倏散則其勢能必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人也夫謂東西南北人也而合焉離焉笑焉日以隔情能無戀戀乎戀則悵望思勉曰無忝爾德以永終譽所謂矢不忘規者義也是故君子情莫切於離思義莫重於勗德德莫貞於有恒余知皐亭恂恂德性汪汪軌度而學古有獲和裕充厚其御事義經道綿行方智圓發為藻華探奇鉤勝噴芳吐英而不文驕也不名競也承以謙退

故其人感云云然猶邑僻也物稀而事簡也耳目之罕至也今者姑孰接壤畿輔士林之淵藪也路當驛集監司之聚目也而龍山牛渚釆石之勝則又江山大觀固掉鞅藝圃遊刃文苑時也顧其教不難於前乎臯亭學有獲矣器宏矣才美而德具矣是故以和者卜其容以謙者卜其受以道義者卜其正以智行者卜其全而大觀於外煥發乎中風雨筆生雲霞簡發吾知承上則悦與儕則信教士則從馭下則服正如徤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耳雖於四方可也而難於姑孰乎故曰以太平之教教當塗足矣惟德音来教余日望之諸餞友曰於斯可以見離合之情焉可以見規頌之義焉可以見才行之懋焉可以見教學之修焉可以見人已之交焉而别之言備矣

送雙牖謝先生賔州學正序

我
國家人文化成天下故凡設治必學學必董之師儒所以型範士類端性本而出治化固世道大關也政而先之教也廼吾學掌教謝雙牖先生嶺南偉士也博雅沉中充養粹外敦實行崇令德以標的士子吾學賴焉甫再朞
遷賔州學正賔古百粤地簡賢以惠遠人固司世道者之至計而吾黨士子不能不以去我為憂相率謁余言為贈余知先生先分教建安建故大賢之域吾朱夫子闕里處也先生向慕宿勤復得瞻遺像親沐其化澤則夫窮理致知反躬實踐之學固已深領而默識之是故存心為要致知為用内外合一以為功吾道淵源正學也若乃呻吟佔俾以資口耳之腐習騁奇誇藻徒為月露之文至又鈎玄探微自為心性超悟而懸空鑿虛漫無着力處皆非先生之所樂為也故其所至成績以學則可以自淑以教則可以

淑人今由建而太而又之賓雖風氣異齊道有二乎哉昔閩之知學常衮開之蜀之知學文翁開之故海濱稱鄒魯文學齒上國導之者固有其道也賓俗尚孝友絃歌爲嶺南最以先生之學之教賓之學不益興乎居則致其業必能黜奇衺崇正教知致實踐深詣道奥異時論士業者稱焉曰惟是賓爲能得師庶幾君子爲已之學出則行其義必能澤道德炳仁義光明俊偉爲世楨幹異時論治功者稱焉曰惟是賓爲能

得師庶幾先王以德化民之政則遐方道化自

先生而益大而

國家人文化成之治有深賴焉先生其懋之哉

送蕭曙齋先生致仕還南序

隨所遇而無忘丘壑之思君子之心安於其故焉耳物倘來之爲遇而復初服之爲故故吾有餘外物之浮華過目者謂足吾輕重耶是故君子之志四方也固未嘗不以達道行義爲事而塵奔僕僕舊纓在戀則以心先故里而樂在山林也蠶桑梓童冠釣水採山親戚情話閭里衎衎固吾生樂地也一爲人役隨世棲棲跋前躓後動雖自如是以五斗而置身於畏途塵網之

中孰若謝浮榮還初服擁肩抱膝浩歌長吟之爲得返自然哉故曰被繡之犧牛不如豐草之自適籠飼之鳥不如舊林之優游言樂乎其故也吾庠掌教蕭曙齋先生今歲家

恩賜閑士論弗平謂曙齋凝然重粹然和端懿勤慎是足以範人者而胡使之去而曙齋色欣然志浩然以得遂故里爲樂無少介滯係累之私於是邑大夫寅友弟子咸欲余言其去余曰人君不歆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優齒也所以示有禮

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懼滿也所以全吾智也上下交相成者也況曙齊生嶺南海濱遠在數千里外而教樂清遷太平又十五年于茲懷本思故諒非一日延器二郎舊歲舉有司上春官取道便省約曰吾歸矣明春當買舟信州城下以待君之歸意久已滿腹矣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方来者進是又可以委進于子而自處退安之時今歸矣啓齊還舊清塵累洗俗懷閒雲意定野鳥機忘於是農談漁話盤桓於

巖松林竹綴丹叢翠之間雨香烟細山色水光之內曾不知身世之在人而溪雲魚鳥之非吾分外物田思僕僕人後之勞吾形逐逐塵蹄之動吾氣榮瘁升落之紛吾懷抱憂樂諒有辨者且觀鵷鷺高騫封章晩錫一齊自老有餘樂有餘榮矣乃歌曰雲白兮山青望眇眇兮嶺樹橫春日歸兮花正明松竹依舊兮蘭桂森森低屋兮短垣茂炎涼兮度朝曛有子雲衛兮胡自營營田可秋兮林可薪園可桑可棗兮池可盈尺

之鱗飲以食兮壽而寧農歌醅熟漁笛舠輕乘大化兮消息與萬物兮欣欣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三

賀郡伯金湖方公德壽序

士君子負奇才弘濟大業固必盤錯以自見要亦非可襲取也靜觀其養動觀其誠變觀其定久觀其貞置之棼劇叢挫之中以觀其識投之急遽危疑之地以觀其量備是數者氣完理裕而當大任臨大事殆無不勝者矣噫甚矣全才之難也我郡侯金湖方老先生之涖宣也匪躬靖位休問四溢維是春二月

皇上重分封之命
景王出就藩國雖
制有成典而
天威肅將莫不震疊道南畿謁
陵寢泝江而上南北舟車輻輳並集祗候奔命盖不勝其煩且難也小恩者詖政而不言理吝已者狥上而不恤下他如昏懦不振則皆望風鼠竄臨事爲逃以避譴讁矣民何賴焉公以才以識以德量爲六郡首稱廼理宣攝太統徽與池與安而總領其事庶務旁午擔荷獨力從容整暇鎮群動而收之寂上之人倚以爲重服役於下者亦恃以無恐卒之財省力省輯和其人民而寧謐其國事偉矣哉勞績之著也萬民鼓舞頌聲載道旋車之日正公四十華誕之期輒曰我四十不動心公同其年無亦同其心與吾人民頌功德拜爲壽某伏跡山阿莫克展誠敢申辭曰受命
天子爲一郡之主民物所寄命在此也故其心聯家

國而氣通上下休咎之徵自我發之公納民於仁壽之域公之壽固吾民之壽也吾人以公壽民者爲公壽祝年以百以千以無疆設所必無而祝其所必有斯愛公者無已之心也幸一人所以幸萬人也德孚上下慶合天人興時登樞要調元氣舉斯世而仁壽之則鴻功茂德垂竹帛銘鼎彝以相與於無窮此我公之上壽也謹書以俟

壽司諫訥溪周先生六十序

大司諫周訥溪先生今年六十矣季冬望後二日為徵降神之期傳曰六十始壽諸壽先生者咸請言以致辭乃李柱峰子秋江子屬言于予予謝曰吾老矣文思衰落無足光華度也李子曰公知先生哉壽先生無如公言予乃受簡曰夫人寓形宇內所恃以壽于世者何耶曰以德壽以功壽以言壽而身壽不與焉身壽者上古之民稱上壽百二十歲中古稱中壽中壽百歲季世下壽耄耋而已然至焉者罕矣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知四肢百骸之為我矣而知浩浩天地為吾軀殼而天地間品物萬形之皆為吾四肢百骸也乎而知前千萬年莫推其始後千萬季莫究其終之為吾一息也乎而知吾心所自出開鴻濛翊造化戴天履地之可並立為三也乎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德以建極功以匡時言以詔世皆心焉者出也而謨烈掀揭于天地聲光照耀乎古今有不倚形以為固者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三才並立之道也若我訥溪先生其必有以睹此矣先生負奇志讀書便能窺測聖賢蘊奧提身砥行以孝弟忠信為則幼失恃哀毀瘠立居不安食不甘樂不樂者三載君子謂其無媿於聖門之訓既登第推順德順德無究獄擢居諫垣以言為責甫再朞指斥建白無慮數十疏皆剴切精誠的中肯綮乃劾章怒柜要柜要計傷之繫獄獄中益厲志與侍御楊斛山水

部劉晴川講學論道歷幾寒暑不輟君子謂有王覇獄中受書之緣時則慈闈在堂望眼啼枯而

聖上寬恩遠在萬里詎意床之褥適毋之恙而門之音有兒之履矣悲而喜信而復疑遇何奇而若或使之者也予嘗慰之詩云臣忠子孝元無媿天道人情自不遠蓋紀實也比執喪哀苦益甚三載不離墓側朝夕哭不絕聲君子謂有高柴泣血之誠乃今家居逾二十載惟崇令德景前

良尚友四方之士如江之鄒東郭浙之王龍溪錢緒山皆海内名流時會於涇之水西寺論義講道爲世法程來進者儀刑焉是正鵝湖之留座鹿洞之垂範也迄今六十知非如蘧進德如武亹亹忘倦所謂謨烈聲光掀揭照耀而壽以德以功以言不恃形而立者先生固有之矣先生之居嘗作東明樓以銘志稱觴上壽宜於斯樓有取焉借爲歌曰朝暾啓初旭流影入樓虚披襟謝塵雜明德自昭予曰宿霧團輕蓋開軒出遠山參差環萬象徙倚在闌干曰周旋視貞履嘯歌看日昇巖花雜霞彩飛入萬年觥歌成俾獻以侑先生之壽觴

壽方伯焦黃山先生八十序

壽夭算也不可以倖致者説者曰壽者受也謂其有以受之也又曰益也謙受益者也受與益繫於天而有以受之益之盡在我者也君子不以得於天者自倖而惟脩于已者爲要是故君子有壽道焉語曰仁者壽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進則壽國壽民退則壽于家于鄉于身仁義之澤衣被生民老成典章坐鎮雅俗進退咸爲世賴者君子之壽仁壽也古今人其不相遠也有香山之樂天有洛社之潞公有真率會之司馬温公數公者位卿相而身繫天下安危之重社稷靈長之攸賴者既其歸也爲元老頌德之望而乃退讓以明禮結社以範俗每一會觴如鼇如觀者如堵非以修名以明教也故分稱香山洛社之風而頌數君子之德譽無已進亦壽退亦壽者其選矣若我黃山焦老先生謂非其人者耶先生性度宣朗舉動光明富詩書而邃理義舉進士初試刑曹曰爲

天子寄民命其徒法巳哉刑期無刑至刑也慎而明濟以公恕獄無留冤矣出僉浙臬一方有專領矣葢謝去聲色灑灑然出吏事凡格外而彰善癉惡物無遁情青天之號浙民有口碑焉既而叅閩藩旬宣撫循與振肅風紀者不侔而燕明仁恕閩政亦浙政也閩人稱之亦曰青天云固將躋崇登要繫四海霖雨之望乃才名物忌譬者沮焉即斂志四方抱雲一壑曰黄山吾寄重舊物也吾其息心焉耳矣就烟霞狎鹿豕以還

跡山靈嘲吟笑傲於溪山魚鳥之外探軒轅之窟追踵浮丘容成子故煉冶處黄山非壽卿乎家庭孝友閭閻禮讓子姓詩書之世澤則固有餘不盡之留也究陵多耆德宿彦禮義文物選極一時道相友而心相師下者結為詩社名曰陵陽社會先生主之會宴有式像有畫贊有記頌有歌咏倡和之樂園林臺池翠竹蒼松之趣直欲黄山與香山爭其高陵陽與洛社真率相與比隆矣此又居鄉之作用吾人報答

聖恩者此也所謂進則壽國壽民退則壽於家於鄉於身先生亦仁壽矣茲歲甲子季冬廿有四日先生八十大耋之期偕二夫人儷德而壽令子者四金先玉後孫嶷然秀出器業才行皎如初日先生坐享期頤躋上壽以覩子若孫之成而歲歲稱觴殆綿綿無極也厥姻譚来徵予言為壽予老謝文役念與先生學同業官同朝歸之早又同年齒之相近貿鄉國老成之望又同雖無腆亦無得謝先生於此諒為予更醉一觴

贈邑倅沙汀鄭公遷户曹序

我

國家德以建官授事以才中外異地要散異職繁簡異務巨小異責是故歷試之試而習習而益能進之以漸所以成其大也而士之際世居正以立體也隨時變通以達用也而動貞夫一君子所以遠其到也廼我邑倅鄭沙汀公少發穎秀余時按閫知汗血千里才也果以清才取科第初試吾邑儒衙吏簿勞績交孚僅三朞拜户

部主政之

命學博士暨諸弟子謂余知公来屬贈言曰公去外遷内離繁即簡其職漸要而責愈大公優于令不優于曹事乎余曰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功異功而同心位繫乎遇也體為理之經也功熙載之績也而皆由之心一也政心之迹也才心之用也公精慧純朴本諸天成邃文淵學得于養素粹言懿行與詣超識則又蓄之藏脩以定于以動觀事物之變天地民生庶類之各一不齊莫不有道在我而統極於心執其樞範端其銜綏縱馳于周行大道之上以至於莫禦入於無窮而與道相與終始則邑可也部可也再而藩臬可也又極而卿而相亦可也歷試有恒者抱乎貞者也弥遠弥力者任乎重者也有本者固如是耳雖然即今邊務多故輸賦不貲司馬足兵司徒足食公司徒責也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積常格無及矣要思今日所以財耗者耗之之途而不足者足之之故

米粟固係之天時地利也財貨本有此數果安在哉欲不加賦而財足政無急於此亦莫難於此矣公為政有本則於體國裕民之道安邊足用之方當必有大建議以裨時政者予將拭目以竢

送大尹丘公歸月塘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適乎時安乎遇不失其正焉斯已矣忘世則過高高則傲物徇世則過卑卑則喪己斯二者皆非也出處士君子立身之大節所以可行可止匪喜匪愠亦曰理之所得自爲者爲之而已其不在我者吾何與焉是故自視常重而視外物常輕若乃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戀戀然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其於物與我輕重何如

也昔李愿歸谷昌黎壯其意而歌其美元亮還柴桑賦歸去來詞以自見非惡夫仕而逃之也時不可必而其道在我吾惟義命焉耳矣我邑侯月塘丘公邃學宏才少歌鹿鳴于鄉三司校官爲賢師儒令太平爲良有司遍行方物左道直時違竟褫脫以去忻忻然以草澤雲水自命曰吾歸矣月塘吾息心焉誠有以見外物之不足恃而留有餘不盡之福以貽子孫有餘不盡之祿以還

朝廷有餘不盡之巧以復造化者矣月塘公寄重舊物也公還舊物非必輿從繁擁也往来無時惟適之安有餘便矣非必居饗濃厚也薄田方宅低垣短屋有餘業矣非必飛軒曲檻亭臺之觀美也山翠四筵水光上下引清風延素月花實之時美魚鳥之閒情有餘勝矣於是玩化探玄領無言之妙以靜觀萬物屈伸之機榮悴開落流行而坎止固其理自爾也時得之亦時忘之浩歌長吟與盤谷爲伍誦歸去来詞以追柴桑

之逸響四視官書僕僕升落毀譽之日棼吾前憂樂諒有辨者曰是塘也吾息心焉殆非得計與公歸矣士民戚戚惜其去邑博某某謂余有言余知令尹子文三仕無喜而楚人爲之喜三已無怒而楚人爲之怒公行止何與而吾人之休戚係焉將何如耶公不可留書此識別

賀楊澗松廣文榮陞

王相序

宗藩輔導重寄也古者三王於世子必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詩書禮樂舉資惠訓飭食起居動必用禮是故本支百世永永無疆漢氏以來因之諸侯王列置傅相雖品秩異等而寵任之重禮待之隆差後三師我
國家稽古建官申翊
宗藩輔導之選實重其任迺

曾山王府而以吾學傳楊澗松先生為之教授先生浙士也經明行脩多士樂成秩已滿喬陟斯位余於是有以見親親之恩焉見賢賢之義焉見忠愛之誠焉見錫類之廣焉古所謂盤石之宗非直衆建諸侯在諸王侯之賢也若河間之大雅不群東平之為善最樂斯其稱矣我
朝立藩屏寘賢傅使之保有令名與
國匹休親親至矣昔太宗以王亀從謹恪有守而為王府記室孫莘老集諸侯之孝作富貴箴重得人也先生之選亦在是與賢賢著矣或者謂先生福有餘祿有餘巧有餘而用不盡者留以遺後可也不知元老壯猶坐制國是直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此其忠愛之誠而廣錫類之素志也今且行裒致賀詞而屬余序之於是乎書

慶洪田曹翁八十壽序

洪田曹翁素性醇樸不競世華恬丘壑樂桑麻以自其年亦既老矣廼今臘月九日寔惟壽辰堂開綺席座擁華賓涯可無言以侑觴乎古稱高年多南陽菊水青城山中居人種種百餘齡謂菊水芉芳青城之溪多枸杞飲者率壽不知人生寘整不與世交無累於外斯無汨於中乃能造無極之境遊大老之鄉何者決漭之初顥囂愚蒙冲漠恬澹此天地之質道德之平也是

故上仙神馬至人休馬賢士服馬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立僵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以恬以愉而久於其適壽之道於是為至廼吾曹翁其知道乎翁諱琛字獻之世居涇陽之洪田里里有大山嶄然高峙逶迤而南漸降阜壠川原攸會葱鬱澒洞中闢而夷左環右拱翁規其内號拙逸窩蓋取陶靖節守拙園田之義又以

聖

明御極賢知盈庭舒翹揚英握柄活民率皆謨明淵沉談奇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吾鍼鉼塞默不知所如攸攸於於卒自佚豫故曰巧勞而拙逸也窩之所以名也翁居其窩僻遠囂塵遺榮謝利抱朴含真樹藝惟時利用厚生有園可桑可棗田可秫可稻池可菱芡可芙蕖魚畜其中可網可釣樽前水月杖屨松喬而復堂羅桃李庭列桂蘭克家子三孫曾及玄鵷鷺翱翔金玉後先安所遇而得所欲順其真以不伐其天此則翁菊水枸杞之飲也拙逸窩固菊潭杞溪之壽鄉也乃歌曰江梅吐兮歌白雪貞元會

合兮壽之鄚至人頭顱霜華白五斗不干清且絜昔有堯舜之憂兮野有巢由巧者任而拙者休兮吾樂吾窩其何求坐看甲子八十稱身閑只與雲遊吾頤吾翁持九鄚之杖乘太白之鹿啖瑤池之桃醉霞觴之醁降爾遐福惟日不足

賀舘山李翁雙壽完福序

嘉靖甲辰歲李柱峯子拜

朝命貳杭之海寧公程便省適廼翁舘山君太孺人焦氏七袠偕壽之期而翁新築室松茂竹苞爲落成之始人以翁爲完福七十稀年也而又偕而多賢子孫至曾及玄目中罕有者而享多貲美宮室縣旌善人鄉稱大老爲一方之望茲當壽辰堂開晝錦光迓天休戚者交者近者遠者鄉薦紳學博士邑大夫冠履闐以入咸爲舘

山翁者壽登堂稱觴而致詞曰康哉夫鴻婦光龐白矯強偕壽無疆又曰臧哉智圓義方和親睦鄉威儀端壯又曰昌哉子孫行行五世旋堂金趨玉瑲又曰顯哉鵷鷺翱翔班錦交煌晚錫封章又曰樂哉巍榭曲房肯搆肯堂於祖有光夫康之言質也臧之言脩也昌之言慶也顯之言耀也樂之言娛也質以基之脩以承之慶以引之耀以榮之樂以娛之五懿具而福斯完矣雖矣翁之完福而知天人之道交相賛者也至

人之生天畀之厚貞粹之氣獨完以固如金之精玉之潤松栢之美材所謂受命獨者是也天矣而人益自盡焉以德飭行以靜抑慾以適導性以和容物則積水成澤積善成福所謂栽者培之自天申之翁善人也教行於家化及鄉閭微於其孫子而多且榮焉雖矣翁之完福而知天人之道交相賛者也雖然七十始壽矣柱峯子始仕矣究所自盡以畢其志於親福壽寧有既乎孔子言仁也曰仁者壽詩之言孝也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曰壽矣永錫爾類福壽寧有既乎

石崖晩意序

碧雲之西黄山之北靈慈四會勝於是乎最隱君諱淵氏者家焉謹身脩行厥配焦氏亦交脩淑德光迓天休子三文榮文甫文訓稱其家兒也孫繩繩漸以立蘄正五十始壽先綺煌煌禮儀孔臧余以嫺好謀所爲君壽者君語之曰人之道適意而止耳流光轉瞬快目稱心之不可常恃百期且半顧以心身外營營然瀕老不休吾奚不自愛耶吾今謝市囂汰俗慮規地一垃

短屋數間倚石崖而臨木杪以坐收林麓川藪之適植松植桂植梅竹訂歲寒之盟結晩意焉未來之歲月盡付於烟水間矣余嘆曰所哉所哉是能自老矣金谷繁華不知竟入於俗習池沉湎又流於荒栗里悠然盤谷徜徉安樂窩之弄丸往來真樂也君崖也得老所矣雖然物之興亦以人而見也古之人物色山川品評花樹固有所謂宜稱有榮寵亦有屈辱焉試觀是崖朝曦升而烱然光滴晴宜澹雲霏而蒼然翠流兩宜風拂之而鏗然聲月臨之而瑩然色雪壓之而挺然孤操隱隱然露其標韻風宜月宜雪宜宜酒採山釣水皆品也宜詩花明鳥語皆句也宜棊霞逝雲幻皆局也宜琴風絃天籟皆韻也而我主人趣向高雅神與境會味適情宜文人鑒賞墨客評量香隨杖履巧傳詩畫則孤峯立於千仞而一草一木皆入圖書矣崖其有榮寵哉其或掃軌不潔雜論時機塵蹄俗駕破穿苔綠惡詩酗酒污濺齒香將使芳杜蒙羞烟蘿

亦負媿色猿鶴於我乎嘲笑不重爲斯崖屈辱耶噫地以人勝亦以人負圮山歔欷哀壑無光非崖谷中人耶至今尚有餘辱君樂其宜稱良朋嘉會諒無屈辱之者舉其榮與寵者朝夕從事焉與石崖相與始終老境固悠悠矣其爲樂爲壽何如

賀愚樂庄曹公六十壽

富壽康寧徵諸疇傳說者謂得之三曰以地勝以時會而脩之人者全也崇山巨川茂林邃谷鍾靈毓秀渾厚純固時當太和風熙俗淳厖厲不作夭札罔祲而又居於其間脩身立命抱朴含真以奉天時以不違地靈備斯三者而福萃矣亦豈易得哉余内弟曹公燼氏者築别業於居之後麓榜曰愚樂公固饒於貲世居洪田里局故守隘無足以寄遐矚而騁逸懷廼觀别墅

有阜隆然四山環揖如聚米兩水洄洑會於前靈葱四合原野中闢規地築室以自燕休稱愚樂者公性樸雅恂恂然若無所知能窟山宅水松竹盈庭蔬畦藥圃足以自娛課僮僕力稼穡足以輸官而自給時值

國家盛世天和景明幅巾藜杖隨意行阡陌間農談漁話樵歌牧笛日有餘情或憑高以眺或掬流以飲或招洞雲或釣溪月與之俱遊而勢利榮名無係髮覬倖意里中少年誚以為愚公忻然安之曰我誠愚人也我將樂於愚而終身焉今年六十矣配查氏聯德而壽克家子五孫繩繩繼繼盖三者備而諸福畢集矣余前為壽而申告曰愚與智異名也憂與樂異情也世之矜技能眩巧詐冒榮希寵聲赫赫可畏智孰加焉一觸禍機而憂患隨之身且不免回視愚者芳林白屋之下飽而嬉倦而息於於怡怡偃仰無累其榮寵不逮智者遠甚而亦何有於嬰觸哉此知道者所以寧為此而不為彼也然則公豈

真愚者哉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傳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人上壽中古之民皡皡故其人中壽公樂於愚而自老焉其蚩蚩者乎其皡皡者乎

序

賀陳司訓臺奬序

師者以道範人固自範者也衿佩森如北面環立而吾倚席語之曰必能是必善是斯可矣反之吾身則未也群弟子雖面從之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如是而能矣而善矣而始求人以必能焉必善焉群弟子雖不必面從之有不退而心服者乎是為自範則其道尊以範人則其教立師之責荣矣亦難矣哉

國家以人文化成天下崇尚儒學養之鄉校收之科貢曰儒士分之郡縣列之教職曰儒師進而至於詞苑翰舘曰儒臣皆以儒可貴者重其道也師道之重輕又人才之登耗風俗之美汚世道之隆替皆係焉故曰師為天下善信乎荣矣亦難矣古泉陳先生江右偉士也飭躬礪行學贍理邃聞其教家兄弟不異財者三世矣諸子輩儒有歌鹿鳴于鄉矣今師埭庠其以教家者

教國教子者教人埭庠樂有所成矣當道聞而異之大加褒賞樓山陳公稱之曰身教克脩平川喬公稱之曰文行交孚槩以先生自範以範人斯無難于其師而克稱其荣矣僚馮子弟子李生蘇生喜得良師友來謁言為賀予以先生嘗儒士矣良士也今儒師良師也即未儒臣有待教而興者不良臣乎昔河汾講道而王魏徒出蘇湖敎教而孫范輩興當時奇勛茂績論者不歸之數子而歸之二先生之功信有自矣先生道尊教立異日講下有王魏孫范者出推其淵源𣆶自先生之休聞亦無窮矣一時之荣名已乎此又賀者之至意也

賀竹埜譚翁七十壽序

翁諱澄復之其字性嗜竹村居別墅發地蕃育青虵成巨區焉自號曰竹埜主人事親孝母繼如所生兄弟七友愛如一無私殖焉好禮務施觧紛息爭鄉人服其義教子文信太學生文佐文价學生文仲亦裕家蠱孫子繩繩繼美矣廼今年七十厥配李淑惠端順相與偕壽二婿國子上舍孫氏某某過予謀所爲翁壽者且曰翁嗜竹請以竹壽予曰無違嗜乎翁嗜乎梅嗜乎惟濂溪柴桑孤山以名君子無玩物之累亦不能無寓物之情忘己於物忘物於道嗜之正也竹自淇上之咏衛武比德焉林如七賢徑如二仲王子猷之呼君子蕭說文與可華之墨派非不竹也吾恐竹之不吾與也翁其於竹何耶二子曰墨派者得其似呼君子者得其韻徑與林亦觧風味若淇上則臻理矣翁亦自有竹嘗聞其說曰吾奚僻於竹耶竹有吾人道焉始而泉通萠達穿苔而破緑猗猗然脆以稚春風長養

工也繼則解籜出林昂青霄而矯虵鳳風泉之嗽玉聲琮琮然霜雪之摯孤標挺挺然柔而嘉溫而栗之訓也又繼則實堅以好剛勁而有制材而弓矢貫七札而威萬夫汗而簡編纂聖賢而探玄要以至出元聲和玉律作蕭韶而奏九成神化妙用君子德斯備矣吾則此以行而家而鄉而已而物而承先啓後不越此義竹不吾言吾當竹會矣斯則翁之竹也予曰有是哉深於竹矣跡翁行誼終始俱美蓋於竹有得故植以自况且明教也其嗜之也固宜衛武九十有五不忘進德衛人歌竹以美之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翁今七十進德尚無已時也翁其君子哉是故作竹說以壽之

西園譚翁六十壽序

族子邦来謁文為其岳翁譚西園者壽予辭以老且倦恐文思衰謠無足光華度也邦曰翁甚欲之得其言重若嵒也余乃問所為壽者何對曰翁曠達士也襟宇明瑩興趣悠然家故黄山北麓下姓益繁茂屋比鱗次爲故守隘若無足以寄遐矚暢逸懐𨔶卜別業青峰遠列平野中闢一水汩汩循其間規地築遷以達大觀物無我能囿也暇則擁有抱膝嘻嘻言曰風雨時會

山川攸宜勢拓形衷吾得其土矣依麓沿溪漁樵樹藝惟順是委吾得其時矣厚業廣居陰陰棟宇義榦仁基吾得其久矣復為園數畝雜植果蔬花卉以延客娱明映杯盤香襲杖履坐吟登嘯日有餘情自呼西園以志樂耳斯則翁之槩所以為壽者也余曰君子托物以明心緣形以證迹尚類以彰德若知翁乎得其土是慈龔之徵也得其時是利用之本也得其久是詒謀燕翼之遠猷也而其胞次宣豁固與造物者游天然之中自成趣焉是故聘之目怡者天然之體裁聆之耳快者天然之音韻口之為吟筆之為詩者天然之風度標格可攬而有也公固寄情於園而自得夫園之外造化能牢籠之乎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所自有而言固各適其適也自天壤間物而言凡崇原曠野深山大澤日月星辰風雲露雷之變土石花木飛走毛羽鱗介之奇又何莫而非吾適耶人心如天遊則目無限界如不天遊則吾之外皆非其有也公

其天遊者與然則所以為壽者寧有期耶公配劉聯徳並壽克家子三孫繩繩漸以林立壽筵之張亦侈且麗矣邦其以余説進之

壽濟墩卲公五十序

長壽里中有望人焉曰濟墩卲公者季五十矣言行重於鄉評子汝禄爲令器配王氏懿惠端肅相與偕壽余族子瓊其婿也欲往稱觴謁余請言焉余曰壽未有不觴者也觴而文頌德也自世之習於誕也於是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增東海之籌添北斗之酌謬世所無獻爲四珎而其狃於誇也則又倒囊出金市遠方奇麗之物綺繡希世之錦以張侈厚汝不是圖也而

余言請焉得無異乎瓊曰達人究理上士明心瓊家訓下固無所謂侈厚而四珎者惟怔足述則固寓托之詞而荒唐之云也誇不能誕亦不敢惟得借台重以秉壽筆斯稱名言也公之所甚欲也余曰公可文乎曰可文自厥祖父穰溪公選英太學出佐戎政卓有賢聲仲伯父麟溪公起京闈進士爲名令尹簪纓承家可謂巨室矣公襲芳濟美謹身修行又爲德善人也是故家多藏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有餘常以貸人

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内交不狎外交不怠以存禮也和親以睦鄰友德而親善以踐智也善斯備矣鄉人德之稱人望云玆其爲可文也余曰噫汝其知道哉擯名崇實表賢之的也視履考祥居身之準也舉四德之懿奚必假四珎以爲異令聞令望以昭世善俗所以不頋人文繡之美也夫内足者則志娛是之以心壽行美者則言傳是之以名壽汝其知道哉遂次其言以貽之

石山譚翁八十壽文

一元運化奠天地列山川而鍾之人物相與以成能也太和流秘氣機發祥往往為高寄之士之所物色或深蟄以昴藏或命物以寄興或卉遯以終老悉於山川焉取之而山川不為無助是故商山皓取之香山白取之洛社廬陵文潞周楊諸大老取之夫地也得其人則重人也得其地則勝故其今以名人與山川比隆矣石山哉姑丈譚翁者取以自名譚世居黃山北麓下

黃山東南一名嶠也舊名黟世傳軒轅氏煉冶於此遂姓是山為黃稱石山者山盤踞數百里環峭壁立皆石也朝曦暮靄變現萬態雲幻則馬霞垂則幔珠簾掛瀑繡錦開屏而瓊樓玉宇宛若群儷坐者如翁立者如童秀者如娥偎者如僕飛挺浮島如金丸玉龍之盤紆綴壁雕崖如芙蕖丹樂之葳蕤皆若為壽景設耆翁日與山遊而默與山會安貞重厚以體其靜砥礪端確以凝其精而齋心繕性玩化探玄皆以酬雲物訂泉石而還蹟山靈今壽八十由是而耄而百齡萬壽老成耆德砌世範俗引而至於商山香山爭高廬陵洛社爭其幽逸而香洌則是得托於石山而石山不為無遇翁有賢丈夫子潤之富詩書而貫百家造詣峻極其必致廣大游高明立孤峯於千仞拔砥柱於中流此其素所蓄積亦鍾發靈秀宜然也他日曰石山遺烈有如是夫余不能不深致望焉

槐軒六十壽序

靈松古栢多於顛崖断岫寄孤根於嶔嶔險兀間卒能捍風濤攘禦氷雪貫歳寒而色不變而材成梁棟勢摩空蒼者性天也質地也亦人事使然也天之生物氣必先焉松栢者乾剛之性獨完以入莊周所謂受命獨也非天者與臞容古貌膏腴不潤而產巖則植蟠石則固暴風露則勁直而不屈其質宜然也非地者與郊於大國其山童童人患也跡所不至斧斤勿入若其

性以全其天豈其材而棄哉人與力所不及亦善自逃矣又非人事使然與於人也亦然酣豢厭腴狃於安樂而不自知其危殆者恒多脆而易敗而崛起孤寒備嘗艱苦則能振拔有為稱豪邁者莫及焉盖操危慮遠得於智慧者多也吾有感於槐軒周翁焉翁四歳而孤鞠於母氏寡兼之哀哀者焉傍無兄弟煢煢孑立其杕杜之悲乎乃今有子七人飼之如一則鳲鳩之咏也跡其伶仃孤苦母子相依為命其無寄孤根

於險兀與中漸自立群伺側目内外排擠之者非風濤之撼則氷雪之欺也卒乃退讓明禮和易樂衆徳日新而業日富出而見其林木之昌茂焉入而見其堂宇之閑敞焉前而子姓之濟濟而恭肅焉俯而臧獲之唯唯而趋蹌焉有是哉勢空蒼而材棟梁矣盖公貞毅之性植諸天敦朴之質襲夫地孝友恭遜之行盡諸人事得無松栢似耶翁植槐於庭號槐軒昔蘇文忠序三槐堂謂仁者必有後王景叔植以自志也其

符也幸也信諸天也翁不敢比王氏其志有後一也盖至是而槐亦得其覩焉翁六十姻友黄某者徽庠高士也徵文為壽余素稔翁平生行誼若董學宮丈田稅流名郡邑明公久矣余特舉其大者見翁之昌后也其槐耶而壽諸身松耶栢耶

南泉汪翁六十壽圖序

城之南汪有南泉公者年六十傳曰六十始壽壽公者圖家慶以為公觴而謁余題其上余觀之基廣葉昌巍樹曲房翼然具瞻於綴丹叢翠間者衍慶堂也麗白矯孫慶儀端莊怡怡於中堂者南泉公也嫡繼得先世貌以從志感也軒衣聯武金玉趨蹌後先繩繩以濟美者裕蠱德器也出有導入有將左右有緝御不乏使令者僮之搢勝也或張文錦或持圖史或稱觥旅核

讙然而闐以入者衣冠萃而禮儀皇皇也而誕值冬至至後之期氣和景明化日舒長時與事而交會鶴鳴松月鹿麌林風人與物而俱熙一溪活活與吾心之流動不括者遇曰南泉非取以自況耶凡諸福圖備矣易言之圖在象外象在心外士君子宅心履行固有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者公孝義士也中智慧而外樸雅雜談時務機鋒並起若不為動而臨局制機出意見決可否毫髮不爽其則有人不能知而知之者矣直身行誼以理自信不吐剛不茹柔不為伸縮浮沉毅然當義而以身殉之固有人不能行而行之者矣往年倭變地方繹騷

朝廷嚴督捕之命縣轄鄉保團義營而難其長衆推公公即應命縣義之錫冠帶以長千夫雖勞伐未施而民有維城之倚倡敢之功居多此則不爵而有官位之榮無其祿而德惠亦有以及物也公所以集諸慶者此也求之圖外可也雖然古之人有言曰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

不自強是不知勞也老不自適是不知逸也公務強不息者福備矣逸其時也睥睨天地無足我累百物動定惟其適焉可矣此難老之基也

圖意也諸壽者意也

雲樵周翁七十壽圖序

履端之吉余從二童僕循河看柳入園探梅而誦老去又逢新歲月春來猶有好花枝之句蓋自幸天賜餘年之消餘樂矣廼我族子玕候池亭中揖而賀曰叔祖樂乎能與人樂否乎余曰人各有其樂顧不自知為樂耳玕曰婦翁周君諱炳者有隱德樂而壽焉世居龍門山下山窮而谷邃三面俱阻一徑中通迢遞數十里北會於河盖舒溪赤溪磻溪之源委也翁規其中築

室數間窟山宅水以坐收林麓川藪之趣朝霏暮靄驅童僕力耕稼勤樵蘇以供日用公私裕餘矣天氣閑朗短葛瘦筇穿樵徑循阡陌往往與田父樵牧子遇諧笑相忘時羞笋蕨酒一壺黄庭一卷招鄰翁膝坐談古與至或憑高以眺或掬流以飲或招洞雲或釣溪月優游於浪於綴舟叢翠之中月色雲客之下曾不知身世之在人而溪山魚鳥之非吾分外物故以雲樵自命且作歌曰雲連野色朝千樹月湧波光晩一

筵柯爛山前無覔處乾坤何地着綦儒又歌曰山合靈葱藏石室水流清碧洗塵襟蔬盤野服園村杜人似桃源非避秦此雲樵之云翁所以樂而壽者也今正念五日年七十矣子二某某卓有父風嫡某氏已先世繼某氏相與偕老玕予婿也謹用繪圖貌像模開栢葉勝結金花人與境俱會鶴鳴松月鹿麋棲風物與時咸熈如得咢言以頌則壽筵益光重矣余曰雲樵翁自得其壽矣余何言哉即其所樂龍門山將不與

香山商山青城山比隆乎龍門水將不亦迴桃源入天台乘槎以凌星漢乎春意滿腔浩歌爰發則雖羞宮饌薦大烹奏鈞天之樂舞霓裳之曲不足以踰其適也雲樵翁自得其壽矣余何言哉

盤石老人壽序

盤石老人吾族子炆別號也家故西接磨盤峰下前匯香潭竹塘二水石出齒齒河流澌澌故以盤石自名生年七十稱老人焉老人性不喜華靡與物無競吐懷遺故不留纖遺好客情愛益粹終日不倦利害得失澹如也人固以古君子目之老人亦居然古意而不自知也予常過款唯唯承侍坐履言笑恒俱焉間語之曰爾知托於盤石哉盤谷栗里武夷峨眉匡廬得元夫

鉅人而名勝耳盤峰久置邑西之一隅天秘而地惜之非得人物色之則終焉野逸而已然則爾自附於盤石盤石亦不能無待於爾也爾坐館室東濶遠其左障阜直其右觀山之艮止不遷則燥心定矣水之流行不滯則固心消矣草木魚鳥寶藏生而不有取之而不靳則誇心卸心又息矣朝嵐暮烟丹碧縈遶石出雲川化雨以幻天巧咸能二五之妙則爾之斐然文陶然澤又可自考矣是則盤石所得托於爾而爾貽後於無窮也老人曰吾不知其它吾以人之道適意而止耳惟情態趨煥而物忌満盛快目稱心之不足恃既亦審矣吾惟居盤石之旁有園可蔬可藥有田可秫池可養芰芙蕖畜之魚歲可盈尺可釣而有而吾子若孫世可取給而無匱是則吾終始托於盤石者將年古稀敢亦附盤石可乎予曰壽恒義也山固有恒者也爾守吾恒以無負玆山壽將無盤石似乎為爾之子孫亦將覆簣而往以究其極無丘陵學山而晝

也吾崔祖傳陵世有令人衣冠文物甲郡邑盤石不自此盍大耶命繪之圖筆吾言以托於不朽云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

靈雨隨車序

君子之道不引天以自高不竊異以爲神脩於政備於事如斯而已矣天道遠人事近吾政與事之有闕失取而責之身以盡吾力之所能爲者宜也彼蒼蒼者曷與我謀而曰可以驅役指使惟吾之所欲而必獲焉者以爲神奇不誣則惑矣莊子言天曰自然得之旣自然矣則其理

固有在化以道運政與時通精誠奏格昭荅罔爽則蒼蒼冥冥的若有物以宰之而交相與之理有不可誣也余讀靈雨隨車篇知我邑侯月塘丘公之以實應天而天爲侯應信不可誘於偶然而當質諸自然理固有如是耳而侯之心之求以自盡蓋於人也不于天也太平邑介滄山田多崎嶮雨則易溢暘則易涸不可盈旬從期也迺歲戊戌亢旱不時方春尤急農病種矣侯憂而禱應期而雨注旣又病蒔禱而雨如之病耔禱而雨如之大獲有年三雨之應若有神焉百姓靈之遂有隨車之頌若曰雨天雨也惟侯所左右也侯取諸天以惠我民若開藏出物而持以與之易也余謂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端而雨與暘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合自離自與自息是惡乎爲我設是適相値者也所謂偶然者信乎偶則可一而已胡一而再再而三曰雨而雨呼荅如響是可以覩侯之政而知天地之心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侯不敢謂合德天地

而慈祥惻怛懇切眞誠直欲納斯民於富壽安逸之鄕而一物之失所一事之不得其平則慼慼然以爲己憂若不釋諸懷是心也足以通乎天矣況遇災而憂憂而禱聚精以爲誠聚誠以昭明信有不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宜是雨之效靈於侯而隨車沛潤無難也故曰不可誘諸偶然而當質諸自然理固有如是也古之人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豈皆罔耶侯曰天吾不敢知雨吾不敢必吾知憂吾民而已推此心也出餘

澗以兩國而國足兩天下而天下足所謂須臾
慰望歛神若無俟蓋有焉又非特一邑之民靈
之頌之而已

孝感慶雲圖冊序

栢崖楊公来貳宣郡以孝感慶雲之圖質予曰
慶雲
國家禎祥何德以堪特以遭際之偶而大爲親幸
也敢不紀實頌有言焉披圖閱之溪陂翁之序
備矣予復何言而栢崖云云者豈所謂慶合上
下交贊天人者乎記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
子孝景雲出游蓋雲爲孝徵舉上以槩下也今
聖天子孝德純乎治化流洽而萬彼栢崖行相符徵

天道神意不他瑞也而特爲孝徵不時遠也而
適與事合奚獨祥於國乎昔唐李興孝有異行
靈産二芝醴泉湧出柳子銘其孝門謂皆主上
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致斯事夫醴泉秀芝寧
非國祥而李氏見焉正以昭至行而顯孝理也
故曰慶合上下此也然世之言天者有曰天與
人實影響如有物的然以宰者以爲昭昭焉有
曰天與人實剌異是茫乎無有宰者以爲冥冥
焉夫謂冥冥固不知天而昭昭亦未爲盡天人

之際也天無物也而有其理理之所在物固不得而違也孝者天之經也置之塞乎天地敷之横乎四海而慶雲者天地之嘉氣也紛郁輪囷五聚金分象之於懿德潛行也是故理感氣應氣應則祥見故雲爲孝慶也栢崖公幼有至行其求母骸也籲天觸地號訴欲絶其與饒娥之走哭水上氣竭伏盡無異矣娥死父屍出黿鼉鮫魚浮死萬數公祝不踰晷而母骸出慶雲見盖娥以不得父屍而死而天若爲之怒公得母

骸而天若爲之慶其理之順逆又自有如是者故曰交贊天人者此也玆既圖冊矣徵諸詩文若干篇矣藏之世爲家寶矣然公爲政自令吾邑與滑而守金而貳宣歷有賢聲由是而卽署而藩臬而元卿碩輔衷孝道以賛

皇猷持忠悃以荅

天睠則其孝益至而爲世瑞益大將大書不一書與

竹帛垂光無窮矣斯圖冊固爲之地云

理學要言序

此我邑侯黄吉門先生之觀書類記也曰理學要言宋諸儒講明道學有切於心身之要者也夫道也天地之精蘊造化之機要萬事萬物之樞紐根蔕也固人心各足而無待於外者蒙愚天畜暴棄自阻而此心此理庸有不與物俱化乎所以提警此心使常惺惺不至於昏逸無歸者不無聖賢之言賴焉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自古馬圖洩秘龜書効靈聖人則之而六經作魯

論簡而質孟氏稚以肆皆以經緯天地綱紀人倫立萬世常行之矩言之爲用大矣六經四書渾渾噩噩爾矣世漸遠古人益貳古則經散矣經散則百家爭鳴而諸子者出莊列荀韓閑深奇詭漢賈董史遷楊雄劉向孔融班孟堅輩各自爲說並列名家唐則昌黎子厚因文見道一代文宗雖其言非無可取淳漓淆亂正學於是乎蝕矣夫經散則子出而子適以散經是故尊經黜子固也若宋象動星文道傳絶學濂溪明

道之進孔子伊川考亭近孟子以至横渠龜山豫章延平陳謝游蔡等諸儒道學淵源遞相授受皆黙竒篆崇正學以羽翼六經四書吉門先生讀書有得深味道腴則於是數子者實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吾會吾理亦忘其為彼言也此其輯而録時啓覧以自考焉嘗觀世之學者書日閱見課以成帙曰日抄日記日格子類多俚詞野語但給談鋒無裨正論雖無録可也惟我
先朝薛文清公之讀書録躬行心得黙契前脩非口耳也玆録也無亦文清公之意與時出以示庠弟子庠弟子請梓以嘉惠后學屬序於予予衰眛恐憒於道而病無以發公藴也辭勿獲謬為說於首簡

梧岡秋月序

梧岡秋月民謡也郡有善政野有民謡况之月屬之秋寄之梧岡有以也吾年契董晴溪侍御采而續之詩歌十二韻衆和之裒然而珠聚爛然而錦呈鏗然而卒章書諸其曰吾寧自吾尹侯舉宜民之政而四境無不宜之民庭鮮官繫戶除強食熙熙愉愉惟時作息黃童白叟仰歌梧月盖侯號肖梧梧之生多於嶧之岡岡固鳳鳴地也而又秋風時至氛翳載廓天高氣朗潦收水潔明蟾東上翠流光滴皎皎布地萬室生白盖至是而梧得其觀焉有不知月之在天也然則侯耶月耶月耶侯耶民有謡吾各有歌序固吾子宜也棊覧歌喟然曰嗟乎奚意擊壤之續響於今耶子弟田疇謡鄭僑也桑麦謡張堪也襦袴謡廉范也皆因一事而言也孰如斯謡之悠而浩氣之清莫如穐清而明如秋夜之月而見之梧岡林影騰輝蒼雪下墜清明景態有不可以語人者而以况侯侯清明不啻月等矣

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我寧先之矣雖然有本也大虛所謂道虛生白白故明生焉所謂貞明不眩月得之以爲月焉侯固有道者澡心澄慮渣滓俱化真元默運妙用顯行亦自有月矣今出梧岡照吾寧始恒也恒而就盈大明當天其照臨不亦大哉然則民之謠也得其覩侯之月也有其本

溪山留澤序

古者政以惠民而民不忍舍者餞之郊門有存盂水言潔也賦其人如玉比德焉出山贈錢攀車留犢咏甘棠歌麦秀俎豆有祠去思有碑皆以識其澤示不忘也夫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已之情亦有必不可忘之義義以情生情以德感也致情則愛致愛則思致思則永寓之物繫之心斯其不可忘之義與我郡侯礽泉劉公世臣舊家門第之練習迥與崛起者不侔守吾寧有

惠政士民愛之聞其遷去郡聚而憂小人曰甚矣物不得其平也自公行仁政平民情庭無官繫戶絕豪食獲自幸矣而胡奪之去君子曰道不勝術特之趨也公故有道者不名競也不勢驕也崇令德景前良講學諭義以標的士子水西精舍固鵝湖留席白鹿洞之垂規也今奪以惠浙固知道由今可大行矣一方恩化其斂賴焉於是涇太學生趙子謨致群情作爲手冊題曰溪山留澤夫以德不可名而擬諸形容着曰

山此山也溪此溪也自公至仁風披拂和氣布濩溪山欣觀焉公不可晋而山之峙水之潤吾人樂樂利利於其間者皆公晋也是庸知其非公耶山耶溪耶是故托物明心緣形證跡冊之所以名也冊贈言衰致於諸縉紳矣屬某序之嘗讀史記古者方岳牧守各私其土子其民脩其政教以求安利焉其求安利之也自忘其德民之安且利也亦忘上之德是故循吏稱焉公德不可名而擬諸其山川斯古之遺良也雖然

物在象外象在心外夫既得之心矣而奚物之借且以象寓也繫之于心固欲寓之於目也寓之於目也久則繫之於心也固乃歌曰瞻彼山兮欝蒼蒼維水瀰瀰兮山之陽我公之澤兮與山高兮與水長於猗仰止而泳游兮庸知其為何有之鄉

宛城別言 代趙和齋公作

士君子之際世事萬不齊道一而已巨細視乎器難易因乎才要歸繫於職遐邇由夫地而心貞於一則道也吾友百川張公起丙戌進士歷官刑曹貳憲參藩歛歷中外侍問籍甚其於匪躬靖位宰事酬物儒術吏籓所至奏績人咸識才且賢也而莫喻其發舒精神宣弘忠義以貢於清穆者其素所蓄積也既以時忤左官于邑于郡乃忘宿重蹇蹇勤職則又有容知大盤錯

別利抱貞恒德者固如是也宛城謨訓示我耆蔡謝樓宴笑中靡町畦方幸以道相師友而遽有東廣僉憲之
命奪宣之利以利廣固知順毛運風駿蹄走熱以為一方之幸而不能不以去我為憂也及思遐荒控制實難其才借重臣以惠遠人又司世道者之至計而公攬轡敎行目無險僻則知惜別為細而急民病為大者在此行矣羊城巨鎮炎海奧區習漸華風性猶輕剽失其理則梗得其

道則脤以公之陳力瘝私欸永狗鄧洞開明誠淳流大化則綏遠人澄海岳恢恢乎遊刃有餘地矣但夙望已隆簡閱久注姑歷試之耳起滯核尤柄授方殷又將由中奪之矣廣能久公澤哉是知士君子先立乎大以持其樞隨時徽洪以張其業出經營入論沃無要散無難易無巨細無遐邇皆所以憂君而勤民也而奚擇於施哉惟一貞於道而已祖餞于郊緩佌離之嘆宣言相勗慰行邁之思予叙之而復歌之曰秋風

淅淅吹究水城頭曉日旌毛起攪轡意氣橫九州先聲已落羊城裏炎區瘴嶺毒霧開驄行石立威如雷鯨鯢遠遁滄溟肅天地絪縕元精田鐵幹昂霄可隆棟巨鼇戴岳何崔嵬我欲從之不可得翹首萬里天南鵠

蓉池書屋序

蓉池葉子好書自脩士也遠識予以蓉池書屋委序焉夫許司諫之記備矣曷序乎序其主蓉池者耳人為物主美惡因之玩物而局於物者陋矣君子借以遊焉觀我於物觀物於道而攄書索味以與景會交相贊以有成也陶菊而徑周蓮而池歐陽六一而居胥寄情於物而自得夫物之外所謂與造物者遊也萬物欣欣競姸於春而蓉獨收之以晚守正俟時也蓉植池畔

池水漣漪其風渙如而中涵太虛萬象畢照理無乎淵哉池上有屋數間書數千卷興至詩幾歌畫幾墨琴三兩絃觸景興思隨物玩化莫非在我之極融而液之優游而得之以至莫禦入無窮與化俱徂矣此之謂會其極由是觀之惟其時勿謂其不遭惟其理勿謂其不文惟其有得而化勿謂其不極於遠且大斯則君子之讀書也蓉池主人已得之矣是為序

劉司教乃翁坦庵哀挽序

哀者戚之之要情也戚而至於歌斯哀之至也語曰長歌之哀甚於痛哭雖然戚也交也所嘗知識也閱其逝而愴然悲泫然涕嘯嘯然而憤惋咨歌者情也非戚而踈非交而遠非嘗識面而徒以聞其人之行而亦悲亦涕亦憤惋咨歌者何為也哉凡以義哀之而已情哀惟親義哀惟賢非是則莫能致予讀坦庵哀挽之章知諸為翁作者以義與感哀賢之至也翁吾邑司挍

劉仲光之父也訃聞予往唁焉仲光拜且泣曰先君坦庵處士以今年夏六月三日棄諸孤惟先君幼失怙恃賡楊繼蔡二母愛之不啻己出先君孝義誠篤亦不啻如已所自出叔沛異母弟也恩待尤至長求析居不能止貲產惟所擇構家塾以訓諸孤日無怠晝夜分不寐或躬為燃燈以作其勤每聞人過必戒令自省聞人善又稱以思勉平生所行質任自然不為修飾與人交一本於誠不漫為然諾鄉族以爭訟來質者是是非非率其心而斷之罔不信服足跡不闖城府吏罰不及其身以故鄉士大夫咸相知名罕識其面此先君素履之槩也不肖孤薄宦羈外罪惡莫逃千里奔歸痛毒何如由是諸知仲光者莫不知翁遂相率賦虞殯之歌以寫痛悼哀愍之情夫天下未有無從之悲也哀親以愛愛離恩折如割如失哀賢以義義至則慕慕之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亦欷歔而長吟故聞而莫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存敬者

也翁浙東布衣也今以其子官於江左凡同官同門者吾土之縉紳鄰壤之寮友靡不賢翁靡不哀翁彼非吾交且親而徒以聞以知以義感興者贍戀咨吁作為聲氣布為歌詩斯固非易能也斯哀賢之至也歌成屬予序之予謂諸君子之作足以揚幽光而昭潛德矣仲光於父之善可謂能振而發之矣坦庵之行亦彰彰著聞可以不朽矣故實其所以哀者以見予以義哀賢同一情也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六

記

石埭縣儒學攺立記

自古人文化成天下必有鴻茂之士以徽弘至道表樹風儀開新士類而後上教之循然下從之翕然歛才世用厥功偉矣今凡置治必學學必廟孔子固欲開以聖賢之學以遠其到而恒病於作興者之難盖規規位置之宜而從立不常固未免青烏氏之拘而卜宅經野古固有行之者矣朱晦翁病漳學偪叉欲移貢院行衙廣之業未及而去北溪陳公繼至申前約從而闢之漳學之攺二君子意也事固有偶同者玆埭學也無亦宗二君子之意與埭為池之屬邑自梁始縣儒學前未可考至我

朝洪武初建弘治再修向居縣南枕靈山而挹舒溪脩餙惟謹世不乏才嗣後春漲衝潰基崩頹敗學舍弗稱科第如縮議者歸諸水削之危邑令陳公某初至臨顧嘆曰妥靈穫士其固至此哉

乃達觀於西得古刹崇壽勢拓形豁靈秀四會人神協謀請於巡按宋公茂熈得允定議徙立孔廟倫堂業有定規而公即世矣仍襲者久之士積弗平僅得司訓某捐俸為興賢門墻而已廼今南山徐公某以江右名士來令玆邑毅然任復曰是吾責也即割贖金鳩工聚材屬董後於某相勤於學博士某某不再朞而廟廡堂齋肄舍庫庚易者復廢者新缺者以完位序攸宜丹漆有光復鑿池為躍龍築亭為瑞應而橋其上為亨衢為登雲鍾靈萃淑斯其一占而賓興濟濟駸駸乎復盛矣是學也亦經二君子而始就始於乙未穐至癸卯春告成徐公具書桂生某蘇生某請記予告曰諸賢知所以攺立之盛心乎管商權譎無體之用也佛老虛無無用之體也今孔廟巍巍仰瞻具在倫堂翼翼指授有嚴固崇聖學之正而究體用之全功也諸賢游息化養於其中曷思而自得之用則弘治理以行夫子之心如蒲之治單父之琴武城之絃歌

極而四代禮樂綏來動和聖神功化之效不越此學而已不用則續衛道而明夫子之分如汶上之辭舞雩之詠大學中庸之著述極而統集六經折衷群聖以開道學之傳不越此學而已夫然後士所志所養爲不孤而二公徙立始之終之之盛心真有補於世教殆非所謂鴻茂之士與故記其成而併告之以此

太平縣土地神祠記

古者慎制祀以爲國典典爲正所宜祀者非鬼之祭非典也典正而後敬立敬立而後物備物備而後禮順樂和而祭之義行焉此世道之大關也政而繫之敎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道相通者也西蜀憮齋劉公諱元凱以名進士宰吾邑事承積廢政立政觀首以興教化正風俗爲本除穢革邪數和於下甫三月考民風閱群祀祀不經見者曰越矣非鬼之祭也木

偶而神事之崇竒邪矣亟命去之而縣前土地神宇弗葺歲時弗脩曰褻矣此一邑人所寄命也載祀典者也而乃弗飭餙正教矣即割贖金新祠宇懸鍾鼓以嚴其道脩歲時以謹其祀器物之弗具者撤廢祀之有充焉又懼俗之尚鬼離正而難諭也乃徧告于民曰吾聞淫祀無福言不歆非類也又曰賢者之祭必受福謂所宜祀必歆者也

天子命吏於下非必專土疆習財賦而已凡以敎正

教順黜奇邪興禮義以率於道吾之斥是祠而
舉是祠也以明教也於是耇老髫童轉囂就智
去悖即順若痿而起若朦而瞭騰勇誰奚咸底
於理祠成請予記之夫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
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此土神
祀之始也
天子祭后土郡國邑不敢言后土但曰土地神者謂
司此地之土神耳太平一邑之土神邑之人世
依為生豢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者

公一舉而三教興焉邪正明於祀與舉斥行乎
鬼神設乎此以況乎彼凡民素為善為不善者
有不惕然警翻然改乎官治其明且著者惡隱
未彰德陰弗露神鑑之有不幽殛之祐之者乎
幽明交相贊者也而又官為神主為民倡所宜
脩政而冀神祐者尤要也夫然後官舉職民勤
業鬼神贊相毋悖而正毋怠而賦毋頑而獄庭
清而政暇俗正而風惇禮脩而樂備而治道成
矣故曰一舉而三教興焉世道大關也宜誌諸石俾知教之首

春日省城記

邑不盡城太平城乎城太平今始也議者曰環
邑皆山四塞為固奚城乎曰備不虞也不虞而
虞之者長慮也往歲正德辛未石埭章寇起急
無備空邑而竄卒不害天幸也是一變也嘉靖
乙卯倭寇零散者四十餘孽耳橫行於嚴於徽
莫能攖其鋒過旌之山溪邑甚危議棄而避予
力勸止之結寨以待卒獲奸細亦不害天幸也
是又一變也雖僻陬巖竇不足屯結而險箐邃

谷逋亡依阻故易閧訛言易騷鳥驚獸駭望城
以為命而奚不可城乎且東去海五六程西去
江一二程賊帆上下乘虛而入而謂太平不可
城者非也維是撫臺周公如斗奉
朝命申令於上郡侯羅公汝芳力主於下予邑顧
大夫任事尤謹初令民有不欲者財民財也力
民力也可與畚始乎絶意先事之防丼心臨時
之悔情然耳乃我羅侯顧大夫下諭曰民惟官
之副也官庸無民之副乎哉勞矣思鄭之費矣

思復之吾借其暫以為爾家計子孫千萬年計使其安亦如城然恃為已衛非已厲也是城也其城民心之城乎乃緬其區晝週而丈僅八百有畸基廣丈二高丈有八石為趾居其七甓增之三凡為碟幾為舖幾樓而門者五石而水門者二計邑之租與力多寡豐嗇定為限責之自營縣惟質率之時視其堅脆以示勸懲時撫與巡與郡咸有助金民見其費涼而工省也踴躍趨事家自為城人自為役不三月而言言之勢

成矣迺三月 日顧大夫以予鄉士夫咸與有力請共觀焉登亭子山倚碧雲揖黃山諸峯羅立如聚米麻川冨溪湍激洄洑走其下是誠一大雄觀矣邑巨姓李氏設酒於亭飲而樂至夜月生風暈顧大夫笑指曰險象也邑胡不城兆拂于旌曰陣象也城胡不守予應曰衆心成城草木皆兵太有之矣於是各賦詩一章以紀勝孫上舍梅渠為手冊而屬予題諸首

喜雨亭記

予嘗讀蘇文忠公喜雨亭記蓋不敢貪天功自為已功而曰志喜示不忘也夫不忘乎喜乃所以不忘乎民者志喜無亦其志憂與公從事扶風春月無雨憂無禾又憂無麥既而雨三日乃足憂之深固喜之至也亭以志喜固後人繫思之地而公之慶澤亦永且長矣和齊葉侯以名進士推吾寧惟明惟慎獄無留寃矣下撫吾太民樂以安公公亦樂而安於撫也值耕苦旱侯

曰不種則無收無麥無禾如民食何迺潔誠躬禱於仙王山巔舊傳軒黃浮丘廣成故遊樂處亦仙跡勝景也公肅神澄慮齋宿達旦大雨如注百姓異之遂有甕雨隨車之頌侯曰天吾不敢知雨吾不敢必亦惟憂吾民憂而已雨而喜亦惟樂吾民樂而已侯復寧數月邑民遂構亭於其禱處而於山川有托焉迺我新尹陳公請綵請題於筆山子筆山子曰是無蘇文忠之志喜雨亭然也文忠一代文宗名流海內久矣侯

仰止有素其邑同其事同天人之感應同似無害於亭之名同亦曰志喜云侯不自居惟盡在我所謂須吏慰望歡神君無天與人實相成焉夫勢利紫於中榮悴升落之紛吾念慮以已喜以已悲者恒態也孰能如侯大心體物憂樂同情而以民心為心者哉昔范文正之志岳陽樓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則憂樂之大者侯充其至其道能無然乎山川無情物也人之情寄山川而久者也予獨慨文忠才

名世忌踪跡徧天下卒以奇才受知二聖賜環之召金蓮之寵歆發亦弘遠矣茲喜雨亭也固秦民之不忘公亦公之不忘於秦民也侯推寄多惠政所以致愛於吾太者亦此喜雨亭也丼棠勿伐千古留蔭二翁並峙於南北之州而南北山川均有光焉謹為題諸石以告後之從事者

重脩文筆峯記

太平之有縣自唐始也縣必有學學必廟
孔子崇文教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世道大關也政而先之教也然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則青烏氏之術要未可以盡訾者蒲陽朱紫面壺山也三吳都會海巽峯也則都邑之勝取重於朝拱者有自來矣太邑之設後枕碧雲前挹黃山三峯龍門峙於左右富溪麻川滙於東南而黃山之支迤邐而下拱揖而朝於前者舊名童子尖也山川毓秀賢才篤生按志固亦始

於唐盛於宋於元而反縮於
我明議者謂朱雀之未明也弘治間教諭鄒公賜者因高築峯取名文筆盖取離之文明而銳凌上台也由是文學賓興駸駸然起矣然累土帖石旋脩旋潰前大尹洞皐易公道談者議易以石為永固計因念學宮改立于領其事而即就緒廼以斯役屬予曰惟槐以領之規畫始工而公即調去至是學博士王公隹士沈公襄閔公

旦續又吳公光晦暨庠弟子胡子煥等僉議曰此邑庠巨瞻也學校之隆替人才之登耗胥此焉繫而顧惜一時之勞費非算也復請里中敦義而老成者譚君演胡君柱與余男槐共董其役費勸於義屬僧慧悟也石琢於山屬工吳康先規其趾拓之使廣鑿之使深夫謂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久勢自然也於是表裏皆石周匝四重螺旋而上至杪不可石戴之以土而峯成矣端拱若人卓立如圭磨星漢濯日月巍然一

大觀矣始事於庚申十月訖工於辛酉穐七月東西相距長二十四武南北次之由本達末高可八仞是役之興凡三獲異焉其經始也破土得巨蠏論者謂蠏解也甲族也取象於鼇頁坤維也繼而垂成縣學諸公請往觀焉是日天氣開朗偶樵者搏虎於峯下獻首與皮則大人之變其文炳蔚者有足徵矣卒之工成適臨丁祭虞羅獲白兎於斯山之後厥皎如霜雪朱睛奪日尤爲異徵世傳玉兎天香其桂魄之洩靈秋

乎夫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類物情諸士子游息常新仰瞻具在其徒炫外觀而已哉吾願其有思也躡其趾則思致其廣大陟其巔則思極其高明而積翠中天獨立不倚則思履中正堅樹立參造化而侔天地以柱石朝家者亦可自考矣此外內交相賛者也如是乃爲不負此峯之秀而於三異之効靈者始符凡子從事於斯役者皆預有光榮焉故吾願諸士子之終思之也諸士子謂余取以命號盖有得也宜撰其事

故不辭而併告之以此

復衆樂亭記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非以侈其名也各得其本心而已是心何心也仁也仁體天地萬物者也惟我與物形隔勢分是天囿各以獨也仰觀俯察何物匪我歡欣交通無間容息固吾人至樂也是心之仁不能已也人惟牿於有我不能大心體物者雖有至樂不自知也而百世相感惟有道者得之不以已喜不以已戚至樂在我大同於人此衆樂亭所以志也太平自唐始縣

為縣者凡幾至宋莘老孫公覺知此樂焉亭之所以創也自宋至今為縣者凡幾憮齋劉公元凱知此樂焉亭之所以復也中間蕪沒於山谷者逾五百年非亭不可復也人心之不復也莘老之學原性命道德之縕而其政以興教化厚風俗為先憮齋之學原性命道德之縕而其政亦以興教化厚風俗為先此其相隔異世相感以心夫豈偶然哉憮齋西蜀古閬儒士也綗潁異長博雅舉於鄉上於春官褎然高第賢聲藉

藉湍都邑吾友周司諫怡請於銓部得宰吾邑公始承積廢之久民痼之深有難治之慮既而不以為然乃今而知果不然也蓋邑介黃山山峻峭少屈伏水出麻川湍急不可回折鍾於人小人則好剛使氣喜以訟勝君子多勁直自遂不為不義屈公導其勢以率於理教行而政亦行焉是故人和則信孚信孚則政暇政暇思得游息之物高明之具清寧廖廓以達大觀以通壅滯以同人於野追感莘老衆樂有亭不可蹤

識茍得於樂不必拘拘於其地與人也迺于北山之陽高丘之阻環山洄江四出如一拳奇兢秀旋視咸宜爰復斯亭以志衆樂無崇軒飛閣傑棟之麗欂櫨節棁之華翼然起於蒼蒼之中白雲為藩碧山為屏回谿為帶公於小暇延客登娛風篁烟汀心舒目行魚樂麗閒鳥慕靜深緑野樵蘇行歌負憩連艫縻艦與波上下琴音清遠凡諸物類無不合形助勢効伎于亭廡之下公曰樂哉惜莘老不生乎時亦聞今樂之猶

前惜予不生莘老時與共言同情各適之趣也
悼前繼後事合符契嗚呼迹二公胷次悠然上
下與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固大人天
下度也莘老當仁宗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特
首與選又與程明道同被薦録道德問望槩可
見矣後論新法不合見黜時罕卒不失為宋之
名臣憮齊抱才際世其以所樂者樂天下以為
我明一代鴻茂之士端有屬焉斯亭之復無亦
寄志與亭成請予撰其事公拜曰吾志也遂刻
諸石

郡侯祊泉劉公生祠記

此吾太邑之生祠公也公之政德於六邑六邑
咸祠公而吾太實首創焉耆民周耀等請於郡
郡侯東原朱公曰義舉也太平直道之民也可
其議故首先祠公嘗聞古者方岳牧守各私其
土子其民脩其政教以求安利焉夫求安利之
也固以為職宜爾也而非有要於民民之安且
利也亦豈忘所自哉是故甘棠咏召田疇咏僑
後世之稱召父杜母何武去後見思盖君子以
政惠民民懐之去則思之思之不置更尸祝之
凡以永其德於無窮而繫民心於不已也公蜀
人諱起宗簪纓世族圭組承家起戊戌進士推
郡無冤獄居諫垣有直聲至涖吾宣韜苲落穎
灑灑然出吏事凡格外而廢事咸熙卓有殊績
其釐田均稅尤為美政正晦翁稱輒所謂學識
其大者昔我
太祖平定天下念江東諸郡餉師之勞令田之民者
捐其稅官者半之以世復其子孫

恩至渥也歲久弊生民間貿易那則以購重直吏書漁利又得以輕重其手日侵月削貧有無田之糧富有無糧之田逃亡相繼告訐紛擾公庭日不暇給公至嘆曰病何源也田之不清科則之繁亂也自古有治人而無治法今田昔而民非昔矣吾惟取

祖宗之法而定為畫一之規以不失

祖宗之意可也乃請上令循下意嚴法申令縣司領其事者民分其役履坵驗實計畝均稅額仍乎

舊則統於一於是豪民狡吏無所投隙而髫童婦女莫之或欺困者蘇訟者息富者亦帖席破百年不斷之案開後世無窮之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公其以此與公遷浙臬去之日士民遮留有脫履者請衣冠者村氓野老亦求識其面以去公曰吾職也何勞而勤民若是吾邑耆民某某等相聚謀曰履或穿衣冠或敝今識其面吾何忍日遠日忘而無以繫吾思乃共捐貲建宇肖像歲時崇祀以垂

不朽由是瞻者拜過者趨君子曰此故有道長者古所謂循良也小人曰是能活我溝壑之民吾父母也乃相率請予撰其事予質諸周司諫怡焦少參煜并諸士大夫僉曰祀法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公法立勞著固祀典宜也爰刻諸石以告世世且為後之從政者勸

南山大觀記

譚君諱滇者築別室于家之南山榜以大觀客有遊焉者陟其岡曰碁隴繩畦既桝既餝梧檟連雲松篁蔽日此吾南山君之大其觀也進而至於軒曰巍榭曲房樽俎靖嘉坐花聽鳥風月互荅此吾南山君之大其視也又進而至於亭曰黃嶠碧雲萬峯擁屯朝曦暮靄心舒目行此吾南山君之大其觀也他日予過焉君為道之予曰岡之言俎也軒之言樂也亭之言勝也皆

所得於山之内也畏險登輿身安心悖厭嚣築牖目静耳喧君雖足自觀踰域以外睥睨而側目者知有幾一不得其平吾恐苍生几席而石角藤刺亦足為累矣專一室之游樂得乎君曰吾生也孤少失學自從周都峯游得聞性理之學既而師王龍溪錢緒山而友謝一墩益聞所未聞雖未悉其蘊亦領畧大義尊慈不及養歲時追慕惟動毋繼如生兄弟無間言中歲艱嗣賴内子焦氏賢善撫妾御獲似文時漸成立矣

籍先人之貲有積必散歲嘗歎發粟賑貸縣尹劉雲鶴公旌以平糴救饑四字郡主初泉劉公度田平賦以公正推為總者賜銀牌焉他如睦族賙鄰恤孤掩骼造橋惠民咸竊有力南山小築亦齋心繕性為游息藏脩地耳予曰噫此所以大其觀也性分之内萬物畢備君講學有聞所以觀我生者至矣而又隨事觀理同是觀于家於鄉於邦邑則盡南山内外皆君遊樂之地滌煩疏滯與物欣欣騁遐矚而暢逸懷而君之

大觀備矣其視井蔭甕牖縱一目之所如所得何如君曰厚矣公之拓吾境也請記諸石以告後之嗣守者

石岡逸士記

譚君宗之愛村居竹石佳處於物混混中若有獨獲者居之后麓有阜隆然石磦磦若布棊或獸蹲鳥企狀四山環揖如聚米仰而前則軒黃上仙柱天都列馬而丹霞紫雲芙蓉諸峯瑤擘玉削疊翠以送奇觀傈源兩澗東西帶繞瞰其中一竹一木一禽鳥皆有異趣居人習不自知也君目遇神會有深領焉遂亭其上扁曰石岡逸士收其全且以自明也迺𥳑潤之特爲請記

予謂山川留景君子藏脩以自珎非得物色之者均之野逸而已石岡久罝幽阨天秘而地惜之得君鑒賞其不爲終逸也君守素抱真不落塵網嘻嘻乎于盖托於岡而自老於逸是𣂏乎龐鹿門鄭谷口之故事然哉潤之曰吾兄𣪍慤少文藝利得喪澹如也囊有錢囷有粟常以貸人不責償人所有無絲毫覬倖意特性狷介寡諧俗獨愛敬文墨士不嗜飲亦不廢飲遇得意處則酒淋漓歌激烈陶然爾汝而忘也嘗倚亭坐石叩杖自歌曰世人皆巧我獨拙巧者勞兮拙者逸眼中誰與結同心石我知兮我知石情可見矣一子文質卒業成均褎然有聲是可以自逸而委勤於予令以名亭頤得公言以托不朽予曰地之寄重非必匡廬洞庭也以人勝耳人非必皆仕貴也以德顯耳昔李愿歸盤谷昌黎序以送之蘇文忠謂唐無文章惟盤谷一序元亮慷折腰歸柴桑賦歸去来詞以見志文忠亦謂晋無文章惟歸去来詞昌黎一代文宗豈

其文不皆美元亮諸作高雅冲澹今古莫尚焉蘇獨有取於此者無亦其事之可嘉士高尚爲難得而文以傳美惟其人惟其德耳則盤谷柴桑得托於不朽者固有在矣石岡数弓之區耳亭亦不盈尋丈而逸德含輝群美奏使直欲與天都天柱爭高紫雲丹霞芙蓉爭其幽翠而長遠而慶澤流注又與仙源相爲無窮是則君目致於不朽者奚取於予文耶君有子好學能文萃靈毓秀有𠊱之道焉其尚無負斯岡哉

題鼓山石上記

嘉靖甲午日月陽止余從司諫陳公侃大行高公澄暨本郡林儀部炫龔太史用卿聯輿遊于鼓山之上憩靈源亭飲焉玉削瑤擎鐫題叢錯無虛石焉古今遊人意也既陟巔又飲焉觀元晦所筆天風海濤者覺目極矣幾於小魯小天下矣午餉于寺暮詠而歸斯遊也陳高使琉球而來凡再登也殊有先憂後樂意林龔登高吾土興趣悠然吟豪莫敵余幸巡事及期少餘白日之閑而從諸大夫後信不偶矣命閩縣主簿秦廷礱刻諸石

同雲鶴公遊麻川遇雷雨大作小記

三月五日綠陰初肥泛舟麻川偶值變異雷迅風烈雨下如注舟人震恐雲鶴弗迷予亦肅然恐悄然悲何為而有此耶須臾雨霽斜陽在地鳥語花明雨香烟細綠漲增新青山如洗是又若粧點春光以供予之遊事雲鶴顧嘆詩思益奇雨晴何物造化小兒豈晦明異象見天地之大全亦憂樂聚遂慨人生之有幾援筆口占以記茲遊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七

雜著

古文小學後說

愚師井泉子之集古文小學甚矣無全書也遠矣曷準而爲集乎曰準子朱子也準其序小學大學之意而采以成編也子朱子嘗輯小學矣曷有遺乎曰已言之矣序曰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意蓋可見時既遠古人復貳古是故不參以後世之文則不明不語以人道之全則不備經殘莫稽理可則也苟同於理不必純於古之文也井泉子則以學不復古則世俗異尚矣文不追古則咼彝失真矣是故茲編之集語因乎舊業止乎職以示學者無忘初焉亦子朱子之序之本意也是知子朱子之小學文不純古猶夫古也井泉子之集古文小學恐失古也而其救世立教之心則一也然則大小學有

辯乎曰理無辯也事有精粗之間而已小子者誦其文習其事講其義於幼稚之時而初非不足大人者則推極之以至於賛化育參天地終亦不能有加焉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愚所聞於井泉子與子朱子之意一者也僭爲說於末

朱子小學閨訓編補

儀山汪子好古自脩士也以編補小學閨訓遂來質予予受而卒業焉嘆曰此正始教也壼模閫範世道大關也盖其兆内治之化以啓靈長之祚家之興國之隆恒必頼之是編也病世不古教也女不槩男習也洒準朱子小學而別為閨訓於女於婦於母人道之始終也德曰貞曰淑曰順曰鄭孝女德之大全也經首之以悉其理傳系之以周其事而復編補之以盡其變事

出非常倉皇莫措習以廣其識庶臨事不謬於所處也訓具矣而難其師謂無常師明微也有女師則常無則無常也無非無儀女正範也習書字嬾於儀伏女可書祭女不可書也其曰父舉之以訓女夫舉之以訓婦久則凡母皆可訓女凡姑皆可訓婦而在在師矣此復古女師意也予嘗讀禮記内則古者自天子宮壼以及委巷閭閻皆有女師以閑禮義之習盖自女稚時性天未鑿而教以行矣至讀周雅思齋盡毋思

媚盡婦嗣徽百男以成其終於内則見土教之端焉於周雅見王道之成焉斯編盡之矣儀山子脩身以教家教家以教人他日舉而措之為政則復古道于

廟堂之上固必有大可觀者謹次其說於末以竢

恩祉說

君與親之事一乎君子之言曰非君祿無以養吾親非君爵無以尊吾親非得其養與尊無以榮壽吾親凡事君皆所以事親也是故觀孝於忠求忠於孝侍御育西劉君持憲有聲得以己貴封其母為太孺人乃表

敎詞之語以為

恩祉堂卷裒諸詩文謂其有得而歸為太孺人壽且榮也夫知所以榮壽其親則所以忠盡其

君者益至忠盡至而榮壽之

眷益無窮矣昔毛義奉檄而喜慮養不親逮也趙康靖乞早封母慮尊不親逮也張齊賢入中書母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福壽手詔存問噫其至矣斯則所謂

恩祉堂卷也

碧雲清眺說

碧雲縣後阜最高峯也晴霏霽靄山與雲連水光上接隱隱然蒼翠一抹山雲也雲亦山也縣侯顧公政少暇時一登娛登則召士類偕童冠共憩於嶺巔小刹登絕頂以達大觀天都天柱出其前玉象金鷄環侍左右麻川富溪縱橫帶繞下窺民廛炊烟翕聚萬井咸春公掀髯大笑曰樂矣無民憂乎予曰清眺也官書尋日奚有於清塵蹄走陸奚有于眺君子有善治焉政理

則暇民和則熙撫景興懷情亦隨之是故即遊為政即政為遊身樂而心民者也長孺以卧治子賤鳴琴亦治醉翁非酒湖事了杭古今人其相遠耶公拜曰命之矣同遊者乃為紀其說

一松説

涇邑趙子謨字文顯別號一松謁余質其説余曰子知松乎而又一之不群於衆卉乎嘗聞松之爲物産巖則茂盤石則固得泉則嫩如金玉然遇風則唫如琴瑟然而其實可茹毛可衣抱雲氣飡膏液坐吟登嘯日有餘情得一足矣奚他之慕趙子曰自先君東廓公棄孤時孤尚髫髫日踽踽然有杕杜之悲恐無以自立以墮前先頤植先人之志取以自况尚類寓警不勝怛切余曰孤松不群莊周所謂受命獨也竟其説可也巖石松所也蒼臛松容也氷雪松時也聳勁不屈松操也生而直千萬齡而不仆松之終始也體剛抱靈中含其真敷榮挺秀外彰其美直昂霄漢而棟廟堂松之體用也子居其所正其容歷時變厲節操以善其始終而具行其體用得於松多矣奚孤之足患趙子拜曰謹聞命矣

題金馬玉堂圖

吾邑之宋潭里有隱君子曰湯君天祐者質而不俚文而有禮年五十諸戚若交謀所以壽之僉曰盍圖君之素履擬於仙儔於山海飡桃啖棗日從事於猿鶴麋鹿之間以象君以爲君壽可乎湯君曰不然心在迹外意在象外爾以予之痴痴泥泥耒耜稼穡間人耳卧烟霞坐桑陰聽鳥音者耳予斯人之徒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以成其身有仁義中正之懿以全其性有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以周行其日用而獨草澤泯泯一無向用之志固謂山林朝市原無二事吾觀拔輕策肥鳴玉拖金以爲報主身者亦吾人分內事也今不有諸身不有諸吾子孫耶前者仙議固荒唐之説而寓托之詞也盍圖吾之心志以偉其觀以勵吾後人乎衆於是繪金馬玉堂圖以清切才賢之要雲霄雨露之偏預爲君家慶以修壽遐復徵予題其上予曰居要厭肥則意飄江湖棲幽守閑則心懸魏

矣闕人固有異地而殊趣者且史遷有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為名高者亦為利耳信斯言也如以利則有伯夷隨光之行亦欺世盜名之為不以利則金馬玉渠之貴無損歲星竊桃之精君隱而不以隱為名不仕而以仕為志非索高為利者是圖也可求之象外而弗迹之徇也

巡按山西禱雨文四篇

維嘉靖十一年六月　朔越　日祈告於

鹽池之神祭法山澤能產財用者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土人疑

神之專主鹽澤之利而不憂民之災且患也故以環池內外有數百里之旱謂

神保利之故而歸歲凶以為神咎請得以為神辯天生五穀以育養民生鹽佐之以致其味凡以為民而已豈有獨專自為利而以旱保之也此殆非神之欲也無鹽則味不成無五穀則民不可得而生是五穀主也鹽倚五穀以為用輔也不憂其主而計其輔此殆非神之欲也歲無雨將神之利澤亦枯矣民無食將神之享祀亦徹矣又利終不可成祀終不可保也而顧以為神利耶此殆非神之欲也然則謂歲凶為神保利之故而歸為神咎皆不諒

神心者也獨疑祥符中事有妖絕池水之說今者旱乾亦如之得無有物以憑之乎

神能興大利百里之瑞以一昔之風而足也又豈
不能興半時之雷雨驅妖逐邪以清蕩一方也
耶是為力甚易而為利甚大也故敢以為請

祈告於
義勇武安王之神自古忠義之士不得遂於生前
每每洩其憤於後世以護生民以壯國祚況
王以震世之威義欲報劉而不果而沒食其土以
發洩其忠憤之氣尤彰顯異是宜此土之民畏
信之深也今

神祠徧天下凡民疾病必禱焉患難必禱焉旱蝗
必禱焉靈精顯赫應効如響又況形生神發之
地先世丘塋之所在子孫宗族之所居其以靈
効此土也尤宜異於他方也今旱魃之邪盤據
觧梁環數百里而為雩鄉民朝夕走廟下時祭
禱惟神是望者以
神之精忠若日月威烈若雷霆呼吸足以致風雨
指揮足以役鬼物其驅此魃邪不難也而顧不
一洩其威以荅鄉民畏信之心耶若曰雨暘天
也神不得而專也
天之愛民甚矣
神廟食斯土而不以時聞於
上又何辭焉

致祭於
中條山之神雨風露雷天地之所司也山澤川谷
鬼神之所憑也然天地不能以獨運而寄之山
川主之神是皆相與以成造化以育養群生衆
類也今神之主中條自北恒跨三晋為一方之

鎮宜其負力之大而發洩有餘靈矣乃者亢旱
相仍霖雨不施是神不能主山川山川不能興
雲雨怠天之職也靡生物之命也而何以鎮三
晋為此山之主哉近日民言譊譊皆曰山巔舊
無神宇近有玄武宇其上是使神之壓於尊不
得以全其靈也某念玄武北宿名也居坎位水
象也出其性助其靈將益為神用也而乃不然
此必非玄武也此必愚頑不靈之物非所據而
據也

國法淫祠不利於民者悉毁之今為神約三日不雨至五日五日不雨至十日而卒不雨是無以自解於民言也請得以

國法從事以正祀主以全神靈何如

祈告於

運城城隍之神稽祭省年之不順成者則黜其方

守之神

神司斯土之城與隍也是有方守者也凡予来官於斯者均受民責不能宣

天子之德意以致之民亦莫能逭怠職之罰盖雨也暘也神所職也不職則其黜在神政也民也人所職也不職則其罰在人今不幸驕陽肆暴環數百里而為災上廑

天子快快之懷下重小民嗷嗷之苦又不幸當其與

神所居守之地容有辭其責乎如御史不能平民怨貪戾之氣上干

天和是宜神所怒也其不敢以逃譴也百姓何辜至此極也若神也世享民祀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又不能致罰於所當加之人而顧洩其怒於民竊以為方守之責亦有媿焉

巡按山西虎異祭文

維

嘉靖十一年歲壬辰十月乙亥朔越二十九日癸卯

謹以牲醴致祭於

盐池之神謹緣虎異而為

神告嗚呼虎胡為乎來哉吾不彼求彼胡我即耶豈政尚苛暴而毛蟲之孽自爾類應耶將四方之屬威猛吞噬為刑戮之象耶或天厚其毒緣形役性卒不可變而自求死所耶抑

神昭厥罰況人於物設乎彼以戒乎此耶嗚呼虎胡為乎來哉易言乎變則大人之文也禮言乎迎則田豕之驅也嘯然風生而萬籟齊鳴隱然在山而百惟屏息誠亦威武君子之所尚也而胡不深居簡出以自全其本性耶又胡齒利不鑿爪剛不決俛首帖尾就戮於

神之側耶將人其虎也耶亦虎而人者耶虎而人也所謂吁嗟乎騶虞王者德至則義獸不害也人而虎也所謂咆哮乎中國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也是誠御史不能平法政逐貪暴而為是歟

妖者致煩

神怒以詔御史之不職某也敢不敬受

明戒以并厥罰惟

神其許某圖不穀殄此妖醜以呵噤不祥也耶尚

饗

祭趙太守文

維

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七月丁亥朔太平治下
生前雲南道監察御史崔某謹以牲帛致祭於
大郡伯和庵趙公之靈嗚呼我公邁爾甍耶瞻
彼蒼蒼固黙黙冥冥者耶何位不滿其德用不
究其能耶將民生之無祿而昊天之不憖遺抑
君子之道與時消息竟亦適罹其蹇迍耶嗚呼
公也以稟則粹貞誠內植以守則介峻鄙外稜
襟度之澄澈則河瀰而淵湛制行之懿絡則玉
潤而金純文不事乎雕伎學惟味夫道真始推
郡政惟慎惟明繼登臺史蹇蹇忠聲至於涖吾
宣牧吾民則又落芊弢頴怡怡然如慈母之撫
循凡酬事宰物惟數理開誠將謂秩丞弼壽罔
陵畢福海內之蒼生胡爲不穀遂旅其櫬嗚呼
命也何知德不必尊數也多奇壽不必仁嗚呼
已矣而其精光赫赫豈亦堙塞而澌泯耶將必
昭於日星流於風霆或爲山河之壯

國家或爲麟鳳之昭文明是所亡者形而不亡者
固燭雲漢而長存特以民失父母國失良臣爲
世道憂悲寧不增況予素沐庇愛曷爲其情附
陳一奠以薦此文嗚呼哀哉尚

饗

祭男應良文

嗚呼惟材痛尚忍言㦲丰神言貌宛然在目而竟何之耶噫痛尚忍言㦲瞻彼蒼蒼果昭昭有三而善淫禍福之不爽其施耶抑冥冥萬物氣化自爾其不齊而人生其間適相值也耶噫痛尚忍言㦲以汝之行簡重謹慤可對神明而愈[illegible]不祿莫綏遐福天生德果何如也以汝之學深沉宏富可別多士而棘闈八試未沾一第卒致欝欝不伸齎志而沒也噫痛尚忍言㦲盖汝

之所能者人也而其所不可必者天也天乎人也何尤汝之生也鄉人稱之邦人稱之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為善人也其沒也鄉人惜之邦人惜之雖行路之人亦莫不咨嗟而深惜之是善積於生前名流於沒世雖不遇猶遇也爾其少慰乎年進知命處世安康涸非夭亦非橫也有子三人可紹箕裘伸縮變化天其或者損彼以益此也嗚呼乾坤豈有不夜之晝哉是爾所不足者壽而其所留者猶有餘也但汝父母老年短景視爾棺衾悼前思後痛何可禁吾力猶能強為之撫爾孤傳而業以益大爾前人光爾之目亦可少瞑於地下矣嗚呼尚

饗

方氏祠後墓表

禮緣人情亦可義起古者別生分類以嚴祀族
然所值不偶覩會通以從典禮古固有行之者
范文正是也文正始從朱後復范所得恩典悉
厚朱氏此情不容已義有可恊者耳涯從方姓
讀書登第為侍御史嘉靖九年奉
恩例得
封方父玟為雲南道監察御史母胡氏為孺人宗文
正厚朱之義也涯姓崔行五季生難育方父母
年壯艱嗣以姑氏滿貞適方瓚君者言乞為子
胡性慈仁愛如已出已倩陳奏復本矣長就學
頗穎慧方祖父母鍾愛之二叔父暨兄弟輩慈
孝友於無少間言渾然一家骨肉也今姓雖奏
復義不忘方嘉靖丙辰歲祠後地方父叔已三
分矣至是方姪梁櫃椿共告涯曰地卜吉敢請
合為一塚涯曰城中地恐及五患他卜何如梁
等曰曾大父有訓伯亦有記言卜無吉此者幸
主之涯即綜理其事乃召青烏辯方正位前揖

文筆後倚丫峯東列掛榜西峙龍門旋視咸宜
其塋位中左方祖父必通翁中右祖妣項氏孺
人左次封父廷玟府君右次叔父廷珪府君左
又次叔父廷玉府君右又次封母胡氏孺人冉
左次叔妣陳氏孺人冉又次叔妣孫氏孺人凡
八壙合為一塚塋畢涯泣表諸墓門之石以為
方氏子孫世世告

譚母孫氏孺人貞節墓表

貞節婦太學生譚煌氏祖母也姓孫氏出禮義望族生有淑質愛於其父母擇所適歸譚某君煌祖父也恭順無違甫六朞某君乃不祿孺人痛裂幾絶救復甦時年二十四煌父某方二歲叔某方三月呱呱黃口成與否未可知也門祚涼薄起與落亦未可必也孺人性剛烈矢志婦節以孫育孤幼為譚氏一脉計孫母程憐其早寡微言以諷里中豪謀以富奪孺人號泣澈天

不忍聞刃以死誓母感而諒豪媿死勿敢言孺人謝薰澤勤紉組繅車紡杼聲軋軋達夜分家食賓祭公私無廢舉而翁姑孝妯娌和親族鄰右義而有恩藏獲下賤亦無不得意者也一婣寡議欲再贅孺人曰吾矢靡它欲汝它乎婣感泣潔身侍儒人相倚為命乳疚孑立艱辛萬狀至是家益裕布盈軸錢餘囊粟紅腐於倉男室女家子孫林立皆其持不可變之節以貽可久之業卒年八十有六煌父叔皆不幸先孺人卒

煌幼資性頴慧竟能篤志力學以成母志迺今

富詩書達古今事體選貢試

大廷進為太學生舊嘗從予遊有門下誼持其狀泣告曰門祚衰薄三世一綫不有祖母能家耶不

有祖母能世世耶前縣侯

表其閭郡侯羅近溪公手書貞節二大字以旌耀之敢徼惠阜比為表其墓予曰婦人從一而終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古教令也貞風弗嗣易志移天獨婦女乎至有位卿相誇男兒

朝梁暮周之不耻者况一婦人遭家不造守之难立之難真內治之化以衍靈長之祚尤難也孺人者烈丈夫不及矣奚獨譚氏賴之固世道大關也煌又泣曰煌不肖不能顯親揚名冀得大君子名言足以傳信於後下報九原亦感矣予曰夫人愛其子若孫也非必榮達也惟其賢而已矣子若孫之愛其親也非必祿養之備也承其志而已矣曾子為吏祿不及釜忻忻而悅承志也尹氏母碩志養不碩祿養得所重矣古今稱賢

孝者莫加焉孺人之操如是煌不忘母德又如是賢孝有足徵矣福善禍淫天之道伸縮變化天之數吾於是可卜譚氏之益昌大而知孺人食報之不爽也煌拜曰謹奉命遂表諸石以為子孫世世告

饒起源公像贊

此寧邑起源饒公之行樂也畫史蔡子仁圖其像趙子文明司其繪事人與境俱矣而謁予題其上予覩意度閒遠不問可知為有道之士而巾服踈散其適野趣以自老耶詰而語之起源之真如是耶亦自有其真耶起源曰吾忘吾矣

天範爾形而全而真可圖者貌莫狀者心固宵窮墳故階一命為政海邦赫有休聲特有通塞而道不躓懐昊尊以孤往撫陶松而自適皎皎白駒冥冥鴻鵠閒雲野鶴江上之風烟異卉奇葩山間之日月密察化理坎止流行樂天知命與物欣欣服前良之遺訓詒来進之儀刑其所謂老成耆德鄉邦之望人也耶

古風

送陳高二公使琉球

餞君三山道送君萬里行一帆輕颺滿五夜客
星明曠望絶域所微茫天際程扁舟風日夜孤
志月滄溟漸見青山好遙聞鷄犬聲傳喧走夷
蠻羅拜望干旌
五詔開金宇中山王異人
皇恩如海闊島運自

天新禮樂来荒服慇懃謝使臣秋風應報
命来往恩波深

春夜宿建陽院中

黃昏雨聲細蕉梧墮寒滴孤夜發清吟院深春寂寂
分符兩載歸行李紛圖籍明發問前程青天覆長陌

同司枚劉人峯張雲門王皐亭賞雪水冲庵

夜色何相饒曉見南山雪驅馬出郊原高愫慕前哲
山陰夜如何乘興還中歇霸陵春幾許幽尋轉奇絶
前村道人庵鮮掃供茗啜壓梅香暗起墜爐酒初熱
天地詩彊綸雲山看明滅尋常物象間遇景遂還別
登眺恣我情莫放酒杯陽歸来信馬蹄城頭暮陰結

郡推桑和齋公日訪池亭賦詩和韻二首

三月風日清臺亭開晝晴柴門旋鞍馬春意閙流鶯
野外無兼味園葵還可烹清談坐終日良晤倒懷傾
天亦憐疎放風絃奏野聲琴書消塵夢山林完姓名
景幽詩入畫雲幻世俱輕杯影搖池水清波醮月明
君能忘勢分吾亦率吾真
下榻明侯重高談說地仙閒窺皇極理物化自胎先

令望懸南斗皇風屬斡旋逸民還着我歌舞樂歸田
仙才多奇古金石篆雲烟

和桑和齋公勸農歌

青青田中禾杲杲陽春澤君子稅桑田寧論斗與尺
市中平物價閭閻靡菜色来麰受厥明笋蕨堪時摘
惠風吹宿草野歌擊壤石心力各有營役人爲人役
嘻嘻陌上情亦各適其適農家富貴年耿馬賤金璧
鷄黍飽簞瓢誰羡萬錢食

送丘一溪田舟東溪石灘上飲

春風送征帆回舟向東磧鼓棹恣幽討中流聳拳石
坐我石上飲臨虛蕩四壁便覺身世輕遂與人事僻
沙光逐望眼波影搖天碧魚鳥入醉情鶯花為詩役
倒樽不可辭惆悵遠行客

贈縣尹鄭沙汀穐江別意

麻川七月涼風發蕩樣清波滚明月枝追父老走兒
童攀緣飲水齊門別仙舟誰不羨君行萬里秋空一
翮橫尺五行瞻天北極五雲多處泰階平

又

西風淅淅鳴秋水江頭曉日旌旄起綠波綵鷁地官
行丹心先獻明光裡有琴在抱鶴在隨白水青山照
行李騑騑紫陌騁麒麟回首黃山南斗是

覩伎兒歌呈西莊

人遊大梦誰能覺一笑梨園鬪狂謔檀敲月下唱霓
裳影落花間覔蘭君一皺金綾香風起滌煩蕩垢腸
如洗逢場作戲正須時莫遣春光逐流水西莊本是
金谷園坐花醉月來神仙不然無乃習家池高陽酒
徒酩酊歸君莫厭客客莫去處處有花留我醉

五言絶句

和郡伯羅近溪公游天都十韻

登天都絶頂

追陪無老屐望望上天都祇恐青山笑頭顱非故吾

石厓松

孤根寄石罅挺挺氷雪顔覆徑清陰滿和雲伴客閑

望丞相原

舊傳丞相地不見丞相來車馬空留跡青山不染埃

宿仙人峯

藥爐紅一粒點出仙人峯相看成故識風月四時容

龍潭

盤渦雲未會潭底抱珠眠神物終當化為霖沛九天

芙蓉峯

誰能得仙術劈破崑崙峯逡巡一杯酒頃刻雙芙蓉

軒轅峯

昂湖龍去遠名字尚峯留安得周王駿從君八極遊

憇道傍石松

不倦登臨興看松坐石臺鄧林分杖我化作赤龍來

流杯池

水月憑誰主乾坤自我收滄海拉杯渡靈源喝水流

開峯頭鼓吹

天風度仙曲曲奏雲和集何處慢亭開同赴曾孫揖

和縣尹雲鶴公韻

移杯就溪石坐上東山月老耶醉糢糊天空水流白

又和韻池亭

一亭三衆合四壁六燈燃此意還誰識觀瀾孔在川

題廬墓

不識書與字至性發天真何事沽名者偏歸廬墓人

去春聞黃岳嶺有海棠今春過遊賦此

不辭山路遠豈是爲官忙昨與春風道今來看海棠

題扇

把衿卧烟艇穿蘆更渡雲不知身世在風浪夢中閑

七言絶句

題鰲峯

鰲峯骨立信幽奇石甲磷磷勢欲飛躡景謾誇頭角異極知靈德奠坤維

院中元宵屏風燈下有盆魚

燈下逢春與不關梅花栢葉巧相鮮星毬灼爛六街徧爭似盆魚得自然

午餉江東驛

兩山盤屈枕江洲江滿潮平山欲浮百丈元龍飛水上千年虎渡勒津頭

春曉次韻二首

花影濛濛淡日籠鳴鳩忽鬧小園東杖藜衝曉尋春事展齒生香覺碎紅

傳說名花翠幄籠春風元不限西東起看後苑芳菲

滿日炙霞蒸似錦紅

同雲鶴公遊麻川遇雨

不定陰晴春暮時小舠輕泛酒初危無端風雨漫天惡想是溪靈怕泣詩

和韻

七日春光惜我遲水流灘急鳥聲稀春風也有催人意楡莢楊花掠酒飛

閒逢綠樹山呈靣夾岸黃鸝只送詩坐我中流須放

飲滿船風月帶春歸

獨泛麻川釣魚

獨泛滄浪把釣鈎乾坤老大任遨遊得魚不得無關繫一壑溪風自在流

請賞菊

玉露金風菊自黄百花到此敢言芳惟君肯籍秋庭色杜酒陶歌看晩香

雲鶴公悅親亭二首

官衙愛日此亭開亭下翩翩鶴舞来日日瑶池宴王母彩霞飛入萬年杯

亭對黄山第幾峰天都天柱上摩空道人新製雲間服舞向亭前勸壽鍾

芙蓉開晩黄菊更遲賦此

穐風江上莫須遅籬下寒芳抱自知閑弄一丸觀造化苦吟何事浪秋悲

雪中同諧李柱峯宅獨上黄泥尖飲

石作樓臺雲作帷林間歌起鳥鶯飛野閒真趣誰能會惟有青山是故知

坐尖飲忽天霽自出

最爾芙蓉石上開天遊到此即蓬莱山中雪霽騁奇盡雲裏日来照凍杯

和韻

甕底酣飫吏部官高人真處俗人難一瓢長引春風滿何用留金買郭田

牡丹半開

欲開不開花尚疑看花正好半開時個中不盡生生意都入春風酒一巵

同雲鶴公出郊喜雨鳴琴和韻

坐山聽水鼓虞絃正是南薰解慍時六一坡翁今茂琴風流今古共襟期

寓太平府開元寺中

十年浪迹一囊琴禅室天機亦自深無語相看一杯茗意中流水眼中雲

送■人歸南岳

三生石上逢圓澤眼底誰能了空色我共高僧話此心蒲團坐諾高天月

上松山寺

野展穿山霧雨黃路隨樵徑到山房老夫貪佛重來此夜榻寒燈僧話長

禪關

何年結蝸住禪林鷄犬無藪但白雲圍外不知人世在只將朝夕問山禽

桐山小隱

桐山不與衆山群山鳥山花未了吟路断小橋塵不入一竿釣破野溪雲

穐思

不禁秋樹夕酣緋况是梧桐影瘦時獨把緑桐弄明月滿天風露夜遲遲

重陽觀菊

十年籬下抱寒香不逐東風鬪野芳此日桃園供酒盞半開紫艷染新霜

題醉楊妃菊

低垂淡艷不禁風疑似當年醉酒濃一墮玉釵香未落酡顔猶欲向人紅

過黃氏嶺飲任氏樓中

曉度黃氏霧雨深天低磴路落層雲任家山閣開醲醅只賣狂吟不賣金

琴溪釣臺 古琴高公釣魚今尚有琴魚也

棲雲釣月是何時千仞岡頭一振衣雷雨不驚泉石夢清風千古護漁磯

獨立巉巖玩太虛直將心事付琴魚琴魚不是供垂釣明月岩前聽道書

過麻陂潭漁者網集若竭澤焉余觀久之感賦

漁人取魚非取適遊人取適非取魚溪石不言隨弄玩欲將此意問庖羲

感學憲午山公校文得體

一元鑿破費商量琢玉追金幾大万道眼看來真直截海天雲物自文華

過寺有感

桃雲釣月事幽尋堪共山僧話此心一卷黃庭對尊酒碧岩松底坐深陰

途中畏暑

客路難禁是日紅山亭貪坐綠楊風倦来一枕羲皇梦細雨新蟬落照中

文筆峯初脩獲蝌巨蟄利足令投之井中

萬丈文光獨上台巨鼇何處却飛来信知神物終當化只待春風一夜雷

賞盆蓮

翠蓋團圓白藕花香風繞席醉流霞當聨錯比六郎面只對濂溪亦自嘉

登九華山

丹崖翠壁栟天虚吾道無言自太初誰把一九分造化青山點破畫圖書

五言絶

玉壺池亭

攬巒澄漳海公餘懋小臺迴幽無俗屐晝靜絶浮埃月冷玉壺淨天空氷鑑開倦来忘坐久何乃薄書催

上杭道中遇雨

山蹊饒陰滑驟雨忽終朝野度添驚浪維舟縛小舠淫潦愁沒路岸断復横橋傍有雨中泣兩行安足勞

邵武院中澄心亭和韻

默坐清塵慮開襟洗俗懷一簾風月靜萬壑瘴烟埋柱下觀魚樂窓前借草荄雨餘閒步處屐齒印苺堦

過林榕江賞菊

昨過榕江飲東籬菊幾叢羨君羲皇意酹此潯陽翁淡艷金風裏寒香玉露中白衣移贈我慙愧鬢飛蓬

和龔雲岡韻登鼓山

風花無定景朋會即良辰馬上尋詩客山中解帶人異方同宴賞吾國亦江濱矚望乾坤小悠然野意新

又

幽懷遂踈曠極目正蒼茫瀑掛虹千丈雲孤玉一方敲詩逢麗藻拶意到軒黄與與青山會樽移白日長

諭民平糶發粟賑饑呈劉尹

堯田水不耕湯田旱不收赤子生何日傾心仰縣侯發棠議可請平糶惠先流待哺嗷嗷者開眉聽唱籌

送張雲門之教恩縣

黄山峯六六遥接泰山高吾道無南北菁莪摠髫髦宮墻花有待匑佩氣何豪知爾雲霄志長風起順毛

飲川中鄂筒酒而得造化之自然也

白水成仙釀乾坤落酒巵乔沈機自巧清濁我無為
信矣中為鄭雅歌醉亦宜祇將玄酒意深識化工奇

春暮泛麻川月夜舟閣灘上有水流船不去夜
與月同行之句因足成之

載酒泛餘春飛花舞向人水流船不去夜與月同行
春貯一瓢足詩添滿眼新南風催返棹燈火欲三更

和崔洹泉飲南山園

問訊南園景朋遊邨畫中洞幽園霧細軒豁倚雲空

蒼翠浮樽綠明英撲袖紅狂歌發奇興潦倒媿山翁

和韻

到處能觀物圓荷可當巵坐花忘我異醉月向人低
好景難成畫奇思不盡詩臨池驚老大嬉戲却童兒

至桐山小隱

卜築萬杉間鋤雲結一庵青山伴白髮白髮伴青山
鳥語簷牙樹僮供菜甲盤不驚風與雨山我永相安

丙午五月廿六省梧公召飲正心樓雨大作志
喜

飛簷鳴好雨傑閣步新涼急奏薰風調來供喜雨觴
良亩懷綠野清政頌黃堂知是調元手為霖沛八方

七十自述

俯仰乾坤大浮生七十年自慚空白首何以答皇天
衛武存耆德蘧公省往愆晦翁有遺訓餘日了殘篇

同諸友登文筆峯

地結方隅壯峯臨日月開寒芒花吐秀積翠三盈堆
銳氣凌南極文光接上台我携千丈桂來傍三雲栽

詠白兎紀瑞

房日兎之精惟從天死生虞羅何爾巧
聖德有餘馨素質從金化珠睛奪月明長空能壽國
脫頴自超矣不省人間有空聞擣藥名乾坤洩精秘
贈與步月人

登九華峯

九子山頭望乾坤入畫圖江流吞吳楚山勢擁皇都
聖績名今古仙才句有無青山不盡意吟眺更躊躇

贈袁幕吏歸田

拂袖離長陌揮鞭指舊窩官貧清議在山靜白雲多

杖履安時好行吟借酒酡門前栽五柳試聽接輿歌

春暮遊明善庵

九十春将满流連草軟香渴喉呑月急老脚踏春忙
啼鳥催詩與飛花勸酒狂何須買音樂流水自笙簧

七言律

廵山西道經少林寺

簇簇飛軒倚碧岑暫停驄馬此登臨断碑古院餘僧
話落日空林獨鳥音佛化何年留石影臺高今日見
天心嵩峯直與天相接更凝攀蘿雲已深

駐河東察院

行行驄馬駐河東帝跡皇圖在眼中尚憶两儀初判
日直觀三代以前風山形王屋尭封遠河勢崑崙禹
鑿通今日又逢全盛世車書萬里正来同

憶梅堂和韻

不見江頭臘月花隨風吹梦到官家忽驚雪裏花神
現復覺窓前月影斜素質不移千古性芳心長占百
春華廵簷索笑堪風味寫入詩中景亦嘉

偶興

公餘睡晏起常遲長憶他年家食時質性豈堪機事
擾瘦腸偏與菜根宜三千里外身如羈四十年来髮
已絲寂寂栢臺誰是伴遶欄明月故依依

泉州院中

清源山頭雲氣流清源山足連江洲白晝風號海若
沸黄昏潮動山應浮參差萬象晦明異鑿破一元天
地戀巍我觀風收不盡長途覧戀思悠悠

春三月再到玉壺亭和韻

重上壺亭訪舊遊蒼蒼蒼合鳥啼幽曙光欲動江城

曉爽氣忽横山雨秋登覧大荒收未得馳驅使節病
難周馬前日日天南路何處雲飛是故丘

春旱喜雨同安道中

三月閩南緑尚稀霏霏征雨媿隨車江村雲暗千山
合石罅泉分百道飛共慶商霖回槁壤載歌周頌問
新畬郵亭志喜慚無句燃竹熏衣獨掩扉

發平南驛

朝發平南路入山石生齒〻水潺潺鷓鴣杜宇鳴相
雜躋磴攀蘿信亦難泉灔断崖飛若雨雲藏深樹鎖

知闒肩輿不敢窮民力徒步還須過嶺巘

遊鼓山二首

海畔烟嵐碧玉浮飛飛皂盖共追遊振衣鼓石千山淨濯足閩江萬里流觀水有源聲冷冷看雲終日思悠悠禪居老衲齋鐘午翠竹黃花滿眼秋

躡燈攀蘿望欲迷青山羅立白雲低一元鑿破圓方合萬頃微茫烟水齊憂樂自生湖海意風濤誰為壁崖題浮生一任閒忙裏莫向山僧問日西

和林搭江韻二首

馳驅長路厭風塵此日登高發興真有待青山誰是伴不經幽鳥遠猜人圖開白日烟霞會翠點滄洲水墨勻細草離離迷梵刹西風吹結暮陰新

綠鏺簇簇駐東山萬丈丹梯許共攀金鎖峽通滄海闊釣臺砂合曲江灣山川瑞景隨高下今古遊人幾往還目極不知天宇迥却疑身在斗牛間

遊武夷

煙峯簇簇白雲堆碧水疑從星漢來一線有天瞻北極半空無地着浮埃人隨蝶梦空丹室道付滄洲紀紫臺九曲清韶餘響在山川指點畫圖開

題李恭川靖晋錄

分符已拜河藩使推轂還提晉水兵百萬久知稱老范大功今合屬儒生銀函彩錫龍蛇動汗簡丹心日月明予昔謬當貢蕭任曾將淺績蹤飄衰

秋日遊山

十年名利我無關健足秋來又看山萬丈峯凌霄漢外一枝藤柱水雲間衣冠點破青山色野鳥聲移白日閑得意便歌歌便酒隨人呼作地行仙

臨溪夜飲

坐納溪風笑語高老懷偏向酒中豪閒邀明月呑三盞醉與清風跌一交自謂羲皇人是我欲從詩酒卲和陶看山看水皆奇絶隨地何妨混牧樵

和羅近溪公游天都二律

五馬行春化日和黃山開景白雲多曉臨絶巘千峯合時見空林一鳥過小會羨公安石屐近天多我考槃阿峯頭十咏雲璈協九曲無勞歎棹歌

又

峯攢天際水雲和人在氷壺拾翠多自覺天游形跡化却疑身傍斗牛過霞明露葉朝千樹月擁山光夜一阿此日登臨非孟浪試聽夏諺野人歌

瑤潭清泛二首

春風結伴舞雩游特向瑤潭放小舟筋力暫忘今日老乾坤還共此身浮引盃綠野千峯出濯足清江萬里流造物無端隨玩弄直將吾道付滄洲

小舸凌江拂細波邀余來聽滄浪歌詩從畫裏爭奇勝人在壺中拾翠多錦纜牽風時日麗金罍引浪水雲和同舟仙侶頻相勸白髮禁春奈老何

山寺留春

年來亦自惜芳菲錦席弘開坐落暉近樹鳥聲偏嚦嚦當筵花片故飛飛山中老僕還誰健花裏小車不自遠已據開懷傾綠蟻須成一醉帶春歸

登九華禪寺

何年卓錫蹐名山萬壑微茫烟水寒空外亂攢蒼壁秀雲中高結翠鬟花飛雙樹容聽法道悞三乘許放關老我亦能來謝屐却疑身在斗牛間

題吳司訓月川卷二首

結構臨流玩太虛知君住近廣寒居香浮蟾兎時飡液影靜魚龍夜抱珠卲蜜探九分易象周庭覽霧落圖書淡中滋味還誰識我欲乘雲訪太初

貪看月色俯清溪水月交光望欲迷星影倒垂天上下浪花横打岸東西風廉自弄滄浪釣醉墨還邀太白題自是高人行樂處一樽吟眺杖青藜

碧雲雨集忽晴有感二律

欲於何處着閑身領略青山合有人物外風波從世險眼中花鳥亦時新香山醉舞神猶壯洛社風流老更親俯仰古今能幾友半餉遺話百千旬

山灣古刹水雲幽斗酒蔬盤作勝遊向日放晴開雨障青山依舊照吟眸捲簾出樹聞黃鳥轉席臨流撫白鷗最喜僧家閑事業一林風月更何求

九日登文筆峯

扶扶追歡坐落陽老懷還借酒爲狂萬山空翠霞連鶩一派寒聲鴈叫霜戱馬荒臺延景好龍山破帽戀辰良踟躕古意思何極潦倒秋亭且共觴

又用藍田韻

躡屐崔嵬放目寬娑娑容識老人歡祗緣白社無妨飲浸笑山公倒着冠楓老不欺頭髮白菊遲猶欲染霜寒苦吟不作悲秋態留與他年作樣看

午日麻川清泛

誰傳舊事擬瀟湘畫舸盈盈綵幄張盡醉樽前歌水調獨醒波底吊端陽浪花激雪凌風細山翠浮盃引興長晚艤東溪停返棹城頭新月掛雕梁

又

維舟兩兩發清波借酒為狂奈老何檣日艷開林錦罷顏風吹動酒香多閒情自合同魚鳥野服何妨掛薜蘿欲紀斯遊傳勝事試聽赤壁月明歌

九日文峯禪寺宴集

衣冠九日款禪關玉露金風送淺寒老脚登山防屐齒瘦筇拄石破苔斑雲藏山靜心無競鳥逐天晾意自閒坐倒青樽移白日興來隨地盡君歡

和清風集二律梅究溪歸田志樂也

未老懸車謝搢塵岩居舊物屐平生自憐白社皆心侶且喜青山不世情釣逐溪雲鰛正美夢酣松月鶴無驚誰言聖世無遺老畝畝寧忘咏太平

宦遊誰識老華衣金緋叢中獨賦歸萱草香風團几席藤蘿素映月柴扉着雲野外隨舒卷聽鳥窓前無是非昨意秋風陪杖履農談漁話共依依

石城諾成春日從縣尹顧海陽公省城飲於亭子山賦詩二律

山中亦有石頭城載酒登山共諾成事在寢興防逸豫功成樽俎本經營千年保障圍盤石百里絃歌頌

太平老我蓬窓睡正穩閒吟花鳥四時輕

春日巡城亭子山山城百雉共躋攀林間自有干城士天下誰當虎豹關醉看風車團月暈笑迎花陣破苔班王公設險寧須險只在人心一寸間

臘月十四日立春又逢甲子年飲於胡雙泉樓中故賦

七旬有四鵝身老甲子重逢春又來天地分明開泰運龍蛇深蟄起驚雷無端物色含生意都付春工細剪裁收拾韶華歸杖履小樓深醉暖風杯

同雲鶴公遊麻川遇雨雨霽泛舟二首

覧霽麻川似境中野航春水坐来空參差綠樹肥將
滿廻合青山翠且重花岸共諧魚鳥意柳橋深醉酒
旗風鳴琴多暇恣清賞肯拉潛夫一笑同

勝日同登李郭舟輕罍花襆酒香浮迎人草色青無
際過雨山光翠欲流赤壁未忘蘇子感曲江長抱杜
陵憂眼前變態須臾事都付春花酒一甌

端午同雲鶴公遊譚氏南山

午日南庄蒲酒香夏林餘雨高雲凉開亭游目景自
異坐石披襟興轉長荅襲諸花頻點翠樹懸新月好
飛觴題詩已滿淇園竹遺愛因留召伯棠

劉公井雨應禱出郊省農

飛飛陌上雙旌出拂拂風回萬畝青豈謂驕陽千歲
度却煩靈雨逐車塵須臾帝力歸何有百里農歌頌
太平安得爲龍駕風馭九天横沛足商霖

同雲鶴公遊三峯庵待月夜歸

小寺沙頭借石開繞籬藤刺竹深培風清水白三峯
下載酒尋僧兩度来笑我風流湖海相對君軒達廟

廊才勝遊莫負今霄醉坐到峰頭月上回

中秋賞月值陰雲

一年好月中秋夜忽漫西風結暮陰倚杖欲飛天柱
目繞闌深惜隔年心陰陽歲月原誰定清濁乾坤合
自分吟望遲回鷄白首還須燒燭倒青尊

贈七十周處士

七十丈人竹桑家一生自足歌桑麻閑来幾弄盃中
月興到時生筆底花肯以折腰干斗祿直將疎性付
雲霞高風許結東隣伴渭水嚴灘共釣槎

池亭和韻

彩筆風生集詠壇幽棲聊樂草堂閑齋扉久掩琴書
冷門逕時来車馬讙松菊舊培供老䝉雲山疊翠送
奇觀幸同勝賞春風後月滿池園却自看

池園雪霽詩景撩人步來賡文韻以逞之

竹裏書齋一徑幽肯將心賞爲雲留春風坐我不知
久白雪與君更唱酬詩滿池園寒月入彩生文筆凍
雲收山陰此夜堪乘興早促風帆到剡洲

譚氏南山

愛爾名園春事濃四筵山翠樣浮空林間錦綉花叢日野外簫笙竹度風無奈飛花悲杜子不妨叢菊醉陶翁棋朋酒伴閒相集綺席頻傾琥珀鍾

同雲鶴公飲明善齋見壁間新題公醉墨也詞而達道者也賦此兼和韻

相邀老脚款岩扉蓬室初開見好題笑看乾坤供酒盞坐收風月入詩脾院藏脩竹雲封定月滿孤山鶴梦遅俄頃笑談已陳迹千秋遺話醉翁碑

和韻

青山照破即圖書是處青山好結居數首風花堪笑我一原心學正關渠水能鑒物元無物鷄可觀雛不在雛老子宫中半夕話更於何處坐圑蒲

旋韻再和

更於何處坐圑蒲又見丹山起鳳雛浮海共誰乘道筏尋原須自得心渠青山不解供塵眼明月偏多伴竹居太極何言開世教元公留得十圖書

端午飲池亭望雲鶴公不至見示以詩謹和韻

紅塵不染青山骨十年濯足滄江綠蒲辰肯醉十分

春来婦久藏三斗酴勸酬正好水流觴奉迎亦有山卓笏開雲何處鶴軒来雨灑青天潤如浴

和韻

山亭官柳綠依然一枕清風偶自憐海内正懸南斗望山中豈結少微緣時當拯溺須君手老得餘閒是我年廊廟山林無兩事圖麟跨鶴總成仙

再覩撩車嘆人為之巧而豈如天雨之普濟哉兵逐雙凫駐玉溪誰將人巧奪天機碧川有水龍長吸白日無雲雨亦飛雲漢載歌周雅句南薰正奏舜絃時須臾天喚阿香起風馭雲驂倚電車

衆樂亭落成和韻

斗棠何日為民留衆樂亭開復舊脩道合自忘人古昔神交奚啻世同遊座連野色雲千樹窓動波光月一樓撫景已成台輔器等閑勲業掌中籌

觀化

笑看天地一虛舟種種群生縱浪遊但在廣居誰爾我謾同流水自春秋破除塵刧三千界飛入扶桑最上頭試問先天無極老一丸變化幾時休

張澄江曉汀

江畔高樓一草亭汀光曉徹少微星蒼煙綠樹無邊界野鶴閒雲有主人謝閣風流青嶂合吳山詩話暮雲生先生栽履滄波闊占盡江南第一春

丙午年新正三日兒輩登山尋春詩以諭之

登高何處覓韶華已到山前處士家春意滿腔傾栢葉天機一點在梅花鳳池獨羨陽春曲翰苑先誇白雪茶千里祖鞭須快着東風正逐馬蹄賖

同雲鶴登翠雲庵會諸名士講道

翠雲山上聚特英疊障樓前望德星萬壑縱橫雲變現一[illegible]氣月圓明鵝湖座上毋疑說鹿洞齋中要主盟[illegible]來談空歸釋幻直從空處見天真山齋

重晴溪見懷韻

息坐莓苔流水聲中歲月催叢菊舊培供笑口故人佳句引深盃幾迴欲和陽春曲何處追吟月夜臺擬待春風登華嶠驄蹄蹀躞破雲來

賀張倚庵立嗣

夫一本之論微矣訂頑父母天地兄弟萬物大一本也而人本祖宗禮明系族則有得為人後之文然又先王觀會通以行典禮自一本之至近者而轉移之以通人情也今之人吾之子則子之兄弟之子則兄弟之族人之子則族人之不知族人其初則兄弟也兄弟其初則父母也父母則一體也而異非吾之有今張倚庵五十艱嗣而以兄澄江之子為之子重一本也倚庵恩蔭受讓澄江而以篤處名其堂以示不忘今若是是處篤於無彊繼序思不忘也詩并及之

瓜瓞初生手自栽直從瓜底覓根荄同般豈隔塤篪調一體元從父母來奕世麟兒還有種貽謀燕翼自生才君家世澤三槐象篤處庭前好護培

輓周掌科母劉孺人

老眼啼枯淚盡時寬恩何日慰慈幃臣忠子孝元無媿天道人情自不違四尺新封千歲茂而行題碣九泉知只憑信史收賢傳會有平章到孟機

贈趙和庵公入覲

畫舸清江破曉煙彭彭簫鼓上朝　天齋門飲餞真杯水野老殷勤祗一錢漢史最吳應有繼潁民借寇

復何緣知君舊是黍驄客玉潔氷清耀日邊

挽張价庵先生

大雅恢恢憶此堂哀蓮忍復賦虞章悲風何處摧萊
竹惠日當年滿召棠芳草無光春谷老哲人其萎士
林荒階庭漸看麟兒立騰有三槐慶澤長

虞公永慕冊二律

瘞玉當年早自憐烈風吹樹日凄然難將子職供三
釜賴有　天恩及九泉四尺封培零露裏千年蔥鬱
五雲前極知精衛無窮恨血染滄溟泣未乾

祿釜深含負米悲不堪霜露泣風枝緣知忠孝情無
二自是天人願不違烏哺未紓終世恨　龍章應澈
九原知祗將一滴傳青簡千古南陔寄孝思

題風木永感圖

此
太史公康礪峰之志感也感而圖而錄志永也其無
窮之感乎雖然皐魚行獨者也孔子特哀其志耳孝
有大於是者
太史公道德行誼爲世楨幹是務其遠且大者以貽
顯揚於無窮而猶取於斯者行不同而情同耳周極
之哀無時可已也公鄕儕也某忝與文字之雅覽是
錄不能無言亦竊附驥之意云
靈丘欝欝海西岑霜露含凄幾夕陰紙上風枝還自
咽望中春草爲誰深一身三世情何極百折終天痛
不禁太史勳名重鍾鼎隴阡應慰九原心

七十自述一律

爲愛仙源山水奇賜閑早得賦歸辭不將勳業頻看
鏡秪把鶯花細入詩培菊正堪供晩御懶棊元怕惹

心機陶然一醉渾忘老誰云人生七十稀

和劉人峯韻時留滯我邑也

蓬飛轉合此同遊把酒相看兩白頭留滯不須悲作
客艱危猶覺氣橫秋來鴻去燕催今昔隔樹迷烟阻
倡酬今日春光如有待一川花柳照吟眸
燈前小酌爲情親有客呼兒正葛巾阮籍途窮曾泣
岐杜陵世亂亦依人傷心鄕國新戎馬觸目乾坤且
側身天意分明開太運陽和春酒莫辭頻

至宛城梅花溪示以九日登山泛舟四詩謹和

九日登翠雲寺用齊山韻

九日登高霜葉飛蒼蒼烟樹望中微山間酒熟便秋賞江上鱸肥斷客歸天際暮雲懷李白水明秋練憶玄暉惟君慣着東山屐不厭西風入袷衣

又

節序俄驚白日飛尋僧野寺探玄微浪遊無復能拘礙放飲從教儘醉歸籬下寒香存晩節林間霜葉淨秋暉青山白石烟霞會何用長途嘆拂衣

和泛舟苑水韻

誰從李郭泛仙舟一棹溪風自在流天影倒垂波灩月浪花横打岸生秋百年撫景傷離合一葉浮空任去留醉卧不知身世在直將天地等虛漚

和句溪泛舟韻

穐淨初寒水不波尋溪攬勝遠經過岸將樹色迎船近風約萍香入座多霞散中流傾玉甕月明深夜落銀河朋遊不倦請宵興詩罷吳歌又楚歌

文筆峯初脩獲蟒詩紀其瑞

圖馬書龜出有期石泉深處養神姿鱗鱗石甲横空意隱隱明珠照夜時八柱正堪擎蓋象兩鼇端可奠坤維須知靈德呈先瑞會有文章列上奎

文筆峯塋成諸友請登玩是日獲虎獻皮與首

峯勢參天迥不群瘦筇扶我拄青雲龍頭欲識天門選豹變先看霧隱文投筆對候探穴手堤輪當道絕妖氛天將物色徵人事好把功名取次聞

辛酉二月雪大作甚異市街各堆獅像巧製疊出似又呈瑞徵也賞而賦此

東風無奈雪瀰漫積砌鋪簷上下寒梅壓有香卉冷

淡書攤無味快儒酸山城鬪巧排獅象茶竈分烟試鳳團老我遂窓眠不起獨吟貧士樂衣安

又

琪樹瓊花作好春削成從此亦嶙峋玉龍初馭玄雲駕文豹深藏隱霧身巧製雖憑人意思雄姿全是雪精神竹窓坐對堪賞不厭爐紅送酒頻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九

紀河東虎異

叙虎

嘉靖壬辰冬十月念又五日余視鹺河東之訖事守代特也有虎晝行入塩池踞扵栢下堠吏走以報余駭而疑豈其虎耶或形肖而視眩也豈鹿麋之類耶命射者乘城望之戒曰若虎毋輕暴驅之出乃已既又報曰虎由廟之旁左門罙入神祠自陌於重簷夾壁中一吏景姓者逐

而閉之牖可待其斃也余益駭曰是惡知虎者哉虎非可閉以牖可困而斃也命運副程其晉衆環以戈乘屋升木以射之且復戒曰虎躍而出必避慎毋輕暴不踰刻報曰虎斃矣矢下之不入戈投之不克一健卒柴與王者入而手搏之刃貫命中餘人繼以乘虎已絶矣曳之禁門余惟土人之不知虎而幸不傷害也明日往臨視之龍然大物也由首達尾長可丈餘目光猶爍爍射人爪牙剛利如鋒刃兩耳鋸齧者三知嘗食人者也入廟拜神觀虎死所兩壁夾峙若陌穽然但戶檻敝木危不可恃不知當時虎何不躍而出何為一人逐而閉之二三人入而格殺之也踪其来跡原自夏之東山晝磔人肉至是過橫嶺經界村越垣入池內循走二三百里間未聞搏噬驚擾之害至池若有鬼物憑之徑趍神宇自敺自穽於重簷夾壁中而徐以素不知虎輩手而刃之無異犬羊然甚哉虎之異也犄塩潟澤非地也不搏不噬非性也自敺自穽

非欲也甚哉兹虎之異也吾愧吾政之不修惠澤之道隔於鰥悍威斷之令阻於強禦而物我見妖是吾尤也微神胡不人傷不物害而束身歸罪如此也微神將課者不敢場邐者不敢夜其為公家之害又何如也斯則神之烈也已爰為文以告以謝知政之為妖非虎之由而戮非人力神為之異也故叙

紀虎異

夫雞盡者物難明者神難自諱者心廼塩池虎

異於余心獨有警未敢以語人者恐其誕也竟
亦思物理之不可窮鬼神之不可知而吾心惕
然怳有覺狀知神之詔吝我也縱欲自諱其如
心何河東三歲弗稔民情焦枯余用是懼潔誠
禱於塩廟有祥符妖絕池水之告於關廟有役
鬼物驅旱魃之告於條山有愚頑不靈之物刻
期毁宇之告敫思激發辭氣過厲嘏祝之頃神
若有動而余心凜凜矜不知祥符之妖為蚩尤
為何物何象也迺既雨我復優渥我玆又異以

虎事爰考傳記史稱蚩尤最為暴三朝謂庶人
之貪者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作五兵龍魚
河圖云蚩尤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山海經云
黃帝命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黃
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試驗之虎貪暴其性
也金其屬也獸身銅鐵額其象也請風伯雨師
以從嘯而生風從其類也而魃以止雨適符時
事雖其說若詭譎調誕無足深信維人之矜莫
可類窮氣怍以神爰著奇軀容有熊化睆化化七

十體者斯則物理之不可盡者也我
明御極百神受職固無若祥符事而玆物之為變容
知非神道設教假物呈象緣形證迹且適於前
告三廟之左右而神攝鬼誅三廟咸有力焉似
若終余驅妖逐邪之文通於冥冥顯於昭昭斯
則鬼神之不可知者也人知余之禱雨也而不
知其所以禱知玆虎之異也而不知其所以異
咸歸以為致應若均昆之為者發微通幽昭格
罔間獨明者神獨覺者余也貪天之功忘神之

戒吾其謂心何抑然則欲盡物者蕩欲忘神者
怠欲自諱心者欺誕弗敢言心弗可但已也因
語諸岳凼沃岳曰正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
物與人一人與神一神與天一其理貫也夫何
疑焉況自知者心覺心者神會神者精聚精者
誠苟誠矣又何疑焉余故既自叙復以紀實云

附諸縉紳虎異詩文

塩池虎異記

筆山方公之按䲃河東也度脩政成期滿俟代

有虎猗山而至池齒如交鋸爪如鍊鈎雙睛轉日爍如爝如於是獸遁鳥投壯呼弱走堠吏乘城而望之謂必人傷而物害也既乃歛威霽猛俛首帖尾蹲蹲縮縮而攣攣若有鬼物憑之而北首於池廟者由階之左掖殿之餘而自斃於重欄夾壁之內方公聞而驚曰異哉虎之至也妖耶祥耶祥胡不伏而予見妖胡不噬而自斃耶妖則予之辜祥則神之祜也是宄是圖遂命殺虎頒其肉於衆而為文與祭以謝乎神乃進

群吏於庭而問之曰異哉虎之至也吾政有闕而致是歟運副程某對曰料積千堆課儲百萬法正而商馴風嚴而吏畏鹽之政無闕也知縣岳某對曰訟簡刑清工寬役省鹽登而萬餱惟衣散而千寒燠民之政無闕也問之群吏僉曰二政無闕而虎不噬而自斃是懲貪去佞威之所以驅妖也厚施廣利德之所以召祥也時副使曹子理賑河東聞之而亟稱賀於方公曰猗嗟乎盛哉斯虎之至也公之致神之應也何也聞渡其河而去禱諸神而戮未有至而不噬入而自斃者也況鹵斥沮洳非虎之區階砌欄檻非虎之棲今者人無所傷物無所害從容袒裼暴而殺之無異牛羊鹿豕然是誠足以為異也已矣非公之致將疑乎人非神之應將疑乎神矣方公乃欣然而讓隱然而喜舉手以謝曹子曰有是哉予但知其異不敢知其他也君子曰非妖不足以徵祥非威不足以昭德非神不足以信人三者備矣然後政著而聲秀功懋而跡

顯宦達而名垂推此以往雖天下可運也按鹺一地足乎哉而公顧循數問而深謙曰不知其他不知其他是愈足以為異也已矣於是文士揮毫辭人攡思巧者繪圖岳某闓某乃伐石礱碑而曹子為之記

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十有一月朔日

賜進士山西按察司副使前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扶溝曹嘉撰

虎異序

有虎步武下中條北踰盬池神登池之廟二樵者見
而呼之遂掉尾由神座入夾室踟躇如繫是日
也陰風襲人天地冥晦覩者錯愕競撤廷廡瓦
石擲之如獵狐兎未幾虎遂斃度其身横有丈
耳有奇其載専車衆惟異之馳白於監察方公
公曰吁異哉惟虎作虐自来授首数也捕諸廟
中其或讋於神乎命具禮船禋奠之時惟曲沃
知縣岳某與聞喜知縣閻某適臨之嘆曰虎竄
惟山兹入原野非其所也虎逸惟麓兹乃就神

座而伏非其所也虎怒胡禦乃至爲二三徒人
所困非其所也若是者皆非虎性而虎三冐之
是非人力所爲意者其天也吾聞池神奉天相
國龕祀章靈能因人而爲禍福方
公之爲政於此也屏除奸悪陳列仁義救荒則
回河東之春禱雨則降天南之澍其光明事業
疇昔與神明交者固弗偷也兹值廵事告代城
市而虎或遁或縛俱已矣神惟慶之以山林之
虎用介休徵庸何遥乎固知獲此虎者神之力

也又何讋焉夫神何啻望
公搏若一虎也今區宇多虎矣神将望
公進而搏之以去其武猛如若虎者餘皆驅諸
山林俾安其居毋用爲民厲此又神之意亦天
也倫曰視神惟民視政惟徵劉昆之虎遁
公之虎絶昆爲牧守
公爲監察居不同而生殺異焉其休徵則一而
已且神意無際倬謹識而言之可以聞於
公矣

嘉靖十一年仲冬之吉属吏聞喜縣知縣閻倬
頓首拜具

虎問

廼
皇帝壬辰之歳孟冬維亥吉日維寅有虎自城南適
麗盬池戢其吻爪弗震耀咆嘯弗横犯猛搏前
左滃泉紆廻盬轂直前神祠繞於夾室運人鮮
見虎故惟二三夫丁徒手攖搏隨而之後易如
羊豕嘻嘻無恐爾也俟其入始乃合縄摧户樞

且敞敗群兒圍匝挨以瓦礫用俟其出時
御史方大夫聞而遣力士數百十人往而運司
副使程某　曲沃知縣岳某聞喜知縣閻某相
與俱至程鶚且謂倫曰即欲出門曷能限即出
從者其曷避始命以二獻案擁其門而虎往来
突室由由無出狀群夫始登屋穴屋下石繼以
弦弩俯然乃斃衆曳而出之玄綿黄質朱耳絣
目斗口流赭有鐵其胃前暴虎者始駭悸汗簌
簌下如雨也或曰虎本惡獸搏噬恒性乃戢其

威如羅陷阱惟御史執法規條準程事鮮偏頗
幽冥善悪各惟其所厥虎祥哉或曰蛟龍潛於
江海羆虎藏之山林乃今入践盐池来非其地
御史錐渠剔敝習振肅紀綱或者覆盆有遺明
陰谷無燕陽厥虎異哉又曰惟昔池神寔司池
利虎胡為乎乃履其地虎其受罰神哉又曰惟
昔御史柄茲節鉞鬼神欽若矧此凶物虎其受
罰御史哉相持以告諸御史御史曰嘻諸子必
欲居一於是乎夫難格者天難明者神難盡者

人難召者物祥君子所不敢居異君子所不敢
忽貪天者張而有我自咎者日惟不足吾又安
知其為祥為異為神為物耶乃戒巫卜蠲滌心
視特以虔告於明神再下令庶官群吏曰予敢
不欽厥昭示爾輩其毋有張志以慎乃虎政哉
僉曰諾所不與謀德矢心以茲共鑒者有如茲
虎於是屬吏岳倫退而作虎問一篇
嘉靖十一年冬吉屬吏曲沃縣知縣岳倫頓首
謹識

虎異問荅

筆山先生按茲逾紀明威丕振虎来授首休徵
也盛德不居且復尋省以為異莫山先生暨岳
令輩又皆為詩若文以異之蓋事有間出而不
可以常目者也或者未達過綬問曰有是哉虎
果異乎殆未也其諸搏虎者異乎殆未也然則
胡為乎異之也綬曰是足以異也弗思耳矣夫
虎耽耽乎逐逐乎在山而負嵎此性之常無足
異者乃若降彼山嵎循彼斥鹵蹲伏於神廟異

也又聞諸善搏者攘臂下車入山探穴雖極乎
人力亦事之常無足異者乃若由由然夾室中
搏於卒徒斃於尾磔胥孤兎之弗若異也是故
異之或者曰聞之矣民吾胞物吾與故仁者以
萬物爲體公執法繩違豈爲是峻絶不可犯之
形爾耶要惟使物各得所無相侵害而已蠢玆
虎何校何不縱而之山何必勞勞焉徒搏以爲
異無乃蘖威而自傷宋物之度哉緩曰不然知
惡弗去害其身已歟相食且人惡之况於食人

者乎玆河東民大饑惟天不弔惟公救療之日
惟孜孜如或傷之也桓桓而虎白晝肆行何爲
者哉盖將噬人也見者亦安能爲心公如不治
而聽其噬人而可乎或者曰子言誠是也但古
之人以宇宙內事爲分內事公當激揚之任矣
澄清宇內固其所也然天下梟鵬強禦猛而翼
者又不啻若虎也公將進而搏之與無寧事此
一方而以爲異耶緩曰虎不足與搏也有其具
爾是故君子不怒以爲威不殺以爲武具先定
也充
筆山之威者將必使天下梟鵬強禦猛而翼者
望風屛息不至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我無搏之
勞焉此威之大者而亦不足尚哉或者爲間曰
是尚矣而非其至者盖天下無可當恃之威亦
無終不可化之人屛君而虎性猶叵測豈可恃
以無恐而曰異云異云豈無進於此者盍反其
本矣緩爲之躍然曰噫嘻得之矣請爲子竟其
說以足其意可乎夫正己者物正德孚者化神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筆山於行德盖進進乎未已也將必致中和以
章位育之效極裁成以收參賛之功使天下梟
鵬強禦猛而翼者變惡還純爲君子爲善人公
侯腹心以共此太平盖盛德之至而威不與焉
筆山進於是不爲異也柰何異之或者唯唯曰
知公莫子今而後吾亦知公矣揖而退緩謹述

諸篇

虎異頌幷序

我

筆山先生領

天子命巡按河東鹺政肅察正紀剔蠹摘類有古之
遒馬若夫剴疏救荒法神禱雨兢兢焉而有夙
夜不遑啓處者愛民憂國之心可謂勤且至矣
感之池塩勝花積謀之多計乃十倍常額書曰
惟德動天惟天眷德此之謂也時瓜期守代十
一年冬十月念之五日忽有虎自南山唅呀而
来渡塩海罙入神宇仰首爲城掉尾爲旌罙驅
而納之者也于時雲霾障日風撼林谷有機士
函門者積石冓木廼郣公曰猛虎在山圈無豕
未既出不可不急縛也公曰虎秉金氣凝玄陰
而生奮則衝破觀奇耦而行其視耽耽其欲逐
逐驅捕無方自禍者多矣獻和拍撲當有倚據
芟殺策𠜂頂中起伏于是衆僉然將命挍以矢
拒以矛戟穿喉貫脅虎廼聲破四偃在墜而就
擒也有客異之曰虎山君也非窟岩不穴非邃
林不憇不驅而来不勞而伏獨無爲哉有以服

罪異之者有以劉愧事異之者有以受罰於神
而自弃異之者相獨不然曰天下之事其来祥
也未有無機而成者焉機者祥之先也事果無
祥而機未有能動者也昭乎哉虎其祥之機乎
何則懋功將　耆虎廼就伏群寮思治虎廼垂
儆覯攫者知惡戒之以苛臨噬者知恥戒之以
貪矜虣者知法戒之以玩夫不玩則無私政之
公也不貪則無取政之請也不苛則無冤政之
和也和則悅清則安公則趍能斯三者治之道
得矣昔樊公畋爲節度使御史大夫修軍禮于
郢城里人訟虎肆雷白晝簇行畋令力士獲符
戴氏頌之曰虎雷既夷知公之才可以振文經
可以沮皇威可以截不庭可以攝四夷豈特躪
荒山殪猛猷馳騁觸麑左旋右抽而已哉相聞
之耳目之官勝職匪易見善忘舉者瘝知惡廢
劾者枯中心依違於是非者諱指摘疑似者刻
喜言奔競便儇者貪
先生學李北　明道尊周孔激揚合四序之化動

静襲三變之儀於是五者不一有焉其才其德足以比公眹者蓋綽然矣他日所至豈眹已乎虎之為異不在此耶故曰虎其祥之機乎相草茅庸劣固非符載之比茲親睞闍虎于心駭異可忘德而忘言耶廼作頌曰

幽幽南山有虎斑斑胡罹其艱爾悪貫盈爾薦斯鳴杲杲日升矯士振戢爾計惟窮卜云其凶垂頭吼露厥𣪠孔哀就偃於臺傾刻廻飈山静林休來羊來牛單車所臻哭父不門孝子用訢嗟虎既降百寮恐惶我忒惟慶野人頌之其辭匪諂君子楨機

治生王世相拜書

虎異文

筆山先生按河東政成將復於嘉靖壬辰冬十月念五日獲虎於解池人皆異之文者鳴焉愚非能鳴者也甚感於事之異也夫解池潟澤也虎山居者也而胡此之集哉不宜集而來異哉猛虎白晝行當路搩人肉故曰勿與生物為其殺之之怒也勿與全物為其決之之怒也今晝入池內不搏不噬萎縮柔馴自忘其為虎也異哉虎負嵎莫之敢攖乃趋神之廟由門之旁跼攣若縶以自穽於進退維谷之地觀者徒手搏之若獵狖兎然異哉異者神也神為斯池之主驅虎於廟而假人以獲彰其靈也是有感於政之成也恭惟

先生鑒察河東亦既斯池斯神之主矣貞肅有度敬也平政無刻仁也舉劾有道公也省費不欲廉也進儒講說教也溥利賚民惠也發奸摘伏聰也敬恭明神智也凡此皆誠之根也誠精斯明明斯感感斯應應斯靈靈斯徵矣惟虎作厲惟公作休神若曰休至而厲驅矣故虎化以成象也不然冬風冽而鹽瑞遅穐雨淫而池不害鹺課滿億前此未聞神之貺公奚啻一虎之為異哉觀此則獲虎之說昭昭也

門生張鶴頓首拜書

虎異辯

理有必至之應而非偶然者當於政治求之政
非拘寂之物也立之有本也君子之學軔於性
情敷乎政治徵諸事應是皆一理之流貫故其
信及豚魚或昆虫草本之妖之自殄自息者率
是物也壬辰之冬吾
師筆山公按鹺且期矣將策績於
朝俄有虎至歛伏就擒或者異而問之愚曰此君
子修德之應也夫政寬則民和政嚴則民敬和
斯仁敬斯禮仁禮成風而愛懾不護維德之徵

維民之極以信達順厥戾乃除政所致也昔有
卄猛虎之害而不從者曰無苛政也夫吏暴於
庭虎暴於野類應也玆虎不暴而自伏非感於
公之仁乎夫何異焉且公之政憂旱魃之猶淩
也誠潔明禋刻期而雨注是政之格夫天也憂
民之阻饑也公帑甫賑勸貸頻行下吏不檢倡
以蠃明之令㘴儒董販誨以心身之功是政之
格夫人也又奚止於一物乎是故鱷馴於潮誠
孚也獸舞於虞德至也虎伏於廟政成也今昔

雖殊感召無間又何異焉或曰負子而徙渡河
而北不亦善乎曰此區區守土者之政也可會
此而之彼也盍盍三省一德潛乎虎何之焉蘖
而後已又曰胡不於禎而於孽耶曰孽見而殄
非孽也祥桑所以興殷也禎見而殞非禎也獲
麟所以弱魯也顧所修何如也我公他日相天
下均四海其事功徵應之著殆不止此又將何
如以異之乎問者釋然曰有是哉請第其言以
跋

門生張濟甫拜書

虎異行

君不見宋虎渡江劉渡河大守之虎伏磨阿南
山白額肆矯猛將軍欲除舊持戈河東塩池地
雖鹵古稱有鳳未有虎一旦突聞虓吼聲驚怖
變色無避所柱史下令馮婦来攘臂徒搏何壯
哉李廣不煩矢沒羽黃公尺刀空佩田市上從
来無此物三人之言不可忽巨靈哭屭獨山君
尾誰能履鬚誰拂而今就搏勢如羊豈畏戈矛
四面張繡斧素能劈鬼魅匣中鐵印聲鏘鏘會

吏聞風悉解綬此物雖微無過猷撫山刺史昔
曾降爭似此時來自首一年皐比坐談經盐以
獻功
清廟登大公六𩥅餘文事出入將相天下寧
治生翟潤拜書

虎異長律

明王除猛獸萬世莫斯民胡意於今日為能效
古人元良將翊
聖間氣復生申蚤躍龍門寵重持雱府鈞秉忠思借

劍過暴憶埋輪盐課十年足霜威百度貞驅民
憂傲傲作士誨諄諄萬物甄陶溥四方氣象新
咆哮惟此虎性愛豈同麟仰嘯千厓裂趋攖萬
弩逃入彊即易暴屏噬自馴仁威猛應無敵徒
擒諒有神泰山伸婦屈鼪海釋民嗔虓虎猶歸
發豺狼自歛塵乾坤祟異政遐邇慶同春
國脉融通濟邊儲祛匱贏調和宜嵒鴉藩屹蔽嶙峋
三晋獲安枕孤城不捨闈大人神變化君子善
經綸公議重黃閣英聲達

紫宸豈功居禹下盛德卓昆侖願托峨山石勒文磨
不磷
治生喬一峰拜書

虎異古詩三章并引

筆山先生按河東時值大荒心甚惻之乃寬之
以惠和鎮之以安鎮政罔弗仁仁罔弗溥遂出
盐十萬䭾而食之復製賀衣數千號寒者周焉
斯民得免流離餓殍之苦皆
先生賜也仁何博哉無何有虎自逞民遂執之

蓋物之殘猛莫如虎仁之洽殘之無所容也理
必然矣因作仁之洽矣三章以紀其實焉
仁之洽矣及彼瘵瘝虎之馴矣民胡不怡
仁之洽矣乎彼川瀆虎之驅矣民胡不育
仁之洽矣格彼穹蒼虎之殄矣民胡不康
仁之洽矣三章章四句
賜進士出身高平縣縣丞前户科左給事中東穀
應奎拜書

虎異五言律

柱史持天憲風裁整百司纖塵無地入明鑒有
天知苛黜夷元猛恩流覃去思還
朝簪直筆正是激揚時

治生張蔓拜書

虎異傳

上谷岳倫曰余於
御史崔大夫盬池獲虎事於天人相與之机不
重有感歟嗟乎天人相懸所交者神幽明相違
所通者誠彰以證跡微以通化神道設教載稱
遂古睹厥茲異不可泯已按虎異御史有自序
曹監司有記余亦可虎問暨厥諸作亦略詳備
嗚呼皆余所稱證諸迹者哉通化入微咸未之
及盍御史尚質直敦實道雅不欲人言神奇恍
惚事乃固諱其實倫曰是諱心也將無失實哉
君子不示誕不失實不諱心先是春三月不雨
夏六月不雨越秋令弗不雨民乃蒸蒸無有生
意御史惧禱於
盬池之神文有祥符中妖絕池水之說冀神以

驅妖逐邪清蕩一方又禱於
條山之神文有
國法不利民者悉毀之今為神約三日至十日卒不
雨請得以
國法從事文禱於
漢關將軍氏文有神之精忠足以致風雨役鬼
物其驅此旱魃不難也禱已雨始祁祁降厥後
卒饒洽民始大播蕎麥恃以無恐廼十月念五
日復獲茲虎弗震傷搏噬馴然以死如諸記序
言嗚呼頎不異哉頎不異哉謂非
神之意不可已或曰何也曰虎惡獸也必殺人
乃今俯然斃於暴夫一也必神廟馬死二也池
數千年代傳無虎事三也走數百里不傍逸不
犯不食入神廟如歸焉四也夾室無堅限乃遂
不出五也二丁夫宂屋下出胯下而不傷六也
御史禱雨廼及祥符中蚩尤事頎其時以恍惚
若覺狀廼期毀中條祠又廼祈關將軍誅妖魃
嗚呼茲七者不灼然著乎按魚龍河圖云黃帝

攝敀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
額食沙頋其形頗肖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
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黃帝乃下妖女曰
魃以止雨然虎能嘯風旱魃之青復惟其特又
管子云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盖兵是金
也虎又爲西方金象關將軍廟且在池神西垂
虎復斃西夾室擬議彷彿益著徵證而御史之
心又獨㶊覺昭爽流動充滿神交寔受不啻口
出嗚呼玆又不灼然著乎抑御史將

天子盬事蒞玆土閱歲餘懋乃良允懲乃瘝官弗邀
羙惟正之供賑死亡衣食寒餓常取閭閻糟糠
草甲實戚戚謂余曰我歸將獻
天子爾曹有民社之司者其勉之夫天視自民天聽
自民視民孔棘天其謂何抑斯心也尚不可以
質鬼神乎君子曰誠精通徹捷於影響天道於
物可以覩智玆虎之召又曷疑焉

昔嘉靖壬辰歲仲秋吉
賜進士出身知曲沃縣事前行人司岳倫頓首謹識

虎異跋

嘉靖壬辰孟冬月我
筆山崔公按河東鹺期滿中禁門堠吏俄以虎
馳報命往捕焉將及門虎由廟之左掖歷東垂
入夾室因撲殺之夫虎之爲性山林常也城郭
異也摶噬常也馴伏異也鹽池環禁垣旦暮邏
卒徒莫知其來且池南林木森蔚不此之攄顧
俛首投穽孰將驅之土人曾不識虎屠之如犬
豕虎亦不自知其有爪牙之利一肆其毒於人
若此者皆失其常而爲異也非惟今始見於郇

瑕之墟雖率土未之前聞也微召豈無自哉公
讓勿居而歸之於神以也傳曰至誠感神未聞
感於神是神亦人也百獸之舞鱣魚之馴惟人
爾矣虎雖猛其能遠諸
公學術精純本源澄徹事爲之著悉根於此故
吏之懷德者委心畏威者解綬民之柔善者康
食強暴者遁跡明之盡人物幽之質鬼神也玆
虎之至神將驅之以受公罰以昭公德不然何

非地而至失性而馴騰人勿吻合戸弗摧俯然
而驚觀者如堵孰不異之時曹監司暨知縣岳
倫闔倬以賑際廼記馬序馬閒馬士夫之能鳴
者各賦詩歌僉曰驅虎者神也格神者公也感
應之理不可誣也而其以然之妙惟公惟神通
達無間人莫之知人莫能言也昔唐狄梁公降
燕山之虎爲相業殊絶之兆我公今日之事殆
異世而同符也敬書冊末以爲後日徵
是年十一月朔日河東運司副使新安程伯祥
頓首拜稿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十

紀按閫鵲異

紀鵲異

嘉靖甲午夏六月六日余按閫行部歸省院退
食中堂忽有聲自屋角作啼冤狀初如人怒憤
鬱而不得直又如泣咽噎而悲酸也余趨出視
之鵲也毛尨骨立復俛首彊項向余作聲如前
余呼生吏指之曰此何冤也憑之鳥以告我也
若爾鞫而獄當復來廼含聲而去明日有葉氏
之獄夜爲家奴所殺奴竄而不得其迹獲其徒
楊者鞫于司府則曰我誠識奴矣曷與殺人之
事又曰奴嘗謀我盜主矣不知奴之殺主也至
是請于院方具訊前鵲之聲由遠而達止于屋
哀啼不已余悟冤在此也死者之求償也因語
福郡胡守以昨故胡駭吏卒咸聚觀而駭未見
鵲之若人聲也徐察之楊色動詰之曰此汝殺
者之葉也勿謂鬼無知鬼今訟汝矣即以首杵
地唯唯吐實蓋楊嘗與葉氏之奴同陰事相許

以死誓焚於臂棄之被殺實共刄馬復令司府議往復不决是烏也朝則號於庭暮則復至如故焉凡月餘而聲不息時復亢旱終夏之月不雨有司禱弗祐余思戾氣干和令各條獄事以報閱之多從恤典明日潔誠禱於南壇應期而雨注徧八郡皆得饒洽雖不敢自居以貪天功而人已謂御史雨矣時七月中旬也然鶘猶人聲念有六日獄成始返聲而鶘矣頭項漸生毛而容澤矣玆烏之為變君有物為之鶘亦不知

也訪之棄氏亦嘗號於其家餘無聞焉夫謂死者為有知也吾不得而知也謂為無知也吾亦不得而知也特念天地之生人為貴一不得其平則天且為之怒昆蟲草木皆為之變彭生之寃也豕啼孝女之寃也俵隆信不誣已孰謂人命可輕而司刑者不為平幽憤哉

嘉靖十三年菊月吉日筆山書於閩臺之省私亭

附諸縉紳鶘異詩文

鶘異詩叙

鶘異詩咏鶘異也於鶘曷異乎以物之異明刑政之異也異非災變之異也以其異於尋常之異也奚異乎侍御

筆山方公之治棄氏獄是巳歳甲午方公持節按閩行諸郡邑歸至省院越六月六日忽有異鶘禿毛紫胃飛集院隅哀鳴慘咽如泣如訴公仰視之鳴聲愈酸顧謂鶘曰而有沉寃殆司刑者未之伸耶兩造若具爾當復來鶘俛首閉聲

而去明日郡以棄氏獄呈奴逆其黨楊者訊之不口服公叐覆雜詰之得其與奴有炙臂之盟且詞涉閨故乃以抽戈之罪罪之楊猶飾情公憶禿鶘之寃在此也鶘果遠至哀訴如昨楊亦色悸公勵聲曰是鶘之鳴其訴汝也楊不敢文遂伏辠獄成鶘始返音生羽時天復愆涸罰恒暘閩民艱於稼有司輒禱弗應公既疏梗滯廼徽張盖黜騶從親禱於南壇雷雨應聲徧澤八郡縉紳君子莫不有旋車靈雨之歌時距異鶘

之鳴纔一月正楊獄既成之期也余聞而喜曰
卓哉侍御之政乎感於物而格於天有是哉夫
物不得其平則鳴固有物鳴於人者亦有人鳴
於物者直民上者慢刑愒政不加之意耳余聞
管輅在魏也鵲鳴閤閣其聲甚急管子占其非
祥也發姦擿伏而斷鄰婦殺夫之詐是物鳴於
人矣盛吉為漢廷尉公無滯獄而白鵲歡鳴乳
雛於公庭其人鳴於物乎公之借鵲明冤也神
明感格殊非管子所京而鵲之返聲復羽也

行將見陰德之應高出漢庭尉之上矣余嘗被
命三晉適公視鞫之日解人嘗告余曰吾有彪虎
歲必出傷人久不可捕公牒於鄉之關公祠俾
陰治之虎逡巡數百里由廟側門入伏死坐右
龍虵之歲平昜不雨者數月守令無能為民祈
祐公出而焚香籲帝天亦旋雨視乘林之應不
踰神焉夫在晉而虎伏法在閩而鵲鳴冤至於
隨車之雨輒應是公之精神昭假上下通貫民
物無往不見矣雖然直其顯者耳其達下情宣
上德激濁揚清代天工以司視聽風裁自持者
有史不可盡書其尤可稱者清塩課數十萬之
資以輔荒政之所不逮使晉無發棠之擾而痛
解之命賴以全活者幾三十萬余嘗目擊其夫
而疏之
天朝風百辟矣今者賜閒歸山不得預於簡賢為國
之職然聞人之善而樂道之者好德之心也其
敢況蘇子瞻之所以贈柯侯者為公贈意者茲
鵲之送公亦猶二鵲之送柯侯乎報政

大廷茲可首書也
嘉靖乙未春二月朔義谿逸史陳達謹識

鵲異詩序

林子讀鵲異詩作而歎曰嗟乎鵲也異哉雖然
匪鵲異也異乎人之召也謂之異可也謂之非
異可也夫天人一理也幽明一機也有其德斯
全於理矣有其誠斯動於機矣德衷而誠隱理
昭而機應斯之謂神乎嘉靖甲午之春吾閩有
兼生之獄焉生儒而璧者也一夕為舊奴剌而

殊明日獲其黨楊姓者曰奴我識嘗謀盜主錢人弗知也越夏六月大巡察筆山方公回省退食公所忽聞異聲如人啼於屋角如怒如憤而弗舒也如泣如噎而含悽也公曰此何聲哉出戶視之則鵲也公呼群吏指之曰是必有冤獄乎又祝鵲曰而果冤鞫獄當復至明日臬司以蔡生獄上鵲果自遠而聲哀啼如前時福郡胡守在旁公語之故吏卒咸聽而駭公詰楊曰殺人者必汝也汝聞此聲乎鬼來訟汝且一奴倉

皇殺主安敢加三又必有助者楊色變遂吐實曰誠然誠然蓋久與奴通陰私事誓許以死踰垣出入同加及焉公復下所司讞月餘未決鵲朝暮至厥啼未息七月獄成始返而聲鸛是鵲也止鳴於公庭及蔡氏之家蔡之獄卒賴公以明斯其故何也是故感之者德也動之者誠也夫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書云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又曰惟良折獄明清于單辭夫敬者慎而弗懈良者博而弗隘明者察而弗惑清者介而弗撓慎以基之博以出之明以行之清以守之君子於獄也無遁情焉爾矣是故匪鵲之異也異乎人之召也雖然公之政尤有大者焉久旱禱應甘澍降矣威行盜息海波靖矣貪墨解綬山獄震矣刑憲貞肅犴狴平矣夫德者所以為政也誠者所以廣風也公觀風於一方而德孚乎幽明有本者固如是乎哉公昔在河東有虎攸伏而斃厥事異焉當並鵲異而傳無疑矣嗚呼一夫之冤物為之變如此司刑者信不

可以易而為也余同年侍御葉子憂鵲異詩成亘帙蓋永公之德於閩人也俾炫也為之叙是歲乙未二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儀制郎中閩中榕江病夫

林炫書

序鵲異紀

此紀鵲之異也鵲常物也曷為其異之以其異於常鵲也故異之耳曷為異於常鵲也以其靈之有憑若有物使之也曷為物使之也失其常

而變生焉疑物之所使然也物使之異果在鵲
乎異不在鵲而在人也曷為其紀之也以其異
也故紀之耳春秋時石言於晉師曠曰石不能
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作事不時怨讟動
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以此言之物怪之徵
在或然也夫天人之間其應如響吉凶休咎惟
人所召故事有必然之應而易有示變之占幽
參諸天明驗諸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呼吸異
候形氣異象變化不常占候異應明者之所省
而愚者之所昧也然則事不求其應乎事涉於
怪聖人不語明者睹未萌況已著哉抑亦先覺
者是賢乎在昔先民吾聞其有召蛇之異矣又
聞有去獸之異矣又聞有渡虎之異矣斯皆善
政之徵也觀風者於此有考焉侍御筆山方公
聽藥氏之冤獄而致斯異卒之獄平而民服君
子曰異之至也以德而致未必不為祥祥之來
也非德而致未必不為異其見之存乎人也了
然矣侍御君之平究獄不常見也不常有也夫

惟不常見不常有雖謂之異焉可也斯異也在
藥氏謂之異在筆山則為祥其諸善政之徵歟
吾聞君之巡河東也有虎之異其巡關南也有
鵲之異虎之異也久旱而雨鵲之異也久旱而
雨何其感召之速若是也其真足以為異乎君
子之行政也上不干天怒下不致民怨而後為
政之善斯異也上則悅天心而雨降下則順民
心而獄平當與魯恭之三異並稱矣故曰善政
之徵也雖然君巡關之善政可紀者多此特其
一耳然於此亦可以見其施為之大略也而謂
足以盡君也則不然嗟夫若筆山者可謂真御
史矣

嘉靖乙未春正月人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脩撰儒林郎
經筵官同脩
會典晉安雲岡龔用卿書

鵲異

予嗟鵲兮吁嗟異兮陽既亨而就正物方所而

暢時百鳥皆職率諸鳥未慘期誰嗷嗷而樂育
誰翩翩而載夷誰金衣而友聲好誰烏衣而母
子嬉維此鶻兮相惟𤨏而木樛樛而宜室天空
空而任之胡爰止而瞻闇胡有懷而長悲聲啞
啞而欲訴音啾啾以懷沵如怨如怒如毀如罹
或若寃而人泣或若狀而鬼爲或若忿瘓于鷹
隼或若恨戕于鵜鶘或哀哀而不已或慘慘而
吁咿或晨鼓以如見或昏鐘而不移顧有客而
肅憲實紫鳳之來儀嚮

帝命而華隧式庚物而鳴岐馴鳥仰德而雲附鷙禽
鷸威而風馳惟若鶻之憐狀實於鳳之悲伊惟
靈之鳳惟鳳之知不必稽鴉經于　子不必占
鶻異于管其辨吠或緑衣之使辨此或鶻屋之
尸辨此霜小臣之屈辨此旱東海之災取其鷙
隼之悪獄以刑慘之宜時帝爲鶻而怒震寄雲
欲雨而不埀鳳奏鶻寃之許許帝乃興雨而祀
祀鳳將翔而返命帝必褒而稱奇亂曰鶻兮鶻
兮彭生之寃兮鳳兮鳳兮皐陶惟明兮旱兮雨
兮上帝之臨汝兮

治生雲岫鄭闇

鶻異

有鳥有鳥栖于庭毛枯骨立聲哀鳴自朝徂暮
晝復夜似有寃抑無爲明達聰明目烏臺史感
烏哀鳴心獨耻一夫不獲予之辜桉厲胡爲宜
有此片言折白蘖氏寃凶徒辜服井無言庭柯
不動鳥飛去端直軒豁開諸門時方苦旱窘下
土或者此寃干帝怒我公爲白禱於郊帝𢌿惜

然三日雨東阡南陌秋告成千門萬户皆春聲
青驄豸斧朝
天去晋取餘恩慰八閩

治生王士和

有鶻有鶻直院門悲鳴若訴心中寃
筆山豸史忽深省母乃藁子來精魂驅之使去
旋復至毛羽焦枯駭衆視祝言訊爾再吐情臨
期果有桉寃異滿堂吏卒嗟且鷙凶徒杵首忙
輸情片言已落奸雄膽萬口咸稱日月明維時

旱魃方為雪獄具人心皆踴躍醸成和氣作甘
霖坐聽郊原皆管籥我思昔日匹夫傷六月天
公為降霜又思昔者東海女千公辨雪旱隨雨
乃知天人一理間呼吸感通無間阻筆山正氣
天所知故教異物申寃私行看啣結報寘德絕
繩金紫無休期

治生百竹李源

君不見昔賢為政致大烏漢庭錯愕視悄悄又
不見戴文負債未曾酬死後幻變身全牛天地

造物本難知寃魂忠憤感激之兼家小弟蹈白
刃首賊未得雖全訂遊魂化鵲獨飛来悲號跳
梁御史聽一聲似鳥更似人如訴如啼欲盡情
此鵲應曾噪高屋行人遠至懽喜簇也曾巢向
姬家園鳴鳩綠樹春滿村此鵲合歸御史聽虛
心理枉鬼神應天人之理妙感通草木昆虫作
徵證寄語諸曹勿彈鵲鵲解呼寃鵲無惡只今
三木囊頭中多少幽含叫寘冥

治生鰲峰趙德剛

聖明軫念察民風額
使閫南控王驄霜作威稜冰鈇面寬奸黠墨拯
嫠窮異哉羽族憑寃陀𣪍𣪍哀訴烏臺伯昔聞
傳赦鵲之能今日𣪍寃亘朝夕勞形無補陋精
衛灑血空為泣杜鵑藻鑑光懸邪魅伏簷端跳
躍轉聲妍乖龍作孼熵炎威耗斁生民茹荼苦
濯寃顥帝昭至誠洗天獨擅平原雨八郡山川
如出沐筆補造化功神速鵲兮猶能送柯侯
使旌歸奏

黃金屋
帝命曰都特進律霖雨天下收成飭笑予潦到不可
從翹首遙瞻五色雲

治生松山兼文浩

驄馬何處来行行下霜臺攬轡動山徽八閫無
氛埃倏然吏卒相鵝攄有魂假鵲鳴公署乾胏
半噬服明威反聲澤容乃飛去憂民一念格彼
蒼霖霖甘霖洗亢陽載道讙呼御史雨翼翼禾
黍皆登場白蘭生風繡衣潔膽落金吾面如鐵

邵邑澄清王郎旋

允重報政聲名烈方今

天子恩殊深炎方氏瘼頼咨詢功成畢竟登台輔接

武雙龍第一人

年家三山陳鏗

天地有淑氣感應微而彰忠臣憤扣胥六月霜

玄霜孝婦茹幽冤三年旱亢陽人間幽隠事天

心多發揚侃侃古柱史氷月同清光胝次與天

游衡鑑懸高堂異鵲駕冤魂鳴咽聲何傷觸撥

動天機幽獄加矜詳関雨注井澤歡聲騰八方

皂囊默

明主化國春舒長

治生棲雲林挺

報喜鵲恒性鳴冤實異哉不作亂啼鳥獨意鳴

霜臺躑躅狀如訢呷吟聲轉哀豈是冤無去只

因事致猜會意臺中客片語燭根荄隠顕情俱

得群蒙一日開天心亦注意遂雨恢荒災

治生活水謝澂

衙環見黄雀復仇聞義鸜鵲異效人聲幻出邁

化竄封豕巳竄蹤同仇獸名歷哀訴感至誠捩

影烏臺月霜月問三山道人奮剖刷慈烏返鵲

聲膏雨先百粤亦復感幽梦明允當天罰廷尉

流風遠種徳邁前閥黄山昔降精箕昴動天闕

彼哉今俗徒私見窺剞刖鑿鑿石下谿寒鮫如

可伐蒼蔚起朝隮平野菽株槩雅量棄世故推

求及版謁宿雲噪昏鴉覥顔愧風骨高歌昭古

道拂袖采芳蕨

治生陳良珍

持節按吾閩綱維百度貞剖爭山作判勵操水

同清奸宄咸潛遁豺狼絶横行公庭方視事有

鵲忽哀鳴噴咽如含怨悲啼似訴情強奴戕厥

主兇黨與其盟詳鞫情難隠偕謀事巳明奴逃

無覓迹黨獲豈容生啼鵲聲方息司刑獄乃成

民冤雖可憫天變更堪驚雁戾干和氣亢陽示

外徵郡司祈靡應

刺史即禱誠雩禱天甑湄蓄溢物類榮不因冤

巳雪那得雨旋傾八郡沾膏澤群黎起頌聲𩔖
詞揚異績汗簡播芳名願借烏臺月長光照福
城

治生林文琛

幽明妙感通嚴哉烏臺烏攸壁聽靈神徵應入
微渺古有精衛英填波恨方了不見丁令威千
年歸華表物理恒若斯天人豈幻杳冥斧擾靈
明寃鳥冤叫吼理得和以平于張孰多少端拜
洗雪功霜風真矯矯閼嶠囹圄空起頌聲天睨
芔雨沛四郊召致良不偶安得如椽筆金匱屬
起草

年 治生竹居許繹

羽族本微細厥性亦有靈啣環報恩義墳海輸
精誠閑讀異鵲紀幽怪尤足驚人不能雪寃鳥
哭豈人情盛世多禎祥偶此怪異生巍巍澄清
堂長懸鑑與衡精誠相感通天地為開明乃知
宇宙間多少事不平無路可叫閽欝欝徒吞聲

治生文谿高世跬

旱魃虐方放退食殊未料何處悲鳴聲慺慺動
昏曉起視栢梁間嚶嚶有啼鳥如泣復如訴重
使我心悄鬼哭憑物妖一訊霖雨摽至誠格幽
明欷聲滿江表

治生雲山林壆

子生實不德貽禍為弟殃逆豎已遁跡痛哉摧
肝腸同謀雖就縛飭詞甚強梁甲是乙或否莫
肯為推詳幸逢
方巡察明照及覆盆鬼神欽令德誠信孚魚豚

吾弟聚精爽憑鵲來叫寃毛秃瘦骨立寃聲如
人言筆山知鬼訴囑令毋叫紛行當鞫爾獄爾
時冉來分明晨徹正具悲號聲忍聞對衆一指
示悪逆心自焚低頭訴稟曲一一皆實蹤獄成
聲復循寃雪容亦充時當六月旱一禱郊原沖
嗟嗟鵲誠異旱雪自何因戾氣久不散天和亦
為堙皎皎烏臺吏揪折天回春大德必大用食
報應無垠

治生東明兼奇

鵲異古詩七章

爰有靈鵲寔生淮林矯矯奇質泠泠好音載棲載翔宛不可即或頡或頏揚彼朝日

何異斯鵲止于中臺爾形維肖爾音則乖盖乖爾音厥有馮籍斯夕怒號使我心詫

睠玆羽族匪鳶匪鷲日呼于庭如泣如訴何辜殃厲喑不能言式增湮鬱如火之燃

顯允臺卿時維大雅曰鷹與顫厥風斯下研精思復寘幽悉窮昭玆刑辟寘于元宄

訟既獲理異返其常廼復于飛棊我階堂鳴聲爾和心厥寧止小大具聽情亦欣止

天有疾威皃以承之民有冤抑哀以矜之靖恭是執神寔爾歆用吉司寇示爲官箴

溥彼烝黎咸此歸德刑期無刑四方維則天眷有自福禄爾純千秋永頼爲國之鈞

鵲異七章章八句

治生晋安吳蓋夫

鵲異五言律

疑獄應難析哀哀動鵲聲悲鳴如有憾泣訴若爲情滌滌旱方霑瀟瀟雨已傾商霖今入頌端拜筆山清

治生雲岐林文纉

爾鵲爲誰靈飛来讞獄庭叫呼鶵悲語憔悴惆傷翎寃氣伸泉壤兕人伏典刑于公陰德厚先見闕門高

治生謝廷瑞

栢臺秋月皎治獄比于公鵲爲鳴寃至天酬濟

旱功陰崖消夜哭寒谷轉春風行矣登台咢勲包宇宙中

治生梅洲王公大

異鵲烏臺集渾爲寃訟聲寘幽情未白物彙意能鳴獄具天心順誠通國法貞寸懷豈私慶八郡頌神明

治生方希哲

豸冠昭隱慝鵲異啓神明豈爲雕陵集毋鵶柏府鳴犬牙隨伏伏膏雨逐車行陰德當崇報丹

青看令名

治生陳則清

臺柏來鳴鵲鳴鳴意自深積究渾未雪欲語又
還瘖頼有神明德無存憫恤心九原啣恵久千
載有餘欽

治生棟塘王德廣

太微令列象柱下古持平法柄風霆動天和雨
澤傾鳥號山鬼哭烏避栢臺清遥揣
明公聽莪矜重得情

治生晉安倪鏡

物理憑誰感清明有憲臺究伸神鵲返雨降魃
萊廻六月春秋喜三刑噬嗑開繡廵多異政赤
簡動
天裁

治生晉安倪組

乳鵲喋烏臺啣究去復廻羽毛憑鬼物狴犴麗
蘃回誰洒炎霜憤公涵水鑑懷灼幽驚豸角邁
奠散群猜

治生竹隱陳坤

鵲異七言律

捧
命南巡按八閩德威凜凜著先聲朱輪轍棹群奸斷
驄馬鞭揚百度貞鞠獄訊究來異鵲憂農禱雨
動神靈更誇清澈氷壺瑩史冊留題有令名

八十三翁李廷詔

執法臺高似水清訢究有鳥下詹鳴乍鵲白晝
摧殘態深識黃昏憤怨聲霜備筆山行肅殺月

生烏府轉光明回天久旱來丼雨總是他年服
虎誠

治生鰲峰邵文恩

臺端訊獄久馳名異績尤鶩鵲訟平片語頃令
機伏吐九泉寃復慧究聲大明自古無私照巨
猾何由避典刑昨夜南天净如練法星光射八
閩城

治生百拙鄭伯和

按部河東聞虎異觀風閩海鵲啼究禱祠昔捍

咆哮患折獄今平憤髒塊布德幾番敷雨露析年一念動乾坤烏臺共仰神明政汗簡勳名萬古存

治生黃澍

九重天子為民深驄馬分符此日臨一道風霜貞百度八閩雨露沛黎黔至誠感格回枯槁摘伏如神返異禽凜凜風裁播史筆錚錚價重南金

治生東皐龔澤

激揚風采重臺端當道豺狼膽盡寒疑獄忽驚

喧異鵲明刑真足發深奸桑林六事精神格井雨三秋沛澤寬和氣致祥元不偶汗青千古寸心丹

治生閩山周朝佐

退食中堂午未深簷牙衆鵲若為鳴可憐異類能人性自是明公感物情楚獄未平天作罰隴寃既雪雨如傾何須更覓東坡賦從此何原失令名

治生東岡楊叔器

海濱自昔稱鄒魯末俗于今亦漸漓不有烏臺多正直能令鵲喙訴寃私黃埃澍雨隨車洩白簡風霜滿面吹當道豺狼今却避埋輪原不問狐貍

治生田和傑

書鵲異紀後

筆山方公巡按八閩剛柔兼濟仁明並著而本諸實心空鑑之懸物無遁情肆數月百職具修宿蠹盡剗賢俊彙征山海肅靖余伏栁營自幸

老朽垂盡猶獲見之及覩魃虐田龜出禱即應雲雷歘忽四郊霑足則訝天人相感之速乃爾蓋公之一念有非夫人所能窺者公亦何敢取必於天如此之遠而實心之運乎格神妙彼晝一龍魃煬焚巫暴尫者何為哉鵲異事亦公精神所感始公出涖南郡會誠有奴戕主之變弗急捕奴逸獄久不具公廻節嚴治之獲其黨鵲啼號適與值公為紀示人慎讞鞫苟持以誠雖微禽且來助若八公草木云爾顧豈以得其情而

喜哉余猶謂奴天下之大惡胡容使逸有父兄朋友之愛者宜百方求而讐之尚未足紓神人之憤豈得但已而盡日唱和如晦翁所論元祐諸賢耶抑聞被戕者酷嗜奕每竊宵達旦竟致汗其閫而戕其身於手亦可永鑒矣乎海戍牛馬走四明豊熙敬識

崔筆山文集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崔涯撰涯號筆山太平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集自一卷至七卷爲奏疏及襍著八卷爲古今體詩九卷爲虎異十卷爲鵲異兩卷之末各附以頌德詩文涯在當時有伉直聲而文章非其所長詩尤不入格所謂虎異者涯巡視山西時有虎自入神廟爲人所殪鵲異者涯巡視福建時有葉氏爲奴所殺憑鵲以訴冤涯皆自紀其事而所屬縉紳各歌頌之因彙刊集後昔猛虎渡河劉寬以爲偶然而涯乃以恍惚之事引爲已功人之度量相去蓋不可道里計矣

環碧齋詩三卷尺牘五卷

〔明〕祝世祿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尺牘明吳時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環碧齋詩集三卷尺牘三卷》提要

祝無功璽卿詩集敘

白石道人以詩鳴德興者四百餘年明乃復有無功祝先生云不穀塾中獨先生書直通古法不謂是今代人亡何先生小言出知當我世又訝其抉玄洞微不地墨王也迨官于朝始讀先生留垣諸疏時天下不為無事矣中外否鬲大負不補三省臣八臺臣並還倭訌無常卅人浸淫斷三天子鄗吳楚一再激瓊變 先子又方事河河濁淮清二瀆合為一瀆下流不淪大者稽罰婚禮不舉先生各係係爭之所畫多中綮益知先生有經濟才若右軍為書名所掩徽以北伐一書世誰測其玄

佐器故書名能顯人亦能晦人茅尚
未知先生詩何如甲辰先生課績北詣
邸中平生寤寐蓋一傾而喜可知相
過輒出岱宗游諸製每奏一篇若白
雲從封中飫落几案可攬嗟乎金石其
摺者不必鏽穀其額千秋其業者不
必一世其衮雲陛其身者不必寅究其

學何先生多鈔如此妙多則所以顯先
生者蓋以多顯先生者多則所以晦
先生者亦以多晦先生者多則所以知
而亮先生者益以寡知而亮者寡則
疑者至此先生僅晋一壘御遂納必鑒
於世非世論宗造物固忌太擅也先生
既臥番易不穀亦歸舊水陽止一靈

山雨瀾絶七年許一日先生所善客持
先生書來徵詩序蓋先生不鄙不穀
者如此不穀非知詩者也聞諸往哲詩
以敦厚溫柔為教主文而譎諫故謀父
借勸乎祈招節賢貸諷于楚戊其法
與諫遠諫以氣為主法入而巽出使人
茹而不吐詩亦以氣為主巽出而法入使

人聞而不怒先生深於諫其深於詩固其
所矣環碧石齋秀者卓絶如歷井幹之
危軏乘輿之尊不必斬當世人意能使
人不以意逆意亦得之隱者譏意如莊
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讖書於羊裘不
必不當世人意能使人以無意之意逆
之亦得之其它吐納神皐則謝生頭許

橋留連物象則延壽揮毫東山以後有杜陵忠愛而無湘纍之牢騷益浔之學問者居多彼白石議律一不合而隱若阮友生贈以詩有世間官職顛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銜無紀駁任稱呼之句夫官職寄也紀駮杵也以寄忝而書室固非遠也以杵

護為可幸亦非達也先生歸娛情山水即鄉人不知其為舊都諫其于世議不猶吹劍首乎憶先生曰吾詩但不墮七子窠臼予嘗謂七子挽元而唐固其立惶啟今而不及宋亦其餘瞽先生無附近踈遠之習不爭惶于大麓諱河亦不効瞽于中原吾黨殆善厥七子者矣先生好講學試閱先生詩固累字而成五七累五七而成一章然鼇之則唐禮部韻也夫字林為用寡矣及景徃而答字字來而贈叶一括而一新字鈔鄙景妙耶先生心鈔耶將溪山卉鳥壹我詩料陰陽象數亦我學底不穀於詩詩學矣客歸

其以是還正之先生

上饒鄭以偉譔

李崆峒自謂詩僅及宋而以大復為元調其自居如此此後務立惶于唐聲韻雖雄而其致或近于優孟體於唐人漢人下塲又如故矣楦麟者非不似少焉驪質出食豆甚甘于不戢出艸

者何有哉　先生獨出杼機自成一家意融格渾妙在無痕在常蘇州王右丞之間其刻畫者稍入晚唐一二奇零亦不下宋讀之則一時耳目一新如隆暑忽得好風必傳之業也蓋中宜盡刻以俟千古之定文者惜讀之太驟若泛海者忽覩蓬島不及細認金銀臺耳則奈何俾又言

萬曆辛亥重陽後一日

環碧齋詩卷一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新安吳懷讓少逸父訂

雜懷六首

天地有恒運衆人洶蚩蚩流浪日用間汨没不復疑日月若奔星年歲相推移逐逐塵𡏖中主者知爲誰至人憫其愚導之由於羲黃軒世已湫嗟哉遂淪夷

扶桑垂西枝若木矯東華芬葩相照曜接葉承其柯結陰蔽無垠星烏相盪摩託根臨曠邈滋息遂天和豈伊風中蓬飄忽揚其科二儀有終極根柢當不磨

西商易朱明冉冉徂歲適逝燕背條陰萎葉標凜秋涼風峭我肌忼慷懷百憂情物有所歸吾生焉無求疇能恃堅固石爛金爲流惟有挾鴻寶可與天地侔

東臨泰行山碣石望滄海方蓬渺何許空光蕩暘靄汪洋百川會攢泥萬靈字珣貝錯列星焜

煌目為駭驪珠逆鱗下擁劍擘鼇外風波良足
畏利涉非吾乃秦皇昔東幸欲求餐沆瀣童男
去不歸九有旋云改遺蹕海中立瑶草無光采
但傳韓衆仙令人發深慨
玄握齊得喪存用收至神中融以自超榮名非
我真龍躍亢無位蠖屈求終伸會稽不居守行
歌從負薪
與時無不可斯人今焉稀朝市有餘榮山林可
長依結念苟獨俗抗志非玄微昔還帶伊絲今

出初我衣豈無所狥哉有以樂我饑千里獲同
心志意不相違喧寂不嬰懷莊遁爲巖扉白雲
石林間何心繞空飛

樵窩吟 有序

余大父少歲爲樵夜歸燒榾柮讀古人書弱
冠受徒里中八十始休別號雲樵余父小結
鳴犢之麓爲樵窩示子孫無忘先世微時事
余不事樵久矣一日尋樵窩愴焉長吟亦意
雲松烟篠間精爽不昧彷彿有以聞之

東山有樵父白首老空谷本以屠龍手而抱山
頭犢朝采叢桂岑暮采漪蘭瀆托意在白雲托
業在荊薪薪傳百代火雲作四海霖通塞委眥
命吾道存隱淪老去筋力如樵何丁丁缺斧留
巖阿歎披煙雨舊時棊息肩好息深深處放脚
長歌浩浩歌

初春

小步溪橋愛晚晴交交谷鳥變新聲清川曲抱
柴門靜一夜東風萬緑生

雜興三首

溪山春正半載酒鳥邊亭取醉非吾事乾坤忌
獨醒
石立松風下茶烹穀雨前隔窗人讀易吾亦味
吾玄
山溜夜鳴寂松窓日上遲怪來春不夢絶似虎
頭癡

遊大茅山

杖帶煙霞墮翠岑薜蘿高下散秋陰撩人雲

歸時路落日千山紫氣深

睡起

亭亭石竹匝山家門對青山一徑斜白日偶醒蝴蝶夢輕風間落剌桐花

燈下走筆訓僧

槭槭霜林葉下風寒更燈影動薰爐自燼未盡人間漏羞向瞿曇話六通

一徑

一徑藏煙岑竹梧石泉松火對奚奴吟邊月挂

三珠樹行處雲生五嶽圖匣吼風雷龍劍隱榻懸山水王琴孤閒情懶著郊居賦白眼青天擊唾壺

雨卧

竹門秋掩夕光沉跡斷歸樵落葉深手約亂書高自枕卧聽寒雨十年心

遊妙元觀二首

自古神仙窟宅山深松瘦芝肥步劍洞前斗落觀碁石上雲歸

丹井年深草合碧桃花落風清著我此中晞髮何人霞外吹笙

習靜

高鳥下雲岑春陰澹石林栞心流水遠展齒落花深月伴支頤坐風傳扣角吟掩關人不到徑久薜蘿侵

與李未夫宿紫極宮夢遊芝山

竹房春寂卧休文斗帳梅花清共君瘦骨作輪神作馬躪躒片片紫芝雲

讀史有感

莫話前朝事何今不古人試安身後眼肯誤眼前身

山居吟

撫景入輞川畫看雲起博山罏技懶政便石枕浣愁不問村酤

聽松風

半榻松雲對鶴眠浪疑人在浮居天風林不秘聲聞浴瓶水瓶花鼻衆煙

林水

爲舵林水𣹢休暇縱招尋病樹行蟲篆靈波趁石琴溪雲招欲下竹影坐逾深魚鳥閑相約悠然會素心

宮詞

春餘睡足卷春衣春思撩人花半飛樹亞梁恩鶯語澁遙聞天仗上陽歸

舟中有懷

汎汎木蘭舟淼淼蘆花渚停棹憶遠人空江夜

深雨

哭李未夫

龍門誰復放歌狂風雨山高黯自傷木榻鄰穿觀動息金婉膜盡發靈光姓名已挂清流疏談笑還登白戰場繫馬空堦倍瞻悵法堂前草夫來長

又

易簀不迷垂死夕連牀曾話未生前北堂人老徧哀我東壁星沉莫問天積毀詎能[illegible]

虛應自證金仙短長身世蜉蝣等回首乾坤結大年

吳白石訃自衡山來寄二絶句吊之

晩歲入峋嶁青天煮白石白石爛也無鶴化還秋碧

招尔雁峰南石牀如有待答歌不見人靈谷疑君在

詶朱揔持宗侯

題緘飛下日華宮　帝胄還瞻江介雄鴻寶枕中傳授秘青藜夜半校讐工風雲氣壓枌榆社齋榻香圍桂樹叢勝閣看山今廿載王孫芳草思無窮

揚州秋興

廣陵濤落錦帆收棹倚西風賦遠遊匝東芙蓉含古雪遂中楊栁吐新愁迷樓十二煙花暮故國三千雁鶩秋月露橫江迈氣白透迤直接帝王州

行次徐州得家訊同介卿太叔作

千金裝劍指幽燕獨樹誰家斷岸邊風卷黃河秋作雪月臨紫邏夜開煙芒碭氣逐真人散彭蠡聲從候雁傳六矢自將身萬里肯教辜負盛明年

同廡安鄉陸繩鄉南天寺舟中聽嬾公說法

一水隔雙林素波揚寶筏偶證佛非心翻疑僧有髮法幢豎處雲冥冥百丈潭頭龍出聽

晚出彭蠡

長風一葉輕落日半江明山遠天爲色湖空夜有聲

夜酌滕王閣

露白江清鴈語哀綺疏面面逐江開誰留賦草秋風閣自落燈花寒雨杯左蠡人歸驅雪浪西山僊去隱冊臺千年帝子空相吊日夜笙歌喚不回

晚步

命酒著頹酡行行秖自歌石門山翠重谿閣月華多夜語聞漁浦秋聲出女蘿上方燈影靜何處一僧過

重過高峰寺讀書處

不踏山陰道星移二十霜峰高凌下界殿古迴南唐客到松門啟僧殘樂圃荒落花隨鳥下清梵出林長莫問橫經處朋儕幾在亡

閣坐

斷石垂藤古澄湖浴鷺明風清山閣午散髮聽松聲

夜渡

渺渺煙水深日落牛羊野殘鐘隔岸聞病葉無風下沙暗數螢流若待迷津者

舟發番陽阻雨夢二漁者歌只補蓑衣不補天之句覺而足成一絕

何處漁歌驚醉眠半江風雨逗歸船蠡奴莫向鮫龍泣只補蓑衣不補天

廢寺

誰祈渡江蘆煙寒一刹孤青林眠石兕白日下松鼯藤覆毘盧閣泉奔香積廚禪房花影寂無

有後無無

閒居四首

形影笑相親氍毹病後身夢醒千古夜愁盡一壺春門柳風還晉谿桃代不秦青山憐骯髒岸着白綸巾

煙霞閒疊嶂氷木結髙栖澹蕩塵心減于喁物論齊留香驅野鹿照影眩山雞所以逃名者幽懐著馬蹄

悲慨人間世沉冥身後名鈎簾紅雨亂步屧白雲輕剛到會心處還聞洗耳聲凌風舒遠眺樹杪石樓清

日長無一事幽興自相撩鑿沼分巖溜爲樊護藥苗鳥窺花外榻僧立竹西橋時過羊求侶焚香對泬寥

荅友人問學燕呈俞良仲詹君衡

探道自何年醯雞掞甕天連環非力解撲滿以空全靈籟風迴竅孤光月在川揭來揮麈意抛向未生前

齋夜

青山四壁卧蘧蘧燼落寒釭夜色虛明月不知人夢覺破窓流影冷窺書

江楼晚眺

半山殘照一凭闌風露淒清木葉卌天入長江秋萬里芙蓉片片鏡中看

五嶺卧雪

白雪歌殘夜午厝戀玉揷空寒莫訝去来路斷祗今自失袁安

如意篇

客從殊方來勞色在衣袂暗繫摩尼珠明把鐵如意經行市道中市兒相調戲謂此何物物将以何事事工不可爲斲農不可爲蒔文不可爲書武不可爲剸誰識無用用白眼輕擯棄意中含不平髮立仰天視天際火西流川陸肅金氣霜敗一池荷風開半巖桂堪賞復堪慽時物感凋蔕世事每如此知希我自貴

出門行

出門不問路問路不出門豈無千蹊〻〻萬徑蹊
徑還從行處分問路不出門不問路投鞭
先在著鞭先中道裴徊白日暮長安風景色色
奇君到長安君自知大觀觀止更何之咄嗟坐
家愁路者寧有笑入長安時

一劍

秋風一劍大江濆落照亭臺亂綠筠撫鏡有懷
悲蒜髮停盃無語探花神意消水月空明界道
在乾坤老大身百代風流看此日種松莫話再
來因

於歙浦別王汝達

溪路各西東溪流去不窮冊黃兩岸葉摇落一
溪風落葉不可掃立馬寒山道寒山度幾重萍
梗悵孤踪進憶客窓今夜雨一尊清嘯與誰同

贈武蒲園居士

齋榻無餘事名香手自拈虱松支石閣蟲葉下
風檐竹卧陰三畝山看雨一簾隣翁乘月訪無
味澹相黏

客樓眞園夜憶母

故山意不極雲向故山飛林塘著暝色花卉戀
春暉風柝傳更靜星搓逼月微松陰落白袷驚
訝老萊衣

寄家訊

鏡塵不省別來顏鴈度江楓人未還濁酒燈前
欲題寄半窓風雨暗三山

寄山中道者用武司諫邦聘韻

何處畸人挂巖屋一徑葳蕤夾桃竹風雨青天
歟去來手持如意驅玄鹿

古意

春歸人未歸花暗江南雨深院晝垂簾幽懷付
絲縷絲縷不成繡重展鴛鴦譜

病起

經月伏墻東諸綠病後空叢蘭肥砌雨雛燕掠
池風無住臨流水餘清蔭碧桐倦來聊隱几白
日問鴻濛

潘懋德兄弟讀書處

茅齋竹隱夾溪斜溪上無人開釣槎筆點石池春夢草燈藏紙帳夜占花

一杖

一杖叩櫺欒雲深靜者壇散花香不斷結夏氣猶寒法在法應舍心無心意安未迷來去路微月露林端

有客夜過山居沽酒不至

霜林瑟〻靜吾廬月澹星河客到初市遠蕪消寨落思匀燒紅葉話殘書

山行

選勝入雲林〻深迷出處習〻谷風集幽篁隔人語

溪上居書事

隔隴誰歌雉子斑坐臨釣石弄潺湲片雲片雨斜陽樹鳥下寒塘綠一灣

閨情

院深楊柳綠低迷紅雨繽紛點燕泥幾度傷春春又去日斜獨立藥闌西

過嚴灘

何物相驅迫秋揚東下船雲山劃浩渺霜樹錯丹青日月空人代江湖久客星荒臺重搔首潮落白鷗汀

太末道中

夜雨饒鄉夢秋風損客餐人迷桐葉渡鷗習蓼花灘獨樹三家靜千山一騎寒幾枝霜後菊對酌暫成懽

愚谷山房為縉雲鄭憲副賦

谷口

十年回首風塵白雲高卧嶙峋谷口有人相問前身可是子真

龍湫亭子

自是習家風物清池白石菰蒲水落魚吹畫舫月明人注水壺

亦丹丘

海外受異人訣身中識活子時半掩巖扉深息晴空上下遊絲

休休處

隱几松風萬竅捲簾花雨諸天詩莫苦吟入聖酒教半醉通禪

愚公洞

鬼斧劈開混沌洞門長護氤氳此君不拜石丈石丈不荅此君

客中寄弟世臣

壚里冷炊煙青山出馬前人歸春水渡鳥下夕陽川風雨顛華落池塘夢艸牽囊空不成醉明月照高眠

咏㑹松

蒼虬仙人美髮鬚凌風忽立東海隅撐天百尺翠羽蓋挂月一枝龍頷珠盤桓欲托晉處士偃蹇不受秦大夫飛濤夜落半空雨洗我耳根塵點無

同王季宣陳國紀仙巖觀泉

何處問仙源窈窕疑天姥兩巘擎虛空一道寒雲樹青天挂白龍噴薄作晴雨泠泠激骨寒

情迷歸路摩崖認舊題千秋一旦暮

將發東甌與潘去華宿別江心寺

天末同棲息臨岐驚去留于喁簪盍夜蕭颯劍分秋海色迷雙塔江聲撼一洲醉裏消不盡風雨上行舟

三月晦日江上大風

如雲舸艦簇江城萬里驚風斷客行天地亦憐春欲盡林花落莫浪花明

江邨晚泊

落日罷漁市蒼茫沙上村月明江客語崩岸沒潮痕

桐江即事

鳧鷖齊飛水拍天林開殘照斂浮煙幾家紅樹藏漁市兩岸青山趂客船

晚泊瓜渚憶潘去華焦弱侯

蘭舟揪何處瓜步舊知名野合風雲色漕分鵝鸛聲鷗沙隨漲沒漁火隔江明歌觸滄浪起襟將濁酒傾石梁霞外寺鐵甕水邊城幽緒

理悠々憶两生

新秋旅況

點々踈桐雨寒雲護戍楼王程頻数日容鬢不禁秋屺岵空三釜枌楡湫十洲投鞭心欲折何處酒人游

初至黄陂宿木蘭西寺

古刹一燈熒檐帷此蹔停廻塘邉竹徑危石嵌松扃鶴聽蓮花漏蟲書貝葉經卧雲分半榻吾亦問惺々

署中懐程澹然兼致周元微楊于同二進士

擁裘曽共薊門雪七澤秋生楚客哀高譚𪚥憶白玉麈俠氣肎落黄金臺半壁水雲接故國一燈風雨傾殘杯鱸羨莫入江南夢凌雲作賦俱雄才

一榻

一榻坐來幽爐薰淺碧浮唫瀰清似鶴[illegible]於鳩秋色紉蘭佩江聲[illegible]竹樓[illegible]垂書[illegible]

烏下滄洲

展二程祠

祠枕望魯臺々上爲雙鳳亭志稱母夫人侯夢感雙鳳投懐而二程生云

共傳河洛两夫子弧矢郤懸江漢壚花柳陸離春風外門墻蕭清夜雪初有臺望魯々在望狂歌招鳳々不居風簷低田忽千古寒林閣々空遺書

赤壁舟泛

水落磯頭石霜林紅欲然重來摩赤壁孤嘯破蒼煙鴈下瀟湘雨人歸雲夢田江山英爽在平挹一尊前

同張元直魯臺晩眺懐張無意方瑞甫熊克諧

荒城斜日帶江皋木葉蕭々捲素濤人自壺中窺混沌客從酒畔把離騷提封萬里猶秦寒大雅千年入漢鼓囬首孤臺雙去鳳風雲[illegible]山高

偶寄吳與松

日月西東雙轉輪乾坤幾度輾紛塵誰能獨立
乾坤外長與乾坤作主人

送元直取道赤壁歸新安兼致社中諸友

有客有客五陵豪秋駕瘦鶴歸林皋深語獨留
孺子榻遠遊半入靈均騷月明貰酒夜欲旦風
靜扣舷江亦濤青山白社勞問訊魯臺寒聳唫
肎高

夢羽客貌甚奇囈〻向予語多不省覺而
作此追贈之

㤥尔鬢長髮短一瓢雲水西東清嘯月中玄鶴
紓身江上丹楓

霧

誰作五里霧坐沉千丈巔路斷蒼茫外人遊混
沌前

同劉公子陳治卿吳存父宋大瞻王道升
遊木蘭小憩上古寺

不用買山錢支笻曳紫煙虎蹲溪上石鶴聽竹
間泉黄獨僧供日卅楓客倦年雙林鐘磬寐笑
問野狐禪

登木蘭絶頂遇巖居道者有贈

采采上木蘭飄〻作狂客矗〻磴百盤盈〻天
一尺樹老精靈語洞寄神斧劈巉巇千嶂嵐人
結萬古宅虎豹寢其前芙蓉秀可摘雲蒸芝入
饌空飛鳧是舄閬風傳鳳笙松露下棋奕嗟余
風塵姿夙抱煙霞癖荏苒區中緣華負峰頭石
身世苦不長仙訣從來逆日精誰吐吞海氣自

潮汐大言鹿化玄小言蟻生白一笑天地先還
聏天地窄舊識浮丘生青冥斷行跡

江夜

雨晴雲敗色江夜月生華不飲愁心盡青天問
斗槎

悼董太公 有序

公禱於少華而生予兒履一為公曾孫倩乙
酉訃偕公送予至河滸不忍別明年之官黄
陂舟維赤壁得公訃為此詩悼之

生也從華降歸兮何所之百年三老謝四代一堂悲古道遺冠屨鄉評失蔡著不關兒女態淚灑楚江籬

黃州送盧生歸閩二首

三年箇裏落梅風目極三山悲斷鴻夢破邯鄲江雨夜不將老淚哭途窮

楚山盡處客程分九曲仙源鎖白雲倚聽棹歌空外落爲予問訊武夷君

雪霽泛舟

雲淡鏡中天林開鳥外煙天留千嶂雪人在五湖船

江上

江枯石欲墮霜老樹爲丹何處看秋色天高鴈影寒

送周子中子良兄弟省試

瀟湘蘋末秋風動三楚才名歸伯仲磯頭鶴去霜月微筆花夜入江滄夢

戊子典試中州過南陽作

行人指點卧龍岡秋草迷離古路長此日弓旌分道出英雄誰復隱南陽

白河

白河三渡望黃河楚客牢騷放楚歌頊嚮西風尋往蹟寒煙衰草傍人多

夜馳博望驛

古驛槐疎風露清嚴程鈴柝助秋聲九逵列炬星如爛浪擬乘槎犯斗行

過子路問津處

風波極目渺無津立馬依然楚水濱楊柳含煙秋瑟瑟獨輸當日耦耕人

簾中八月九日集王司理石夫王光州中叔綦高縣際虞李廣文惟一管廣文子明

夜讌

重門嚴鑰壁燈熒四海才情酒一觥北斗芒寒開夜色西風角斷入秋聲論鄉龢憶周三物問漏虛傳宋六更吞吐山河千古在鄒枚曾說聚東京

簾中次中叔秋雨夜坐韵荅何司理仲雅

秋苑清無寐鄉心入暮多江湖惟友在風雨奈吾何萬事丁年髮孤懷子夜歌據梧平叔遠纖月漾簾波

夷門秋望

霜露川原南鴈孤豪華自古数東都隋堤不復君王幸梁苑空悲賦客徂天近黄河浮遠樹汐寒白鳥傍平蕪車塵紛沓夷門道還有侯嬴俠骨無

九月雨中同張懋光蘇錫玄管子明游上方寺有懷一之正之二弟在楚

誰堪風雨客重陽並馬尋幽到上方霜葉酣於萸佩紫爐煙清逼菊尊香無情天地憐芻狗多病形骸對藥王酒罷登臺倍惆悵鴈雲斷處是瀟湘

九日登上方寺塔歌

有塔有塔落上方青天風雨勢欲翔鏤金嵌碧搓焜煌中藏舍利生寒芒斷碑代徃遺篇章今日何日届重陽豪來矯〻思騰驤擧首一望青天長百盤曲磴廻羊腸三步一理屐二步一搴裳彳亍自笑如商羊摶空上〻凌飛光玲瓏八面開天闔側身游睇神飛颺嵩少如礪煙雲藏黄河一線何微茫隋堤衰柳秋丹黄梁園臺榭成荒唐趙宋故都洛水陽直将仁厚爲金湯江南大興花石綱艮嶽離宮擬阿房胡騎一笑勢莫當嵩河遂成古戰場南渡無策志士傷西來有法虚慈航銅鉈草没啼寒蛩空留塔影窺興亡北望燕趙南望衡湘西望函谷東望海洋今古乾坤只如此去來浩刼徒劻勷

小山玉孫新闢園池縱一葦其中以游以詠自命曰鷗汀漁父寄題六言四絕聊助棹歌

日華宮開河間雲母輦下安平今古人間泡影遠心自結鷗盟

短棹偏宜風雨直鈎不受魴魛身外天漢雲斷胸中湖海氣高

漫說江湖滿地更憐魚鳥親人故態狂呼白墮
前身定是玄真
落日人歸浦溆誰家歌起滄浪采問水清水濁
悠然濯我詩腸

大梁遇王陳州德孺對酌道故

無計觧天涯相逢歎二毛時名蟬露翼鄉夢蠏
霜螯世路雄心减秋風病骨高十年江海淚帶
酒落綈袍

赴王陳州約途中寫懷

垂策意遲〻天空落木時游梁身似葉懐楚髩
爲絲文史三冬閣風雲一劍知斜陽虹外雨驅
馬復何之

孤况

寒色媚春蘭佳人渺何許憑誰破孤寂林鳥低
相語

行次鄭城懷焦弱侯

落日大堤西長空去鳥迷火流雲不雨野曠樹
如薺世味存雞肋風塵信馬蹄乾坤雙劍在誰
復悵分携

西平道中別李景頴年丈

楊栁知秋緑减肥天青沙白鴈南飛河山忽漫
驚岐路疲馬空城對落暉

過王汝寧石子庄

停驂石子庄開閣近林塘雨過魚天濶風微鶴
夢長檀欒窓著色簷蔔袂生香把酒今何世清
歌笑楚狂

過黄梅會汪以虛祠部尊人始壽席間賦

贈

蓮花峰側真人居白石爛煮青天鑪水心不識
門前市霜髮長披方外書天風萬里來雙舄剛
值群真敲瑶席長跽問訣不問年床下紫芝高
幾尺

寄都下故人

禁栁毵〻拂落花長安迷客〻迷家山中舊洞
閒猿鶴空鎖仙人五色霞

海陽署中述懷寄汝松

政拙風流減人勞衰白侵理棼輸刻手度苦抱
空心星爛猶持牘花殘未解琴無能縻五斗卧
閣意彌深

初登齊雲山作

見說山齊雲到来雲復下日月巘際生河漢衣
邊瀉萬壑鬱蒼蒼天門窺混茫山供芝术饌雲
染薜蘿裳鸞鶴繞青冥松喬旦暮遇何物轉相
驅雙鳧下煙霧

蕪肥鄉致政歸戲成口號訊之

天放閒身老一丘圖書坐擁竹西樓休心飄憾
休官晚衹恐官休心未休

訪陳少明別館

犁柳城闉玉瀣渠武陵仙史乍巾車總憐湖海
衿期洽不問千旄禮數疎避俗暫開三徑竹名
家但借八分書雲函一枕希夷易卧看蓮花月
上初

侍郡中二大夫游齊雲遇雨有作

鞅掌風塵衹自憐欣随使節曳蘿烟嵐開樹杪

金銀闕泉落巘頭芝术田丹閉函雲松萬壑石
楠吸露鶴千年濯枝不盡村墟雨爲有雙龍度
梵天

汪司馬太函

斗室斗城岑到来生遠心四虛雲鳥亂下界人
烟深紫氣關常護青藜夜不陰屠龍閒老手日
月看飛沉

遊汪比部遂園賦贈

結隱在城市亭臺花氣薰攤書移竹影拭劍動

星文醉倚烏皮几題留白練裙一丘甘自置不
負比山雲

甜蓮水菴對雨

一泓寒玉入瀟湘徑轉松房佛日長山外青山
青不盡雌霓卷雨下横塘

宿鷺

未信漁郎不羨魚平生煙水髮毛疎晚来獨立
寒沙際明月蘆花烟自如

竹里館爲汪山人賦

誰挾三山傫誰爭五湖長小隱足一丘軒窗淨
以敞苦無袪俗方移竹籠書幌轉看蒼翠深幽
人時歎往問竹還問主兩〻相蕭爽風雨悠長
吟萬葉流清響

東園偕其子長卿仲發叔原招飲小樸居
同火明虞卿潛夫作

塵市去三里雲林自一家山公掃片石河尹醉
流霞孤鶴人相語長藤樹作花詩成還刻竹聊
以記年華

贈程比部元直奏最北上

潭樹山烟澹不流王程芳艸思悠〻雲高雙闕
瞻威鳳署列陪京著爽鳩鵲鷇傳金鑰靜芙
蓉香沁玉河浮臨軒若問華夊數叢棘霜清六
月秋

程展州釣臺

一谿流水鄰〻碧兩岸青山出雲白飛來片石
墮溪湄浪激沙沉蘚花澁天開石面水縈洄居
人傳是釣魚臺但看鷗鷺時〻下誰把綸竿得
得來先生舊業臨溪上誤落紅塵嬰世網一朝
解組賦歸來坐對雲林愜心賞清漪自濯還濯
纓更託蓑衣隱姓名載月不嫌釣槎窄牽風猶
喜釣絲輕歌聲忽自菰蒲起拍手和歌吾與爾
悠然身世兩相忘誰擬桐江與渭水淼〻溪流
去不還高蹤悵望竟難攀獨餘臺石千年在翠
色嵯峨傍水閒

送姚司訓擢武義掌教

左輔同官地長淮異尔才半神巖電閃文藻鄉

雲裁風雨青氈落松蘿玄閣開離尊秋黯澹征
騎暮低回旆引九峰月經傳八咏臺相思堪後
夜寶婺近三台

哭介卿太叔四首

宦轍嗟岐路相思鬢幾摧論心千古失告訣八
行來白日頹寒谷青山閟夜臺撫膺成一慟萬
籟答深哀

誰勒儒林傳名高佐郡餘九經簡胄子多士冠
鄉書小艸從人誚空花肯自除八紘雲

步寄清虛
環水精廬在牙籤萬㠯陳世經傳室女嘉謚屬
門人骨肉偶相偶乾坤真不真衹看存準的月
旦紀人倫
少小同鉛槧逡巡兩白頭筆花隨夢隕鍼芥憶
機投自踏雲門路誰移夜壑舟文成入室後四
海悼名流
中秋譙集寮友楊見可鮮志夫周闇然秋
水亭有贈

鴈旅有成期宦遊無定候後先集斯亭抵掌欣
如舊桂風灑素心池月媚晴晝醵金聊爲歡膝
席交爲壽左控碧雞靈右挹梟魚秀共屬武夷
君揭来天柱岫下方兢雨晴上方羅列宿因之
馭望舒笑按羽衣奏天高松自峨荆刋鳳自就
似開射鴨堂湖光錯雲繡良會况同心恃此八
月酎 楊滇人鮮蜀人周閩人
飛雨樓望志感
晚眺寄踈狂風雲起大荒頹垣深草木高冢一

牛羊赤岸行人少青天去鳥長憑闌千古意誰
復問行藏
題汪禮卿所居
水滿南疇犢草肥莓苔日上釣魚磯春風燕子
閒相問晝掩松間白板扉
秋夜懷耿克明
酧倚西風閣夜長千家砧杵月中霜美人淼二
湘江上何處芙蓉不可裳
東圖謫分宜余與顏譙叔虞文汪潛夫國

子餞之西郊譙叔出扇索画東圖援筆爲
作雨竹立命余題二曰
誰将别時手寫出别時意萬葉緑低垂共作湘
君淚
輓魏伯子兼唁叔子辟疆
誰家雙劒淬芙蓉一躍平津不可蹤把玩遺文
憐潚虎忍言絶技負屠龍霜明初日凋池艸江
帶孤雲度雁峰回首匡廬聊悵藉讀書臺畔
杉松

甲午初春劉宣城千里具壺觴約余與周太平聶南陵李歙縣朱婺源祝祁門汪績溪遊旌陽郊外兼候迎督學使者賦此記事

東風變栟櫚初黄出郭尋春〻興長半嶺梅花殘雪片幾家墟落散煙光乾坤莽蕩欣相問詩酒淋漓雅自將飛騎忽傳持節使青山無語看人忙

酧金山人 有序

余令海陽隂求巖穴之逸有金用中者年九十淹伏生之學勵啟期之操食貧不怨垂老不衰一日投余以詩賦此相酬兼以爲壽

嘯傲人間世鼎藏物外身傳經偏耐老帶索不辭貧白髮黄花酒青藜烏角巾西山栖逸處歲晚鎖松筠

石鏡

神工鑄石〻鏡開鏡臺恰對春山靚春山何日不遊人鏡光斷送遊人影

雨後遊祥雲洞呈汪績溪蘧卿

有客乘春〻日午步入洞天稱洞主能紅能白花半酣如兕如虬石欲舞虛壁長屯五色雲懸崖仄挂千年樹夜來霹靂動龍湫為作前村一犂雨

贈汪仲嶶 仲嶶善籀篆

浪跡江湖歸去來釣徒估客笑相猜長揖金張負俠骨倒翻漢魏搜詩材一笻分雲五嶽頂百斗問月中天臺胸蟠蝌蚪幻光恠人前白日生風雷

小東山爲汪汝任賦四景今存其三

息隂處

石仄雙奇樹清團十畝隂倦遊堪着我白日息深深

聽松閣

虛閣來天風六月澹無暑四顧遠〻煙老松作龍語

半偈菴

持偈空萬緑半偈已爲累明二千佛偈倒挂淨瓶水

贈吴紨承郡司馬

邯鄲夢熟日高舂一片荷衣九節笻自種秫田還自釀半江霜信老芙蓉

寄潘懋功時從軍遼左

十載戎行弓馬便悲歌落日鴈門前誰云大漠輸中策自請長纓繫右賢滄海萬艘高蜃氣黄沙幾處冷狼烟勒勲賭命男兒事不遣旄頭午夜懸

白榆道中遇程太冲作

平楚欝蒼二班荆笑語長火雲收片雨汀樹卧滄浪江海傳詩癖乾坤放酒狂佐君寒徹骨囊句挾風霜

画景題贈任别駕山甫

雙飛白鳥破江煙極浦踈林落照前高枕石頭眠欲起青天不動釣魚船

酬程涣文

胥當當户玉亭二架有仙人相鶴經風度踈薦天似水吴箋小展榻黄庭

余與同寅張不棄錢子微有中秋之月之約届期風雨如晦余復病足夜見于夢梓歌發于斷石歷覽直抵占城航籌交錯相與樂甚俄有十餘輩龎眉老者立水之滸余迎而問之次第有所陳説夫夢非真也真亦夢也余從宵從載酒遊者數矣俛仰陳跡是夢非夢漫成五言近體聊且以夢遊當真遊焉

共泛碧漣漪開呼酒自隨雲霞空有色魚鳥息相吹潭日明棋局蘋風裊釣絲沙頭逢父老一爲問瘡痍

朱俊父以上林丞致政歸山居有贈

上林何意薄微官拂袖歸來與未闌白鳥親人閒出沒蒼松得主欝高寒山瓢醉飲三江水石竹斜簪五嶽冠我有匡廬懸舊隱因君一夜夢仙壇

孫子真家奇窮性不嗜飲乃復孫楚酒樓
於莫愁湖上賦此壯之
孫郎當代擅風流湖水湖天日夜浮一笑偶乘
詞客興千秋還結酒人樓乾坤莽蕩憐供奉雲
雨虛無對莫愁何日相尋湖水上錦袍揩醉解
壚頭
夜作遊仙夢得詩四首
符起龍沙白射城火田玄黍種初成生來不之
山林骨月上雲門夜度笙

雞犬雲中仙子家溪流映帶半山霞種桃移得
綏山種閒倚春風萬樹花
雲晴海嶠玉嶙峋藥塢芝畦不記春八百勝流
天作合相逢半是再來人
洞壑浮煙澹若空雲璈聲徹蕋珠宮倒提北斗
還金液風雨青天駕白虹
閩人陳知梅以所作墨梅見投爲賦短歌
古梅岑岑雪雲裏誰與梅花作知已鐵爲肝膽
玉爲姿輪囷倒挂層厓底君今好梅亦大奇心
花一發不自持澹煙寒月風剪々灑作江南萬
樹枝々枝弄影月華碎把酒自笑還自癡頹然
醉卧天地老君乎梅乎安得知
寄劉中丞道徵湖上居
江樹沍雲白鴈天芝山平落慱山前長歌不動
眠鷗夢黃葉西風水半川
題邵給舍明仲恬圃
中歲悟損益養翮栖丘樊不出千家郚而開獨
樂園上有纍石臺下有清泠淵扶踈松間竹不

以桃李繁林端出小閣蒼然來遠山門庭無雜
賓琹尊有餘閒亦托方外交六旹一放參香雲
度蓮池清梵入禽言端坐得自性蒿目人世患
冀與達生者千古契冥筌
贈丁南羽
齋閣香封逈無塵竹几茶鐺對客陳筆底山河
通慧業直疑摩詰是前身
吳次皋孫子真有五嶽之期賦者往往侈
譚其事漫作此反之

婚嫁苦難畢何日抽閒身誰能擬禽向五岳遨
遊誇采真玄石朱陵鎖烟露二室三花稱心目
東探日觀窺扶桑蓮峰西挿車箱谷豀莫二子
亦太奇便欲追隨振高足我聞至人長御風往
來歘忽元氣中秦皇漢武殊可笑三山縹緲何
時通看君胸中富丘壑潑墨吐詞爭崢嶸笑指
齊州幾點煙那必褰裳遊五岳

北上與陳少明謝吉甫董篤卿署中踏月
言別

霜風下庭樹明月樹中看征騎愁明發綈袍戀
歲寒窮交盍古道暫對損清歡千里寸心在一
唫雙淚彈

發海陽留別諸鄉大夫暨父老
頊轡寒城陰猪馬鳴不前五年領邑事久蕪彭
澤田疇薄負朋時用拙成尤詈黎老不我鄙策
勉申周旋再計報　天子踟躕出郊壓嶽二松
蘿顛晶二流文川清霜肅高漢幽陵層冰堅戀
舊百感集所冀仍来還淚紛如綆縻灑此前驄
旆鄉違各致辭二畢意莫宣

出東郊邑中詞客三十餘衆祖餞何氏祠
中有未經一面者人各有贈即席賦訓五
言排律一章
黄山開白社風骨幾人奇詩以采風得人於望
氣知高蹤虗偃室古道照商彝席敞東臯勝杯
傳季雅遲酹消胸磊砢笑點筆淋漓壯我行邊
色撩人去後思離心寄明月千里影相隨

行次祥雲洞寅友張不棄署篆莘陽乘夜

載酒来別
相逢一醉小春天深語停杯夜似年曲罷清商
人欲別月林影落洞門前

江上遇故人荆州訪舊不遇将歸金華出
赫曦索書率尒謔之
江漢繫歸船寒聲到客邊愁將王粲賦草向薛
濤箋霜日紅酣樹川原白斷煙山中還舊[illegible]
伴石羊眠

展閔子墓祠

孝哉子騫子古丘桃新祠風木激哀響烏鳥巢
寒枝齊魯已陵谷蘋藻自歲時蘆花霜月路来
往與人思

徐州吊古

九里山前風雨来黄河東射海門開銷沈不盡
英雄氣春艸年ニ戯馬臺

枯栁嘆

枯栁嘆嘆枯栁昔日青ニ今何有漏天無人補

滿地桑麻成斥鹵萬口嗷ニ色如土秕粟罄及
圈畜圈畜罄及林木栁葉采當蔬栁皮粉作粥
上天降割殺斯人卉木安望保餘族我生能幾
何莫厭衆枵腹骨立瘦欲死川原蔽櫺櫝寸膚
苟可濟何敢避戕戮君不見強人食弱人肉

行路嘆三首

北風何凛發霜白枯草根驅車出河梁下有千
載人丘陵夷爲谷野水没荆榛牛馬紛相逐一
道飛黄塵駕者擁重裘行者無完裙歲闌亦薄
收僵尸横荒瀆不嘆行路難感此爲酸辛川原

何茫ニ搔首愁高旻
夙駕未遑息微月下西嶺徒卒乗堡陴遥夜遞
聞警嘘氣鬚凝氷風衣不可整奔投百家市蕭
蕭四壁暝忽逢故交游貰酒夜合并塵土嘆頭
顱杯棬笑要領容席坐申旦寒威低燭影
孤劍自南来横亘中原道獵纓當長風駐馬飲
寒潦五年在邑屋忽ニ成小艸肝膽故無渝顔
華日以槁豈不貴致身獨往遠夙好道術紛多

門玄悟苦不蚤何意岐路側歲晏事奔鶩緬焉
東山廬白雲荞誰掃

顧使君思益卧病長安邸中衝雪過而問
之賦此

長安經月雪林烏禁無影策馬狹邪行彳亍不
敢逞心懷顧長康亦病一爲開排闥闖卧内鼾
鼾夢初醒悲喜ニ更悲相對黙不盡呼酒来揚
前潦倒成痛飲授我牀頭艸風格秀以整朗吟
使君詩解巳使君病

塞上二絶

邊山高下接墩煌艸木無春砂磧黄霜满弓刀寒不曙白頭老卒泣天狼

蘆笙吹落塞門雲白艸蕭〻散馬群城下金繒喧貢市帳中高卧漢将軍

二三故人下第出都門有感

春風失路爲誰悲萬里星霜一劍知花柳旹妍人自老客窓聽雨酒醒時

郊送周淑二謫河東口占一絶

陌頭香度柳花風世路多岐感慨同孤舘漫弾

清夜淚河山表裏爲君雄

都門遇王中石

龍丘老子七十七白髮如銀眼如漆不持一杖客燕臺朱户蓬門任去来滌蕩胸中了無有倦時枕簞醒時酒平生躭吟胃欲仙秖餘吟情未盡揖相逢一笑熟相視大地山河几席前

與孟納言周職方遊牛首寺二首

磴逐千盤起臺從二妙登珠林窺舍利石榻問南能淨度香花界虚懸日月燈樹身横九畝六有六朝僧

鴻濛破初旭猿徑引孤筇倒挂影中塔清飄空外鐘人煙迷下界雲鳥亂千峰梵唄憑誰和風巖有老松

牛首絶頂

探奇意無極更上最高頭雙塔杯前落諸天杖底浮陵園飛王氣江海抱神州白日風雷吼高寒不可畱

山行

泱漭氣沈岫踈雨澹煙樹潺〻喧磵壑隱〻露巖户野風吹青帘庬也吠山路提罌問誰子孤踪自来去林翠濕牛衣積滑窘雙步中有沈冥人可想不可遇塵外結遐心一與孤雲住我欲往從之蒼山白日暮

秋日登玩華楼

飛樓縹緲倚雲孤九子排青勢可呼瀨白鷺紅鷗對浴一天秋色落平湖

同李袞思之池陽歸[illegible]二首

晴散雞豚禾黍秋山川凌亂頡行騶霜威未減
丹楓色絕勝春風爛熳遊
行〻馬怯石頭霜萬里雲開雁一行笑語未終
驚別路西風吹夢入華陽衮思令華陽

夜過羊棧嶺聞談虎者
落日群鴉散凄風百草枯雲山秋不斷村塢夜
相呼春和灘聲雜吟隨月影孤歸人窺虎跡鈴
柝戒前途

歸自秋浦過〻朱年丈陪登齊雲酌別

愁向千山度忻傳二妙來蓋承淞露淨衣拂嶽
雲開青鳥窺書帅丹崖落酒杯醉乘鳧舄下煙
雨隔蓬萊

雪霽過白嶽之麓望碧霄宮作
疲馬怯山驛飢烏窺石田青林綴餘雪白嶽噓
晴煙野興崚邊發塵心病後捐因懷葛勾漏不
棄令為仙

偕邵司諫汪別駕邵孝廉集落石臺二首
海上飛來石一拳摩崖題字不知年虛亭坐

諸天迥煙雨千家落雁前
樹杪樓臺瞰碧潯歌當酒半閣雲陰長天客散
留殘照山郭鄰〻紫翠深

春暮同陳少明陳光庭龔德復汪潛夫露
飲金子實市隱園分得微字
風雨負花期林園萬綠肥軒虛臨水鏡石古繡
苔衣禮數踈中散歌呼動少微拍浮醒復醉莫
遣賞心違

訪程巨源〻兩室不遇

小歇豆花雨閒尋楊子廬天風清入座巖溜淨
成渠杖落三山外書留二酉餘徑深蒼蘚合為
尔惜居諸

元夕之又冬戴司理以行部至燒竹陪登
白嶽
地紫真人氣霄瞻使者星陰崖明火樹危磴挂
雲亭巖瀑晴為雨天門夜不扃遙聞笙鶴下五
老卓空青

寄德藏居士二首

金粟齋頭兀酒禪西方只在耳輪邊逢人懶掉
豐干舌雪裡芭蕉火裡蓮
初地齊明日月燈身餘瓢笠挂枯藤鋒尖了取
非心佛落托從呼有髮僧

環碧齋詩卷二

豫章祝世禄無功父著
新安吳懷讓少逸父訂

送去華之任金陵

正深摇落感况與别離并看劍驪駒發當違風
雨生臺烏將母去櫪馬戀群鳴還顧吾廬在偏
憐物候更清岦知有策白首媿無成恐此三年
淚濺君今日行浮雲迷蔭界長路動心旌去〻
秦淮水悠〻鸞鶴盟

贈王中石歸龍遊

青嶂冊楓水半消西風扶醉上蘭橈灘迴七里
霜前月贏得江湖詩一瓢

憶王德孺二首

湖海飄蓬鬢點華滴南舊宅帶鷗沙天門不鎖
空江月散髮扁舟弄浪花
萬里雲生大澤陰百年兄弟半銷沉川原暗度
霜前雁竹里維摩秋自吟

襯方貞女所繡杏壇圖

竹原悪節勁蘭不爲人芳所以貞姫誓永畢結縭不在登君堂憶昔盟婚納采先阿孃呼我拜燈前香火情深即委櫛何論一醮始從一兒道當時重始婚葭莩白䏽明庭實繙勝金函雙鳳箋合歡奩掩五花箋空期百輛鏘〻來摽梅巳殞其實七君埋玉樹去何之我握明珠向旻泣尊嫜強我衽鍼線姊姒強我披素練當窗未吐日邊絲神彩分明窗外見自言一念素王心許我意匠開生面尭顙栽〻臯項頊童甫彬〻魯

一儒席上琹閑蘭操遠壇邊麟卧杏雲舒青鸞誰繡幡𢅥枝滄桑幾見悲瑶池紅蓮誰繡白鸚鵡未識尼丘是淨土爲君更礪氷蘗心閑閣學著女論語

陳少明卜居玉芝園賦此寄贈

野性䰎丘壑高霞擁卜居壁琹風入鼓窗竹月来書雲卧松陰榻煙分藥徑鋤兒從㒇野芋客待釣溪魚王立標千古天游馭六虛靈華秋自長揮麈契眞如

擬古送彭伯錢

内召之作三首

君煉黄山石我烹白嶽雲後先調緑綺上下鼓南薰上絃清以遠下絃自辛勤好風西北来天香飄秋雯𥤶雯疑馬首平蕪唳鴈群河干霜皎皎對酒寧辭醺

嬈〻把䠶睨英〻采芙蓉采之欲誰遺睨嫁若爲容南國有美人黙𦇧俱芳叢教我日製錦五雲飛海鴻〻飛五雲逃燕山騰一𪚥批鱗〻自

紫探珠〻自紅

昨日理沙棠榧蘭紉新露踏歌江上人手把珊瑚樹般勤製紫簫鄭重吹朱鷺游子進一觴佳人重再顧留別此躊躇結珮雲三素縹緲望王扆亦有起居注

訓蕖德徵山中見寄之作

馬首塵氛起琹心山水傳欲尋栖逸處樵路斷溧峒道共闊浮外人疑泰且前長風歌作[illegible]尒意仙〻

贈鄭魯文

今代有子真石田耕且輟紬書坐隱囊興至曳吟節耆與同調人三五相携挈朝采峰頂雲夜弄水心月生事任蕭條奇情自超軼萬言賦江山一丘卧氷雪

有所思

太烏沒寒雲烏在雲中飛雲見不見烏恔焉生憂悲憶昔與伊人千稱矢心期願爲形與影動息相追随海遊東海東山遊西山西托根非慈

竹忽漫相睽遠睽遠應尔尔所慽知音稀猛虎吮人血借士攢人眉投心若沃石下語不當挽途分各有營獨行思依依

訓汪虞卿寫梅之贈

鶴骨稜稜坐醉餘中林客散石牀虛興来點染梅花意清逼孤山雪下初

贈金燮卿

交廣翻成累如君意晏然因開言偃室更見戚明賢辟挂看山屐囊空賣藥錢白頭卧窮巷不受世人憐

寫景

炯暖艸凄迷青山信杖藜白雲看不足小立竹橋西

風雨一蓑寒盤礴江之涘直釣不受魚聊以美煙水

石屋四無隣寒烟生野燐巃山稱艸裡杖笠獨歸人

贈汪公翀

曲几長披赤洞文藥爐茶竈碧烟熅秋風病鶴閒相調望入寥天一片雲

聞許少傅疏請

册立疏凡三上至以去就爭之

詔賜擁傳還新安志感一首

黄閣咨元老　青宫遲聖明歆爲盤石計宵情逆鱗攖伏　闕心元苦還山道不輕行陸[illegible]者羽翼竟誰成

陳少明送余入計華陽道中口占爲謝[illegible]

咽不能讀賦此荅之
亭臨古道與雲平寒日呑光鳥不鳴凄斷驪歌
君莫再當筵怕有白髭生

次于湖訪王德孺話別
長驅當雪候訪客涉關河何物一官繫思君兩
鬢皤渴心愁酒短病日妬書多去路誰相問春
風長薜蘿

寄陳光庭二十韻
陳生秉奇尚超ゝ着眉宇見獨不離群青衿從

仰俯東身禮樂場游意圖書府心空恣所之腹
便恣所取汎及百家言亦復事樵圃烏伴夜春
霜犬隨朝採雨猛氣銷不盡帶酒長起舞青蛇
斷水蛟白羽没石虎老戰少年場秋風七鏃羽
睥睨天上人歸体巖下户籍有数畝田亦有千
章樹一朝揮手去奚之不還睹赤腳走五陵傲
骨凌千古大象龍御六小術禽戲五雲霞爲衣
裳日月相呑吐耳目忽自遺肝膽少人剖同好
儻相訪弟竪白玉麈不逐元會迂將爲混沌

寄語謝諸郎父兮衆父父

天游篇別陳抑之年兄
緤馬問蘭皐天游忻馬首世路白崎嶇潘雛兒
未剖鶯花嘻笑間雲雷翻覆手爲揭日行天仙
風淨氛垢洗髓以沆瀣ゝ素雲生尉瑩ゝ紫王
宸朝請期門耦揚芬南有箕取酧北有斗頎問
塵世人骯髒神全否東隣闘木雞西里陳芻狗
不識滌玄心天弢解已久

辛卯秋新安徵會白岳歙汪子欽休范原

易邵汝質婺余孝甫潘去華祁陳少明黟
李實夫績王黄卿部署其事江浙寧池太
同志至五百餘衆
龍象標靈界琹樽問舊盟地浮青玉案人供紫
芝莖自信乾坤在誰爭堅白鳴竹風鈴閣净苔
雨石窗平混沌山雲合清寒海月生放歌天柱
外百谷應同穀

濠梁遇程汝可愴然懷渠兩兄昔爲此地
主人今皆物故汝可復送予王庄賦此留

別

客思浩難裁寒雲欝不開觀魚當日樂夢蝶百年哀短劍鳴長路清言送濁醅白頭堪幾別落日罷登臺 濠梁有夢蝶臺

和同行者黃河渡雪之作

萬里黃河雪輜軒簇要津蹶蹄悲去馬段鬓訝歸人驛路迷梅使江湖斷雁賔一裘寒自擁高調報陽春

見麦間翁仲有感

古墓犁爲麥園豊碑折入搗衣村千稱重感雍門操翁仲吞聲泣雨痕

過沙河

漠二沙河道沙深溢馬蹄塵從行處起人似霧中迷陽岸鶯花亂荒原燕麦齊振衣汶水上客思故楢二

浦口阻雨寄李士龍明府

春泥淹病客吟望治城陰未老辭彭澤能閑卧竹林交蘆叅白業片石賞玄心還意緇經處山

園花雨深

入計歸同李袞思年兄過陳縣縣乾甫留飲

寒雲晶二拍縣驛繞郭鶯花春正酣雙劍風塵来冀北一樽烟雨對江南琴邊調寉訓心賞酒後呼燈縱手談蓬鬓相看憐蟄息蟾蜍斜墮影毿二

陪朱使君登齊雲酌天門有作

名嶽雲中起芙蓉繡作城朱曦明使節青鳥導

仙軿巖挂三珠樹霞噓五舌笙天門星斗近和露倒瑤觥

寄題范原易憲副宜園

小闢林園亦委蛇自栽山竹翠交籬抽書露點花間榻洗硯雲開石上池玄草業成知獨契素心人過雅相宜風塵蹴躃胡為者媿尒芙蓉杖一枝

松蘿洞

千年老樹草爲衣風雨崖頭石欲飛松下殘棋

人不見白雲断處露巖扉

過張光禄園居

仲蔚開三徑相於興未央酒酣紅藥圃冊熟白雲房綺石籠深樹青山出短墻閒居春不賦花縣老潘郎

壬辰夏夜夢中作

五霞晴色徹雲璈偃卧床頭百尺髙殘夜夢驚詩骨冷罡風萬壑起松濤

過汪潛夫玄芝之室

徑仄溪迴石門衣裓作鄰齋空無長物榻下有高人移酌呼依樹題垣倩辟塵語深誰問夜月露浸車茵

題吴仲良讀書處

竹屋俯清溪吾伊雜溪籟高花散書香細草縈書帶水風吹春来玄珠吐光恠得句書之中得意書之外

淂西虜之捷寄藍将軍

洗天風雨塞塵消苜蓿秋高叱撥驕弓月半開人辟易側身一箭落雙鵰

夜酌沈氏別野

忽墮小壺天蛟螭峭壁懸花風迴谷口海月到墻肩笙出松間屋杯傳石罅泉塵襟消半醉隔竹起茶烟

舟淺長興山瀨舎之從陸軟墂仄徑至不能行輿人皆嗟爰有斯作

停車問徑路莎田條淡征衣手自褰四野雲低山欲雪三家村隠樹為烟岸迴横浦羊腸繞石

卧長虹馬跡穿脇息只今看世路鷓鴣啼老雨餘天

叢山關雪

四野天低萬玉鳴山風迴雪亂山行抱關無吏寒雲合叱馭何人古道平倦擁鷫鸘詩思苦笑拈琥珀酒權輕村庄兒女窺征客榾柮爐頭絮芋羮

同張于曑金季黄汪公叔汪大吕程仲權集金子賓池亭

片雨過銀塘穉生解帶涼亭臺籠水氣鋏鏶散
林香月墮簷蜍影樽開琥珀光自憐清興劇談
笑據胡床

送藍將軍出使暹羅諸國

龍旂鶺印照麗宮萬里皇華信去風夜半柁樓
觀出日海門魚眼射波紅
樓船飛蹴海濤碓東盡扶桑一掛弓玉節指揮
朝百國漢庭誰數伏波功

陪王使君夜泛落石

出部謝塵鞅方桴雲水隈迴瀾鳴断石深樹隱
香臺塔影波心出山光洒面開鳳笙明月浦子
晉自仙才

次日復陪登白嶽得文字

真氣来天上氤氳擁使君穿林花引隊踞石鹿
爲群洞口分冊火峯前礼白雲登封傳漢畤玉
笈閟璽文

題孫子上池圖四首

曾逐仙人飲上池至今衿袖碧淋漓相如茂沁
如相識不渴金莖露一巵
麈尾風清拂美髯博山雲裊譯楞嚴藥王尒是
前身在深院曇花晝捲簾
紫藟巖頭雲不開黃庭榻下繡烟苔松濤忽湧
山風勁知是山君賣杏回
采藥歸来月滿筐碧桃朱杏對蒼〻朅来勾漏
慚仙令却向安期乞禁方

蒢真篇贈一衲陳隱君〻爲少明尊人

而翁何許人〻擬無懷氏身匿深山深足未窺

城市藜莧有餘甘茅椒足栖只榮辱不駐心是
非不掛耳荷簣山鳥下倚杖谿雲起自闢一拳
地半以付蘭蓯木石偶庚桑俎豆辭畏壘蒢真
應證地行仙傳家更有天遊子

恭陪許闇老宿白嶽之榔梅菴

天上歸来海霍姿白雲五老風相期垂髫呂道者
眉如雪冊竈分光餉紫芝
洞壑誰消白日閑枝笻量屐逐雲還風泉閣夜
饒清聽猿鶴移文笑北山

帝遣名山逸老臣金堂瑶草自秋春行吟不動漁樵侶夢覺蠲疑雲水身

小東山别墅同金季黄汪虞卿汪公𦚧大吕作山上有半僧菴

風塵吾欲老丘壑道爲尊偶到東山墅欣開北海樽草分麋鹿徑石嵌薜蘿門嘉樹来鶯友春風報竹孫黛横雲外岫碧合雨中邨一破勞生夢偏躭静者論月明孤磬發還坐小祇園

寄贈王子晋年兄海壇奏最

春衣曾逐曲江游一日分符邈十洲越徼花明供製錦吴天月滿倦登樓氷心淡井寒相照藻思横塘景欲流治行柢今誰第一五雲遥望鳳池頭

夜過詹吏部東圖園居

山公愛丘壑野酌爲淹留斗合雙龍劔雲開萬古樓月林天不夜飈徑夏疑秋鶴夢先誰醒蒐裘晚自投未須詹尹卜吾道在滄洲萬古樓爲東圖藏書之所

英風紀異有序

番陽補闕胡公閏當勝國時嘗画松番陽廟壁而題其上有九天風雨蒼龍骨之句高皇帝見而異之尋徵爲督府都事建文朝擢右補闕晋大理少卿靖難兵起公與方黄諸公死之赤其族戌逮親友近秀水屠侍御疏以聞赦戍者新安程令君大書赦文榜邑門忽爲羊角風摶入天際自午至中復從空中落廳事前鄉人嗟異咏歌成帙題曰英風紀異建祠祀之與番君庙

對湯賦五言近體四首用抒仰止之懷云

拜命趨青鎖捐軀蹈紫宸風裁闕下重石畫幄中親九死心何負千秋氣獨伸精靈知不散白日駕飈輪

矯矯蒼龍骨霜威凛莫摧當年英氣在忽地疾風迴湖面波濤吼城頭鼓角哀不須千載後遼鶴夜歸来

昔展番君廟留題動至尊如存脩秩祀不死吊忠魂伏臘分香火江山對啟門湯悲臣節苦異

代欿同論
聖代餘恩澤吾鄉寶典刑游魂動風雨古貌絢
丹青山擁芝爲座城圍棟作屏藻蘋春自綠采
采薦明馨饒有芝山名芝城又名枬城

望江臺詩哀程孝子而賦之

公無渡河公渡河渡河太〻柰公何孤兒泣望
荒臺暮風雨蕭〻落木多

將之浦口閱武渡江志感

落日江邊風拍〻樓船破浪〻花白片帆橫江

疾若飛二水三山天一碧水師呵護鶖鷁并蕭
笙咽作水龍鳴長風未醒石頭酒傳呼忽薄浦
口城浦口城池何年設五衛錯落如星列直爲
豐鎬厚金湯其如怒激江濤嚙江濤嚙江岸裂市
人衛士相愁絕雉堞夷爲雀萊場虎落折入黿
鼉穴頻年警報急吳淞坐失地險籌司空中流
湯擊楫祖生楫東海方懸關白封

與朱侍御諧卿吳職方闇夫浦子口閱操

神京天作塹古壘斗爲城虎豹帷中吼風雲[illegible]
上生隼旗迴日色渠荅走江聲淨聽將軍令因
思細柳營

觀珠泉

尋山〻欲盡細〻來泉聲一池漾寒碧錯落萬
珠明豈與東海通迸出鮫人淚可玩不可掇爽
然愜幽意

大柳驛

兔絲不可織燕麥不可食驛以大柳名大柳不
可得緊予弱植姿而忝邦司直司直〻如弦皇

路夷以塞司直失所秉無乃曠吾職躍馬渡江
來驛淡風雲色壯志向誰酬深衷私自劾落日
行人稀彷徨岐路側

夜過磨盤山呈同行朱吳二丈

山如磨盤人如蟻人去人來日未已夜風吹火
火欲滅忽見明月東林起明月在地白于霜草
根啾〻啼寒螿眠龍蹲虎奇以險嘵馭誰謂只
王陽左盤右盤路窈窕步〻出山〻不了徒兒
鼓勇吟躋行山下雞聲霜日曉

送人之朝鮮

風煙萬里羽書來海國孤懸壯士哀頊纛扶蘇山下石青天白馬釣龍臺

病起

一卧動經旬空齋淨客塵夢中觀物化病後覺身親久冷談玄麈初勝折角巾故山烟水外竹屋石鄰鄰

桂林義姑歌

孤鴈雲中叫嚦嚦桂林有女當窗織不聞機杼聞歎息四壁蕭蕭頭半白停梭惆悵憶疇昔欲語傍人泪沾臆阿兄客死長淮側懷中孤兒未三尺薄糜何能繼朝夕阿嫂無以安其室姑謂嫂無攜貳德不絕吾宗留此脉吾心如鐵亦匪席胡為一朝有遷易生者有知生無益生者不娌死亦得黃口呱呱行且泣母氏出門寧顧惜歲寒停停表松栢清水離離見白石小姑斷髮誓無適泰山鴻毛輕一擲生憎鶺鴒鎩其翼遮莫鷰鶱不成匹誰云生女不得力生女猶能保宗澤方知伯道在閨閫不信緹縈是巾幗曾姑棄子抱兄息坐郤齊軍藩魯國姑也千秋見遺則懿範令儀兩無忒汝陽之竹董狐筆芳馨焜煌布金冊湯湯紅流浩無極夜夜月明太空碧

過玄武湖同鍾民部作有序

湖在太平門外故六朝習水戰及歌舞地昭代於中洲㓗冊府非公事無敢窺左足而至者冊人不爐不爇不炬為慮遠矣余偶承乏署其事賦此

天假湖山足勝遊近人魚鳥自沉浮影涵城闕清相蕩氣作雲霞爛不收贉有圖書藏秘閣絕無烟火到中洲翻思六代豪華事落日紅亭兩鬢稀

宿直湖上五首

湖邊艸長碧芊芊湖上堂開鑄鼎年烟鎖禁城歸路斷鐘山爭對筆牀前

萬頃湖光一㨷收每隨獨隺立芳洲青天下缺

金鼇背掩映仙人十二樓

華林鏁羅水師陳千載悲㙗野馬塵金版深藏
天語爛漢家經畧重司民
東風吹水〻生春隔水梅花最可人已向滄洲
稱傲吏不從漁父問通津
水國魚龍出沒多夜窗明滅下星河坐窮天上
圖書府民力東南近若何
天語亭〻在湖中最高處懸制書其上
天家亭榭倚雲開表裏湖山亦壯哉樹古風高
蜚靈籟直疑天語自天來

於白門送李欽父歸芙蓉山〻爲麗居士叅
大緣禪師處有榛八里相傳爲居士所䃭
野服翩〻江海蹤還山未許作山農茅齋聽雨
移高榻石竇看雲曳短笻榛寸老從幽徑落曇
花寒傍古壇穠月明浩嘯来同調知在芙蓉第
幾峯
郊行有感
細雨促鳴騶行〻動百憂潢池傳嘯聚桑土費
綢繆高下谿山路青黄菜麦疇匡時無一策江
海羨浮鷗
題陳光庭白下居
爲爱長干里祗桓老結鄰簷端花作雨竹下玉
為人掃榻風無跡窺書月有神往来惟二仲笑
語淡相親
輓余孝甫
哲人今已矣烟雨暗江楓杵臼交難再龍蛇歲
正窮靈山朝吐紫古井夜銷虹矯首春雲暮東
其玉樹叢

悼畢一衡乃子
青天何處撑靈嶅翩〻濁世鍾譽髦童烏自破
玄亭寐歩宝爭看白璧高悪溪〻上鬼夜號天
摧玉樹沉烟濤陰風慘淡心忉〻三生石上囬
龍種五色雲邊墜鳳毛無所不之靈爽在歸来
空注望思勞
寄武隆太湖
身作長松氣作虹歸来一枕卧崆峒傳家不墜
青箱業却老還尋白兎公夢裡江湖横囤舫閒

中魚鳥付詩筒長眉短髮人間世霜月高[illegible][illegible]
太空

賦得雲卧恣天行壽王叅知

真氣蔚縯頮芬葍閟清都容成集樹庭長颸吹
白揄下有紫烟客羽服冊霞裾凝真煉九炁人
貌天爲徒華池漱玄液瓊田餐玉腴披雲卧巖
扃竦身凌紫虛輕蹻歷萬里遡覽窮八區縹轡
扶桑外緤馬昆丘墟来往邈千載冥心鄰太初

醉中訪僧

溪與虎溪連誅茅幾歲年四天龍饋供丈地石
成蓮浛聽風鈴說燈將水月傳遠公寛酒律吾
以醉爲禪

題歐陽氏醉經樓

衆人醉以酒之子醉遺經醉酒成酩酊醉經長
自醒中天百尺樓藜火何晶熒手探二酉藏千
古開玄扃無然啜糟粕獨此雙瞳青

燕子磯

燕子磯頭燕子飛秋風蕭瑟動征衣千家[illegible][illegible]

闤平郭幾處帆檣挂落暉踐浪魚龍吹雨氣拂
雲鶻鶚帶霜威江南江北情無盡一棹中流坐
月歸

清谿小隱歌爲天台王恒掛賦

谿即古桃源有曲水瀨三星石卧雲坪小山
叢桂空濤閣嘉樹臺夕陽塢紫芝山房忘歸
石芙蓉城小祇林蓮社龍藏諸勝

吾聞華頂一萬八千丈半壁海日天鷄鳴瓊臺
倒影挂青漢霞彩建標搖赤城天空晴雨卷飛

瀑石梁萬古喧雷霆轂鸞驂螭駕接天姥珠庭貝
闕開方瀛白雲如水月滿地緱山子晋来吹笙
使君風骨緱山裔前身自是香案吏探書古洞
賦游仙奏牘承明親謁　帝閶旟虎竹遍遐荒
放跡陸沈聊玩世挾前四海若蹏涔須彌芥子
聊游戲何年卜築清谿濱清谿遥接桃花津胡
麻流水窅難覩麗施窈々空山春卧雲坪前雲
漠々夕陽塢中叢桂落翠幄朝寒嘉樹臺松風
夜吼空濤閣泠々曲瀨浸三星芝房日暮歸玄

鵠忘歸石上忘歸者隔水芙蓉鏡中寫經殺時出小祇林酒禁初開白蓮社右丞那得誇輞川賛皇未可稱平泉使君作吏〻亦仙經世度世聊隨緣我亦興懷感遲暮欲往觀之渺何處一卷時繙當卧遊何須更讀輿公賦

感時二首呈周大司馬許以司馬

白門秋嘯髮蕭騷江介終風捲怒濤塞外將軍探虎穴禁中 天子握龍韜草茅反憤前籌失海嶠遥看殺氣高此日尚懸司馬印乾坤無地着吾曹

孫軍深入竟如何料敵還疑廟筭多百二秦封虛古壘三千越騎渡黄河王關自老班都護銅柱誰標馬伏波舉目江山空涕泗軍前何日奏鐃歌

清溪雜咏四首桃花津

桃花津桃花津花落花開幾度春大隱寧辭漢清時不避秦春風一醉花下猿爲御兮隺爲馬揮斥四虛烟火無蔚藍下瞰罔艮野爲問當

年採藥人可是今生種花者

卧雲坪

白雲絮起巖壑冥〻石牀不掃松門不扃幽人一枕非寐非惺雲去雲来天不動世間萬事邯鄲夢

三星石

天漢墮三星化作水中石〻動水縈洄瀠〻影澄碧誰與話〻生夜〻寒光射

龍藏

乾坤刼火焦龍藏不可銷溟渤颶風鬬龍樹不可拔定入龍藏如龍游冥搜群品宣部洲天台智者一迴向蓮花貝葉空龍藏

題李納言秋林圖

白門一夜涼風起將子悠〻思萬里誰家林亭秋作花彩筆寫入生綃東露下瀼〻天末霜高高下〻冊間黄岑麯交加臨洨水倩如游女問新粧我不悲秋〻色好把酒對之成潦倒醉叫摩娑入故園那知身逐風塵老

青藜閣爲吳肅卿賦

小闢帝城偏片閣空中起飛檐挂星漢曲几嗽圖史青分太乙藜光映鐘山紫風雨校讎餘趺坐觀無始

莫愁湖

南國佳人何處去一湖猶挟莫愁名春風㲯李六朝盡野水菰蒲兩岸生疲馬黃塵官道繞高天落日女墻明心懸袞補慚無補江屿沙鷗憶舊盟

送董司冦赴闕

西郊堪把别立馬政江春聊以數行酒相看萬里人乾坤生蒜髮風雨損花神到日酬清問圜扉泣諫臣時曹侍御以言繫獄

灩澦臺感懷

煩襟不可御一上清凉臺片雨隨虹斷千山抱郭來乾坤餘老筆日月送深杯海國風烟暗誰當撥亂才

與馬侍御尔孝延職方元吶孫司農子[illegible]

夜集珠泉亭

泉池泉湧燦如珠淵客不采遊人娛青山面面樹低合亭立四虛纖翳無林花映帶水苍皴石髮蕭踈石齒漱寒韻冷冷骨轉清滌觴旅進更爲壽燈火晶熒[illegible]外來笙簫縹緲雲中奏碧天影落一池星赤欄橋上客半醒夜深更作魚龍戲應有魚龍出水聽

王問卿招飲豐樂亭即席作

名山欣得主把酒獨躊躇樹飽風霜古亭牽薜

荔虛兵戈五代後禮樂百年餘何以長豐樂時危媿諫書

江上閲水軍二絶

雨氣沉山水拍天將軍破浪擁樓船直爲豐芑綢繆計不比昆明鑿漢年

江上潮聲雜鼓鼙平沙人遠陣雲低西風莫作鯨鯢浪組練三千出水齊

夢野臺爲王農部賦

孤臺矗矗楚雲凉夢澤天空入望長何處雲雲[illegible]

猺嶺地青山数點落瀟湘

漁家

風波何處不浮家日落沙頭繫釣艖倚棹醉眠
兒女畔半江明月浸蕉葭

送李敬夫出守興化

共逐風塵老何堪岐路情雲随班馬去日落萬
山明冊荔圍齋閣青天瀉石泓年来瀕海郡應
恃作長城

奉寄李孟誠先生短歌一章時先生戍潼

州

先生七十鬢如雪起看旄頭夜明滅東師十萬
海氣紅有酒莫破崔嵬胸當年一展屠龍手奇
功勒在滇人口是誰巧入三至讒三木加身天
爲寒萬人伏闕奏天子　聖明特予以不死荷
戈海上時横經春風坐滿曾諸生自根自本無
剩說單提尼山入聖訣古來賢哲多般憂潼州
亦是一涪州何日賜環建旗鼓水殲髡奴陸殲
虜直爲天家結大年沙高柏低儒作仙

送鮑文輿之任都匀

六月江南路憐君出牧苜古風還禮樂異俗是
蠻夷卧閣林嵐暗褰帷海日遅平洲秋色遠何
以寄相思

贈劉紫芝

一劔客邉碓相逢杯酒中青天捫海月赤足濯
松風閲世身如寉籌邉氣作虹行蹤半天下從
不嘆途窮

延公元吶爲司馬尚書鄭母夫人壽授簡

索言而備兵江西之命適下漫爲賦此兼

贈其行

小隊出江關潘輿手自攀忘憂樹堂草戴勝壓
霜鬟饌選麟爲脯衣看豸是斑吟邉秋不老王
溜照南山公駐寧州〻有南山王溜石黄魯直題字在

錢文登以虞部郎擢守黎平致政歸越賦

贈

夕陽歸鳥下平蕪別路爭看黔大夫謝朓亭前
山不斷越王臺上月還孤將隨開士蕆金界直

向清朝乞鑑湖娩我浮沉青鎖闥秋風空老舊
頭顱

劉公子以郡司馬北上補謫官小駐静海
寺忽動歸休之興余聞而快之為賦二章

風雨歌殘蜀道難更愁車馬上長安閉房結夏
隣為竹故國宜秋澤有蘭好士徧尋通德里哀
時登挂進賢冠筆牀茶竈饒生事不受人間白
眼看
金陵自古帝王州偕別還為十日留簾挂青天

雙闕出杯浮明月大江流時移誰恋秋風扇與
盡人歸夜雪舟七十二峯雲半隱何年共尔采
真遊 公子家衡山

夢遊西湖塔寺得句成排律一章

夢識錢塘路依稀近六橋直隨禪客去不受酒
家招多景供游冶空林問窈寥隔江山隱〻瀰
地竹蕭〻竊法玄猿嘯傳香白象調草巻寒自
媚巘樹病先凋三匝前朝塔凌風望海潮

莫愁湖呈魏國九公子廷和

斷雲将雨過新水拍堤平不見盧家婦空餘湖
上名魚鷹飛復下楊栁卧還生公子琹樽在名
流冠盖傾蘋風吹酒氣竹日落棋敲遠樹低江
浦寒潮響石城花深游屐隠渚静釣槎横隔岸
吴歌起因之一濯纓

題李士龍所居

草閣斗如大結在欉樹間一栫将一梧風月相
往還隣虚八窗開蒼翠見鍾山中有素心人雪
鬚映卅顏客問長不絶三日一啟關胸中飽奇

字應接有餘閑前身疑長者高風邈難攀

寄山中友人

紅塵跡斷意仙〻石漱雲眠自歲年謝朓青山
身似霍葛洪丹井氣如煙

送王農部出守臨洮

江日射朱輪行飛廣陌塵邊從漢開郡地與虜
為鄰良牧二千石勝兵三萬人風霜君自保
天子簡書新

寄程子方

夙昔在邑屋日苦簿書㸦考槃歌伊人潜居七
潭曲疊巘窅遠眺巻石媚幽獨春省深巖耕晦
入層雲宿山水激清響泠々玅絲竹自子嬰言
責時事紛以促緬懷不可陳願言躔芳躅

同鄭黄門於徐氏東園酌許少司馬

公子園池勝繩深緑未消石櫳青玉案樹亞赤
欄橋近水通星漢長風落海潮翻嬿歌舞鬧隅
竹度瓔簫

巨源王孫谿上居

秦淮八月水如烟高下亭臺夾岸懸古渡猶傳
桃葉楫佳辰况近菊花天風飄清響来鈴閣雲
作輕陰落酒船最是東平餘樂事爐薫坐對碧
簾前

贈姚允吉

矯々出風塵圖書四壁陳筆花清入夢池草細
生春梲熱忝船子囊空散酒人獨哌江閣雨絶
口不言貧

送王求我以使事便道省覲

諫草萬人傳餘生不問天心降賜環後名起積
薪前去國三千里爲郎十九年思君候潮信莫
戀舊山川

訓程孺文

黄山得真訣浪跡白門隅委巷田車騎晴窗映
竹蒲雲中長采藥市上不懸壺相對談詩浛令
人病骨蘇

汪子烈投詩過訪耶荅短歌

幾上秋風臺懷人心獨遠之子杖策来山川歷

奇蹇把手一笑青天開浮雲西馳白日廻平生
飽嚼蟲魚字行處長傾江海杯文章落筆高風
格摩娑醉眼乾坤窄千里誰憐伏櫪心夜深劍
吐寒芒赤

送李納言道父擢少廷尉還朝

落日挂離亭淼々蒹葭水三年共色笑一日忽
萬里都門祖席張眄々君行矣還　朝便是還
家路旌節煌々省封樹銀臺突兀餘清燥更看
紫氣高鍾阜　帝命不宿入　帝京直持欽䘏

贊　聖明魯國豈少一男子金鷄未銜直臣名
白虹夜飛射貫城廷尉從來天下平

送劉水部以蘆政考最北上

三年籌水國無意問沉浮吳楚亘千里烟雲取
十洲天分楊子渡人去秣陵秋竭澤魚龍泣行
行達冕旒

寄李西鄉年伯林居

何年解組老菟裘三徑開當漢上游采藥偶隨
玄隺去看山長爲白雲畱林塘半築藏書室風

月平分載酒舟俛仰乾坤吾道在直将嘯咏傲
千穐

同房升郊送聃懷慶登木末亭更酌

黄雲秋滿地白露夜爲霜送客不盡興尋僧到
竹房天垂千嶂小城抱一江長醉倚林亭晚西
風急雁行

浦子口營閲武

神州環衛一江横甲馬馳驅古柳營三疊陣前
雲鳥静太平　天子歆銷兵

送楊汝霖出守姚安

班馬白門前分攜意黯然家看遊子近楊此行道經家門郡借使君賢楊子江邊路梅花雪後
天盃隨肝膽盡六詔莽風烟

齋居有懷鄭覲王黄卿山中

蕭齋風雨坐冥冥千里懷人舊眼青生事祇餘
居士屩狂歌應動少微星誰能天上馴龍性自
合山中錬隺形儻遂初衣還問訊洞門莫遣白
雲扃

送黄莊威之燕

十載相逢兩白頭何堪別我薊門遊殘星秣馬
發孤驛寒雨當壚解敝裘上苑花明春載酒西
山月滿夜登樓翩翩意氣長安客不向人前歎
蒯緱

郊送王平涼之任

新雨滿原田農歌到別筵人將萬里去交憶十
年前地險關山郡風清閭井烟百城看保障
天子罷防邊

寄〻齋雜咏

泡影落閻浮朝華夕成霰都来不百年浮榮爲誰恋

家世本青山不共青山老十年出山来自詫成小草

逶迤御溝水温對王亭〻幾從交戟内落〻看晨星

纍〻綰九篆應接無餘閒辯日謝客問齋頭見鍾山

鍾山蒼翠色晴日下房櫳白雲將稼隺何處覔周顒

隙地列前除葱蒨交梧竹慎勿剪繁枝含風解炎燠

漢庭豈乏士中使分道行掉頭感時事槭〻秋樹聲

退食自遲〻盤餘大官肉因憶少年時荷[illegible]黃獨

昨日出門去所謀獲在野[illegible]慙臣術[illegible]

應下

亦笑嗷名客身藏名不聞篋中留諫草未肯避人焚

六代逝廢興古堞夕煙起誰家歌吹船明月秦淮水

著念成微塵駐顏無大藥緬想山中人江花自開落

夜寒燈焰短古壁候蟲吟木榻無人對醒然一問心

白首溷風塵長悲客中客〻行何處歸高歌盪秋碧

燕子磯

神斧劈巨石截断半江流平窺龍虎城菰蘆帶長洲帆影沒天際水怪乘潮頭颼〻毛骨寒滌盡平生愁

爲索書者急戲作

偶然親筆硯閒情寄纖細世人不解意益我閑情忙

即事

林影墮窗紗午枕夢初醒玅心發圖史古色摩彝鼎

壽程季成

天上歸来未白首浮沉萬事吾何有閑園學種邵平瓜好客獨傾光禄酒書探二酉手自編烟雲吞吐松窗前領取山中閑日月不須更問十洲仙

送馬侍御尔孝歸廣平歌有序

予與尔孝同以邑令被　召已又同官而南共事幾五年昕尔孝善病故不淺高尚之志一麾出守而志遂央都人士爭為詩篇張其事予孑然自顧情見乎辭蓋有空谷之思非興北門之歎也

秱風吹老石頭樹秋草離離綴繁露策馬送君馬不行勒馬留君君不住當年接翼出明光君為南牀我夕郎原廟衣冠紫氣古舊京城闕青天長兩兩相期期不負愁聞狼虺横當路時[illegible]披猖　天聽高君胡獨就歸来賦故山望望鬱松筠小隊前清車騎塵傾都冠盖酬三雅夾道風雲擁百靈把袂相看亦何意拳壯河邉君遠矣含情不獨為別離樽前更下憂時淚

宿棲霞寺二首

步入深松路蔽虧篬牙殿角碧差参徵君不毁千年宅遊客空摩六代碑眉嶺雲横金粟界乳泉雪噴白蓮池禪堂經罷僧初定正是諸天月上時

千林雨霽香潺秋容臺殿高低散客踪水際草香時下鹿巖頭樹老卒成龍經霜亂葉凉偏媚抱日殘雲晩更重午夜毎同眠宿磬山風寒堂度夜鐘

曉謁　孝陵三首

燈火散星毬夾道低人語白雲行處分松露滴如雨

寢殿夜岑寂肅肅簇冠裳虛疑天欲曙萬樹月中霜

遂隊出　陵園喧闐岐路側立馬望山中山中

雲五色

奉答王季宣見寄時爲寧國二守

曾於江海識詩名更共天台采藥行十載分攜
孫劔在八行題寄二毛生川原雁斷寒雲色梧
竹窗虛夜雨轂宦况未須嗟半刺風流重說謝
宣城

以池河營閱武之役重過滁州有感

三年逐行役十度過滁州自遅賢豪路誰分帷
幄籌關山疲老馬江海羨浮鷗客鬓如稱葉臨

風咏四愁

呂太僕招遊幽棲菴

不負冥搜約溪迴麋鹿踪烟雲生大壑鐘磬出
深松亂石都成佛窮僧半作農虛空開眼界百
里見孤峯

大栁驛口號 有叙

諸驛唯大栁南有關山北有磨盤山ニ石嶙
岏損馬特甚予意傷之爰有是作書之屏間
呼馬應之以馬出門上山下山使者鳴鞭昔急

市頭馬價初還

送陳挷之奉使歸粤

握手幾相過行ニ柰尔何踈占交態古老覺別
情多烟月鴻低浦氷霜馬渡河梅花明五嶺呼
酒共誰歌

綠猗軒爲汪子烈賦

種花ニ色好風雨苦易戕種栢ニ心堅何時如
我長三畒山池半爲竹龍孫日長翠成簇月明
古墻凴素影風度踈林戞哀玉主人坐對石牀

清塵氛不到雙眸眀信手抽書信意讀時還起
亟琅玕行琅玕箇ニ挺風格深靚真成庾信宅
飽歷氷霜自歲年相看不減凌寒色

送大宗伯王老師請告歸瓊海五首

石頭城下繫歸舡人對梅花欲雪天感慨平生
堪此別乾坤何處不風烟
十年塵夢憶南宮四海才名入轂中桃李渡江
紛若許獨慚無計報春工
抗䟽辭天道不輕老臣病喻自心盟太平夫兆

身先退風急寒江暮春雨聲

歸與何如山色濃一當名勝一支笻夢面白日邯鄲枕巖得閒身訪赤松去〻青天萬里長修髯拂耳半爲霜里中盡散黃金橐海上重開綠野堂

送汪将軍之任吴淞

斜日射江明嫖姚出漢京巖城刁斗靜小隊鉄衣輕雲断三山色潮回萬馬蔽到時春汎急海上作長城

訪張山人子明不遇留題所居

伊人小結秦淮上水風水月閒来往長裾不曳王公門獨與漁樵互評唱官橋栁外春日遲我來訪君〻何之低回斎閣不能去壁見影身桊見詩骨淡衣冠古以野滿前詩景恣淘寫九衢車馬百丈塵誰似谿頭玩世者

徐光禄考最北上别以短歌

鍾山日高紫氣横石頭城下寒潮生闌河栁色黃又青聊持一尊别徐卿與君門著巧相[illegible]

日不見意不愜英〻二子王照人待我弄筆〻有神君都大官〻事理我食大官媿欲外山澤政急魚鳥亂天下紛〻何時已君今行矣指幽燕大河南北民無年清風兩袖道路便獨歸帳立津亭前模糊草樹低雲天

送劉都水出守貴陽兼致鄖中丞時有播酋之亂

水部才名舊梅花照客舡天清江屿小路入匯雲長萬里馳君命三年伐鬼方令公籌獨運爲縛夜郎王

紀悶

庚子二月二之日忽地憂来不自識東風未觧雨餘寒天上浮雲淡無色十中常侍出漢庭朱干赭旄耀日明虎而翼者夾以行磨牙吮血誰其攖破家紓國亦不惜可堪若輩相蹦藉　黃屋寧知白屋貧弱人肉爲強人食赤眉紅巾豈異人蒿目乾坤長太息七尺空負冠裳身萬事全輸龍象力頭顱衰颯伎倆窮欲脱樊籠脱不

得夜来夢入小桃源樵客指麈林路黑

送吳比部出守瓊州

聯鑣入白門五載宛如昨相於結蘭佩氣類姝不惡一麾萬里去肝膽尊前落雲低江東樹海浮日南郭以子清遠心露冕問民瘼孰黎雜生黎遺黎不任霆保障擁百城無煞坐畫諾白日射滄溟四風振林薄政成應勒碑島嶼爭奇錯

春懷

不見故園春〻風侶故人著花紛作態命酒忽傷神霜鬢悲前事雲心戀外臣匡山讀書處殘雪老松筠

三月晦日同龍氏部君御顧博士靖父集雨花臺分韻得謀字賓字

林薄綠新稠相期出郭游竹交山路窄雲墮石亭幽時世天難問琴樽野共謀愁看春欲盡醉不盡春愁

青陽餘一日白雪對二人監拂花成雨徵歌鳥度春侶聊晋敗辭地不動纖塵林瞑迴車騎然失主賓

桃花篇爲龍君御尊人伯貞先生賦

何人曾領武陵春萬樹桃花五色匀大隱金門歸小隱自避紅塵不避秦〻人洞口雲霞與客說詩如說偈二六旹觀自在身三千行滿人間世濯清浮白意仙〻仙郎王立庭階前桃花桃實春風醉別有乾坤結大年

過汪肇部園亭偶遇謝栟俞范諸子夜話

好詩無好客獨窪巧迎門榻外風篁語林陰石虎蹲江河旹事變尔汝古交存疑路燈明滅青天挂月痕

題吳無奇家山圖卷

季子才懷洵清美蚤年名傍青雲起三十六峯天下奇一泓中溜豐溪水〻上人煙而萬家〻家門口種桃花桃花不逐流水去画橋映帶峰頭霞此中不說桃源路秦人雞犬相朝暮雨霽林峦錦作堆風生亭榭香成霧夫〻獨其南阮貧幾年作令茗水濱琴心三疊風調古筆底

山入望頻山雲飛片〻山水浄如練試問東風
故苑花何似勾吴花滿縣花開不减舊河陽仙
令行春〻自將風流爲政亦不惡何必區〻戀
故鄉

同張計部興父張職方大來觀珠泉

偶從赤水弄玄珠生滅光中定有無深飲更憐
山翠合朗吟不遣月明孤日南使者徵何急海
底鮫人泪已枯萵目乾坤頭白盡野情吾欲托
菰蒲

一宿菴主索詩率爾應之

一宿成頓覺三宿結愛緣如汝百千宿胡然胡
不然宿性不住宿非三亦非一卧佛呼不起空
持佛足泣

偕武駕部對鄉劉常侍不盈王陳二山人
黄鄉少明夜登燕子磯即事

危磯水擊三千尺下有蛟龍之窟宅月生潮落
客到来寒飛一道江光白迴波撼石〻不流長
風吹人五月秋嘯歌夜半巖谷裂何處乾坤更

十洲

齋宿神樂觀二首

万緑擁樓居翩〻憶仙子寥天一寉還孤響清
人耳
天近蔚藍天簷牙象緯懸端居誰作侶明月落床前

喜雨

誰爲夜獵者馬上倒天瓢行潦如江河蓑笠寒
蕭〻東阡與南陌入望田〻白回思桔槔勞把
手相慰藉稅重瓶粟空病商兼病農空彈憂國

泪且喜兆年豊

李中丞歌

颶風掀海鯨鯢舞殺氣薰天〻亦怒我師十萬
渡鴨緑幺麼詎足膏質斧夷王自隕夷種驕東
南保釐借開府宿望誰當文武才御史中丞李
道父李道父社稷臣一行委質不顧身南樂柱
史坐遠竄危言激發丞相嗔世途奇以險吾道
屈亦伸造士趨西晉避兵還東秦入列銀臺司
獻納我黍夕郎意相狎堦下蓺葵亦忌案頭削

草烏緣札觴酬耳熱慨以慷感憤時事冠指髮
舊京班聯殷陛高新亭泪洒江山淵鴻臚死分
鮑卅金廷尉下結王生襪秖今海國樹旌幢材
官甲士紛騰驤轟下龍刀土花紫箙中狼鏃人
胎黃江滑海漩浮几席雲鳥上下亂帆檣蓬壺
五山五輪指直舒左臂拔扶桑天家承平三百
禩外庭稀闊皇居閟古來秖恨繭絲臣鑄山權
水爭言利鐵輔不貸舟車緡　陵園欲洩金銀
氣中丞奮力排天閽日月爲卻星辰翻臣頸可

斵山莫斵精誠片語回至尊至尊一意瓊林貯
闌闠家々空軸杼奸雄乘興起徐方坐縛轅門
以鼙鼓草澤何處不奸雄誰其啓之誰其沮民
心去我虜爲王民心在我王爲虜諫議捫舌毋
多言中丞義烈棄如土願剸臣心一丸血仰酬
今日堯舜主

過恩公別業

香風度齋樹吹落野猿心迥出人天界平開子
墨林空山稱杖遠細雨夜燈深莖草能安剎
麥地布金

送王黃鄉還山兼致鄭覲復汪汝會

霞際結巖扉翩々杖獨歸黃金看世態白鳥證
心機上下人千古槎枒櫟百圍意消深息後花
雨滿簾飛

蕭封君壽歌

人而龍兮何矯々危冠岌兮切雲表珮陸離兮
善窈窕胸中五車負奇特天人幾獻金門策老
去還歌驥伏櫪何當一片真肝腸既能施恩復

能忘英々俠骨凌寒霜也從酒人豪飲嚴君
乘戒意凜々只今兕養酒仍禁當年　封拜天
語優簪纓聖世稱巢由佳兒翩々驄馬遊烏情
夜々牽烏府蜀國之綬調陟岵繡衣夢入萊階
舞桃花三月明浣溪白雲在望天之西眉壽遥
祝峨眉齊

党侍中歌

君不見党侍中長松軀幹清冰胸課兮新下
天子命勉出徼入輸公宫東塌西淑攷疆理分

塍刻界劳繩亏簿書抱去沍滸遠蝦菜不受郡縣供自把薪樵煮江水洲人羅拜生沍風局中将作呼活佛散金〻匕不可覓赤面相看欲隕生剖心自明誰與質葛𨅰半百代彼償神前一語竊着殛〻着授人〻不知受者藏金〻復出姑孰租綱更可憐室廬懸磬身戍邉責供包籠闌不入流雖坐守經三年鋪地金錢七十萬一麾官屬俱爲蠲君不見十道分行中使塞窮山際海誅求急黄旗隊裏天爲昏崖崩波沸人股

慄舟車箕畫估客走家裏無金還擲骨卧囊折軸明得意生人晝號兒夜泣胡然而天胡然帝俛爲人兮俛爲蜮妖狐穴城出跳梁猛虎負嵎恣咆哮咄嗟白日舞魑魅侍中見之攢雙眉凮皁横行龍德隱鷹鸇腐喙鵷雛嗤乾坤蒿目誰當語歌以贈君〻自知

病僧

雙樹一匡牀柔風散妙香𠣔身從病〻兀[illegible]空王

送蔡符卿致政歸淝水

林居三十載一出便歸休豈以人言召難將老志酬道元關去就世詎與沉浮掌節孫前命抽簪尋舊丘芷蘭成獨往梧竹悵同游今夜看鄉月浮雲黯未收

送程貞父遊燕

千金裝劔指幽燕欲剖離心落日懸别館鶯花遲去路繞堤楊柳待鳴鞭雙瞻御座陳周禮九列官儀見漢年旦晚青宫嘉命下定應恭述

洽陽篇

枝隱菴爲吴山人賦

名勝探欲遍息蹻秦淮湄挾此千古氣聊爾棲一枝東風不啻一枝春罇擲琹薦花底陳長歌短歌不盡意寫出青山還寄人青山有無雲氣薄隱〻枝頭攝丘壑白日棲下卧少文五遊更不劳行脚

送陳督學以成晋冏卿還朝

江南三月桃李春使者還朝簡命新[illegible]

地黃鸝老把酒送春兼送人江山閲人〻代昜
俛仰六朝餘勝蹟幾隨巾舄恣登臨深飲深譚
夏轉劇中澤嗷〻鴻雁散漢庭金虎不可攖萬
户倉皇白日暗躊躇豈獨牽離情雙旌搖〻直
北指道上行人行且止緑楊芳艸接長安長安
尚認乘驄使　浛宮天上紅雲深　六龍之駕
何日臨莫教舞馬充天廐倚轂應陳大僕箴

懷王伯玉姑丈

江河看世變談笑領春風意了圖書外情散丘

甃中石交齊爾汝墻隱托君公何日隨鳩杖停
雲思不窮

苦雨歎

曉来搔首當軒立西風吹雨鳴堦急誰能煉石
補漏天兩月不見長安日兒童爭學商羊舞婦
姑交愁突烟濕畦町水漫簑笠敝巷陌泥深蹄
鞅澁二麥無秋米價高市人惻〻和天泣

題画四絶

籬落逐溪斜東風兩岸花鳥鳴春冴〻陰殺野
人家
結屋青林中坐令炎昬者辟洗耳不臨流萬壑松
濤涛
黃花開未開秋容淡在牖時有杖藜人来索重
陽酒
山深雪又深半掩柴荆暮何物老樵夫歷亂梅
花路

訪戴翊明蒼雪齋看竹

睥睨掛斜曛從君問此君清閒三畝宅嬾著五

游文寒韵疑鳴玉秋陰不借雲茶烟將客話几
榻遠塵氛

寄壽金州端

横空赤日流朱光射人火雲如錦張郤扇題詩
寄千里獻君〻在水一方到旹七夕君初度織
女星河行半渡岸露霏微滄欲迷迴渡落月風
生樹君今行年七十強孫枝韶秀紛成行甕罌
酒湛碧玉面雕盤雞割黃金肪何日登堂爲君
醉君早拂衣我應愧簪冠鳩杖芙蓉裳訣得枕

中鴻寶秘家山白岳仙人棲瓊枝翠盖雲天低
人褱下視一丸小拍肩五老年俱齊

節孝篇爲趙大司寇賦

晉所不絶趙卿祀一死一生丈夫事近代亦有
趙氏孤誰其存之女丈夫殉鄗易立孫難燈前
夜雨形影單蕈嫜皺白老欲死拮据俯仰凋朱
顏衰宗無人食在指此身未死此心死兒見頭
角是曰龍辟纑相伴讀書史龍納新婦〻又孝
鬻髮鄰姑爲姑飽烏也反哺非其雛彼蒼〻者
若爲報是姑是婦世有無文子文孫官尚書九
天龍章下九地吁嗟趙氏孤不孤

讀王太史傳邵武丞鄭公遺事有感漫成

三絶

名地高蘅浪自矜祇遺清白幾人能婁東太史
搜尋更五世猶傳邵武丞

一錢不選掛賢冠行李蕭〻白日寒父老遮留
留不住獨畱雙舄泣相看

廟貌如新人代徂歲時兒女　薦何人爲[illegible]

奇於虎指點殘碑字欲渝

江上餞王求我光禄還　朝

火雲崢嶸射江清故人北飛畫鷁輕風帘招搖
楊柳驛岸花掩映芙蓉城黃河水走沉壁馬赤
地民瘡挈釜鐺相看杯酒發三歎君應揚解献
聖明

與羅蘊兩氏部䣓平山閣即席即事閣在
浦子口

一樽相向碧山頭吞吐長江萬里流城闕南標
龍虎氣水雲中汎杜蘅洲日斜林影頻移席風
捲濤聲半在樓鳥外夕陽低遠岫頹然自署醉
鄉侯

豫章祝世祿無功甫著
新安吳懷讓少逸父訂

河上謡

何物夜負黄河走一决百尺黄涸口呂梁失險流沫枯千艘膠澁萬夫守旱魃作祟河土墳菜畦麥疃吹黄塵丁男畚挿渴欲死道路流離人食人吁嗟乎　天子璧馬應不惜淇園之揵難爲力

贈嚴商城

未老賦歸来老去壯心歇人標白玉枝家餘青箱業徑看松桂交榻爲求羊設杖頭帶峰霞杯面呼江月分齋到竹林譜曲教桃葉自憑玩世意因得養生訣隔浦春雲生矯矯想風鄭

秋雨歎有序

穐雨歎傷農也余以閱武之役過東莞城驛水高于路易輿以舟田野淼茫望之惻然爰有斯作

秋雨歎歎穐雨一夫作苦上食父母下食兒女麥秌不稔夏雨多穐稼纍纍又如秋雨何昨見禾生耳今没生耳禾雷門撾破妖鮫舞十日平地成江河江河平地淚盈把鴻雁哀鳴在中野村頭賽社自年年今年罷賽牛羊社

贈陳卓如山人

江左風流今古在珠林瓊樹将金薤載酒時過西第賔分齋遠結東林會芒鞵布袷風雨餘席門窮莫子雲居公卿車馬門庸伺藜藿烟霞色

自如新安山水天然趣幾載歸心懸客寓靜寫芭蕉倣佛書時拈雲樹懷人句到處論交有弟兄鏗鏘金石應同敲丈夫别有千秌業誰與區區蠻觸爭

送遠上人募掓水陸象閣無禮南海還都下

眞僧遠杖凌空錫長者弘施布地金水陸象懸歸四界香花供滿失三心天清日海浮杯渡鳥下雲堂負鉢尋禮遍南宗還北去不須更問沃州深

雪後過吳野嘉所居

言尋壺隱者正際雪晴時座冷丹爐火庭披玉樹枝日華喧凍雀冰彩動芳池窮莫憐春事相看鬓欲絲

朱侍御謫卿於署左搆亭臨流予題曰澄清系之以詩

愛爾草亭閒臺烏去復還瓊飛迸地水翠墮隅城山蒙竹分陰淨緋桃著色殷澄清意不淺隱几聽潺湲

登定山

嵯峨定山高我挾奇情上危磴樹杪盤暗泉石腸響壑雲深不流五日光相盪萬里天清一鶴翔凌風欲擲盧敖杖

滁陽道中紀事十首

地險扼江淮森嚴列戎衛遥擊綠林兒綠林散猶未

何年散馬群馬價歲禾償兼心周大正倘在驪黃外

樹根人偶語無計送窮愁十日黃梅雨家二歲麥秋

屋漏仰屋歎出門嘆未巳四野繡黃雲一决成白水

田畔嫗哺兒田中婦插秧兒啼婦數顧點水不成行

挈家出傭作十九逃亡屋朝散水田食夜露野橋宿

黃潦不歸壑道路浩無津扁舟如葉大載滿夜歸人

不惜二馬錢惆悵鳴長鞭遥見黃旗使對泣津亭前

舟車算已窮估客戒不至落日在林端獨見魚蝦市

榷不以酒獨酒人何處有盛傳醸泉名安得泉如酒

同喻戢方程仲權王曰常平山閣曉望

搔首憑江閣平窺海日孤夜風餘軟浪朝靄

平蕪杖屨神仙侶山川王覇圖詩情共烟景相對入虛無

贈王子美

一爲彭澤令歸不待秋風柱下玄言遠墻東小隱工蒔花招賦客譜曲教奚童到處餘行樂江山爲爾雄

許友雲初度歌

年少胸中一萬卷共道明時金鼎鉉冀北何難快一鳴荆南每自悲三獻拂袖烟霞足此生浮雲儘著世人情生徒門下傳詩禮樵客山中忘姓名姓名仙籍紀一與塵寰異能經引促年鴻寶探靈秘句曲茅君稱孝友勾漏葛共解文字汝家元屬晉旌陽五陵留記不渺茫伐毛洗髓何足論相期拔宅凌青蒼

夏日過殳質父所居觀画

殳生胸中飽丘壑湖海空囊任飄泊散髮吹翻栅市風吃毫盤礴揮根闇點綴有無蒼翠攢幾家烟靄浮株巒我欲逃暑此中去松陰[illegible]

夏寒

寄東水太樹歌

出山十載游子情山中久寒宗枋盟風塵碌二成底事腰脇撐觸徒盧名何如我家大宗老七十叟鉄不杖行壯歲居貧自食力盡日執作販以耕稑穜且慶公田稔礦榷寧知官賦輕黃雞伏鷇栗滿地白酒撥醅客且醉二水曲抱新草堂茅山雲外来蒼翠里中父老相扶將膝下雛孫能舉觴白眉稼二紫瞳方壺闕洛社相輝光人生所貴在知足願以餘年歌樂康

贈徐納言二十韻

紫極崇嚴地銀臺献納司星辰瞻几舄日表望丰儀郡秩煩徵拜京卿幾擢推休光延帝眷清操畏人知座有咨詢客門無請謁私獨謀擔國是先計戒旹危濫我淹青鎖隨君歩赤墀　聖明時事異鞠瘁老臣宜侃二攄忠讜申二示坦夷託隣同井汲分戶接烟炊剗草攜齋榻看花陪屐綦竹梧森共蔭金石切相規耳熱時論叙

機忘日較棊清癯占鶴骨秀彩望芝眉閩海君
飛夢匡山我注思莵裘雖已闢鳳闕恐先辭祿
髮看如許葵心仍自惟嚴君矜善飯令子競聞
詩善後須繩武開先席世資全昌誰得似嘉譽
頌終綏

七夕公讌與曹廷評能始諸詞丈分賦二

得支機石

青天斜掛銀河寒織女機絲此夕殘河邊一片
支機石錯落繁星冷秋碧伏兎初停軋軋鳴涼

蟾清映晶晶色貫月仙槎漢使臣何年乘至欽
牛津人間天上隔幾許攜來片石石無語惟有
成都簾下人已識客星犯靈渚

喜董修父至對酌作歌

平生雅托肺附親兩兩不淺兒女仁吾兒挺月
九江死而女蚤孀未亡人歲時過從泪如雨哌
哌雙雛赤毛羽君卧青山長道心我逐紅塵皮
骨苦月明忽到千里駕驚看無語手相把何物
催人雙白頭屈指一别十三秋故園非廢故人
老或化異物長宿草歸然獨峙魯靈光故吾肝
膽相傾倒未亡人撫雙雛成死者不死江有靈
人生飄忽如過影滿将杯酒消閒情

寄題隍州園

結就辛榛與葯房翛然卧獨老行藏曲池過雨
平通檻疊巘垂雲薄覆墻沙遠笋筒歸酒市秋
清蘭佩厠詩囊蒼蒼露下蒹葭水遥憶伊人水
一方

贈于符卿十韻

一官稱寄隱我爱于文若朝趍金馬門夜卧青
藜閣夢醒蕉下鹿吟伴琴邊寉秀擷愜賦心冥
搜縱行脚休暇數過從恬愉别棲托王屑霏四
座緗囊貯萬壑簾風自卷舒杯月共咀嚼抖擻
塵土身揶揄蠻觸角玄仗不段素慧槪不假約
關牗望北山秋轂散寥廓

送朱少襄還嶺南朱以貢授眉事主簿家
有飛泉洞

江樹白横烟秋風快客船身飄黄卷老御昔生

宫懸出就三都賦歸尋百粤田蓬窗深雨夜不減聽飛泉

登棲霞絕頂同党敬之王曰常方道卿

攝衣登攝山百折樵人路峰頭一跛僧楠宿雲歸處風壑虎陰吼霜空鳥低度衣帶大江流冊青瓜步樹四顧天足垂日月爭吞吐曠哉觀止矣頓豁烟霞痼

千佛嶺

石起碧嶙峋隣虛不受塵莊嚴無盡佛誰是本來身林影松飛子風馥谷有神青山真面目應屬會心人

石馬歎

平原不見馬鬣封石馬對峙禾黍中巨如象兮矯如龍昂首奮鬣將騰空巍峩赫奕何代公而爲此者標玄宫玄宫減沒不可踪白楊蕭々生秋風々寒々日落哀湍瀉妖狐穴處石馬下洛陽銅駝今安之石家金谷徒自侈夜醉綺羅桃李園朝成瓦礫牛羊野百年欲作千年計空燕露

草何爲者愴惻不待雍門琴請看道傍雙石馬

送吳元瀚還閩中

江寒夜動少微星野客朝辭謝眺亭九月方袍沾露白三山枯杖倚空青詩名蔚起誰爲和酒伴常過我獨醒歸去武夷營小隱溪雲幾曲一漁舲

過汪潛夫衆妙齋在羅祠側

繫馬問松筠憐君旅食貧虛開生白室靜作尚玄人暮鳥歸林亂寒花抱露勻怪来香不散明德接芳隣

市隱齋爲齊王孫賦

小隱不出山大隱不出市以彼刹利家而現長者子客至暨談塵客去憑棐几觀物々亦我觀我々無始市道日飛聲飛聲不駐耳

送方道卿還楚

長天横一雁落日挂三山丹樹稱堪把滄洲人欲還有懷將雜珮何術轉頹顏不盡立中意歸来獨掩關

送杜士良還吳門

長風飄雁影黃葉下山〻秋色正堪寫扁舟長獨還〻家酒熟露花白殘菊籬頭香可擷醉餘名勝落筆尖萬里烟雲生屋壁品入神品好自弢夜半青天風雨號

送何仲雅巡按閩中

南巡重借惠文冠海嶠霜迎繡斧寒祗道閭閻眉可察忍聞州權臬堪酸栢髙臺上盤空翠荔老林陰照日冊新命不囬搜島使短童在袖若為彈

題馬司空卷

豐水悠〻繞林薄豐樹重〻㽵郊郭花氣蒸霞几上明橋虹閣雨簾前落遥憶此旹春色多三十六峯如翠螺輪蹄雜遝林中灡羅綺庶纖竹下歌苕溪吳令窜銅墨幾載花時負春色圖将此景向琴臺醉後詩成誇向客〻有司空太好奇也将絹素寫豐溪朝携齋內思金馬暮展西窓誤碧鷄萬家墟落連苍野水榭棋亭雜烟樹

點蒼山下讀書臺昆明池上緇經寺可憐佳[illegible]天下無與君展玩為歡娛簪纓羅薜非殊途咄嗟幾人廟廊無江湖

別黃嘉遯

十載憶而翁通家見孔融名元以俠起詩不待愁工雲度江關白霜酣驛樹紅分携御溝上溝冰帳西東

齋宿佁城道院

洞門樹合月蒼〻碧殿參差九轉廊別院竹分人偃卧古壇雲護崔迴翔山蔵符籙標靈異地湧烟霞接混茫尭怪不緣丹火熾千年劍氣未銷亡

對芸齋為鄭景時賦

讀破萬卷書〻中字〻虛羲皇畫前失龍馬鄰侯架上空蠹魚樹芸辟蠹〻枯死咀嚼糟粕人蠹耳日月研磨印以心天地逍遥喻非指松風作韵入茶鐺竹露垂〻滴石泓更見綠囬書帶草君家〻世本康成

展楊忠襄公祠

南渡宋不武建業城下虜丞相堅降旗將軍卧戰皷婦女鬚眉拜犬羊義憤軍判雙目張書鼡衣帶好自將死即死兮降不降兀朮張筵譙降者故置楊公階戺下欲殺不殺示意三忠肝激烈佞舌懃龍蛇起陸白日陰頭顱半落罵未喑慘莫慘兮剖腹摘其心別有貞心萬古在灌木祠下風悲吟

送劉玄暉

閏餘月令催春早殘年欲發新年草古亳劉生客欲歸相逢正在長干道長干雪雲俄滿天雪花大如兠羅綿將軍觫帚無暖氣旋呼斗酒生聳肩關山新凍馬蹄滑去〻急如弦離筈羯皷中途見改年土牛東郭逢除臘劉生謾向岐路嗟中林爲汝歌兎罝河山白馬盟當代圖史青黎屬舊家金鉦時動邊塵高乾坤落〻媿吾曹剛心莫遣柔翰耗磨礪以須雙寳刀

癸卯人日偕于符卿謝𢈪諸山人送范東生南還范㴘餘北上

芳辰介人日雅客依卿月春消氷下水夜明松上雪對酒難弟兄別路渺燕越御溝多柳條連枝不忍折

王曰常喪内遺孤十歲計問浮沉埜而後至自作秋吟甚楚賦此傷之

梅花歲二客邉過錦字模糊別恨多梁月斜窺炊臼夢江風吟度鼓盆歌塵生破屋餘箕箒土瘞空山長薜蘿讀罷秋吟篇欲廢誰家兒女閙

春儺

贈李士龍八十

雅道憑誰振遺風見老成地偏歸卧穩機息應緣輕奇字摹㸑兕閒情對兒䑛人呼李長者座列魯諸生空法心無着霜髯眼暗明未須祈甲子君自舊長庚

訪王太古不遇

輪鞅迴深巷松筠蔭小堂應門無稚子敷座有空王鳥跡書芸案苔文繡石牀相期不相見思

逐野雲長

贈程仲權卜居

白門堪大隱不費買山錢家可一千里人丁半
百年繁花酬酒聖新草證詩禅客散茶烟歇脩
然竹下眠

刑常侍宅觀七歳童戲劇歌

雕欄曲圍千花春主人列席羅瓊珍笙鏞初歌
雜劇陳妖童出破登華酋髫年齔齒苍津ニ纖
肌弱骨眉髮匀研光頭帽影纓振雙髮纚縱畨

紅巾羅衣長尺約以紳錦鐺画袴文裤褊五絲
足履珠大秦淩波羅襪一寸塵能妍巧笑還工
嚬雜歌以舞稱童伎應會合節宜屈伸移宫換
羽不動唇雛鶯嬌啼如向人鷩鸞廻翔如可親
百回百變百訝新老伶避席不敢嗔醉客滿座
稱入神我欲因之問往因他生今世前後身無
乃宿命司伶倫

與程巨源夜奕

凉霄耿不寐命奕一燈前方輿布大地奇数應
周天離ニ馬目立轟ニ厓行連合圍防衆潰犄
角擣孤懸深計落子遲快着當機先手談窮不
譁心戰銳且堅不知身與世共爾證樵儒

送友人還山

志士不得志我心徒惻ニ談笑羅百家文章振
六籍賸有琴樽與對此風雨夕何以贈君行江
屿深秋色

送程仲權還山且訂重來之約

何處歌西灝淒清客子歸松筠驚雀骨兒女泣

牛衣野稻青孤熟江鄉紫蟹肥千秋交誼在莫
戀故山薇

白孔曲爲胡孝燕允貞婦氏賦

姑不姑夫不夫婦有婦德奚爲乎半生半死泣
且呼不如滌室甘自棄生不成兮死亦徒我竟
此曲筆爲枯白兎氣ニ孔雀徂

癸丣初度

我生六十四髮短心不長蹤節從天放平懷祉
自将未能降野性而尚列朝常蒿目傷時政捫

心媿夕郎江山窺我老園圃爲誰荒〻惜酒頹廬
赤經霜菊自黃正愁時序晚明日又重陽

同張計部孝若湖上作

秋色落玄湖相將湖上役内家傳鎖鑰方國來
圖籍民數十年登仙曹五日直移舟分菱荇鳴
柝起鸂鶒水雲澹不流堤樹翠如滴庋閣鱗次
攤掾史蠹孔剔共念根本計敢愛撿閱力風檣
鶖鶴扠月慢魚龍劇繁華憶往代嚄唶成陳迹
轉見　帝諆臧萬斯秊無極

汪子烈下第歸新安時六十初度壽且送
之
甲子從頭起昂〻野隺姿四緇談有麈百感鬢
爲絲酒態隨天放文心秪自知故山松桂在還
着老書癡

贈黃齊二光禄詩

黃齊二光禄酌余玉太令城南林亭會其尊
人受封誥至即席賦此

治城〻南千苍春欵段不厭長干塵開尊[illegible]

贈程汝可六十詩有序

汝可夙抱古心不詩不文從余游三十年如
一日孿生二子問名於予〻名之曰學彭學
佺今年六十初度留滯白門汝可昔當全盛
爲子而子爲弟而弟今丁式微而爲人父兄
不名不利何物驅之至此賦五言近體一章
贈之
碧玉山中酒黃金籬下花如何週甲子羈旅不
還家坎坷心餘苦支離鬓半華明珠雙在握好

向客前誇

送醫者還閩中

江空風露白歸去幔亭山方技從龍授行裝載
鶴還詩筒晋水部藥裹駐丹顏莫作韓康隱聲
名半世閒

署中雜咏三首

齋餘丈許地葱倩雜樹竹無暇作郊遊對此趣
亦足
閣者爲誰嚴客多排闥入樹下坐成圍笑語[illegible]

相適
誰分方內外塵想捐未捐安知青鎖署不是蔚
藍天
送姚園客
秋老江南客無家客復貧囊空慳白墮衣素怯
緇塵浛侶雙林住文心四海親千山霜葉醉送
爾獨歸身
贈吳成之
南陔稱獨行問友太江東物始常觀妙人前肯

譫窮盡簪探覺路揮塵折談叢幾對鍾山暮悲
生松檜風
寄宋侍御肯巡滇中
朱纓玉勒花驄馬凜凜威稜臺使者朝端壯氣
騰凌雲遼左英聲先振兎碧鷄迢遞建旌旄文
物殻名化不毛解辮行間拜酋長抱書門下偁
時髦後先黼斧三從事坐遣炎方消瘴癘爲我
殷勤數寄書書中字挾清霜氣自憐頭白老南
垣國事紛紜誰共論已羨昂藏稱直指敢將衰
朽惜空言　君門九閽天萬里美人又隔昆明
水幾迴夢逐點蒼雲臺上祥鳥鷇喚起
過問竹軒問主人病以韻言作偈主人爲
齊王孫似碧
到来不問竹而問竹下人驚見病骨高中懷爲
酸辛所病銷人肌病病銷人神佛是大醫王法
爲病者說心生病乃生心滅病亦滅締觀泡影
身愛緣漸枯竭圓朗日海日清寒雪山雪半榻
篆烟微兀坐維摩詰

短歌送李将軍應辟两粤制府
李侯虎頷氣食虎小来好文尤好武嶺南幕府
飛檄徵甲帳牙旗尺一組自言壯士樂長征所
不釋然麒閣名挽強騎生昔跳盪制勝伐謀今
老成胸中太華五千仞殺敵歸来氣愈奮獨提
大膽向轅門有夢何曾到鄉郡城頭擂鼓雞再
號捉力上馬霜天高
木末亭二絶
孤亭危立木末之遥閒雲去来風度隔林鼓吹

烟平嵌壑樓臺
藉艸何人痛飲攫梧有客高吟薄霧危浮銀界
長松響送潮音

馮母詩

古云就義難就難始儔烈妖夢一以踐子貴栝
母卹授綬如昨日鏗然朱絃絶顧眄生死間府
猶義否訣誰難地下從君意無乃奪君意屬在
子毋亡子則孽願終立孤志煢〻苟延活不辭
家磬懸十指穿以血豈爲死者起大義自不越

思君若晨月髮鬖隨影滅約髮五十年強半居
凄切徒作卷施生心已爲君授成孫願火遂況
已增門閥宸章賁玄宮客墓多轕蕤願歸故鄉
骨不忘要同穴昔戒在附棺啟壙心如割墻婁
喜依然五束將遠涉人塵三十年相見猶相悅
旋襯念平生何況久隔别雙泪越溪水凄斂更
嗚咽五㽜生不知忍爲未亡設寡年漸及百百
年摠氷蘗情盡方化石情在思安竭

梅友歌

梅老清可友夫子友梅花老格同霜[illegible]清標映
月華月華淨如濯霜幹墜空起朱絃雅調美瑤
琴黄竹高歌似瑶水花開正及小春時群芳歇
盡見踈枝古澗煙輕尋獨易深林雪淺看宜遲
屋邊幾樹渾無賴小艷寒輝亦光恠金光焯爍
詎足云玉對蔥蒨總堪愛擔外數花檐下曝賦
作陽春酒醞釀竹近猶嬿翠葉遮寉来稍覺玄
裳厚此花只合併幽人幽人襟袍無風塵幽襟
何肯問凡卉凡卉紛〻惟逐春〻花幾時秋菊

黄山中獨有孤梅芳交情直許歲寒見能遣千
年飛古香

寄荅楊中丞

山廻制府[illegible]烟開迤逶蒼梧講武臺經秘虎鈐
門客注衣珣鳧蠢岷巒裁居人醉待桄榔熟貢
道喧聞翡翠来借問孔璋誰得似幙中不少掞
天才

蒿目乾坤近事非老臣猶自一戎衣聯囬春借
雲雷解肅烈秋驚草木腓中使無端窮地力南

人今復見天威素心幾託微波寄安得時清諫草稀

二節詩

哀絃且莫張聽歌雙節童媍嫂姑始字娟歸姑已孀夫壻承明廬魚軒共姑將不敢事穠華但愁寡情傷那知倏忽間共姑守空房瑶華萎嚴霜何庸問枯桑衆人死所殉篤念在宗祊外内尠周親何以繼烝嘗甥也屬我出姑女緣姬姜就玆族類同稍延枝葉長魯嫠不恤緯君子稱其良今古已異時嗟哉知義方两雌將一雛誨教何遑遑雛也能式穀頭角方昂藏誰憐茹荼心一朝俱七襄悠悠空房中一一存銜亡此意自今古金石誰肺腸

衡泌園詩

泌水可樂饑衡門可棲遲何以簪紱間而與林泉期貽厥有嘉謀緬懷庭趨昔曠觀隨搆得與選惟境宜昌山懸遠嶂靈溪會通池四顧寫[illegible]碧一潢參漣瀞烟綃織雲練水帶縈嵐基[illegible]界清漢風物羅景逵賁丘天語接篤怙玄訓垂緣徑扛梁入依亭穮穮滋原隰本自適輪奐初不資藝苑恣耕畬游泳有餘基足表幽人道永爲達士規

送張農部出守台州

驪歌揚榷風能輶辭　帝里把手两相看落日三山紫三山背石頭專城當馬齒石梁瀑飛雪郡齋霞散綺君不見右軍五馬五綉駿爰此東南佳山水

過潘懋德所居

帝城偏處自山村落日漁樵譁不喧夜雨草深楊子宅春風花滿謝公墩人閒更覺禽魚狎道在寧加丘壑尊明鑒力餘還課讀隔林鐘磬警朝昏

北征將發索書者麕至作此自嘲

一官垂九載不恨官不遷所恨人負官囬視心茫然舊識都人士相别還相憐酒池淹未死墨池深如淵纍纍擁齋榻爭飛白雲箋醉筆任縱

横何如旭也顛古人以筆諫深媿栩誠懸攢眉
空嘆世敵吻莫面天抱此不職從虔擬筆如椽
更有問奇者尋我匡廬顛

滁陽雨別謝古甫潘懋德諸生

行邁九日寸百里依ミ不去二三子聚散何常
欣復悲贈處未終行且止主人載酒敞燕亭使
者促書催棨几望東名山悵莫登吟邊嘉樹疲
相倚久要獨汝寸心在深語毋吾一日以夜来
忽驚雨打窗晨發還愁泥澁軹江南江北空含

情悠ミ世路從玆始

午日過盤山同程仲權作

客行逢午日上下盤山徑宿雨綠蘼蕪艾葉娟
娟淨役夫插髮腳亦解應時令龍舟水淺深何
處鼉鼓競薰風動綺羅士女鬬妍靚寧知田野
貧短褐莫掩脛ミ麥才登塲豈堪時政横五毒
不在物五綵不續命含此滿腔淚偏向佳節迸
我亦采風者能傷不能諍館人進蒲觴聊與醉
中聖

濠梁遇廣州貢使

黄塵隊裡曳黄旗翠羽文犀百輛馳後盡萬牛
枯汗血珠崖罷采是何旹

豐沛水

平地江河莫問年千家沈竈穽無煙襏雜杖老
生餘幾鴻雁嗷ミ啄石田

苻離道中

驅車苻離道觸景意何慽聚落餘頹垣平疇長
蔓草五年苦旱魃重以二秋潦四鄙非樂郊卒

歲失恒飽钁草盡遺荄捋樹無完杪和糟搏糠
覈骨立面黎槁疫癘復梳藉呻吟半札夭死者
長已矣生者惄如擣流移不可招孑遺不可保
斯人亦何辜無階鬬彼昊

留侯墓

芒碭雲悠ミ黄河水東注陵谷幾變遷不夷子
房墓斯人起下邳報韓蓄深怒胸蟠王佐畧風
儀故儒素帳中掉三寸五載敗天步黄石用度
世赤松用自度甘老山中庚去ミ不旋碩歸然

一杯土千秋爲封樹

過孟嘗君養士處

四豪意氣奪七雄爭羅致客羋舍中高門公子豪更侈食客三千躡珠履誰歌彈鋏歸來乎滿堂掩口齊胡盧虎狼無親公子厄左右相顧失籌策秦關夜黑秦狐白鷄鳴狗盜羞上客

過新泇河

少府金錢歲未停司空飛檄萬家丁弁河直欲驕河伯衡水真堪續水經三户亞鱗司水簣千艅衘尾接莎汀誰從畚鍤掀餘骨岍草春來不忍青

與仲權小甛作

官道栟毬〻欣君先後驂鹿風發清沁午日照微酣緩覺王程近勞餘客寢甘憑高一回睇雁影下江南

登嶧山十五韵

古道平如砥拔地嶧山峙不見寸土膚真成萬石壘雕鏤費神功應接疲客子端如冠而立如跛而倚虛如懸鐘磬矯如怒虎兕巨者坐千人怪者嘯獨兕祖龍鞭不移初平叱不起雪乳睛猶滴瑤草寒不死五華開峰頭枯禪定巖底同游奮孫徃異狀駭群視政愜山水情忽驚風雨氏暫憩冊洞天得據青玉几摩挲禹桐枯嘆昔秦碑圯下隳紀子國祇餘頹城趾人世今幾更巘石只如此

經孔林有感有序

昔與潘去華家太翀以直謁孔林今重來二人久矣物故賦此

孔林三十載偃仰成古今言念同遊人宿草淒以深豈無新知交〻義夙所欽一逝不再晤浪浪淚盈襟宿昔我後生今爲後死者白首辜初心低回杳壇下

登岱用嶧山韵

名岳東方尊半壁青天倚噓吸晴雨分國玉環其趾一線劃天門夾厓勢如駛何年蛟作水石梯成傾圯短輿尻擊窗累息喘不已古跡自有

無小苛雲攬履奮躋最高處矚如愜直視王蹐
東諸侯緊惟古虞氏七十二君者云〻竟誰是
偉哉魯一儒追隨三三子一覽四天下景行〻
且止滄海渺如勺衆山培塿耳罡風摧秦樹荒
草翳漢畤我謁承明廬因尋哲人軌瞻彼巖〻
象於吾觀止矣忽然霧氣合疑猶混沌始

岱宗雜咏四絶

峰頭獨立俯天門日月雙飛遞吐吞莫訝東来
雲障海衆山矗作海濤奔

天風吹散白雲衣天半平開碧一圍日觀峰前
當落日吳門匹練是耶非

不少游人石上題蘚苔剥落幾何時摩崖晶瑩
如蒼壁妙絶秦皇無字碑

哲人一去岳靈分功德争高玉撿文不識攝衣
登覽日有無香火碧霞君

同仲權宿靈巖寺

東方彖教靈巖奇壁立横亘如鐵圍海眼泉迸
白鶴下厓頭樹挂蒼虬飛五花刻閣擘空起[illegible]

心盤角麗且偉石柱峻〻[illegible]
錯趾魏耶唐耶半塵泥後人磨滅鐫新題倉父
寧知寶舊蹟秪令識者長大息卓玉浮屠高可
梯繡鍰袈裟重莫披秘函久自塵三藏老宿猶
能習四儀繩床暫息尒與我天樹逆風香入座
閑拈活句午夜深鐘磬敲隨燈影過驅馳齊魯
疲津梁空山且傍卧佛卧

遲仙亭觀靳公像 有序

亭為靳公故宅靳宋時人施瓜五年仙去壁

間有小影不知其名弟傳靳八公子云

不見靳八瓜但見靳八像年〻瓜熟時行者作
渴想人傳靳八去作仙獨餘十畝種瓜田瓜田
不逐桑田變宅輸官家為郵傳畏日畏途人自
老空吟一摘令瓜好

故山館

故山非故山還辭故山去南天忽白雲立馬一
延佇

新城〻南即景呈奚明府奚亦江南人

馬頭塵動十丈高如霾如霧心煩勞白溝河北尠林水〻邊林下清於洗古柳新榔萬綠妍板橋人渡青帘烟屏将騶從徐〻步風物儃徊轉成趣此中已是小江南何須更憶江南路

良鄉縣途次即事

涼借麥風多巾車西月過雲垂山送雨水注路成河趾錯東西畝心危上下坡帝城看漸近憑軾聽勞歌

報國寺示程居士伸權

文士多結習睥睨木上座揺筆傾一旹寧知坐死大軽犯綺語戒翻令慧業墮尔負不世姿蹉跎半百過猛省别娼門而建空門課自言有夙因人世忍折對飦欲共佛飦卧欲共佛卧遇佛便膜拜亦善拾佛唾的意〻云何空華不作果泥佛可度水木佛可度火參討别有訣底用貌恭那冥心象教陳彈指虛空破支離文字禅唇吻相弄播為問本来人那箇是着箇

初入都門會　長陵災廷臣争言罷礦榷得補闕官釋罪囚詔書獨不及逮繫諸臣感而賦此

雷雨動長安春衣怯夏寒壯懷餘老泪舊侶竊新歡異示天心赫苛徵民力乾傳呼修救　詔猶自泣南冠

客客吟

久笑客生身復作長安客晴高十丈塵雨攪泥三尺輪蹄日夜馳出門愁相揺緊余老白門九載三考績捫心媿素餐奉身聽幽黜冠盖多少

年相逢罕相適故舊如晨星把謁顏鬓易東尚故不薄晨曦忽已夕豈不羡官階其如年壽迫東海精衞填西崦夸父躑心長髮苦短皮骨銷火宅誰為不死物餘景還自惜故山鬱嵯峨雲廛一片石

宗将軍行

家世業儒鳴邑里三寸毛錐儔青紫山東海醜頻年鬧怯懦無能執鞭弭杰出遼左宗将軍結髮從戎名蔚起冠王雄姿岳屹立如戟修髯尺

餘恩兵法秘從黄石傳劒術玅得白猿髓長咲衞霍多倖功歲益馬市非勝理奮身願起當一面直從甌脫堅漢壘飲馬立竭長城窟洗兵欲倒銀河水月孛消芒狼纛髙天驕折角龍庭從我懸老筆勒燕然待爾殲胡報 天子

贈利瑪竇 竇太西國人

十年一葦地天長百國来從西海洋應是吾君文告遠梯航無處不来王

于腮黄卷深瞳碧鍾巧自鳴分百刻宣尼牟尼

了不聞晝夜一心天咫尺

一齋一榻入無窮別學偏於彖繇工道在何之非我土老聃西去達磨東

華言華服欲華顛漢制都從九譯傳一自變夷歸聖軌至今分給大官錢

七夕得南符卿報

政遲鵲橋仙縧綸下九天空言臣術拙不黜主恩偏官合金符重班分青瑣先趨朝戒明發聽徹漏殿傳

七夕雨湯太史蕭表二給諫沈徐二武選張畢二中秘謝大行米明府集朱太史命酒徵詩余以冗奪瀕行補此蕪以番別

巧夕樽開雨僕星隱不明我疑牛渚决漲與鵲橋平極恠風霆妒都沉環珮𩐋綺疏香霧濕堦瓟水波生會少晋歡劇緣長別恨輕人間共天上脉〻两含情

答客問

未醉先辭酒〻不令人狂未老先辭官〻不令

人傷抽身〻恬愉坐家〻平康縱負 國恩深亦助 皇風翔未必陳太立度越王彦方

再過符離

去也道符離来也道符離去時嗷〻民愁饑来時嬉子群嬉〻借問何爲爾五月六月雨一犁雨一犁夏實不粃秋苗肥誰家壞宅草腰齊閭里不復炊糠皮猶散餘粒餵雛鷄他鄉不如故鄉好流移去者胡不歸吁嗟乎流移去者胡不歸

茶池亭詩有序

茶胡以池盖盱江羅子籥今大湖而池之而亭之而碑之爲羅子寄所思也余以此徵羅子得民且得朋焉賦此志感

哲人澤不斬彌遠彌見思去邑二十年父老快覩之田野無所将各獻茶一巵一巵復一巵入手不忍辭餘瀝傾坳堂湯漾忽成池石立池不堙池枯茶香滋故侯晋奇事太史勒豐碑低回池亭下清風激来兹

潯陽道中

黄梅一夜雨江路轉間關鳴櫓絶楚水寒帷見廬山塵途人遮巻雲霜僧長閑指點柴桑里心隨倦鳥還

遊張侍御園亭

市囂隔斷重門雲影落来高樹桃葉不耐秋風蘭舟好滋夜雨

甲辰冬日有事於先大夫塋王伯奎汝遂汝崇諸公遲余永福禅林妹丈王君謨載酒夜至湯成六韵紀事

霜露展先塋招提入化城辛殘花木處未斷鬱蔾情座有群公集杯将三雅傾燃燈開夜色爆竹作春皷興與梅俱發談因雪更清都忘山漏盡珍重歳寒盟

古泉詩爲吉州郭隠君賦

龍華山下泉初發漱石齒兮梳石髪混ニ流来不記年碧漪映帯草堂前中有隠淪者誰子嬾行不一書惇史冷然一掬伴孤吟霞光月影空塵心

詹從周夏日過訪于其歸也賦此贈之

十日梅雨歇選居東溪東有客觸暑至斎榻生清風竹牀茶臼宦翎扇入間世更何所羡ニ君萬事不掛心有子力作貧不貧巍得遨游江海身白衲方袍肘不露百煉吟囊心獨苦相期莫厭數招尋王瑯萬丈雲根深

翠筠祠詩

猗有人兮卧一丘種竹萬个湖東頭雪風烟月各成態東尚酷似王子猷我来竹下問隠淪斯

人巳陳廟貌新旃檀賁處結雲盖磬鍾發時傳谷神玉立森〻風骨老清陰如水将蘋藻肅然勝對絶塵氛何可一日無此君

送周令君以浮梁考最調南昌詩 有序

時丁畏日人想清風硎再發而新懸知遊魯鷄之又境百里而接辛酉分秦燭之光総惟君侯玉質照人水心應物錦製真成五色琴響傍溢四隣咸扳蘿之諷尚攀強宗悟烹鮮之理獨持大體案無淹牒獄無淹囚鶩見異

才棠有餘陰河有餘潤竊沾下邑任事績成三錯凌空舄起雙鳧帝命曰俞疇咨帷幄侯拜曰咈還治瘡痍兩臺采上考之能轂繁調以洪都之首邑攀轅無計長號浮碧亭皋移棹且停温諭再白父老禄帳紫芝未晤側聞于蔿之歌感菁使其來曾結投瓊之好川途邈矣祖餞闕然敬載巴里之章用代鄭輿之誦

横空赤日流朱光射入火雲如綺張却扇題詩寄千里千里雨至桑麻涼君侯如龍奮闔海帝錫男邦嘉展采昌旂閃爍下昌江一衆驚覩神明宰敷政優游不下堂萬家烟火仁風翔流水聲中雜弦誦桃花樹下卧桁楊三年績成報册陛天語淋漓褒卓異忽傳飛檄改南昌恵人一失誰其嗣金魚高〻出白雲昌江之水清無瘉中留片〻口碑在悵望西山半落曛經綸六幕素所期我庚宰為我民私祗今在〻渴霖雨還作夔龍入鳳池

贈韓鳴起

鳴起長卧病乃心未嘗不在四方同志予神交十五年茲赴古黟之會而鳴起病轉劇猶時〻枉問悵然賦此

林卧意如何閉門翳薜蘿神游寧假屐水觀不生波樂寵册霞古芝眉紫氣多說鈐吾自愧一問病維摩

南谷雜詠四絶

二水絡三山蹻若窪上下石出路疑斷谿一

樵者
山高日出午豹霧未全收餐罷胡麻飯背除下

白鳩
屋上吐紅霞屋下漾明月客枕雨散乾起訝半

山雪
南箕揚浮埃北斗斟元氣青天日月爐玄黍熟
猶未

程德懋以詩投訪賦贈
偶以采真遊谷口謁勞問徑一徵詩老來秖共

樵人唱才盡難工幼婦詞鵠展分雲調野鹿石
牀對雨餉園芝山中信宿尋歸路吟斷懸崖好
自持

呈汪山人吳太史鄭茂才兄弟
孤懷曾自許曷敢更誰憐老傍山中侶奇逢世
外緣碧瀞橫竹戶紫氣薄芝田鳴樹雞如犬梯
雲樵欲仙九池烹水月五夜布霞天符應龍沙
起相期結大年

同王伯還吳孫和畢斗文王康孫遊羨文

山房阻雨就宿得八韻
鳥道沿溪轉花林着屐迷四山迴絕壑衆木翳
高丘斗室巇頭挂寒泉石齒流綠蕉明雪竇丹
葉抱霜秋飛動吟邊愜靈奇望裡收高歌虛籟
應滿酌碧霞浮簪盍機非偶針投語正綢雨昏
多景斂窗暈一燈晋傍此仙壇宿邯鄲夢破不

山椒
山樹晋白雲石齒鳴流水流水去不窮疎林碧
於洗去來林水間不知吾老矣

龍無生過訪
夢斷風塵老故林每從樵唱覓知音有時魚鳥
自呈象何處溪山不賞心樹隱丹樓人獨倚月
來白板客相尋茶烟燈焰房櫳透浪說關門紫
氣深

山家雜興四首
雲氣泊虛簷竹光寫棐几市語不到門盡日聽
流水

山中尋白石人逐樵歌去高低草樹深想落[illegible]

生處
牧豎倒騎牛雞豚野不收村〻搗社皷禾黍上
場秋
北風作窓語氷花綴寒枝地爐紅榾柮午供熟
蹲鴟

白雲
白雲如水擁松關采藥奚奴去未還酒病一登
溪上閣詩情半在雨中山

臥獨

東林月上明于燭花氣書巖篋深竹古門松老
窪来雙虛牖雲涼人臥獨

同程惟一甥行之弟壽尔吉䄂茅山讀書
處
茅山高揷天磵道鳴飛瀑下瞰毛骨寒劃然見
坳谷一區開石田兩厓縛茅屋吾家咕嗶子於
焉臥幽獨爐冷茗氣蒸窓敞藤陰覆青精和黃
精不減粱與肉鳥聲雜梵嚴不減絲與竹雲䨱
五色披劒戟群峯簇興逸曳杖行心苦垂簾讀

我昔溷塵囂因之托信宿明朝下山去松風清
謖〻

游南天寺
作客還来避客水村竹院悠然忍草經霜不殺
曇花帶露尤鮮孤起法空象教橫生見落狐禪
老衲疲於行脚南天即是西天

元夕
月華掩映燈光薄九衢不夜笙歌作水龍吟向
醉中聽火樹花從行處落

山行
春山過雨雲光濕樹杪飛泉練千疋馬足風輕
草正萋魚牀氷解萍初密水村遥見鹿呦〻幾
家茅屋接平疇低花拂酒過樵嶺亂木成陰帶
佛樓仸楼南去無窮巴山翠嵐光撲衣起若有
幽人隱石林垂鞭信步寧辭深空谷音希誰到
者逍遥相和白駒吟

三子詩有序
三子者程子仲權何子無咎王子曰常也三

子雖交以文詞乎而篤知則獨行世固鮮知
三子者三子亦弗求世之知也仲權逝矣無
咎隱去曰常則貧焉無所歸死生契濶情見
乎辭
明月耿中庭照我獨思惟所思亦何道念我平
生知疇昔執手歡觴詠酬良時忘我年齒衰起
予以新詩往来為客親存没生聨離程生富文
藻殖霜蕙蘭萎何生抗高懷入山無還期王子
貧病哉抱璞安所之前年来山中葛屐行氷澌
會晤如昨朝杯酒不復持死者為逝波生者隔

山陂舉目百感生老懐當告誰
雜興
入息夢不息起作紛相羇白髪栖黄塵蹈躡送
昏曉
短景柰吾何縁多想更多顆然成獨笑二仲月
明過
道在人世外人知希我貴夢回邯鄲扰家有烟
霞氣

聞陳孝廉出神遊海外三山賦此
三月不窺牖御氣開来往死心齊榻前飛身閶
風上不借三光〻能開萬象〻月黒海濤高悵
予抱奇想
關内景七絶
一閉重關絶萬縁晝如昏夜〻如年驀驚一點
金燈燗取次撑開不夜天
撤去房櫳落大荒幕天席地露華凉眉間一道
毫光白照映千山夜不霜

天通上下碧無窮幾片飛霞着淺紅一榻坐懸
形影盡但聞喘息在虚空
齊晴齊雨大家天顛倒方知別有權昨夜雷風
将雨至却教明月伴人眠
鈞天聲裡夜珠来金暈如輪十界開何必蓬莱
觀海市秖今已自住蓬莱
一聲霹靂百關通氣若春回神骨融如醉如痴
難着語不應赤手破鴻濛
乘光渺〻恣奇遊歴覧閶浮到十洲夜半歸来

人語府獨擎海日挂林頭

白鹿洞對五老峰作

我来尋白鹿白鹿不可見凋轉洞門深松陰匝古院朱陸一去五百年後生後死聲跡傳山鳥啼花落蒼際青〻菉竹羅楷前得者何得不可詮言者有言驚四筵有言驚四筵来可當獨坐側身望五老峩然面目我眇乎小哉挾培塿對之瑣空諸所有獨行聊托無情遊相看更淂忘言友倏忽絮起雲冥〻浪疑五老猙騎白鹿走

劃然巖底車轟晴雷傾珠瀉壁飛瀑来青天不動王龍去空餘彭蠡如浮杯咄嗟五老何亭〻西揖峨峩南霍衡撐柱河漢不敢傾群山羅列群小星具瞻萬古為儀刑

石鍾山放歌同曹汝升潘懋德鄒太和曹綱伯曹二美侍真人東行許碩父載酒至

上石鍾下石鍾兩山對出江為雄雲門日月互吞吐雪山波浪排虛空有客有客雲水蹤所危翠險探欲窮高〻下〻多奇峰為兕為猊為[illegible]龍離立當出五丁手面〻秀削青芙蓉游人去来林影中洞岩半广薜荔封何如石鏞山不假鼓鑄工駭臨千尺之鼉宮虛懸對擊鼓摩空飛濤泙湃荅靈響餘韻縹渺淩長風淩長風淨浮翳橫開眼界碧如洗五老踉蹌應我招躑躅波心遺使屐我欲曳屐乘流走主人泥以黃花酒左蠡作杯酌北斗醉倒明朝恰重九倚醉狂歌路〻歌齊學襄陽兒拍手起視空江月卓午誰和石鐘擊天鼓紛披四野凝早霜旋看萬物成

塵土登臨幾得我輩人江山俯仰成今古

題画

玄雲塞天〻摸糊亂山失色千林枯行人徑靜孤村絶空江香度梅花株沍頭朔風吹轉急江心雪浪如人立釣緡卷来日欲昏氷霰紛〻撲青笠柳條貫魚歸岸南青林斜見沽酒帘主人地鑪火初煖茅斎相對成沉酣〻歌歸来踏明月躑躅都忘谿路滑搖頭有酒瓶罍盈山妻開逢相笑迎

游靈感寺有感

雲林縹渺帶原田蘭若溪〻叉徑穿苍雨千山春歎醉竹風半榻午堪眠禪栖陰覆交枝樹客供清分漱玉泉同學少年零落盡手題猶挂殿西偏

寄白石巘〻居道者

之子東孫尚危栖岳頂雲心如山不轉跡與鳥為群日射冊林氣烟吹瑶草芬漸看人境遠長伴玉虛君

挽陳廣文閩人

巧值龍蛇歲斯人不可留春風方布座夜壑竟移舟道氣餘冠蓋詩篇廢唱酬千山歸廣捞窀吊海門秋

睡起

睡起無聊信步吟覓涼不覺入山深相逢樵客看棋看赤日清風玉一林

贈陳李立五岳遊

三山一叟年望七勘破闇浮眼如日棄官去小汗漫游不住神仙不住佛時出獨見滌舊開筆之成書篋半存所至名山不藏副何必後世楊子雲火雲未歛秋氣烈十載相期三日别更從何處覓行踪匡廬瀑布峨眉雪

題橫塘泛雪圖

北風一夜玉參差雪滿山砠與水湄朝來白断橫塘路却泛扁舟恣所之時清不襲蔡與剡不訪戴林屋無烟行者稀獨有疎狂同酒載酒權誰奪醉為邏瓊樹瓊華亂髮絲莫道江南無古

雪橫塘留取畫中詩

環碧齋尺牘小叙

盖聞千里面目之説而信代譚叢寄衷曲匪書弗傳也古人寓書載之史籍者寔自子産告范宣子始彼令名令德諤諤數言于今不朽則古人寓書之意大概可覩已輓近托交以面語必美疢而藻必春華即察寒暄勤問慰雲蒸泉湧豈不爛然可觀苟無關於世教祗文具耳以文具塗人耳目安所用尺牘為我令君祝無功先生主盟斯道不為貌言嘗辱教不佞于番陽當是時造膝而譚裁簡而荅盖言琰琬矣已而無功成進士儼然父母臨之凡所謦欬邑人士無不家傳而人誦之者于是教語有刻制義有刻聲詩又有刻至于酬往四方故有尺牘邑人士企慕而不可概見者吴生時元乃以為請無功固遜而後出陳少晰氏校之不佞乃得卒業焉其言理則解言事則規聲蕟于心不蘄為文而文自溢閑悟處令人踊躍解頤警惕處令人猛省而流涕學術人心不為無賴果且尺牘者歟夫尺牘不足盡無功之言不足盡無功之意無功方且投之無何有之鄉猶區區以此求無功則末矣雖然撃建鼓叩巨鍾然後知盆瓴之足羞彼為美疢春華者寧無遜心于此歟則

玆刻也乃以古道而式乎今耳嗟夫徒旨無功之言而莫知所式竊恐今之投竿牘者其敝豈直文具乎哉

賜進士出身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治生程朝京拜撰

環碧齋尺牘卷一

豫章祝世禄無功父著
新安陳昭祥少明父校

與董孝卿

學者工夫用而不用不悟脈息徒作意氣有時而衰知痛者雖欲不摩不可得知痒者雖欲不搔不可得非作道理見解曰當摩當搔而故摩之而故搔之也今之談學者第云當然安見不容不然夫當然之與不容不然天人誠僞于是乎辨故知而不爲玩弄光景固爲真情爲而不知把捉意念亦屬僞勤

○與汪允升

宇宙茫茫萬古一生身耳得之軒翔天地失之委在草莽古人淵臨氷履豈以涉世多患益自有所以獨諳者焉不達此理寧獨嗜慾能殺人學術亦或至于殺人達此理寧獨師友能生我仇敵亦未必不生我吾子勉之無徒以爲然之軀令貧病与仇怨交煎自隳家學爲也

復潘汝愚

這點靈機元來与物爲體下者以欲隔上者以見隔一爲見隔即打疊得一身潔〻淨〻亦如世間一種珍奇可以供清玩而不可以療饑禦寒窺公近況舊見已破除十之七實玩且化而爲布帛爲菽粟矣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更有何事

寄弟世臣

而兄長年客四方偏以家累吾弟食指漸繁區區歲入殊費支吾兄亦心知其難猶有難者門以内恩常掩義至不齊等譬之甘苦酸辣各一其味使吾復自爲一味以投之同則相比相比者不調異則相盭相盭者不調此等處正好鍊性必不能以意氣驅率之道理束縛之也益無味而後可以調五味吾願吾弟味無味以調之用補而兄之所不逮

寄兒姪

字示履一貞一爾兄弟齒不居人後學不居人先勉之哉抖擻精神觀摩師友研究經史無虛擲無雜好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黧𪒠毛髮焦黃吾益十有九歲而始受書爾叔受書更後時爾祖爾祖母拮据教吾兩人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免于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劬勤少遜可乎不可乎警醒吾言慎勿等于過耳蚋也

啟洪峻之先生

友人偶傳到武夷風月歌知此老付托重矣吾翁林臥三十餘年如淵龍石玉誰則知之不知何病不知益足以見翁顧使茫〻宇内無一二知之者則風月左券又將付之誰乎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仙翁得無汲〻于中乎哉其擬冬餘坐光霽中一月許平分一半否肅此預訂

又

日者海市之會得長者儼然辱而臨之與[illegible]

史先生或倡或和或敷演或讚歎絕不角是非譬同異以啟嘵嘵者之門戶夫二公迥不相類而乃爾是可以媲聚訟之夫矣會語史先生有提綱葉俞諸友有劄記且聞趙孫兩令君索之急祿亦隨所記憶錄凡若干條顧傳言最難難于不失言者之意奮發志氣破除情緣人能言之而亦人能識之至于脉脉微言如花之香水之月可領不可掬直是無處下手如其模倣而述真是皮骨徒具而神不存又不如不錄之為

愈也惟長者信筆垂示焉

答王伯玉姑丈

詩至難言唐以後隨惡道只為涉名理故詩之玅境在半解半不解言語道斷心思路絕昔人比詩語于禪語以此不穀不知詩略聞緒論不敢不吐之長者來作妄肆批評諒不我譴耳

簡孫令君

祿白有程應護者宅枕清潭因以為號家極貧歲訓蒙里中以糊口能作村學究詩有清潭手冊索諸名家翰墨淋漓先君曾造其廬洞園中疏過墻頭醪留連數日乃別先君常為不孝道之年來偃蹇二男二女相繼淪沒應護春秋八十高其妻亦踰七望八口食身衣竟無所出相扶行丐丐之不足呼天祈丸猶挂詩卷杖頭時時展玩俗流哄然笑識者哀之祿力不能周敢告君廄收之悲天院中終其殘年夫悲天院得能詩如應護者咏歌其疾苦又咏歌其逸樂亦天地間一奇也仰切仰切

與傅年兄

憶別益在甲戌之秋兄一日直截動天下而謫戍窮海且數年弟猶然抱鉛槧作老蠹魚不足為知己者道曩偶見所寄舒直指書有曰頭顱種種異所幸者肝膽肺腸猶然故吾弟心壯之夫人苟不欲為婦女鬚眉慷慨見節易所以居之實難益意氣有時而衰一經摧折不禁窮愁生怨悔心如退之所謂改而事之之說不然者以此橫之胸中作梗槩沾沾自喜若曰丈夫

如此而止夫川流渟水也及其激而爲濤迴而爲瀾震而爲雷噴而爲雨魚龍百怪出且沒焉其間豈不稱奇險哉而水性曾何加損知此者悲喜安從生聞兄縱觀溟渤時還讀書按島嶼之奇卜其佳處而曰天下名山好埋骨益若將終身焉聖明之世必無此事而龍場石㮄以自盟卒證千古之絕學其道何繇顧恨不得乘桴到海上望洋向若一洗千古愁心并問所以臻此者弟方抱病病至不勝筆三休成書聊以致唁

復潘懋德汪仲宣兩生

人之眞身如眞器高下惟所眞之然未有不知所以眞心而能眞身者乃眞心難言之矣蕩々蕩々不可把捉不可不落蕩々蕩々不落把捉此中自有訣竅不從眼入不從耳入不從口入不從意入會須神識識得更有何事不勞檢點不假湊泊動定語默自有行持將古先所謂操所謂修所謂涵養所謂活潑潑地所謂常惺々法字々符言々應非以我用彼非以彼制我自本自根自成自道前無古人語不爲狂也人病不求無求不得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之云者蕩々蕩々迷而不知所在之謂也求非收義求入身來落把捉矣天下豈有籠其雞牢其犬謂之不放者耶不信不求不求不信即不汩沒轂利場中而于所謂安身立命終是黑漆漆地不著到豪傑之士斷不甘心而謂二刻甘心乎哉歸途相与盟心此又轉迷

之一機也第云功夫拾零猶然如晰此非不熟政且不是而乃望區々之開發之區々何能開發二刻二刻固自有寶藏直未啟扃鑰耳將爾心來爲爾眞爾能將之乎其不能也嗟々前有萬年後有萬年偶聚而爲吾我以托于世大限不滿百今且幾半須是遠覽大觀立弗得弗措之志脈々討究無間日時倘然神識開朗日用功法此中自有分付如目不能輟視耳不能輟聽有才可竭無處可羅倘不快擲不然族掛虛

日俄然成翁言事則辯言道則暗聆事則聰聆道則瞶命之曰天刑之民締觀二竗骨非凡也聰明非乏也當年蔆頥者誰己而墮落者誰項者途之盟又誰語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雲物黯淡山意欲雪不覩春風之面難保盟之不寒山陰孤棹興盡返矣如何如何願更有以復我

與吳太學

憶昝雪中訪令師于高齋鳥絶徑靜寂然無人天然公案忽々猶在目前乃令師厭塵還虛岣

嶁之巔与白沙諸先神爽相聚雲且不孤不謂得死所哉後死者終日波々到頭計筭竟成夢幻誰人冝向死前休休得下更有何事不慧故東于教斤々守繩墨不敢踰尺寸自得化人教而後决拘攣之見覩天地四方之大全也顧三教聖人只這些子悟脩二途各落邊隅不為盲修瞎煉則為虛見狂慧足下試自省考其會通二途而歸之一乎抑猶未也此真休之法与所謂放下世情者又別也吳會之游返旆何日修

善須脩上々善無以人間世小果當之

復樊德

讀來訊竊嘅噫之富室而富人易貧室而貧人易不然者如醫家脈不合症治之為難吾子殆所謂富室貧人耳每覩賢伯仲峻爽英特自負俠氣俠氣可以破俗而不稟于禮終費幹旋脫有人焉銖々兩々於伯仲之側伯仲必且鄙而唾之然量入為出以度窘急非如村里酸澁守財老子家數不可只看時勢因緣所以然之心

事何如何必脫略以自高哉學欲如龍謂其能大又能小也象之大蛙之小兩不相為僕頥伯仲因時屈伸如神龍焉無徒以象之大詫蛙之小破此介涉世當自易不然異日者之費幹旋且百令日願吾子亟圖之

與董常卿

別久矣無繇一面雲庭十六字首揭人心惟危危之一言令人千載骨寒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試心之危之極徵也失心為神物無形而無

乎不形赤手不足以搏之賢者自信何如切〻偲〻匪爲人謀而自家喚醒自家亦多繇是有時乎取之以爲与有時乎与之以爲取既不能取又不能与此危道也

與程用愛

念及吾子輒爲攢眉終日營〻竟成何事人須游之乎物初即身事且著不得纖毫意纔有所著便屬妄許大枝葉都從此抽發出來達人向根蒂處一刀兩斷故無煩惱又何暇取他人不

契緊事滑吾一擲之和哉聞參軍与令尉不相能兩人者當年號石交雅意爲里俗剖紛解結而乃自相紛結人且目攝之不遊之乎物初者不足以轉物聊寄此一語于令尉且聽下回分解

留别趙發源

弟益嘗病心〻疑病〻生〻怖病〻生百藥投之不効忽省我尚非我何有于彼而病去若脫異哉伯兼之病吾病也弟寔不能留而兄故留

之辭則不能行弟且不辭行矣留口號爲别爲憐同病話連牀怪爾切〻問禁方藥病兩存還兩遣人身自有大醫王大醫王煞有神力能遣一切以弟試後方而伯兼復試復効請備醫家一案

寄李惟貞大糸

此中冬氣如春花事爛熳已入故園三月時〻与去華談笑花下不知身之在客且度歲也去華時〻督促人理舊業何物伎倆令頗毛種〻

者嘔心爲之大似鐵牛耕石田故不佞受約半不受約半聊以自適耳足下雅傷桑梓之墟年來寥落至欲以曲江勝事責成不佞顧不佞學如秉燭爲光幾何恐終不能慰藉足下之高誼聊道别來興況如此若問篇章可當作家不可當作家則有去華生口在

與董太親家

樂天有云牙齒缺落時盤中堆脯肉耳目聾瞶後堂下調絲竹彼來此已去外餘中不足之祿誦

此竊有感于我翁翁方銳意百家之言以儲詩材乃坐目眚而廢得無鬱々于中懷乎雖然正翕眼時不作過去想不作未來想不作見在想欲既不生理亦不著淵々浩々遊乎物初此羲皇以上境界徒具肉眼者畢生曾不得一覯焉考亭恨目盲之不蚤意豈在此即不搆一字而無穀之詩已具時觸成穀神理所至不從人間來此与無病而呻吟者豈不星淵哉則翁又當以此自慰孤竊夷猶日月要之壽訣亦不外是

復傅汝貞

接來札知足下今歲書田弗廢家計窘迫兀坐書空邑々莫遣且以薦舉望知交知交未有應者又不欲作他生活此自足下以身作桐油瓻耳祿自曾大父而下三世以教易養先君子弱冠即受生徒里中里中有戲之者曰桐油瓻謂一行為師終坐不能徙而之他業也先君聞之瞿然居常習勞夜未嘗不帶月鋤圃或曰先生先生豈不尊重捐一童子歲俸足以辦此何以

僕々躬老圃為先君笑而不答三十餘年忒館忒罷絕口不求薦嘗謂童蒙求我則師道尊我求童蒙則師道不尊別號懶樵曰是塾也老樵息肩處故稱懶耳蓋先君以失館為常以樵以圃躬之不恥當其得館隱然有退步地在故于父兄無所承奉于弟子無所假借而父兄益不敢輕遇之而亦嘗得館館桂湖里歷三年所辭東道主東道主固留先君曰某辱不棄托交且千日寧賓辭主人無寧主人辭賓使師道減格

價也竟辭歸仍理樵圃不肯叨鄉薦先君荷鋤治圃猶無改乎初吾觀近世師道貶損極矣俗流益輕師所以爾者無亦師求童蒙有以召之故必可以農可以樵可以圃而後可以無求無求而後可以為師為師則師為樵則樵為圃則圃而後不為桐油瓻圃也樵也師也業也人際所以業其業者何如豈必師之高而樵圃之卑哉足下能為樵為圃乎能為樵為圃鋤笠襏襫而出不生門面格局心乎不倭于足下為[illegible]

弟足下猶及見先君故陳先君遺事廣足下之志樵談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々豐年夫書田亦有水旱前云々則所謂日々豐年者也何如

復董世卿

讀來書情文滿紙真不死其兄者義倉出自君家物足下果如文王之圖兼圖知在其其未有不肩其事者夫圖兼易圖知難機心微動海鷗有不下之色況于人乎延陵季子心許徐君劒

未成于言徐君死季子挂之徐君之墓而去季子豈不知是劒之挂何益于徐不爲荛夫牧子所得定爲行道之人解之而季子以爲吾了吾心許而已遑恤其他足下之劒挂久矣儻還貺迴顧不了自心又何以使諸君子盡心以了令兄之心語曰死者可生生者不媿願足下勉之

與友人

足下傳經桂湖上而不佞以一官匏繫于三湘七澤之間巧相避乃爾悵々恨之不佞托交尊甫尊甫捐館舍足下之于家揀也寡者幼者鞠以立誤闘二十四橋其王人吹簫令人扼腕捫心而不自適或者當足麴生介紹爲之先容不然庭訓在耳家運刺心當不憒々若此故絕囲去媒古人所以兢々也去家遠与友生猛作會篇章當令篋笥滿羽便幸寄一二以夺我

與羅山人

不佞得黄陂命未出郡門便知有少朴君少朴君者履任方新百凡倥偬未及奉尺一問訊山

中意殊闕然昨始見令郎君郎君能世其學爲足下慶不佞叩令郎君令郎君曰只自然便是然則古人所稱勉強學問何指令郎君曰初學須索勉強夫不慮不學自孩提已然何論初學令郎君無以應又曰只在孝弟上做工夫不佞曰孝弟發于孩提及其至也雖聖神無以加此然嘗觀王祥之孝能躍氷鯉能致慕雀王覽之弟能固風李不知亦可与堯舜孝弟抵當否曰可然則如何不以繼堯舜之統而祥之孝又如

何不可移以竹忠且事二姓曰孝弟恐不足以盡道夫孝弟不足以盡道子輿氏不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足以盡道如二王不足以盡孝弟不應動天地如二王足以盡孝弟便應可以立身可以事君而繼堯舜之統令郎君亦無以應不佞益以嘗所自疑者疑令郎君而卒無以解令郎君之疑于其行也迅筆述此敬問足下惟足下之教之相晤未龜栩二神往

啟阮令君

天憫瘡痍下邑遣福星以臨之下車諸所興革即擁腫之使至自故山亦嘖二能口其略祿于是乎舉手加額爲枌榆興修僊者合下便云築基明府不稱仙令我如所注晉可謂始基之矣祿曰坐令署竊觀俗化點闢薦紳先生緒論驗之時事親民者真是非誠不運非嚴不治隆寒之極乃蒸陽春故嚴不可後也衙門外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衙門内嚴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明府故以孝稱鄉國而今且移之官消[illegible]

惻怛何疑然必嚴在近習而後閭澤不閼于堂皇窮巷細民乃沾實惠不然前後左右環而窺我示小信以行其詐示小廉以行其貪始焉得寸終焉入尺始焉得尺終至無算雖照膽之庭未敢必無煬竈之曹也祿履任幾三月徒以空名立諸生上不範不模日糜廩食寞知所以爲教少稱茲職而乃謬譚治民之理于古循良者前即謚度諒其無它而迈自察省真可啞然一笑已寒族人繁賢愚至不等明府見鼠便投慎

勿以吾輩爲器而有所忌祿以此加惠寒族願明府以此加惠祿匏繫一官筆以爲舌鈍惟鑒亮不備

與友人

出世僊人在世閒人如翁遠志眼前順逆好醜何物足以入其靈府乃不受子婦供養豈方之外標格應爾乎米鹽柴菜點破人閒頗討便宜尋向上事如機緣未偶且寄意于酒杯棋局中以須之不當復做阿家翁且令不知者有父子

不相能之誚笵繫一官回眎林下閒人不啻仙人乃信拄杖前有蓬萊也

與王汝明

盖僕昔在塵埃中猥蒙足下不隨衆棄而拂拭之迨僕游道廣雅俗並前而足下乃如長松獨鶴泊然了然僕至懶慢曾未修契闊之儀少酬知己者之殊遇靜言思之足下高誼真可驅古人而此末俗我則薄德無所比于人數矣傷哉近野先生仙遊斯文棟摧同志之極痛也矧屬至戚如足下者哉人情賢耳而賤目不知眼前豪傑往往成千古環銀山之墟更有能作此老語者不足下近況何似敬問

復汪子烈

平生不揣好講學今者不敢漫向人開口切欲以退為進以默為語以脈為與倘逢真志士乎當自相求不則已焉以此汰初無意乎學而以講學逢迎我之徒當年分更分漏百方強人臻此路一時豈不燁然合并竟歸落莫何益徒長一番浮談惡習耳荷作董丈傳妙在語不副狀不佞極愛之傳人令人猒讀之不能終篇政為俗筆填事太密實而寡風致記文辟上第方不敢漫講學而兄記中大作講學語亦異矣此中有丁水部行迫古人絕無之乎也者穀口入漁則漁入樵則樵莫可識別夫所以講學者為經生習氣糾纏之乎也者而講去之也而反滋糾纏竊意足下可以入儒而不可以入漁樵不佞可以入漁樵而人得以識別之來教所謂野老爭席此際光景當與無功證之弟請拭目以俟

請方瑞甫

昨倥偬中作寥寥數字介蕭生附訊政恐足下聞賓飲請書有所托焉而逃乃今果然心機一動海鳥先知且公何以逃為哉世教不興先王鉅典往往為市舉者不必可可者不必舉匪籍大君子為重何以洗腥風而示民則也令君雖在休沐乎數數使人道意若曰願得示我周行之嘉賓于是諸生以足下應故非時不必出時

至亦不必不出在足下自性自命其又何求弟迫而後起亦安見其不可先朝選臺諫有張銓部偶燕同鄉士大夫問曰臺諫清班也人固有不願居之者奈何以清班強所不願之人諸公各示以情一座黙然而沈公鍊沈公束應穀稱不願越數日命下其所擢則自稱不願者也而二沈竟以忠諫顯戮使足下樂賓飲以為榮西陵山中豈少龍鍾老子設財以待舉者何必足下唯足下屢請屢逃此賓筵所以不能逃足下

也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當斯時動違遊之興豈前日見不佞于眉睫其心卻之為不足与三揖于黌序間我成命斷不可易一請不起至于再至于三必儼然辱而臨之而後已不然明歲又修故事非老行腳逃之將不勝其逃纏綿且無休已時也蓋不佞一日厠師席終不令巖穴臥上客而俎豆無光敢布腹心惟公鑒之

與李宏父先生

僕自詫來奠不逮耿仲子之存益仲子稱吾道龍象僕生平雅慕之曾未獲一面夫以志同方生同世之人竟成千古僕黯然自傷甚于傷仲子也長者失此知己而在倫先生又復出山亦恐大違卜鄰初心人生大件最難了而臨難挾廣甕天僕寔似之近友人問别來長進有何新得可拈示漫道此物原不消何名為長原不退何名為進原不陳腐壞爛何名為新以為至神奇也者亦可以為濫平常也者亦可知者可与之言而不必与之言不知者不可不与之言而

不可与之言言之滋曉曉耳長者年來所与言者為誰僕竊頗有聞焉此中去高賢之廬不遠餘風所被無誹學者似無不可与之言而實不可与之言摳衣登堂期以異日

又

公之矩矱當孔孟不當孔孟僕不敢知然僕一望風采爽然自失矣僕年來少与勝己者處見人纏習氣作道理語以解之見人纏道理復作道理語以解之人謬以為然僕亦不自知其一

然所謂無智人前得勝者迺私衷終有一點不
灑灑在雖云有此一點亦已擢作小黛曰安頓
日者承長者不我鄙夷翩然修山中之約大言
小言正言反言或離或合謔以爲規撤名理之
藩籬露肝膽于耳目令人左顧右盻無階級可
循無欛柄可執而平時一副道理見解屏息而
不敢出且莫得所爲見解雖㐌三日之清輝寔
發十年之隱疾婦來怒焉不樂甚益僕即之奇
骨異質可當鞭箠而烱然初心寧有消滅要非

麻麻木木不痛不癢不治之症以公之慈忍不
一引手而登之彼岸乎騶從發邁何時而僕方
有公事及公未歸更圖造訪非遂有所見質正
弟飽觀出世態度大發疑人之疑庶幾我信之
有日耳

啟耿在倫先生

祿益以七月朔履任云此中士風朴野然未可
与談學同志如羅如方特虛賓席以待之冀圖
良晤而二老者高臥不應晤態生態生意念卞

非世之貌學名空鼓雙脣者李卓老將送眷屬
歸閩中祿破冗約會于方止人居無何卓老亦
乘竹兜過敝署而甑山老至適逢其會無問蔫
紳文學居士競致壺榼嘯傲半月餘乃去祿自
晤此老始覺平生不得力處非直功不到元來
發願少差耳平生只從做好人發願不從自性
自命發願于此豪髮於彼千里益發願做人不
無周全世界懷譽避毀意在所願果從自性自
命發潛修密證即舉世莫知之終古莫之知了

無悔悶若此老欲其包羅甄育接引初機祿不
敢許第觀其信心信口信步不作些子委曲相
眞是碧漢夐然漢子不覺令人隱然轉一大機
括亦遂更有進步處此老愛師殊篤至而彈躰
亦復不少祿信師又復信此老不自識其所處
或者謂祿中此老毒祿自惟非此老毒斷不能
淘洗腸胃中夙血暈也家國子具聖胚胎惜當
年亦從名根上起脉祿差更遠種種好處博人
愛且敬之於自家無當夫名如空華空華豈有

結果理儻侍几席乞垂下手砭令帖體益祿妄意此學實自家國子發端稍知所入不作粉粧紙糊皮面極感師當年一難而今又得卓老翻倒窠臼師嘗稱學問三關以今驗之誠然然正在關前費盤詰未可自許度越之也傷哉次郎岐嶷英物竟不駐人間世無緜奉唁北風有便時惠教言不任翹跂

復張原裕進士

是官位輕而道則重若么麼者楊子雲所謂不模不範而徒以空名相羈縻立諸生上何所藉手以答知己令弟相見詢知尊甫生目青無繇追隨杖屨之後第有子若是而門徑闃然不增此子盛氣可以想見其為人仙家合下言築基基坐欲淨築之欲正欲厚欲堅實夫惟淨而正而厚且堅實也然後絫九層臺起百尺樓永無欹圮患尊甫可謂始基之矣乃足下緩轡長安日在萬花谷中左顧右盼色々爭妍自審築基工夫何如而翁不佞抑首就此即不能與公等証大還乎亦名初地頗聞所以振我者

與宋大瞻

祈禳事生自來不為日者勉從一二友生之言為之姑以解婦人女子之疑不謂喧嚷至此既而悔之神知悔之萌于中且以為不敬而況可復為之乎若其無罪何事于禳果有罪也禳之何益謹領厚意頗言中止況前日已送之出此日又延而入復從而送之亦甚可笑不然某且有唐突之言干冒神明是益之戾也大瞻知我當為我謝之

與王德溥

曩者二豎為祟五鬼竊笑祈禳事平生在疑信間亦無資以及此乃承君家垂念即不具尺一為謝而私衷則感甚矣科頭箕踞坐石牀披松風不作五噫歌不作四愁詩山中受享甚厚直令終日衣冠見客如區々者生妒心焉然不知所話何人所讀何書所幹何事只閑々白受享亦恐折福故笞人又有消受之說郎君歸迅筆

布候幸足下無暫過之而付之大噱

啟李都憲

綮戟臨西陵禄病且瀕死不及一把龍光慰平生仰止之私己而妻孥病僮僕病更相傳染無休已時迄今猶有在牀褥者恭惟明公主盟斯文從遵經中拈出止脩二字標示學人項承惠數學録病餘盥誦一過竊窺意指至近而神至大而當真令徒鼓雙顋譚妙體者到此更掩護不來躲閃不去其如室之基田之畔衣之幅也

顧余小子不足以承之余小子妄意此學有年初起名義旋捉意念已而忽地有省如是如是乃覺名義之非真而意念之非常也以此自神奇亦以此神奇于人妄意高譚往々無智人前得勝近叅師友還證自心又若不敢自信然者方且創半生之孟浪更求端的而未之有得自許於録中意指不生疑心而亦未生深信心明公何以振之方理醫藥卒々請政極知冒瀆悚息悚息

與王汝達

嗟々近野老卒于官二三兄弟頭顱亦颯々秋矣停雲興念聚首何期可爲於邑丈欲蟬蛻藍袍而曳猶乎湖山之間信情共戲論共何物伎兩丱角時嘔心爲之老大猶惜雞肋不肯棄去殊自苦而况足下妥先嗣後有未了勾當在則足下即出戲論不佞直以信情信之也廣文先生位輕而道則重世率輕其所重不佞亦未能重其所輕士習如故令人媿俸錢馬春來一家

染病病且久娌能尋藥艸犬不吠醫人寔似之矣吾弟世臣亦有卸藍袍意不佞不以爲不然不佞病餘兼有公事亦不能一意本業惟是兒曹頗肎抑首受書不佞將弛擔而付之令姪能讀父書不宋人以書種顏堂人家最是讀書種子不可令斷絕是在責成之者益有此一領藍袍足下方可卸藍袍喜老伯母矍鑠善飯頗足下愛此日如不孝且抱無窮之感已設身處丈地真是跬步不能出門弟不能出門終不能[illegible]

俗不知足下何修乃不辱林壑、、不知教我何修乃不辱縉紳年矢催人壯心徒烈二十年後桂嶺東西尚復有王汝達視無功若輩人哉興言至此不覺抱千古之慨又安胥瑣瑣作眼面前浪悲喜也最懶是作書君家伯仲不能一一如有齒及者頗足下傳示見不佞之近悰如此

復汪實先

足下有意乎古人之學云知則如觀采于鑑行則如轉石于嵓此測度之知脩飾之行非知行之固然者也即其所謂知行而亦非也學莫先于知所入欲覓入處不從人唇吻上來又不從書冊上來在人脈脈自叅自討方其叅討煩悶殺塞幷平生聰明而卷失之儻然開悟元來如是何淨何穢何取何舍昔是今非昔非今是昔難今易昔別今回如開眼覩物將手作拳至爲省力又安有所謂觀采于鑑轉石于嵓之說哉區區以去秋履黃陂任眷屬之至則在冬杪獻歲後二監作祟五鬼迫人簟研生塵不能[illegible]

青箱之業青箱之業付之兒曹時有譚學者至而水心鐵骨者苦不多得區區匏繫又不能如曩日輕身問四方之交停雲有詠縮地無符于足下能不依依

與鄧子龍

孝子愛日志士乘時尼父曰夫我則不暇子輿氏曰君子當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吾儕聰明不在人前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閑工夫爲人說閑話管閑事斷送駒隙哉日出事生隨緣應付似乎不可已而到頭計筭竟成何事徒杜門守幽閑又不足以當之須是發大勇猛反躬極思彼一聖一賢所謂不暇与不可復者何事幡然改步闢衆人之所忙忙衆人之所闢庶幾哉不忝所生

與劉公予廣文

此事須自闢乾坤前有顯[illegible]不得有所承襲傷有強輔不得有所依倚氣來唯我獨尊与物無對了然獨居如珠媚澤當機下語如鼓答桴人

謂不佞可以自信而不佞信不忘疑政為衣獉
此耳弗然者人諾而諾人趨而趨空抱學道之
懷竟違由己之理以足下虛襟朗鑒無善不茹
無義不解此豈持堅匏之見區區以人我用者
所能彷彿其萬一亦試自考闢地開天處何如
弄影不息于陰林積篋終亾于大盜除是人人
盤古然後天下太平頭足下圖之

謝王汝寧

得孫稱翁得外孫稱外翁柰之何頭顱不種種

老也雖米之惠層見疊出堯曰多男多累不獨
累己且以累知己者家且施而不報不報而益
施托言相与书無相与迺私衷終不無這箇在
今後頤瀦以銓之

與汪子鋑

且苦不得山中消息徒聞近至人之鄉不遠而
渺不獲所謂至人也者素心空懸青鬢頓改白
日易下黃金難成且匏繫一官不復如曩時東
南西北任意所之之為快古德有言生處[illegible]

熟處要生昨黃卿且謂弟生處彌生熟處彌熟
弟于是有深思焉性宗至難徹疑挂一絲便隔
千山萬水弟今者信不忘疑如何可當大休歇
漢子

復介卿大尉

近作遠擲且欲祿一一彈射之謹如命不敢不
盡其愚大都言之精為文文之精為詩近世以
文為詩而詩道絕故文欲顯詩欲隱文欲路通
詩欲路斷鏡之花水之月禪之機鋒有無無有

了不可取夫詩也亦復如是祿之別才感興懷
人漫有所作亦如蛙鼓蟥笛不足以望希縠再
閱之直欲字字抹殺而後快閭中消息竟何如
唯是自本自根令此中生意盎然圓滿無些子
落莫祿且歌螽斯之章以祝之

與友人

人不幸有不及改之過至不幸有不可改之過
一失腳時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僕誦其言
未嘗不敗然悲之乎其志僕不敢以過為足下

譚第猶可及改耳不則且成終生不磨之玷慎
足下亟圖之

示黃陂諸生

人亦何常惟志所上下之此日營爲到頭結局
未有不從其所志者也諸生試自攷所志若何
舉業外有別學即進取科第而志不高遠識者
且謂其則播惡沒則遺臭爲山川羞況并進取
之志無之而以一青衿夸里閭閒以明得意不
復尋向上去豈稱夫哉幾何不爲山雞照影目
眩而胥于溺也萬里之程一念之烈願諸生先
定志

唁鄭宗仲

這番病是天爲宗仲祛文字障一覷玅明耳玅
明中有無邊光景蓋文字之所自生余悲世人
倚書堆爲活計一離書堆不啻猢猻失樹更無
可安頓處誰復反身靈識其所謂玅明哉宗仲
作如是觀即病甚不生煩惱時乎作文字是作
文字時乎不作文字亦是作文字養由基善射
善息其善息也乃其所以善射也人身自有大
醫王亦自不乏藥物此之已病捷于金石草木
之劑萬萬恐宗仲信不及即宗仲不信自生陰
陽患別求所以已病病亦不已亦必不能遽操
觚向案頭作文字何益區區蓋九折肱于是爰
念宗仲迅筆作此相問宗仲如肯受持謂之醫
案可謂之學案亦可

與楊于同司理

曩承手尺倥偬中裁復今亦不知作何語不佞
蓋故人乎足下不知足下亦故人乎我其不我
故人乎也者憶在都門傾蓋交驩停杯闊論斯
誼便足千古今且同在三湘七澤之墟而道里
遼邈無從晤語顧安得壺公縮地符一吐積悃
哉適被科考之役于省會詢林廣文知動定爲
詳且領佳刻把讀之不啻坐我于左右而提命
之也廣文先生在今世畢散之極陶鑄具在公
等不佞輩事之如神明斂容屏息不敢追躡
而足下于林廣文顧攜譔而過之游揚而振之

則其故人乎我也又奚疑昔人號宦爲海謂其善溺人也然不能溺廣文若持憲節者風雷直在掌握間一出入則生死立判一臧否則升沈立判益當道托重耳目而守下吏爭飾耳目而愚之悃愊之夫尤不及格而善宦者匿其所短見其所長避其所惡投之所好自非澹然無懷鮮不變易喜怒失其故素者林廣文道高雅不容口令故人慰藉甚從此名位搏搏上而此念不渝又誰得而溺之林廣文衎不佞適被酒不能不作書又不能作端肅書亦恃舷度有以茹納之林廣文益不佞同選稱年兄年弟者也。

與王以曾

今日高齋鏖戰乃以曾弢弧卷甲不少展其豹龍之畧何也且以曾自志曰吾豈登徒子吾謀所以佐而家秉者不以弟廢吾穎楮業需戊子之役戮鯨鯢以爲京觀且以振先太僕之烈而柰何反爲弟廢少陵有言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頗以曾圖之萬燈艸艸

與瑞甫

家弟歸云足下近歸自黄安掤老相期而不至何也僕甚欲友生相聚又厭相聚時作措大語作措大語尤非老于學者所宜作措大語長人知見不作措大語掃人知見太古之謳有音無字夫音可傳而不可傳也不得已譜之爲字後之學者往往執字而失其音友生中儻有終日言不道一字者耶足下信之其猶不免疑之也徐思中何日入城并問

復在倫先生

秦生捧手教至知吾師以是月十七南發不能躬送道周師能諒之祿竊窺師衛世存教之心如饑之食渴之飲疾痛之呻吟凡師所欲人人信受者則祿之所已有而祿不敢自信更欲進而求之則師之所謂不必且以爲慮者也祿故弟子教未深究彼氏家言懵愛深重又其性然年來稍取内典參之如飽鮮醉醲之夫茹一味苦茗不足爲損而反若滌滌其腸胃焉者締説

師門如海無所不入不必皆為往命者即禄亦自以為非其人向來頗受學徒近不自信有執贄北面之者不啻戮辱秦生美質重之以老師之命不得已而受之秖恐相辜負耳迅筆附候不能更走人于江上畏日修途萬惟珍攝以棟斯文

復鄒吏部

禄謭陋無与比謬辱明公交之以神先之以書問迴出常情萬二顧影秖自慚耳生平孟浪百凡不覺堆疊太非若將終身之規出山以來冀藉升斗了事了心十年之後可返初服不謂漏行天譴不從末減眷屬七人一舟而溺弟獨婦病媳寡孫孤觸目成哀心更不了乃今然後知無疾之安無災之福世人薄眎不知受言之為過耳人世極苦今已畢嘗度脫我者唯出世法來教去二敢不頂禮受持以虛大德萋嘉種生人有時而殺人毒草殺人有時而生人顧服食之者謂何寧論彼氏不彼氏哉偉人所居盈二

一水抠趨門下不敢預期迅筆草復統惟高亮

與王道淹道升

家弟荷尊甫之招百于恒情而區二之感亦百于恒情凡人相与文生于情之所不足家弟遭大不幸只家常茶飯三二兩二時出山砠水涯談不急之務已足度脫苦厄而乃重以縟儀愚兄弟何以堪之功名得失太介意者犯顛狂之症太不介意者犯麻木不痛不痒之症夫不痛不癢醫門所稱不治拱手而退卻步而走者也二難介意乎未介意乎經此一番不憒更無憒時終生結局于此下着終生結果于此投梜此又不在一時小試利鈍間論也鄙人生平不欲作膚語直以肝膈相剖示惟伯仲圖之

與李山人

僕至無似徒与世間人譚世間法如醯雞坎蛙不復知有向上事未後著年來稍二回向恥於人前稱說道理立功課而卒未有以自成其信昨歲与吴山人遊木蘭偶見足下二牘不類人

間世昏吻問高踪杳在深山深處僕私衷計度茫茫宇宙人与人遇合甚難以爲無機緣乎何令僕心知有壽菴君壽菴君以爲有機緣乎塵土衣冠即一霞之隔不可得而幾焉且僕平生情緣深重天降奇罸弟子姪同舟而覆所以斬我情緣甚烈悲哀感愴以日爲年平生一副道理到此更用不着而思君慕君益不能置敬介徐生修尺一之書問訊山中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以足下弘慈自度度人忍令區區沈沒愛河苦海不一引手以出之乎秋風有便幸宣潮音

與王汝寧

僕生平重薦人如司馬季主唐舉之流搖手不欲聞乃今有佳妙人在湖海間何可不令足下知之僕舊識玉山人雖善詩畫興意所至森不可遏隨筆點綴便成奇品時方溽暑想足下散髮不出戶臥遊之具具不能醉山人一斗酒山人向壁間作徂徠之松峨眉之雪天台之石梁匡廬之瀑布而足下置身其間定令面面清寒煩襟頓豁應感薦山人者

謝李廉憲

下走學不通方愚而好戇雖籍扮榆之末光未敢綰帶之夙好金華行臺僅僅一見耳乃明公外而形骸投之肝膽折節下交逢人獎借若謂祿出可与共事入可与共青山白石者今又稱宇下人可謂天幸曾未及以一字闖掌記者豈曰忽之交態以踈爲古分義以援爲嫌猥作寒暄語數數于清霜皦日之前則亦有所不敢焉頃荷大慈降損手尺唁我疚苦周我窘乏顧祿何以堪之以明公所聞云云己爲祿極慘愴然傷之不知祿所罹之慘猶有加于明公之所聞者舊冬之杪從弟從弟婦兒姪蒼頭並七人同舟覆于九江無一存者天乎天乎言之隕心亡弟亡兒亡姪俱備數列諸生後亡弟言不出口身不勝衣一懦善無爲人耳乃亡兒亡姪英特峻爽孝友天至骨如山立思如泉涌人方目爲

吾家千里駒誰則宜死誰則可死何況横死而竟以横死一家骨肉流浪江湖不知今者化爲何物天乎天乎言之隕心亾兒幸有二子亾弟無子亾姪未受室家弟年逾四十止此一子亾問到家匍匐來楚招魂江上臥病齋頭老婦寡媳號于内獨弟號于外日夜嗚〻同觳觫發骨肉相看慘無人色此景此情即使金石爲質亦當百碎况有情之血肉軀哉禄生平累大頭大而才則踈莽荏苒日月于債人債百未了一當

頭童齒豁之年乞得今官竊叨三釜之入不逮二親之存亟欲迎養家尌少補吾孝而家尌年高攖疾于家家又落莫于是呼從弟弟婦來爲家尌分累而同胞之弟向來同爨二親雖往一脉猶通山妻子眎亾姪亾姪亦毋眎之不忍以區〻薄遊將彼已之子判而爲二嗟〻本以愛緣綢結反成斷滅漂沉天乎天乎言之隕心不然者吾秪死吾子已矣何至波及弟姪酷烈一至是耶禄方出山時奉長老約百凢只求減無

求增只求了心無作星心孛〻十年爲期返我初服矢不老死風塵辜負青山白石乃今家尌昔云亾四子孱弱媳寡孫孤弟又乏嗣家尌貧老抱憾終身減耶增耶了心耶抑星心耶禄且莫知税駕之所矣嗟〻亦種〻之性難以道理破除無已之哀漸覺精神耗滅曩得劉國博取道西陵傳到明公轉語篤至感入五内忽省生爲有涯事出無柰匡牀兀坐束書不觀冥觀物初元來無有偶聚而爲有載觀身後堅脆不同同歸于

盡竟亦何有以此自度苦厄亦以此度一家人並兒輩尌姪兄弟死生吾之情而吾幸不爲王伯輿爲情死作如是觀耳曲江勝事久矣厭薄陳人經變以來更覺百念灰冷塵埋老研網結巾笥豈直無志兼亦無具心口自謀不能不遂隊而北者謂一官匏繫〻益分飛不假計偕之便難温同好之覿即如明公指日大轉東西南北繼見未龜繫艇鶂磯之下奉塵龍門之前載聆一夕玄談用滌萬緣塵慮禄益有餘情焉而

耳目共注來人猜疑臨岐趄趦竟亦付之後緣
矣連旬抱齒足之恙極稽裁復又不欲以寥寥
數語漫應之意容跡希情苦詞雜潦草不倫統
惟宥詧祿不任悚仄之至

謝蕭明府中秋讌

昨者素節平分璇臺雅集豆花雨歇洗出瀟湘
一片秋桑落杯傳影入玻璃三丈月林薄繞南
飛之鵲閭閻歌西灝之童眺之庭庾之樓追異
代襟期晏之絃蘇之調領當場風雅百年幾度

天上人間注我於氷壺醉不在酒照人以肝膽
報慕為瓊

別王道升

天氣焚如人事棼如一臨岐而百感生豈復有
筲時惓惓眇脫不作些子離色哉今日行今日
尚來東裝可笑形骸斷無長聚之理惟情神二
宰乎里而凡席千載而旦暮耳老者息機敢為
令公道少者努力敢為令先令弟道對客草草

復鄧麻城

風指与足下三見而三不交日者隨劉郎之消
塵高躡魯臺平挹武湖形骸欲拋肝膽漸露且
領夢中詩醉後語乃今然後見足下心足下豈
旌陽勾漏兩令後身哉何船挂圭組氣帶烟霞
与世之作官人夐然別也盥誦瑤篇贈意陸離
攜之行橐隱隱有光照映人而又分以俸餘是
仁者兼富者之贈於不佞侈矣不佞故之仙骨
而亦不淺青山白石之盟異日者求侶五陵恐
亦不能外之瀕行為午次孝感途中乃得裁謝

足下入覲更能開一尊索我于燕市乎不佞不
能索足下

寄宏父先生

幾莖老髮留之不礙菩提落之不長菩提長者
乃爾豈示項羽無東意抑別有指也石孀草露
可悲可涕鏡花水月是非非是如大事何僕自
惟汨沒情緣所之者英雄氣而有英雄氣者又
要消煞或謂長者髮即從刀下落而英雄氣終
是消煞不下然乎不然敢此問訊

謝祝隨州

是行也上下山坂莽無人烟而禾黍黃槁更甚小民憂無食与禾黍同色所幸火雲歛跡商飈南至衣帶拍拍鳴而又徼宗大夫之惠輿臺祗役什伍寓望之夫鱗次更替相翼而前泠然御風何必列子當其快心時忽生一種星心事益天譴不德舊冬之杪兒姪蒼頭同舟遇風沈之九江無一存者日者出門本屬生離因懐死別骨肉相看不禁悲楚署中事未及一調度過此且日遠敬具家訊乞足下郵致黃陂了行子內顧私心辱在宗盟且諒仁者軫行子此情此景大悲所發應亦不靳之耳途中手佳刻讀之悟後語真与迹襲貌擬者迥別其基之射僚之丸白之詩也技益至此乎峻奪神奧莫知其然非思議可以承接之吾宗白眉不足下而誰嘗閱千家氏族如吾太原寥寥耳漢九真唐五經非其至者亢之是在宗大夫以大夫神情才力何所不可至勉之勉之徒曰君名吾宗固代不乏人也人旋艸艸又屬作家訊之餘中抱甚惡遂不盡談

寄徐克賢先生

祿稱冠帶書生益三年氈飥冷座首蓿空盤風味殊不惡獨家口爲累五鬼二豎更相作祟此猶可言客冬之杪兒輩七人同舟舟覆九江無一存者祿獨何心齒搖髮變於人間世泠然如水即不德修行無力足短口長天降災禍以示之懲亦應稍從末減何至慘烈若是此中同志不乏絕祿不敢輕立會自惟自性自命不能自信而徒作道理語爲人破除塵俗興發意氣旋而遺之竟亦何裨且年光儗水一落不回与其人已兩誤何如了已況已了人未有不了者也祿近轉此機不欲日向人齒閣閣鳴吾師以爲何如李鄖陽事殊出意外而許京兆又以力救鄖陽坐外補世路嶮巇吾師宜善作善藏不得太露鋒稜以取物忌易曰安身詩曰保身下士借之以成其私而神人得之以成其大愚者一

得吾師或有取馬管廣文歸便勒此代候行且
北征不勝惘惘

謝王侍御

祿東匯散材下庠末品謬佐鑑衡之秉薄遊嵩
少之墟伏遇明公以天挺之偉人飭賓興之鉅
典位高能下分略堂簾勞微亦酬禮將王帛不
獨迴光于在事之日而猶加惠于出疆之餘時
未去陳對戹臺而踊躍行將走冀指長路以繾
綣箴之在心謝不容口悵風塵之莽莽再晤何

期瞻雲樹之依依孤懷若結遂呈短技少見鄙
悰霜筆搖秋敢丐靈于記室百川學海寧辭笑
于大方謹錄近作詩文若干首具別楮上祿無
任悚仄之至

復王道淹道升

輿人至知二難又復失意然不足爲二難悲也
有無有分遲蚤有時患本業未營家耳家弟書
云大瞻未終場然耶否耶其尊人春秋高且無
家歲閤閤嗚齒以爲生事不能出域外与東平

南北之人游區區于大瞻篇嘅意之然其分其
時亦自夙定大瞻寧獨違之泛泛宇宙相遇難
相遇而相知難之難君家父子兄弟不我鄙夷
而以心許之額區區無可藉手以酬君家父子
兄弟唯唯諾諾交道薄矣區區經變以來無意
乎曲江勝事而忽遇友人王德璩拉之陳州署
中作文字百辭不獲以交誼論陳州亦去華之
流亞也陳州嘗自矜其孟浪而又咎區區孟浪
爰育是約以二難之年資地分可復如前孟浪

乎千里通書不易所以不作寒暄語九月望日
寓大梁相國寺具復

與劉道充

囊者匆匆發夷門獨與賢未及握別擬宛丘當
得一晤不謂王陳州方事校閱不無爪李之嫌
竟不得出与足下展羲陵坐蘊亭登眺弦歌臺
弔古談今以攬一時之勝悵也如何陳州君与
僕有夙雅其拉僕而來也解衣推食無以時秋
相求弟僕經變以來意緒不及此久矣緝坐爲

問無以慰藉主人厚意間一拈之此物乃心迸
精華未操觚時不接混茫方操觚時不愜飛動
必不能臻其佳處乃責之多憂多病之羈客即
嘔心刻腑寧有當家語哉百事無如一新其興
致豨不淺顛乘此時破除人事更理舊物盧龍
雨雪漸深不可不發從事僕明月同陳州君行
聚首剡門不遠而湯勤如此

荅在倫先生

生人極苦橫集一身了無意緒迫遂少年場矣
顧念微官匏繫勝友分飛不假公車莫尋同好
偶獲天幸与選南宮頭顱種〻心情不佳看花
長安秖增悲感唯是得友得師時從晤言樂而
忘死都門舊會今且復舉會之日鄒汝光暨吾
座主楊貞復先生兩門門生具在而魏司空儼
然臨之日者會中有誠偽之辨而詢及于祿祿
應曰誠言乎其成也不假人爲人爲爲偽向來
妄排儒學以爲內攝名利外談仁義云爾豈知
見地不徹即志堅行直意識尚存猶屬人爲甚

學之二十年只成就得箇偽更何顏向人吸〻
哉平生謬襲尼父不厭不倦格式聚鄉曲無智
人日夜講說以立功課無智人讚嘆歡喜祿又
無智因人之信自信今思之不覺汗下大都因
義起名因名起教依憑影響轉〻成迷竊以爲
會中不少參著之滋補獨少倒臟而空之〻劑
也承示庸言刻某盥誦之會心處直欲不著一
字者乃言下不甚豁然亦容有之如曾子唯一
貫門人問焉弟下一轉語曰忠恕而已矣知之
者領而不言不知者不能生支離之解伏讀老
師石經疏義乃以一貫穿紐一部大學過不自
量以管見見之若覺理路太明反成附會令讀
之者無所容其深思何如何如前齋書人瞥地
南去栽復爲遲羽便更望矢筆教之不任瞻企

寄武元占

杳不得門下消息兩〻如隔世時從南來人詢
知動定特無繇知門下深心嗟〻僕不德生人
極苦橫集一身金可鑠也石可泐也況質非金

石然曲江勝事蓋夢想之所不及而儻然得之
且登焦弱侯揚座主爲楊貞復先生夫以頭白
面皺之年兼之骨肉淪喪豈復藉一第爲榮光
乎日逐青陽俊偉曹輩綫纏長安慘然無歡獨
假此得師得友分席而坐揮麈而談無端煩惱
一時消解差可人意耳細惟公家大事了之甚
難兄弟父子各挾一見即活曾楊奉約而至亦
未必能了之仁有術義有方門下依心仁義神
人所欽獨方術少耳動而齟齬固宜然亦非真

仁義真仁義豈假方術以行之方術即是仁義
閱盡繁華過眼成空自性自命今躋何位以儻
不肖稍〻有立實自公發其端追憶當年公杜
門謝客直欲作佛作仙乃今垂〻兩鬢疾病侵
尋猶不以家乘付子孫於意云何人身難得來
日無多舉世擾〻少不得有息肩日唯達人能
向死前休得勝算耳儻經變以來怕作書尤怕
作知己書觸之傷心故与門下書甚踈甚遲而
一通書甚頹美言不甘亮之亮之

答王德孺

家門不幸雖作達人大觀乎而瞥地觸發黯然
魂消遠辱佳貺愧感愧感使者索報正伸紙濡
墨而家報適至讀之悽斷所欲對兄言如縷而
閣筆不得一字竟罷去二三兄弟年力不遠弟
與弱侯方出山獨怪兄之歸興太劇也日者与
弱侯閱邸報驚鍾使君以遷去料兄必動此念
而兄遽關白當道當道知兄不淺必不放去与
其無病而呻吟不得遂所請莫若順母之志從

人之望隨緣應世置榮辱升沈于度外公餘更
取內典方書參之得箇消息處官不鬧處林不
靜當下受用萬境一如何必枕流漱石乃爲高
致哉弟寓陳時兄見以博士業相督促都門分
手兄不及待吾二人入場臨岐悵囬者久之此
豈爲兄乎亦豈爲二弟乎托意有在今乃推二
弟于風塵路而兄顧云〻若相詫焉者可詞已
苦莫苦乎身心爲譬以弟度兄必不能遽拔身
以去明甚而橫生此想自作煩惱以日爲[illegible]

爲者哉頗兄蚕田向回向便煩惱爲菩提不必不歸不必歸再看時節㩼緣如何又作行藏無徒自苦爲也呵呵

復程番陽

丙戌春都門一把龍光竟別去明府猶記憶否僕自領廣文事去枌榆盈盈一水乃今轂轄甚直度江漢而南是何修而若是僕不德兒姪沈淪風濤中已不能堪苕霅之間水如衣帶同胞弟爲祖壠赴毗陵仇家尾其後去去不返竟不能問之水濱此情此景以日爲年寧希心曲江勝事哉不自意偶竊一第鷺還上苑馬首西山曹輩樂之僕翻成悲感耳有民無歲萬口嗷嗷天遣福星臨之起瘡痍於枕席功德無量薦紳先生遥遥有述番陽之政者近閱內召籍中明府裒然爲列僕非爲明府私慶也而爲世道慶余司城來深辱記存附申謝悃

與張無意

不自意偶得一第時時与弱疾以晤言消[illegible]

豈不曰適獨与長者暨西陵舊遊成睽違耳傷哉瑞甫溘焉物化林壑寂寥長者載過水洲誰与共語道寓諸庸如是如是不必作奇長者春秋高而奇情不歇竊以爲世俗之所不可無而長者之所不可有也古人七十致政何必朝常即家政亦爾瑞甫未及七十不能自致而造化者致之以長者之年尚爲兒女子情往返川原老骨作痛儀所親見何爲自苦若此古先生言法尚應舍何况非法不於此時體取無生作絕學無爲道人恐不能不遺千古之恨

環碧齋尺牘卷二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新安陳昭祥少明父校

與林廣文

我輩人應以出世之心應世一切平等不應以世眼之青白作吾心之氷炭都下面談郢中手教似有不平等在夫出處亦大矣隨緣盡心于人未必無所濟真見不可飄然作避世之士未晚不然情景不適身心為讐不火自焦無繩自

縛未有其樂且先茹其苦矣足下無恙弟二又有弟之若求如曩者浮沈黌序中日長無事披髪北窗下抛書而枕書一段風味更不可得足下此日不應歎苜蓿琅玕輕生猒薄心也且世不可避如魚在水無之而非是青白之眼原在山林即朝市政不加多元來世界無病二生乎人之心以情攝境何俗不雅以境移情何雅不俗幸托肝膽之交不敢為貌語如何如何楊于同不難以司理折節足下真我輩人

啓楊貞復先生

曩具尺一附潘尉上想徹函丈矣今于民甚近其為務甚纖祿素志極頗一試于令乃今然後知令之難人丁末世弊孔甚巧文罔甚密斤二奉行日無閒晷無境內外士大夫書問禮節甚繁大都以周匝為賢以踈闊為傲言不必出乎誠幣不必出乎敬在二成風此中為最耗精神于無用之地致勤渠于必報之人嗷二蒼赤能有幾許心思照育之而祿要執古道不能純用

調停雅俗之間聊且自安以安人雖不盡隨俗化然恐去往牒所載獨行遠矣實意泊于縟文亮節靡于世法不我愉快安能貽百姓之愉快乎吳生老矣劉生外補今與之朝夕師門者為誰敬問

復戴平陽

昔歲春風失路取引京兆班荊而坐環視儔伍慘黯無色獨足下開灑自如今且幾二十年往襟期未滅頭顱漸非想与足下共之東[illegible]

佳絶信意所之不獨寄遠人之嘯傲而且澹壓世之功名不佞曾一寓目而奇搜未盡不無餘情乃今全畀之足下矣公餘湯興所得若何山水無言助發神智破除煩惱即明師勝友不啻也不佞當此了無閒適遥瞻海東雲恨不得乘雙鳧而從之

與趙尚寶伯兼

宦途驅人何論四海兄弟即〻藴世號連璧乃東西播越而卯君之思動形歌咏追念乙酉冬拉王中石訪足下九峯之上攬葛洪之遺勝石牀雲榻髯鬚在望辱足下霏玉之談忽〻如昨日事而今不可得已發為足下故治山川清勝俎豆長馨足下何脩而得此且足下當日甚病十日九休沐大藴了公事于湖中而足下了公事于榻上史稱臥理向以為虛美而足下寔有之不佞戴星出入猶覺叢積此材不材之辨也使節何時臨之城之城故有會有史惺堂先生廉令安卿陳進士彝仲朱孝廉元卿陸孝廉

卿益一時之彦不徒以唇吻學者王事竣幸念機緣之不偶約而惠教之

復范南昌原易

益禄嘗從薦紳先生後評隲當世人物心知新安有范公且十年所秣陵焦生章江章生禄故辱交之一為明公同年契雅一為明公特薦于朝謂為今之南州高士者也因友知友神情茍合又安論面不面哉休雖山郭足當陸海故曰海陽弟今之海陽非復昔之海陽也實則凋瘵而饒得名人且視為寶山金穴托跡白岳之遊而隂市之冠蓋相踵於境上令人應接不暇主爵者不督禄之齒長才絀而謬畀之日夕廩〻思無以慰籍元〻負知己者之望唯是一味簡執不敢過用一物闕虛耗之門不敢浪接一人濫聽一言啟鑽刺之竇猥承邑士大夫鑒其無他凡民間一切利病靡不畢列條分而周示之而卒無片語及其私然泛語民瘼何嫌何忌直語官邪寔難昔者跧伏草莽往〻見長民者

狀播四境之外頌口交一堂之上竊為浩嘆而今且身當之矣悉心相告非明公而誰望降損書貺薄具以為報北風有便幸無金玉嗣音

簡黃祠部煉之

祿之居黃也猶之杯飲乎石罇也味澹而清聲處休則猶之過程鄉雖知其酒能令人千里醉而謙之醲郁逼人寧無厭心若老父母方持天瓢立月窟之上而飲瓊漿亦知此楚乎否昔秦越人為舍長時不習於刀圭嗣得長桑君飲之

上池之水始隔垣見人腸胃癥結維時老人嬰兒婦女咸利之祿之望於老父母亦復如是微悰總々不盡瞻只

與韓參軍子固

客都門時[illegible]至饒舌益不敢以貌事足下而足下不以為不可浩然挂冠而南咸鳳山前涼風吹帶狎鷗洞口明月開尊綽有餘閒日課郎君拂拭舊業何物浮名到頭成幻相提而論[illegible]以彼易此故為兄計也昔百計不如歸[illegible]

弟方馳逐名場大馬之齒穉櫟之才薑桂之性盤錯之區秖有焦勞殊乏空曠乃今然後知閒之為適無事之為福於足下且有羨心而足下又何求焉弟生平足如蓬轉托跡友生南北西東唯意所之而今且匏繫于茲物外之想徒殷樊中之神不王緬懷二三知己不啻隔世而又拙于宦學恐蹈世患雖抱區々之愚其所致于民者能幾何哉迓筆問訊不盡

啟阮令君

郡中一別家居不浹辰而兩臺之檄交至率爾脂車迄今悵々匕弟沉寃不白晝結于想夜見于夢何以施眉目于人世其憐而究之使寃得雪也唯父母其不憐而究之使寃不得雪也亦唯父母斧雖利不能自治其柄僕且奈何哉僕非牛非馬非木非石心能知德亦能報德平生自處不後于常流而不敢以私干人直是中抱激烈義無得已仰首哀鳴以父母仁孝能令湍堂燕笑而區々獨向隅以悲當不忍寘之[illegible]

矣情緒繁憂詞語潦倒死罪死罪

復詹吏部東圖

往官楚中方自謂接翼參差機緣不偶竟一交臂而失之至今以爲恨祿鄙儒也謬談名理未窺大道之倪一試于事濩落無所用誠不自意承之名邑邑稱儼左輔重地居者露積相望而行者挾重貲分道四出居天下都會半百貨以興百室以盈百巧以生頃者連歲不登物力漸屈而民俗奢靡不少減損士客麕至方且視爲金穴寶鑛而僚人饔人輿人無虛日焉不佞竊慨噫之受事以來郵書相告門生故人望門而迓者屢矣以爲寧爲牆爲壁無寧爲徑爲竇長鑽刺之風以蠹吾民心口自盟執以不變然後徐討利病之原次第行之或者於民少有裨益不負知己者之望恭惟足下地望清華入士自此中至者無時之絕不令之狀諒所稔聞其以區區爲何如哉托之蘭之雖關枌榆之情其當其無當忍爲貌言使不佞終不聞也雖既熙不

敢領有稽裁謝足徵才短是在足下鑒亮之焉

啓任倫先生

祿誠不自意老窮一第又不自意出宰海陽海陽去白門伊邇方切瞻依又不自意師以請告歸而祿當骨肉摧殘之後精力耗減自朝至暮了無閒適之趣計所疲勞類皆期會關防束縛之具而更不得漸之磨之浸之潤之唐以來法網漸密而吏治反不逮漢或者坐此驗來學人最難剝者無如名心況入名場溺人更甚祿擬以不治治之略不敢標奇見異希當道之知而當道亦不見大相齟齬吳少虞雙鍱手得師歸山中山中應不寂寞而祿則悵儀刑之日遠矣師與少虞皆高年人高年人宜間勝友以自輔相反而或以相成和穀之徒不足多也卒卒勸狀不盡瞻只

答蔡體國

日程國子持到手書書滿紙大都辯知易
此于任浮狂之見邀之徽者可謂頂門一

弟則以行之ゝ一字百姓未嘗廢知之ゝ一字即宿
儒猶或難言之ゝ悟法無漸了在一息修法無頓
終身以之ゝ顧終身修法亦從一息了處勉〻術〻
無二途轍而何事乃能了一息蜂觸曉窗蛾赴
夜燭了耶不了耶是以學標知止庸標明善論
標知及至可使由不可使知難易昭然乃今世
學者所謂知非真悟也直以意見測度漫當之ゝ
耳悟後非無功〻自有所不容已不若未悟時
作意着力之ゝ功悟後功以神用未悟前功以氣

用繁簡勞逸誠僞致相遠也世不多見真修行
者果真修行其功用必有齟齬不相湊泊處定
自求知益哭窮途究必適于康衢泣多岐究必
歸于一路悟門不開而能終身修行坦然無疑
者鮮矣求悟之ゝ功四學而問問而思思而辨而
脩行之ゝ功一篤焉耳已難莫難于悟苦莫苦于[illegible]
悟〻而行之ゝ至易至樂彼其人自謂悟而人[illegible]
犀然稱之ゝ曰悟衷考其行猶然不免于世習
必以意見測度當悟也者談空說玄高于[illegible]

敢名器節等于淖泥宜乎兄之ゝ恥之ゝ矣弟妄意
此學幾三十年有當年之ゝ所姍笑而今著龜之ゝ
者有當年之ゝ所珍攝而今弁髦之ゝ者願兄作真
修行人異日者之ゝ見或與今日異而未可執今
日之ゝ見爲終身之ゝ極則此非兩可模稜益身驗
之ゝ而知其然北風有便願更有以教我

謝丁元父弃喧

不佞祿往者數遊黃山白嶽之ゝ間雖引嫌自避
不獲一挹龍光而觀野知庭覘俗知政私心竊

嚮往之ゝ曁門下內召不自意以祿承之ゝ夫祿素
𥡴愚心圂諳俗韻緩頰道理語不難而試于事
實濩落無所用況前徽難繼後效難圖敢望積
薪之ゝ勳秖速續貂之ゝ誚所幸者軒楹屏几具有
名言栽華剔爬具有成書賦役廚傳具有定規
在門下不隱子文之ゝ忠而不佞竊比曹參之ゝ義
履任之ゝ初殊覺齟齬比來稍有次第豈新令之ゝ
能則門下之ゝ所貽于不佞者多矣兩承手教未
遑裁謝而忽聞攉太夫人之ゝ變以門下奇抱所

欲言者百不盡一而忠以孝脊人臣人子兩有
遺憾伏惟達人大觀節哀順變以成其大不腆
爲奠統希鑒而存之

復郭大參

某質本時流妄希古道情神不逮入骨已空未
振援于風塵徒挨排乎歲月側聞明公幾二十
年天塹機緣路岐南北寧無慕藺之懷竟負識
荊之願忽荷手書如從天下温言獎借相期方
軌先民顧影慚惶何日脫離俗吏益誠心可以

自辨而才謭不可力強寀此繁麗大似鉛刀當
錯節秪缺折是虞何敢望成風之玅技乎幸托
枌榆之後謬意臭味之同一水盈盈斗杓在望
度迷津以寶筏刮翳目以金鎞竊于明公有翹
跂焉良晤何期副墨具領率爾裁復統冀亮原

與何公露

江左風流文采古稱二陸乃今又見兩何不佞
伏櫪舊矣微有天幸典試中州叨陪令弟之末
席看花上苑追隨足下之後屢且數數過從[illegible]

展晤言移日靈襟朗韻英英襲人千載玄風于
今有寄極願躳執鞭之役而雙旌南指不佞且
受牒隸事下邑簿書旁午戴星弗給篇什之興
抹摋殆盡緬想足下曳履清曹承顏薑錦執牛
耳而擅名勝六義之流當超黃初而上之儻可
啟錦囊一滌俗吏之塵纓乎北面斗樞瞻馳靡
極敬因墨使布下悰百一于掌記者

又

休民好氣自喜而令懶與病會精力幾何堪此

勞瘁以足下寸情風韻曾坐白雲司山水禽魚
助吟侑醉同途異軌相去何啻仙凡哉爲隣桑
梓盡謝交游故人不來俗狀可醜王老師亦時
時晤言否弟迄今未奉書問侏儒一節足知其
短此豈宰割百里才也儻齒及之幸道不敏

啟許相公

潘尉行曾具小札計徹台覽祿濫竽茲邑忽焉
十月行多躓言才不副志雖廩廩夙夜強自豎
立捫心循省譽乞寔多自惟素性過于寬慈至

是非曲直即威富情好不欲爲之〻少狗或者以
此短長之〻亦不欲爲之少改曾憶師酌祿与陳
婺源之〻夕停杯剪燭意深語至謂牧民者以豈
弟爲主不當炫風裁以傷雅道是〻非〻一聽
于理乃所以爲風裁也何必博擊以立稜名哉
祿謹識之〻履任以來無足爲師道獨此可自許
不負耳旱魃爲災米價騰踊百姓嗷〻夜來雨
下如注守土者無獄澤此下民則賴天澤少穌
之〻令〻之〻令令〻之〻不令師諒有鼎幸無皮面姑息

我恭勒尺素肯貢寸函悚〻悚仄

復毛司理震卿

泛〻人世獲有天幸一朝附驥三度登龍攀緣
丞僨徒想望乎眉宇莫傾倒乎肺肝諒彼此有
同情焉弟与鄭安仁同門最稔足下謬信安仁
若有意乎米佞弟不佞蒲柳之〻姿不居人後駑
駘之〻技不居人先宰茲繁鉅力劬獲拙無足爲
知己者道黄州爲弟舊游黄生爲弟舊識而猶
有張無意者弟竊方之〻古漢陰抱甕人足下亦

曾造其廬而物色之〻否弟去黄二載交游半非
最可悼者鄧麻城亦且化爲異物其人身縮簪
組氣帶煙霞風塵莽〻罕見其儷身世泡影死
者已矣後死者如何不自哀也漢黄盈三水間
弟不淺并州故鄉之〻感睛川黄鶴雲樹歷〻臨
風酹月不任依〻

復方金華

賢豪相許獨在意氣耳僕所托文如舊司理徐
公稱莫逆而司理与足下稱莫逆司理長者秖
得郡司馬一轉知己者寧無憐才之〻嘆雖然我
固自在豈以此爲加損哉曩辱先施迄今未裁
一字爲復此不可以人間世禮數論亦恃高雅
或者不督過之〻僕昔過金華會前令君汪以虛
以虛觴余城尖最高處酒半酣指點黄初平叱
石成羊處在煙雲杳靄間翩〻有塵外想以虛
亦与僕稱莫逆客歲過黄梅又賂以虛以虛款
不責人以人間世禮數以虛去而足下之〻僻
下何金華一區土仙令趾美若此豈若〻盆之〻

爽有以招呼之耶別楮不另報亮之亮之

與績溪會上會友

是會也不佞祿屢分末席今者覊于官方不能越境從事然神爽已飛越螢源石鏡之間矣尋常熟處解俗人耳濡目染幷一副腸胃日漸清之而人不覺投身會中不待辯論而一段真精神不知從何處來百端閑思慮不知從何處去諸公此日以身驗之其必以予言爲然矣二業不可偏廢久矣而業舉子者月有月考季有季

考歲有歲考獵玩愒是思而講德之會六邑歲一舉以不佞相望咫尺不及躬受爐錘以資仕學益知談心之不偶而聚首之不易也豈勝悵惘敬問諸公何以教令々而令學以身徵而亦同志之光令而不令學以身謗而亦同志之辱寧能默々已乎溥具聊當會中一餉伏惟鑒存

寄焦弱侯

事繁如織終日埋頭簿書中更不得閑適之趣兄何云爾文學清班風塵下吏兩者不能相比

亦不必相羨鶴長鳧短各有分限此去々華不遠弟不能往見去華々々又不屑來近之而反以遠初本謝絕不相知者幷相知者亦引爪李之嫌而不一惠顧宦途之鮮俗人類如此冗中不多談

啟朱使君

其學落不植器氳無奇濫竽巖邑忽々十更蓂曆希心鳴琴之風則才情不遠襲跡戴星之理則筋力不堪所幸者斗杓在望鑒其無他恕其

不及而反覆露之然與其巧持於末不若豫諭教之使之宅平而無事休雖一邑乎而競刀錐者居天下都會半其令其不令無足而行無翼而飛功罪之狀流播甚大門下衡鑑在懸風雷在握職掌惟取諸吏月旦評而下上之不欲令民蠹々民造冗々之福如弟者不敢望二天之私第時々得不能之狀聞耳驚心罷勉其所長修補其所闕剡除其所太甚寔爲大願不然敗而救之寧有及乎寧承宣簿能其官否近臨々

仲復以爲言然其与二職星耳月耳能受光不能錫光且耳目不相逮自有秉陽德者在舜仲何謬計焉恭勤短狀不勝悚息

寄范憲副

昔人號仕宦爲畏途于是乎習爲脂韋突梯希世周身而吏治救如我公南昌之〻政始若落〻難合政成之〻日神融骨洽人士無間言則又何以脂韋突梯爲也比者秉憲柏臺庇我蒼赤不倿禄爲之〻距躍者三曲踊者三學使者將臨黃

山白岳之〻間禄因得貴邑俊髦而盡閱之〻乃薦書盈篋殊苦酬答獨明公不爲兩郎君地而兩郎君郡邑亦自取高等每見薦紳子弟有所籍而反以損蓬蓽子弟無所籍而反以益公所爲燕翼出尋常萬〻矣夫以明公不私其子何私于人乃文有如二葉之〻訟可詫也不倿禄妄希古道學術短淺不能純用之〻方以爲內負平生外負知己而二三知己且謂禄執法太過絕人太甚至以畏途切〻相戒禄則不知道之〻所拙矣明公何以命之〻

復吳武岡

三十年同籍兄弟落〻如晨星昨歲寓都門不爲不久顧人各有營日東西馳不能時〻聚首促膝傾倒此懷乃今又更遼隔睇引江雲夢回梁月想亦彼此共之〻弟平時甚欲作令爲其于民親也乃今然後知令之〻難事纖情變心苦形勞以齒髮近衰之〻人當骨肉骿癯之〻後其何能堪一行作吏吾何愛于精力所恨精力不盡疲

于民文移下上禮數施報書問往來了無閒適切〻促人老耳以足下才情初試爲大夫遠不悉所注措弟攝鮑司馬楊司理篆口而譽并及郴州此必有當乎其心願更勉之〻資格可以限庸流而不可以限豪傑之〻士須作達者觀慎無以此自撓其神自銷其氣神[illegible]氣定而後應世有力弟非今日作此欺人語[illegible]戌領楚廣文已自托大如此姚池州懸車故里汪廣文舆禄王門彼直自行其意且亦有數存焉弟深溪之〻[illegible]

問不易幸以此轉寄郴州兄聊見區〻近況上

復詹東圖

僕〻之令於斯也極欲祛膠柱之愚附鳴琴之理顧地鉅而麗才縮且迂兼之桑梓連陰故交舊游無以之而非是志殺于度世而政弛于應緣墻壁徑竇之譚則侏儒自揆其短而姑欲試其心之長豈白首廣文偶叨一第遂作盛氣加於黃州赤壁與足下班荊而語之曰我乃足下所稱寄僕纔〻幾千言意必有益于僕胡臨發而復收田篋中夫人惟墻壁具者能無所不蓄彼爲徑爲竇者茍焉以相媚悅烏能當大君子之爐錘也疑下幸無竄易一字覓便卻寄僕蓋數日而翹跂焉疊承書問不及其他以彭令君出自門下歷五年所不以半字干此自兄之墻壁何詫耗生別諭總足下切身事痛則必摩癢則必搔使僕槩以爲徑竇而隔閡之將爲石人乎前言句不似東圖本色畧費委婉必不如纔〻千言直而肆吾輩相問訊不直而肆焉〻肆哉冬雨如春雷不收殺來歲事可虞不知白門何如耳

寄湯義仍

今海內人文彬〻壹稟于先型蓋其粹然而並鶩家所尊推義仍爲冠冕焉不佞遑得行卷披讀之心自震撼未論時彥即左馬屈宋而在幾虛左矣時怦〻願執鞭出六經之疑以質而未能也嗣于汪扶宗所一接芝眉氣浩然盈大宅而言〻風雅令不佞融〻若春斯泮而殆解也役〻風塵無繇繼此良晤今叨命爲邑戴星飲冰惴于弗給且并執圄之沾〻者踈跡已上台碩望舊京典禮多暇討錦闈香署之間著作益富雖薄書下吏所不敢請而令拊鈍之夫一聞鈞天廣樂或亦觴其忘味之慕乎屬屆玄冬敢虔奏記候起居不備

柬江太僕

日者物色去華生遂得造東山別墅燈火青熒停杯深語殊慰曩昔嚮往之懷而去華顧以出

世間事相期明公趧之乎否祿綈觀世人康濟
天下者奏泊功名不入恬漠之教康濟自身者
搖手不欲聞世故以明公正直立朝風骨稜々
而休沐故園輒与同好談世外希有事兩者葢
兼而有之方今災報頻仍邉書狎至足下清靜
中寧不思為汲長孺之讓平津乎了世間事然
後能出世間度盡衆生乃其所以自度頃政府
以言者閑閣次第搜巖穴之奇恐明公不能久
戀黃山白岳矣

謝汪左司馬

方今海內人士山斗明公豈不以文雄千古業
炳四方具二不朽事乃明公更有道以空之了
無緣影著之乎胸中見之乎眉睫即風塵下吏
無所比數於人間世而亦具平等眼略不鄙夷
之至引長倩之義寄意於物如所謂硯之貞鏡
之明清白稜々之說祿雖不慧敢不勒之五內
夙夜以之求無負於知己顧邑鉅才微性簡[illegible]
劇神僊擲雨化壓琴風平生綫[illegible]謂何[illegible]

者發大悲終度之耳

復萬和甫

新安夏祟於蜕墳冬祟於商羊氏之䭾食猶之
乎北也足下憂先滌室矣葵是僕耕鑿之鄰平
日往來譚執斝於家序而足下時館穀之夫固
陶鑄僕也者而型範猶然在瞻抑豈敢為躍冶
之尊哉即不能一々遵繩尺何至稜々焉取巨
室尤直以陽鱎與魴味自有厚溥耳藉有煩言
僕自揣無他与其為人作輕重不若競々奉三
尺不得罪於名教閲大疏已占置升沈於度外
矣僕又敢負生平譚理而竟土苴之敬復不盡

與葉蘭谿

此去二華盈々一水而近客冬有武義徐生至
嘖々足下新政弟為之辟易弟非敢弁髦平生
但精力耗于頹齡神情困於縟節墻壁雖峻徑
竇雖湮而窺伺于左右者未全屏斥日競々在
事而質督愈甚足下謂都人士于弟始而喜既
而疑既而猜々相安然乎不然吾儕未出山時

焉往而不貧賤類有崢嶸氣一入仕途榮辱形其外得喪亂其中而崢嶸之氣日消故人之疑之不足以損己之信人之信之不足以解己之疑調停雅俗之間聊且安其身以安人安百姓然恐去古德之風邈矣蘭江故多賢豪在昔金何弟所神交在今趙徐弟所腼覥以年丈登單父之治于指掌間民和而士則後先諸賢豪且謦之弟請拭目以觀厥成

與游麻城

人來自楚者談及黃州荒疫令人攢眉扼腕哽咽不能作語益弟以黃州作并州不無故鄉之感而今得福星臨之如久病之夫佐以脯糜雖不能遽復然駸駸有生氣已李宏父僑居貴治彼原以優婆夷托宰官身而今以宰官身復入優婆夷年丈得無疑而畏之此老在滇中以禪理爲吏治神則神君慈則慈母諸凡注措朓盡今世局面敝寮爲姚安人亹亹能言之拂袂歸來著作甚富有藏書有焚書有說書其立論多

出前人所未有執陳說舊見者聞之不怒則笑不笑則驚悸而卻走乃其中煞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定當與柱史園吏盲史腐令獨行于天地間足下亦見之乎無也敬問

與葉參之

弟在事忽忽歲餘此中繁冗無兩半百之夫鎮日埋頭簿書了無清適之況良自苦耳純以古治治與豪華之俗整純以今治治與謭陋之吏鏊族排度日大不愉快揚老師聞之輾然而笑曰否否見可樂方是道情不見可樂便是俗情性命了後簿書無不爲性命也者信乎平分利刃劈水何至齟齬纔若是弟北銜輸服舌本爲強兄以爲何如哉兄握水衡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大閑一峻久久別有神用弟亦持此符爲大兄印可且請益于師門江雲皛皛惟有神馳

寄武元占

曩旋菲菲於掌記者反承瓊報良自媿心賞予

救知近況之若古德目生爲苦器爲其有所受也梵言三昧華言正受一無所受乃名正受采筆書空〻不爲殊彼不有于樂安有苦哉有天下而不與益儒者之正受不然家大貪大更不如托身窶人子度脱差易耳書稱斷〻休〻斷〻者斬得斷也休〻者歇得下也必一刀兩斷而後千休萬休門下試自省考雞鳴一覺諸緣意緒何如白日易下黄金難成待人度我青鸞杳然不如我度我之爲易之爲實不佞受門下之德深以此作報無謂我爲豐干娜

與洪平州

郡中晤懋明乃知年丈尚未戒行何遲〻也懋明故貧平州亦貧至損資斧周之波心佛救旋渦羅漢難矣難矣念年丈里居費支吾而又堅癖臺子之操語曰竆視其所不取此時能守將何時不能守乎人生焱忽耳不以父母之軀爲溝壑不爲子孫之計作馬牛而後不顧顔于人世入可立德出可立功黄山白岳之間多[illegible]丈夫如足下雖操始其之矣弟有公事戴星而歸不能與年丈握别東望悵然再具酒金爲長途解辛幸無我辭篝燈艸〻

與王以忠

已作竿牘具酒金附家參軍致足下而役者見金而不見人竟竊逃去或傳足下終老吉州乃今復還故里乎囊中應滿驚人句既之葉令飛空之舃又之壺公縮地之術方塵勞接關形拘神羈黯淡無色唯是素心人不作措大道理語而時作詩語如禪語無有無〻了不可取乃可以解頤耳足下豈不懷思馬趙胡二丈俱作隔世人僕寄一奠楚不能告之以文足下載過蘭陰當倍辛酸一哭山川有一二人便不寂寥無一二人便覺寂寥同志之痛觸處皆然而純甫年來托大而無所歸盡改常度竟以死悲夫悲夫足下矍鑠善飯如昔不每爲足下思儘不少天上之故人而山中之故人幾盡倘徉龍丘[illegible]與爲侶太趙且當樞要亦時相問訊乎今[illegible]

道禮問繁縟精神強半耗于此僕以身驗知其然即天上故人蹤闊弃衣交豈其遂忘之勢秪句為妄應不及為真施耳走筆以往聊見鄙心

唁汪廣文

宦途況味不過如是且世不少白眼之夫誰復以白頭供之故為兄計莫如自適其適之為得即躋崇都膴秪驚過市之小兒取笑隔溪之高士自家受盲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不虛耳弟寸諸拙于用大精力輕于應繁今且無

稅駕之所隨緣應世幾田退食餘覺佳勞小展桃笙向北窗下納涼風呼蒼頭烹所惠嘉茗啜一二碗滌除煩襟陳故自遠清虛自來無何而雲板琅琅又催人出矣秋高白岳之約果不爽乎兄自解組歸去休歌得下否有些子在便點破閒情吾見古來賢豪力可以安天下而不能自安其心故舍而能藏之為難傀儡場中無多光景浪喜浪悲何為草草不既

與焦兩生

尊大人闈問幸不寥闊乃寥闊二郎君二業須并歸一路得之過庭者不淺僕謬有所獻豈干莫之末膏之礪鶚之瑩乎老卒惁与壯士譚劍術僕劍術拙劣何敢緩頰于魯句踐之前顧夙与尊大人嘗淬礪之若倚柱擊壺間尚有垂楊在肘之悲敬洩一時其事之情耳不且置之鼠壤也教之

與詹憲副

爾時越在草莽托頡頏交者數矣結想于中以

為五百里內有洞源君洞源君弟無繇一挹芝眉訓快覩之夙心何意天假機緣馳逐風塵中濁酒而玄言一夕而千古更復追隨屬車之清塵瞻乎後矣方今南北多故中州為天下重當事者推擇而難其人以門下往秋風薦爽車馬戒途能不渝曩昔口盟取道黃山白岳之間作信宿客乎不佞學不足以窺無始之宗才不足以應當世之務百里初試三載無成顧念与門下神爽相結寔自貧賤惄不惠而教之會入[illegible]

城迎新使君而詹君衡行草勤附訊且乞繼釁之言

唁洪仲玉

傷哉尊甫峻之先生忽焉仙遊也心則了而未了世間么麼事即未了么麼事而心未嘗不了昨覩其絕筆有餘悲焉不佞執細人之節不足以當尊甫劒首一吷而屢承見諭十未一荅豈不信其無他而私心竊謂唯〻否〻政當自知己者始亦意尊甫量廣心熱爲驅羣趨且任獨

意又擬尊甫筭且無彊徐之終當有以畢其教而不謂一跌竟不起也家尉今之古人食麤衣麤近亦辭世而先父先母一生拮据曾未享一日之逸欲養無從此自爲人子者之同心若論其至尊甫以太虛爲宅以人間世爲游戲得如是矣如是順如是逆如是稱如是訕如是壯如是老如是生如是死如是風雨雲雷變幻萬狀而太虛自若不動纖毫其神何所不之而又何者足以累其神爲子者又當識此意不當過毀

傷生重化者之戚也弟五七年來鑒一二不了世間之弊始悔當年孟浪生如許罣礙極欲省事以省心深有味乎大舜若將終身若將終身之說竊謂朝聞夕死了道也若將終身了緣也了緣不可以語了道而亦了道之資也初講學人多托大隨意應世如尊甫負通政且不少特不如尊甫一貧次骨直至老死生無以爲養歿無以爲殮雖然世人能了世緣不負通爾死者不少矣而彌留之際其罣礙可勝道尊甫獨完其天益以

了〻我以不了〻緣儻斷儻所去〻必諒以爲細人細人耳僕故傷心人最苦作文祭知己茲具不腆爲賻而慘然不能抽一字以告之足下其瞰之靈几即以此讀一過于前聊以當小子祿吳且楚些不任愴感

寄劉年伯

客歲過之城一接杖屨私心竊歎之如翁人間福履幾乎全矣同舉郡中六人或化爲異物或沈于下寮如祿者老而得隽雖有三釜之入一

述二人之存情事莫申天地為黯孰有如翁歸然雙壽膝下拜舞彩繃郎之為愉快者乎令郎赴浙藩而翁獨對故山齗々署中為適弟如人子心何祿為翁計當以自去自來之身半在官半在野斯為兩得耳福履莫如翁知者當自惜之四留偶可玩邇幸無以鄉隣不切己事黠破閑情拔老以無事引一日為兩日引七十年為百四十年此亦陸地得仙何必更問蓬閬哉不腆之將聊當千歲會中酒直諒在莞存

復汪少司馬

頃獻歲郡中詢知長者猶持小愈之戒足未窺闠以外謝絕客問擬乘夜過太函即閽者辭排闥直入諒長者不見訶而酒罷則漏下一鼓矣春在明日不得不按令甲迎之東郊宵馳而返遂不及晤維摩病於齋榻前迄今以為恨長者素飯依乾竺乾竺法度老度病長者病中云何解脫得無猶墮文字想戒乎祿不德不職歲秒殤子困內遘囚困外遘者九而今歸其亡或者免於罪戾不孤長者照拂之盛心耳草々布復伏惟長者不以病々其所不病不盡之懷請以異日

復許相公

程國子之北而奉朝夕也辱過祿々欲附一言申候私輒自念治休無狀無以塞厚望不宜數以空言溷記室弟喜國子馴謹自未嘗以私干其尊人又服義而尚賢大有如來諭者某方欲以子羽事之以風世益其嘗見托肺腑之親于公卿之門者習貴介倨而為守土繹騷者不少獨師相之館甥兢々奉尺度而五陵佳氣彬々然儒也其心知師相為天下作人率為麟為鳳而花行于家又如玉如金故褱海陰受和平之福彼嘖有煩言者豈未諒師相之心乎弟其念新安大好山水而流衆日月不異華胥師相儻以此時請休沐而省封樹焉黃山白岳之間天開畫錦此亦四時之序宜爾也其托無隱之義于門下最深為道鄙衷如是惟師相亮督

復貞復先生

日接吳博士書知師中濕不能磬折且聞毛髮皤然心甚懸切恬与知交相養宜莫如師何蚤見衰徵如此祿罹骨肉變後精神耗損者半而今又當此繁冗之區了無休暇時顏日減紅鬢日加白陰念斯夕所疲神而竭智者表流求清力劬獲拙而欲求制治之源莫如舉鄉約而陰寓講學之意更不別立門戶以滋嗷々者口甬一再舉而黎有道儼然發而臨之老者幼者觀聽如堵依々不忍去益此方人負氣自喜可以義驅果得時々如此在々如此真可省訟獄之半而年當大造比平時繁賞倍之前所行徒以約會相驅而精神不注恐以啟救實故一再舉以發其端且止祿自受事以來循省百凡大都奪于倥偬未免有苟且應緣之意其得譽處未必是自家得意處而自家得意處未必得譽而反得謗末世承奉成風日漸月靡大能消人崢嶸之氣而俗氛日涸高賢不至直言罕聞百里之內是非々是且有訛傳何況三千里外哉則師聞祿譽不足為祿喜也當塗最為衝要鄧亦有聲祿不敢隱其愚敬附以聞

示潘生

歲云暮矣而作遠遊僕於懋德憐之亦快之天下至文如獨繭抽絲謂一意纏綿到底絕無斷續絕無支節也學中蠶家最忌金鼓鼙一聞鼙停口作顙使懋德依々不出戶庭其為鼙也多矣懋德所長不足為懋德道而所之著沈鬱之思耳須是因自己才情用其所長而兼脩其所不足至于功名有無遲蚤自有分定不當以介襟抱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是工於畫者也何如

與劉方伯

此去武林盈々一水終年鞅掌闊焉聞問何時不命墨吏于四方從頭循省祇僕々為泛應不及為先施而乎平生知己反至寥闊年丈以貴捧之便省覲意必取道黃山白岳之墟作信宿語而不謂旗戟久駐珂里矣李惟貞起復今已

及期或傳与年丈同行果否世間樂事無如兩相与于無相与指畫形骸全露肝膽于焉嘯吟于焉闊論然洎機緣湊合出則連鑣臥則連牀食則同案朝〻夜〻風〻雨〻極意傾倒了無纖芥之留乃無遺憾弟僅〻得此于去華德孺弱侯彝仲數君即于年丈意氣豈不訢合政為少此年丈果与惟貞同行亦自平生一快已為令難為令于繁囂之邑亡難如阿家婆米鹽瑣屑無不經意說者謂繁可以錬神勞可以錬骨然在少年人錬之則受益中年人錬之則受損兄起家清華而都崇膴宜不知此辛〻勤狀不莊不倫夫惟不莊不倫也而後見眞亮之

與鄭宗仲段董其兩生

莫苦於病老莫苦於窮而鄰死莫不幸于死莫幸于鄰死而不死惟鄰死而不死然後悟生之浮閲世間種〻可歆可羡如泡如影總無實相更何者足以入其靈府而膠其靈樞傳聞兩生与宋大瞻鄰死而不〻死可不謂幸當其鄰死意緒如何不死以後意緒又如何舉世矜名〻与自家了無干涉然世間人應行世間法忠君孝親名宦是為階又自不可去弟須發大勇猛耑精本業圖蚤脫手如僕老而得雋又寧繁囂卒〻無片餉之閒以自夷猶甚竊謂也度書到日重其當在黃鶴樓前与少年追逐塲事聊寄一金以當酒直宗仲力能自辦故不及

與楊于喬

兄計貲應轉而猶不轉韓先生典試何方劉先生佳兒失佳婦情景想亦不堪幸楚中兩年大有不似弟在事時米如珠且嗷麥也官莫冷於廣文亦莫閒於廣文憶昔竹窓日上徐〻于〻起取舊書讀數遍倦復拋去而西園花開如繡兄布席榔陰籬落畔矢口而譚適意而酌如許夷猶眞成吏隱今且百務紛沓一身勞疲訟牒山積士客闐至為厨人又為委人又為家老卒卒無片餉之適而是非稱譏百于當日孰勞孰逸孰得孰失人情乎在之厭之去之羡之兄當

以此自廣幸無自作焦煩風壓〻〻雙鬢爲絲
宦跡海萍再晤何日願兄自愛自廣乃所以自
愛也不必過計造物者自有安排憂如是不憂
亦如是兄之〻得力在小心乃受病亦在過于小
心病起迅筆不次亮之〻亮之〻

與徐思中

思中僕畏友也得愛友易得畏友難今者羈于
官方疲于簿書同志離索吾甚媿吾畏友白沙
詩語如禪語近來絕妙時執亦復介〻不知思

中能解脫文字禪否昔之〻名家天月園花今之〻
名家水月鏡花有無所有了不可取此非拚身
命一場積學積懸恍然得其解不能臻此願思
中更有以進步始得

啓許京兆

明公名滿海內海內人莫不望之〻爲山斗其精
神命脈在同心儕輩莫不奉之〻爲筮龜乃其抑
而伸〻而復抑也天以益其修人以增其仰璧
之〻美玉追琢益光已不肖妄意斯學切磋[illegible]

能摯〻于性之〻所近而不能矯強于分量之〻所
不及能漸漬於所嗜好之〻美疢而不能受攻磨
于生我之〻藥石故方其以講說爲政也不難緩
頰天下事往〻令人解頤及以政事爲學也吾
甚媿之〻乎吾言百不酬一焉夫不逆不億近于
赤子之〻心而覺照不先則墮奸相濡相呴近于
赤子之〻保而威稜不足則不足以讋奸斯兩者
名爲近民而寔以遠民蚤夜念此亦不敢遂自
埋没而竟不得拔濯以出豈其未受攻磨之〻過

耶抑受性一定如賦形然卒不可移易變化耶
明公幸鑄我以大冶令頑鉄得躍而出之〻是即
所以廣惠海陽也臨楮不任嚮往

與殷執夫

足下鵠起雲間爲一時冠冕儀圖風局奚直趾
美元嘉式不佞浪跡問奇寒譚自處脫而得雋
遂令斥鷃翼接鯤鵬廼足下又忘其固陋益于〻
引而近之〻亭中日侍清光玄言霏屑瓊音凌霄
促膝抵掌自修爲平生愉快[illegible]一組[illegible]

氏社簿書𪈠訊冗如蝟毛足下委蛇盡首高談
雲臺俯念伏櫪之志亦有以策其後乎弟恐馭
欵段而歷塊過都非其任矣咫尺斗垣搖搖馳
越不備

寄王參知

歲月易逾江山有待輞川山水之奇栗里田園
之樂東山絲竹之娛各適其適長者兼之嘗自
撰新穀昇之羯鼓集秦青數輩於階下白雲未
任玄鵠且來呼酒屬客乃引宮按徵總　四絃

致甘露於璚枝涌醴泉於瑶湫不佞曾徼惠倪
仰而寉飲焉僊風泠泠生肘腋至今若在雁蕩
兩峯間顧以吏事倥傯頭白尾赤意至人自有
出世勝果如司空表聖布衣鳩杖赴邨社以女
奴鸞臺自隨与野老投壺六博為樂識者高之
長者固闊其關哉謾爾寄穀彤留神遑

上魏大司寇

某番東一腐儒耳功不副志才不合誠項遊
門叨會席之末長者往往上其手而前之倖

端馬摭拾唾餘謬蒙首肯且荷極力推挽殿殿
焉不躋之清列不止顧欵段局於風塵策之前
而益後補吏而南簿書委頓齒髮更衰於昔情
神無改於初時出北与一二士廣相周旋始若
枘鑿近稍得其轡銜猶之圉也驟欲馬之調而
緩急失其唇脗之和馬志盬矣則圉其俗而檃
括之朔望腇學集士人与之譚歲時舉鄉約集
父老子弟与之譚更不重蓬畦町別開門戶而
士人而父老子弟無迂今者嗟嗟譚何容易以

任事則縮朒而見效眇夫以某微能脫令投之
閒散与同志相商求即不能先穀倡猶能應穀
和之比於贊歎功德豈意濫竽此鉅麗之區增
罪過哉恭聞太拜久矣而潟潟蹠節乃今始得
修候於掌記者寧無歉於私衷然聞之表太尉
受計吏時上計者率拜伏不敢仰晊獨趙壹斬
然長揖而太尉高之某且作揖客於門下耳句

雲莊再曷任瞻依

答李桐城子育

茫茫宇宙生同代篤同揚且同門旅進旅退笑言諧好藩籬盡剖肝膽畢露乃今復徼天幸同官一方以爲偶然何偶然也而又偶然攖緣之奇無如兄與弟者伏聞貴治簡於獄訟繁於送迎送迎良自苦若欲治之置囂無兩四方士客麇至而托名白岳之遊不衝也而頼于衝弟不得已一切謝之關節毫不通而聽于虛以爲官爲民設寧得罪于諸大夫無寧得罪于羣黎百姓初甚齟齬今亦漸相安矣昔人號宦爲海謂其風濤惡也逆順稱謂能解搖人第一要立得定立得定又要行得去經稱立身行道語稱立達皆以立爲先立得定與天爲徒行得去與人爲徒世之善宦者終日看人面孔爲活計何足道哉兄粵産也粵鎮以羅浮環以溟海多鍾奇人如海大寧萬仞壁立其身時命所會亦列上卿則又何必如脂如韋作此俗態爲也四方賓旅迎送自是令職所謂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惡者猒也猒則不樂身心爲雖[illegible]而苦[illegible]

疲勞凡人之情在之猒之離之羨之薊門幾時師側其指點大意不過去猒去羨康濟其身以康濟天下人爾已弟極懶作書仰挹虛襟不覺饒舌諒足下能茹鑒之

與鄧爾瞻

夫扶提賀世瑞聲也無論鳴玄扈鳴郊鳴阿閣注耳者胥慶益屬之足下矣足下一起而蒼生慰南補而陪京重猶長孺之拜太中也以諫顯守東海守淮陽也以臥治顯爲右內史也以莊顯夫非所在瑞殻之符幷耶先正劉東山求出銓部爲參知嗣柄樞爲　孝廟名臣常自多一出之力竊計足下且樂南署清閒時時自度爲度世規戔戔者不足語已乾坤寥廓豎立匪他真志不以陵谷遷持斡旋者在我耳足下以之若不佞舉頭頷尾不直傲骨銷於世途而且雄心耗于家難視薊門承謦欬時抑又異矣何敢復緩頰天下事顧不能爲忘世者之高而又不欲希世逌勉在事益一損百樂夙生聞見紛紜

耳聲服華竊恐終不足以列名教貽㭊揄羞仰惟瑞斝一振之計吏倥偬聊此問訊起居不一一

上許相公

客秋令坦北上僭附一書問訊輿居書中漫及吾師出處宜順四時之序乃私衷復慮會際聖明之世不舍而藏將爲苟去乃吾師念國本未定所關甚鉅至以去就爭之得返初服　朝野嘖嘖嗟嘆𥫗在位時更若增而重焉而天下士大夫于是乎知當代有社稷臣祿聞之距躍殊不自禁竊觀古來入相同出相異入相易出相難善始善終指寧多屈我滿擬吾師榮旋當得在斗城一望蓋編之光而逼迫王程不及少須至今悵然夫以老師歸來乎綠野之堂有好面目與故山故老相見毫無愧怍此自人間世最勝事更復何如今歲大察至公至嚴以祿不令儻容在事樞趨有日伏惟節勞節飲以慰[illegible]祉不宣

上王宗伯

春暮南歸過石頭城下翹跂門墻如波河漢可望而不可至焉夫以祿之縮于吏治闇於世法不難嬰世網挂吏議而猶獲免全幸矣復任數月兀與病會未具一字訊函丈亦諒汪度或有以原之祿平時托大今則察細平時信心今則暴跡措大家風日消月磨益宦道之移人人不知其移也如此方今寓內多故西虜南倭羽書交馳身處事外者談何容易而在事者當其難計將安出祿以百里不能理何敢問百里外然區區私衷竊爲危之火雲不雨兀坐齋中忽念華誕屆期始耑人恭代觴祝統惟宏鑒

復徐養浩

方聞秉節泖上忽焉讀禮廬中卒未及命墨吏一唁起居狀益兀與病會而簡以懶成也憶當日觀政柏臺並馬而入對榻而談朝夕以之而踪曠一至于此即雅度含其無它恕其不逮而自揆衷私無以自解焉矣白岳雖一丘一壑而奇巧天成東南罕儷以簿書堆中人幾[illegible]

澹然忘返年丈方鬱〻于至室情至玉而人禁飢
無功儻口盟足慢弟請掃石牀温丹火搆五老
天門之外而遲之〻幸無以空言誑山靈反令山
靈笑也肅敝不腆聊見年家子禮會早晚爲峕
日奔命于靈山聖水僕〻而病不及布一言將
之惟節哀自愛是祈

送鄭別駕

恭惟明公三署篆於屬邑〻人士相見無不嘖
稱嘆者而橫被口語不待明公自明都人士相

見無不嗟〻稱屈焉既已如此爲之柰何其有
交人廉公無兩而得罪當道尋返初衣其寄詩
訊之天放閒身老一丘樓藏圖史竹藏樓休心
翻浪休官貌抵懸官休心未休而友人与其抵
掌太噱微窺明公之素勘破時局久矣榮辱升
沈視之不啻歷耕飄瓦而歸去柴桑松筠自媚
回覽僕〻牛馬風塵中安知失便宜之非得便
宜也其疲于簿領且值兩孺子染痘甚險目[illegible]
夜不交睫延睇旌節秪隔一霞可望而不可

悵快無已故山自在故吾自在又安往而不得
哉惟明公作達人觀纖毫不芥以壯隆騫萬里
之行即令其伏送道周丁寧亦不過此呵筆題
緘楮窮情溢

復詹東圖

春過白門相問忽焉入秋矣六月不雨三農無
色日有事于靈山聖水而不應或者令之酷烈
有以致之夫令不足恤也不應貽累我無辜之
赤子數見賢郎君郎君負才亦負氣睥睨一世

人足下謂不可涉世誠然誠然顧其睥睨一世
人亦自父風足下不應獨卧郎君弟与足下同
作老黃文真言若戲〻言寔真當不我譴耳足
下所至從之如雲安見不可涉世哉然足下所
責望于郎君郎君所當繼禰者也而以委弟非
其任矣著書作詩作字作畫俱是勞神事弟益
試之而知其然幸自節嗇〻

上劉中丞

往縱邸報見大疏〻頭以爲今寓內南倭西虜

羽書交馳內帑外藏嘗計告匱要莫要于清厥
逋濟燃眉之急第二吳荒疫連年連年積逋幷
追一旦民不堪命心竊危之及覩所寄全疏然
後知中存撫字而所查理者乃大家巨室力能
出粟穀以事其上而恃勢抗公日損國計累及
民生者也又何愛焉州縣勞人催科最難職年
力至此精神不幷歸一路真不足以勝之輸墨
技癢誠如所教一有所分應事無力今亦一切
罷去然不獨勞人也而且畏人畏人亦不獨州

縣如明臺大疏一下安知有力者不日夜伺我
隙而甘心焉百凡舉動須是日愼一日不宜示
人以可攻之瑕古未有危其身能定天下國家
者也兩小兒歸自郡城老年伯矍鑠無恙安有
所謂健忘之說明臺何遽萌此念且今財賦東
南居半東南財賦三吳居半所窘迫在朝廷在
邊陲所逋負在曾受國恩之巨室當事者方倚
重爲漢之蕭唐之劉弘濟時艱即具疏陳情誰
則許之頃更爲國家長久計發其端宜終其[illegible]

勉成大業上以爲朝廷重下以爲鄉邦重草〻
冒瀆尊嚴不草〻又不足以旣所欲言報滿不
遠想得過吳門瞻履絢之光不盡餘談請以異
日悚仄悚仄

復李君時

亦駭計察事及降損手書而後知其所以獨持
三尺不畏強禦以此得名以此得罪有幸不幸
耳大都公道在世間如雨中螢不全明亦不全
滅不幸橫罹汚蔑不必啜〻与之辯靜以竢之

久當自見世豈有明月夜光終爲尺寸之濤蔽
哉弟頗信自心黷闇時局方以身供人之彈射
而不知竟作何狀儻其不免命也聽其在人我
無如命何信其在我命亦無如我何願与足下
作如是觀以遺塵中之累以適闇外之觀勠力
四方何如遊心千古爲足下計不必不出不必
急出草〻附復統惟丙亮

謝儲番陽

人生聚散何常獨神情往來形不能拘境不

陽張惠高敏夢相求而兩值于中道弟之夢固長在芝山澹浦間耳徽饒桑梓連陰弟叢猷人之播之兩孺子赴考臨岐丁寧即名落孫山外當以義命自安無輕干人乃承惠問初甚訝之繼而知其所以非孺子以吾言爲項而溷君侯乃君侯篤世講之義先之也弟請以不謝爲謝

復夏廣文

春入都門冗与病會不及与足下晤言甚歉甚歉以弟修文不力年幾半百而叨一第濫竽劇

邑三載無成齒髮非復故吾不如曩者談經黌序之所全多安有令聲載道如所云云者哉蕭別駕故爲鉅萬家平生揮金如土游宦歸來責逋滿座度日如歲而宦道復爾坎坷足下何必問其議之所起當道者求不肖甚于求賢起家乙科且已漂轉中無與主聊以備數當日之政蹟可畧也今世青衿之士見官長動稱老師而老師我者甚乎嫚罵令門下某並未游弟之門安得亦老師我顧謙糾爲人有質行而無貌言

其事一方亦足以樂不知爲年丈莫逆交也所惠佳茗便當籠頭自煮以滌煩襟不敢言謝

與朱元卿

士風不競曹丘輩以公門爲田公然言私恬不爲怪足下堅忍飢寒絶跡偃室顧不鄙夷弟而臨況之了無一事干此中人士相顧錯愕憶舊秋舉會白岳去邑四十里許會羅往往有假途借資者項在指顧間竟無一人至豈見有以風之與士君子出則爲澤入則爲風澤行地風行天

澤之及人也不如風之長然則出何必通處何必塞哉弟愧足下多矣江門爲羅彝正詠清風巖榖從竇中來可以塞天地試問釆徽人方知風動處知之如何不知之如何試与元卿叅之

上戴侍御

曰者得從千旄後爲白岳游白岳故江以南一培塿耳以明臺挾武夷九濙之大觀而寵臨之於山靈顏且有赧而伏承錫之瑶篇神理所至瀆不從人間來直將与儷闕琅璈鏗訇答繆

塵下吏從炎氛朱曦間讀之五中泠然亟欲呼丘石囈丹崖鏡之蒼烟碧雲之際与蕊山共垂不朽弟按韻書靈停清笙八庚与九青錯出似於唐風爲忌竊在下風欣聆絶響抑心有所未安不敢不以告也葢朝游刃而登岸碣莫且不脛而走四裔千秋佳事不妨掌記者更鄞定之舊作如干首非敢列之轂詩猥承面諭何能拘々格套自外於陶鑄儻加點竄開以覺路感踰岳靈且倍蓰之矣臨楮無任主臣

與葦本清

不接灝儜岳峙之度忽々千年於玆矣老博一第出宰巖邑心長才短溪貧生平每念足下高枕丘園靜觀造化与風塵蹴躃者孰得孰失徐孺子將炎季負風節士耳一下仲舉之榻便足千古足下身揀斯文而氾使君特疏以聞較諸下榻故事風流貢絶即其言不行亦足以激頹風矣每与氾使君把手未嘗不感溉高義悵河山之爲阻也足下今躋何位年來奔走四方不及抵掌罄傾倒之私雲萍踪跡會面何期前浦西山神輿飛越

與蕭宗魯

足下去河陽而遂初服今且桃花四開落矣徂歲聞問杳然至今以不佞日蹊々繁貫之區緬思中林樂事寄嘯傲于終日等榮辱于浮雲潄石枕流絃琴調鶴雖南面王不与易已流光駛駛誰非夢緣回首西陵舊遊種々俱成蕉鹿又何必得者之爲真而失者之爲幻邪不佞方在邯鄲枕上以足下醒眼冷看爲狀何若白岳之約山靈且翹首鶴騃稔矣爲足下掃天門一片石口盟足攄握手有期敬問如夫人今有夢蘭之兆乎天嗣德門何論遲暮樵心恬漠保合太和是所望于足下耳

與鄭山人魯文

亦聞足下病不謂病[illegible]至此郎君雖幼衣食自有分劑正不必爲百草憂春雨耳讀臨終十詩忽然而悲忽然而喜忽然而復悲人生只叐[illegible]

後著頗破除煩惱以至於盡十詩當删去金糸
相將一首于諸首不類而念子一首當賞之〻中
取前曠達語二首殺之〻益始于無情中于情終
于無情次第似當如是擬造髙廬一訣郎君去
足下𧻓不能起而僕亦傷心〻〻人不能復傷心
且重傷足下心遂爾中止十金卿備後事兑付
一把枯柴火臨書不覺破涕異日者郎君缺之
僕定爲薄助之〻壉寨草〻

又

復讀足下臨終十詩乃舍後達非達後舍此不
可強今且委順以還太虛不得作身後罣礙郎
君謂足下伏枕不能起而又能起作報書諸作
僭爲點竄删其四存其六別定次第試与同好
校勘〻〻海陽不乏作者獨各是其是不肯相下
收彈射〻益獨足下可以彈躲而今又已矣校
勘定更乞一擲示政不在多只此便足當足下
神道碑足下可以死矣可以不死矣

柬孫夏卿

不覩龍光久矣時從故鄉人詢動定爲慰揭來
篇章想富于巾笥當其意得而句未成直關飛
動當其槀脫而意已了直接混茫何必人〻之賞
鑒〻而自家亦應擊節足下有〻否日月不居
忽〻又聽長安鈴柝𣪊幸及時猛圖之〻

寄程別駕

今夏溽暑金鑠石流無所逃之〻不佞如喘月吳
牛以日爲歲乃長者逃之〻名山淨刹不必挂冠
青林㧞衣懸水而風生雨腋清沁詩脾受言足

六月清福秪令風塵中人心熱生妒耳山行者
持募疏至得公爲嗃矢足仞無量功德隨与印
鈴薄有所施帰之〻新雨生涼杖履不迈想三宿
樹下結有愛緣人又猜長者之〻逃非于逃暑亦
以逃俗氛耳俗氛之〻中人酷于暑天台採藥人
武陵捕魚者帰來復尋不見其處慎毋以兒女
子情遽辭煙霞窟宅也

與弱侯

締觀古人〻各有學如管子晏子蘇季子傳[illegible]

所不道也學成而用〻之如其學而止今學人自之乎也者外一無所習以弟踰壯矣之年出治百里非甚難能事而亦姑試為之挨排三載尺寸未樹反己自彈甚不愉快於心今年江以北水江以南旱海波復沸漕艘阻塞天下事政不易為即有美官畀我惟有咋舌而驚拱手而退耳妄思留都閒曹林水會心塵不睹目倒翻六經旁及內典盡徹纖疑縱横如意而餘興則以寄執文入於法而出於法此弟力之所能而

亦意之所樂也既無經世之學而復不能出世兩者無當挨掛老病以死豈不悲乎連日疲勞欲死小齋對雨忽生頓想如此何物詩艸謬為好事者剞之兄許為序不得獎借半語乃足以見吾兩人

環碧齋尺牘卷三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新安程廷鎮君衡父校

復畢次公

新安故有會而池陽無聞自君家伯仲魚〻雅〻崛起而肩之而斯風寖昌以不佞年來分半席於會中而貴郡同志翩〻來者幾與郡人士等適祁閶輪會不佞羈于官方義不敢越境而友生歸道令兄麈談圓透人〻意愜亦敬亦愛締

觀往昔河以南有二程江以西有二陸怡〻切〻切光映史冊垂於來茲千載而下嗣響趾美今且在君家矣勉之勉之神理易悟結習難忘不殺身大冶洪爐百加煆煉未可望足色而時換物移氣衰興落猶然故吾世之學人心哀不學人而不學人自攝學人至於自攝且堅不學人不信學心此所謂以身謗學其罪過浮于以言謗者矣不佞竊為此懼私衷誠願二難以乾坤為我以兄弟為師友胃次吞吐長江骨法齊等

九子伯仲之間見程陸頤不偉與別楮所諭不敢輕諾於足下非逆足下詒我孜恐有詒足下者耳小刻轉致長公不另具啟

復諸國博

泛泛塵界會晤寔難憶在丙戌非有半面之夙因而解后燕市對酒雄談兩兩傾倒暨辛卯入計禄留中有諸博士而諸博士留中亦有祝令已托有夙因矣乃兩相尋而兩相左令人悵快不可言以丈標格純任古道直不可一世而不欲自失毫髮矩矱禄則不敢望焉姑調停雅俗之間自安二人故丈之所謂迂狂不諧自有如意在而禄之諧於時秪見其品格之彌下而況亦未必能諧將無身与世兩失之乎丈夫出則為澤入則為風藏亦有出為澤又為風者以丈雅持即不為澤其道亦足以風藏不能為澤又不能為風無一可者也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鞭我後甚力敬謝來教

啟何令君

蕞爾下邑落在萬山中治之者或易之以為民俗纖嗇而務本業重去鄉里有龐朴之遺焉或巖之以為當徽衢犬牙之交綠林兒出沒不可蹤跡而刁悍之徒時時骫于法易耶巖耶民亦何常在所治之乃今何幸得老父母造命吾興興人士舉首加額在天為福星在人為元氣三湘七澤東下而匯為彭蠡人士仰沫之思寔似之變巖為易其在今日祿一官縻羈不及從故鄉父老後伏迎道周乃神其何嘗不飛越五嶺而南先後縣驛也老父母下車之始采風問俗興人士自能言禄所欲言頌父母馮軾聽之

唁程汝可

傷哉用愛竟一疾不起耶詢醫者亦策其為不治之症以為尚可少延歲月而何意卒然如是毋氏垂白于弟株樹立而不幸饒於貲瓌餘瀝者環而伏於前後左右以覷其釁須是汝可与用思一心而後可以一用讎対姪之心而後可以消內隙禦外侮不然君家於里中為獵之

水不禁八風震撼之矣用愛相信最先相從最久然最不相信以至此今則已矣三世通家半為鬼錄俛仰今昔此中如刺獨望四三存者顧瞻祖風脫離俗習將平時夙氣閑言消煞盡用愛雖死猶不死不為鄉曲人作話柄耳昨秣馬入郡中途聞訃勤此為唁幸語用愛母氏善自寬慎毋以死傷生

答李孝廉

益不佞在邑忽更四蜡皮骨徒空毫髮無補所

賴以聞其過修其不逮是在里中賢士大夫而門下鶴露鳩雲之標格時於同袍中稔之所未見者形骸耳至於情神千古而旦莫千里而几席而忽狂手敎獎借逾涯皆不佞所不敢當以門下之才於六籍皆撥之而霜蹄屢蹶此不足為門下唁露桃霜菊會自有時博士家言至今新新無已至妙至難至奇至變非拚身命一場不足以入其變與門下為焚舟計直可以飛渡瀛海何有於曲江勝事哉不佞豁八上春官已

隔冠帶書生無意於得得之光陰過客造化小兒可恨又可笑也良晤計在長安看花時莫再如昔年兩兩相過而竟相左附復不旣

啟朱使君

昔王公不以尼之尼於庭下也詰而飲之与之俱醉人以此高王公而尼由此益知名曰者節旄南指職方屬爨鞬而望後塵受成惴惴俱小胥虵行夔立唯謹不謂高雅遊之乎域以外不以塵世之格套為拘拘也酌落石之水魚龍出

聽采白岳之雲猶鶴可招豈獨山靈大增氣色職亦賴解紲纓外形骸于唫眺間矣趨來有事于平版圖萬丁雲集片餉無閑半百季華當此鬖髿歲以為日伏聞明公奏最北上茫然思從履約下再瞻芝宇曾山水之函襟祛風塵之浮累抑何日乎方今寓内多故花垣竹掖正需宏才而敬亭之麓宛溪之湄父老子弟攀其去轍亟亟望重來者視明公離堂上二老人不啻也計行之日一仰一俯恐不能無眷戀之情且奈

何金風玉露更乞為天下國家珍攝其身不勝
悚亟

復董貴池

不佞之兩遇足下也甚奇獲有天幸又得共事一方初得報甚喜杳不知策蒞之期闕焉問訊而翰貺忽先及之且感且愧為官難為令難之難治県為憲臣弭節重地五郡一州三十五邑無不至者有以當其心譽問易起不有以當其心訕謗亦易起慎之慎之築基工夫在初任又

在初任之三月秉節使君往來如織合團人庚人館人家老并於一人不佞又為足下甚苦敬問耿先生近況何似其疥癬之疾痊可否又敬問舊郡尊与足下棣萼乎竹林乎其被口語而帰也下吏不能為情覘其情祁處之恬若松菊無恙猿隹不猜更得離孫計此時可弄之掌股之間視孫二風塵繫之簪組孰短孰長哉行將有池陽之役可与足下一抵掌聊此先復不旣

復葉德徵

月之九日得伏枕言令人驚怖所謂大病何病三十年知交一雲為隔不得晤言恃有前期在而何遽云永別哉承諭見處不同於意云何撒手長行斯言壯烈竊謂學所學如人以手持物是二不是一學所不學如人以手作拳是一不是二以手作拳者而後可以撒手瀟二不為法縛此与足下之見同耶異耶學求可以死二而後已者死亦不已若死而已矣又安見其可也昔曾与令兄畧及之而令兄持見甚堅弟遂卷

舌并不敢向足下印可今弟德復今在足下病榻前朝夕否足下平生善病善病者多不死弟望足下有起色具三金以當藥直足下幸口授數語復我且以慰我呵二

復胡別駕

此去高廬止一嶺一雲為隔遂二送日知君疾辭禁遂初竟未具尺一為候風塵吏態如此可笑也挨排三載無寸善狀可為君疾道獨徽人好氣自喜不愛重貲特[illegible][illegible]士客士客爵至焉以

盟心神明但以入言上下其手正報在身餘報在子孫而朔望以旬五日斷結事具草焚之不獨不欲聽亦不敢聽以此謝絶知交是々非々直從一點明處判之毫無假借而知交聞之竟無窺左足而至者治有因俗有迁俗若此者所謂迁也因爲順而迁爲逆順爲易而迁爲難不佞不恤逆且難私衷冀爲弱小編氓伸理寃抑竊附于古所謂訖富訖威庶不負其生平不然兩耳能勝八風鼓然而何以自托于民上君侯素秉直道以繩管其必不以區々之言爲不然讀來教知君侯罹祝融氏之災夫清白吏已自空諸所有而又空之第達人直等之過鳥落花耳尚圖岩人奉候不旣所欲言

寄吳給舍

不佞曩從班行後与明公一晤言於都門再晤言於里門今則鵷鷺分飛不啻九萬里遠矣俗故買繁鉅麗門下所稔知不佞猥以簡孰之性當之一籌莫展三載無成吾甚愧之乎吾心不亦將以循行逐隊升書報滿悠々損々何物治行乃如衡陽廻雁應候而北耳以明公之素高而能下新不間舊今雖翶翔天池然而言念揄枋不惜吞雲之翼惠顧控地之雛或亦夙昔故人之義所不遺也碣石風高春寒猶峭爲國加餐是祝

答吳少府

州縣獨勞人然而且畏人畏則傷神勞則傷骨想与門下共之每見起家黌序得選如門下者鬱々不自適僕以爲達人大觀何所不可古之賢者竄隱於屠市逹隱於抱關彌下彌高彌藏彌光何況巍然南面稱民父母者哉縮朒如僕豈曰能之而苟焉尾金亦足以明此邦士風民俗之厚畏人者徒以毀譽升沈滑其中付之司命其神自定直所謂勞人旣不可委又不能逃大半爲關酬應於蒼赤無纖毫補豈不漸負知己乎東甌大好山水龍湫雁宕之間門下足跡應徧有高詠可寄以李我乎附謝使命之原不

腆籍手上之下執事捘瓊報桃筵有感悰

與曾大理

尊司空執古御今居高能下祿心儀之側聞急流勇退抗疏請老而六傳賜馳千官祖餞豈不爲清朝一勝事然華省森沈黃髮漸稀不能不爲於邑今世羊腸詰曲壯游易倦行路興歌人人難之所賴綠野懸車黃扉聽履各行其志賢兄未了之業又屬之門下矣恭惟門下出世經世登涉波流高蹤清華敭歷中外循吏之名獨

擅前茅如祿賦質魯落猥承盛美學步效顰莫能彷彿萬一惟日苦酬答不離小夫之知區〻簿書疲勞又所弗論翻憶都門促膝咄〻狂言不勝刻畫唐突之罪而勝友難逢良會不再甚矣茲辰之千古已山城春晚足音蛩然敬詢慶庭尚虛蘭夢以門下高風朗韻能傳神於百千萬億而獨靳一傳形之息豈明珠在掌固自有時耶祿不幸橫罹西河之感近擧七歲兒又殤于痘生爲苦器其然其然受無所受名爲正受

何以坐進此道永不受諸煩惱也謬叨一命三載無成今亦得循例報滿考功令敬訊起居挪色纔勻春衣初授碣石宮高餘寒猶勁伏惟爲國自玉不敢盡靡〻之談

問介卿大尉病

忽傳我翁病毒劇令人懸切是何名毒作祟而乃爾以祿不肖幾年掃閑又爲卧弟事擧筆傷心不能時作問訊語是祿之過也夫是祿之過也夫祿骨肉摧殘頭顱半白豈能久住人間世

擬得稅駕此地量叨一轉便當拂衣故山与翁修不朽事而翁且病矣夜來不寐淚漬枕席嗚瀕山前更求如翁更求如翁之于祿何可再得而祿平生在翁包容中分托祖孫情均胞乳離合聚散傷也如何萬事到頭都歸于盡生非戀而能留死非惡而能免平生學力看此一着不得自生恐怖迷亂所往生如雲〻散歸空生如泡〻散歸水空水自在爲雲爲泡安得執之翁以待可名齋此正所謂可也當日有待今更何

待頭翁以此自廣無徒作兒女悲酸而立後事
亦不可不及生前定奪無遺後人以難平生著
作心神所寄可詔人收檢無令散逸于諸姬而
以覆瓿夫學在知所處〻老有道處病有道處
死有道著不得纖毫罣帶三千空闊九萬逍遥
何〻而不可一日在牀榻便一日作如是觀以
自度脫翁丁年動云待可待可直到可時〻復
自作不可意在安在其爲達哉禄自都門別翁
以來有懷如海不及与翁一傾倒而翁病至此

羈縻宮方不及貺藥物覘神色眠底尋常忽成
千古興言至此涕洟交下恭能已〻如天福我
家祭酒病有起色人言成謬則自茲日以後直
當餘年更不得作人間世態〻味薰修無上事
待禄歸來面相印可禄益不任幾〻〻望珍重
珍重

啟甘侍御

不佞遭時際會幸廁董脈乾枌榆〻雅即未挹
龍光聆玉屑而期公所過化地爲下邑与邑黑
教猶存頃者明公代巡中分幾左右輔不佞即
未受成臺端尺寸地而露湛霜明岳動川潤餘
威餘澤亦且灑然及〻伏覩所舉劾大疏不獨
先悃愊無華〻吏而且不遺山林枯槁不求聞
〻士吳中士大夫驟聞而駭中而疑終而信雖
其習深難格勢重難反亦潛示意嚮在此不在
彼輕衆人〻所重察衆人〻所忽風行天上其
發端肸其收功鉅使踵芳躅而起者如是復如
是有不靡然移易者吾不信也不佞質非獨活

妄欲無風自神寧能有風自止而先後驄馬使
者則既有以風〻矣所慎謝壯夫〻年〻通人
〻譽而幸然得以一考報滿始額固不及此今
者正當末路敢不循省初心黽勉夙夜負當道
〻所煙拂且貽鄉曲羞也㫖人祇領　制勅因
布所向往於門墻者如此

與詹東圖

每造齋頭輒聞未曾有不覺移日天高不雨行
禱不應農人与稿苗同色爲之柰何小東山〻

作遂可入劍乎足下肯鑒吵天下而一失於此且恐爲足下累何論灾木草〻

與蕭太史

人生寄也而宦游寄之寄也夫寄必有所歸〻於何靡憶當年四三兄弟比肩而學道朝夕往還審修顯證以弟釋褐時獨值王生在告乃神情亦時〻晤之今袁生歸楚吳生歸吳夫寘有所歸而後無負于歸不然則雖居然家食猶之乎靈首航滾涂者行而水涉者也別玄白二丈久者五六年近者四三年不甘心于塵土又不勞形於案牘旦夕行持何所事〻寄耶歸耶回豚初機急耶緩耶夫丘子求家敫〻不能以日求之不得依人衣且食之而時移情扭更不思其本生父母皆往〻而是此而足以當歸將何人不爲歸哉弟亦失路迷家者也年踰壯夫所[illegible]上智曰理簿書頭須爲白草〻勒狀於足下欲作寒暄語幸有[illegible]

與袁祠部

南北翩飛遡若河漢滿擬乘入計之便䖍騎燕市傾倒兩〻渴心而不謂足下息風塵于長路媚松筠於故山家弟復逗都門具道足下雅況高蹤刺〻不置通家之誼上薄雲天傷哉家司馬蓋于今中元日猷世去矣經傳室女謚屬門人而竟無拔桌執杖之息以應賔客生平種〻如夢如幻遥度足下不淺一日之雅敢以訃聞足下應爲家司馬抱千古之恫也祿食素一官倏馬四蜡會有羽便因布今昔存亡忻悲之狀於典謁者良晤何期臨風惆〻

與張比部

最爾下郡往徼天幸惠明公擁麾而臨之四三年間平反如許須明允者迄今嘖〻不容口祿幸与編民泳游厭德眞不可与鷹擊毛摯者同日語而彌久彌深此雖列之花垣竹掖之間不足爲吾七邑父老子弟報而竟列古所署輿鳩也者在舊民舊守誠不能無望乃老公祖宏度通才何之不可而留纖芥緣影于胷次乎[illegible]

觀閙恬以觀躁閑以觀忙醖釀經畧天下之具而須時出之此惟西曹能自餘有所不暇故又稱白雲司夫白雲者幽人所取以自怡悦而以名司有以也今年江以北竈生蛙江以南井生烟何物上干天和有此咎徵誠得老公祖以平反一郡者平反天下大獄鳳德且輝覽八埏外矣不佞縮朒一官〻以父母爲名日不離衎揚之具殊令人靦顔父母兩字雲高碣石瞻悵何如

與詹東圖

讀來約說到五百年前事何物令而又何說之辭弟赤白炲焚弟婦自郡中爲暑氣侵食飲不甘四服藥力強出際事病而不病不病而病敢託足下寄語七十二松君待溪秋雨後更爲快耳郡尊人飛來赫蹏煩足下點綴小畫足下許之乎揮汗成兩作字作畫亦樂亦苦汪子象所惠毛穎君絶佳多藏紙以飽蠹魚敬与足下分之

又

足下之惠我侈矣如入山陰道中復遇右軍草風流人物令人應接不暇昔人論畫竹謂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眞節如隸而字法又謂如舞劍如爭道如墜石如垂藤如孤鶴盤空神龍戲海玩足下所作字中有畫〻中有字方若潯畧一披覽之清風颯然至大是快人弟於斯學傖父面目或者謬好之弟竊比之海上逐臭之夫而神鑒如足下且從人壁間掇去或者臨卬令謬爲恭敬以壹司馬長卿耶少明婦與濃於山[illegible]旣承再命當爲足下留之

又

郡尊人委令乞詩乞畫多能之累人類如此且叮嚀令曰幸促吏部無令醉甕頭抛向無[illegible]褁去天欲雨不雨〻不出旦晚間足下蚤治具作七十二株松下主人

與鄧汝光

入計時極欲一晤以[illegible]之遲乃兩〻以[illegible]

冗相左今又更二蜡矣日月不居頭顱非故雖
信有不變者存而疑情未盡結習難忘脩省初
心終成孟浪夫以祿之年入仕可謂後時而學
謝了義注措不妙此於自心未愉快而又安望
愉快人心挨排三年忽及滿考得徼一命光寵
以報逝者而　制勅當借名筆夫以　王者之
言得當代賢者代之猥以不孝得之於父母感
入五中殆不可以去去謝也新安六邑舊有會
令王父實創之今歲輪在祁門似聞迎尊甫來

主斯盟祿益幾幾望之百年過半知己難逢搣
書相問秪增瞻悵

上李中丞

其憶昔初釋褐時懷短刺一通名於門下猥承
明公進之燕坐薰之蘭言提身應世示以矩矱
不勝沾沾私喜捧檄而出下吏主臣托言交態
欲踈分義忌援不敢具一字奏記既從計吏受
成霜臺禁令森嚴又不能踊進其履於階戺幸
漏點籍即未面承謦欬心知得於覆露者弘矣

竊觀古今消息之機一代中興必生鉅人主張
世道而擘畫之要在自知知人不自知者學謝
了義結習難忘不憑陵於氣岸必盤旋於理窟
求其虛圓妙應不自爲形以待人之自形而又
不留形必有所不能蓋不自知未有能知人者
也然不留意於知人之學同則相比異則相戾
近則相習遐則遺焉平時憒憒一朝需才竟不
能臚列於胷中而又安能器使於閫外甚則采
虛華而實忌貌儒名而僞售方今天下稱久安

長治矣日月陰移人情物態狃狃滋不逮夙
昔甚竊窺宮中與府中二大臣與小臣二西鄙
東夷交訌中州戚屬宦寺倖近之幾稍稍萌動
建白之路正躋旁啟雌黃堅白如濤如風大都
身處事外無言不可安在無言不訓而秪貽當
事者以掣肘天下隱憂正在今日天生明公爲
時砥柱自知知人兩者兼之歷事三朝以身任
重始遠袁州繼忤新鄭終阨江陵國有大是六
非排衆而定進人之賢解人之難率施於人之

所不知在朝在野疇不倚重所願普乾坤之恐
持聖賢之道厚豪傑之事佐神明之統𡸁消未
萌之憂永保日中之治是明公所以承　黄屋
而答蒼生啟來學而綜往諸也其一行作吏揮
汗皷折勞勩不堪日月浸假亦得滿三年考遡
之始頑固不及此專人領頒　制書不敢過引
疑嫌自外素教而不自知量猥以亭邑小官百
里之不能治而哆口肆論至此亦念當世閎碩
之儒生平之遇之契如明公無兩不覺縷〻一

抒其中抱耳惟明公略其狂而毋傳之罪幸甚

與李本寧

自中原七子盡狎主詞盟執牛耳者非門下而
誰祿生也鄙微有夭幸於大梁一登龍門快平
生嚮往私且承推挹揄之雅折節分惠而祿曾
不敢出片字請政亦自分春螾秋蛩不足以當
鵾鵬況扶提賀世中律呂之希音哉近為好事
者謬以詩艸付之剞劂氏遂無所藏拙以貽笑
于大方愧悔無地會程山人仲權便敬介而求之

教焉祿不自量平生妄意儒者之學素所習好
白長慶邵擊壤陳新會王新建諸作以為風教
之遺且不知盛唐何論漢魏及繙内典教外有
宗然後知所習好甚至者亦彼氏所謂教也而
不足以語宗回取磨音讀之空雲水月了不可
取而後稍〻知宇宙間有詩自是一種風格是
文字非文字然筆力駿〻謝壯夫矣取材騷選
槩乎有所不及而感興懷人猥有所作評者或
以為非唐雅宋或以為間有清婉之音彷彿中

唐其峭削猥薄大都落晚唐多矣此非踏翻窠
臼重豈爐竈不可祿領其言而才力精力無一
可者也當此之年猶嘔心斷鬚寧為螾為蛩恣
鳴草根水際自適其適而人之適不適且聽之
矣盖天不贍才人不假資我復負時又安能望
當世作者之堂奧哉祿不淺就正之心而去〻
者又若訑〻拒人之轂口抑意所欲言不敢隱
也方今海波復沸寓焦北浸天下事政不易[illegible]
而門下且以青鬢[illegible]啼來乎江漢之上釋一世之

原缺第二十二葉

序哉儻二妙胷中不著吾詩在筆底當更神奇不使惡乎知畫以詩知之故解衣盤礴真不得与舐毫濡墨者論工拙也二妙以爲何如

寄祁閶會會友

伏聞雅會神爽飛越極欲分半席与大家印可一番而郡尊人有嚴命不敢擅離新安自立會以來載在會籍言句不爲少矣能於中真疑一句即千百句無不疑能於中真信一句即千百句無不信信則令人疑則受人之令能令人則

我生人能受人令則人生我不疑不信似疑似信果限不明依違不決則齊景所謂絶物也者我不能令人又不能受人之令因緣假合何者見真失結會之意矣敢今日之事全在自家循省自家果限朗白方能開門延益何如何如

文

締觀鄒先生二三書思人談妙悟而畧實踐苦心哉苦心哉夫實踐何可畧也實莫實於性地視聽言動性之竅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予臣弟友性之物也舍竅舍情舍物更無所謂性而執竅執情執物又不足以語性二果何物者耶學以悟入不悟而修内捉意念外飭行貌如扮粧紙糊膚則儼然神則索然剪綵爲花離其根矣斟水爲池離其源矣實耶否耶故妙悟乃所以實踐者也世不少解頤於談空説玄而弁髦其行者故鄒先生特三致意焉率爾請政幸各有以復我

上鄧少宰

不使祿對姪並忝二難同籍得以彼此稱年家兄弟祿於伯子同年中臭味最爲契合偕計吏上春官与自爲計吏無不揮麈論心把杯吐氣者獨於明公神爽飛越踪跡闊踈自姑蘇一晤不啻河漢邈矣方今談學者不乏人而悟修兼之二難外飭九容内持一念既無當於斯事而間有入悟機者似能了義而結習不忘馳騁乾慧竊其自然者猖狂踈脱以爲無可無不可而卒流於無忌憚之中庸夫理可頓悟習須漸除

[illegible]一息可了者有終身不可了者即外教家六
度萬行亦未嘗以一悟而止直其終身不可了
從一息了處勉〻循〻不換面目不更手脚至
平而奇至近而神与逐名義逞意見者功相萬
也而逐名義逞意見者又過不自量實叛周孔
妄詆佛老世多僞儒誰与二氏之僞者甬世眇
真儒誰与二氏之真者印弐初機學人何去何
從有憒〻任之而已明公澹於世味顧復聖真
强起巖廊初頭固不及此海内士紳且望之爲

斗杓東西惟所指耳以興教振宗爲已任以發
蒙導知爲人謀逃墨逃楊卒歸吾儒引支流于
巨壑傾葵藿于大明此之功德不可思議又何
讓焉側聞明公復動歸告之念[illegible]乎不然未信
而出道所不載己信而出道所不棄紅塵白社
黄屋喬林巢由自淺堯舜自深以明公之雅尚
值時事之孔棘而復欲以一瓢一笠爲高平將
蒿目將付之誰予以解憂世之懷即令果遂初
衣亦恐終不能獨樂其樂於西山南浦間[illegible]

齒踰中年學謝上智出宰實繁之區薄書之外
尺寸無聞距留都任佰顧間逐〻送日不及奉
一字起居而乃分切行勤所區〻嚮往者如此
侍在年家不覺饒舌惟不吝所以教之

復姚南豐

君侯且無謂鄙人之政成語曰行百里者半九
十蓋末路若斯之難也况性植疏莽甚不諧於
世局託言義命聊以自安畧省手忙脚亂而最
苦者四方書問無日不至正以正應副以副應

長以長應短以短應〻〻不如施便以爲增上慢
雖心口自矢不爲人作輕重而精力耗萎政且
不少矣禮有加而無減詞有頌而無規稱呼先
生之不已而大人之大人之不已而翁之而老
之頭上安頭脚下註脚令人厭薄甚即厭薄之
而猶依樣畫葫蘆不敢出脱報君侯之書稽遲
三日凌晨至今已作鄴書五而次君侯豈不欲
迳筆作行草省心省力且以見真而有所不敢
夫君侯遂〻學道君子不責人以縟苛[illegible]

不敢況不君侯者哉此雖一節竊以為害政不小而在事者以為寧闕民事無寧失禮取尤于天下士大夫豈獨妨功寔亦奪志安得生簡僻之區省百訓答壹意民事之為快也虛文蔑質虛穀蔑實大都類此單父何由而鳴琴河陽何由而種花君侯所治儻猶有朴略之風乎人必自度而後能度人官有餘閒而後民食其餘不然上與下且交相疲矣汗漫之談惟令可與令語恐未可與臥治之令語正應不副應亦諒君侯之能諒之

復蔡方伯

古人各從所入為學出為世用之如其學而止以祿之不慧年幾半百而始從仕不為蚤矣生平謬談心性而疑情不徹果行不圓所伏習不外之乎也者而之乎也者不適於用試政四年精力半疲於簿書半疲于應酬而民俗士風古人所亟加之意者往〻在強弩之末非又力有所不能實時有所不暇恒言下負所學尚[illegible]學也而反身循省實無學可負豈不甚為知己羞哉九十春光三過其二連陰積雨人號漏天誰為女媧手補之竊恐今年非有年之兆而海波靜而復沸廟廊議論之沸甚於海波加以中原災傷人物凋瘵天下事政不易為即儌天幸而要津我秖有袖手咋舌耳人病〻多醫病術少中夜念至自為於邑年丈不著我一鞭而曰古循良古循良愧矣聞主爵者有意乎年丈而年丈寧無意乎蒼生以年丈生平百未攄十用則行之何必趄趦一官羈縻長江天塹恨不得雙鳧凌空為門下勸駕且此亦龍蠖之理也別楮所諭未深詧其底裏然天下之惡一也惠奸賊良則吾豈敢詰朝有旌陽之役忽漫勒此無任惘〻

復傅郡司馬

甚哉宦道之靡人也昔為百鍊剛今作繞指柔然非所論于世之賢豪以祿竊觀門下可謂獨出風塵抱磊磈之胷負嶮巇之骨不隨世為浮

沈者矣退而驚服顧恨河山為阻不能時從履
絇後挹雅度以恢其猬肩聆玄言以濯其陳故
即令世少知之而托意於吏隱高有九華遠有
長江夷有齊山清有秋浦隨意所之亦足自愉
快以愉快其民何必悻〻而後為適哉元來肇
慶為門下秉節地以門下古心直道何瘢何疵
而世容有吹毛洗垢之夫是有命焉不必逆為
之慮雖然其計當過家當以門下之平生語之
某子甲行卒〻道其鄉往如此

復朱文寧

眞戀〻終日望室賦裏江山意中魚鳥不妨稍
游息以度苦厄情至傷人當日不見而異日見
之大事因緣何如煩惱菩提元不二來教曰既
未能曰且則二一之矣忽焉及禪僕〻上長安馬
蹄塵令人目睫寧復如此時靜壹眼前錯過便
成萬劫千生湏汲〻圖之師相事年文所聞亦
然亦不然所薦倚琴者兒曹敬受一二曲亦延
適耳蓋乃翁不如單父聊以志吾愧敬謝

復吳玄亮

十年不過家人情乎過家三日遄之海上母子
兄弟悲喜寧無交集乎方今宇內多故書生以
之乎也者博得一官而嘗試為之何適于用足
下自奇不佞亦奇足下可訶者足下經畧素具
且從山中枯坐來不應鋒稜太露能令知者異
能令不知者忌范大夫一見亦以為言頗足下
沈㝠獨智為淵龍為木雞所至有人爭竈爭席
而後為足下用世之符何物詩以寄屠長卿如

儋父見謝家子弟僕不敢奉命

示汪生汝植

古稱道義之交道至恬漠也義至斬截也家有
家事官有官事不能已〻者政復不少而又因
親及親因友及友一有句連便為吸〻作喉舌
游道日廣應接日不暇令人生厭心焉僕不慣
慣其是其非自應摸索著何必借君爾〻今而
後願以道義自裁為三緘之金人而僕亦且爲
石人

復李伯光

佛者覺也覺之一言肇自阿衡至孔孟已自和盤捧出而世以無覺之行爲實踐迷以終身迷以天下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漢以後矜無覺之行者不少姚江特于遺經中拈合致良知三字不獨救宋儒支離之弊而喚醒千古人心舍此更無他法兄儒也不以儒詆佛斯爲真儒國土外更無淨土煩惱外更無菩提衆生外更無佛機在覺不覺之間孟子道性善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斯言似翻孟案而實以足其意故和殻者相順而反以相賊龍體者相反而實以相成痴人面前說不得夢々而覺當自得之少府張不棄傳到手書把讀之寥々寒暄數語不足以盡吾兩人千里相期之情剌有小言寄覽以有覺々無覺以大覺々小覺是所望于掌記者

復吳叅軍

曩者与足下共逐風塵而足下沛然歸去[illegible]足溪風山月更叅禪理得人間世之勝算矣佛法平等旃檀中功課未可溥風塵吏而不使聞之萬劫攢簇于一生百年攢簇于一日吾斯未信未可以老未可以病昔人沒々比于救頭於此有少分相應方享太平之福不然即海晏河清而胷中子賊相攫攘大有不灑々在何物令飫以此相賜乎所惠香囊与雛孫共佩明德此謝

與黄賓王

締觀古今人文章者有文章勳業者有勳業氣節者有氣節唯道可以空諸所有々之爲文章爲勳業爲氣節無之爲道以文々山文章氣節如江河行地日星麗天丈夫事亦可以止而猶不廢靈陽子之叅證故以爲自吾遇異人死生若遺迹矣又其詩曰爲因多患難始悟大光明月出雲俱淨風恬浪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太勞生天下真豪傑神仙立地成以此知泰山之上更有天文章氣節之外更有學即文章氣節

如文山尤不可以自有當日柴市之命下不難為宋之龍逢脫柴市之命不下亦不難為元之箕子世人以婦女鬚眉而妄談學而勳業文章氣節之士鄙夷之不啻春蟥秋蛩然々文山不以所有者自多而以得於異人者自幸今人第知文章氣節之文山不知大光明之文山以文章氣節為文山彌天大業而文山一悟大光明睎平生文章氣節直如太虛纖雲了無所有足下仁為心義為膽立朝一疏瀕死不死海内人

士無問識不識爭高之更復何事不佞竊不自量稱引文山末後著于足下有厚望焉羅公度不佞之友而文山之鄉人也當日正氣与足下相頡頏向從吏足下作青原遊亦欲足下出一鄉友天下士尋文山之遺風試觀公度里居諸以一節著胸中乎抑別有所事々乎儻公度別有所事々足下即不信不佞不得不信文山与公度而因以信不佞區々之言會賤齒作楚孫沐且三日所委教言居署書容清暇[illegible]

原缺第三十四葉

學為最勝事或者謂學則不可以己講可以己夫身不出戶庭而遂焉津焉是問如之何其不可以已也出門問途臨流問津如之何其可以已也顧講之于三代之前易講之于三代之後難講之于不識一字之夫易講之于老師宿儒難何也反躬功少而讀書多舊聞舊見塗其耳目塡其胷臆滑其唇吻也以為不明也者解說道理霏々不竭以為明也者一經盤詰左支右吾莫能響應旋而復作道理語以當之更不自

疑夫學莫善于疑々者吾人出凡入聖之機也果能自疑自脈々參之心口之間參之不得於是參之師友之會夫子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何以曰如之何如之何心口自相參也君子所以謀道也人不自參之心口之間而參于聖人聖人且無如之何何況尋常師友哉唯無真志故無真疑唯無真疑故無真參終日聚談多屬虛假如場中策問[illegible]以考人非求益已無病而吟不癢而搔今世々

學大都如是不高標話頭便重下註脚一朝[illegible]散仍各懷種々道理語而去卒未有發深疑者又何取於呶々聚訟增口業爲戕禄妄意斯事白首無成同心方來欣逢雅會甚轉影響之明而爲疑也唯此日具轉影響之疑而爲明也亦唯此日如何如何今者方有公事解會在即不知還得一晤言否走筆相質聊以當面有百君子其毋吝所以修我

與董常卿中卿篤卿

舊習舊見最埋没人昨年之見如此今年猶然昨日之見如此今日猶然即與錢鏗齊壽何益故學不移步不新終歲浮湛里中与東家老翁西家少年子絜長較大不能移步世情入人骨髓積念成習積習成俗西家東家不相上下不自怪亦不自愧時與二三里中友摭拾道理隙語相訓答似曉得破却耐不過而猶然在世情中頭出頭没與不學人相去幾何晤言無[illegible]各自樹

與潘懋德

聞白下日從同志条討此一大事所得何似每見學人會一番友生增一番見聞亦即增一番意識更不得出脫赤灑々處從曾之兀者虛而往實而歸鄙人作一翻案語實而往虛而歸賢實而歸乎虛而歸乎今之行持與昔之行持同乎異乎幸語仲宣來

與潘懋明

偶聞懋明有所挾而欲狂何物作祟至拈以問于人曰是光景不是光景則光景而已矣飲酒而醉披裘而温亦向人問醉耶温耶否耶學人之病病在高以脉道精以脉心平常以脉倫物以故出百姓之不知入仁者知者之見而不知日用即是須是斬重關而出之雅俗齊觀聖凡等體日見無不足而又日見不足孳々切琢使性與習不混身與口相應而後可夫子所求乎子臣弟友非求之人也自求也自求未能故一言不敢一行不敢此聖人悟後工夫不賭自[illegible]

不閑自懼所以異于無忌憚之中庸也不然不悟而不敢則著睹聞矣悟而敢則無忌憚矣不悟不了手一悟亦未可以了手更與懋明力之

與華陽會會友

昔結山先師主新安盟五邑人士雲集獨華陽無一摳衣至者師曰良知人人具足特無呼而覺之者安得華陽一人焉為嚆矢以不慧承之茲土六年舉會幾遍頃年華陽附歙以修會事猶若逡逡不前今且獨當一面號召五邑人士至矣天下事顧人當之何如耳性曰自性道曰自道求曰自求得曰自得無待于外何所憚而不當當之則為乾道為君道為父道為夫道為主道而天地萬物依我以立不當之則為坤道為臣道為子道為婦道為客道而我且依天地萬物以立毛生匹夫之雄耳一朝自薦立侯王之庭而三千人自廢況頂天立地號為學者耶山川如故人文改色今之華陽非復昔之華陽也則一當之力也不慧濂病足於齋頭欣聞[illegible]

集形拘神往漫述今昔作興之故如此碌碌因人成事知公等所不屑耳

別王中石

翁春秋高矣其亦不少風塵奔奔再見何時彼此寧無感愴之懷瀕行會趙相公具乞休疏謝絕客閒無繇造東閣與翁面辭殊用耿耿二華屏峙中開六虛洞天相公懸舊隱久矣豈丁踰七望八之年而猶不決亦以一人眷注甚殷而門生故吏舊戚新交各有二天之私誰語四時之序翁為相公老友曾中翰為相公國士非兩人力贊其決而誰望焉長安塵土三千丈加以炎蒸翁出無車又不能馬所祝歇婆子心裝老人態破除一切雜沓情緣深居簡出一味收拾本來以還大家此為翁遐老之至計幸聽吾言不日僕挂帆而南得去華朝夕應不落莫獨念翁不置[illegible][illegible]作數語留別云

○別楊都諫

護道岐分南北乾坤到處總是　主恩僕於丈

無餘羨文於僕無餘憾弟兩々職掌脈息欲通籓籬欲撤鱗鴻有便詔告欲盡有時乎倡而和之不爲比有時乎倡而不和不爲異各言其心之所明要於其當但得道在何近何遠何我何人僕遲同侶詰朝且鼓掉潞河去矣雲髙碣石回首傷神聊布區々之悰于門下有齒及者幸爲道之

復李中丞

其昔寓黃也自分爲溝中斷而門下破格振之

頃令海陽其地甚種戶外屨常滿案頭書問常盈尺而門下端居堊室相望一衣帶水曾無片字及馬不隨衆棄而故收之不隨衆趨而故瀇之求古人於生今非門下而誰以其縮朒無兩馬齒日長雄心耗盡脈々自計誠頣得冷局閒曹藏拙於不用而黜青瑣之班中夜循省慚馬當世之務莫知所以自效安得奮飛長者之側一發吾覆乎緬惟宦游人垂首州縣恨不致身要路一吐生平之氣及當其任不緘口卷舌輒

又狂呼大叫言不中窾取厭於　主上而貽羞於天下士大夫不知門下如何作我指南令不爲同社同志羞耳脂車在月之杪回首燕雲悵悵無已

又

重辱惠問載德而南茲行與去華同舟無所不談傾數年未傾之懷計與門下相期不淺政爲少此一段機緣不見我短夫管子以鮑尗爲知己知管子之短耳方今寓內多故當事者難之

難罷廢諸臣不起而言者動以賢者律能者廟堂之上動有乏才之嘆故論千古人欲盡定其品也論當世人欲恕取其材也其於兩者無當而謬膺茲選不敢著刻深之見門下得無誚我爲模稜乎潘𢭏扆故負忠孝之質當年更豪舉十載俛首戎行抹撥欲盡門下得之詞氣間亦異矣塵土中未嘗無人如貴竹潘孝廉落弟居長安談治邊治河之畧具有成書其訪求其人即不能持其說一々行之而未必無一可采也

沙江吳上舍膂力絶人當年一瓢一笠三十六瞷揚九邊無所不踵聞有奇勇之士不遠千里造其廬拜之而郭參奎丁右武屠長卿與交遊最厚且爲推轂亦在長安邸中雖其人揚才露巳易賈人忌而有力者善用之或采其言而用之亦未必不効一臂之使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二人者伏習數十年于玆矣書生習之手也者博得一第之官而不適於用有伏習於書生之外而不得當以自見不亦悲乎其所之者才殊不淺憐才之意聊爲門下誦之舟次潞河槃戟在指顧間而不得一聆玄誨指授天下大計不知終能不負此官否臨風惘然

復陳司理立甫

大隱園白石齋以賢竹林爲主人海內名家珠璣璀璨弟何敢以纖形厠於其間且也弟飲不過十盃而不淺酒興頗有字質不習古名家帖而好作字不具别才而感興懷人輙如春蚓秋蛩吟其所欲吟不計人之適不適而柰與士

日俱以其所不能格人之能三者之興況抹攋欲盡才情風格如老丈且云畏去華嗔詩文之嗜不敢以請若弟直焚筆研以避之又何能抽一字以塞隆褒乎只尺千里悵然之懷彼此共之

復鄭中丞

尚憶年時訪門下於谷口山房燈火青熒深談淺酌今且恍忽如夢中事乖老博一第五年邑屋益令人老誠不自意濫叨南垣坐臥一舟思所以立茫然不得其要領益胷不典故不能言眼不藻鑒不能言而二者於不穀無一有焉甚悔平生學不得力耿耿小知僅如秋螢自照不能照物今亦何及乎方今四方多故須才甚亟才與誠合如門下同志中指不多屈云云者不知知者自在十年靜攝方少展以徽有用之與而機緣如此退不失爲愚公洞中主人於門下亦何憾獨爲世道惜之猥辱記存附此言謝

與劉交河

愽昔黃州一交臂而失之猕々夙慮忽覔六蜡諦觀宦道位不滿望且前且卻如善飯之夫腹不果然餐藜莧供有餘甘焉若望不滿位遭時際會摶々而上如勺量飲斗酒爲昏爲狂而嘔吐隨之跡老丈歷官不少餘味乃今始得一轉弟則踰溢分量多矣榮發何日弟請遲之鳳臺燕磯之間

復唐侍御

獲有天幸挹龍光於河之湄疇昔之夜舉一樽以相向極譚前後世種々因果既令人醉又令人醒行次徐方遠承高誼結于胸臆不盡謝言

與余別駕

待命都門幾及半載屢損手書良慰旅中寥寂初擬脂車過從親家爲平原十日飲而炎蒸灼膚塵土眯目竊慮孺子脆不足以堪之會潘符卿載桐圭出不先不後遂定聯舟之約相翼而南蓋前月三之日發棹潞水雖洪閘遲留而蓬窻清適日與孺子披風理舊書受享自謂不

薄瞻望中都片雲爲隔一行多人行李爲累愧不能船携孺子拜丈人翁於仙署以攄區々之悰憑限限七月逼不及返故山而後之官爲之柰何孺子入署愼無以嬌客客之父母何心以兒女心爲心瑣談未悉々在別楮

啟城八五太尉

翁負八面長才乃武隆之政得不及考川原遼邈何日抵家平生所學百未酬一宦途坎坷輒復如是祿竊嘅噫之或者傳翁眉如雪顏如丹是耶非耶以翁雲雷之胷揆之龍蠖之理伸屈屈伸不難流鴻樹駿酬夙昔之志弟冷觀世局孰勝孰負備嘗世味自酸自苦訪問故人少壯化爲老翁者舊化爲異物追憶往事吾家上公車者六々老死者獨濬之尉而尒卿太尉仁卿尉年不加于翁以立弟年不加于祿而後先謝世僅我兩人如魯靈光巋然獨存山川不改舊時丘隴多爲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千載之淚即在目前以祿少翁十年幾回覽照顏亦該

[illegible]鬢亦加白翁安得不老且翁有山可采有水可漁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子可教清閒爲儲平等爲佛不僊不佛安取爲儒年事至此與其再入樊籠中使人短長之孰若寘身浮壒之外放情寥廓之表顏染半酣之手談不校之局之爲暢適乎禄每自惟於翁不能爲役老博一第幸矣作宰五年得漏黜籍又幸矣而今濫竽留垣人亦有言幸不可以屢徼禄之所徼不亦多乎受 命以來增其氷谷且少不讀書胷中不能苞孕古今老不曉事眼底不能水鏡人物將何托而稱此初擬取道過家一省封樹并問家孤而都門疲勞畏日如火所攜弟三兒又脆不足以禁之挐舟而南王程督促徒有所懷未畢斯頭星霜再易亟返初衣翁果可前之五可禄雖鄙猶及追隨杖屨徜徉乎山水間耳幾載睽離勒此代唁語多莽戇意則真率東風有便惟長者惠教之

○與陳嶽州

舟泊邦城過新安人知門下嘗從新安[illegible]扶郡於東南爲獷民俗好氣自喜不愛重此[illegible]致亡客方來居閭自非獨立四虗鮮不爲所熒奪而本之則在寒約雅素礪風節以彈壓之禄在邑時病在托大辨未精于一介執不撓于八風得力以此得過以此苟獲尾全復叨兹選幸耳幸耳痛定思痛談之色變幾回自反訾尤實多若寬其責于人官而委其咎于地道則吾豈敢仰窺門下氷蘗爲心風雷在手是是非非較然不欺不欺我一心即所以聚千萬人之心誰得以私言撓之而異日者又誰得以蜚言中之更有套習歲時節序都人士明知不受競設玉帛耳目炫燿道路喧傳不盡絕瓜李之嫌亦易起萋菲之謗禄蓋三折肱于兹矣都門造候承門下以鄉約下詢有懷未盡鄉約良法也而難在得人得其人表俗維風不難不得其人適爲武斷鄉曲之資而蠹民不小約必有正正必有[illegible]此未可以里老之報當之宜刺小引一幅坐[illegible]

分布部下諸士大夫生員監生賓介省祭吏農糧長等各令填報并蹤所報人年貌腳色行實生理于名下有則十數人不為多無則一人不為少報齊彙為手冊有一人十報同者有八九同者有五六七同者有二三四五同者因而甲乙之其不同者不錄更加面訪掖其大同者僉為約正次為約副而春秋所舉鄉飲賓介執此互參又可洗沿襲之腥風焉海陽有事于約諸人原以此定後立按季考成之法惜行未竟伏

乞門下取向呈舊約書大加釐正取舊約人再加體訪而黜陟之而時為考成以新其耳目聳其心意豈獨編氓之幸亦舊令之幸也舊令之周身之智何論周物不揣云云者非能以愚益明前則心所自危後則心所自快遂不覺喋喋至此且也謬膺言責奔不知所以為言既悔少不讀書更嗟老不曉事以直博直門下或者不終棄之如不以為搪突均[illegible]

寄朱發源

極欲之家而後之官且得過故治為大作信猶之客道不諱之衷而偶積餘勞望塵脇息又恰恰值潘符卿將桐圭於唐藩遂与翼舟而南濟潞膠澁河淮汎瀾浹辰者四始抵白門蓋於六月杪入垣受事矣追憶五年邑屋貰繫瑣屑雖令人厭苦然力猶可勉而勝之今且令張口談天下事幾度捫心奔無一得識者謂揭來言路正躋旁啟非過於摩揣則誤於傳聞輕言繫言激言取厭溥於　主上甚昨歲遲遲可主爵者

行取之請以此然則今日何如為言乃不蹈前轍乎擇言而言言何容易儻使一朝失口無益國家毫毛事而徒以流毒區中傳笑天下貽羞知己悔亦何及世事如棋局面一變當之者迷丈何忍袖手旁觀不一指揮之乃弟卸百里而後不迷於百里之理數月待　命都門風波四起弟信命自安恬不為動已而痛定思痛心神怦怦我亦有以召之人乎何尤新安為獾郡去長安為遠而風波之言無脛而走無翼而飛[illegible]

他方為烈惟我丈日慎一日持百里半九十之戒加嚴瓜李之跡用絕萋菲之口永終民譽以膺 天庥其斯為區區故人遙持以獻於下執事者

○啟許相公

蓋祿以夏仲入白門受事矣客冬草草言別竟成睽違寸心為耿半載棲泊長安冷觀世局日異一日粵自江陵往而政府不得以事權重又不得以論思重近者 主上祖顛倒豪傑之智于銓部諸所具請或依或否或正或陪中有不如意者不以為 一人獨斷而疑政府陰移故端揆自昔難之于今為甚次則銓衡難又次則臺省難自非胸中肑列典故眼底鏡照人羣不必于言不必于不言因時觸事而以圓機出之不足以當斯選而樸遫如祿亦爾濫竽非其質矣先是言者有言一唱羣和傷易傷煩取厭薄于 主上行取之請談部甚堅而 主上遲之以此祿年謝青陽雄心耗盡見事風生不深惟底裏而輒為言有所不敢過于循默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有所不可頃辭約門馬頭塵偃息舟中求所以為言之道而不可得老師經綸在握又歷覩建白者其正其回其激其隨其一言重于九鼎其一言無當傳笑于天下士大夫之口夫使師而在朝也祿引嫌自避不敢以請今且為山中宰相其亦何所不可陳說作我指南敬問別來王體亦有所苦否世事悠悠究竟總歸于盡天者付之天人者付之人子孫者付之子孫討自在身行安樂法幻綠野為丹丘引百年為丹禩是吾師今日之勝事而門下士之極願也斗山在望追陪杖屨奔未有期不任詹遡

與何令君

祿不過家門蓋六載于茲矣家無家督孤寡煢煢丘隴荊榛宗祊不恤我獨何心而覔之官此其故難言之矣頃從長安往來如織積有餘勞不耐畏日脩途會有故人相將鼓棹朝夕共之談討興致差不惡越徐而南百川暴漲桑麻沿

靖年來闢以下流沙積海成河攤有十二套亘有八十里幾許人力能与水爭乎舍此口外當必更有入海之口一作衆議甲可乙否肩其事者難乎不難計老父母有震隣之驚遂不覺疊疊及之祿逶迤河淮之間旬餘至夏杪始抵白下飽歷風波目摇神悸孰与宦遊之風波更險今者雖登彼岸未是吾家翹首故山菊荒窜怨且不得借階前尺寸地一攄孔邇之懷寧無耿耿爲民珍驗他無所詮

復張不棄餞子微二同寅

僕以蒲節鼓枻而南一路安瀾麥秋加穩洒航詩卷咄咄可人意態稍倦半掩蓬窓納南薰於枕簟聽中流之棹歌蓋新從長安車馬塵中來而得此受享不啻仙凡之隔如何不自怡愉越徐而南河不吞淮爲患方大防河使者憂之不待高秋諸閘盡爲堙塞爰以一葉之舟乘長風破巨浪遡淮而上歷高家堰入草子河第見平陸爲川長川爲沼淼淼湯湯茫無畔岸何論

泗人物其魚卷昂畚土在在而是清江諸閘不秋而堙遡舟淮泗廻瀾倒波行子懷抱銷然欲盡果天灾之莫禦抑人事之未修議開周、議決高家堰此不難洩 祖陵之浸而南走勢不可禦溢出五湖漂浸三十
國家百萬歲課化爲烏有誰執其咎舖殺黃身以寬清口淮流不壅窒河身如故且恐全河北走難以下流兩不相接運道中枯又誰

之治河者希去河害因河之所以且因以爲漕運之利利害相持人講求無當臨流下手河北有鯀堙澤曰陂築之說也九河曰疏汝漢瀹淮泗曰排則濬之說也築之說自外無聞焉而濬之說不一而足近年水縷隄遙隄格隄所以束之者不遺餘力而日高曾不一講濬之之法夫濬之之當自海口考之圖說問之父老河入海處舊在雲梯

鼈之民即客子與况對此消煞欲盡四浹辰而
後抵白下時也履任火日在天流汗成雨舟中
清景無計可駐云胡不思締觀宦道無在不難
僕賴左提右挈一朝脫離去之而足下故迴環
於盤渦中自度何策竊以爲念ニ……以
自度耳然僕脚跟猶未著地頃……不
發渡旁有渡湖外有湖風信……
謬以此爲彼岸然乎不然僕今……
言至此不覺今人結想於故……

返邑卒ニ具狀共相珍瘁不ニ……

環碧齋尺牘卷四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新安程廷鎮君衡父校

與海陽諸鄉大夫

不穀謫六月廿又三日履留都任矣嘗自伏念
智短如螢不足以周身才縮如鳩不足以集事
忝百里之宰時更五蜡曾不能奉繩墨之言下
闔閭之澤內負己知外負知己今乃令爲朝
廷耳目張口談天下事乎長安徵逐馬頭塵出

勞入息不遑他及及風雨行舟蓬窓半掩鏤肝
時事夜以繼日直如蚊蝱噉鐵爽然自失者屢
矣夫言者言也所以言必有藉其少淺ニ酉不
能考究典籍長失五觀不能銓表人倫將何藉
而辨此若夫身無病而吟鐘不擊而響發聞
者不以爲誑則以爲怪故自受　命以來兢ニ
增其氷谷門下儻然發其矇而振其瞶或亦夙
昔之誼所不遺耳

與余言卿

一雨生涼秋容在户故人欲去攪我鄉思煮茗
齋頭共作佳話頭乘燕爾之暇下慰懇焉之懷
敢先一日告之行史

復邑中諸父老

邑中二三大役蓋鄉大夫倡之而令之事也得
諸耆宿一心一力今日垂成我悲世人終日營
々自子孫衣食外不知有他以至於死以諸耆
宿身為太平之民老而不病不沾々為子孫作
馬牛而勤勞於公共之勝事流傳異日作佳話

夫非不朽之功德而子々孫々之光澤耶願始
終之無貳於今在邑日呵々

復吳刺史

都下承瑶槭卻寄報書未徹又辱記存且感且
愧門下春秋七十高矣七十以後當作餘年蓋
天賜之以優遊門下者不可不自受享男女隨
地彼自應衣之食之天亦應衣之食之七十歲
老人直以不了了我更不當饑以世故拮据
中令食無味而寢有夢夫子所願老者安之我

為老者不能自安于夫子之學未有少分相應
門下老不厭夫子之學敬以夫子壽老者為門
下壽

復汪潛夫

生北上後聞諸學人烝々結會且多生所不嘗
識面者甚盛甚都且詫且喜潛夫于是乎不孤
矣萬物無々根之萌原夫此學天与之根人々
具足陽和布氣何在不生師之友之相与助宣
陽氣耳明曰自明棄曰自棄生何力之有遠煩

使命口盟足據面訂有期且不盡所欲言

復李元章

池陽之役幾望九華而不及一登擬客冬入計
修此缺典且与九華主人言別不謂柳生于足
三月不能跬步覓塵容俗狀山靈醜之而特吝
之耶跛而北征鬱々不適金沙玉笥夢想為勞
渡江得　內召之報大計竣事待　命都門忽
更衷葛壓土眯其目風波撼其神令人輒誦山
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之句忽々不知神往

徽天幸濫竽留垣要津實非其據清都良獲我心鷺洲燕磯鳳臺牛首亦足以酬我九華之頎忽接手書把讀如面且聞同志肇會風爲之昌九華之巔陽明先生精爽如在而斯日斯人復明斯學於百年荒落之餘僕蓋三曲躍焉僕憒焉當世世務而於先聖的意微有所窺終當從吾所好以舊治還古書院道里適均歲聯池寧徽饒四郡爲會心口私盟以此自老辱贊履之愛不金玉其音漫爾及之諸不能旣

復錢子微

風塵莽二千里猶爲比肩況號爲寮友共事朝夕者乎此豈偶然之遇亦關夙世之因顧人各有心心各有見不兩相舍何以兩相投不兩相投何以兩相取而兩相與氣岸鬱起對面須彌汪度包容四海兄弟即或禮數之闊踈兼之性格之少異可以情恕可以理遣弗然者始于陰猜終于交惡兩家之役神鬼其間同寅協恭義不若是謬閩道路之口敬仲底裏之言幸惟足下擇焉

復金子實

長安塵土眼鼻口耳無所不有一棹而南偃息蓬窓苦樂靜躁何啻九萬里夏杪白門受事蘊隆如焚酬應如織不可以日日者少間一雨生涼瞻鍾山佳氣下于庭牖稍自恬愉然終不如市隱園主人之爲適夫損其身有益于天下何憚乎損不然者且兩失之又恐園主人不無我咲承寄扇頭詩僕有戒不能酬邑中旁午不詩戒戒于省中昨有人以此詰僕僕莫知所爲對

復趙中丞

頃具書郵致霜臺道其所嚮往而手教忽臨獎借過分顧禄駑淺無兩不足以勉塞厚望禄嘗受成於前御史大夫宋公念切小民列欵咨詢諸屬吏諸屬吏具答自費赴先一日投次日賜之坐而縷問焉夫筆答可飾面答不可飾且往往出意外之問不獨悉民情而陰以程吏品其年其貌其議論其膽氣其心術尊嚴之下忽焉

卒焉響應何所不露諸屬吏靡不退而驚竊ニ嗟歎以爲未曾有比與徒擬紙上賢否而賢否之者更覈第州守縣令幾至百而以一應百勞不可云今明公且身之矣祿不淺夙昔之感言之猶怦ニ心動焉一雨如沐殘暑爲卻想見佳勝藉手附復不備

與龔旌德

旌陽海陽一嶺爲隔棠陰可挹麥秀之歌可聞也屬有天幸又隨入計即与足下交也晚而朝夕奉色咲甚狎第濫竽茲選不及重來意到筆隨片楮相問聊以見故人之況而足下胡不故人乎我難莫難于州縣至繁至勞誰則憐之而耳目之者無已往者難在新安而今之宛陵亦不得獨言易舊宣城幾爲舍沙射影何論區ニ區ニ之有今日始頓真不及此惟足下慎之人亦有言凡人避嫌皆內不足也而非所以論于官理以今之人涉今之世非心跡雙清不可弟蓋九折肱于此矣作詩作字有戒聊一爲之不能稱塞嘉命統惟亮在

復金明仲

明仲以區ニ昔所爲痛癢之說還以詔區ニ至爲切至天地萬物總屬自家自家痛癢自家知自家摩自家搔于人乎何與舜禹之爲君伊周之爲相孔孟之爲師爲友爲天下而九經爲萬世而六經一從痛癢生也而何況于言責辰下最苦書問尤苦不痛不癢之書問不痛不癢不書問豈不真率而必以書問末世ニ法之靡人類如此程生懋功近貽我書亦甚切至明仲見之否

與金全州伯仲

客冬之入計也尚擬重來不及与長公一別而幸與次公解后途次握手數語百未盡一悵然分袂彼此共之籍都人士風尚之厚乃與茲選當其待　命數月夜長夢多翕ニ訛ニ可咲可諤令郎君蓋耳而目之每与令郎君開評次公兄弟怡ニ不啻古之司馬而白髮相看何物一

官足以易之頃者人來自邑稱詑次公勇遺[illegible]紱之榮高寄林泉之傲祝生聞之爲之撫掌今世風習知有科甲爾已寧知科甲外亦有古心曠履百於科甲者邪即知之誰能格外相待故爲次公之計退所以爲進失所以爲得上以侍阿兄杖履而下以課諸子詩書顧不樂乎而以官累爲也不佞入垣受事匝月于玆方今非太平無事無乎不可言乃言之無乎而可心鏡其心鏡鏡其貌經綸之雲雷之胃落托近山林之

氣轉令人服次公之高且決矣都門遠辱使命乃今始得裁謝長公矍鑠善飯如舊乎敬問

復程仲權

留都清適大爲舊識所聚馬齒已長不耐酬應于是乎有不詩不字不見山人之戒承塞外雁書索拙書不在戒前自戒自破即足下實應且憎獨改舊作不在戒內亦以當日好事者緩討而急刻傳咲大方聊且飾其固陋耳狀[illegible]鍾山佳氣下於房櫳詩景滿前何必[illegible]

書到日黃沙白草霜露侵衣天涯游子不少塞下曲亦不少江南夢堂北樹萱恐不能忘游子之憂如何如何

復蒲別駕

異哉不佞履任乃与門下履任之日同今天下吏治精核之極無乎不難而新安山峻水激鍾之於民好勝自喜詞以氣重貲以氣輕求援不勝動皦官府當道耳而目之視他郡加詳焉僕幸脫離言之心猶怦怦動門下今且身之亦覺

其難否雖然直道未嘗不在民難可易也在門下善爲之承寄吳年兄書知歸來山中近況不惡空械相報以累行李諸不覼縷

復金子實

辱惠孟城酒如油鴨卵如鵠卵剖而食之黃如丹大能佐飲飲之半酣瞻鍾山紫氣有天際真人想足下吾老友也更不得稱門生如張子鼻稱自稱情蓋 天子門生不及邑長吏門而門生邑長吏大都出于畏禍之過今世在在庶[illegible]

而名郡爲甚足下冲雅蕭清無求于世無攖于人不應亦隨結習中作如此呼號請与足下約如再爾〻罰酒十卣更問于彝亦時〻過駐清軒与足下賡和不

復陳少明

頃者㳙書無繇寄托令〻君爲雁足計此時當到山中弟不北而南深獲我心與公等別而不別政賴有此青山白石盟終不負足下無乃發之太夫尊公雙鑠乎郎君銳意本業乎兒得一謬以爲得人前肆口欲狂欲舞近亦日夜抑首本業差可人意一雨成秋〻山佳色下于硯池而弟又持戒不作詩不作字不見山人欲省此心力一讀未讀書所恨不即与足下共此耳令弟光庭東謁孔林北尋百泉帰休白下註書滿家不問妻孥亦自有說苦莫苦于愛別離苦莫苦于究憎聚天故以此挫光庭或者是助道因緣六邑舉會及期光庭無不帰赴者奚待弟勸駕爲於此始信有髮僧終不如無髮僧之爲輕脫

草〻不旣

與劉道徵

六年不帰來人情乎松楸之丘誰展枌榆之盟誰温我獨何心即嗜官如飴不應有此緣都門得選要領杯棬積勞成疲望塵脇息會去華充桐圭使者行期巧相值遂與結約方舟而南入垣今且匝月伏見時局又變　主上深居獨行顛倒豪傑或推之而更卻或救之而加重不獨身其事者難之即身在事外口舌是職亦恐因言成激因激成壅而不敢輕短長天下事兼之學術寡昧誰與爲資卿貳體貌尊而不親郎署地分近而不洽夙昔交游意相許也道相摩也踪跡睽而不聚位望不副爲氷爲谷懷抱鬱而不登門下二十年敭歷中外上與國議中程吏品下燭民瘼今乃高臥傍觀視當局者分外分明幸托舊誼加以姻好何嫌何疑不倒胸中之藏啟我聾瞶使某稍〻有所樹立不辱此官乎過濟上辱陳岳伯記存計此時帰來湖山間与

親家酒氣半酣談鋒雙利應恨祝生不在左右耳

啟趙張沈陳四相公

銜命而南忽逾三月涼生温樹想見丰神締觀往代之季士大夫意見不合激而爲意氣意氣不平激而爲詬爲孽毒始流于薦紳禍竟移之社稷而其兆略見于今日閣下經綸在握及今坐消不使滋蔓而國是以定　朝廷元氣以還天下人蓋翹跂望之其至謭薄入垣以來無所短長難之也程伯淯不嫌以啞御史自居祿則

安能効之欲明目張膽天下事其何道而可

啟孫太宰

方望衆正在　朝共圖太平之理不謂乃有近日之紛紛明公當此良工苦心斧雖利不能自治其秘誰不爲明公難之而尤不能不爲明公厚望寘其身萬物中与萬物等觀不与萬物敵應以妙萬物以還乾坤之元氣此明公之能事而天下士大夫拭目望之者也別時諤諤之論在耳祿即不慧不敢以規爲塡弟言官不言

而輕言繁言戇言亦病急于自見言之無當何如徐徐以觀時立仗之馬朝陽之鳳隨以其時行耳餉門寒早伏惟興茵加褔不宣

招王中石

莽莽出都門未及詣趙相公所別公公老行脚也以四海爲宅以友生爲眷屬以觀書賦詩爲勲業以生老病死爲春夏秋冬吳楚秦晉無乎不之無之不可今又爲幽燕遊乘輿而往興盡不返有語公者曰帰來乎帰來乎不則客死異

鄉辜負青山白石公必以爲細人細人耳祿以爲細人之言達人之資也長安雖好何如家長安塵土三千丈何如白雲深處燕市酒人何如龍丘野老客相公東閣出入禁嚴何如山家蕭散貂裘何如薜荔衣獸炭何如榾柮爐觀長安勝負何如帰柯山觀樵客棋千年七日策蹇驢問某衚衕某衚衕答拜客何如尋黄初平石羊於長林豊草中且郎罷達郎君未必達何故不受其一日三公之養而特遺以終天憾公又不

能作絶學無爲閒道人相公家書當二回公[illegible]
要鉤玄老且不休不憶春雪積長安時公過我
呵氣爲氷面爲皴足爲皸瘃呼涸不至潭身爲
僵再遲々寒信又至矣相公繫心于 聖主不
得即迈初衣公何所繫公不能解相公之繫反
爲相公繫乎真言若戲々言即真公幸早决歸
來之策取道江上禄請掃白門一片石而遲之

與王德孺

大火西流涼風在樹兀生齋頭刊落詩字之抜

情景蕭爽咄々可人獨慚爲寒蟬給事無可藉
手以答明時兄居 輦轂之下無問雅俗鉅細
衆聞獨見可無所以詔我

與劉千里

出都門幾何時時局一變令人驚骨令人短氣
朋黨々錮異代悲涼而其端起于一激々不已
至于交相搆々不已至于交相禍木本無火也今
鑽之而火生金存木燬兩木自相摩之而火生
兩木並燬今日之事將兩木乎將一木一金乎

傍觀者憂之而未可輕吐言且以甚其激禍且
移之宗社而又有傍觀者幸之天下可爲而不
可爲類如此同趂諸公誰不鳴鳳弟也鄙自同
寒蟬惶悸無所更悵舊識之分飛新交之未合
無与傾其底裏兄如不惜筆舌不須作寥々幾
句欵軟語付副墨予漫應我也

復張不棄

錢長官竟曳裾於王門即于足下嘖有繁言亦
借以發其無聊不平之氣不足深詩足下氣骨

稜々秦風也且家世之所貽也才可以擬科而
數奇即強自抑損終不能耗其雄心銷其傲骨
以諂媚于世如猶在事頭更抑損非必求榮求
遠辱耳非必求譽求弭謗耳聰明愚不下不足
以稱大聰明才技拙不下不足以稱妙才技足
下無謂僕作學人語而吐棄之新公僕無半面
之識弟從潘將卿知其爲高品与足下相与必
相得而足下不可不抑損事之

復許相公

吾師高臥綠野不問閫以外是非亦知　輦轂
下近日之吸々乎吸々起于急各自潔其名各
自潔其名至于相汚急各自潔其名至于相激
激不已搆而至于相禍其始小臣与小臣搆究
也蔓延大臣其始在位之臣禍究也波及去位
之臣　主上將人々疑之而臣下亦人々自危
山川出雲々不得不雨々不得不霽白露爲霜
霜不得不氷々不得不泮斯時也既雨既氷欲
霽未霽欲泮未泮而朝中宰相正費平章師爲

山中宰相以靜觀動以閒觀忙以袖手傍觀當
局亦有平章否竊覵自古國家禍始不在中邊
而在廟堂之上薦紳名流兩不相能將必有挨
門傍戶之人分足而投之以重其藩籬崇其營
壘兩相持兩不相勝委其權于塗將必有宵人
媢子徼幸而收之而薦紳名流拱手莫可誰何
禍遂移之社稷我　國家當休明之運萬々無
此而其端兆畧見于今日識者過慮之手教淋
漓奉爲著蔡敬拜使命之辱不腆々報幸忻尾
存

答李民部

涼風在樹西灝歌淸明月在天南樓興劇未快
登龍之願先傳繫雁之書把讀再三瞻依只尺
雅情可掬薄德何堪聊命意於楮生敢藉手於
津吏

復汪郡丞

祿不滅沒于風波以有今日實賴上之人鑒其
無他垂手引之在門下冲襟宏度不任受德而

祿亦有心其何能諼河上諸議盥手卒業鑒々
可行今廟堂亦稍々詘堤功而伸濬議所議開
五海口政先得樊都水之同然而樊都水竟如
所自疏改　命往督其事不屯不亨不極不反
反之是在今日祿亦傷　寢園爲沼碑沉于淵
人民爲魚舟行于陸不揣一得之愚猥爲三老
之訪而門下守泗五載憂國憂民之淚欲叩
九閽而無從者謬以望之僕々豈其任哉附有
所將谿毛沼芷惟明公鑒而存之

復汪廣文

廣文清寒儻不忘暫覆之舊草〻八行見近況足矣柰何以此相加義無可受昔王丹与故人別無以爲贈贈之以不拜不佞不足以當王丹之故人而欲王丹足下以爲賢於今之謬爲恭敬者也涼入郊垌更望磨礪以須背水一戰

與何侍御

秋色可人足下能乘興點綴一畫惠我齋壁乎世間清事最不受迫與不至且已興盡且已

復鄭仲玉

敬問廣文先生將故人我乎將令給事我乎如令給事我給事與廣文先生風馬牛不相及不應重使命之辱如故人我又不應四六其語句玄黃其幣帛益近世禮繁縟極矣忠信之薄亂之首曩以爲過乃今而後知猶龍氏有激乎其言之也吾輩真精神強半爲如此假套數耗損而治教不逮古即不盡繇於此此亦其一端世路悠〻謬爲恭敬安得人〻脫畧之第我輩人不作我輩人真率語不行我輩人真率禮數而亦粉飾太平以相愁苦將世變江河何時已也閱所著圖學心轉直窺先天之秘旁通萬事之理令人參討不盡而以此相加恐圖書之所不載歸辟使者聊發厭浮思雅之意如何如何

復吳岳祥

學不必角同異但自家有受用便爲學之得力處邑中老茂才吳君立性翁稔其人否其人翛然不染世氛家奇窮不以告人於古今書多涉

獵其見地夐絕益從內典中討來不甘死人語下而以古先生活句自活者邑中即多賢如吳君者猶不多屈人知赴會者之爲同志而不知會外有真同志其人自有受用非挨門傍戶以談學當一場美事姑爲之者翁老矣未明的意人難与傾倒所以使翁知邑中有吳君承惠眉頭詩足見翁之受用儘且有詩戒亦愛惜精神不欲疲之此耳

與魯休寧

不佞從潘去華知有足下足下與去華稱莫逆不佞與去華亦稱莫逆因友知友情神如覩廣州之事令人酸鼻而足下爲楚璞荆金鑠之礲之未必不受損之〻益不佞承之海陽五年往以下風習則繁費之極以上憲令則精核之極以不佞治理則闒茸之極尚得尾全亦尼父所謂幸而免豈真有殊在卓絕以及此乃今又得足下繼之所以剔其弊蠹飾其固陋于是馬賴非直爲舊民慶亦自爲舊令慶耳舊令不之子

文之忠而之子文之政托在四海不兄弟之兄弟重以去華不介紹之介紹以筆爲舌何嫌未同顧自循省皮骨徒空尺寸未樹寔無一得可効愛助足下弟不忘當年損之〻益異日者必不受益之〻損矣

謝何令君

項蒼頭來自故山知以寒族幺麼事枉騶從臨况蓬蓽家無家督孺子少不更事不能執掃門之役輶褻尊嚴定知不免寒族人繁事影涸老

父母清心是者自是非者自非禄不任德亦不任怨不敢以一字關白夫士大夫不能[illegible]家攬攝官府已自愧死無地又陰持短長上[illegible]虛懸之鑑下垂兩角之藩豈稱人哉曩者五年在休無一善狀獨於此爲兢〻心口自矢不欲以人言移本心是〻非〻一聽於虖今何忍哉令老父母聽之於虛而妄有所關[illegible]黨有之[illegible]假名窺利以詒父母者也江東雲樹孔邇與[illegible]岩命墨使露封上之中語萬藤亦不得已明[illegible]

以露封之意惟老父母宥詧

復戴將軍

今天下事當局者任而不議然有苦心傍觀者議而不任何所不可緩頰干將雖利不能當霜筆一搖議論多而成功少不獨趙宋爲爾以戲下素負當道推心千人歸命亦可畢效其平生抑猶有所掣肘而不能以自見也數千里通書不易何不直寫胸臆盡所欲言而止而爲此隱語竊爲將軍不取敬拜呂虔之賜惟戲下[illegible]

淬礪作海上長城望之望之

復詹廣文

足下曩謂量移如再謫且又真之遐方堅意不赴柰何又以人言搖動至引饑來驅我去不知足所之之詩以爲證弟甚不以爲然以足下胸中丘壑奇々怪々非巫山巫峽不足以快其平生乘興而往興盡而返亦未爲不可顧足下年力不稱少矣三郎君誰与隨行作詩作字作畫足下固不之清事同好者從之如雲亦足以狎主齊盟相与爲樂而何苦變立蚍行於上官前不敢出喘息爲吾道在滄洲弟於足下分宜之行業已言之何况今日城中大隱有玉林堂山中小隱有小樸居天貽足下良厚角巾野服何求不得顧以千載之業委地而甘以白首老廣文供世上好爲白服之夫乎棋以不着爲高琴以無絃爲趣足下不以歸去來之元亮自方而方乞食之元亮曰驅我去驅我去弟不知其解人言詹東圖往々自張超世之識而政不超世其勸駕者非裏言也弟不欲效世俗人陰陽心口惟足下裁答

復王將軍

僕居停舊主人緣事不能主人于是主人於尊公備知尊公有子骨法則燕頷猿臂私心壯之恢于一晤國初右韜鈐之士承平日久韜鈐以文墨詘武臣即抱桓々之勇日靡月削不能吐氣非必皆人之過或者亦不自愛以召之僕及見貴衛長於文墨者兩君而皆不免于口語令武夫益輕文墨將恌詩書而敗禮樂者非古之名將耶頗言自愛自愛逆極可以結當道之知可以得士卒之死可以卻寮寀之忌方今南北多故需才甚急遠期近鑒勉矣功名僕不勝惓々之望焉

與金光祿

人傳門下患疥癬疥癬小患也長患小患可以消大患門下正不當樂之捫虱搔癢政老人經綸事業斯言也戲而不戲聊發門下一笑

唁董修甫

傷哉太翁竟爾仙游人亦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祿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太翁平生托詞賦以見志巾笥爲滿第不知當日鬱攸爲虐能出于煨燼否追憶亡兒初締婚時猶及見君家三代人于一堂上曾日月之幾何而凋謝至此不佞玄冬北上仲女忽棄杯棬朱夏南來長女夫又捐館舍父母何心寧能木石其肝腸乎平頭帰一濡墨伸紙撰祭太翁暨長女夫文不覺聳動長江萬里之愁緒片語爲祝幸共節嗇無死于情

復鄧當塗

入垣以來即二三與邑兄弟亦未有從鄴筒以尺書寄者寄之百年兄始書中詞義甚高着我一鞭甚烈浮榮不能消真愧可与年兄道之人便草々聊以宣心

啟張中丞

戊子天中之役侍鉛槧者彌月已而稱宇下吏且彌年未必情遺簪履而已分隔堂簾祿亦不敢妄藉二天自隨民牧之理顧心長髮短邑鉅才微私念苟得尾全不挂吏議足矣殊不自意拔寘今官陽和布氣百鳥爭鳴桃李不言春工自在明公爲國不爲祿豈以杵臼之交私弓旌之典祿亦不敢私德明公待　命都門幾半載極頭一望亦烏末老而先旌無聞王程督促竟含情而南矣入垣以來顧瞻職掌緘口卷舌重發不可熟覩機宜狂呼大叫輕發不可況今朝紳交訴各是其是誰定國是此未可以口舌爭也不斬于言不斬于不言々使國家受言之利不言使國家不受言之害言何容易明公省垣舊德也祿兩藉夙昔之誼當必有指祿之迷修祿之不逮祿益幾々望之

啟王侍御

其筮仕時奉一先生之教人有道官有命居有藩籬行有軌轍爲徑爲竇徒自失其身何益乎其數叨屬下吏門々無奇猥承噓植得

内召候選都門荏苒數月夜長夢多可咲可愕与二三同調擁衷呵雪不一問朝貴省之臺之部之北之南之付之造物不以預吾事于是乎偶有不徑不竇之説以聞門下以門下直道素秉誠不樂有詭遇之御躍冶之金也不謂門下謬有取焉而申命之曰異日守官亦應如是今且承之留埴即不慧亦何忍自言而自食之孤門下丁寧至意夫宦遊人繇徑竇以入者必繇徑竇以出乃亦有始不徑竇中道忽生幸心而蹈之者士君子所以謹始進尤戒末路門下所期望于某厚且遠矣處此爲謝劌門霜蚤驄馬清寒厚自葆攝以膺鴻厤某也不任欵〻之祝

復汪氏部

東郭離尊十更蓂莢自失重來之約寧禁長别之懷遥憶名園花開如繡酒熟如澠雙扉迓關俗客不至還睇塵世浮榮不啻蠎雉蕉鹿到頭勝算吾誰與歸建言之任濫叨格心之功難效君門萬里直廬之臣且興浩歎何況遐逖之蹤

乎情知厚期悉焉莫副日夜徒長蒜髮風雨頓减花神出不能康濟天下入不能康濟其身小草大樗無一而可不能不令人轉思東雅勝遊耳伏承别諭此亦么麿事况屬君家骨肉鄙人亦有胸心弟近持七戒一不干人不啗矢於知已將籍口於不知已敢云太上無情聊學小人自守不然人且謂拙于補闕工于居間不幾乎自戒自破即門下實應且憎未追方命之愆所冀原心之宥敬問辰下蓮房已謝菊徑欲黄主人雅量比昔更進幾分餘不敢盡瑣〻之談

復吳尉承

把讀手教悲喜交并太上超生死其次任之其下執之生死在天不在我如之何其執之執之成妄聞令兄回首時與父子兄弟如是焉訣亦庶幾哉任生死者眼前見例不憂不至足下柰何以不即死爲恨令弟春風失意白露欲霜而猶不聞哭長兄于家何物羈縻之緬惟君家兄弟身擅素封心棲白業大家團圞共話無生幸

是人間世希有事而今者存亡離合種種關情足下不不及情㝎不忘情平生興况何能不減雅毘歸薜儻以出世法相求應不坐我不恭之罪

復丁内史

不佞與門下後先出楊先生門即不稱同籍兄弟而同門之義固不淺偶遊齊雲益當年与知己遊戲之談亦借以風不知己且求多于今者何意眞人東行竟以此一言不令令一瞻紫氣

迨今以爲恨孫生持手教至露盥讀數過不能去手自入垣以來書問何日不有有頌無規今人厭苦如門下名實之談所以着我一鞭甚烈不佞心儀門下何意門下不心卻不佞使之聞之令盈庭聚訟夫非一時所稱爲名流者耶秪緣急於自明遂至相訐相構究且使上人人疑下人人危二疑不解其機局有不可知者矣揚湯不可以止沸止沸在抽薪不知今者抽薪之法如何着手不佞亦日夜念此爲瘖爲啞不得

原缺第二十九葉

而後不必于言時異事異未可執一論也湖南之會公餘不廢故人子王生邦彦亦時在側乎或傳過湖上者講學人則揖之座上不講學人則麾之門外居湖上者土著則呴濡之不置流寓則以爲朘土著之利而不加愛果有之否捻之生分別想不如渾之之爲妙餘且不旣

與傅茂才

以兄時執從有入無如色裏膠青水中鹽味吾輩所北面不敢雁行者也而竟不得卸一青衿

豈非命哉然兄即卸青衿亦必不能作吏作吏必不能飲酒如兄舉萬事而空之所恨青衿不卸無酒可飲耳但有酒何必卸青衿也弟亦不能其官故山松桂時時入夢兄猶如當年同在古田拈弄時執否又聞兄男長不娶兄即善空于酒恐不能空此元卿時念兄弟亦不能如兄何矣

啟史先生

南來兩閱月未具一字問訊長者詢知長者無

惹弟聞郎君潢被口語長者得無生嗔惱心乎年力至此天者付之天不與我事人者付之人不與我事子孫者付之子孫不與我事我者付之天付之人付之子孫亦不與我事方謂之息機方謂之省事漢方謂之了心人長者無謂此爲異端見解天下未有修向上事不證末後着者也豈不仰只樞趨無期草〻手勒以見真率惟減事加餐是祝

啓趙相公

敬問中石山人南乎北乎或傳其眼中有花耳中有蟬眎祿別之日頓老念之念之伏想閣下六虛洞懸舊隱久矣中石春杪欲還龍丘閣下綰之云待秋風起時作歸來侶今者秋且老矣紅葉滿山黃花滿徑猶然不賦歸來弟恐洞中猿鶴誚主人爽約耳祿籍夙雅不淺歟〻之忠曾托中石与曾中翰致之不知二人者亦轉達于閣下否人言無端我違有道玉堂金馬孰与青山白社之爲適稍之四時之序亦宜祿甚不

欲与人嘵而今又不免于嘵〻以謂名者至人之所吐棄而衆人之所噉也君子之名何必君子好之當此紛〻政不必過生分別閣下以爲何如

啓張相公

衆口喧豗日甚一日祿遠臣也逐穀而起不得於心袖手而觀亦不得于心漫草短疏托意不薄不敢爲甚之之辭激發人無聊不平之氣以深其攻擊而或者以爲早之無甚高論殊不慊

慨祿馬齒長于班行傲骨銷于閱歷不得已而後應寧能慷慨見節与人世闘崢嶸哉明公負荷重而鏡機熟其以斯言爲何如也草率不倫統惟覽教不具

與張給舍

敬問今日之事如何臺省諸公義憤所激不啻大阿新發於硎不可迫視弟馬齒長而雄心耗御草一篇平〻文字人亦有言談笑之忿甚于怒罵長歎之謳甚于痛哭弟竊其機而未妙也

冀主上之一鑒雖弟自知其難已楊老掌科歸後相聞問否天祚國家得若輩布列庶位何憂不太平而竟以言去誰不惜之忽焉作報不能一一照劉戴二丈敢借叡一道吾私

復孫生

晤西陵人無不稱克敬被其子甲之螫毒者而士論竟歸克敬今既解脫等之如虚舟飄瓦而可也傷哉乎張生問政之逝也傷心之人更不能傷心無爲之吊不知逝於何病張生有信行

人其所借死而未死其心將爲傀儡線索不斷不休爲告其靈魂先生已資送其負不負債于其親諸孤矣令信行人瞑目於地下益感恩積憾俱是輪迴種子故頑克敬于其子甲事勿着纖芥於胸中請經僧聊爲效一臂之力而天池者爲經客死客死牖下死等死耳何必楚也爲經而死亦得死所而未死者同出不同歸殊爲傷悼云

與鄭生

或以宗仲不歆羨舉子只厭薄秀才耳善哉乎其爲宗仲言之也僕以爲羨厭一心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宗仲厭薄秀才秀才不脫身宗仲且如秀才何秀才未礙道脫身秀才不增道僕不厭薄宗仲爲秀才獨厭薄宗仲道味淺無可藉手以澹人間世一一味耳人間世一切天制之人制之君制之相制之而有不受制于天于人于君于相者故曰莫之禦而不仁宗仲具大聰明今古圖史飽于腹笥援筆爲文無乎不至而獨

于此泄泄然不生信心今老且冉冉至矣即得脫身秀才更有不得脫身者在宗仲奈何不蚤自爲計空負昂藏一丈夫乎行者立待走筆聊以見區區不既

與段生

都下接重其書有激乎其言之僕非敢然也太上相與於無相與仁義道德之言不載其次相與於仁義道德意氣之言不載又其次相與於意氣寒暄之言不載今天下有相與於意氣者

亦異乎悠〻行路心矣僕非金身煎熬于火宅
煩久平生意氣抹摋欲盡而脫離不淨上之又
不能望相與于無相与之友徒盤旋于仁義道
德之窟不得赤灑〻地重其將何以與我神則
親而跡疎意有所獨至而語反不逮重其亦信
之否木蘭僧歸卒附短狀聊以見心

復金樂平

白露欲霜木葉丹黃遊子不淺故山故人之感
而忽辱題緘瞿然色動貴治巖邑也聞者吐舌

以老父母令之三年不謂難人亦有言自養當
如紀渻子養雞養人當如顏闔養虎意君侯自
養養人得術能令暴者馴逆者順世有不自反
其官理輒委地道以自解免不亦究乎河有餘
潤棠有餘陰下邑被之不佞幷爲里中父老西
向謝

復葉繕部

往弟十年硯食于白門是來也故人凋謝過半
而故國山川依然眼爲之青髮爲之白風景佳

麗麴成悲愴耳長安局面頓異別時辨難攻擊
紛如聚訟弟抱術疎而鏡機淺雖有欵〻愚悰
恐無能解其不解之結顧今安得市南宜僚弄
丸手乎附復不旣

寄王無美

查汝定蕭伯穀過此稱湖南勝會神爽欲飛敬
問無美今在明境乎抑在疑境乎每見學人以
爲疑又似解說得以爲明師友當前忽然卒然
囁嚅不敢言非故爲謙直是疑情奪其膽耳膽

不可強曰不讓曰何畏膽固學之符驗哉總在
明疑界限分明不冒能疑之明爲明定不爽回
岐路如心癢者手不停摩而學生焉口不停呻
吟而問生焉無美試自印可何如舊識儻有齒
及者出此質之霜露天高水木並落如何爲懷
願言自愛

復聶農部

兄日在　輦轂下得無厭時局呶〻聒耳乎弟
蓋意悲之類物鏡機不敢逞奇氣与人世鬭不

得已平其心而後言夫不言病瘖緐言病囈今留中且爲空言空言病贅爲之柰何手敎遠及虛襟可掬顧弟無一得以相助日月不居功名難立儻有餘閒不妨誦讀以廣識量當其爲秀才困于帖括對偶當其爲令困于簿書期會今優游清署徒以拜客燕客斷送韶光將何時破寡陋之習爲應世酬物之具乎年丈似有意乎學詩弟且以爲戒私心誠欲省此日力用之于大而竟亦以酬應廢可笑又可恨也引睇燕雲秪有悵結

復樊水部

僕曩自徐淮來口頭咨訪紙上揣摩意中已有全疏兩過足下質之所見略同以爲淮不必治淮不可治ニ河所以治淮耳自足下得　命往董其事而僕之疏不復筆之不謂復有見相角者欲排衆議難於水獨苦良工信有天僕誦斯言未嘗不爲當事嘆嗟之焉足下所擘畫非耳聞之意測之而足實蹈之而目實擊之幷[illegible][illegible]勢已逮五港用天因地費省功多他又何言僕忝言官方今言路不壅也而壅辟之於水障則不流而壅溢則橫流而亦壅僕近有建言若曰滌之瀹之平人心之狂瀾使不至壅已爾且脫且下足下當自見之

復王太史

兄杜門清適得自在身肆精進力何所不臻其妙風塵牛馬到頭計筭孰優孰劣屈以爲伸又不在異日論也老年伯完身名賦歸來更復何憾今者朝ニ莫ニ父子師友樂可知已周対宗文雅無兩洵江左名士其欲自南改北縱觀齊魯燕趙名山川冀有所遇弟當爲緩頰遂其所圖不盡之吐以遲後郵

與梅中丞

壯哉當日請纓之志也捐身命以雪國恥竟滅醜虜上報　天子此眞奇男子事曾介汪生汝任問訊徹記室否方今局面一變紛如聚訟以言止言言何能止不佞自平其心具疏豈上之

冀上以平　主上心或者鑒之下以平斯人心或者不終使氣乘人而有以善其後乃竟留中不佞更不知道之所出當如何而後可夫當言易于當事久矣以明公監軍而出躬犯矢石宜難而易不佞口舌以爲職曾不得　主上之一悟豈材不材若賦形一定固有不可強者耶羽便卒卒勒狀惟爲　社稷自衛以衛社稷是祝

與李惟白

不佞方舟而南東于王程遂不及歸見舊山一醒風塵之眼自惟實不能言而言其官言官能明目張膽彈射天下人天下人亦能彈射言官智也以一言不智也以一言言何容易金丸抵鵲蚍蜉撼樹兩者皆譏而自同寒蟬於義又有所不可明公擁身絶塞書問難通頃草兩疏意明公當於邸報中見之在他人皮裏陽秋不佞不及聞頗有關于門下尚得門下一彈射而貶彈躰于天下士大夫不佞有厚幸矣

復曹郡司馬

不佞與門下異代枌榆也共事江南地分近而實遠聞問踈而實親濫竽南中詢知動定鄙衷爲慰不佞曩以當事難乃今然後知當言難朝紳聚訟雅道淪亾太宰風節世所希有竟搖搖如幕燕不能安焉以行其志不佞意傷之言之不效他又何言敬亭晴雲宛溪水月風流賔從亦琴亦樽誰謂謝宣城後無謝宣城也紫霞杯當酹江月以醉司馬之德餘累來手儻念聲履之遺草草時從郵筒中致之更見真率

復柯侍御

風塵莾蕩吳楚兩遊兩相值兩荷嘘植吾師乎吾師乎亦遭遇一奇也五載邑屋豈有民譽作吏程而偶然得此吾甚愧之乎吾心方今　主上與居朝紳咢沸祿不容嘿嘿又不欲嘵嘵而誠薄術踈曾不得　主上一鑒吾甚愧之乎吾責大咯山朝家大事吾師當日果信心信術了無纖疑即犯入口語何傷兩是兩非嘗疑于[illegible]官而真是真非自明于異代天下寧大[illegible]

門者河淮之議亦自甲乙師于邸報中見末[illegible]
否傀儡棚中線索少不得歇手青山白社乃吾
人末後着眞實事祿於此興亦不淺惟師圖之

復吴無相

政在大塵勞中忽援手救霏々千餘言實未嘗
有一言爲別幾何精進乃爾佛者有宗有教儒
者有教亦未嘗無宗世儒急於明人支離言句
轉其宗以爲教而卒歸於愚人々亦有言眞孔子
不必闢佛假孔子不能闢佛非孔子不能合佛
是孔子不必合佛兄游孔子門墻數十年竟不
識孔子作何面目乃今從彼法中見吾孔子非
見孔子也見我也西竺先生是誰東魯先生是
誰我又是誰曰一直是二不得曰不多直是多
不去知此者如啞子耳鳴自知之人不知之而
難以語人語所不可語之人且以爲推而附之
且以爲援而入之一而不多孰推孰援令[illegible]
似阿舅時々過我譚詩僕猶病其所爲詩与宗
門語向隅一塵文爲教文之精爲詩詩爲宗[illegible]
詩不逮唐以此報客在門遂不盡談

復陳涇縣

亦聞長卿履任政歎未走一字相問而使命忽
及之古稱仙令仙家下手築基煉已煉已二字
足味書生初入官有興乘不得有氣使不得而
種々可笑可愕可涕可嘻之事日交于前何者
非煉我之鑪鞴能受此煉人以官益比未出山
時更加足色不能受此煉人以官損造化播弄
人正在此珍重珍重僕入宦遲晚五年邑屋亦
猶不無躍冶之態何况青陽俊偉如長卿者乎
每竊長卿骨法襟期翩々塵壒之外愛莫爲助
則以煉已之說爲長卿稱引且身所經驗不敢
隱也如何如何

復孫上舍

手教淋漓情思可掬顧僕何以堪之世風不古
在々爲然涉世之道更無巧法能忍亦難矣[illegible]
有忍在不甚愉快于心必空其心如空[illegible]
能爲之滌澄其心如水刀劒不能爲之[illegible]

常勝在我一切客感不足以勝之忍又不足言已頑足下更進于此竟憎伲譬皆吾師貧寧復於蟻穴蝸角挍短長哉君家希大無恙乎此老煞有學亦似善藏善息足下當奉之為蓍龜不可以耄而藐之敬報使命之辱霜晨呵筆姑不盡談

與蕭大參

不佞與門下後先出緒山先生門久困公車晚領巖邑風塵奔々無繇步屐齒之後塵聆麈尾之玄旨此衷何嘗不耿々左右耳憶待選都門長郎君數々相過不悵春風之失路而坐夜雨于荒齋堅欲北面百辭不獲嗌々視生結習未淨初心自孤於師門不能名弟子而焉能為大賢之胤之師姑存餼羊實懷惶汗頃与查汝定過我作信宿談直令不佞梟比擻矣吳生有天中遊托之申同門之誼暨通家之情縷衷且不盡

與屈汝寧

今中州滿目瘡痍譬之病起之夫元氣未還而病復乘之雖名國手亦難為理君侯抱一腔以臨百城蒿目而憂不遺餘力夫非億萬敷々赤子所托為長桑君者耶藥能已病病已而藥不已藥亦能為病故積疲之民要在因其俗而安輯之解棼焉鮮良有以也不佞故為海陽令病在術少不能起當日瘡痍之民至今以為憾云云者亦三折肱之意耳吳生托家歙水於不佞為鄰氓托業汝水於君侯為客氓于其行也敢附手尺一通姓名生父祖擅長桑之技名著通都不佞曾藉其調護之力生亦間傳世業又執經談執時入幕中君侯退食之暇能進而聆睞之其於專精致柔當有所輔且通遠商以惠近民未必不為荒政之一助也不佞義不當有出境之書故舊羣情惟君侯裁察

啟趙相公

日者冐瀆尊嚴亦恃相公有汪度在以祿官非甚尊貴書問方至質言罕聞何況身鄙[illegible]

絶百僚也者所疏决銓臣管臣去留留中不下禄竟不知何如爲言而後可殊深廪廪而又漫爲河淮建議將無蹈瞽耶躁耶愆耶淮揚之民孔亟矣即令高良澗武家墩蟻孔不漏已不免于魚鼈復議決淮注之其何能堪更有足虞爲疏中所未及者淮爲上流停泓蕩淼以高寶七州縣仰之如建瓴水中僅隔高堰一堤是堤也淮揚億萬生靈所恃以爲命也風濤日夜齧之如敵示瑕而黄身日高清口日淤淮不得入如敵中堅水性何常遇瑕則流遇堅則止再加人力一決淮南下而不收河東分而未就竊恐河不及引淮東入於海淮且引河南入於江此亦事理之或然不可不逆爲之慮也今者 陵泗實被淮患一濬清口不足以消之淮如之何不決決如之何不于高良澗武家墩周家橋第勢有高下功有後先必如樊郎中所議安東分黄入海之功垂成而後可決必如禄疏中所議分淮入江入海之功垂成而後可決雖 主上仁孝日夜念至當事者憾不一瀉 陵園之浸輒命閣下而積水如人積疾得之歲月者必不能以一匕奏效以刼藥去積疾疾彌不去而加深躭遲莫躭錯諺足味也不然異日煩 聖慮更甚于今日 上傚下咨樞在閣下計閣下當不淺民溺己溺之心具揭并圖以聞惟覽觀裁奪幸甚

啟張相公

所評不知爲誰可謂照膽之鏡已南北阻修臆測瞽說無怪其然乃 輦轂下言非一人人非一言胡不及此禄言不中竅已爲贅言而今又言河上事非敢漫爾揚沸直爲淮揚百萬生靈請命更有至可虞爲疏中所不及者河流日高淮流日滙高寶諸州縣至爲卑窪周家橋水漫而下日夜行舟諸湖堤設三十八座閘日夜減水以高寶諸州縣仰之已有銀河落九天之勢居民坐此無歲不濟桑麻化爲沮洳人民化爲魚鼈雞棲樹顛犬眠屋上蛙生竈中禄所目擊

況又決淮注之竊恐安東之功方始河東分而
未成高堰之堤一決淮南徙而不迊河不及引
淮東入于海淮且引河南入于江又將何以救
之今者　陵寢倒灌于淮清口不足以出之淮
如之何不議決決如之何不於高良澗武家墩
周家橋爭勢背高下功有後先即欲決之必如
掑都水所議安東分黃入海之功垂成而後可
必如祿所議石礎口迄稻河分淮入海入江之
功垂成而後可當事者仰念　主上仁孝憾不

一瀉　園陵之浸報　命闕下而積水積沙如
人積疾必不能以一蹴收功若以劫藥去積疾
疾不已而更甚異日為患百于今日閣下調燮
在握伏乞究利害之極致酌而行之祿不自揣
具揭并圖直以一得之愚冀萬全之利仰塵覽
觀不任悚仄
　啟爭司空
明公起家興化遺愛在民民尸而祝之今翁
為沼邑民為魚即明公廟貌半沈皆且上

且產爐環興化諸州縣民田民廬可槩知已民
之言曰淮水積漲由周家橋施家渡漫而入湖
湖水漲盡啟三十八閘傾注七州縣兼之積雨
不霽不待堤決而隴畝盡為池沼矣民之耆与
民之秀之言曰決淮上流為　陵園計導淮下
流為民計亦為運道鹽場計高寶未可為壑自
有通江通海二路特官府足跡之所不及到下
民口舌之所不能陳淮之上流一決沛然不必
鉅費費在開下流通江通海二路其通海一路

自廣洋湖東大湖北口起至鹽城縣石礎口長
五十三里除舊河再得加廣二十丈許加深七
尺許共算土方一百三十三萬五千六百方其
通江一路金家灣迄稻河原題　允開廣二十
丈竟開十丈而止又淺又狹焉能洩周家橋諸
湖之水再得加廣十五丈許加深五尺許高低
折算共土方一百二十一萬五千方以土方扣
工費大約費銀十六萬而足夫用二萬工程五
閱月可完夫各就近而募募高寶興泰州之

夫以濬石碰通海之河募汀鄉太興通州如皋海門儀真之夫以濬金家灣芒稻河通江之河入江入海二下流一濬晃積諸湖内漲之水可洩不妨新決高良澗武家墩周家橋之淮水入湖矣豈獨湖堤以下田廬鹽場可保即湖不漲堤堤可不決運道亦大有利焉不然　陵寢之患未去而患且移之運道鹽場民生居亦失業去亦失業弱者為莩強者為盜其為患害不小明公香火千秋舊邑舊民得于赴愬當不待區

區緩頰小疏且上儻生靈有幸下部覆議伏惟明公主張而施行之餘不緬縷

與林給舍

每覽老掌科條議河淮歷〻如指掌留都去淮揚盈〻一衣帶水咨求數月稍得梗槩冒昧為言聊備百議中之一議衆水不同而赴海同衆言不同而為國同其又何嫌以一勺之多襍西瀆也疏草呈覽諸老掌科有齒及者幸出此示之

與李侍御

共在風塵之路茫〻落〻蹤跡參商不得傾倒平生申兄弟而朋友之義年丈今且作塞外長城矣繡衣驄馬職司彈壓而邊腹異宜舉文武將吏而衮鉞之霜筆揺秋以懲以勸惟年丈能弟有寒宗世襲遼左武弁其人素忠勇弱兵灑然異之儻在鑪鎚之中可效一臂之使不知其有此遭逢否翹首海雲栩〻神往

與顧太平

塵中白業病裏清吟不佞即善忘亦何能忘當日之高雅抵留都數月乃今始得通問門下詢知玉體大佳百城且嘉賴焉詠風賦物著作當富於巾笥不佞懵於古昔之典當世之務方媿無以為言之藉遂不及此語曰官先事不佞乃爾豈自同於俗物亦不欲以其餘奪其所先耳門下謂何

與徐侍御

別忽半載梧竹与居豈不益瀾清殊慰鳳德兄[illegible]

衣驄馬巡行察關百二此亦大丈夫得行其志之日其關涉不小也先代有起家國子生掌院者二三新差御史入辭意稍怨之掌院者厲聲曰奉命出不可令人畏復命入不可令人笑至今以爲名言以兄老於世故寓風稜於忠厚豈其蹈此而弟故述之聊以當輿人之誦

復金山人

似聞季黃目眚猶未痊可不虞盲耶季黃勸僕破詩字之戒僕則勸足下持之以當金鎞待雙眸炯炯纖翳不存乘興所至何之不可昔有嗜魚者涖官不受魚僕之欲季黃暫輟詩[illegible]乃所以作詩字耳如别具一隻眼即雙盲亦得試與盲叟證之

與查耆民

淮海之樽蕭然不返而使命又及之去不族報書書附汪使爲謝家廟莫盛於大江以南于焉著幽于焉卒漁彼各子其子各孫其孫以衆力成之而不足而君獨力成之可以爲難矣湯沐之

烈界堂三字顏之字巨字小特有汪公拚影法塗

復王别駕

杳不知門下之在潤州也此去僅一衣帶水儻知之不奉片楮唁故人而待故人使命之辱豈稱人哉世間高低好醜總無實相頭游心無始以度苦厄贏博之悲不佞茹之屢矣元未有我又安有彼驀地悲來誰能禁之第雷雨滿盈太空自在無之不能有之不可門下以希白名軒試取長慶集一覽之亦足以破幻而醒迷其爲宋詩濫觴益詩人所不齒不佞以爲不當以詩觀之當以偈觀之也君家父子兄弟見地奧絶科名才名不足言所稱不朽在此不在彼希白軒賦跋容更圖之第恐蹈狐裘羔袖之誚耳猥承嘉惠不腆聊供揮灑之具并以爲謝

復孫别駕孫少府

孺子抱一幸托婚媾親迎之辰阿翁羈縻一官娓不成禮乃勤二老杖履送之華橋道中孺子向不佞道之銘感曷旣而令姪女奉姆訓以行

婦道委婉中阿姑歡心此殆德門之符而冥門之福也不佞去家之官撚指六年城郭如故交游半非言之於邑獨二老巋然如魯靈光出則水月山雲入則筆床茶竈放物外之情懷破眼前之幻夢而若子若猶子森森玉立不啻謝庭阮林人間樂事如是焉止而不佞鹿鹿無奇風塵牛馬視二老勞逸閒忙相去何止九萬里遠杙極稽裁復亮之亮之所頌二老隨喜作昔人真率會以逆期頤之筭諸不具悉

復金光祿

門下夷猶泉石未斷金門夢想[illegible]而止是造物者以茲小不自在貽之以大自在也朝中光祿未必勝林下光祿且不論謝庭既林足天倫之樂事而里閈閒勝友如雲雨雨三三〻入則揮麈而談出則曳杖而遊談不犯諱遊不至倦人自上古日如小年即三公不與易之向使筋力強健一𢪛不與門下且在長安十丈塵頭中[illegible]捲其要領矣使命再辱謹領三物左手持[illegible]

手持杯以怡鍾雲以酹江月亦足以酧盛德謝謝

復張侍御

大孝即吉且久遲遲出山不佞其意高之第廊廟山林俱不無事明公杜門卻掃三月不見一客閒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乜令不佞生羡心焉雖云以我攝境黃屋喬林不必青山白社然八風之所震撼靜躁難易固自遠矣 先朝典故當世幾務總不可以意卜度非倒翻熟計見則狂見言則瞽言儻亦明公卻掃之意乎不佞平居憒憒臨井而歎綆短對壘而悔劒術疎其何及之有幺麼孺子取道白岳辱明公高而能下猥以故人子眄睞之更承嘉惠不佞不知所報

復金茂才

一載不見愡馬如饑忽枉手書自許疑者乃今始信然拈來言句未免挨門傍戶氣不平而[illegible]不王僕不敢信相如之爲信也凡人[illegible]一[illegible]

門言而解言亦覺灑々旋而疑情又起矣古人
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相如自有
相如在拾人口瀋煨人腳汗何為頭更添之添
得透破除突兀之胸氣不朗平而平瀟滌羞澀
之態神不期王而王矣

復陳嶽州

伏讀來刻自約約屬約士約民口無々一言好即
為令古循良作用豈有加焉舊令祿當日不淺
此懷而萎頓簿書神情未晋竟成虛吻於門下
不無來莫之憾王龜齡知吾饒屬吏集郡齋從
容命酌相与討百姓利病而籌之故其詩曰今
日黃堂一杯酒慇懃聊為細民斟此事人間久
矣寂寥何幸於門下覯之嶽民負氣自喜固其
風習百方求勝不得于邑則之郡之道之院甚
至僞名詭籍之他方而郡為上下官司之關掇
非超然格套之外與令以重民且易視令而置
置無已門下正已率屬叔示肝膈与令以重其
豈獨令之幸令之幸百姓之幸也鱗鴻不一之

欲題寄未能而使命忽先之無任主臣

復吳別駕

郎君信宿齋頭念々無上事如此種草何處
得來雖未證所入會有入時弟在自家出慧劒
砍斷葫蘆纏耳時事大異可悲可涕臺省半空
不才偶漏霜木湍鱗未足為喻不謂　聖明之
世有此門下亦聞之乎敬問今者作何薰修不
窮途慟哭便應仰天大咲不咲不哭泄　殊送日
諒不其然便闇其更復我

復汪布衣

講院落成屬其事者無如足下專壹不家其家
而家於院以友生為眷屬飽歷暑雨寒雪此亦
人所難也乃謂木石紛沓未免二於焚香宴坐
時僕不敢以為然夫搬柴運米無非道場一尚
不可言何有于二才覺二其去本地風光不啻
千里未可許足下為講院主人主人自二友生
方至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誰与合并頭足下亟
領略所以不二者無徒以平生無失德不大殊

入入不能指摘我之過端便當作極則事苟自安頓也呵呵

復吳岳祥

時事日甚一日朝報不入山山中人或不及聞聞之應損樂事吾輩頭顱知言無益于　聖明益重　聖明之累而故言之擠身謫削取名以去于心有所不安若日受大官供作啞給事藉口養其身以有待而寔爲持祿保位之資于心又有所不安六垣五人去者如振朽留者如履

薄而又不能以告請爲臣不易乎是乎益信老丈猶向我索内典參討乎竊以年力至此不當更尋行數墨無問儒禪一齊放下得儒之髓不能離禪不必舍禪大都來共還太虛耳如何如何

環碧齋尺牘卷五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海陽汪廷訥昌朝父校

復江山人

虹東一會賢豪如林撚指廿年凋落欲盡獨門下如魯靈光天斬機緣無繇繼見肆從小阮詢知動定爲慰僕嘗謂生人大限不滿百甲子一周當作餘年不當更問兒女米鹽瑣碎點破關情門下年來寄跡區中遊意物外難老豈必天

錫所以自貽實多可謂處老有道得天有契者矣遠承手教草草裁復更祈加鶴氅以卻寒貺鳩杖以祝哽饐遂初服當尋舊盟不宣

復劉年兄

易行其志無如令易傳之罪亦無如令弟故新安令也翁翁訛訛豈少也哉徽有天幸濫叨茲選以年丈五載民功一蹴至此念之念之弟舊坐片氈于黄州漢黄一水晴川雲樹亦我幷州有張無意先生若狷若狂自一標格近己作古

人矣而蕭寧國青鬢歸來身還古道弟一見于九華之麓而不能忘年丈亦時〻相晤言否屈伸〻屈自是龍蠖之理年丈弟隨分盡心不當過于懲創自銷豪雄之氣不軒不輊吾人本色吉凶榮辱自有在清華間散不足以當之也仙舟江上往還可聞而不可見弟豈勝瞻悵之懷

復張于彝

不謂老徵種〻至矣皮日皺髮日短眼日滕齒日踈乃其不皺不短不滕不踈者能向死前了

之則還太虛不能了之則入別殼而寔未能自信以為了墮落樊籠締觀局面憒〻無策徒令人老將所謂康濟天下與康濟吾身者兩失之竊有羡于林下光禄之得勝筭多須承邇寄畫之一言命我至矣知之者以為貧道人不知者以為酸家翁呵〻一笑

復汪山人

廣卿亦隨喜禮塔下衲子耶衲子披破衲捫虱齋頭日去日坐并衲脫去無虱可捫廣卿無[illegible]

自許恐猶不無挂帶破衲頭在塔下衲子如未折渡江蘆頭更祭之

復王寧都

兩〻相期不淺長安陌頭一交臂而失之不盡之談結于胸臆以君侯才情風格奕〻照人老大頭顱浮沉百里何物視生得此己過猶以不北而南為弟置憤恚于懷耶時事日異言者不以言去坐不言去蔓至三十七人去者己矣留者何心翻思在邑日自致煦〻于　天子小民

之為快此正君侯行志之秋慎無輒生厭薄意貽異日者之悔也風波之民頗終民譽所以為報

寄廬給舍

自二三老掌科行後垣竹埤梧之間兩〻相對色相黯然去者無謂留者無計近臺省又去三人　聖意不測日甚一日以吾輩從草莽出身還歸草莽亦復何惜唯是　皇上英斷太過言無問直婉官無問尊卑一切不入此亦世道陌

閔一大患不知竟作何狀門下雖爲去國之臣恐亦不能忘情耳役者追仙舟甚亟而客問及門迅筆畧布殊未罄約結之懷

復顧太平

門下亦記憶長安邸中以行篋付〻一令倚枕戰筆作遺言時乎今者四大已爲長物何有於身外浮名且士有定品一時薦不薦何益損乎其眞薦之于屢失薦之後尤人所難手書曰既不入薦剡又不挂彈章於我何居意者處莊生才不才之間耶夫才不才之間賢者才者遠矣世路悠〻知己者不可不使之知不知己者不可使之知弟作長安病中觀眼前好歹空雲水沫總無實相可一笑而破也

復聶侍御

草〻分襟悠〻往路江雲江雨深我離情去者已矣留者何心昨林直指又以言去即三〻兩兩載酒行春觀花檻前聽鸎林外不能破此寃鬼胸耳得皖城所寄書知舟中之楚如[illegible]

念之千里片帆風候忽轉萬山落木孤松晚蒼夫安知失之非得得之非失耶意丈自能作域外之觀以自廣不佞弟問細君一病今痊可否餘不足爲門下喧也

復歐陽比部

別來相念彼此共之兄才情風格翩〻塵埃之外而謬信不佞弟弟何能益兄兄自彌下彌高耳時事大是駭人決去之之志爲言言亦何難思所以感悟　主上於萬一而妙于言之爲難故不必言不必不言不爲名而言不爲利而不言此弟心口自盟立身立朝之大都耳若循默持位妄意高華故負知己弟雖鄙有所不爲夫不言者去言者又去幸而不若剌心緬顏更有甚于去者不知能容在事再奉兄色笑乎否言之惘然敢問里居何爲只飲親故酒陶〻送日非所以望之兄也

復顧別駕

家難方劇過引疑嫌即如老公祖借寇昌江往

来人不乏絶曾未貢尺書興居廼承使命之辱
且娓且感三繞藥欄不能已已昌江故有浮狂
之習自故友李曉崛起黌序卓然以師道自任
邑人士靡然從之迄今自樹者不少門人歳時
展拜其祠祠在田西關老公祖亦聞其人乎惜
其無後後立族子今亦不知穩妥否臺省幾空
偶漏黜籍獨行獨臥影魂自愧何以見天下士
春光欲暮山花正酣想見老公祖對育之懷藉
手言謝不任瞻悵

復甘廷尉

鄙也如祿不敢自棄於賢豪長者往應　召入
長安門下方都要津旅進旅退不敢特見得選
後自計可以分齋頭之末席聆麈尾之高譚又
直休沐謝客閉二一及門而三返初春接所寄手
教奬借太過愧感交幷祿頭顱如許飽觀世態
備嘗世味高低榮醜不過如此唯是身當言路
悟　主無術循默以須深負平生乃者　宸居
煨燼　上心警惕循例恭慰不忍深言亦[illegible]

祥亦懼亦喜轉移妙手不能不于二三元老有
厚望焉敗以繁言激言起　主上之厭溥株連
波及臺省幾空而復以繁言激言進何異抱薪
救火必不得之數也凄風在樹寒蟬收𣪊春田
嶰谷百鳥爭鳴能不失時不知當作何語草草
附訊不盡中抱亮之

復汪仲宣

獻歳以來了無好況未能遽語仲宣仲宣理舊
業於山中自信篇章何似興欲長膽欲大年事

至此不必得不必不得游戲翰墨如對奕對飲
類視而後爲妙不然憧憧爾思而虛無一竅爲
文字之所從出者受蝕多矣又何能作一佳語
仲宣勉之即此是學

復程巨源

前書未及裁復後書又至時事日異臺省半空
不謂區區猶爲碩果三公九卿露章爭之而不
得何況身在事中之小臣乎上天示儆宮寢爲
灰　當宁初甚警惕雖欲与天下更始言者恐

失此機數其事而陳告之不遺餘力而警惕之之初心反若自卻之者僕于是乎有今日之疏疏成再取讀之誠薄術踈亦恐不足以回　聖慮夫臣子積衷托之章奏自昔難之于今爲甚以李獻吉爲大司農韓公屬疏草草具韓公命筆茇之曰疏不可文文上弗省也茶可多多覽弗竟也神明如　今上豈有不省之文而語意繁累自覽之猶自厭之何以得當　牢上說者謂近世章奏殊失體裁巨源其修文手其亦試爲

我評隲之索報者急走筆勒此塗如點鴉爰命書史書無訝端肅如許

復桂給舍

憶長安聚首忽忽如昨日事不謂年丈罹北堂之變孝以忠奪不及一訣聞者心惻何况手扶桐杖且哭且奔于三千里外者耶　皇上積厭言官偶借一事憤發太過以弟不才偶爲碩果欲吐復茹自類寒蟬近者鬱攸示異大內爲燼上心警惕言者羣起至爲切直而　皇上反以此自疑其行識者憂之弟不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人所敢言欲爲敢言者一啟關鍵而疏且上弟恐　皇上亦以爲敢言者流覽弗竟耳賈生事諒渠能自道之所囑於兄者哀至傷人萬加節嗇未必不爲死者不死之心雲逑塋室念之黯然

上楊司空

客夏取道濟上殊荷高情南來未抽一字起居何以稱門下士當時衆口喋喋右書左挈且謂

分黃之功難就良工心苦今幸垂成上以爲國家慶而下以爲吾師慶夫黃淮分標本而治法有次第黃功未奏不能及淮黃功旣奏不可忘淮聞己下導淮之檄于部道淮南百萬生靈嗷嗷望此舉以洩積漲即使上無關于　寢園猶當爲魚鼈之民計生全而况上下公私幷利安可泄泄然不爲之亟圖斯時水落土見人力能施一日工足當兩日過此秋水時至田與川平難爲措手矣祿昔具疏誠恐以紙上之講求說

國家之經畫徧訪淮南得二人焉其一為陸山人西星學透性命出入僊佛旁通水利行年踰六望七神明不衰行不杖食不視晝夜或臥或不臥註書滿家今所傳方壺外史南華副墨楞嚴說約是也其一為山人所薦布衣朱孔陽孔陽以眹眡之子抱胥溺之憂淮流源委足而履之目而臆之心而囊之察其微意初不借此階榮媒利直扮揄關念不能已已叫九閽而無從褰衣裹糧程土程力歷〻胸中坐而叩之如響

祿于是服陸山人之能知人夫士君子為國家興大役得人為要以周公猶下白屋之士今之河工甚艱甚鉅白屋之中有如孔陽者何可不一聞之于左右祿因陸山人以致孔陽師如不峻堂簾令其疊〻口之口之不足從而筆之淮南利害指顧而盡未必不可佐石畫于萬一祿又記舊過濟時曾語及潘孝廉濬河策而師信容德色舞于眉端詔祿貽書召之孔陽視潘更習祿是以為孔陽勸駕以休〻宏度即令無嘗

應蒙鑒亮迅意不次主臣主臣

復汪蘭谿

理繁治劇世自有才不佞非其人也昔在海陽已不勝人齒頰而四方遊客麕至不佞謝絕之是我非我毀我譽我一切度外而不以滑吾和故身有餘勞心有餘閒非才諝果能勝之直是稍能擠下耳幾番攖網觸藩徼幸得脫今日之官意願真不及此兄之年少于不佞而才長于不佞蘭谿之政不苦其繁而苦于衝簫鼓中流

往來如織無問晝夜然此不足為兄難而兄固難之耶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弟恐兄不無惡之之意在才惡之結轖胸次精神不流心跡相儺邑澤頓減歸臨民事餘惡猶存不無苟且應緣之意故凡不可去者不可惡也弟剡是非毀譽之心不令呈礙我足矣不佞与兄數〻見且籍年家之誼不敢以諛貢幸受此日無然蹉跎

與程泉州

計君侠擁百城且期月矣以救苦心加之以撥繁手人靡然而嚮風聿犁然而就理不佞蓋於畨陽之政卜之顧新治科名甲天下冠蓋蟬聯不似舊治寥々又深自卻避不以私干不應之不得他心一々應之不得我心應而不應君矦自有權總之官品定於生初一切稱議不能衡命又何為自違我心以獻酬士大夫心而且違衆庶心也時事日異鬱攸灾於　大内封使辱於海上言者交章竟不能一回　天聽官忝夕郎徒有愧憤海邦要害倭報如的更費我公擘畫珍重珍重

復金光禄

日有渡江之役取道滁陽晤余冏卿語及門下年來病足為之攢眉四大為身焉得不病特不當以身病病心觀我自在任渠儻來病者病矣不病者自如不悲光陰之過客而笑造化之小兒此正門下今日無上之妙藥也彼皮外疥癬豈足以損吾樂事哉屢辱記存入事紛沓挑[illegible]

原缺第十三葉

悍且窘非倭之所垂涎然在々為備不能不攖民救之懷薰風南來想見清況江海萍跡覿面無期共相珍重不備

復丁谷初

把讀來書忽驚獨坐之客竟持之去清事如許視勞々牛馬走所得孰多筆底江山牀頭彝冉可為游意具而不可據為窠臼溺意其中承手製松寉圖可撫可招公餘對之飽饑饑飽醒醉醉醒石章二方比舊刻為妙當從醞釀得之醞

釀于象之外而後刻畫成象其致不淺畫如是圖章如是字如是詩文亦如是無以相訓近題孟納言如々齋辟四則語与谷初意味相應敬草上之

復程升之

足下即歸白岳乎所惠扇頭詩不獨詩工也而題亦自別花霧山虹雲峯水月雁字梅雪總在有無無有間不可以色象取不切不可太切則傷氣格六朝咏物多傷于切而唐始以韻勝不

倭遇此拱手而退而足下並以七言律豈不稱
難乎辛々草々復

復丁以舒

日望以舒至而不至兒輩過蒙獎借歸赴考考
期尚遠今且唔咿故山雖有屢見脚跟不定空
空雙眼何處安頓以舒悔恨疊平日補缺無從
不倭以爲元來不缺元來不染濁惡習氣不從
不染不缺處打照面而徒從缺處染處生悔恨
圖所以報之何足爲以舒又何以稱佛石弟子

承惠松蘿茗龍頭自煮用滌煩襟所以爲謝

與董篤卿

南來兩接手書雖歷寒暄卻不作寒暄語海陽
當日寥々兩者同志蔚起加多于傍邑不倭聞
之喜元來靈根天植春風一動何在不生而篤
卿臨況會中代我作舌不倭躍之益喜一堂之
中但得明眼三五人便覺精彩百倍惟明眼人
能發揮惟明眼人能應和惟明眼人能讚歎必
如是而後學有統德不孤[illegible]之一燈傳百千[illegible]
燈永不銷滅古之欲明々德于天下蓋如此篤
卿幸珍重之不倭締觀同志了々人未嘗無而
辯才不具篤卿又具有辯才一領青衿至此不
必脫卻不必不脫卻隨緣應緣直當以此一大
事爲兢々不階尺土不掃半職平治位育坐而
取之無負生平志碩勉矣篤卿不倭重有望焉

復趙侍御

不倭學仕並脫荊髮叢生蓬心未拔入垣忽驚
一歲亦嘗瑣々爲言誠薄術疎曾不能一悟

主上時事孔亟　天聽日高南北臺省落々晨
星去者自愉留者自愧存不食之碩果笑無用
之堅瓠中夜攬衣莫知裁處徒怒馬鮮衣辟易
行者上不足以裨　主德下不足以警官邪近
不足以宣民隱遠不足以籌邊事竊恐爲識者
所鄙笑耳江省故齊士大夫頗矜尚名義大略
与貴郡同我公霜明露潤不激不隨大吏小民
又畏又愛不倭曾不及具尺一爲父老子弟走
謝而猥承使命之辱何以爲報主臣主臣

復劉給舍

擬兄南旋艤舟江滸猛作三日之談而竟爾飛渡令人悵悵無已兄亦有意乎龍沙大事耶不在我先不在我後機緣巧值又生豫章而猶名落孫山之外諒賢豪所不甘心語曰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何脩只哈哈終日浪自托大出不挂吏議入不挂鄉評亦不足以當之自本自根不犯人力若出入于言句之途盤旋于意見之窟究竟與本分上事了無干涉以兄高步登朧攀龍無所事事且欲作八百人中一人故不覺發弟之狂言李家思亦時時相見否弟時時以職事與朱諧卿俱兩人者語必及兄兄耳應作熱也所託雁足立取報書書不能旣

復宋茂才

在海陽時承所寄畫本所以期許我甚厚今亦安能副之人能美官不能美人居高都要留芳易遺臭亦易下澤易播惡亦易足下且無矜期許之不異弟殊爲是懍懍敬領蘭毫書所許繭紙上聊不冷高齋四壁耳

復程茂才

擲來文字典而贍賴足下有所籍手以報同籍兄弟甚感甚感前疏批駁亦從世情中標目云爾有攀附無攀附寸心自知寧能避忌乎人之言扇頭詩日在手豈其忘之弟愚見不信人能陶鑄人蓋自有大陶鑄在鐘不可爲磬磬不可爲鐘毀不可爲鐳鐳不可爲毀賦命與賦形同智者不能加于分劑之外愚者不能減于分劑之內攀附如是不攀附如是避忌如是不避忌如是所稱引王建若無知薦一生休之句不佞然之而不盡然之也獨怪今博士家胸中實無古學而搴芳擷華反緣以古文飾時文而巨源於書無所不讀胸中實有古學而一爲帖括色象不古不能令秉文衡者刮目此理眞不可解果命限之耶抑神情所注在此不在彼耶巨源如實欲脫手青衿當抑首別爲撰結即無知薦當自遇合如以土苴視此而雅意千古不朽之

業即有知薦何益于事不佞非故為此說推卻足下而偶爾極論狂談不敢為足下隱特恨足下千古之業十九應緣未盡吐其胸中之耿耿前巧文金買米不及三石沽酒不滿十斗僅一醉飽巨源不足為巨源重而茲所云云在巨源當以千金抵也不佞當悔少不讀書今知讀書日以人事奪夜燒燈窗几目神為勞旋把旋拋如古典時務十不了一有不得已應訓文字不能作不能不作則倉皇覓人如今日故事至于章疏誰能代之自攄一得無能飾其固陋片言失德傳笑天下不佞思之且時局日異不得其言六垣二人人署四篆篆鑰丁丁相敲擊如阿家婆而屢請行取　命又下下蓋不得其言又不得其去年事至此髮不能長時事至此心不能短清晝欹枕中夜攬衣進無以抒其忠退無以見其節故山故人時入夢思而猶不斷攀附之想將欲何為山林之士悲進身無階薦紳之士悲致身無術有懷耿耿不覺于巨源發之會

有狎客在坐而役者告歸甚迫對之草草不知所云

復周尉宗

知交聚首渾閑事一別去可想而不可即便如隔生雖然我見我即見君君見君即見我情神司契形骸可外也妄意此事豈無所窺理窟未翻言路未斷可以欺愚人可以符智人而不能不震慴于大智人年來極欲倒繙內典永斷微細疑情而有所未暇自負初心良可浩歎足下之言深獲我心謝謝

復仁甫尉

近來深信因果陽報不盡必有陰報陽有私陰無私陽有漏陰無漏吾人立身制行真不可得罪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常昭鑒于人之所不及耳目所患作之不力不患報之不如作彼撥無因果者敢行不善能逃恢恢天網乎程秀才事亦聞其冤代之白之非吾事也亡弟沉冤八年不能一雪而賢恆人之冤且居鄉有道未可

陰侵官府之權有德之必有仇之無怨無德乃爲衛身之符幸爲謝之七年于官封樹未省家孤未問孤母煦々不無驕而壞之尌兄嫂衾念姪不立世濟弟僅々自了而世家力小謀大亦遂不能灑々兼之宗譜久第先世遺書向爲㔾弟收而亦俱散逸及今不爲之所將使後人歸咎我輩何以稱足徵之家以此耿々于中晝眠夜立如今修邑乘亦遂無可藉手六垣二人不告病不得歸即告病亦不得歸兒曹不解事獨

勸父歸來深獲我心寄來文字儘長一格不知故態澌除其人亦如其文否俞廣文索老人逸行不肖未有以應之陰念曾大父大父父三世隱德人無間言而不欲向人陳乞陳乞亦未必得故今日脩邑志直當任之非蹈不孝所以孝之有在岕以爲何如

與俞良仲

缺焉問訊詢知王體平復浣慰無量志以傳信當其事者最難邑乘猞之重門下与余言[illegible]

士共信其不以朋成也何幸何幸顧兵燹之餘聞人凋謝前志或漏或訛其孰從而正之昔者家居曾得古志寫本又稍々捜四鄉耳目所覩記逸行略爲小傳自游楚中盡付家弟收之家弟云㔾火震于鄰遂致散逸不肖曾大父大父父三世有隱德亦各有行略与㔾弟同㔾擬文字少進別爲論著不使一字虛夸以傳信于子孫而今未能若以登邑乘則不敢望下邑寥々獨不肖濩游于此又与門下爲舊雅老人行實

遂筆可就而不敢以聞若穆之寒鄉未必肯似如傳神者貌癯得肥徒爲識者笑耳自門下秉筆以來鄉人不乏之求不肖作轉語者一未有以應之世人秖知揚其先德爲孝乃羅贅善乃翁己祠于鄉一旦抱主以出彼有激乎其行之也世未嘗以不孝罪之甚之先人豈不感門下雖意顧此事直當付之衆論俟之後世而後不滋邑人啾啾且恐爲門下累王氏之先有三公蔡初愚泉舊志或已登之而又有楖灣耕叟不記

其名所著有漫遊娛彙穀調在二公上父老相
傳爲石佛塹人子孫零落讀其書可以想見其
人而十二都又有王古峯臣者少爲優人邑孝
廉傅景初見而惜之〻勸令改業已而讀書作秀
才動以古人爲法著有齊家條教先君子嘗手
錄之〻先伯先父少習字畫古峯移書招之〻且曰
義不受贄聊以報吾傅先生云而先伯先父卒
未往其齊家頗嚴家風一變有桀黠者不能從
先生之〻約束而設蜚語以誣先生此中曲折某

亦不能以筆爲舌此亦鐵中之〻錚〻也邑人故
不談學談學自二張始繼則王別駕玉廣文家
司馬昌之〻二王與家司馬門下所躬覯不具論
而二張〻一不記其名號樂軒一名維嶽號雲谷
二人聞海濱王布衣心齋之〻學果足從之〻值王
布衣出游即返白下從黃司成綰受學歸里中
里中人競笑之〻而二人老且不倦樂軒未踣而
雲谷老者數奉麈談乃樂軒一事亦奇曾攜其
子德沛泛大江東下遇巨盜擬之〻擬樂軒其子

翼之〻挺其子其老蒼頭翼之〻盜魁叱羣盜無譁
問曰汝何許人樂軒曰講學人然則翼汝者爲
誰曰小兒翼汝兒者爲誰曰小价盜魁咲曰湖
海間閱人多矣弃命之〻際父子相救者百一而
主僕相救者絕無公必有以感之〻取酒一卣肉
一肩爲若郎若价壓驚取布二端曰奉公聊見
吾意樂軒遜巡不受盜魁厲聲曰毋湖海間相
逢不偶竟鼓棹揚帆去似聞舍弟世萬以乃父
行聞乃父羅墩先生其受舉子業師也性孝友

平生無疾言遽色傳經里中寬柔以教不計豐
約其年十九棄樵斧而從之〻初年能備半俸同
門生擠之〻而先師復招之〻次年登懷玉其不能
從又次年能備半俸同門生又擠之〻而先師又
復招之〻又次年不能備矣先師又復招之〻竟以
同門擠之〻之〻故而不敢往及其舉于鄉鄉人歸
功先師師曰以彼其才即不遇我亦應騰踔吾
安得貪天功以爲己力此長者之〻言其所銘勒
于心不能忘者也某不能私其祖父又何能〻〻

其師語曰父之譽其子不若非其子者也子遂
於父弟之於師亦然蔡中郎爲人作碑獨以郭
有道爲不媿則其所媿者多矣何也求碑者非
子則子之子也志亦碑類自有鄉評不肖何能
私先人与先師鄉不必烈節之婦多不詳其氏
族姑疏所記憶者一二祀瓊妻程氏生有二子
一曰萃一曰某被姚寇擄去瓊不愛重貲遣人
尾其後而贖之寇不滿意第許贖其長兒萃而
猶執程氏与幼兒程氏泣謂贖者吾終不辱吾

天至盤田坐麥畦中指寇大罵寇怒而斃之越
三日有族人適其地見小兒走入麥畦中就而
視之不辨識其活兒而辨識其死母死母死且
三日又值大暑面色如生而兒三日不乳不死
族人歸報瓊瓊疾趨收其屍抱其子歸瓊亦終
身不再娶又有吾祀門女適溪南璩某亦遇姚
寇初行平田廣野遂隊而前至馬鞍嶺懸崖千
尺湍激有斛投身崖下一衆驚歎而去又有祝
禦寇王氏夫病欲死舅年[illegible]若王死兒[illegible]勸其[illegible]

納妾而舅不可買一侍者賍舅居食夫標死舅
因收侍者生子曰益而舅亦死矣王姑赈侍者
子賍對益兩寡相依以哺一孤而益長大亦事
王如母婦節不止此此其難者總不能記憶此中
又無可谘大都年未三十無子無家者上也天
植至性無所爲而爲也年未三十有子無家有
家無子中人亦能之其餘若爲難矣故考節者
不可不問年問子問家彼中年之婦有子有家
欲嫁何爲而聞于官府類多有子有家者而無

子無家者往往湮沒無聞不亦悲乎前志有訛
非秉筆者之過也爲之子若孫者加之緣飾以
聳信于當道而秉筆者因而傳訛如其子甲之
類不一而足頭門下更考之其特舉一以例其
餘潘尚賓去華曾托吳中丞誌其先人去華曰
文章豈不高華第不似吾父乃自更爲誌寥寥
不多語并其狹中負氣書之門下亦見之否前
所云云聊攄所見非曰不佞所筆皆可志者也
衆人雖愚合之則聖聖人不作當合衆人之[illegible]

而定其衡天下事付之〻天下不可與以我云云
萬不可示人只留以備參考史惺老以修郡志
實怨大家幾至不測之〻禍故涉末世最難正有
河魚腹疾迅筆不次亮之〻亮之〻

與傅郡丞

質行如門下人不易知知定不淺榮問休邑騰
於薦剡誰謂淵龍玉石終悶其精光乎　内召
之〻命屢催不下吾司李兄得無有所苦通塞有
時誰能使春蓮夏菊況得門下為寮友金心蘭

言朝〻夕〻小濯秋浦太濯長江平臨齊山髙
攀九子情景不惡政不當少動厭離之〻念念少
動便身与心雖日如歲遠幸門下一咲以破之〻
不佞何以邑屋為苦海以去邑屋為彼岸乃今
不得其言又不得其去憒〻于此此亦苦海也
厭此樂彼總屬妄緣對境忘懷何所不可苦樂
總由心造世界空〻豈有苦樂哉最懶作書偶
值李秀才便草勒附候〻侍門下鑒亮在

啟黃侍御

不佞祿以土木之〻質臨風波之〻民卒不至于滅
沒流浪也實吾師度脫之〻力仰體雅意不敢為
世俗禮數暨入計都門因〻之〻待選遷迴半載逐
隊柏臺之〻前始焉清霜終則烈日即不獲奉豸
繡豕簡之〻光而丰神儼然心目間若或遇之〻得
命而南鹿〻度日時異事異未言而敢氣先消
屢言而微忱莫動筆舌徒聒　天聽益髙乃今
狼烽暫息鯨海不波或可幸旦夕無事而　朝
廷之〻上隔閡日甚股肱無繇效其默移之〻忠耳

目不能畢其明諍之〻職果　聖意之〻難測抑臣
衛之〻末工祿老大頭顱雄心耗盡寧能与青陽
後偉曹偶爭以言立名哉迫而後應儻有不當
人心國是幸無吝繩墨之〻言碣石雲髙不盡瞻
只

與邵給舍

時不之〻北雁冗与懶會未及繫書起居推補之〻
命屢〻不下何以故金馬門前豈無白社紅塵
推裏亦有青山想門下本地風光覿體相見彌

親切于疇昔都人士爲門下苦之而門下不苦此非般若船何能如此乎度脫之也不佞入垣匝歲不知所以自效進退惟谷語默兩非無亦臺省陽九之會耶人去亟草勒不盡

復吳太史

五稔不通問訽知光景還似湘東細能作蠅頭字而大不見丘山此甚可怪朝事蒙茸一言難罄向者病在叫噪今者病在隔閡所以至于隔閡實自叫噪成之言官之言不傷瑣細或傷狂戇　主上苦而不入猶可言也今且并銓部推陞推補一切不下　二宮之役方興不補大司空文選郎滿六選而不得轉夕郎爲史僕補都門甚至有年餘者屢催不下進退維谷臺省半空行取不允項者武弁以開礦請　主上毅然行之不獨開之中州而直易諸洞內迫京師外隣邊塞且與中州並開一聚幾千萬衆朝紳人人虞之而不能止天見彗星不知徵應何在所塞在彼所關在此以若景象日甚一日將何以善其後張口不能袖手不忍臺諫之難莫有甚于斯時者矣足下今日絕無訓應書籍都廢所見云何弟自參驗非無所明明有不盡乎常受用非故謙讓實有不容欺處諸人幾被欺過而不能欺足下之使眼弟且爽然自失矣儻有便更乞徹底掀翻終教之趙生事趙生能自吐不更作贅語

復游山人

不佞入垣以來作詩作字有戒見山人有戒戒見山人者稱山人實不山人者也蓋亦有所懲焉未可以筆爲舌向足下道足下聞斯言也得無訝之而今亦已不能自持之矣冬春之間有何山人白者足下晤其人否其才情足稱萬人敵所向無前而其恥干時貴人如處子了無使酒罵坐之氣習盡陳駕部致之來不佞幸獲交驩山人中有此山人大爲山人吐氣可執鷹紳先生短長之口矣陳山人招之不來辭山人蕭寺蕭然無能游揚之自持戒以來殊少新作[illegible]

在海陽時撰結贈足下一詩書之扇頭卻寄之

復汪廣文

認得真我舉天地萬物且為我有而何有于一第舉耳目臟腑且非我有而亦何有于一第若曰有之而猛力排遣恐終不灑灑在世人姍笑談學人以為無庸滑此唇吻臨利鈍稱譏平時拈弄之手也者不足以當之魯論發端曰說曰樂曰不慍南華發端曰逍遙心經發端曰自在宦遊人若不從箇中透出來捉麈高談若勘得

破輪刀上陣卻耐不過鏡中面目可憎人前語言無味出門有礙未老先衰翻不如山林韋布士受享差厚耳昔人謂文章以氣為主氣如水文字如物水盛物浮氣雄文傑今者背城一戰儻得失于中懂懂令人短氣其何以為戰具不佞妄言尌圖得一第尌圖自在即不得一第尌圖自在底事不認真我自作酸楚為哉十八房硃卷一未覽觀不能置對

復王潤州司馬

希白軒賦定在必傳三山九江古今競爽江頭夜送客似有幽憤之氣政見古人不托大以自文倒繙長慶集白之見地故高未易雌黃後世文人藉積薪之勢往往凌駕其上吾之千載未為定論如門下自序婉而有致可以免此弟非能言者而言其官言之不情則為鸚鵡之舌言之情而不效則為蚍蜉之撼知己如門下何以命我方今　朝政否鬲門下之轉尚未有期誠卷賦心為己有靜躁閒忙好醜遲速何所不可

無情之國不競之門我輩人當坐息以之者也偶有公事傳書人立索報書攄案草草

復曾年兄

都門別來杳不得一字為訊誦所為三告至投慈母杼曾參不是殺人人之句竊為足下悲之至空雲庭草諸作彼譖人者於吾何有玄鬢歸休聚書滿室拈香瀹茗俯讀仰思胸中無一字無無一字有人間世清心清事更何以加于此所示教語亦是亦非總屬理解且稱問者不[illegible]

理舛弟漫為荅亦復爾爾大都久講學人耳熟白滑不經關隘盤詰不能逼真不將窠臼倒翻不能去否弟恐年兄信不及此且以弟為謟耳董司空曩徒以同籍之故見其面乃今然後見其心其立身蒞官無之乎也者作纏時從咲談大能破我孤孱

復汪唐縣

以兄才情竟壓一第天不可問今亦付之流水矣別來五蜡共在風塵自苦自茹彼此同之弟胣離邑屋人謬以為登彼岸不知出一苦海又入一苦海霜雪摧殘僅餘碩果碩果不食將焉用之南陽故為災郡瘡痍未起宰之實難巧宦工于得當道心不問民心拙宦工于得民心不問當道心久久論定當道以民譽上下吏程巧者曰拙又不若拙者之能自全碩兄勉之潔己愛民四字守以不變當自遇合世豈有珠玉在淵石終悶其精光者哉碩兄勉之

復汪用嘉

足下所遇之不幸久矣稔之暫避為是嘗讀易至坎坎之為言險也人間世險聖神所不免唯中心無險而後可以度脫之故曰易以知險簡以知阻所患吾不易簡不患世有險阻必知之而後可以度之必易簡之理得而後知之此須自破疑團自開覺路不能向故紙中尋人吻角覓也果欲度脫舍此更無別路避之亦無已時萬死中討出一生方是豪雄碩足下更策高步

復顧憲副

門下不以前八行為搪突乎自非沖度何以發不佞之狂言而竟有此轉此轉不足為門下多而門下風雅致遠不於簿書期會之間与人鬬犍雖具隻眼卒為無斜無鑿之二千石夫無咎無譽不可以久居也蜀道之難何必蠶叢劒閣而以門下雅澹之懷撮要舉大不復苛治細瑣如在郡時胣離此蜀道而就彼蜀道轉難為易不佞已預卜之然亦有說焉吾人賦性不無紛急古人佩韋佩弦良有以也風雅之道尤今人

潛塵情而薄世故五柳先生不耐彭澤以此吾輩既策名清時不賦歸來還當以職業爲風雅不當以風雅爲職業而不可忘西門豹之佩不倿詩字之戒不終病与門下同病相憐不覺喋喋聊以當行者之贈此去秋色可人吟囊應滿未度衡陽幸繫雁足而傳之

啟在倫先生

客秋得吾師所寄程上舍手教迄今未及具一字問訊函丈可勝軫結久知病瘋癖之不脫今復何似意中了了彌老彌卲毋不作囁嚅乎不作拘攣乎江山修阻自周司空北轉徨徨不得的音同志風傳時以爲慰時以爲驚都人士舊會不輟執牛耳者爲楊少宗伯許少司馬而蔡太宰時一臨之宗門大啟人各有懷傾倒未能尚須時日蓋雜金須得大冶容之容之而後能鎔之也不則躍冶而出各私其學者爲不少矣人便勒此不既就正之懷惟爲道保攝他無所言

與盧給諫

老掌科高臥東山時事日甚一日以銓部推升推補十不一下何論言官言而武弁傍觀意指且以開鑛中之夫鑛之開也寔繁有徒地力一朝盡何以解散中州重地真易等處爲畿右輔迫近塞垣歲登大有猶可言也不幸有方千里之水旱即煮山爲金無從得食勢必嘯聚行劫利害相權識者憂之言官自言　天聽邈邈弟輩強顏在事道不可而不能止力不能而不能去爲尸爲素可勝言哉以龍蠖之理論賜環有日頤老掌科且与時消息杜門卻掃厚養蒼生之望

復梁子晉

古者司徒典樂列之公卿而今寄之一廣文道重位輕誠如所諭然亦在所自樹焉話頭註腳未可訓人須風節有以壓服其心得二三有志之士應之而後不孤而後可以風其餘弟[illegible]之自度如此而兄欲勞之度之如彼矣[illegible]

道途其得度弟子莫如顏曾而卒不聞陛一命之榮以行其志弟且如丈何哉丈之言曰唯仁人可告以私弟自愧不能爲丈作仁人矣

復吳亦綦

士人誦讀非必以梯青紫也而其敝也祇以梯青紫囁嚅糟粕吐棄精華幸者當春而榮不幸者先秋而萎有真宰在誰能違之足下委懷利鈍結別業山中左圖右史嘐〻然咏先王之風此亦足以自樂已學不離業居業何病所以居

業之心病人且病業能空其心逐什一亦爲慧業不能空其心治詩書亦爲罪業公卿大夫之外豈無人穀律對偶之外豈無事於此不悟翻不如不措大前無所歆灑〻自適耳

與魯子與

又是一番新桃李夏蔭其陰秋食其實須春工者爲心獨苦鐵門限更在郡中關節不行彼鎩羽者亦復何憾而四三與邑兄弟假此朝〻夕夕促膝抵掌當不暇之暇談不急之談劣類餘

芬亦及祝生否休民故好義倡之亦無賴于上之人閔口無梁山水暴漲命舟渡者屢瀕于死僧洪鐸目擊悲生項鎖自苦風雨霜露叫募善士善士翕然應之不佞船爲破土安石今歷三年功虧一簣本僧計無所出徒步千里悲告不佞不佞憐其頭大力小積勞成病儻或一朝不諱必至盡廢前功而門下巍〻爲萬善主一加軫念便足了此四鄉不少有力善民或托一二附近桃李新生登門獎借隨喜捐助終此大功

直不日耳不佞亦申短疏顧已陳之芻狗不如門下威靈自度度人始終成之是門下無量功德于善政之助亦不小焉

與王中石

北來南去飛渡江干不遣故人一把手道別來種〻之懷王志尹至始知老行腳抵家無恙但聞精神少減前時念之念之敬問長者以何處爲蒐爽既勘破閻浮不必內家而係戀之亦不必外家而厭離之隨緣順適何所不可直[illegible]

犬亦鳶亦魚亦僮僕亦賓亦友方見長者圓通不生分別處志尹詩力道力如釘釘地門下奈何不著一鞭

復陸中丞

祿也鄙妄意此事与明公傾蓋定交已在中年今去日月又不知幾何矣中間可喜可悲可愕求可縷指回首一思不啻朝來露夜來夢竟亦何有四顧友生逝者流水存者晨星自心自信苟不如開拳見子是一是二了然無疑怡然無怖即學富五車位高九列終不足以慰初心而煞末著手教云云自出謙抑之懷乃祿讀之不覺爽然自失悲來而繼之以涕也舊京舊會猶存傾倒不易廟堂之上隔閡特甚祿初亦憤之已而除念曹偶相与同堂分席覿面論心猶且各持所見不能成交修之益又何怪乎　主上且隔閡之病亦吾輩叫噪之病成之薄自責而苛責　主上則吾豈敢漆雕開不以未信仕我輩以仕為學遂遂送日頭顱如雪猶不自信將何以信友信　上令人益不能忘情于明公迄云云忽漫裁復不任瞻只

與何令君

邑之乘上以考政下以考俗中以考世片語千秋平涉至大吾與文獻寥寥得君侯垂意斯事釐謠補遺所托俞廣文余孝廉二秉筆者又以不腆聞所以闡幽垂來茲于是乎在獨家太尉眉壽平生砥礪頓于末路司馬毘陵不能完身名以歸計君疾耳而目之最真當必鑒其素而悲之乃聞瑜以瑕掩不得与王別駕守勝廣文良臣並傳祿之悲之也為甚謹按家司馬自做秀才時了不以科名為意從學鄒錢王呂諸先生往來洪都信州武林姚江之間自春徂冬不迫考期不返以祿巔蒙知公卿大夫之外有品舉子業之外有學是家司馬為之嚆矢其為人弘厚有雅量具平等心不設城府不逆人詐人詐之不覺覺亦不言賤貴愚賢遇之惟一蕩蕩畛域海內賢豪長者見而愛之初授鄞[illegible]

人摸人範不失尺寸有巡鹺某御史拜文廟天
驟雨紅門外行潦不可步輿人輿而過之家司
馬迎于門左厲聲叱輿人曰此何地也乃爾御
史色動入拜齷齪不任禮且面家司馬謝不敏
通學人爲家司馬危之而家司馬坦然自如尋
遷國子學正與六館寮友約稱謂率以年兄者
兄之弟者弟之監有弊賓銷鏁士氣司成耳目
所不及六館喁喁無敢關白而家司馬侃侃直
吐之不隱三年考滿過銓部堂有骯髒狀一麾

出爲常州司馬性不耐事防範闊踈親友趨之
如流家司馬不一爲拒又平生雅好直言敢諫
之流不計其他時吳公中行應星變建言家居
家司馬敬信之如神明惟其言是聽又有諸生
實無意乎學而托名于學北面家司馬家司馬
一不爲拒乃假途借資者亦不少矣平生托大
微漸不矜物議横生亦自有以致之則鄒爾瞻
爲之嘆曰惜也徐卿一官至此當爲三分認之
一分壞于吳太史一分壞于門生一分壞于諸

女夫其平生得力以寬洪大度至其受病也亦
以此人固有幸不幸脫令卿不州郡而都清散
之秩豈不完璧也哉聞者韙之祿與同舉于鄉
六上春官臥起與共不一見其疾言遽色聞人
疾苦煦煦如老嫗聞人善行信容德色舞于眉
端聞人讚之毀之如過耳蚋主同志忘其爲客
客同志忘其爲主不數月不歸臨事不決如葛
藤藏疾納汙如山如澤不屑屑表暴于人祿行
則祖孫道則師友見家司馬過必告告必盡有

曹偶子弟不能堪者而家司馬欣然受之至號
祿爲侯無可然亦不能無從而不踰之病中歲
居母喪正歎嗣息三年不入室平生噉肉如飯
堅持齋素一日遘疾危醫者言非肉不起祿與
二三弟姪強之始食肉肉不兼味禫後習以爲
常鄉人呼爲一味先生其他遺行種種不能殫
述而一蹶于常州不見原于天下士悲夫悲夫
夫士有定品鄉有公評在親暱者不得以瑜匿
瑕在不親不暱秉千秋之筆者不得以瑕匿瑜

如家司馬歸休一節誠無辭于精核之口而本心可原質行有素獨不能從功過相準之例令其泯々無聞此祿輾轉不能去懷不得不為一鳴其不幸也夫家司馬之不幸祿之不幸也而人又以先弟之寃致疑于家司馬且謂祿有私憾夫先弟之死自有謀夫于家司馬何與雖以赴𧼮家司馬致死而非死于家司馬世豈有配人羊刃子弑獨為親者諱家司馬不能無過祿初亦稍不平已而冰釋滅親自義隱子自直亦

何怪乎家司馬士君子不以一時私憾晦蝕千古公案況祿實無憾于家司馬拙刺中言之有書哭之有詩一覽亦可知吾兩人始終相與之誼不與耳餘同矣當此不言疑為妒婦而言之又似佞士祿非敢為佞每傷家乘失真于子孫國史失真于門生故吏故不賄易不情難邑志介家國之間而今幸得不賄之筆一洗夙陋祿何敢以情干弟觀過知仁如家太尉歷々平生未可全棄且何忍當吾世而滅沒之儻得鑒亮

下悰付之志局與諸鄉大夫士再加評隲与之一王同類而收之即幟懸並陳示公于天下後世亦猶直道之遺耳敬布腹心惟君俟圖之要以傳信將來藉咸安玄不能相賜一言可否不佞不敢更瀆侍史

復葉德復

弟稱庚弟弟老矣兄豈能獨少手教下及語々肝鬲神理易悟結習難忘古人家有禮鄉有約隨身所在便為爐冶而鍛煉也易今黌序特科

舉之階詩書為貼括之料而有志者于是設講德之會會不數舉舉不數日旅進旅退泛問泛荅地醜德齊依然故吾尋常分手忽成長別如貴鄉故號東南小鄒魯年來凋落欲盡何論其他後死者不向死前不死死而死耳兄之云々實悲我心令姪彥誠不墜家學雷此代口

復諸國博

以老丈操尚孤高磊々落々直不可一世人々學老丈不啻千仞絕壁了無[illegible]

訖訖而不洽此自衷中別一標格或者不自攜
髮輒以胡廣之中庸律之曾不足以當劒首一
吷弟學而未能与世浮沉不爲崖異何有如老
丈所稱云云末世末法日漸月靡靡人雄心銷
人傲骨如老丈者指不多屈然欲老丈溷世善
世入魔出佛必有所不爲弟又不能船君子之
中庸爲足下夷其太高損其太潔善巧方便還
斯世于大道夫朝家事庸人壞之至不庸如老
丈又高臥中林不輕垂手以救其敗此弟于老

丈不淺歟云云之衷欲言之而不敢盡言之也今
坦不數見見亦無以益之甚孤來意於其行也
力疾勒此以復

與張于彝金子實

二妙近況何似名園相隣朝會心處夕駐清軒
飲無量酒作有韻語樂而忘老樂而忘病樂而
忘死天壤間更有何者足以易之樂且未央引
一息爲萬年興盡而返縮千年爲七日丁寧園
主人好景無多愼無以塵土點雲心葛藤續之

翅秋風在樹不禁搖落之思敬托顧中翰爲雁
足一瀉闊悰顧中翰者舊廣文阿兄曾遊黃山
白岳磨崖作丈餘巨書者也

復邵明仲

以門下才望一年不補不得其解暨夕引疾而
朝報可又不得其解怪來門下未出山時亟譽
恬園祭石決渠種魚蒔花若旦晩須之者或者
笑太蚤計乃竟爲今日賦歸來地不亦異乎古
之達者以舍爲常以用爲偶故入則稱小隱不

以爲高出則稱大隱不以爲通有時乎進亦憂
有時乎退亦樂樂不以官憂不以身隨緣任運
無所不可門下之言曰吾將從此息影窮林深
竹究無生法忍庸可謂非厚幸不佞竊爲世道
惜之無生法忍至不易究微塵裔眼瞥生空華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主上英明還公舊物有
日怡趂閒身究竟客意不徹底了了猶爲當
護過珍重珍重

復程巨源

項從邑中人問諸知交考事知巨源爲躍治之〻
金大爲於邑廻環讀來書忽然而悲忽然而笑
造化解戲巨源巨源亦解戲造化旣以造化戲
又何必看世人面孔爲也諺曰曉得破忍不過
所恨足下非眞能以造化戲者也汪氏部墓表
僕實不能任之〻凡表人只叙其所長一節自足
以見不必纖瑣氏部遂園樂老自營生壙集客
呼酒其旁上之〻不以仁義愁其臟腑次之〻不以
詞賦愁其臟腑此一節發揮得透暢自可以傳

環碧齋 卒 四

而平生履歷只畧序過若如來作纖瑣不遺反
令讀者不快然難與爲人子者道也所以文字
中主人意必不足以行遠主人情重又不得不
中主人意一臠可以知全鼎一斑可以知全豹
政不在周全僕不能作竊意作者當如是主人
用之〻不爲諛墓主人不用便以覆瓿甕之〻千載
誰在誰〻至于別楮所諭尤不相諒某子甲周
親下少赫〻者舍近索遠舍親索疎其義何所
且僕亦不能以面皮當阿堵物也幸爲我謝之〻

答桂汝器

香不知兄之〻在疚也遂失奉唁兄骨勁而學多
允先生片語隻字無不包羅胸中是〻非〻又
有自家詩量在即不口中雌黃而有皮裏陽秋
与人講會未見空諸所有僕蓋望眉睫而知之〻
不得不緘口卷舌以待兄之〻自解且此事實無
庸說學來學去并學亦無曰性曰命曰心曰理
曰神曰化曰中曰和種〻名色總屬妄立又從
名色上妄生見解校同勘異頭上安頭脚下註

環碧齋 五 四

脚各是其是各非其非〻是是非誰与正之〻其
自我是孔子正脉某又曰我是孟子正脉竟不
輸服故末世末法講學甚不易也承問此中李
山人非山人也乃宰官身也兄可聞不可見見
之〻亦必不能傾倒古一山中君家二三子以丈
爲祭酒諾則諾趨則趨惟丈指麾無不如意漢
就與夜郎王大若出山以入合并于我於勢有
所不能以我合并于人於理有所不可仍卷舊
物還古一山中可耳直吐無諱亦戲亦眞待之〻

一条

復陳抑之

自兄去發而發人熬然有須舊令君且惜其去者直道何嘗不在人心而南靖之政泉然首薦人固有幸不幸耳弟不能言時又為不能言之時主上厭薄言官去者如振朽補者如登天霜餘碩果弟之謂矣肩鴻樹駿尚須天下弘才兄精神滿腹見于眉睫之間咄咄迫人知者知之不淺不知者忌之亦不淺須自作鑪冶陶鑄之去

盈去輕直如淵龍木雞了無纖毫揚才露己之態而後不為人忌而後于天下事無之不可願兄勉之撰承使命之辱手勤為謝不難命書史書報如所施以為知我如兄手勤近真乞詞乞不手勤貽我而顛命書史書也兄從李先生遊其手神不減夙昔否弟雖疏及不能為李先生重直為嗃矢耳今日九日花黃酒白有客在座不能作書問李先生幸為道區區私

復周子中

知兄病心竊為兄虞之人亦有言心病還將心醫夫心何可以醫心惟心無其心而後可以醫心以年兄慧性絕人證此非難而柰何病其所不宜病今雖痊可猶防竊發眞身靜處放意閒中且拚作落托人二三年晰此日為餘生付功名于浮雲未可便議出山官之崇卑顯晦分劑已定早不加多脫不加少況兄年力在同籍中甚不長何必汲汲來書欲弟為兄决出處弟不敢不竭其愚所為兄决如是不知兄能自决否

更望与平生心交决之

復俞良仲

讀來書若有不得於心者弟不知何所指及晤言卿言卿亦甚不得於心究其所以云甚登志不類甚至不欲以名載於纂修之列夫昔之修志已有遺論今經二妙手裁且不能自得於心又何以得通邑人之心千秋之業文實操秉無何且去吾輿其不与俱去者直道之遺也不飲人酒不受人錢何故以人面孔失我本心弟非

病狂至不欲以先人累丈政恐有此無已則如弟近日与丈瑕瑜並載之ゝ説猶之ゝ乎可也夫志將以傳信四方垂信後世豈宜明知之而姑且草〻爲之ゝ貽譏於識者且丈所處之ゝ難不難於言卿言卿情關親友猶發憤向弟言之ゝ丈何爲而不得秘之ゝ秘之ゝ無令以無益之ゝ言令人又呶呶於我也

與程泉州

汪潛夫捧到手書曾有裁復潛夫信人也應不作殷洪喬浮沉石頭城下水耳君侯宰番陽士則民服去而見思而何有于泉州何也獅子搏鼠搏虎總是全力鼠虎有大小力固無大小也不佞游白門年餘不敢爲喑啞亦不敢爲叫噪廼者武弁啟利竇鐺璫持利權開鑛且半天下至要莫如太宰然且久ゝ缺不補何論其他部院臺省屢以爲言于彼不能以言塞于此不能以言開　聖意莫測青拱依〻私衷自鄙甚于人之ゝ鄙之ゝ何如君侯取足之ゝ一腔之ゝ意散爲百城之ゝ春令泉人士頌之ゝ如番陽快平生之ゝ願乎不佞始基邑中至有今日豈令之ゝ能實仗都人士風尚之ゝ厚泉之ゝ人文甲于天下其士風民俗孰与新安在老父母必有妙用風便亦可一聞否

復汪廣文

科分甲乙人亦甲乙之ゝ世不少白眼之ゝ夫弟之ゝ云〻豈欲丈刬去勝心泄〻爲日耶勝心政不必除有勝心而後有勝事等是勝事更有最勝事勝事天爲之ゝ禦人爲之ゝ禦莫之ゝ禦而不爲最勝事是亦不善用勝心者也承惠白玉蟾集其詩其文別是一種風骨絶無烟火住蓬萊此集可當此語恨塵土僕〻不能卒業耳古來作仙作佛作儒都起于勝心特不當以勝心單用于科第方渡江歸迅筆勒復都無倫次亮之ゝ亮之

與吳仁伯

曩在邑屋時於二令弟未習暨遊白下殊爲仁伯喜其入賢關能自檢押不下于少進[illegible]其[illegible]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令弟可謂才矣[illegible]而

之是在仁伯作法于儉其弊猶奢尊甫儉哉而賙貧濟急不少吝惜伯仲之〻儉少遜尊甫一籌而寖明寖昌又未必能返之〻質不可不受之〻以節節節者止而不過之〻義也天地萬物唯節故生生化々於無窮在仁伯履滿持盈亦復如是人事節而溢々之〻不已造物從而節之〻不足觀不忍言矣故善操利權者盈虛消息造化聽命于我不善操利權者盈虛消息我聽命于造化惟仁伯深惟其理力与二三令弟圖之〻

與吳少逸

或傳少逸弄兎少逸勿詞弄兎亦弄璋之〻機也少逸自閉檢押鰥居白門數月一無少年之〻過鄉曲且爲美談人何爲而不自愛洪先生在塾乎畢居士在肆乎少逸筑々在疚時獨賴二人者一保而昭一保而資以有今日佚能思初是在少逸愼無爲人之〻間之〻也令祖母矍鑠否去白已長孝子一喜一懼須百方中其歡心且以瞑而翁泉下目儉美德也素封君過儉而不哉

于禮銖々兩々以爲子孫謀不少動心于無情之〻地又爲惡德故有所不用必有所以用之〻此可与造化爲徒者道難爲俗人言也頗少逸極思其理斗岳丈自名族之〻逸老婦途無恙試以吾言質之〻

與堯夫弟

傷哉柏齡姪之〻不永也其人其文眞是吾家千里駒而竟止此劣兄聞之〻步擔百迴不能已于傷悼何況父子天性乎劣兄遭此視賢弟更慘更烈既已如此爲之〻柰何設當日不自排遣便以情死寧復有今日也抱一兒書來亦甚切但在賢弟失令子在兒輩失令友在劣兄輩失後來之〻彥天不可問嗚呼恫矣惣之〻人世悠々生之〻日短死之〻日長上壽躋八九十歲只多穿衣喫飯幾年回首一思忽如昨日獨傷郎君無子舍姪貞一与郎君同庚亦無子葬于魚腹視郎君牖下死如何元來無有還歸無有空雲水沫惣無實相另具隻眼生固不足忻死固不足悲

也劣兄自傷心之人不能復作傷心文字賢弟歸去頓以此書讀一過于姪之靈亦度其游魂無令結于世間情緣逍遙三界何之不可迅筆草草神爽黯然

與周司封

無善無惡之宗可以語獨座不可以語四筵而兄顧以語四筵乎人欲為先覺我便為弟子人欲為弟子我便為先覺末世末法權不可執棒頭有眼一路棒打不去頓兄之熟計之也

復金子實

足下近攖何疾即廢巾櫛未廢穎楮不一寄以夸我乎張于彝夙恙作否兩園相對兩病翁相對矢口而吟抵掌而笑應可當枚生賦而誰復叅于其間定屬大呂耳大呂生事何如帝城風雨客悶暫希恨無縮地符坐大呂於齋頭聆其飄飄玉屑之談後來風雅還當以此君主盟同調幸有以振之孟城酒与侑酒諸品對使拜[illegible]呵筆不文

與郭農部

客歲年兄擢司農弟且銜 命南矣大江以西監兑借重一路福星天實惠之下邑亦有糧解弟不敢望私于年兄弟聞有一改議當道以為便民民嘖嘖稱不便饒屬七邑曩來兑于省會頃者當道念饒去省會道險且長欲改于餘干之龍津夫交兑之際民主出軍主入入斬盈出斬平無歲不相持相鬨全藉官府威靈彈壓之省會有兩院三司諸衙門前歲鄱陽糧解且被

軍擊之死儻移龍津官遠軍悍弱民莫支萬一相持必有不可解之孽何如仍舊之為便且為鄱湖之險改議龍津不知龍津已過鄱湖是地險不可避而人險甚可虞也弟屬風聞其然其不然誠未可知抑桑梓關心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伏惟年兄博訪而熟計之

復傅民部

別去幾何忽焉長至孤山雪霽鼓棹探梅了公事于湖中橫紫氣于關外舊都舊識重辱記存

柔洛可洽陽春可和 鍾雲江月如對清温謝不盡言請以異日

上趙相公

時事之否鬲極矣小臣無如之何責望大臣大臣又無如之何將遂聽之乎抑轉移有機未可敢効于旦夕乎王中石寒不能衣饑不能食尚憶明公初大拜時中石上書辭旨高厚所以慶幸甚深期許甚重及客東閣顧若不能傾倒其欲言之懷與明公一決出處亦可異矣今 上于明公眷注無兩然體貌優隆而有所關失密啟顯諍曾不能一回 天聽竊意明公心亦獨苦於此時不以去就爭之更須何時祿祿默默如江湖鳧雁之數何足為多寡明知 主上不聽而言之不可明知 主上不聽而不言之亦不可心口自惟久矣有此疏不知 當寧肯一寓目否惟明公教之

與張中丞

伏讀門下二經二重一疏身為之酸骨為之

主上宜動而不動亦復留中 又何有于區區之迹言頃有直湖之役陰風怒號山意欲雪一燈自照偶念時事凄其欲涕于是乎草此以 聞極欲巽入而直出識短筆鈍不能如意龍睡難醒驪技已窮敬具一通仰祈覧教

復樊都水

今天下所以難乎當事者病在同功而異心夫異功異心未甚害也同功異心于是一可一否各持所見又各有私人分足而從之為神為鬼堅如兩敵之壘若此者一見于東封一見于河淮之役以釜山塘報方以為諂忽以為叛夫非同功異心之作祟耶水亦如兵五港之工垂成陪京猶傳委金錢于溝壑一時人亦熒惑之久而後知無恙故治水難入口波瀾尤有甚于水也古人終身治一官官理甚精後世轉官如轉蓬無乎不治無乎不苟頓門下安意河上修其未備以為永賴之規别楮云云不足介意有知之者

復吳上舍

五載邑屋其不以公事見者如林惟足下秉予
羽之節不一至長吏庭或者不以爲高而以爲
簡亦可異矣若浮若沈釣不受餌鱎何如魴其
味自厚即如令先兄君揚不佞蓋托交于未弟
時及之邑屋誰不羨故人爲令而數〻就之乃
君揚獨不爾〻僅彌留之際四五手書爲訣交
態以踈爲古君揚實有之足下澹然于不佞在
事之日今且爲己陳之芻狗猥辱使命百于常

情令郎君抱質古朴不失家風不佞何能益之
乃私心特恐其克家之過貧而奢与至富至嗇
病則一般昔者亦有以嗇病足下者及還古書
院一大布施出人意外不佞于是知足下之能
市義也愛指爪者時剪其甚長故能保其不甚
短不然觸物而折折且侵膚不佞時爲郎君豎
令姪少逸致丁寧不知亦歸道之否草〻裁對
統惟丙原

與吳繁昌

居官之理起譽在始永譽在終果立腳于民譽
初雖悶〻終當赫〻如立腳于當道之譽初則
赫〻終當泯〻獲上治民一道而近世巧宦者
二之二之者終見破敗而一之者日月刮磨彌
久彌洽方今令甲州縣不得速遷足下此日便
當家脈官子脈民規制欲閎綜理欲密苟且應
緣不可要之三年況三年之外乎不必希榮但
求遠辱遠辱者第循理于職分之中而希榮者
或炫奇于職分之外堂下遠于百里亡不可無

一二直亮友通小民街談巷議以資警惕餘不
在我者聽之而已亦在枌榆復承下問言之不
覺盡伏惟財擇

環碧齋詩集三卷尺牘三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祝世祿撰世祿有環碧齋小言已著錄西江志稱其工詩善草書談理獨抒心得今觀其詩格調頗伉爽而箭浹未嚴尺牘更開三袁一派矣所謂談理獨抒心得者殆即指小言已訂正於禠家類中玆不具論焉

羅司勳文集八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

〔明〕羅虞臣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年羅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司勳文集八卷》提要

羅司勳集序

原子者司勳羅子熙載之所著也羅子初號㾕溪又號華呇復號華原嘗著書自稱原子故人亦咸稱爲原子云原子生而頴悟絶人觀書目數行下一目輒能記九歲卽能文年十四補邑弟子員督學石江歐陽公試其文有縱横氣大奇之爲改今名虞臣葢欲其志古聖賢之學也年十九舉于鄉二十三成進士主司咸以其文縱横少抑㠯勉之原子悟稍變爲秦漢文每

稿出人爭傳誦繇是原子名出都人士前矣居亾何出補建昌推官建昌號繁劇難治原子至數署郡往往以文章飾吏事日名善書吏十餘人於前口占其所答故人書手授其所爲文復視公務各有條

理暮退則讀書至三鼓廼就寢故原子居官而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嚮文雅之風矣三載徵拜刑部主事尋改吏部與李子中麓任子五岳二人者皆以文章氣節相高而原子尤剛腸疾惡面斥人短以

故人多忌之李子曰原子且見中於法矣時予得告歸別原子亦曰子不久中於法矣已而果聞原子逮

詔獄落職歸中山結草堂著述其中浩乎自得也及予謝病歸羅浮將

以書約原子就正於甘泉先生之門而原子死矣原子之死也其伯弟虞睿虞牧虞獻以其兄治命手遺稿求予序焉予讀之終卷見其所答王青蘿書有體性求仁之論泫然流涕曰嗟乎原子之進未見

其止也豈非命哉夫原子者古之所謂狂者也氣高性左霍渭涯公甚喜之使得甘泉先生裁正之當不在曾點下顧止於文章節諡士也豈不惜哉人多比原子之才於司馬子長而比原子之蚤死於子安文考也是淺之識原子者也余因序其集而表著原子如此云原子集多爲人取去又平生不屑爲詩賦卽有人强之者稿成輒焚之以故集存者僅若干卷

嘉靖辛丑夏五月五日

賜同進士出身承德郎

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冼桂

奇奕倩譔

羅華原集序

予嘗聞華原羅子於鄉里朋舊中皆謂羅子豪宕之士然而負氣不羈不可近及予再起用於朝得晤羅子於京師羅子時居銓部夜半携酒訪予於旅邸談論天下事古今人物慷慨雄辯不少顧借然亦微露泛遊予固奇之既而羅子還譏搆家居予亦南還又會羅子於碧澗同居處遊語復得窺其際間及於養性求仁之說羅子欣欣然撫所倚樹而興嘆曰自吾之得爲成人者若而年不聞於斯言也久矣自吾之得爲成人交於鄉國天下者若而人不聞以斯言告於吾者亦衆矣今幸而辱交於吾子復得聞所未聞殆天啓之耶於是始歛華腴就裏實盡相爲而别别已而繼以書且深自警惕期以再約講明其說爲鄉邦倡未三月而羅子之訃音至矣噫羅子質性超穎才復宏卓使得聞斯言於前蚤自砥礪肯以豪宕自安而已耶使羅子得聞斯言於後期以歲時磨

礲浸潤以成其性則答之所謂豪宕者其將不爲聖賢已耶天與其才不與其齡將啟其衷復靳其成爲有意耶抑無意耶羅子没後其弟虞睿收其遺集將梓以傳求敘於予予於羅子交最淺而知羅子最深惜羅子最切故爲序之然此特可以見羅子之大畧耳後之欲識羅子者觀於與予之書斯爲得之若猶以斯集而槩例焉則非所以深知羅子者也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刑部主事青蘿

王漸逵譔

羅司勲集序

余自客歲解組歸里杜門謝俗庭訓兒孫外惟日與二三及門講學問旁蒐求鄉先達遺帙以備文獻偶門人羅子秋芳挾乃祖　司勲公遺集問余為序余曰今祖公之

集流傳已非一日何至今子始問序耶羅子曰此重修也祖集傳歷四百年而不磨迄今猶為

聖朝所採覽在當道亦多訪求奈原版會燹久已燼鮮得以應曉夫先人之餘光殁于今日矣爰是請

命諸父兄召梓人刻之因沐浴再拜請吾夫子以序余曰序之豈易易也愧自年來多病不任筆墨序其曷能為況今祖公之集序之者有人矣序之者歷歷有言矣余後學何敢復贅但今子重修也是舉

實流傳也是子孫能守也則是爲可以弗表也噫嘻凡祖宗有懿德大業者端賴後人之能繼然後可以永垂千古正所謂莫為之後雖盛不傳者也公經四世贊書代不乏人不可謂莫為之後矣即子也

方騰驥足便思丕光先業矧猶未
量則又何患盛而不傳哉此固足
著之以並傳不朽余亦與有榮施
于是乎書

旹

康熙己卯孟夏同里後學馮國祥

譔

羅虞臣字熙載號華原廣東順德人也初名盛
唐督學石江歐陽公試其文奇之爲改今名其
著書自稱原子故人亦咸稱爲原子云原子生
而穎悟絕人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屬文年十
四補邑弟子員十九舉于鄉二十三成進士出
補建昌推官數署郡建昌號稱繁劇難治原子
素習爰書嫻于吏事又能以文章潤飾之郡中
翕然向文雅之風時值亢旱齋戒禱于城隍諸
神甘霖立沛三載徵拜刑部主事尋改吏部與
李開先任翰輩以文章氣節相高而原子尤剛
腸疾惡面斥人短以故多忌之者會有教宛平
人劉東山僞上變告張延齡姦連原子于是逮
詣詔獄治原子乃從獄中上書曰臣昔爲刑部
主事提牢囚劉東山私脫鎖杻越監戲賭責之
所以示懲戒也後調吏部主事供職幾一年東
山近挾奏張延齡誣臣聽屬將伊責打臣常責
治各監之奸禁者誰爲屬耶其奏延齡屬臣又

非大故止爲嗔其坐而不起獄囚推折延齡尙衆卽人人嗔怪之將恐不勝其屬矣陛下不肯骫天下正法赦延齡誠古帝王誅不避親之義也有司質覈其過寘諸叢棘之下身詿幽獄舉目堪悲是若墜不測之淵而蹊必死之地也且延齡幸以肺腑侍先皇帝得列侯封當朝外戚之隆莫與爲比延齡不永惟先皇帝寵幸深恩贖貴茂法卒嬰大僇臣以延齡素驕貴一旦下之吏卽不括髮交手足荷索關械言不苦者特爲強耳延齡身中明法自當伏刑都市以章其罪爲外家驕蹇橫恣之戒當其時提牢官一切以法苦之萬一防衛不謹有如卒暴死獄中陛下欲生得延齡付有司正刀鋸而不可得將必爲臣等首咎臣等之罪又安所逃乎況延齡禁在庫房業非臣始夫庫房亦獄中小房耳自臣提牢其在庫房已踰一年獨以坐臣豈不錯哉又誣臣與死囚陳邦憲去刑具請至提牢廳高坐飮酒提牢廳官署也臣法官也身爲法官而

引囚首之人坐官署飮酒不亦賤名器辱淸議而羞左右役使之人乎臣至極愚敢冒斯穢臣與邦憲雖同郡平居未識因本犯病瘧白尙書聶賢免枷數日若謂一月之內皆脫枷鐐必有獄官獄吏與爲脫放獄卒相爲指證豈臣能親放之耶小人造飾詆謾激怒聖朝添誣及臣以報前怨遂令臣限身幽圄旁格受辱身非木石獄吏相伍形影酸心誰復爲憐法官或不廉臣無驗之罪竟按空文不與蠲除臣恐薄惡相煽慢由京師其爲虧損政體不小也昔絳侯受辭低首獄吏史遷下室嘆辱笞箠縲紲之恥古今所同臣被逮何惜但念臣自結髮從仕通籍薦紳乃今爲小人所誣尙復靦面目對人不亦羞當世奇節之士乎且人情頓挫而節義之行損官師衆辱而朝廷之威褻奸慝不懲而法令之格廢誣欺無限而是非之眞淆皆往昔之殷鑒恐非盛朝所宜有也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獄成當輸贖還職詔下御史府議罪又下大理

訐錄當原子故縱重囚黨結元惡世宗大怒命與洮椿陳公陞徐申等三十七人廷杖五十褫職張延齡者昭聖太后弟也世宗必欲殺之而御史大夫王廷相太理卿周期雍諸人復深文中原子以危法故諸刑曹盡謫外任獨斥原子爲民原子歸就中山結草堂（在縣治後青門居士題云原子讀書處中有臥雲軒趙東臺書聽琴處湛甘泉書大雅堂見陽臺俱與鵬書別有宜我亭原子遺筆）墳索賓前圖牒陳後總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舒潭思下帷嚴平屏窺城市猶自謂過之又言盧生不如管名羨古不如自立其志如此兩廣都御史蔡經薦於朝未用卒年三十五無子嗣曾孫大賓崇正壬午鄉魁殉節祀忠孝外孫黎景義諸生俱有文名所著有原子集行世（明史藝文志羅虞臣原子八卷康熙十九年奉旨行取）國朝督糧道蔣伊舉祀穗城書院（在省城內龍藏街康熙二十二年蔣伊捐建）明自孫賁以詩起南海學士多宗之其文未嫻原子經史傳記靡不淹貫菜春及稱其爲文上追兩漢下揖六朝環觀天下方駕作者其於禮學援據古

今擬議尤確信夫

論曰龐中丞尙鵬讀原子上霍相公書未嘗不掩卷太息也蓋重傷其志云王漸逵言原子豪宕使氣不可近晚有養性求仁之意終日仡仡絕筋喘汗於道路之閒高堂邃宇固所願托足而棲乎惜夫天不年假所謂未見其止也然而其風固已高矣

孫禮琮纂錄

羅司勳文集目錄

羅司勳文集目錄 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一

序 十三首

賀兩山張先生六十壽序

盱有先生兩山者以歲癸巳中春爲六十之紀孔大夫一泉子東滄張子偕某而壽焉時有賀客扶占而前對於大夫曰吾嘗受易請以易占先生之壽夫六十者周初數也中春者萬物始也先生之生應以時也上啟天陽下闢地剛天地之壽無疆也先生壽哉大夫曰於戲子是烏知先生壽哉客曰然則大夫壽先生有道乎大夫曰先生昔以駕部郎出藩侯閩浙暨及于廣惟先生執性仁慈其心坦坦其政優優其民熙熙無逢其天折咸登壽祉故天將以壽考報先生請以是爲先生壽客曰願聞其再大夫曰先生既謝政而歸卜築三谷放遊兩山飲酒賦詩適如也毋醜依阿之辱戒盈溢之釁樂恬愉之福頤神太素脫曠世局夫形勞而精竭志累則神疲精

神內守廼能長久請以是爲先生壽客曰唯唯俛揖而退於是大夫執無疆之觥率吾二子賦詩爲壽于時某從其後無言又不能賦遂酌酒自罰因語大夫曰某廣人也能知前所稱先生進而壽其民既官於盱又知後所稱先生退而能自壽其身大夫之壽先生其信然乎其信然乎於是酌酒而賀大夫曰昔者先王治國尚老以乞言今國有先生大夫其有聞矣

送太守約齋張公述職序

今年辛卯當　覲期約齋張公守建昌應
制而行其僚虞臣子帥吏屬與國父老從鄉士大夫後祖道章山之野言曰余昔在京時會有　詔起公因問公爲人其鄉人多道公受性沖淡不苟與庸俗人容不干仕進及余隸選得補建昌官遂去京師踰朞曾之墟過高唐知公之嘗守高唐也訪公高唐之政民曰公政廉平而不苛南涉姑蘇入嘉禾道出桐

鄉公初試令桐鄉復訪公桐鄉之政民曰公政簡易而不擾旣而度古杭下嚴州又知公之常守嚴也又訪公嚴州之政民語公政如前及抵建昌日眂公政公省縻費躬節儉簡刑罰衰止訟獄公居盱三年有治理效顧兹行也鄉士大夫相語曰公好樂山水吏事暇則登賞奇勝盡日夕歸吾二三子亦得從公遊觀樂餘齒吾何以去公父老語曰公德惠民在節儉公去誰其似之余聳進而言曰二三子之言若有不釋然於公去然不釋然於公去孰有重於余者乎余性疎慵多闕失賴與公處數月辱公敎不棄而余規正也公去後孰與敎我規正我則不釋然於公去者孰有重於余乎然公今日之行君事也余不敢爲私留乃執盞祝曰前年　主上屢惻郡守之職無稱任意下重守臣之令公爲司境民有延於窮困若疾而隱莫疏通者乎有戶口增而滋殖其生者乎有之入報

天子吏有暴賦淫刑而不恤其民者乎有貪墨而無戒者乎有政蠲削煩苛廉平者乎有之入報
天子又祝曰願公遄歸慰我二三子之思

送孔大夫一泉報政序

孔大夫舉丁丑進士初拜官刑曹明年　疏就養改南户曹又明年坐事落職潞州居潞三年擢荆門知州如前期再擢佐建昌之三年監司考其績狀上成於
天子孔大夫行寅虞臣予祖道而言曰夫孔大夫始官自刑繼爲户司計望重而勢崇事易而責輕及出爲州倅爲知州爲府同知其事瑣其勢庳其責重其爲孔大夫難矣哉内外

相感而榮辱生焉崇庳相懸而好戚生焉巨細相傾而喜厭生焉煩簡相雜而勤怠生焉故氣餒者不能厚量約者不能卑才局者不能細用淺者不能簡若孔大夫其然乎吾聞大夫治刑多平理爲户司計黜豪強兼入之蠹民令便之然時不以考大夫者則何也上之人若將有患也患之是故試之州倅以觀其量試之荆門以觀其煩試之建昌以觀其簡才精能簡才華能煩才全故其量廣其氣

無餒其德備其藝通故其政無秕於是監司報其成曰明敏於司刑勤謹於郡治蓋言備也大夫行矣予賢大夫之道無少於内外其可謂能榮辱能崇庳能巨細煩簡者也故事大夫行屬縣官請有言廣昌吏民詣予謂予胥署廣昌故敢發監司考成之義爲孔大夫贈

送祭酒倫白山之南京序

倫公以諭德擢南雍祭酒　命下羅子沾沾耳喜曰夫倫公眞祭酒哉已而嘆曰余觀宏治正德中事差乎士習盛衰之繇有以也或問何也羅子不答他日則語人曰自我　明興廣先生爲祭酒三人三人皆會賢稱于世若陳公璉者
文皇帝時初以祭酒起廣中然余生後其詳靡可得記已成化時文莊邱公亦以祭酒事

純皇帝九歲遷禮部侍郎仍領監學之政蓋任之若斯其剸也當此時學士景鄉聞人奮起儒雅則蔡介夫羅景鳴慷慨則馬毅愍林見素醇謹則梁文康蔣敬之廉行則孫安陸陶絳州才畧則新都太原之屬彬彬焉其餘取位卿相者不可勝選訖于宏治才賢秉用治格寬裕海內稱晏然是故庠序修而教化漸之效也故今天下莫不誦功文莊云正德以後權臣威劫公卿鼠竄士行卑卑無觀功令廢矣及　今上卽位三歲　詔拜今尚書甘泉湛公爲祭酒公以古學教天下天下鄉風學道寖興然體局脫變渾厚日消士或繁禮飾貌亾實用較之宏治時稍殊矣語曰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蓋言類也斯非有以風之者哉夫文莊學博而量或隘故士尚斷截拘繩墨甘泉學正而或疑於迂故士多文釆要之擇行均耳斯其風也可不愼與今

天子崇化勵賢銳志禮樂思以興基太平甚盛乃公卿率具官抱虛器進孰以求當　上意而捐廉集垢之士滿天下縮朒比於長者操切疑於刻人或蹠道而釆名或趣巧以離戹日事請造探問拜除參會則指屈歲月守遷轉且以天下爲貨弋之文極而衰故其變也於是
天子制詔吏部祭酒重職選非天下有學行不可其比諸撫臣集公卿議請奏蓋愍道之鬱

滯而士習易僻也今倫公爲
天子所材首被茲　命太息士俗可不謂甚難
甚難者耶雖然公學博似文莊而無其隘醇
正似甘泉而無其迂將異日士有名世者出
軼美於成化諸賢矣

刻倫德化詩序

南海人倫公敬所者少好詠有子自詔知縣
沐陽乃都其遺詩得詩若干首刻之其中子
諫問序於羅子曰嗟余府君余府君學博而
能文德崇而官薄往有詩百篇不能刻乃者
兄伯即沐陽刻矣然弗表奚而傳也請以屬
子羅子曰倫公予其表之微詩予其表之剡
其詩夫倫公固世所謂質行人也曩余師李
儀制碑倫公墓葢語余曰公令德化時其政

務於長者然事上官未嘗委節會使以督賦
行縣輒責縣官數賦入貨至德化亦欲責公
入貨如他所公弗從使怒公憮然嘆曰嗟乎
丈夫柰何以貨博官且吾年老矣終不能爲
豎子蒙詬詈遂求罷歸邑父老則相率走公
堂下泣留不聽夫倫公固世所謂質行人也
記曰力田無如逢年善仕無如遇合言依時
之易顯也乃余觀德化公爲吏其遇合詎不
難耶難耶余多怪世人重愛官遂令捐棄廉

恥之義然人孰不欲貴顯假令公而善官官何已一知縣然公羞爲世祿祿爵此其志在㳂鮮哉雖古逸士之義何加故曰徵詩余其表之或問公詩羅子曰噫余於詩闇余奚敢評於公詩雖然聞之詩有六義夫按匠曰格懷響曰調澄凝曰思比緣曰情輸博曰氣永言曰音故格不古則野調不逸則靡思不冲則流情不閒則滯氣不舒則鱉音不暢則佻六義與然後詩道備今觀公行義甚高於詩六義兼之矣嗟公之詩余又曷弗取焉

張溪山詩集序

溪山先生有詩一十二卷先屬虞臣爲編次且命序焉虞臣受命退未有以復也後七年虞臣罷官歸乃發篋中得先生詩是時先生修文地下二年矣手而欲泣久之曰嗟乎先生先生先生不可作矣曷知予序者於是刪次其善者爲集有四爲卷有七螺山集三卷詩六十二篇燕遊集一卷詩一十五篇南歸集二卷詩三十六篇雜言集一卷凡八篇初先生隱螺山中緬裹古昔托契孤遊提觴秉瓢日坐釣磯臨泉石苦吟豪歌故其詩有莊平之操敘螺山第一已而南出庾關東走吳越北入燕齊觀禮樂鄒魯之鄉其詩有司馬奇遊之雅敘燕遊第二歸逾金陵下釆石入彭蠡弄濤泛月俯仰宇宙故其詩有向子五岳之懷敘南歸第三至論天地盈虛之理五行分佈之義潮汐閏歷之度古人善敗之跡而言雖質俚要之不剿前聞蓋不可得而廢

也敘雜言第四或曰子何取於是詩羅子曰噫嘻夫詩志之餘也先生之志見於詩柰何其弗取是故有女孝慕也禱旱憂時也君子達則憂民處則憂族不能爲賦祭供故憂與族人同也筮後省躬也老不忘修葢庶幾乎懿戒釣磯思陶情也其樂不在得魚初晴月夜見不群俗也栢臺刺時也長吏暴歛於民故傷今而思古焉皆先生詩志之義也然是詩也予柰何其弗取

送郡博殷以靜序

殷以靜者東莞人也爲浦城訓導羅子聞而喜曰浦有良師項之椁亭黃子璧山李子來見羅子則請以敘以靜羅子曰浦有良師二子請故羅子曰今夫師其衰邁假瑣固何足邈也乃世所稱處其地若要用鼓節與諸生約日逐逐熱官送迎拜跪道傍以會悅其意唯謹暇或進列座下講說文字纂摘簡略剽竊程式曰業是能干主司博榮利諸生亦曰吾求干主司博榮利爾矣輙貼貼耳聽他日而行輩有能取一第而官則語人曰我功績而人亦相屬稱曰良師良師然士出其門者有委曲活變之風而無慷慨執義之心多鑽隙抵巇之夫而寡雅裕鎮俗之士若是豈吾所謂良師者耶今以靜爲鄉舉士二十九年連試京師不第輙罷歸今年夏始隸選爲學官夫學官官散慢以靜有有司才不宜爲散慢官枉其用使以靜由太學謁選銓部其爲

府倅州縣長可積資格得也以靜蒞府倅州縣長而卒守其學官非謂上官不輙賢其待有司靡能捐棄世局而有禮乎抑有司事之也有不奉首鼠竄而免讓言乎吾知以靜不能忽忽有司者也將其於湳庸有教諸生干主司博榮利且率之拜跪道傍者耶以靜必不能也以靜去吾將為以靜諗於　朝他日有湳之士仕者知其能慷慨執義也能雅裕鎮俗也則又知其必出以靜門下也相竊聚而觀矣

贈朱通判歸高涼序

選舉之制尚矣王者觀變以理法察時而立政進士學貢之設要歛聚材賢而待匪彙其道衡則得人不衡則失人論議博洽君子莫之能廢也語曰尺材在山下臨洞梓尺材非長桐梓非短誠非虛言然世儒多云學貢之徒不足吏事太過夫中材之人奬之則感慨而奮身薄之則悔慚而蹈厲用者或絶其資而堅其蹈厲之志顧從譏曰學貢無人此言治而耳食者也迦旭宋子以貢起閩中拜官承德倅高涼然有材宋子者咸曰其

聖王鄉意用人之道也　明自初輿監胄之士會蒸變而致青雲者甚衆尊者位儷公卿庳者名署臺諫故師逵起於東阿金純奮自臨淮房安舉於汝南郭璡擢於容城侍郎宋性都御史吳斌以廉謹進少保吳中尚書盧淵以營幹顯一時英能承風爲烈訖于宣德正統之間忠義則武定李濬剛介則棲霞高翼

器度則潁川張春風流雅伐可姚名臣故能
霍美當時而聲施後世也斯其人豈借榮於
進士之科哉成化後三原河洲之屬皆用甲
科致顯榮路旣廣觖望類裁中外布列轉相
題拂大抵皆甲科之士學貢遂屏見絀繇是
功令廢而錄年之議起矣至宏治正德之際
內無臺諫之署外無府佐之選於是甲科之
士自詡清高涖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
擇官政繇賄成位緣望顯蓋亦物盈則斁法

昇終獎之著也今
天子師古崇治懋學貢不得其人　制詔吏部
蓋聞古者進人以賢不問資格今進士之科
太隆而學貢途未開察廉署右職甚非所以
佐朕長教化厲蒸庶之義也其議有司不察
廉者罰尚書官議謹按　詔書仁義閎滚嘉
與海內崇鄉里之訓甚盛臣請下撫按官舉
屬郡國學貢吏之賢比進士得名內補其有
雍格　明詔當以不敬論　制曰可自是學

貢之士相起而彈冠矣　制會行而宋子有
高涼之擢高涼在廣之圖域爲邊郡夫士約
而庶委用則患無時時患無材故善材者不
選地而治乘時者不擇官而顯時覛其所遭
材覛其所厝以宋子之才且艮當明盛之隆
應察廉之詔余前所道師逵諸公宋子而不
爲則已彼如不忍負其時其將爲諸公之宦
業孰禦又烏論一高州哉然余覛宋子之撫
吾邑也嚴扃鑰之防均里甲之役表貞婦之

門修學宮之廢其政班焉可述又聞文學掾
王子曰宋固閩之世家也其大父嘗侯藩于
浙有異政又曰宋子在諸生而行義修也夫
有名冑可稱世家如其言宋子之爲諸公宦
業孰禦哉孰禦哉宋子聞之曰安得長者之
言非鄙人所能幾也縣簿吳翰請書爲宋子
歸高涼序

壽梁伯充序

同縣人梁伯充者年六十五矣先是伯充六十之紀其壻紹廣氏余族叔也繪圖爲伯充壽或曰細哉子之壽梁公也夫壽也奚而不文子有宗人者上稽天符下識物理中察往古人事善敗興衰之際內若熒星口若懸河梁公之壽也必能爲子文子盍徵之紹廣曰諾於是述其舅姓氏行畧沐浴再拜求通于族子司勳司勳曰夫伯充何如人紹廣曰余

舅氏者固幽僻之產而任悃樸飾行之夫也少爲儒者學亾何棄去乃畜僮手指百商行蒼梧諸郡他商人窶縷重錢心計極毫釐舅氏長者無刻削然歲占所進貲卒贏百餘金他商人富則蓄媵婢鳴箏竽策肥推鮮玩奇服絟乃舅氏又獨折節儉約以詩書禮教令其子孫斷斷然鄉人見而咸舅氏敬也事輒取平焉司勳聞之大驚曰有是哉夫商治生之術也伯充其善商哉然而能壽之道也夫

賤商者以刻削取贏羨刻削則心易殘心殘則神耗神耗則昏眊而形不和乃生疾疢故不務仁義相高以機利者非衞欲喜生之本也今伯充無刻削損心之行而能財積身安故曰善商是能壽之道也抑吾聞之壽品有三以形壽者乃其人筋骨堅礩貌履蹻健以神壽者宰思損慮凝精葆眞以德壽者力道式族訏穀翼後故形罷者顯神役者竭德涼者殃壽之反也吾以伯充之行觀之其務蓄

神與務植德與伯充之壽何論中形紹廣曰善請持斯言往觴其家而致篚帛爲司勳子壽

金壇王淞詩集序

鄉先輩梁公國實爲金壇令時金壇民有能詩者公喜與相倡和余毎得讀所倡和詩歌若干篇而獨於王君淞演奇其辭意有古作者風因私記其姓名候公歸日問淞爲人於公公沒遂不果知淞公之壻何君子魚嘗過公金壇與淞會何歸舉進士淞亦致詩來賀余亦得讀其詩又欲從何問淞累自忽記然閒何嘗道金壇多勝地士雅有文章習己丑

歲余以試事入京過鎭時復起憶其語遡便道訪金壇且及於淞其鄉人又言淞有隱德余亦內復識之及抵京師會淞子東仕爲鴻臚即與余居相壁具問淞平生所著語東手出其集泣曰吾先公年十五好古詩二十而援筆有就然皆置無錄凡茲錄四十而過者之作也十五始自定次成集古詩凡四十七篇律詩凡一百六十二篇先公且死屬不肖後事我所爲無過人語我死後得名言敘我

我死當無憾矣余受之爲之周讀淞諸詩覩余前所見殆有過焉者人有常言士窮而無用於世多託詩自見而詩之工者亦必待窮而後能鄉人旣稱淞有隱德若淞者其非斯人之徒歟

唐學官輓詩序

靜庵子亾也有爲寢外之哭者王子時中與其徒鄭子學南輩操筆作誄原子覩之瞿然嘆曰善夫習於輓矣獻侍問曰伯子之善斯輓也何婗原子曰靜庵子之喪二三子實綜之吾見其殯縱縱爾其祝纍纍爾其入而哭㴑簌簌爾卂呑呑爾使人聞之鼻鮮不涕者厚之至也然而有勸之道也小子識之獻曰鄉聞之哀有二道有親而哀之有賢而哀之

親者未必賢然聞其凶則痛閔其逝則感固天下之必情也乃有傷心百年之際與哀戢情之地奚必皆親故屈原湛於汨羅顏淵夭於陋巷季次尼於蓬門李廣不侯中散下獄皆學士所謂有道賢人也猶涉弱世之慨是以志士憤焉仰天而問履霜而悲今吾夫子產自僻耳一旦服詩書通籍上國其才非有歉于之識也仕雖無耀異於弗仕其志非有寒約之素也五十有子異於徒死其年非有短折之凶也乃爲夫子輓又非有親且賢之㴑也然而惑於親且賢者何也原子曰夫感心而不可忽謂之情履理而不可易謂之義二三子之喪靜庵子也義也與哉夫王子梁子與靜庵子爲同官何子與之友也故爲同官之義輓者爲同官哀爲朋友之義輓者爲朋友哀爲師傅之義輓者爲師傅哀語曰瓶罄罍恥芝焚蕙嘆蓋傷其同也故臨喪殯而繁悲覩陳荄則絕哭斯其情可子胡越之人

道哉然世俗闇於大義以衒相賣名相妒利相傾而弟子操戈事師且羞其令不受也彼其居存场之際又惡覩所謂延陵侯子之行者哉夫生弗與接歡死哀之餙也生弗知其美死誄之諛也情餙易竭言諛易朽二三子吾知免矣使天下輓者有不餙不諛之心若二三子然豈不謂翩翩濁世義人耶故曰可以勸

序義慈錄後

虞臣過贛時客有頌中丞陳公之美者曰中丞古之遺孝也非與中丞蚤孤事其母夫人唯謹其父復濤翁有長者行於吳中丞輒憶記語泣數行下及執母夫人之喪哀毀甚悼故世自學士而下輓者詩焉自余所覩記其在義慈錄其詞頌以美其音哀以慕故覩是錄而知中丞之能子也於是虞臣受其錄讀之讀之訖曰夫是錄也何足言中丞孝吾聞

中丞爲御史時豸冠入朝立柱下執憲度乃今持節鉞鎮虔諸州糾枉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呼拜伏窮閻崎邑之民數千里外莫不想望風采而思其家世人曰中丞孝矣然中丞志約而好古學博而能文常以直諫事

毅皇帝有聲今按部江藩首誅贓吏蹠民蠹罷苛費是則中丞又能壽親於不朽矣孝孰大焉是錄也何足言中丞孝客唯唯曰吾幾失子而論中丞以淺矣

紀聞贈袁子溥

當

毅武帝末年水村陸公居冢宰而吳人袁子溥給事陸公門下是時溥無所顯名公視之亦未嘗過庸篤也初公與嬖臣江彬有郄方彬未貴錢寧先用倖倖進薦引彬僉侍中後彬益親幸與

帝臥起寧獨稍疏無寵也以此數銜彬兩人遂相傾會宸濠反彬劾寧縱反者賄知陸公故

善寧又乘間譖公曰夫陸完昔主兵柄受寧濠金復衞兵故易爲反有　詔徵公下吏籍其家公母在會逮中溥適除掾中尉乃見陸公泣曰溥義不宜使公以誣受戮於是上謁掌

詔獄者韓端而說之曰昔劉賊倡亂震危北郡陸公崎驅千里戮其鯨鯢有社稷之功比君冢宰未聞海內以失德譏一旦構會青蠅乃使抱痛圜門含憤獄戶誠非陽秋以功除罪之義也然上將蒙耻文臣受辱所恨從古何

疑今旨但念公有老母垂年八十卽公被誅在律不過奴給萬一暴死獄中柰何主君有殺人母之名溥願以身請釋其母繫以保殘喘庶幾其無重陸公萬世之恨如此則主君之行義高天下而人人誦說主君無窮也韓壯其言乃許頌繫陸公之母華夫人華夫人出二日竟死溥爲經治衣棺下至飯含之物賓客來吊者溥主哭焉旣又代陸公獄中上書言覆奏草具在業無與護衛兵也由是亦得減死謫戍而江彬亦坐罪棄市原子曰陸公之不及於難也溥與有力焉余往年曾繫詔獄有老守卒能道江彬錢寧諸人事甚詳且曰吾常守陸公者乃從守卒問陸公遺事守卒曰當征劉六劉七時陸公爲大將江彬以遊擊見屬會彬軍失道當斬彬美鬚髯陸公偉其狀貌遂赦勿斬卒之旣幾宗社陸公亦且身不免焉方其備離叢棘之下言官閤閣者疑獄中書有黨人代之上請下令急捕代上獄中書者陸公之困窘甚矣當江彬時權移主上貴幸無極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騶則令曾史化爲盜跖陸公身陷大辟夫人孰敢爲左右者則溥之不爲利圖曉矣昔楊尹伶傳于臨賀長孺致溺於然灰余以溥事觀之何陸公所際乃有異于古人恆情之外耶且溥尉吾邑以幹敏聞今陞爲鎭南州司錄前尉何啻十百率以罪去而得遷貿自溥始是皆可書也余重有感于陸公之事以語好事者觀覽焉

羅司勳文集卷之一 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二

書類

書 二十四首

答夏于中書

人至辱遠書詞指懇懃謬蒙嘉奬竊計某奔走下吏卒無一日之閒不能千里致問愧汗流趾顧抱咫尺之義過爲足下所誚然聞君子不責報而廢施志士不矜能而伐德故悲歡隨觴者衆人也振難赴急亦海內交遊之

徹義耳奚足多焉曩僕在肝時會足下奏當已成閱獄狀狀多鈎織悲夫寃哉寃哉未始不推案流涕也君子負議於下流賢士縕行於不肖今世之訾訾足下煦者佀曰刻薄妒者目曰賣重怨者斥曰奸邪貪者誣曰婪利論列曰餙虛名薦引曰植黨援幽顯曰排善類鄉人不比曰奸詭異進士外補曰破選格凡以過足下此而已雖然足下何謂無過比如風之生也穴焉空積瘯未信於衆人而徑

直不虞其後何謂足下無過但念足下才負儻蕩行懷孤獨靡能循智保位畢論傍俗致身顯耀獨扞當世之文罔乃予觀往古詞人才士輙悲其動遭轗軻仰天隳涕況今覩遘見之如東洲者耶僕素喜讀今世士夫文字而得其人物武功則康對山北地則李空同信陽則何大復大江以西有足下然武功北地俱以誣坐廢信陽雖不廢終亦早死名位不大顯而足下乃抱不測之罪賑戈萬里磧

沙塞草瀟涼異俗昔人所悲諺曰娥眉胎妒才美秧袞今足下得無類是乎無論北地且訐武功當逆瑾之時朝爲張絲夕履要位武功以十年修撰不得一調可謂持正君子矣徒累高名汚迹同鄉然終不詭於大雅保身之義孔子居衞見南子居魯見陽貨赴佛肸之召此何爲者其道非可與拘儒曲士語也故子雲留莽梁公事周箕子明夷異世所符曷磨而磷曷涅而緇然後之詆毀子雲轉深

譌舛毋訟斯冤心孔發熱嗟夫嗟夫此固未易與俗人道也日者問足下於渭厓渭厓曰是在我在我我其有待乎姑徐徐僕且喜且難之曰今夫煦者妒者怨者貪者行其說而是非顛倒公道不明矣先生曰徐徐他宰執亦曰徐徐今宰執不愛時體有如先生者乎卽有如先生則亦曰徐徐已耳民負冤則直之恐其不早也乃士夫之冤則顧曰徐徐爾如此而煦者妒者怨者貪者之說卒有能忌

憚之者耶既又退語人曰冤哉東洲若率有能白之者然命也夫達人不以夷險易操非美殊志足下試觀義命之說精矣敢附此間亦欲足下之由然而雖雖若無與然以待也則命在我矣念言有懷侍坐無緣北望塞塵何勝慷慨

復翁東涯書

與子信於京國忽復參商念言蒼梧轉多勞緒人至猥惠德音故人天涯倏若談面來敎敍陳邊郡之勞且養勸僕以進賢退不肖之指嘉命損辱詡曷能當吾子振翰天衢高視上京塊爾雄心難可比量已而出吏邊郵式監蠻長夫君子不易俗而治民志士不巽操而居險吾子陋膠東之無奇卑子康之憒積是故荒癈不足爲子惡繩墨不足爲子拘僕

視子豈薄志於梧哉顧僕媿無鄉里之行又寡交遊之譽曩者曹員詔辟鄉賢翹侯當此時人人自謂清通之裴楷更生簡約之阮放尚在譬若爭餅群兒惟相競口除書忽下首被非任夫徐生願辭道子之舉叔夜求絶山濤之交昔人雅志良有以也一人省署懶受羇束舊有惡悶心疾遇囂輒發卽鎮日之內呻喚不止每見揖坐委折齷齪不能學且今喉嚨中時抑抑也良故厭之夫善宦之巧進

慙司馬高擧之智退謝長公方欲咏招隱之詩擬閑居之賦然華耀中戰俗累外纓用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而子責我以涇渭薦紳抑揚廢品之道無乃與僕初心謬乎且夫白骨疑象魚目類珠言似之能亂眞也苟非賢哲孰能參驗若僕則非其比矣且子又欲開僕所定交嗟乎未易言也憶在沖齡靡知檢括自謂高談可以娛心綴言可以抗志玩素可以抑情單居可以流興遂爾閉門學鈍破

偶成奇視入幕之賓則咄恚坐延賢之閣而屛跡晩步世途更嬰宦疹追念生平裁深痛抑然性有所短心有所賠終非可以弦韋移也屬邇以來時體逼煎志局難改出門無逆處室獨娛固足下所深悲而鄙人之用兢兢者也聲求之叩無以遣報不敢懷隱故畧述其梗概歲月不停山原復隔子非茂齒我亦彫容無緣把臂願冀努力

與夏東洲書

僕少年時嘗喜讀今世士夫文章而得其人物如夏東洲康對山李空同三子者及長而仕又嘗接見今士夫言貌矣頃之人有問輒便忘其姓名卽强記亦不復起獨於三子者未嘗一日間忘非有積素之好也平生所欲見者此三子而已今空同卽世對山廢居而足下坐累甲天下之名抱不測之罪僕又不敢爲無覩之辭重世俗之忌不意足下過自

貶損賜辱遠書此僕事足下之禮而非足下所宜先加於僕也邊居萬里蕭涼異俗遠聞足下處之耐煩不作惡抱自非內有所勝誰能不憤悒者哉傳記所稱學士以文字忌世爲俗捐擯自廢者甚衆賈董以不遇廢史遷以腐刑廢韓愈柳宗元以貶謫廢其餘雖不廢亦不甚大顯近世如足下對山此其明驗也讀戍中近作志指和平雅有風人之思視世褊敝之士一遇摧跌便生憤恚時出其吹

嘂之怨自比於騷其趣遠矣夫騷誠怨矣然為其君者也後世之怨謀其身者也怨為其君卽怨不怨身則幾於訕矣僕固知足下之能知自解也且丈夫自為世耳故不得偷行伍所以發子長之恨而係單于之頸以啟丹冊亦江淹之所慷慨而思赴者也今足下有其時矣其自解又將不在茲乎得大价行息甚遍匆卒奉候不盡所言

奉霍相公書

虞臣不肖不肖不能委曲時體婞直成性遂爾墮跗貽憲名編獄錄重貽父師窮蹶之憂虞臣誠死罪死罪被繫以來每見獄吏咆哮心魂惕悸群與諸囚括髮交手足關械帶索坐饑蝨一月之內僅能再櫛耳念自遠違杖履音墨載疎輒欲作書遣報然薄命之災幾成狠戾氣體虛羸不任執筆又服醫家息慮存神收精還吐之言誤為過信竟爾遲疑

乃今削骨稍能倚凭而眠食據蓐尚類嬰兒嗟乎嗟乎今日之事故未敢一二談也虞臣少籍矩範稍知章句徒以盜竊文史之間非有杜偉廊廟之器阮放清簡之識謬膺薦拔得列清曹然長竊慕嵇生之為人自以剛腸疾惡遇事直言乃辭舉吏部絕交山濤斯固哲士之高趣而雅人之遠圖者也覩其遺書咄若發矇或咄恚時事便舉挂冠但十口之隸未去饑寒所以俛首縮眉求寄衣食重慚

君子之思竟罹黨搆之禍命也如此敢復云云一自罷官之後吏持逐禁來相麥趣遂命僕夫理弃策仗孤劒出都門望指河西當此時晨登征途則受訶關吏夕托馬首則諱言逐客自非識時知命誰不吁嗟行路之難陨涕狹斜之曲者哉然而非吾心所懼仲尼素位之訓莊生齊物之篇作者雅志似吾不少之也乃若元英徂節青陽協候始挂長帆出淸淵度淮海望金陵伏謁我公都下侍領言笑然後遡長江入彭蠡訪匡廬弔白鹿之遺跡遂循東林上天池求

高皇帝所爲周顚碑讀焉斯固行道之勞而實積心之所希艶者也若夫歸而誅茅結屋墳索置前圖諜陳後爾乃總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舒潭思下帷嚴平不窺城市自謂猶以過之何則誠以虛生不如管名而羡古不如自立也但竊有懷惟恐聰明易衰重負我公訓旨點玷門牆輿言及此夜不成寐獄錄一首附獻左右諺曰厚者不毀人以益名知者不揚黙以危身毎服斯言良增赧愧然斯獄之成本自鈎織亦我公世道之憂也故首尾具論疏鹵不文何勝悚息

謝尚書毛東塘書

明公承休明之策擁威靈之號上應台階下
象山岳爾迺開闢幕府廣延南士咸願委心
戲下顚倒衣裳獨虞臣以削籍丹書隸名獄
籙坐跡轅門無路操策監寀輾轉流悵胸臆
豈圖明公收諸徒步之列加以咳唾之恩未
爲窮冬覩須新曆雖嗟老之悲無禪賤士懷
惠之感實逾小人復幸虞臣得長明公之世
與在視聽之末邇者伏覩交州之役瑣夫麼

議多謂崚嶒谿谷鳥道盤鬱三江爲防險不
可度斬木爲械堅不可入嶕嶢幽窈林箐蓊
蔚伏象驅戰而蒙豹之馬不能禦瘴霧薰蒸
則防戍之卒不能守勞逸岐形主客懸制狠
兵難羈漕轉多厄而豈知　國家隆盛之福
明公萬全之策謀成几案畫定帷幄可以北
略諒山南扳清華東潰宜陽西循興化斬那
河之險決車里之堰據雲屯之阻破醎子之
關楊㙦沱江飲馬浪泊其棉除封蟻若駭鯨
之裂細網犇兕之觸魯縞也然敵不難取取
而守之則難功固易成成而處之不易昔忠
宣有云馭之有道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
再變毋誦斯言胃爾長懷夫南交輕剽徃諜
所記使鎭府無黠國之重聚落非夷酋之統
則簡定之孽再萌噢咻稍疎繩束太驟則黎
利之禍復起姑息貶削仍議賓藩則莫氏之
篡猶存殷鑒不遠事符先歷故賢者愼微而
制變智士鏡幾以設防明公誠能遠準春秋

之義近懲永宣之轍詳內略外設酋立長封
欵附之徒以安其心廣建置之典以小其力
則我公於斯役業類補天功均柱地伏波棒
轡晉裴扶轂此固元老經略之餘蓄亦纓緌
縉紳之所矚望而歸心者也虞臣過懷東郭
之憂敢竊負薪之議因緣奏記附布中悰誠
死罪死罪

謝蔡半洲中丞書

虞臣南國徒步伏謁戲下幸奉入幕之末兼承白璧之賜懷惠之私實踰小人伏惟明公策承休明位據上台巍威履仁覆露粵土蓋自忠肅文莊以來未有能三此者交州之役載軫翁懷然策定帷幄謀成几案自足以南蹈鎮東北入昌江據雲屯之阻破邱溫之壘固我翁經略之餘蓄亦士林之所委心而矚視者也但恨晚生小子無由操策轅門侍領邊畫以此爲負終童之歎耳矣謹布中悰敢塵奏記卑懷無任瞻戀之至

上霍少保書

不侍多年瞻戀之懷發于寤寐雖久塵奏記然毋得都下人來言我公養志和神優游南署卑懷無任喜慰且道公常品題今士猥及庸流昔人有以唾欬爲恩睞盼成飾竊比斯義誠猶過之性非木石不敢昧大忌深居簡喻抗亦惟篤信昔人絕書相府之義裁阻因循竟歸簡畧虞臣叩頭死罪已亥之冬伏聞蒲輪已北元袞登用賈充難抑司馬再相中外同歡況我公承休明之策擁千載之任儲端華重實異恆司在昔春卿今也夫子然自傳記所載治朝亦有雜進嚴禁豈無貪吏故大臣匡朝上術要在修時務包容所以全大體也無求備所以畜凡材也浮陽而不逆所以處小人也任怨而不激所以行政也廉直而不劌所以謀身也虛心而無我所以聽言也是以望顯而人服功成而天下安先史有言宰相逗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

與政爭於務則難以御物固知老臣謀慮宿
有註畧鄙人但惟屏跡舊棲求終計活然窮
居獨坐私心想遴綜銓庶籍治亂之原要自
將相古今成鑒故本三代而訖宋元據述事
實編次爲傳美惡具列勸懲自標至於繫繇
國步興亡之際則闡潛發幽用致己意俟之
更年倘得就緒亦足爲我公相業之助也但
恐才識蹇淺無堪任稱年來心氣惡小性又
健忘苦思便憒悶矣監衆輾轉亂憂非一向
使天不人假夙志謂何涕言橫集

與汪西潭少參書

虞臣粵國遺民也徒以脂韋法心婞直成性
既謝長公高舉之智又無司馬善宦之巧竟
爾列籍士伍登名獄錄撫念陳事未常不隕
賈生之涕而危巷伯之遭也自返舊棲每談
桑麻之術秉耕課僕出助租稅故讀閑居之
賦則叶賞潘生詠招隱之詩則契幽左氏況
山林無寒燠之世情詩書有平生之舊好是
以仲舒潭思下帷鄭眞屏窺城市展彼二子
之雅志謂自過之舉對人言終貽俗笑但要
之皓首能不謾耳然私心嚮往尚賴明公流
惠吾土休德波被使不肖輩得爲太平逸民
然後可了此隱願不然耳目所覩百憂具軫
誰復有能除割凡根而摧薄其雄憤者耶今
山崎窮谷之民引首翹目仰惟明公風采冀
濯煩熱廣謠有曰家養馴兎無畜獵犬其言
雖鄙可以喻政惟明公哀我南人引首翹目
之急少盈其願則可以旣攬轡之思而人皆

欲出明公之時竊觀明公之美卽溘死無恨矣無緣伏謁附謝因便不盡鄙懷

上詹憲長論山墳狀

虞臣頓首謹狀虞臣家祖墳歷宋元之際及明興以來俱葬邑之黄岡會邑寇爲亂逸祟馮貴寧等負其豪欺乘干禁盜侵壠畧成化中先大父璣以直於官貴寧竟抵法嘉靖初其孫馮超等孽害有仍玩惡益烈乃又平治我祖封植藏毁我祖碑碣盜占我祖冢耕灌犂爲園牛羊上牧獨其巨石隱隱纍立子孫遂相委循忍禍於祖考是時虞臣尚在家食乃

抆淚而告於父老曰子孫之守莫大於墳墓害莫憯於侵奪辱莫獨於恐禍不肖莫上於失守所以蹙頞痛心哀鳴疾呼上訴當道如王公槃谷胡公南津祝公曉溪三先生者皆爲虞臣握腕竟窮其奸而曉溪又復追獲其毁藏之碑碣會諸公遷轉踵繼未及歸結關其案於吳蘇園虞臣亦薄從試事北上夫時安於北上謂當道仁人君子皆如三先生哀鳴疾呼似可少緩諸君子必有能爲僕直者

乃蘇國駁回再勘遂張小人之勢復使其死
者含九原之冤生者負復讐之志傳曰縱奸
漏枉收冤也伐善殘弱擘民也非蘇國謂耶
此某之蹙首痛心日復益加每與念及未常
不涕淚沾衣心孔煩熱而自悲祖考之不幸
不見憐於人人也夫馮超族黨習悍憸之性
乘世濟之惡人有與相讐輒自刺殺誣之或
當以宿病羸生之人無耕籍商販作務剸弱
於人以爲食其餘攻剽盜竊爲奸者不可勝

數是誠邑人所痛也然未若僕家祖考之被
害爲最酷比時家人來告以蘇國之駁曰還
藏石碑事同一時藏則俱藏毀則俱毀僕時
亦有僭啟曰夫藏與毀一也其志皆欲以滅
跡也石稍薄則易毀碎獨祖母周之誌其石
堅厚幾踰一尺非可以椎鑿毀者招稱馮仲
自行掘地三尺見碑夫藏之三尺亦將求以
滅跡耳已乃謂藏與毀不同何耶羅教葬陪
祖壠而謬聽其盧刑買地之說豈不冤哉且

羅教之祔在正德時然先壠之葬黃岡蓋自
宋元來所有也曷不觀追獲所藏之碑至元
中重修乎彼其供稱在案亦既明白況再證
以山隣結以里正執事豈謂山隣里正之言
不足據耶先人兆域舊有界置上抵山頂下
抵衆戶田頭左右之界俱有水坑此成化時
官所給斷案文也卷中始末執事特未深攷
耳田園租稅歲入不過一二兩萬不足以供
祭掃之用豈謂僕貪其厚利如今日士夫之

爭沙坦耶且葬於黃岡有祖曰鑄夫者宋理
宗時人也舉景定中省元後以元氏之亂竟
不忍仕及卒其門人私謚曰宋義隱載在縣
紀昔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壠樵蘇有
禁吾先祖雖無信陵之貴實懷展季之賢而
邱日荒弱幻盜鋤發亦諸君子之所宜興哀
也於是蘇國判一書曰生當自有處頃之蘇
國去其事遂寢幸而天誘吾衷諸惡連遭疫
死數年之間先塚亦就綏寧何圖小人之禍

莭餘未息忽於今年之夏越築基界斫塋樹木已經告理執頑抗命及僕之佃人蔣希于田被渠特办殘傷聚衆綁捉犇訴之縣差人枸提渠復肆兇拒捕自知其罪之不可逃也裝誣越訴冀圖抵飾設或小佃數多豈能束手足而聽其綁獲耶小人欺罔無忌蔓恐難圖伏惟明公按部吾廣仁足以植善明足以燭奸威足以止暴持三物而能不忍一民之傷於害者故有屈而不伸怨而未平將爲明公是求念惟虞臣自放逐以來杜門別業噬口世事但此關屬大義第不一言恐以裁抑之說見橫則禍心未能自白是以不避瑣瑣伏候才察

謝韓憲副書

某南國之徒步耳不悟明公洞開心顏過自謙抑假我英眄錫之嘉宴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郝阮哀激雖曾公忘疲於干斯侯生納顧於東門無以過也徘徊厚渥實深感愧顧以官寺務煩恐勞折節未緣伏謝飄爾晨征倉怔登舟殊不宣展謹布中悰幸惟亮察

又與汪少叅書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適逢行縣不敢蹉跌不面龔奉壽誨用釋遙悚不圖性局褊瘠形跡似猜言侍未須竟引夙退畏使君勞僕誠則鄙人然念屈色時俗汗流竟趾跡其方中豈所謂槩宇宙獨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氣者耶惟於君侯所出見豈曰希實龔流惠著亦垂名鼎鍾以永年譽故此解携日遠向慕難裁曩素所藏謹檢篋中得祥異賦三冊奉獻左右

謝汪少叅書

睽貳更年實瞻勞止念惟君子于役北還擬圖修候然辰屬朱明擁旌東邁寒暑載離山原復隔翻爾因循竟歸簡畧虞臣萬罪萬罪伏跡舊棲忽拜遠存載攬賢書覩須新歷雖覩斗可以辯日移灰可以測度審時可以知稼覩朔可以紀異君侯嘉惠荷俾良多然流光電謝非復茂齒還念生涯絲髮總集所慰公門延攬實多髦俊千里之足無留良於伯樂合璧之珠不匿耀於隋侯而公又文苑宗工道園哲匠錄中諸作諒多手製足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誦之粲然何可仰贊再拜厚渥謹緣使謝兼敘之懷無任瞻遡

與胡仰齋書

別來思公爲勞向擬馳候而德輝害病家僮中無省事足遣也地逈心邇我懷如何日聞公入廣時無人相告道及偶得傳息遣人追候而公舟發矣悵望久之區區擬作最言具道辱公相愛厚之雅且憤説世人娥眉之妒痛哭長安行路之難然彌月不敢獻豈亦暢生辭作暑賦之義耶今聞公有召還新 命益嗑舌狂態矣日者偶與坐客談公被召因憶記令祖五峯翁昔以言事爲秦檜所忌落職及檜死徵爲嶽獻學士與公今日之迹相先後自是異事亦公家所傳譜案也然僕願公倂莫 淸時無日了吾魔障優游粉署以榮希艷僕將翹首諸君太平之業足我南逸隱懷惟公共圖之適舍親何克肖南歸過訪不得走候江濱旣所欲言無任悵懷無任悵懷

復胡仰齋書

令祖公道繫經籍名傳史諜虞臣淺學晩生安敢復贅一辭但至寶流傳四百餘歲子孫能守不可無表乃以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見委於僕實非其任也夫學非司馬孰傳世家才乏歐陽胡編相譜僕於執事雖恃有惠子知我之愛愧無孑建不憖之言損辱嘉命實不敢承造次不盡容俟相見虞臣頓首

與吳默泉提學書

僕少誤學儒竟離轗軻故每敕諸弟輩焚毀筆硯問道桑麻而獻輩議見荒傭志與僕謬自謂詩書之好傳自先世故不敢失墜先人故業然品列凡愚難加陶範豈期君子之德曲荷優容烟霞餘彩賁及士伍光寵門戶僕本小人懷惠之私敢忘胸臆未緣伏謝謹布心悰

答王青蘿書

日者聽公體性求仁之說上究乾樞下稽物變六籍未談道園獨悟所以不待數日思若彌年益痛靈禀之難遇而恐管窺之易蒙也擬圖請益詎辱遠馳覗我珍什披覽粲然發調既清修辭亦綉誠巖壑之孤貞而宗工之大雅也謹依來命欲投報章然辭作鴞賦恐類楊生謹把名篇畀諸蒼頭以時唫頌而已因使附謝鹿門之返未告解携晨輿遣候冀釋遙悚而仙舟夜發悵戀如何樵南之訪倘不遐棄命予佳期

與程中峯書

不肖列籍士伍棲迹別業而山林泉石之雅不求吾是不責吾非俾僕得以尋詩書之舊好學無生之元術不肖有此亦君侯諸公之賜也然不敢問定與謁左右蓋謂虛禮無用虛辭無覩非所以報君子之恩亦門下之所簡賤者也邇者先壠被禍之酷義不容默故敢不忌嫌跡竭其欸欸夫小人盜侵先壠已非一日幸僕遊宦十年其禍已弭塚郎亦有寧宇今復孽惡再萌豈僕不德之招抑亦風俗薄惡而移易陵遲之勢然耶小人欺罔無忌之禍至今日已極植善鋤暴防瀾塞潰之義是在君侯幸加才察上詹憲長狀一首附獻塵覽雖疎鹵不文然事之首尾顚亦具載又聞此事案下有行謹令義男陳詞階下伏候批行委官併勘亦先靈所稽首拜泉下者也

與沈少汾秋官書

與子解携連日念子多勞忽辱遠使臨門拜遺雲板升之堂右扣鳴鏗鏘故人之跡倐如對面兼示諸公之作遠庭把玩迴遭無厭慨自文苑宗工曠落日久宏治初號稱多賢然裁調靡弱既無與象復少風骨正德中空同輩出標格漸高今　聖人御極海內詞揚尤然右古南風周雅稱聞今日如諸公雖道非匠心然文質半取思調兩挾可謂一時之英矣吾子大雅遠過諸公將來秀士幸得師範知足鄙人之望矣獨念鄙人少誤學儒齟齬聖代半生錯料竟爾蹉跎自今年來白髮閉生徹夜輾轉亂懷非一若使憂能傷人何堪長久近讀仙經莊老諸書儘有思味閉關端坐更學無生以除衰病乃若振羽天衢流光帝籍爲謝故人長加倖莫

與閻德夫道長書

不侍多年思亦勞止念昔兩同京國高談燕會無乏晨夕豈悟世事緯繣風藿飄轉岐路云眇殊積愴嘆竊念鄙人動遭淪擯枯槁當世然懸非娥眉何能秧妒邇來卜築城東蹝繩樞湫隘有同晏市而門徑寂寞頗類揚居有園數畝離披落格之藤爛熳無叢之菊對此偃息饒供清賞至於農務時閑濁酒初齊乃有田父相過共談稼穀酒情中酣仰而賦

詩僕本粵人也能爲粵歌界之蒼頭以時諷詠彈劍而和其音欸欸當此時雖安仁閑居之賦太冲招隱之咏猶謂未足以比其幽懷也然尚籍君子抗論雲臺揚聲紫微太平之業波及遺逸即饑寒於堯舜之凶年亦且甘心矣偶發狂言恃有惠子

與岑蒲谷正郎書

某不肖周身寡術動與俗乖迺爾拓落　明時轗軻　聖代且以吏議見逐持禁相趣理奔策而晨征望潞河而寄止時則黃埃蔽野悲風四起日晼晼其易落雪霏霏而霑衣埋輪據鞍啼悽茹嘆曰嗟乎薄命之人乃爲灾首言念君子鳴珂金殿曳履仙曹慷慨則高議雲臺拾尋則倦遊名苑至乃賦贈征夫則藻思泉飛宴開賓筵則高懷雨集此固足下

之雅致而實鄙人之所希艷者也念想歸去家徒四壁欲輸黍稷則田空負郭竇擅布則園謝桑麻貶心貨殖則寡猗頓埒富之術抗志神仙則少松喬蟬蛻之方徒爾局步常衢沉痾時痛嗟乎岑生知吾心樂乎否也勉立功名流光　帝籍好自爲之幸以鄙人爲鏡

又與吳拙學書

伏謁門下假我顏色而歸舟倉忙簡禮斛謝遜懷蒹葭有類風人日面承公許惠名書僕小構在縣五山之中因名中山別業堂曰大雅有臺曰見楊然素壁不假無繇增重伏覩公染留蹟粵國觀其體格整嚴手神灑落內涵筋骨外曜鋒芒竊陋世人任筆爲體漿墨成形薄解章草粗傳佐隸則奸溺偏固自闕通規豈若我公總覽六書之要俯貫八體之奇將使伯英棒轡元常扶轂度越凡品足擅名流倘不見棄鄙人載榮奕世敢不百拜我公之明賜

與譚維鼎舉人書

遠辱吾子臨況侍聆德音式如金玉征舟倉忙阻遏造候蒹葭之懷不任勞止吾子白雪孤揚騄駬空廐而能降抑心容韜含光曜誠達人之元機而夸士之所難者也僕少執寡眛載鮮磨礱自謂學止師心行由孤獨可以抗志浮雲徹跡九有晚步弱途更嬰宦疹歷覩昔才多陷輕薄曼倩滑稽不雅長卿竊貲無操步兵無禮敗俗中散凌物凶終元暉傲慢貽險仲宣躁率見嫌始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歠速乎風塵諟此殷鑒喟爾長懷吾子聰明獨穎所知當不逾於僕年然不敢隱畧其鄙悰亦惟靈品罕遇管窺易蒙故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談也昔孔融忘年於正平李白賦志於子微吾子固希有之鳥也竊比斯義是以敢進其區區

辭修志

承我大夫以邑誌之役見委虞臣竊謂誌史之流也所以彰往昭來闡潛而發微也江文通嘗論修史之難無出於誌虞臣小子弗學其何敢與於斯本乏三長乃欲竊效名芳輒附筆削使讀者無所啟發豈惟負我大夫任使抑又何以覩也總裁之任須屬名筆若採訪故實則僕土人也不敢辭

與趙東臺廷評書

猥辱臨況簡禮殊深上國佳期不敢追候恐以市客盈門長車擁路而潦倒野態或可以移病解也懶慢之性今復成僻京師故舊倘有言及不肖爲我謝曰不問陞除不覽邸報不養交遊不通書問渠以爲達生保命第一義也幸無見怪行矣東臺策立 明時莫謝知己

與吳巽峯書

辱承下問鄙人不知其便謹用採拾舊聞討論故典以上塵清覽語曰絕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渺微渺而忽之則善根不植既萌而後絕則惡蔓難圖倘我大夫以鄉約保甲之法爲相須而參之以時宜行之以勇決是大夫承有覆露于我邑民也鄙人敢不盡其愚欲贊揚萬分某頓首

羅司勳文集卷之二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三

奏議二首 附獄錄一首

議禮奏稿

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臣羅虞臣謹

奏爲遵

明旨陳鄙見以正儀禮以昭

聖德事近該禮部題爲

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廟建大事禮之至吉今既卜吉宜速奉造

但時非古比或有以

皇兄后喪爲不可卽舉行者爾禮部還行部院

司寺翰林科道等官作急議了來說不許面

從退言各盡所謂欽此臣有以仰見

陛下之心之明且虛也夫有虛明之心者然後

可以語禮可以事神臣又有以仰見

陛下之治之可以比唐虞三代之盛也臣愚以

爲禮官之議必能上奉

明詔而宣
陛下虛明之德於天下也然昨見邸報禮官之
議與臣私心相刺謬始自驚駭臣妄以爲禮
官之負
陛下多矣原禮官之意豈不以爲
祖尊也后卑也建
廟重也而叔嫂之無服喪輕也后卑於
祖而祭重於喪明不可以卑廢尊輕奪重也臣
竊以爲

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名號繫於臣民已久則尊
孰有過於天下母乎
莊肅皇后雖今向在大行然自他日而言將不
爲
宗廟之主乎
陛下於
莊肅雖無服制然自群臣而言將不爲斬衰之
服乎禮爲天子之后服齊衰齊衰者三年之
服也何以服齊衰有母道也則天下之重事

孰有過於三年之喪者乎
莊肅母儀天下幾三十年而諸臣受祿食土於
武宗之朝者亦十六年故諸臣之爲斬衰謂其
有
君臣之義也謂其有受祿食土之恩也義則爲
之服恩則爲之哀故服也者所以飾哀者也
今
陛下將建
九廟而行告諭之禮其所執事於

太廟與所董役乎百工者將非在
朝之諸臣乎在
朝諸臣其將有不以母視
莊肅者乎諸臣以母視
莊肅則新喪未久哀泣未廢而使之從
宗廟之役其將以喪服乎以嘉服乎凶服不可
以入
宗廟以嘉服則非居三年之喪者所忍服也傳
日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臣見諸臣之心

必有赧然而媿蹙然而不安者矣或者又以
爲營建主自
陛下無妨於舉臣則曰
陛下以孝敎天下者也
陛下之孝百王之所同也天下之所式也後世
之所觀也何不敎諸臣以成其孝而遽爲之
奪其情從
宗廟之役以
陛下之朝有失禮之臣哉

陛下於
莊肅本無服制禮曰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叔嫂
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然人之情聞嫂之喪
則未嘗不戚戚則未嘗不哀故曰子思之哭
嫂也爲位弗服之者制也哀者情也情不掩
義制不奪恩
陛下於
莊肅之喪既輟
朝叅矣徹鐘鼓之鳴矣又素服而奠矣則

陛下之情必有慨然之色愴然之容表見於儀
禮之中非直循故事爲美觀於臣下已也今
去告
廟之日僅浹旬耳臣以爲
陛下之心志未能卽銜感慨未能卽平而遽行
告請之禮非所以專致精明而交於神明之
義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天子嘗禘郊社
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有后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禮三年之喪不祭其先祝取群主而藏諸

祖廟以待卒哭所以象生者爲凶事而聚也
明哀悲之情人鬼同也武王有營洛之志而
未遂周公輔成王理天下以畢其志而命名
公相宅經營却在嗣位三年之後喪服之外
則何者以爲喪服未廢未宜以吉卜也今
皇后之喪既爲天下臣子三年之服則告請之
禮未可卽行建造之工在所當緩而禮官之
議顧欲舉吉禮於喪服未卒之內無適與周
公孔子之指爲相謬乎況禮有經變有同異

故君子之於禮據經而審變合同而流異是
故可以已而已者禮之常也不可已而已者
禮之拘也不可已而不已者禮之變也若顧
命冕裳之被伯禽金華之事皆禮之變也是
不可以已而不已者也今告謫之禮蓋自
陛下之建
廟始也其告典非循舊之制其日月非不易之
期使再卜日而行又非後時之慢也
莊肅之喪旣以日易月則所諱者不過旬月間

耳而獨不可以改卜乎與其用喪失禮以求
吉孰若去喪而得禮之爲吉也是禮之可以
已者也禮官循衆附會首爲不可緩之說以
欺
陛下臣不知其所指矣昔魯有事於太廟公子
遂卒及繹萬入去籥夫有大夫之喪而繹已
去籥矣君子猶以爲可以已繹也可以已而
不已曰猶繹譏之也以大夫之喪而猶廢宗
廟之繹而況於天子之后乎禮官之議臣不

知其所指矣夫志敬而節具者謂之知禮志
哀而居約者謂之知喪今禮官忘
皇后之喪而從吉禮謂之知喪可乎以哀戚之
餘而奉
陛下以見
太廟之主謂之知禮可乎含哀與敬而號其禮
曰可以傳天下觀後世可以彰
陛下虛明之德也臣則不知矣臣愚少不知學
淺見荒識安敢自謂能與知禮之末但由臣

之說則考之古而有據揆諸心而得安由禮
官之說則事無明徵而道有強心矣
陛下倘以臣言爲可採擇萬一收回
成命仍
敕禮官待畢喪之後再擇吉日相度建工則天
下後世將以
陛下之孝於
宗廟厚於
莊肅而優容於小臣也如此一舉而三善具矣

臣欽誦
陛下有各盡所謂之
旨而禮官不能悉心正詞援引古典以當
陛下之意是以不避斧鉞冒眛上陳伏惟
陛下嘉納臣無任戰慄懇祈之至爲此具本親
齎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獄中奏稿

邇者臣因宛平人劉東山僞上變告張延齡
姦詿連及臣
陛下不加深察并逮臣
詔獄臣不勝憤懣不勝媿死竊念臣昔爲刑部
主事提牢一月臣訪在監一切囚犯應帶枷
杻或獄卒受財縱放或罪人私自脫解或罪
人在監賭博撒潑或罪人越監私相耳語臣
則痛爲戒飭深加省革所以重獄情懲踈漏

也先時劉東山係見問應禁人犯臣按律鎖
杻發禁見監劉東山乃私自解脫越過別監
與人戲賭紙牌臣忽下監拿獲臣初欲取供
送問及審本犯見在招罪未結乃止責打二
十所以示懲戒也後臣蒙
聖恩調補吏部主事臣供職幾過一年不意劉
東山近日挾奏張延齡誣臣聽屬將伊責打
臣責打劉東山爲其脫去鎖杻也爲其越監
犯約也反誣臣聽延齡之屬然則臣常責治

各監之有奸禁者亦將誰爲屬耶其奏張延
齡屬臣又非有重大事故止謂延齡嗔怪見
伊坐而不起臣謂獄囚中摧折延齡尚衆豈
止坐不起者卽人人嗔怪之將恐不勝其屬
矣況劉東山原與已問發崔福馮國用郭碧
崔忠王銘等嚇騙張延齡銀兩劉東山見事
露出首有司案驗明白追銀一千三百餘兩
給還延齡收領奏當崔福等罪當徒延齡因
其出首得領前銀是延齡於劉東山猶有德

焉於崔福等猶有怨焉延齡縱有屬臣何不
屬臣以責治其所怨之崔福等而忍於負其
所德之劉東山者哉今
陛下不肯骫天下正法赦延齡誠古帝王誅不
避親之義也有司質碻其過寘諸叢棘之下
身罣幽獄舉目堪悲是若墜不測之淵而踐
必死之地也且延齡幸以肺腑侍
先皇帝得列侯封當
朝外戚之隆莫與爲比延齡不永惟

先皇帝寵幸深恩曠貴蔑法卒嬰大僇臣以延
齡素驕貴一旦下之吏卽不栝髮交手足荷
索闌械言不苦者特爲强耳延齡身中明法
自當伏刑都市以章其罪爲外家驕蹇橫恣
之戒當其時提牢官一切以法苦之萬一防
衛不謹有如卒暴死獄中
陛下時欲生得延齡付有司正刀鋸而不可得
將必爲臣等首咎臣等之罪又安所逃脫乎
況延齡禁在庫房業非臣始夫庫房亦獄中

小房耳延齡下獄年月在嘉靖十二年十月
臣於十四年四月方纔提牢自臣而上提牢
主事已經二十員矣延齡禁在庫房已踰一
年餘矣獨以此坐臣豈不錯哉豈不錯哉臣
又見奏內誣臣與死囚陳邦憲輒去刑具請
至提牢廳高坐飲酒提牢廳官署也臣法官
也身爲法官而引囚首之人坐官署飲酒不
亦賤名器辱淸議而羞左右役使之人乎臣
至極愚敢冒斯穢臣與陳邦憲雖隸同郡平

居未識止因臣見該監司獄官稟稱本犯病瘧臣乃白本部尚書蕭賢准免上柙數日若謂一月之內皆脫柙鐐必有獄官獄吏與爲其脫放獄卒者相爲首證豈臣能親放之耶

臣載觀

大明律內有曰獄囚患病應脫去枷杻而不脫去因而致死若囚該死罪者杖八十提牢官知而不舉同罪蓋

國家制律之仁也是故饑寒有衣糧疾病有醫藥又疎其枷杻便其調理所以求其生也即臣寛本犯枷杻亦循守律格耳矣未足爲臣罪也然今日之事臣反覆思之究此胚胎實由刁惡造飾誣謾激怒

聖朝添誣及臣以報前怨遂令臣限身幽圄旁格受辱身非木石獄吏相伍弔影酸心誰復爲憐法官或不廉臣無驗之罪竟按空文不與蠲除臣恐薄惡相煽慢由京師其爲虧損政體不小也昔絳侯受繫低首獄吏史遷下

室嘆辱笞箠縲絏之恥古今所同臣被逮何惜但念臣自結髮從仕通籍薦紳乃今爲小人所誣尚復麻面目對人不亦羞當世奇節之士乎且人情頓挫而節義之行損官師蒙辱而

朝廷之威褻奸惡不懲而法令之格廢詆欺無限而是非之眞淆舉皆往昔之殷鑒恐非

聖朝所宜有者也伏望

皇上發聖神之聽啟獨覩之明矜臣無辜特

勅下鎭撫司與臣辯理明白然後容臣從疾里罷歸故鄉庶乎

朝無辱士野無奸民未必不少爲

聖朝風化裨也臣干冒

天威萬死萬死

御史府獄私錄

李司封開先曰嗟羅子欺人也吾見以駁中法矣或問李子不答後數日人有教死平人劉東山僞上變告張延齡姦連及羅子於是會逮詣　詔獄治羅子乃從獄中上書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曰咄羅生良狀然而辯何益矣羅子初不解强請之上翌日鎮撫翟裕暴羅子階下與諸囚雜治翟語難劉東山率如羅子書中指曰汝誠誣汝奏羅主事聽張氏屬責汝然汝別監遊蕩而自干禁也又曰頌繫張氏業非渠始且渠非病狂柰何引囚罪人飲官署乎翟拍案且怒且罵東山懼叩頭觸地謝曰死罪死罪翟又名讓羅子曰羅某謂汝無罪乎繫陳邦憲見監汝罪也羅子仰首瞪目而吃吃辯曰此事劉東山奏中弗載且非始其也然竟無語始者姓名翟曰今　上所鳌獨張氏父子第論汝陳囚事無傷也羅子瘖曰吾過在因循而强餙不祥得

禍而分與人不義乃前謝有罪翟大喜而語待羅子甚溫居頃之名責對簿簿上獄吏張進學司簿事仰對擊地怒曰官人甚襯襪既而背書校尉李良手示羅子曰撫軍無足恃也而與我五十金羅子笑曰我酸寒人也何過索我自後張令諸校日使之稍急羅子仰屋嘆曰嗟乎獄吏之貴乃自昔記之矣是時翟已上獄狀請其黎羅子曰那移監禁罔知法度而主事沈椿者則張氏下獄時提牢也翟誤案椿曰賄屬於是　上覽狀大怒乃并下椿等二十三人獄椿懼固推陳主事公陞翟又論公陞曰市恩賣法故縱由始獄再奏
詔下御史府議罪而羅子與二十三人又往繫御史府獄人有爲羅子喜曰翟兩論張氏事故與子無預也且王大夫世之所謂開人也少爲御史爲給事中有氣概吾知論羅子堅持人弗能張弛矣然府府中知者皆恐恐有憂色王大夫乃令御史金燦屬獄草燦則獨

名羅子雜諸囚長跪階下而燦欹冠褏衣咆
哮堂上左右呼叱曰前來前來羅子逡縮伏
地不敢前燦厲聲曰某何說羅子又逡巡伏
地不敢對已出乃竊嘆曰翟武弁也尚能以
官服蒞人如燦若禽鹿視肉耳然燦猶不欲
深抵羅子草具上王大夫王大夫怒辟左右
吏語燦曰羅某另參燦問王大夫默然良久
曰話長話長然弗道其所由而燦亦竟不知
之也燦罷王大夫更名御史梁尚德梁尚德

江西人也伶俐而善伺候人意王大夫復辟
左右語曰羅某另參尚德默頷之乃退而奮
草曰某不畏　國法私其鄉人繇死囚之枷
鐐結犯上之惡黨以致後來提牢官員因循
寬縱習以爲常事求原始抑誰之辜王大夫
讀而喜止竄易數字府有吏偶傍嘆曰豈不
冤哉羅主事往掌　詔獄者論放張氏首坐
沈陳乃今獨渠之坐也冤哉某嘗執役主事
側聞主事指屈廷公卿首才王相公與人論

今人文字則又曰王浚川王浚川云乃今日
王相公何見譴之深也羅子亦獄中移書讓
燦曰聞足下奏當首誣僕任翟鎮撫止坐僕
陳囚事今云結黨元惡不誣乎放陳邦憲者
端自沈陳今云我啟寬縱又不誣乎夫獄理
過刻以索國是非失罷以譌主竊爲足下憂
之尚德聞而懼走白王大夫王大夫乃弁論
沈椿當椿等不應從重罪當杖而獨深文劾
以危法中羅子奏上　上又詔下大理評錄

王大夫曰了吾魔障矣衆讀報咸以異王大
夫羅子曰奚足異也語曰血氣旣衰戒之在
得今王大夫年六十餘矣汝尚謂王大夫爲
御史給事中府耶而大理周卿期雍者讀獄
牒佯語其僚吏曰議不失奏如是足矣已而
挈牒歸私第具草夜有詣期雍第謀搆會期
雍留與語移時而出故事大理令錄獄律當
據罪狀論故得律題允失律題駁理之法也
期雍旣謂不失議而再加詆駁焉斯何法耶

其駁畧曰羅某蔑棄法紀徇私情而故縱重
囚背公道而黨結元惡貫啟釁端致生流弊
奏上　上復大怒詔諸校縛羅子與沈椿于
午門前打五十棍罷爲民已而椿竟死杖下
矣痛哉羅子既免官有來見羅子瞿然曰期
雍幾殺子羅子曰故無積怨於周卿今日之
事偶誤耳曰愚哉子尚不聞京師之醜期雍
者乎唐尚書亦以張氏事待罪　闕下有詔
尚書罷不得奉朝請籍治事先是　上幸昌
平祠諸　園陵唐弗與從行居項之會　上
皇子生唐疏請得列朝臣賀而　上不之許
也期雍心獨喜絶欲傾唐以已代時　上又
問可爲刑部者側有薦期雍期雍聞愈喜曰
我倖多尚書我囊裡物也後　上念唐邊功
不忍罷其官　詔削俸二級期雍始㦖㦖憔
悴無顏色矣又曰去年部佐卿缺廷臣咸推
言期雍霍侍郎曰大理不可無周老期雍退
而喜矜人曰霍吏部知我唐尚書笑曰老癡

霍業不欲用也京師好事者相傳爲笑柄而
期雍遂骨髓憾二公矣若期雍斯世之所謂
鄙夫非耶得人一色言而喜失一色言而恨
於是羅子聞之大驚而信所鈎織乃周卿受
嗾於人云或曰期雍爲廷尉殺人其志求都
美官獵要位耳已夫今之事權貴人者侯侯
顏色賄遺左右夸毗而進孅趍而言皆足以
都美官獵要位斯數行豈期雍所不能耶期
雍獨不畏有天道柰何殺人而媚之也羅子
曰嗟若子之言迂哉腐哉竊位者顯竊國者
富盜跖剖炙人肝能以横行天下而懷行曾
史者曾不脱於窮約若此安復取信天道哉
曩有韓御史岳者欲抗疏以理于衆余聞而
止曰疏入必兩重罪子府中舍其門屏皆書
謹言子獨不念門屏之戒耶且子惡着豸冠
立柱下毋爲御史聲勢耶欲作美官必學周
卿若子亦瑣瑣流耳安能致位大理哉已而
韓亦墜馬傷足遂不果疏羅子又曰吾讀酷

史杜周等傳覩其行事雖刻皆言善傳會上
意乃今則不然周卿止求媚權臣耳矣與昔
所論載又何其大謬也夫權奸黨結而主上
孤危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羅司勲文集卷之四

啓一首

謝　益王啓

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羅虞臣謹

啓爲禮儀事

伏念虞臣若竊賤質卷曲散材學止求心行
多違俗叨備一官甫更三歲無可論之微勞
有未償之厚責徒知許國之忠每懷廢職之
愧方虞幽黜誤荷搜揚皆賴

殿下曲全之德幸免虞臣瘵曠之罪叨

眷殊多冒

恩最渥欽圖稱答遽爾遠違尸厚食而無功謂

當憤絶捐

軀私而不報彌所兢慙茲以本月二十五日治

裝載道戒行就職

皇皇之容再覩未期拳拳之私日增無已伏願

殿下保順

庥嘏永享邦家之福惠愛旰民益培壽命之源

虞臣無任懇祈謹具啟并匪幣羊酒隨進

謝

辭以

知

對一首

擬田叔燒梁王獄對

臣叔謹奉陛下詔往案梁事還至霸昌廐失火焚梁王之獄辭臣叔死罪景帝問曰梁事有乎臣叔對曰梁王無恙陛下無以梁事爲也陛下仁孝天下所聞臣伏見太后故鍾愛於梁王梁王來朝陛下入與同輦出則同車梁侍中郎謁者咸著籍引出入殿門及侍燕飲陛下時賜以好言梁王以太后陛下故而

又王膏腴地於是築東苑作平臺大治宮室爲複道三十餘里又欲以天子旌旗誇視諸侯從千乘萬騎馳驅國中夫梁王之車旗陛下所賜也梁王行多驕蹇亦陛下所故知也梁王不自明察寵任羣小乃羊勝公孫詭之徒浮說相煽危惑人心盈惡自誅不煩有司陛下使使者案梁相望索王之反具竟無跡見且陛下獨不念梁王與楚之勞乎七國反時自關以東合從西鄉惟梁受擊棘壁梁王

輙念太后陛下在中諸侯擾亂乃扞兵東界擊郤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臣又聞太后以陛下意梁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梁王素驕貴萬一摧折不諱重貽太后陛下爲有殺弟之名柰何此憂在陛下矣夫帝王之道不以法勝恩春秋之義不以罪掩功臣恐文吏窮本之言無足據也倘陛下引其言則高帝之法不可赦陛下體太后之心則梁王之罪或可矜臣願陛下無以梁事爲臣不勝欵欵於是景帝大善叔對曰急趨謁太后

策問　五首

問春秋周室之求車求金或書天子或書王夫車金不貢諸侯之罪也而反以罪之周是猶不責不孝之子孫不能供養其父祖而反咎父祖之哀鳴也是豈孔子尊周室之意耶然書王而去天其果後世傳寫者之脫抑孔子之寓褒貶之深意者耶夫以爲寓褒貶之深意則孔子人臣者也而天下不疑其僭何也他如武王稱商王受之名而天下不以爲簒箕子受武王之訪而天下不以爲忘仇伊尹就湯桀於五而天下不以爲二攜彼數聖賢者其跡若有悖於理而犯天下之譏者而天下終不非之彼其道德足以先信天下之心者乎業春秋者當求聖人之心於傳註之外而辯聖人之跡於疑似之間是能善讀春秋者也幸以明經之學告我

策問二

問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有不通及多改字之弊而先儒謂其多裨毛詩之未及者果何以見之及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宋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而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采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何也戴岷隱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

之法爲集解華谷嚴又用其法爲詩緝今諸家之要皆可得而言歟王質鄭樵去小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翁又因鄭樵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而東萊不能無疑者何也夫詩非序莫知所自今去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而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程明道固嘗有說矣然今讀朱傳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甫田大田爲非刺詩其文義曉然無可疑者其發理之精微措辭之簡潔固無加於朱傳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諸生負通經之學幸以告我

策問三

問書有六體曰典謨訓誥誓命是也獨典謨之書簡嚴寬大六體皆備如禹益儆戒之辭皆訓也如欽哉維時亮天工之辭皆誥也如禹命群后誓師之辭皆誓也如命汝作納言之辭皆命也而先儒謂誓誥不及二帝者何也而後世之續書又謂天子之義列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彼其說果有合於六體之義否歟今典謨之書所謂簡嚴寬大者又可得而言歟諸生負通經之學以應用幸詳告我

策問四

問易聖人之書也伊川易傳主於言理康節易說主於言數至朱子作易本義作易啟蒙乃兼二說謂易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爲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有闕然先儒謂言理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倘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是以數學爲不足貴也得無朱子之說異乎然今觀康節先天之說易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而未見其確然有合者彼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果有之乎彼又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於是以乾爲南坤爲北離爲東坎爲西兌巽爲東南西南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

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書果有此位置否耶而朱子迺謂先天圖爲作易之原是果又何所據而言耶且伊川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盡言而獨伊川不言易數康節欲傳其學於伊川而伊川不欲彼伊川者又豈以康節先天之說謂非易書之旨乎諸君負明經之學以進用幸以告我

策問五

問伯夷古賢人也論伯夷至孔孟定矣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百世之師也夫伯夷所以爲聖者以其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淸故耳而史傳所稱以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耻天下宗周義不食其粟而去夫商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矣則往歸焉彼欲夷紂者二公之心未有異也旣而武王倡大義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者何也夫文王養老爲天下而已武王伐紂亦爲天下而已使武王居文王之世必率天下以事殷而文王居武王之世亦必伐紂以救天下固也而伯夷於文王則居於武王則去以前日之歸爲是則今日之去非矣以今日之去爲是則前

日之歸非矣且天下道二仁與不仁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故不事不仁之紂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其於孔孟論伯夷之說得無異乎若以爲將以風垂後世之爲人臣而去是將有爲也有爲爲善則亦衆人而已又安在爲賢聖也而或者以伯夷雖歸文王而不及於武王之世叩馬之諫無有也其說亦有稽乎然吾皆惑焉請以質吾子幸無套舊說以枉執事

讃一首

竹所先生像讃有序

竹所先生者縣之龍江里人也初爲縣學諸生從大司馬湛公受尚書司馬公嘉其誠篤愛重之一時同門士號爲高弟已而久困諸生中不顯名乃求罷歸其常言曰萬物以適情爲得至道以無欲自足故懷達人之行者保寂而破囂履殆身之辱者解命而徇名何則名利於我不可必得也日月易蹉百年難致吾惡夫劬劬勦勦以喪元於不可必得者於是葺宇家林灌園舊業荊扉晝掩蓬戶夜開室臨秋華徑惑春苔先生止息其區陳書綴卷置酒弦琴撫景而言曰曠哉斯邱昔李衡誇橘林於千樹石崇侈靈果於萬株然皆非所以樂吾儉志也乃種竹數本春青冬綠陵漢含霜瀝霧可以清膺樾蓊茸可以蔭房櫳先生又於農隙時開濁酒初齊則有田家野父共論箱庾高談稼穀酒酣耳熱仰而賦

詩嵩此時稽園不足比逸蔣徑亦爲譲幽景
彼逸韻豈非忘山澤之樵樀而譬朝市於桎
梏者哉其通家世好拜瞻儼像會先生以讚
言見屬竊杣丹管用彰絅德

讚曰

古有喆人　賜冠羊裘　何如野服
敖睨林邱　夫也粲粲　倪顏渥丹
何如大璞　刖寳中完　元亮嗜酒
南陽潛經　樹彼蒼琅　碩人之延
昔禾詹茆　今丞唐逸　曾有鵷雛
啄其苞實

羅司勳文集卷之四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五

祭文十四首

祭唐學官文

文學掾昌化唐子經綸卒於學舍嘉靖十七
年九月望日將返柩故山其友人兩部尚書
郎何子繇羅子虞臣祖奠城門道左爲文哀
之曰夫唐子固儋耳之人也方其筮服南海
千里來儀踰河涉川探峭排崎妻孥睽於異
域僮僕與爲旅羇然日置酒宴歡妙賞彈棊
胡抱疾而就枕忽大寐之愆期入子之館除
薄蘂落庭卉秋萎登子之堂餚餘著案酒湛
盈卮迨夫轝返故國慢飄岐崩淒風猿啼寒
雲雁唧瞻馬蝗其尚遠望龍門而無極嗟爾
唐子淡茹之操可顯而官不襲其識沉靜之
質可壽而年不將其德凡我友賓孰不子惻
雖則子惻百爾友賓不覩塞外征夫壠上戍
人一旦白骨委僃墓草根陳思歸道遠反葬
無因至若娥眉貽禍才美秧祾蒿萊結侶江

畔行坐莫不嘆險途之易跌傷直道之難任今予仕爲文學吏長育青衿死而稅賻雜遝縞素如林則莪其修短榮辱之人情吾將六誰而㦯嶔乃若海淺蓬萊魚龍共盡河流酸棗杞櫟俱沉故陸生有大暮之賦雍門鼓池平之琴荀哲人之達觀雖修短榮辱猶寄也又何矜怨于中襟嗟爾唐子邈矣歸魂邈矣歸魂如其有知請紓慰於斯文

祭溪山張先生文

嘉靖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處士溪山張先生卒其甥虞臣留滯京師越五月二十七日得家報言先生卒率其女爲位而哭之廼陳牲酒果奠拭淚言曰去年秋予歸自江西得與公相信宿聚談及來京師公扁舟送我別我珠江之滸杯酒彈劍明月賦詩吾視公志氣慷慨體貌康强喜曰壽相也孰知公年遽止是耶自我入京齷齪跱體匆匆欲求去故不能奉咫尺書問無恙將謂不久南歸伏謁公可月日計也孰知別公珠江之夕柰何永訣耶即令我今歸與公聚談如去歲之歸自江西也可再得耶事不可預料而數不可測如此嗟嗟我公我忍言耶公貌傾然而羇森然德之溫然論之侃然發而詩歌鏘然鏗然有大雅之思若治世之音如令出而干仕可以翽翽於世矣乃公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何則其心有所重而行有所慕也嗚呼

公之隱德宜終壽考孰謂天道與善之説今足信耶夫有德者顧窮縮而在位者卒庸瑣庸瑣者獲終其天年負德隱約者又多短折此皆造化顛倒其善惡不能銖兩於萬物傳記所稱公且仁者誣矣誣矣嗚呼嗟嗟我公我忍言耶雖然吾將表公潛德刻石編次公遺稿無忘其所論著以示鄉人與其子孫使無惑於天道也吾未即死猶能操筆而任之

祭徐孺人文

嘉靖十四年十有二月朔二日戊子張子之母徐孺人卒於京師於是同官某等以牲酒適其館設奠再拜言曰嗟嗟孺人害知其賢雅與子遊聞道慈妬婦儀既嫻母道無忽懿爾元子惟邦之彦昔尹南陵繼陟司銓子獲奇聲母有令名

皇錫寵章壽登耄年胡遽不祿邸襯邸燕嗟嗟孺人命服之襜然生而子姓之時班然殁而賓客之弔騈然自今伊始斧屋㬥然俄而松楸之巻然亦足以捐爾子之潸然香帛附奠敢告素筵

祭邰氏文

嘉靖十有四年七月十四日鍾子汝益之妻邰氏卒其鄕鄭子翹輩凡三十有五人先後造弔焉汝益哭慟而有聲於是弔者咸相慰唁汝益仰天嘆曰嗟夫亾乎今而予何家焉夫邰生而恬靜少慧不妄語言初婦吾蓋猶逮事吾祖母楊夫人楊夫人愛之謂吾母曰孫媳婦賢母曰婦性遲訥又素羸我家事艮煩則苦非其任也後數歲予爲知縣寧海邰

從吾母來寧海過彭蠡時輙遭風逆困舟崖下洄渦中舟突崖石時響響也邰遂病怖至則竟不出一語咄勞苦居亾何後從予京師會病萼作病未踰年骨立然邰雖在病予故不問家事客過留則酒食稱而又善針指不襲巧他人御諸妾恩而有禮得其懽其內稍稍整矣吾母喜曰媳婦賢乃嘆楊夫人爲知言云去歲吾母將南歸母曰婦苦疾吾欲挈而俱然汝舍事無執留之數月竟死遺其孤止十餘齡蓋哭然瑣尾之子焉於是諸弔者爲之酸鼻曰傷哉賢也然而年不襲德貴不逮封豈非天耶傷哉乃修奠而哭之而侑以詞詞曰繄淑人之碩媛兮襲窈窕之芳緻資三靈之淳懿兮秉淑茂於中閨奉淸塵于君子兮服壼彝而言歸上承歡其所隆兮下以不匱其惠念良人于邈方兮鴈噰噰而北翔胡元運之弗度兮乃壽命之無將彼桂敷榮而方盛兮溘零落於繁霜嗟盈月之光沉兮

悼馨蘭之俄殞俾孤齡之靡恃兮哀羸瘁以抽心苟大暮之同歸兮何必仰訴乎穹旻駕仙舟而南下兮九月初吉摧丹旐之飄搖兮悠悠道側罹零露之沾凝兮勁風淒急踰吳澤而波寒兮聽越猿之夜泣爰修祠而告虔兮用彤管乎幽德亦爲爾良人之故也奠罷而於悒

祭李于遷母傅夫人文 代御史李六峯作

於乎夫人其賢乎婦德不出閫外吾何以知夫人之賢吾與令子爲同年見子之德温容而知夫人之能慈也見子盈於威儀而知夫人之能禮也見子之榮醜不携而知夫人之能嫺於義也嗟嗟夫人婦德之良柔而剛也懿其子孫其家昌也子之登揚有奇譽也
皇錫寵章服不渝也歸殯窀穸無悔偷也嗟嗟夫人維子之故修俎壺也於乎尚 饗

祭太母譚夫人文

不肖孫虞臣謹以清羞之奠哭于太母譚夫人之靈辭曰吾今年春夜忽夢齒落筮者曰有內喪時適接家報言季弟病甚酷毎以爲憂筮者曰應在尊者吾曰吾太母數雖及耋然甚康且術者謂有期壽前徵之矣可無恐嗚呼孰謂吾太母之沒何術者之徵於前而不信於後耶其吾夢之先兆而筮者言之無誕耶吾太母性嚴厲然事先太父甚孝喪太

父時家凉甚毎怡處之撫其幼孤以長無齋咨不足之容故能潔其家而懿其子孫者太母之德不敢忘也且吾自童時常負抱於太母家君教嚴若於夏楚太母曰束之太深責之太過則亂其心志蔽其聰明非教蒙之道因止之及吾惰教毎覘家君出外群里兒戲走而頑太母怒戒之曰歸必告汝父責汝如前也用是頗惕厲力於學則大喜自乙酉歲得舉於鄉越二年會試事入京拜辭床下太

母撫吾泣曰吾恐不及汝見矣汝若舉進士愼於爲官吾亦泣下不能語而退今守京一二年憶記斯言未嘗不泣且淚如拜床下時也屢欲　疏請歸省及見倡疏者不報遂輟不上又無東南便役終不可歸不及汝見之言嗚呼今共信之矣亾矣喪矣不可復見矣孰知吾前日床下之别遂爲永訣者乎吾之泣且淚其能有止者乎自吾去歲歸家書曰今力可能豐祖母之養葬伯之喪周叔之貧

吾父曰兒之言是也其舉行之嗚呼又孰知吾太母享養未久而遽沒乎常山之報是日忽有暴風驟雨若相助吾泣且淚者旅邸幽寞恍像音容信吾之泣且淚無止矣雖然吾太母享年壽之尊兒孫之衆且昨來報者云殯之頗厚弔者塡門縣大夫以下皆躬臨焉則兒孫所憑以少慰悲心者不在斯乎不在斯乎維太母之靈享之

祭黃圖川舅氏文

維嘉靖十七年十月朔日外甥羅虞臣等謹以牲醴奠于亾舅圖川公之靈其詞曰昔自仲夏拜舅于庭言笑嗃嗃今也來唁音容已寂素幔塵積心恍若在形邈弗即嗟嗟我舅我能言耶虞臣少時與諸弟常侍太夫人太夫人語之曰吾不幸二歲喪吾母六歲又喪吾父煢然育於舅氏乃舅氏時我飲食療我疾病課我紡績教我閨中之修及長而婦汝

父今日幸有汝諸子舅氏之德不可忘也言旣而欷泣久之虞臣亦爲泫然淚下受命退而識之思有以報舅氏之德而未能也及舅氏嬰疾太夫人每以爲憂至抑常膳不下虞臣等寬之曰太夫人毋苦念舅氏有百歲者四施貧惠寡睦族恤孤其德修矣平生與人未嘗有怨不記人過不忘人勞其量宏矣內照凝神學靜葆眞其養淵矣義以殉身而鄉人爭之禮以教人而子弟式之槩以廣惠

誠以處友詩以詠志而儒論歸之此四者皆能壽之道也於乎孰知我舅遽止是耶豈天之夢夢乃奪我舅之迫耶使吾言之無准而太夫人友于之念終不能慰耶夫詩書六藝之文其論天道備矣其著顯者曰作善降祥曰受福不囘今以我舅觀之所謂福且祥者其信然耶不然何生弗庸於時壽而弗期於耋耶將使後之修德宏量養淵道立之賢其受報無以異於衆人耶其爲善者怠而爲惡者肆耶此虞臣等之所爲舅氏慟也雖然孺子龎公古之所謂隱約士也百世之下經其閭則式過其墓則弔何者景其賢也由此觀之有德者榮何知顯晦者後者壽何論修短舅氏之行其亦二子之徒與安知他日無式閭弔墓者至乎

祭張處士丈人文

惟公儉直成性孝友秉心禮宗子孝詩祖漢衡獵學藝畧索志邱墳縈縈靈基光耀儒林抗論甲俗舒英軼群自我侍公誨德惟懃入登仕域覩我官箴唯予小子寡術諧世罔識保身竟任婞直構孽奸臣我幸免官公遽歸魂趨拜公庭幽容若塵寤言在耳已成古今循念承德夙奉良姻曩守京師爰聞訃音南望長慟我懷悲辛今來弔公漯江之濱凄風蕭瑟感慨尤深敬陳泂酌持寫甲忱

告除錢文通公生祠文

公邑之大夫而　先朝之重臣也其後生不能爲公諱短又說有司撤公祠毀公像其罪也雖然昔朱元晦移文除秦檜之祠君子以爲舉義蓋痛奸臣之盜名而愍士論之堙鬱也苐著公佞行自效於爲公忠臣之義然後請謝階下聽待公誅某常讀祭法有曰法施於民祠之以死勤事祠之以勞定國祠之能禦大菑捍大患祠之先王之制所以繫民思也故未有無功而民思民不思而祠也是故古之祠定於民今之祠定於官古之民直今之民諛公於五者有一於是乎祠公者定於官乎抑定於民乎其民而諛者乎何者公在正統時爲翰林檢討媢事閹者王振振敗公以善佞得免及

景皇帝立廢

皇太子爲沂王而立己子公爲東宮官嘿嘿未能正言從而縱臾之由是得留事

愍太子後

睿皇帝復辟首以易儲之怨欲罪公黨公雅爲權臣石亨所喜遂得不治於是改公尚寶少卿亾何公以夤緣復轉侍讀學士是時大臣互植私黨脅位相傾公又附事高少保穀求薦入閣以苟邀一時之富貴後爲陳廬陵循所阻遂齗之終身公又與閹者王忱舒良相結納甚厚初

景皇帝欲　詔取兩翰林官敎諸小閹黃賜等讀書王舒共謀引公先示公以意公不悟曰幸無見屬王舒乃命內閣舉呂倪二侍講不逾月二侍講俱陞學士被賞賚甚饒公始大悔則語人曰業我得之乃爲兩人所奪天順初公又用石亨薦爲會試同考官公所取中進士許起石後皆用事大臣子弟物議沸騰故京師謠曰錢溥春秋欠主張又曰閣老賢郎眞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是誰今京師人猶能傳

誦此則公之立朝大畧也公坐法謫吾邑吾少時猶及聞父老道公政指皆曰公
天子近臣爲諸司優禮是時民風尚厚獄訟簡鮮公以此取名吏治公故與韓巡撫雍善韓推轂於上公又倚用鄉豪通關說鄉豪鼓煽於下轉相稱譽雨米之頌猛虎渡河之謡皆諸豪以獻諛公故公生祠建於在邑之日其祭田捨自一家之私此則公之政事大畧也公好交遊雖擯處下邑歲輙通書賄京師故

人由是被　詔徵還復爲學士尋陞南京吏部侍郎言官張海劾公謂今天變頻仍皆溥貪穢所致劾公繼續公不得已始乞休致公又私屬權閹汪直求　璽書縣傳而歸於是
詔晉公階吏部尚書致仕而
勑書中多美語人謂皆直之力此則公之出處大畧也公鄉所出紅雲布極穀曼而人未有知也公益市以賄遺諸權貴自是宮閹輩爭貴重之遂爲織造歲例郡縣吏至京師特爲餽信歛求日蹙民用益乏而莫不咨嗟怨公作俑公家又饒富大治田園第宅令其子爲權利横於華亭華亭人語及公爭唾罵不休此則公之居鄉大畧也公學術無所於見獨與安南王諸書爲世士夫傳誦今觀書中所論不過爭宴坐之位次著辭卻之微節非有關於國家之大計而變消其篡奪之夷心此則公之文章大畧也然則公爲人豈孔子所謂鄙夫非耶夫鄙夫以事君固位挾宮宦之

助以蒞下行貪結上官之譽此古今奸臣之智也公未見任用獨賴
先皇帝之明而縣論尚有父老遂使上不能播惡於朝下不能盗名於邑此豈非
國家之福而吾縣士大夫之利哉然而爲公亦幸矣

告祖墓文 代祖叔作

嗚呼維我公考妣奕世載德永垂後裕億公大父初徙自雄州而家大艮由是子姓延蔓於邑世莫不推吾羅氏爲望族常自吾先子輩而上而吝考世次公其四世祖矣祠譜會亂悉燼公之懿行遂湮坳而無傳子孫不肖又靡能質訪撫拾以貽我先君子幽德幸猶寵藉先靈不自死葬綿殖其後屢圖合族姓告謁除於公墓然賊人侵我盜毀碑碣平治

封植公何辜致此實子孫不孝買逸罰以累公也成化時先伯子幾曾訟於官彼亦告悛今天不䘏災於不孝之孫乃重徼禍于祖考使吾庶族面人心獸乍生死卒泯滅胡天之昧於察而爲雷霆者之失其威也嗚呼臨茲觴奠百涕漣如公其有知生則佑我訟賊死當使我身爲厲鬼殺賊故用矢我誓志有不如約皇天后土及公考妣之靈實鑒臨之式罰其身遏絕其後

告后土文

嗟我群公祖考妣塋黃岡之壠我先公聿修歲事致祭于墓維時爾神后土無爽其聰明無屯其嘉惠永錫休于祖考遺我後人是用秩羞以薦以賽德也何期先墳土地今皆侵毀於賊塚邱不食淸明者今幾年矣亦由爾后土不能播揚威靈以保封培之虞又不能上疏皇天吝雷電以除賊人之害徒使其死者含九泉之寃而莫能洗生者負復仇之志

而屈於力皆爾神所造貽茲酷慨也嗚呼我之不孝宜坐天刑祖其無辜不少加恤使神今能佑我誅逸賊寧我祖之塚宇我不敢愛一死以謝神睨如其不然我亦將居爾神於濫淫黨賊而與汝訟矣汝其有知耶其無知耶茲用告汝爰啟我衷

禱雨告城隍文

吏虞臣不德政理多秕不媚于神旻天靡惠降玆災旱罹我民憂夫吏奉天子命以治民守其典以事神民有疢在吏吏不良誅罰在神吏有過失宜罰其身及其妻子削其祿位不宜以吏故降災旱以累無辜且吏聞之神職佑民能善應感民有災弗救神不仁也吏有求弗應神不靈也吏之祭神爲能仁也民之信神爲能靈也不仁則吏弗

祭不靈則民不信矣弗祭弗信實多神羞神其知乎今者農將釋鋤矣歲且惡矣異時嗷聲塡耳饑色盈道聚爲盜賊散爲死亾郎神有聰明時能恐聞見乎其能得坐享吾吏屬歲事之修乎惟神其早圖之吏豈敢邀福于神夫神爲郡國主而使吏棄祭民棄信大獲弗靈之名吏亦竊爲神羞之神宜自蹊職保全盛名愼無屯其嘉惠吏之惡跡顯著當自延頸甘被神誅神其無以吏故

告龍潭文

維嘉靖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建昌府推官羅虞臣敢告五土龍之神虞臣等郤乘輿暴赤日攬汗徒行用精禱于爾龍然所望爾龍爾龍之職力所能耳非有雨金飄粟出乎爾龍之職之外與力之所弗能者之望也夫以職求宜以職應有能宜以時施且爾龍號稱靈智方其董祓告旱若劘切之不動呼號之不應人必以爾冥頑與蛇虺無異至謂古傳記

所載凡龍之說皆謾也安稱所謂靈智者哉然聞吏有嘗禱於龍龍亟往應之所謂劘切之不動呼號之不應龍其否矣豈爾龍之能信於前而不能驗於後耶今天旱極龍其亟以時肆爲膏澤以大施於此土使人皆爾頌曰龍功龍功能興雲雨傳記所載不誣是又吏之所望於爾龍也爾龍其圖之

謝雨文

比者吏以民苦積旱瀝祠陳禱于神大庶下神憫吏罪不深譴責仰荷靈休大賜嘉霔吏揣不德不能取信于神是惟神能察農之勞憫民之苦故不自屯嘉惠而吏得藉其幸焉耳矣吏何能哉吏何能哉牲醴告虔特申嚴謝神其永享保界有年

羅司勳文集卷之五 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六

傳 十八首

中官傳

原子曰中官之寵其來尚矣浮陽比伊霍之勳贊亭視良平之畫葢自桓靈之際烈矣唐興建五局之號立令丞之職降于天寶衣朱紫者動以千數世主昏弱倚爲干衛故輔國以尚父見顯元振以援立致奮及至凶傻參會黨類殲滅王室亦再跡其盛衰之原亦國家安危之繫也然古今之論中官必曰善佞曰貪賄善佞貪賄二者誠足以誤天下而誤天下獨不在中官何也今善佞貪賄之巧莫過於士夫阿順苟容結納左右求親媚於主上及至得意乃挾主威以阻天下之士氣誇主寵以樹天下之朋黨竊主欲以盡天下之財貨蔽主聽以亂天下之是非是病天下之原也夫中官固刑餘之人而掖庭房闥之職也聲名無耀於門閭肌膚靡傳於來禮而貴

以君子之行非其任矣何者中官善佞貪賄
罔昏主之所惑也而明主之所易察也是故
不足以誤天下若士夫善佞貪賄之巧雖或
明主莫之能辯矣是故誤天下多由於士夫
士夫實有誤天下之奸而以其誤天下者歸
咎中官欲起而擊之此既亂所由成矣昔張
讓詰何進曰今天下憒憒非獨我曹罪也卿
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淸忠爲誰悲夫斯言
可以愧士夫矣

明興
高皇帝初定宦官之令止給宮中之役置監有
十尚膳以掌供養尚寶掌符璽尚衣掌冕服
司設掌車輦牀蓐帳幔內官掌成造婚禮粧
奩并諸內使貼黃宮中器用司禮掌冠婚喪
祭之禮儀制帛及御前勘合御馬掌廐閑與
諸國貢獻典牧所屬印綬掌誥劵貼黃選簿
符驗直殿掌灑掃神宮掌守奉
園陵其官級次有太監少監監丞之等長隨奉
御之號至鐘鼓積薪兵仗織染承運司鑰諸
司局庫之屬皆用宦者爲之各令食職於內
無得干政待之極嚴始未嘗不憂其漸起而
思歷絕其原也逮自
文皇永樂以後增至二十四監是時詔以李恭
等守備邊鎭然止西北路一二要害之地耳
恩寵之任肇自
章皇中官始盛內而帷幄論事外則鎭守諸藩
故使廣以採珠奉

命守邊以監督見委司織造於吳杭通貨物於
洋海買善馬於西北銜命四出旁絡道路斯
亦階塹潰壞之漸矣然而倖路未啟大臣尚
知據法劉永成宦者也有軍功而沒
天子議欲追封伯爵內閣力爭曰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竟寢不行然蟒衣
玉帶之加褒亦少濫訖于
毅皇正德之間爵及家人敕由內降賞封之制
可謂不檢矣豈非其初畧於澄本塞違鑒微

議著之義哉惜夫故自已巳之變廷臣議欲
遣使迎復與安面折群臣曰爾輩故欲答使
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
衆莫能答成化時
帝嘗決事於內大學士彭華曰請得如
先朝故事名見面議遂託諸常侍奏聞有頃
帝御文華殿名華等見華言昨崔御史奏減京
官俸之半然文官尚可武官不免鞅鞅須
陛下大發明詔以慰人心

帝曰卿卽傳旨與該部華等頓首呼萬歲而退
於是諸常侍笑曰常言不名見及見無一奇
謀至論止呼萬歲因名華等爲萬歲閣老云
由此觀之士夫之行無以服其心故群議笑
之余按自宣德以來表其得寵者惡與士夫
所釀成之者于篇蓋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使
後之君子得攷焉他無所與成敗則不書
自
文皇時有孟繼

章皇時有陳蕪蕪交趾人
帝爲太子時蕪得幸
帝卽位賜蕪更王姓名瑾嘗從征武定州還受
賞金帛寶鏹纍巨萬又以兩夫人賜瑾官其
養子陳林亦從瑾姓曰王椿及
景皇帝立瑾常有疾
帝遣醫往治復遣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否旁
午道路不絕瑾卒又命官其奴與其從者一
十二人賜鈔五十萬緡恩寵之篤莫與比然

瑾性愿謹
睿皇時則王振方振未貴楊榮楊溥楊士奇同
時秉政然議懷私便內互猜忌遂迭請告展
省振乃乘間摭拾三楊之短會僉事廖謨杖
死驛丞有司奏逮治榮溥曰謨罪當死士奇
曰宜論謨因公律士奇與謨同鄉故解之爭
久不決振間言於
上曰三楊皆私坐死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
調

帝趣之因信任振從此奏白多裁決於振矣居
亾何振又發楊榮受宗室賄請覆案之榮竟
以憂憤死振權日重學士劉球上封事請因
天變創振權振怒遂用他事下球獄殺之自
是公卿畏厭重足一迹皆爭附振以免死為
解振又請征麓川自將遠討廣地荒夷濫費
爵賞九溪貓獠乘時不靖中國多費耗矣至
巳巳之變振死于土木
景皇時有善增增侍寵多驕恣貴幸不及瑾振

二人而聲勢赫畏頗比於振是時公卿皆因
關說增誕日各奉土珍為壽盈門庭矣
純皇時有汪直黃賜譚勤直為人便黠得幸成
化十一年妖賊李子龍坐出入禁中與宮人
亂伏誅
帝銳意欲知外事乃任直刺事西廠會福建指
揮楊華殺人事覺走匿京師賄大學士商輅
等求解直知其狀奏捕華辭連引其親屬楊
仕偉等十餘人皆被逮下獄後華死直又遣
人盡沒入其家得華歲所納結諸當道簿欲
入奏朝士夫聞者半齧指矣及直巡邊又發
都御史牟俸贓巨萬下俸獄坐戍由是都御
史官皆鎧甲戎裝迎直百里外伏謁望塵俟
過然後敢起至入館復易小帽曳徹趨走唯
諾自治供張上酒食故京師謠曰都憲叩頭
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言卑靡而猥褻也
而尚書尹旻王越都御史陳鉞御史戴縉王
億皆以倚附得擢寵位後直坐稟啓建州邊

釁罷免獨黃賜譚勤此兩人皆著謹媚然其
權任不及直
孝皇時李廣以方技進貴幸日篤埶傾中外大
臣多用賄求宏治十一年建育秀亭於萬歲
山適成會少公主患痘瘡廣飲以符水遂殤
宮中多歸咎廣久之淸寧宮災或曰亭之建
年月不利
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土致
此災既廣懼飲鴆自殺

帝問廣死意有奇秘方書遣人廣家索首得其
納賄簿簿載某官送黃米幾百石某官送白
米幾百石
帝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耶左右對曰黃
白金銀也
帝怒命沒入廣家於是言官請出簿竟案諸與
名者急甚爭夜走壽寧侯求救不期會者十
二人由是事得寢
毅皇時則有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陸闇初皆給

事
太子家
毅皇爲太子與相愛及卽位益親幸由是日導
帝狗馬鷹兎舞唱角抵之好宴遊無度尚書韓
文等伏闕固諍諸閹罷業欲自求南京安置
而大學士劉健謝遷持閣議堅不肯於是諸
閹繞
帝前號哭叩首首盡出血
帝爲愴然遽曰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

無人也
帝知瑾有便才乃立召貴瑾瑾用事竟以微文
中諸大臣法皆罷免仍令輸邊粟贖罪又更
改
先朝官制法令悉事苛刻權倖於人主內閣取
充位而已先是
孝皇朝政尚寬裕法網亦疎故當時士夫日治
詩賦宴遊爲樂安垢無鬬或通私賄靡知檢
押及瑾以督責之令見繩人人危慄瑾又使

使四方索郡縣官賄內自尚書郎治權諸御
史巡鹽皆責入賄數千不盈輒抵罪下獄遂
自殺者數十人海內人心鬱憤共欲誅瑾瑾
後以謀叛事發覺
帝下廷臣議奏曰瑾矯托命令剸權賣法變亂
累朝成憲利入私門怨歸公府而又藏蓄兵器
僞造寶印懷刃入朝謀爲不軌瑾當大逆無
道
制曰可遂族瑾馬永成谷大用陛閻亦瑾黨也

然馬永成以征寧夏谷大用陸誾以征山東
河南諸寇俱用功能進賞益加祿米四十餘
石兄弟家人皆得拜封伯爵其傳奉為錦衣
衛官一門數人
國朝恩澤之封蓋自茲始焉是時中官布滿
天下剝削黎萌劇盜緣閒動搖區夏中官之
既至正德極矣今
天子詔定班爵之令侍中侯封悉見削黜九年
詔罷天下鎮守諸邊守備監鎗官潛消國蠹用

章中興之治某謹按天順八年
詔令裁革止江浙關閩臨清五地鎮守其各邊
正統前所置率如故今百年未剗之弊蘊夷
殆盡學士縉紳莫不喟然嘆興太平之基也
功德施後世至深長矣初
上自楚藩習見
毅皇任中官之過及卽
帝位御之極嚴左右賞賜悉從古制有罪撻之
至死陳尸視戒又禁天下幾省不得進閹腐
小竪令給役
省殿視
先朝僅什之一二爾亦
天子鑒昔思治之義也乃若近歲高忠麥福之
徒以建造頗見寵任然取過庸不篤無足數
也其後五年禮部請收京師內郡自腐者一
萬餘人第為三等上者給役宮中次者留應
各　王府補缺又其次者充海戶皆得歲食
粟錢如令然而非所以汰冗費杜僥倖之路

也
天子重違其議
詔可之自此之後則民多腐身熏子求進用矣

張溪山傳

張翁彩雲者番禺人也字伯起所居里間山水之濵於是自稱溪山子翁爲人雍頌有禮好論說輙持古先乃里中於是更稱翁爲張先云初張先少穎嘗受易即能通易又能善著歷學及博涉乙丙部諸傳記言宏治中天下晏平海內縉紳先生方鄉古學是時文士蓋斌然矣卽豐林長谷之夫亦思奮薄自見張先乃益修文詞學頗獨於科舉業不喜習

也人或才張先說之仕張先艴然怒曰嗟乎而何以仕畀我自吾先君子世纍隱德吾去其故不忍也且今之所謂貴顯人生而炫耀鄉閭其没而晻滅無聞焉由此觀之士之能有自植豈必仕哉乃又結廬隱螺山中而張先故又善詩詩體多效陳白沙白沙亦同郡人也有超逸才以故張先詩力慕之然往往亦能入格有出其爲詩袁人曰白沙稿雖善詩人亦弗能辯也張先所居其里中諸子弟多豪酒擊肥鮮服絟縠相犇奢侈而張先故饒益所服食獨㮓布惡食然豐爲賓客會酒酣用哨爲壽頗所負勝輙大笑已自引觴屬客人名之飲陳歌戲兒因佯起更衣去竟不肯留也以故稍不爲諸弟子所喜張先毋樂閒居少出出則嚴冠衣整步趨而諸弟子或擊鞠博陸雜劇以自好望見張先曰張先來匿之張先至則又面數諸弟子侃侃無忌避諸弟子愧伏謝乃止人或過其直張先曰吾

不欲令諸君爲縱行人也久之諸弟子亦服張先實爭敬事之乃稍稍自相勑録矣其儉直亦天性而郡人鍾御史者雅善張先毋語人曰篤行張有張俗無患偷矣時以鍾爲知人云

毅武帝之末年邑寇大起所過諸里剽掠殺人汚劉婦女居舍悉燼民甚苦之一日諸寇舟張先居所張先恐名語其二女曰賊來急逃則不能出闕則必死不鬬亦死我死若無生

爲也且莫夜即逃去安之乃提薪圍其二女
議賊至火之已又自傷曰吾年四十而未舉
子乃令先君之嗣今絶於予矣不孝死罪不
孝死罪語泣數行下居頃之賊過有呼曰張
老多攢財而遯衆止曰長者愼無害之竟去
乃里中人走相告曰有天有天天無虧蓄善
人也自後里人有爲不善指相戒曰獨不可
學東頭張先耶其女夫羅生某初羅生舉
進士張先挈其女來京師乃東走吳越魯齊

間見諸貴人輒長揖抗禮或讓其不遜張先
曰渠自貴耳而諸貴人亦多偉張先貌言加
敬重之及抵京邸出笥中北行稿命羅生編
焉又與羅生論析古今率鑿鑿得事實而坐
竟日談邸舍人有邀之遊
皇城觀都會之美張先謝曰帝王之居曉闕錦
宮青瑣丹贓吾知其辦華鍔列條衢市隧之
制吾知其闤闠相屬旗亭星布公侯戚里貴
人第宅吾知其連甍綺構裘冠縫衣之儒吾
知其揚鞭接軫交錯道衢商賈販殖之富聯
楫隱展吾知其比埒濁質都人士女與夫游
俠之雄吾知其威豔豪霍吾布衣也彼紛華
泰麗之遊吾厭焉竟不行欲留數日顧謂羅
生曰久客令先君祠事荒伏臘遂歸歸後六
歲張先卒又二歲而羅生作斯傳
論曰余嘗敘張翁集及爲誌墓一首諳其家
氏載其懿言行頗詳故弗論論其軼事翁不
謂質行力道人哉至其遊京師余從父與之
同載云蓋語余曰張翁行不流視坐不俚談
人有言娼妓事輒恚面斥之或舟泊故歌舞
地又令梢人徙舟避也此與回車朝歌之義
何異非克己守禮之君子孰能及此

鑄夫公傳 以下俱出家乘行述篇

鑄夫公者宋理宗時人也謚曰義隱虞臣曰余讀蘇太史葵誌斷詣墓而及義隱公之遺事未嘗不流涕也曰嗟乎昔孔父有死難之勛孔子志之而名遂并余先君子之義至高祁祀畧闕乃子孫又廉眊焉無述悲哉記曰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是余罪也夫是余罪也夫乃拭淚而問諸長老長老曰公蓋師孔公子云母周安人安人所出四子

公其長也公生有異質日誦數萬言目過輙記宋景定中以明經試于省得舉省第一人是時廣盜鍾明亮起寇南海南海民多爲應援公名告其父老曰諸君欲從虜叛乎鍾明亮罔迪亾之卒而盜跖之行也揭竿以爲兵裂裳以爲旗望屋而食志在竊寇非有攻城略地之具也所過恣睢暴戾非有豪傑振忠之識也乃欲聚徒舉大事是何異慕光之撲燭而探亾臧乎今夫浮陽之魚苟肱沙而思水則無逮矣人維於忠而思謹則無益矣乃諸君孰不欲自愛身甞生有叛逆之名死受夷族之慘竊爲諸君危之於是父老退而相戒語重違公令後數歲元氏代宋有天下公痛之義不忍仕遂隱居敎授又作祠堂爲蒸甞田伏臘以祠宣義公長老曰公忠孝人也虞臣少讀公誌周安人墓曰鑄夫砥柱中流又曰母氏聖善澤流未艾由此觀之公眞忠孝人也傳曰期年樹穀百年樹德今吾子孫

餔積餟槃所由來者遠矣長老之言不虛哉

文鳳公傳

宋巡捕公者諱文鳳義隱公中子也娶宗室女趙院主爲宋季都巡檢知宋之將亾遂求罷去學治生善能課使僮僕由此家故財饒廣置田莊三百頃是時大艮民希寡地踔遠於南海且沃壤易豪也公用不買起家而租委歲入僦封君矣富傾郡中郡中民所食粟卒半自羅氏今長老相傳曰無官寧羅蓋指公也公貲至巨萬然嘗慕漢樊重之爲人好行義讓不嗇施舍歲散中數百金貸與人人各稱意或負之竟毀券無問也其假人不德不責蓋庶幾陽陵所謂君子之富焉嘗語人曰我後當有興者乃作宗支記其詞曰萬世光顯子孫昌盛今吾子孫雖無尊官膴仕然去公僅禪八世族裔茲茲他姓莫敢稱金嗚呼孰謂非公有後之符哉

萬祿公傳　兄子世宏

萬祿公者巡捕府君第六子一名廷傑公爲人喜俠常養死士數十人自隨游廣廣中豪傑爭交驩公富人王媼知公非庸人也子其女夫公公遂贅王氏女居廣元至正中天下大亂盜賊麻起邑民苦之相與謀推長公以捍鄉患乃更公稱曰羅元帥於是羅元帥名蓋郡中矣公內隱用睚眦身所殺頗衆然好施與有父風歲貲中千金卒予人無奇贏亦輒借軀爲人報讐及見人初不自喜人爲功也久之更折節愛士士有才名者力務題拂由是邑下子弟益慕公行爭歸附之而公遂聚子弟至數千餘矣公有同里人亦號吳元帥好殺過公其俠名雖出公下然心常公忌也

高皇帝元年征南大將軍廖永忠來討南越公約吳卒衆請軍門降吳不肯公說之曰僕本與足下起里中因民之請遂自爲長非敢

有他志而足下多孤人子寡人妻刖黥人頭足人莫不蓄怨足下久矣今廖將軍兵且至皆爭欲俘𫝊足下腹中足下能先挺身與僕歸將軍如此而殘軀可完不然僕與足下之骴猶恐速於流矢也夫智者先機以保身愚人昧時而傾禍惟足下圖之吳弗聽一日大置酒名公飲伏甲欲擊公公知其謀乃遣死士十數人候門外酒數行公麾死士縛吳殺之堂下遂將其徒數百人併其部下詣廣州歸欵廖將軍廖將軍嘉其忠乃賜號中順故數鄉民皆晏然無兵刃之遭人皆謂中順公功云後數歲公坐法與其家安置揚州與化竟死

世宏公者與

高皇帝同時亦喜俠自南海以東人多稱其義洪武十六年詔東莞伯何眞以山西右布政使歸廣收集土豪是歲江西永新諸寇數通廣鉏為亂

帝命大將軍申國公鄧鎭往擊之當此時

帝以廣民新定多反側又命眞與其子兵馬指揮貴從大將軍收籍諸豪於是世宏名諸豪謂曰元氏不道天下崩解今

天子驅殘伐暴志在我民故賢者宜為將帥立功名不能者宜以身備伍行擊滅寇虜如此而與共太平之道也諸豪皆應曰諾謹受令及眞至宏乃率千餘人因都指揮花茂謁曰聞將軍有事南土某等請願出力死諸寇以盡臣節眞嘉其義是時軍中之約曰能集百人官百戶能集千人官千戶宏以約當官千戶對曰宏不願為官但願諸軍不遠徙世世為

國家守衛吾廣於是眞許焉多選其徒為部校士眞又他集諸郡豪得九千六百有奇還上其籍而以宏所自歸義千餘人置附近屯衛其餘皆徙邊

奏可故諸豪雖在籍中然以宏故得不徙由是

人莫不德之及卒遣其子弟所自遠方來送
喪者蓋千乘
虞臣曰長老常言當元天下大亂
其人翔淮是時士之出行伍委身歸義皆能蒸
雲會合策名明廷及余綜蒞祿公之跡獨不
然方其以兵屬平章覩其志念忠矣竟以前
決追坐弟姪六人亦連籍戍士之遇不遇豈
非命哉乃若宏之願求從軍此又與卜式首
奮之義何異余故並著之列傳焉

顯鮻公傳　弟顯彪

顯鮻者七歲能詩學有奇氣嘗同同舍生受
書於師同舍生輒兀兀苦誦讀鮻從旁竊笑
曰何爲久誦讀及當覆鮻取書目廵輒上歷
歷数千言無遺謬其師初易鮻謂偶熟此乃
更他書令覆誦之亦未見其若誦讀也窘能
應覆如故由是大奇之然鮻常負其慧通學
喜與里中兒爲鶖鉀戲其師名蒙曰來何自
曰自梁鎮坑師不知其能詩因難之令賦梁
鎮坑鮻受命立口占上是時鮻年僅十歲爲
詩有成人思致可雋永人傳觀者皆驚以爲
子安復生也後二歲鮻竟夭死其弟彪亦以
詩名
彪字勉夫爲詩不模刻古人語而有奇思常
語人曰詩亾於宋夫詩道堂奥於漢門戸於
魏晉氏之風源於魏唐初之調跡于晉唐晉
又魏之門戸也乃若宋之爲詩也格卑不古
氣僿不和思苦不玄意佻不蓄音窾不中故

曰詩亾公議論右絶人多類此性好跌宕奇
遊毎從客飲酒酣能爲嶮韻詩百篇驚其座
人衣冠皆爭折貴重行輩願爲交而聲名會
籍郡下矣永樂時公遊京師有王府者命其
工人圖松當成公見之書題松詩一首工人
重其絹無以復遂論公汚圖狀于王王目公
詩奇其才嘆曰何獨與斯人相遇之晚也詔
給筆札復試之公受詔項刻奏王悅置酒飲
公留爲上客公頓首謝曰今俊尨列禩大王
之門不可勝數臣愧乏枚路之才無爲菟園
重聲價也且臣南人不能久客茲土願乞骨
骸歸王善其對厚賜遣之遂歸浮湛里中以
壽卒公詩多亾逸今傳於世有龍穴山題壁
諸篇考異曰龍穴山詩云老龍飛去散廿霖祗有靈湫萬丈深千古江山存舊迹四時相霧鎖長林鼎湖雨聚留寒色雨浪春濃結願陰非夜前溪雷雨過空應靈物重來尋
編修黃佐述郡記採焉
虞臣曰鮻公兄弟俱以聰偉著名其文采燦
燦兄逝然皦發死藤日適靈多隻雉文多翳

藺蕭多推豈鮻之謂耶及余聞之長老謂彪
痛兄之夭遂不修學故其終不能有所顯就
彼不受爵王侯之門斯亦儻蕩奇節士也

顯韶公傳　子子房

顯韶字九成公爲人簡默而足智畧與人立
然諾專用義趨人之緩急財利無足溷也當
正統巳巳時鄉有黃蕭養之變公辟兵端州
明年賊伏誅侍郎揭稽適以節鉞來鎮吾廣
公乃入廣與其鄉者十數人詣軍門獻書侍
郎其畧曰韶聞失大大小之權者不可與言智
眛遠近之利者不可與言謀故善智者圖見
於大善謀者定計於遠見大故能察微而知
著計遠故能因亂以成功韶伏見邇者黃賊
之變起自亾命擅帝號攻城邑潰走王師禍
可謂烈矣當此時黃賊嘷哮而數竟之民風
靡應援譬諸禽獸一個負矢百群俱犇非其
習有獷悍之積性有毋死惡生之逆也然而
負不義之名以犯誅僇者何也今夫素之質
白染之湼則黑失其體也金之性沉托之於
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民之從亂猶素之染
湼也得所恃則治猶金之托舟也然近年諸

司諱言實甿治慕空名撫字無恩防禦不肅
故逞欲迂求者兆爭擾之端也姑息收冦者
豈禍亂之道也任情骫法者買苛刻之怨也
是以上無固結之仁下懷離潰之志外無城
郭之備內林逼脅之勢漢人有言穿窬不禁
乃致强盜强盜不斷乃爲攻盜蓋成於漸也
此韶所謂著微之機而治亂之候者也然欲
樹長畫而伐禍本則莫若置縣昔周王建洛
邑本殷頑而思治齊桓城楚邱緣衞難以爲
功故政惠而不費民勞而不怨何則以其圖
見於大而能定計於遠也今大良其地遠于
南海然西有排榜之峙東有廸屝之環前擁
華蓋後鎮拱北山原如翼河流若帶此澤國
之形勝也因其地而置縣域以封疆防以城
池治以官師聯以戶口齊以科敎如此雖復
有黃賊之變無能爲矣其樹長畫伐禍本之
道計無易此乃議者或曰兵荒之費無所出
殘傷之民不可役是習瑣瑣之細非可與論

於大道也夫扁鵲治病以刀刺骨雖有小痛而長利在身君子振亂用民爲役雖負時怨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體以忍痛爲利暫勞之民以永逸爲福故曰前事者後之鑒惜小者大之費惟執事者圖之於是侍郎嘉納竟奏行今八十年民無兵擾蓋用公言云景泰初有司竟治賊之餘黨鄉民陳琛等坐誣將就戮公曰夫抎盜本以安民乃用誣而枉誅戮何哉詣有司力諍得釋公之妻家没于賊

鄉豪爭籍其產欲分予公公曰乘人衰而利取吾不爲也竟不受周知縣亶治縣稱廉平卒于官貧不能歸公走哭曰令有大功德我民乃稅令十金由是鄉人以公故亦各持金爭爲令稅公之好義蓋天性也公常號東澗人遂稱爲東澗義士縣大夫過式其閭或比之龐公焉考異曰東湖吳廷舉挽詩指點羅山四百峯高人臥老鐵橋東滄江花木詩千首海邑城池賦一通君在有獄兗令尹我來無處覓龐公兒孫滿眼騰騰起知上雲霄第奕重及卒唐璧爲東澗賦弔之璧亦郡中高士也東澗有子曰子房仕止永福知縣處臣作永福公傳而瞿然三嘆曰余聞之優生曰貪吏而不可爲當時有汚名而可爲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子孫貧窮被褐而賣薪故今貪吏若富廉吏若貧今夫爲廉吏非止子孫被褐賣薪已也雖其身亦足悲焉達士有言何知廉潔多財而光榮何用禮義吮背而仕宦常謂施於儒論非笑之乃今觀永福公之遇合竟如何哉

按公行述曰公舉於鄉蓋成化庚子云明年試不第遂遊太學歸而會母譚安人年老公曰不敢以仕遺吾悔乃築臥愚亭以將安人爲樂安人卒公執喪甚禮是時古岡陳檢討江浦莊行人皆名士也之二人與公友善咸爲賦臥愚考異曰白沙陳獻章詩何處水邊堪此亭偶從詩卷把芳馨小眠亭上與何意大夢人間肯未醒難以智愚分功拙儘教描畫付丹青老大伏枕廬山下頭白于今未與名定山莊泉詩白沙詩在臥愚亭萬古高人萬古馨何處有亭長合在人間此夢直該醒酩然白酒三杯盡只塵西山數點青看到老夫具意思無名公本是無名抱貞

李孔修詩帶雨箏公到日西野塘風景對君迷便安亭子供唫詠且愛花陰得杖藜樂地焉知無洞府眞心我亦住榕提百年意緒痴還在也未乾坤眼放低而尚書吳
廷舉亦廉褚人也治縣時聞公賢良說爲國
中令數諮公公引是非棘棘言不阿而識者
古公有剖大決難之才矣縣積疑獄因乞鞫
不已廷舉無以白決曰安得宗傑考異曰宗傑公字
言可決也人諳公所請言公曰不可柰何用
已見奪邑大夫明耶及廷舉以寄叩公復棘
棘言如故人有得理于官者請獻百金爲公
壽公大咤曰言時未知有子乃今利而金自
污耶及

孝皇八年公復入京謁選吏部或曰何不再試
公曰仕不必制科竟受選得永福知縣永福
故近邊地著瘠耗習偕而俗夷且盜藪也公
至則嚴徵租平徭役招流亡立城障戒巡徼
寶倉庾乃又葺廢墜療疾疫禁巫覡伐邪祟
禮興學誨徙然治多本於內廉初縣大猾張
月麒縱其子殺徐姓二子亡不得夕有二烏
遶公所徹夜號鳴公怪之從走卒行徼國中
廉知其狀遂下吏捕月麒行間千金爲解公
迹治月麒而張氏子皆得棄市是時監司咸
廉重公奏治行爲廣西第一居亡何遂乞致
仕父老聞公歸走泣堂下歸之日無十金之
裝及卒子粥其祖所遺產爲喪葬具君子曰
此可以觀公矣語曰文官顯不愛錢武功成
不畏死然余觀公之才廉可以剸棼斷錯顧
不內地名邑之畀也卽不內地名邑之畀也

而又用永福終焉其功名不著見於春秋倘
所謂才且廉者於今有不能用耶人有常言
高樹靡陰獨木不林豈永福公之謂哉今夫
好逝闒說而任刑破律淩民膏脂自肥何異
斬關禦人之大盜乃易聲名都身要耀其奉
職守繩墨懷行曾史獨陸沉於下位不可算
也諺曰苟有多財可以役鬼雖有廉名不能
充腹顯者竊位富者竊國非虛言也由此觀
之士務爲君子之行不能致身青雲而好語

修潔者亦足鄙焉

虞臣曰余異世人多有考先之美其子孫不能揄揚稱述至坳草莽而無聞悲夫今觀顯節公故閭巷匹士耳及卒士夫以下皆涕泣傷焉所謂吊誄行狀碑銘皆當世知名士也豈非其子之賢而傳之所謂崇孝者與語曰蒼蠅驥尾其謂是乎

子政公傳

子政公者鄉試錄名獻字德忠顯翁公長子也公貌侵而多慷慨又好服襪衣出則整整行人望見之皆謂襪衣先生云初公少受易能精易爲縣學諸生自謂諸生行無已若雖諸生亦服以爲弗及也是時吾宗無易學易學自公始嘗著易論一篇於陰陽之義多所發明公又不惑於生死忌諱之說里人有病疫死者公往治其喪或曰疫易染人也公曰不曰生死有命吉凶繇人乎其妻兄陳繕部者爲人有口辯數欲奪公說公乃著論以解惑其畧曰夫人以陽化氣以陰成形故陰陽者天地之道而萬物之紀綱也人惟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形氣既傷虛邪易中而疾疢所由生矣故曰陽病則熱陰病則寒古之至人所以奉生而周性命者亦惟使陰陽之無相搏焉耳已是故濡筋骨利關節者莫大乎經脉充皮膚肥腠理者莫大乎衛氣適寒溫和

喜怒者莫大乎志意化水穀行津液者莫大
乎六腑藏精神歛魂魄者莫大乎五臟人能
通其經脈平其衛氣比其志意固其六腑安
其五臟以和陰陽使吾之形體不蔽精神不
越雖有百病之邪氣弗能襲之矣又何畏疫
之染人乎今夫日月之蹉無常而百年之生
難致也乃若縱耳目之欲恣淹湛之樂觸犯
禁忌戕賊眞靈故府種起自支體大命傾於
衽席雖坐不垂堂處不離戶治以扁鵲夜以

巫咸猶不能旦莫保生也昔人有言洞房清
宮名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名曰伐性之斧
甘脆肥醲名曰腐腸之藥由此觀之利欲之
毒人何異於疫哉人知畏疫而利欲之爲害
則不知畏也是亦惑之甚矣世多服其論及
敬皇帝八年公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不第歸
又故病痿瘖遂不果再試然公雖在病未嘗
廢學且有大志嘗自許曰士而不與曲江同
廟祠者非夫也及謁文獻祠爲詩弔之曰文

字垂青史賸容起後思一生金鑑錄千載曲
江祠風度曾聞昔衣冠今若茲迂愚初入仕
忠藎定公期自是人咸目之爲狂又嘗授易
於同郡黃生綉綉以易顯後數歲病竟齋志
卒所著詩文百篇其易論一篇世多傳有故
弗載

虞臣曰谷生有云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
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誠哉斯言
余故觀公曠視死亾不問忌諱所謂達人其

近之矣議者咸謂有庾衰之讖云又聞公在
諸生爲憲學吏所奇與更名曰獻用期之向
使天假以年其所表見豈負名哉豈負名哉
乃蚤世志士憐之

先公璣傳

先公諱璣字德潤別號愛泉公少性孝友其
父秋田公數見奇
景皇帝初王師來討蕭養之亂士避兵蓬蒿雖
父子夫婦輒棄遺也秋田公獨挈公從圍中
夜亾走三山項之民訛言將兵三山又更徙
之青塘鄧金家金以俠聞公父子就舍食期
年賊平由是歸復其居里公早孤諸同產弟
皆幼公則省其寒饑而衣食之稍長授以書

章句命之字學必用己意然終不令楊模也
有弟好夜微行公數戒弗聽乃涕泣曰母蚤
喪遺吾兄弟者三今柰何輕夜行萬有如盜
賊或讐家子遮觸道中其如大人遺體何常
爲便坐對案抑食或令諸僕迹所至持杖楯
爲備久之弟大慙不敢復夜微行矣其友愛
多類此者公有異母弟一女弟二婚嫁皆闕
斷公省之無異於己兩弟而事繼母猶己母
也繼母初有奩田嘗爲費及分產而公母亦

有奩田數十畝兩弟以弟異母不肯予公曰
不可夫異母弟獨非弟耶曩母之奩田爲飲
食費汝獨不飲食耶竟平分之公身修長偉
容貌畧涉傳記賸於詩學性好善見不善避
之唯謹若恐其既及己也人或以葸少公公
曰古諺有云佐鬬得傷佐饗得嘗此言爲善
則須爲惡則去也老悖無德敢與聞人非義
耶以此平生於人無犯色所過爭愛重之俗
謂善人爲佛公小名佛故里中人因以佛字

公云吳知縣廷舉者聞其賢欲名公見不肯
吳曰我欲治城隍諸祠令主餘公曰吾義也
敢違令令乃見吳吳予金數百緡公所出公
爲之撙節而役稱辦得復其羨數十金吳大
喜數曰禮公而稱之曰羅耆老羅耆老云公
雖坦率大度然獨間於行義黃岡壠爲人所
侵公奮曰先壠而見侵於人焉用子孫訟之
他或遇之不謹則昧於容量不較也其後豪
猾有誣訟公而奪之田官入豪猾賄反久繫

公公仰天歎曰嗟乎余不敢爲不義乃反爲人誣豈非天乎後當有直者惜余不逮見也乃上狀陳情不願田而遣其子錦川先生受詩於沃泉鄧公戒之曰鄧公賢人也汝謹事之亡何竟病卒嘉靖初同事者復訟已究而連及公通判李信爲直之乃歸我田鄉人皆謂公能預知天道故爲之語曰勿謂無天有善則田勿謂無官有李則平

虞臣曰余嘗問遺事於鄉老人語余曰而公式古當成化時士俗爲低屢細褶之服宏治以後乃更高屢窄袖鄉人恆翁翁時好隨也獨而公不然吳知縣敎誰何而公或屈造其廬人勸之宜往謝而公弗謝也或曰傲而公曰奈何人將目我結縣官竟不往謝使而公爲仕途人豈肯謁權門屈色流俗乃爲濁世所黜耶又曰而公嘗希祖有已巳之難歲時展墓涕泣交頤常自廣置墓石大治塚宇未就而卒今墓石具在諸子孫莫有能修其志

悲夫老人與先大父同時也且相善爲余言豈不信哉

呂儒仲傳

呂儒字孟醇儒爲人偉儀貌魁岸而中相十歲時能執其父景初公喪哀泣如成人禮於是諸弔客奇之謂景初公有子矣稍壯好問學盡通經史百家言爲縣學諸生諸生莫能及雖試名槩右於儒然終亦儒推服也是時儒操觚染翰嘖英摛藻有夢寐賈屈小視褒雄之志矣忽又曰吾誤矣非根本之務也夫學不要諸聖猶行委也言不本諸經猶振鈴

也於是潛思聖賢之學然其指要在崇實行而略虛議師心匠而黜舊說人有誚曰羅生狂儒笑持之益堅冠昏喪祭顧獨行古禮爲宗人儀子弟侍者不衣冠不敢見也常舍學舍宴處夜誦若偶古人日則視膳問寢於母母病徧求名醫或曰廣有昭雲先生者故善醫然其人卽王公大人莫致也儒曰試爲書子强爲儒謁於是沐浴具書授使者詣昭雲先生所請昭雲先生曰此非大良羅生邪其人有孝悌之行所辱夫可孤耶遂乘舫來故鄉人見昭雲先生出皆大驚而不知其出爲儒也儒常鍾愛於大母張張好臥風溼地諸子恐其生疾數强諫不聽謂儒曰何不諫儒曰母性安是無以言爲㵎然儒覘張故信巫乃戒女巫授之指一日張病召女巫爲祝女巫如儒所戒謬曰我入奏大帝爲我語母臥處多鬼於是張懼而徙之他所其季叔曦之妻鉗而無子常逐曦所愛侍兒已而聞其有

身大怒使人飲以鴆侍兒覺而走恚欲自殺曦不能止也儒召侍兒戒之曰嗟而嘍狗死無益乃密送之其母所歲自給以衣食費及侍兒生子曰鵬使舉之曦死乃歸鵬爲嗣宗父老曰曦之有鵬不絕嗣蓋儒功云儒累試省不第人咸惜之疾竟卒無子初儒卒之前一夕令人遷寢適室志氣慷慨顧謂諸弟曰生寄死歸吾何恨遂與其母訣曰兒不孝子兒不孝未旣言而氣上冲冲自口鼻出不復

吸卒之歲二十六也妻蘇氏以孀節稱有內範篇言

虞臣曰世傳儒仲天貧絶人故其學不錮前聞不詭物則亦庶幾哉所謂神解之士也要其所至尚難品列然臨終靜定止言不能養母此其志念豈復有他恨乎鄉進士何元逵陳道濳與儒仲善也此兩人往爲余語曰儒不死東門氏其與乎東門氏者光福公之流派也世居東門

張氏傳 以下俱出家乘內範篇

故妻張者同郡紫泥里人也性慧知書寡節四十三年而卒有子一張嘗延師以教子或曰中門之外有曠舍請爲學館張曰不可予寡居之婦也聞之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所以愼嫌也今吾舍師於門內非愼嫌之道也師而知禮必不肯來寧外僦令吾多出錢勿論也其子業儒弗就欲爲名家者學張曰夫名家者學其用心至慘刻吾不願汝爲也且府胥之徒日僕僕以役於人天下之至賤也汝有先人之田廬可外務乎遂教其子以業農終身

百歲張氏傳

子鑑妻者紫泥張友梅愛女也張於紫泥里
爲著姓而鑑父柴菴公又嘗婚其宗人張稅
禰女以故柴菴公與友梅諧郎舅而相愛會
鑑初失婦友梅遂許女子鑑乃鄉人嘉兩家
親相愛又世婚也持果酒走兩家賀自是羅
張相爲好結倍他姓矣初鑑之前婦吳避賊
難卒陷軍中鑑悶言輒涕泣數行下張曰君
勿憂當使吳不鈌子而食也是時張有子婦
矣歲時膢臘忌日張感其夫意乃治酒食張
神燈濯供盞再拜堂下祝之曰姊我享姊我
享詞罷而欲獻顧語諸子婦曰若先姑不幸
無子而及於難因道夫前所告言復又欲獻
久之曰老身後誰復有念吾姊耶後數歲鑑
卒練當作主諸子請鑑主祔之廟張曰祔必
配以吳諸子曰無子而母氏又在何敢祔吳
張讓曰謂吳不母汝耶昔者先君子痛其不
嗣輒爲我泣我寬之曰勿憂當使吳不鈌子

而食今弗廟配是傷爾父志也柰何又使我
失言於先君對案不食於是諸子懼跪請謝
曰兒子騃不能承將大人奉先君子孝思乃
今得聞教矣謹受令遂以吳主祔于廟張乃
起嘗食張爲婦事鑑甚謹終身不敢提刺壽
卲一百而耳目狀無聾鍾卽所飲食能堅強
逾於中年婦是時
天子方成郊禮詔賜天下民男女八十以上者
肉帛有差由是縣吏用張應詔弁扁其堂曰
百歲堂云
虞臣曰余往爲司勳時見人言侯中丞母夏
氏年百歲霍少宰曰夏壽百齡世所希有是
國家敦大博厚之氣薰蒸衍溢鍾爲上壽乃
言於
上以肉帛特賜其家
詔可今張母年不減於夏氏而德足將之亦
吾宗數百年來所未有者故表而出之

譚太母傳

譚氏者配先大父愛泉公是曰譚安人安人父曰譚灝甘竹里人也以正統十年八月十四日生譚安人安人生而星者謂灝曰女當有福灝重星者言又以安人爲盡女也固鍾愛焉嘗爲其女擇婚之里中無可讐者由是議婚愛泉公而譚安人歸愛泉公時繼姑梁氏者日以擊鮮椎肥自養譚安人爲治供具不失其權梁大喜曰人言異子婦終不如己

子乃以譚觀之反不猶愈耶安人性固嚴棘好鞭笞奴僕怒則擲毀器物而愛泉公有兩女弟亦異母出也譚安人待之極和愉未嘗以言色抵刺公常語譚安人曰昔母胡也不幸而早喪遺令曰若子孫愼無食菴魚諛其骨易傷人也譚安人識之終其身不食菴魚子婦市而食者輒大罵提擲之地曰獨忘先姑之戒耶其孝思多類此及喪愛泉公時家徒四壁立囊粟常罄日至昃蕭然無烟𩟄或

爲菱米食吾母黃夫人則解簪珥佐粟食譚安人卒苦憐之是時諸孤貧弱侵于叔氏會家僮居夜失火叔教之誣其孤爲故放又輒欲中以毆期叔法譚安人語其叔曰骨肉至親不可以積毀相疑若誣吾子毆叔獨不能誣而子毆伯母耶適相當耳何益由是叔悟而遂寢譚安人故又持愛佛戒誦陀羅尼諸經數十千言常語諸子婦曰吾之奉佛欲求懺悔以俯絶地獄仰生天堂爾乃修施道道

遇乞丐哀愍卽句貸之粟亦少與之其啜蔬菜去滋餖招慈善感延年蓋庶幾乎佛者之教焉年踰七十不廢紡績常以古人故實戒訓諸孫初虞臣少侍學於錦川先生苦其教科條甚嚴屢受鞭楪譚安人曰朿之過拘治之太深非養蒙之道也及虞臣惰學乃怒讓曰奈何獨忘而父苦汝時耶夫讀書猶我之誦佛經也誦經者常無憂惱不生貧窮卑賤醜陋能讀書自然福利無量可不務乎自是

虞臣日勵志於學粗能有立其本多譚安人之敎云安人以嘉靖九年辛卯正月卒壽享八十七卒之日縣大夫以下皆躬臨其喪

虞臣曰虞臣侍譚安人安人常誦佛言爲子孫戒曰勿謂行惡樂惡而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勿謂行善苦善而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今夫人之爲義不義不應目前遂謂無因果虛罪福蓋善惡之業未熟爾初虞臣以井儒言屏聽無識也今安人卽世十年虞臣持斯言驗世人遲速之報眞龜卜哉眞龜卜哉因流涕久之

蘇氏傳

蘇氏女者孟醇仲之妻也年十九嫁仲二十三而娶居先是仲爲縣學諸生最苦學又連試見絀遂病痱蘇嘗强諫曰所貴乎學者爲能識生死齊得失而自養也君今無乃以書詩爲桎梏耶久之仲病稍侵遂㮣食自罰晨夕燒香受佛戒祝請以已代是時蘇會有身仲自知其病不可起也召屬之曰吾汝負天不汝負遺腹必子也雖然姑老矣汝而能養吾無憾而死蘇曰諾病苦戒耗言苐君自全神爾萬有不諱何敢自失君言亾何仲卒而蘇免身女矣父械欲奪其志不能說之歸寧蘇大慟曰女生爲羅氏婦死爲羅氏鬼何敢言歸及械再至則謝不見於是卸容飾勤紡績以養事姑姑故性嚴喜細膩常自刻識所飮食器坐几不得更他人用其惡熱莫與比以故家人難得其懽蘇謹事之雖遇呵譴無恚色其女長當字而貧蘇鬻田爲女資或請

外嚣之蘇曰嚣必於叔或給曰他人之價倍而攢叔之價廉而嗇蘇曰叔吾夫弟也嚣不於叔我乃是無夫也初械有壤田二十畝子爲粧後械貧欲背得之而問諸仲仲曰嗟夫丈夫柰何衣食於婦女耶顧而女心不相中耳械以語蘇蘇曰即無田吾夫豈憂貧賤者哉卒還其田蘇又性簡靜從諸娣姒坐不妄言笑即諸娣姒歲時會聚亦輙御不赴也故諸娣姒雖憚其嚴終愛敬之於是縣大夫聞

其賢表之曰厲節盛需亦數爲余言曰伯氏之貞蓋出天性云

李氏傳

李氏女者名鳳女昌期仲之妻也歸僅歲而期死期少家貧常與其弟刈田中薪爲衣食業一日弟忽墮水溺期往救之亦溺由是俱死李氏女聞走泣江濱哀聲慘慘不絶有頃二屍出浮李氏女則又解簪珥爲具棺帛歛之月餘而李氏女遺腹舉子因命之名曰存其母來視而謂曰家涼獨柰何用饑餓自若李氏女泣曰吾夫死於弟乃爲婦不能死於夫雖然不死將以引羅氏之嗣也羅氏有子豈憂終饑餓哉且有姑在去之不可言孝子生拾之不可言慈夫死倍之不可言婦乃前謝其母曰嗟母而知女耶吾誓不後羞於是廣畜雞豚又爲諸先後脩績紡並粟而舂拾薪而爨即穰歲粒米盈溢亦未嘗一日去糠覈倪也姑則比茅爲屋弊席而門僅着膝可

然李氏女養姑撫幼曰無齎嗟孀居三十五年隣鄙諸婦鮮窺其面故郷人以蘇李稱並節云今歳高涼宋通判來署縣事始用余言表章之

虞臣曰在有所聞於聶豹氏也（考異曰聶豹江西永豐人蘇州知府）丈夫絶學學在女子天下無道道在婦人悲哉言乎人謂太過余訝獨不然李之貧也蘇之無嗣也皆無足恃而卒守其誓不渝此豈有父兄指誨哉乃至裘冠鳴珮之夫翩

翩求異於世其曰稱說仁義所自負初不在
婦女下然竊觀其所以不逮遠矣

羅司勲文集卷之六 終

羅司勲文集卷之七

記 二首

重修存恤廳記

理刑署居府儀門外西作之者前陳常熟公
易也公蒞建昌三年始作是署落成扁曰存
恤曰何存存天理也何恤恤天民也民與理
何繫之天蓋刑者天之所詔以罰逸也故以
名署署有堂堂後而室楹宇不丹不侈共制
君子以是知常熟公之用心於刑道也然歲
久而圮諸公相踵重而不修余始至慨其無
稱欲換之而重之亦如諸公然且民服太守
公之令息爭簡訟余至數月矣獄壅寂無所
事事唯日課僮僕耕舍傍隙地種蔬萊糲食
讀古書講求聖賢道理自謂能脫吏俗勞益
復堅重事之念既而會天旱且久民嗷日起
因誓神而嘆曰夫訟獄不平是故激則爲盜
賊鬱則爲災沴今天旱久意其有誣者枉者
疑而誤者之冤莫直而將有求之耶誣與辯

枉與理疑而誤與讞與矜則是署不可無修也於是易其桶楹板檻之朽腐撓折者瓦石級甎之破壞與墻壁之毀頽不支者其費約取於縣未數日而訖成成之日天大雨是則天所佑我以辯理讞疑而稱所謂存恤之義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願民其終服太守公之令而余得無吏俗之勞又豈非修署者之意哉

重修太平橋記

府之東門外有河越河而南通閩越道當府要津民之爲商賈者咸都會焉故舊有橋其名太平橋之壘十有三庇以屋其楹七十有四作者遠矣余得觀之志載云嘉靖辛卯春三月民居火延燬其楹圯隳及半太守張公約齋重而弗修秋大水民病涉趨訴丞於公者日衆公廼議具其事狀請于監察泰公公可之下其議曰毋令緩既而太守公以

覲命行余承攝府事遂戒工人各以執事議役費于官廼收其贖刑者借勸其勁戶之輸粟者得費百兩　益殿下聳而義之亦捐助祿金百兩於是爰集衆工命驛丞耿縉遞運高鑑次命民之可任使者梅舍吉等凡六人董理焉瓦石磚費暨工匠作役皆取募南城若木跨其壘而圖且材廼采南豐新城廣昌之深山得其可爲度者几四十七株其取也祗共縣里大小而多寡焉肇工於十年十月五

日越明年二月望日成爲工九千二百爲日一百有奇費皆出於私而官錢無與焉余廼作記曰夫橋梁與民君相比其言火者災也橋梁災誠吏有闕政也以言乎火政弗修者也是故橋梁災而民病涉民病則怨災不旣者不竟民以怨也春三月火歷三時而不舉修者奇民力也程功于冬者役不違時也故日雨畢除道水涸成梁時之謂也凡石工匠所取薪但南城者不動民於遠也材木取薪

于三縣者不若民獨也視其縣里而多寡取者地利不可竭也迄四月而功成者民用命也與勞者記其姓名於法得書也作記且垂石者推官羅虞臣子也

銘二首

女建墓誌銘

誌曰吾年二十五方育汝汝未周歲而殤汝生有奇質未能語言而性愛戀於父母不能離汝生異絶群孩使降年之永必知汝之能孝也孰遽夭汝豈汝受氣之促抑汝父母之薄於命然耶謂汝受氣促吾不必哀汝謂吾命之薄吾亦不必哀汝當以哀汝者哀吾命矣不然汝何罪而天降夭其若是與吾命値

也汝生嘉靖十年七月二十一日死於明年二月二日汝父爲建昌推官因名汝曰建汝氏其世則廣之順德人也今不能歸復汝於鄉乃葬於鳳岡李賢良墓側猶慮汝之有後虞也納銘于石銘曰

嗚呼生也孰召死也孰致命也蹇薄痛也無期歸汝于此汝豈無知

玕生壙記

吾爲推官於玕之明年生汝遂命汝名爲玕汝生而白皙顱角稜起吾私心奇之將冀汝之能有成立也孰知汝惠而早夭往時術者謂吾歲過三十乃得育子汝之生也吾尤未僅三十乃怪術者叱之曰誕也及汝死吾方爲信嗚呼其吾命乎其術者言之無誕乎死之歲甲午正月二日也埋之于鳳凰岡之側銘汝曰

於嗟女生于玕死于玕名女以玕瘞女以玕吾莫究女於嗟女

辯四首

辯姦辯

羅子曰甚哉好惡之不可辟也辟生於私好而私則辟惡而私則辟辟則罷辟則激吾觀蘇老泉辯姦之論激矣曰何以知其激也曰辯姦爲王荆公發也老蘇私憾於公之言也自吾觀辯曰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用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而陰賊險狠則又異趣其

禍豈可勝言夫誦孔老之言者必知其言之善者也履夷齊之行者必知其行之高者也而謂以足爲禍則孔老之言夷齊之行其將爲禍天下者之術歟夫人爲陰賊險狠必其肆而惡忌而無所借於其名者也故叛去其言背其行而陰賊險狠生焉吾聞有之矣未聞有誦其言履其行而復爲陰賊險狠之術者也是使孔老之言夷齊之行其適滋天下爲陰賊險狠者乎天下之人固雜出矣固有

小人而飾以君子之行其中有所求也中有所求故外有所飾及其得也而善心衰故其情狀終亦敗露若荆公清修之節聲色貨利之私無以入其內積判官而至位相始終如出一日無少改焉是未可以言僞也而謂其將有所求者耶又曰面垢不洗衣垢不澣非人情凡事不近人情鮮不爲姦夫天下惡垢而洗面澣衣者衆矣必以忘垢而不洗不澣爲姦則以天下之惡垢者爲皆非姦人矣其

何以盡姦者之情噫嘻亦細甚矣老蘇之論也曰然則何以知爲私憾之言也曰聲(?)之矣初老蘇至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上歐陽公一時稱其文章公獨不喜斥其文縱横有戰國習屢詆於衆故老蘇之惡公甚於仇會張安道爲公所貶老蘇遂作是論密獻安道然當時此論不出元豊閒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老蘇墓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石必有愧乎其言者故曰辯姦之作老蘇私

憾之言也且老蘇以公收用不得志之人今讀其上諸公書卒卑詞靡訴自薦謂宜進用布衣不得志之士使公當時置老蘇於門下彼當爲知已者頌又何怨其怨者私也故曰好惡之不可辟也噫嘻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其老蘇目睫之論也夫

辯惑論上 出家乘諸葬篇

喪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原子曰蓋爲屍柩尚存主喪者雖三年之外不得祥除也夫死者以歸土爲安喪事旣葬始畢故記曰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由外飾以散哀也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故禮云主喪不除所以欲人子之葬親當及時也乃若停殯於寢舉樂於廟釋衰絰以處殯宮

襲吉服而對棺槨非孝子之所忍也豈曰吉凶異道已乎曰貧不能營葬具何如曰衣衾棺槨切於身者也苟貧也餘不必具可也其甚也衣衾周體有棺而無槨亦可也昔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有無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其沒於遠方何如曰力

能歸其柩正首邱而葬之禮也不能則旅葬其地昔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卽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無不之也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亦可也曰世有火其柩而歸其燼者何如斯謬悖之大者也愛其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焚是戕其親矣何忍乎

辯惑論下 出家乘論葬篇

或問葬有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今縉紳之士尚崇信而不變何也其貪鄙固於求利之爲爾博士呂才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也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于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愼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曁于近代以來乃有陰陽葬法

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筮者貪其貨賄擅興利害遂令葬書之術百有餘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夫天地備乾坤之理剛柔詳消息之義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斯乃陰陽大經之說也至喪葬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蓋其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攻也春秋書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襄事孔子善之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攻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元曰大事者喪葬也斯但直取當時所尚耳鄭子產葬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壞其室平明而堋不壞則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子大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晩唯論人事可

否此則葬不擇時可攻也人之祿位隆熾多緣厚德貧賤夭絶必有惡積是知獲慶在人丘壠無與誕者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塋塚曰某形某徵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信如斯言多財力足可以肆爲不善及其死求善地以能免子孫於禍可矣古之葬者同一兆域靡拘壠脈故趙氏之塋並布九原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乃其子孫富貴或與三代同風或

分六國而王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且人臣名位進退無常有初賤而後貴或始泰而終否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何知卜筮一定便不同改塚墓既成曾不華易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塋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而聖人設教範俗之

本義亾矣盛衰消長之變唯聖智無能推移故富貴可遇而不可求蓋天命之秘而神功不可測者也諸氏百子未敢易此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世俗溺其言將謂術能勝天則凡人事是非得失之細倒置伏制以遂其私鬼蜮人心淩淫膠固殆難言矣善乎范史之言曰吳雄葬母喪事趨辦不問時日營人所不封土人云當族滅而雄不顧乃能致位司徒慶延孫子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而陳伯敬持身唯謹行路聞凶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終不免於坐法誅死儒者稱為格論自有承氣受蔭之說遂以禍福本於枯骨坯土奪權於造化故舍人事任鬼神求福利而暴親喪泥於分房骨肉化為寇讐既葬而遷徙魂靈恐於搖動蓋將敵天下以滅倫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過於猛獸夫君子之葬其親也得其地無童斷無獨鈌無廣拆無汗溼砂礫之凶以安體魄猶生而

得右室之美以樂其志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窺利豈非惑乎余悲宗人未葬遠者至三世近者或十餘年此非其子孫貪鄙心勝乃拘於陰陽忌諱之說哉故採于此篇謂其文辭頗有所譏刺也并論次其卒之年月庶乎覽者有所感儈云爾

小宗辯 出家乘宗儀篇

夫重本始聯族屬敘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禰爲小宗夫繼禰之爲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庶子不得禰父故以長子繼己爲小宗也是故繼禰之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曰叔叔之子曰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其再從之伯叔兄弟共宗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

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于五世四從兄弟親小宗之高祖爲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祖其祖爲宗其得各自爲宗可也謂其爲高祖異也宗之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爲限服盡也服者先王所用爲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廟毀故曰高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此之謂也然自漢儒論釋紛如卒不可解孔穎達曰族人一身事四宗幷大宗爲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說假令四宗爲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以一身事之將誰適從此決知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高祖宗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爲宗得爲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

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爲繼禰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禰之傳嫡下及玄孫元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爲小宗者備矣夫小宗以五世爲率五世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止一嫡耳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爲宗故曰宗法有君道焉如固之說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土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類蕃庶

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曾祖同而祖不同者有祖同而禰不同者吾爲嫡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祖叔之祠可以主祖之祠不可以主祖叔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爲四曰夫群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裘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支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

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於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群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

一廟同享子孫曷嘗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內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說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大宗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偪僭之防者也曰然則老泉宗法非歟曰洵以高曾祖

禰之嫡分爲四項是惑於四宗之說也其言曰繼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故其宗亾而虛存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宗善宗善之嫡昭圖繼祖者祖之嫡序序之嫡澹夫洵之曾祖祖皆庶也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則當以祈之弟福福之子宗夐爲宗以繼高祖不應自爲其曾祖立宗既爲曾祖立宗則洵祖當宗宗善洵父當宗昭圖不應復舍曾祖之嫡而又自爲其祖立宗今人孰不欲尊祖而私禰然

充洵之說是率天下亂嫡庶之分也何者大宗之嫡通夫百世故百世之小宗宗之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群兄弟宗之五世之內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族族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令煩也欲求其致理也得乎

羅司勳文集卷之七 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八上

家乘纂錄

義例篇第一

虞臣觀譜喟然嘆曰甚哉譜法之難也或問難曰寬則人易玩嚴則人易離與其使人離寧使人玩夫我則從其適者自我之為斯譜也有不書者三殊刑不書惡疾不書不得其死不書三者恥宗之顯也是故與族人共棄之

或問族人有不孝不弟不睦為姦為盜為暴鬪不仁譜乎曰有之若人則宜殊刑宜惡疾宜不得其死然未速於斯三者惡其尚隱乎惡隱而譚不欲以其先人媿子孫也傳曰稱美而不稱惡孝子孝孫之心也幽厲雖暴乎桓祖之廟祀不黜故不敢以其先人媿子孫也是故春秋立諱於親厚之道也曰奚勸也曰用譜法而代誅罰必也賢宗子乎否則吾見其難矣

任黃蘇氏譜曰譜吾作故詳吾所自出其險
乎其險乎語曰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
株曷不觀其初一人視子孫不同哉故譜自
吾巡捕公而下有七宗文麟公而下有二宗
非例不敢以親疏為備略
或問大宗處臣泫然泣曰嗟余大宗之祀弗
續久矣萬全公之嫡而冒入於岑
或問雄州君可比於別子乎曰是始遷之祖
而大宗之主也吾子孫惡敢以貴賤論其先

人
或問小宗曰小宗之法弗明所從來久矣其
起於註疏之誤乎吾之高祖其惟槐堂公乎
是故繼禰曰曹繼祖曰成繼曾祖曰齡繼高
祖曰偉故自吾秋田公而下子孫世皆宗之
曰子獨不宗秋田公為曾祖乎曰有高祖在
上五世之親未絕也吾烏敢私為之宗
或問士夫家之祭止四代祭始祖禮乎曰程
子有言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祘何

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祭之蓋根本所
在也故程氏於時祭之外更有三祭祭始祖
於冬至陽之始也祭先祖於立春生物之始
也祭禰於季秋成物之始也然冬至似禘立
春似祫季秋似大享幾於僭矣始祖大宗之
主也祭於常祭可也若立春季秋之祭則吾
豈敢
或問小宗介子亦攝大宗之祭乎曰攝乎攝
乎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宗子有罪居於他

國庶子為大夫祭則如之何孔子曰祭不配
不旅不假不綏攝主不厭祀曰介子某執其
常事又問庶子無爵而居者祭乎曰祭望墓
而為壇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故子
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大宗闕
族人莫能為之立後我其祭也歟哉
或問譜法有進有黜曰他姓之子後吾宗雖
成派吾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為他姓後雖易
世吾其猶進諸

諭法自大夫而下及士庶人有善行者死則書卒餘則書没其自大夫而上書則各以其制未冠而死書殤殤有成人之行書丞卒記曰能執干戈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故吾論敢竊例於仲尼

或問譜之不予人之爲後者何也曰今之爲人後以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

絶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自叛於先王之教者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爲厲也

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

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

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絶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絶其親而遽謂可以絶其名是惑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如之何曰比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期

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人後曰斯重崇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

也以己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
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爲
非
或問婦外氏也舊無譜曰娶者會二姓之好
爲宗廟主故天地合而萬彙生夫婦合而子
姓蕃此先王之所用以治際會而別名紀也
子以繼宗母以祭廟可無譜乎婦祔於夫名
從夫也故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其
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

婦有三不譜一曰大歸爲義絕也二曰更適
爲弗祔也三曰無嗣爲弗傳也故義絕譜之
則辟弗祔譜之則瀆弗傳譜之則觴是故吾
譜弗譜也
曰妾之得譜何也曰貴有子也妾子爲父後
者得譜其母不爲父後則不譜也譜妾而仍
書嫡重嫡妾之分也故譜見於嫡下不敢與
匹也
譜妾始自吾譜何也以義起也昔魯莊之成
風也文之羸也襄之歸也成之姒也妾也舉
以子故書薨書葬夫人春秋之義也妾有
承宗之子吾奚其不譜且聞之禮稱妾有子
祔於祖姑之廟廟可祔獨譜乎哉獨譜乎哉
或問世有譜其出嫁之女者曰多乎哉彼則
自有譜
或問譜至兄弟行而止曰自吾而後尚少也
曷紀哉
北郡李譜曰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

行也傷哉余於先人幽美十失九矣於是采
舊聞而譔行述內範二篇
紀事不離故實要在不諂余欲猫彿先人亥
貌敢忌其細小
或問譜塋曰往有黃岡之難余蓋傷焉故筮
宅則書塋在祖壠之下則書祔爲尊者厭也
問祭田曰孝子之所以事宗廟也夫貧不可
以鬻祭器寒不可以衣祭服況祭田乎況祭
田乎曰五世之後弗廟也田則如之何曰請

歸諸墓祭

問宗儀曰五服廢而人遺其親祀禮廢而人忘其祖爲宗儀者吾其有憂乎

問以乘名譜曰乘有載道也吾譜若乘之載矣夫譜之言會也或曰補也遺亾者治而補之斯譜之義也是故發一姓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備人道之終始莫大乎譜然攷數乘而成國工兼數家而成善譜難哉自吾歸君中山二年然後八篇得其所

敘世篇第二

虞臣曰余讀世本稱羅氏之先熊姓也本楚熊繹之後初封國在襄州宜城周桓王二十年楚以伐絞之役分師涉於彭羅欲伐之而使其大夫伯嘉往諜三巡數之明年楚屈瑕帥師伐羅楚大夫鬬伯比曰瑕必敗遂見楚子請濟師不聽鬬伯比入告其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瑕狃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於是楚子使賴人追之

不及羅遂襲擊瑕師敗之荒谷是歲羅自宜城徙國枝江避楚難也至周莊王八年楚文王貲亦從丹陽都枝江更號曰丹陽於是羅又去枝江徙于長沙之湘陰湘陰東北六十里有羅故城其水曰羅汭今楚人謂之汨羅江故子孫從其國名爲氏其後卒併于楚子孫失封奔散於江漢之間或在襄潭或在豫章然世胄無足徵也其在襄潭漢則有羅懷爲梁王相懷後有蒙仕蜀至廣漢太守蒙子

憲當晉武泰始府以守巴東有功封西鄂侯
卒謚曰烈其在豫章曰企生事殷仲堪爲諮
議叅軍及仲堪敗于桓元叅軍死焉是時羅
無專著姓二氏始用義行顯故自晉訖今出
襄潭者宗西鄂出豫章者宗叅軍然豫章之
後子孫獨茲茲倍視襄潭矣至宋太宗興國
以來叅軍之枝流益盛著籍吉虔諸州當高
宗時叅軍有苗裔曰綱是爲雄州君初雄州
君爲州朱杞巷人紹興末避金人難乃徙南

海大艮又爲南海大艮人而子孫不敢忘所
徙自故稱雄州君云雄州舊無譜故其上弗
可詳獨南海譜始有記載言雄州坐出豫章
乃知爲叅軍後無疑也雄州君孫緯以宣義
郎從制置使某防禦江淮鄱陽諸路遂死鄱
陽歸塟於排榜是爲宣義公緯生師孔師孔
生鑄夫鑄夫舉宋省元遭亂不仕及卒其門
人私謚宋義隱義隱之子曰文鳳爲宋巡捕
官以父故亦棄官去俱載行述篇言故自雄

州已下六世有巡捕公又八世乃有耳孫曰
虞臣凡十四世通歲三百七十有五其系敘
頗明白可譜而表其蕃衍子姓是故附之以
外氏

年表篇第三

虞臣曰夫年譜者所以聚同姓而定昭穆列長幼也昔者先王用之於宗廟故曰燕毛序齒是故吉凶之問不塞慶弔之禮無廢而恩紀靡遺也理族益其仁哉自夫世數綿微苗裔遜隔年法亾而利功起於是希慕貴勝輕忽寒悴遇其宗人知爲父行不知爲伯仲知爲巳行不知爲昆弟强者或凌弱富者或奪貧而重本睦族之義衰矣孔子曰百世之宗

繫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遠不廢所以崇孝也崇孝之道莫大乎尊祖尊祖之道莫大乎合族合族之道莫大乎尚年尚年莫大乎明譜年譜明然後長幼序長幼序然後禮讓興禮讓興然後不凌弱不奪貧故族稱治虞臣於是謹記初祖以來迄于今爲年月表譜載宗人之生時令子孫得覩覽焉譜法雖著要之以孝弟爲本

譜例曰自雄州君而下生卒年月有地

務但歳久不可攷姑闕之譜其可知者間有生同年月若兄弟行則論日爲次祖叔孫行則論世爲次不得拘以日表之變例也大事記有關於宗人者書餘則不書

行述篇第四

虞臣曰夫譜之有述猶鼎之有銘也所以彰往而法後也昔者姬公作詩以歌詠文武之德發揚太王王季之志慮上及幽公而尊后稷也孔子稱爲達孝今去姬公千百世孝無稱焉非以其言美而過溢義不核而誣哉夫非錄有善錄而冐其爲悖道之行均耳可不戒與宗譜厄兵燹之變烈矣余自結髮宦遊羈滯燕楊之間十餘年今以罪放歸退思論譔世記然多散逸宗之老上亦復彫零無從質訪傷哉言乎乃侍問於錦川先生頗聞其略自孟醇仲而上僅十有一人或碎世褒忠或治縣廉平或義讓居官或長者式俗或蔭身以哲謀或奮筆而藻思其文義炳可誦述矣語曰世宦非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易振由此觀之吾宗之萌蓄非苟然已也雖然門高者自驕族盛者人嫉纖瑕微累十手爭指蓋奕德若此其難也故隴西之族

望矣而人以李陵爲愧嗚呼吾子孫其愼無使人有陵之愧哉

譜例曰君子蓋棺而是非定言行身後而始章故非錄存者俟也其錄蘇李諸婦何也諸婦之操可以觀始可以定終余嘗高其義憐其志而恐其名易堙遂爲著傳此又譜法之變例也

內範篇第五

虞臣曰范史有言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故圖生者志在存孤濟危者行在弛情樹操者孝在致養基福者善在訓後徽美殊科何必上同故易言女貞禮載內則詩美采蘋春秋書伯姬之義由此觀之異區之軌要之均足垂絢耳已豈在專一操哉吾宗自有譜記以來外氏之賢者僅數人蚤妻寡節巳著舊譜余所覩見蘇李二婦可謂抱荼

毒之極哀罹人道之大艱者矣其伶俜煢獨有類倫生然或含貞以居約或全曲以濟難矢此志而靡他綿宗祊於弗替語曰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弗能淫蓋二婦謂耶乃若張母以壽顯余太母以榮稱身爲宗範名爲宗始固天界之要亦德之所基矣常變緣其時行義在所存其信然哉其信然哉余於是考其始終而著列傳凡六篇

譜塋篇第六

虞臣曰夫塋人道之大終也往有黃岡之難余蓋傷焉爲夫墓祭未有能三世者也不墓祭積久子孫或失其塋處姦人掘發訟爭茲由興矣遭無有司良往往或置不理豈非以譜牒不明其子孫咨於先世事哉昔孔子塋母於防封之崇四尺蓋其愼也今人德不如孔子卽識而加崇之何益要奪爭端索遺亡不能離譜記爲本余謹按雄州君以來之兆

域其在大艮四在古樓十在小灣十有二在桂州一石涌一在番禺者三各記載其山形勝卒塋年月而繫之以世著于篇至於年月亦多闕不可得而論次也

譜例曰譜塋以山爲綱所葬之墓爲目士有善行曰卒無善行曰沒初筮宅曰塋陪祖壠曰祔兄弟同兆域者以卒之先後敘書合塋男女同也書闕者失其年月

祭田篇第七

虞臣曰古者祭則有田余讀小雅至楚茨其稱力田事神之義甚詳葢彬彬有其質文矣今學士大夫之家設田以祀先曰祭田以仁族曰義田以育才曰學田曷嘗不欲子孫世守哉乃將運履蹇門祚衰薄貧窮流於懲隸惡積隕其家聲蕩離基業轉屬他人壠廟稱邱墟矣譬諸木始未嘗不驕王條茂後枝葉至零削也痛哉吾宗祭田之設肇自義隱公後遭至正之亂然子孫猶兢兢思守故業明興以來席世晏平燕笑相聚嘻嘻嗃嗃咸名禮讓之族爲郡中雄至正統己巳之變黃賊矯帝東陽攻城邑禍備瘠酷是時逃兵四散遠者或竄端州之間祠譜丁壚先業亦迷蓋其數也而非夫子孫之罪景泰後民去湯火宗人亦稍完聚爰有蓄藏乃思修復先業自捐所置然皆止其禰以逮身無復上及祖考矣余亦從譜其所剏有而據說當世得失之

林爲子孫昭殷鑒焉

宗儀篇第八

虞臣曰人本乎祖而重本之道尊祖爲大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首之以祠堂自祖考一人之身分而十百於是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義存降殺服有重輕服術不明則仁義之道不著故次之以五服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疎則離因族立宗上治祖考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故次之以宗子祀禮者宗子之所以事其先也故過慢止

悖莫重於祀嚴祀立教莫大於祖考宗祖考之義所以廣孝敬而交神人也故次之以祭祀事有常變禮有同異士緦不祭載在曾子廩焚而嘗見譏春秋故次之禮廢終焉而總名之曰宗儀凡五章

羅司勳文集卷之八上 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八下

祠堂章 以下出宗儀篇

或問廟制與神位之設古今之義如何曰儀禮載東房西室之圖古士大夫廟制也其廟有堂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曰楣楣前曰庪今之所謂接簷也棟後楣之下爲壁而開戶牖爲房室故戶在東近房牖在西直室戶牖之間曰扆蓋堂之中正尊者所處今人謂之客位也戶既偏東則室最深隱故西南隅謂之奥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南隅謂之窔東北隅謂之宧此古寢廟之制也寢廟以室爲主以奥爲尊故神居於奥坐則東向祭則西向以從事此古神位之制也今之祠堂無房室之制止屋三間外有中門中門之外有兩階與古廟制雖不相類然今之堂猶古之堂也古之主位乎室今之主位乎堂古之主東向今之主南向位乎室者宜以奥爲尊位乎堂者宜以扆爲尊蓋堂室之別

而古今之異宜也然家禮祠堂神位高曾祖考自西而東宋儒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也此臆說也假如今人堂屋必以居中爲客位祖考生時宴享賓客歲時受子孫之賀拜亦莫不取中中堂沒而祭乃設位於偏隅豈事死如事生之禮耶以西爲上甚非古者堂制重展之義也至於神位之制　國初時用知縣胡秉中言定庶人三代之禮以曾祖居中祖左禰右斯蓋聖代之懿規也今士夫祭

及四代亦宜以此爲準或曰高祖曾祖分中祖在高東考在曾西其義如何曰父子不可以並尊也曰位之異龕猶古之異宮也夫何妨於並尊曰廟主於一義無兩尊子在父之室其存也則居不主奥坐不中席立不中門行不中道避尊者也今父子分中於廟非其情之所安亦非禮所以崇別尊卑之義也故吾家祠堂之制影堂有五隔別以版主藏于櫝高祖居中曾位乎東祖位乎西考又在祖

西之右而虛其首東影堂以藏祝板是故翁婦無相近之嫌父子無並宮之刺蓋不敢違時制而先王尊祖之道亦庶乎弗悖矣

五服章

爲慈母服議

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鄭元曰若使養之不命爲母則子服庶母慈己之服小功原子曰玄之言非二慈不同妾子之無母者慈於父之別妾故曰慈母服則三年嫡妻子之無母者慈於父之妾故曰爲庶母慈己服則小功言庶母則嫡妻之子可知此所以別於三年之慈母也

嫡子衆子爲庶母服議

或問大明令與集禮皆曰爲庶母緦獨孝慈錄則曰嫡子衆子與其妻爲夫之庶母各杖期夫三書皆時王制也其言輕重不相侔使今人有妾母之喪服將焉適從耶原子曰士爲妾母緦古禮也古者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庶人無妾故無其制今庶人既得立妾則其服必同於士然孝慈錄載諸杖期之條何也以父妾母之名也妾爲夫之嫡子爲祖後者齊衰三年爲衆子期而子乃報之緦不已爲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己之昆弟則相爲服期今也於其母則緦於其子則期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故子之服妾母當以孝慈錄爲準曰然則服緦之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衆子爲妾母杖期不以父存沒得爲之服矣若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夫喪則不祭乃以父妾之賤而廢尊者之祭可乎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爲不祭故也母

子至親尚不敢以私廢祭況父妾乎則長子爲父後者決無服妾母杖朞之理也夫庶子爲父後猶爲其生母緦以此明之則嫡子之不爲妾母朞可知也若父在服之可也謂已未代父祭也然則爲父後者服之如何曰禮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鄭玄曰此大夫公子嫡妻之子也言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在故以慈己加小功父卒則緦今長子爲父後獨不可以此禮相準乎是故父在與衆子同服朞父沒則緦此禮義之至中者也亦於時王之制得相發明矣

婦不爲嫡繼慈養姑歸宗服議

原子曰子爲嫡繼慈養母歸宗服朞其婦之服則如何禮婦人歸宗不得返而入夫之廟是有絶之義也故不爲義絶之婦制服然子之服朞猶以母乎日有顧育撫字之恩也若婦於姑以義合者故在吾家則義謂之姑否則爲路人且其歸宗之時子尚未昏是未嘗有姑之名其婦安得爲路人服哉乃若改嫁而子從者及長而爲其娶妻與之同居如此則有同爨之道也禮爲同爨緦故婦服其母以緦母亦報之緦若雖從嫁長而異居始娶者則其婦不爲之服

夫爲妻服議

原子曰嫡子爲妻父在不杖不稽顙母在杖而不稽顙若他人以物來賵已其拜而謝乃得稽顙父在不杖者以父爲之主也庶子爲妻雖父在亦杖卽位父不主庶婦之喪故也

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庶母服議

原子曰孝慈錄載長子衆子及其妻爲妾母皆杖期夫爲妾母期可也而杖則過矣且禮曰婦人無杖乃爲夫之妾母杖不已爲重乎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卽位屈於父也故集禮諸書載妾子爲其生母不杖期今以嫡之子而杖期乃反加重於已出之子耶若據父在言則父在不杖禮之明文也孫爲祖父母至尊也以父在尚不敢杖況妾母乎若據父沒言則己子之爲父後者尚服其母緦長子或衆子之爲父後者當不爲妾母杖期可知也以此例之長子衆子及其妻爲妾母姑服當與其子同宜在不杖期之條

父母爲嫡長子服議

原子曰記曰庶子不得爲長子斬者不繼祖與禰也故大明令與集禮載父母爲長子及繼母妾爲夫之長子俱三年葢已身是嫡繼祖禰之重也繼母與妾服則從夫也若已是庶無祖父之重故服長以期此孝慈錄言父母爲長子期者蓋指不繼祖禰言也雖繼祖禰然禰尚在亦不得爲長子服斬也

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姪服議

原子曰或問二女俱已出嫁然一是無主一是被離歸宗二人之服如何曰歸宗之女可比在室宜交相爲周

庶子爲其母服議 原子曰謂父尚在者服雖期而仍心喪三年

或問大明令載妾子爲其母期註云謂嫡母在室者夫嫡母在降而服期但不知嫡母所厭在父存時耶抑在父沒之後原子曰婦人雖貴無厭降之義此小註之誤也若集禮所載之條則無此註夫妾子服母據其父存亡爲制耳不得繫於嫡母也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 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註曰公子厭於

父也爲母不得伸權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又曰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註曰父在厭也此庶子之厭於父載諸經傳可攷也未見有爲嫡母所厭之文也禮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士則期鄭元曰父卒皆得伸此亦據父而言也父卒則伸可見父沒之後雖有嫡母亦得三年也夫父至尊也故可以厭子父所不服子不敢服父所不降子不敢降則妾子之爲母期蓋據父在言也父沒則三

年矣子之不厭於嫡母何也婦人無專制之義也嫁則從夫夫死從子又何厭之有夫孫爲祖母後者祖父卒則服三年不得以其皇姑在而爲祖母期也爲長子斬者父沒則斬不得以母在而不斬也夫以母姑之尊尚不能厭於子婦而況嫡之於妾乎曰然則宋儒註王子有母喪章謂厭於嫡母其說非歟曰此宋儒之謬說也夫王子諸侯之妾子也諸侯於妾無服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其傳爲

請則其父在可知也父在已厭於父矣而何必母曰禮妾服嫡期而嫡於妾無服謂嫡有常尊也若是則嫡庶之分不隣於無別乎曰非是之謂也夫妾之服嫡從夫也嫡若報之則重降之則近於嫌也故不服不得以不服之故而遂行厭降之制也且有嫡妾之名其分未嘗不正又何爲其無別也待妾之禮降殺於嫡自其夫施之可也豈有母子天性之愛而孝子忍於以妾視其親哉曰嫡母在旣

爲其母三年矣其喪亦如之何曰禮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妾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遂之可也若同室則不敢當中避正嫡也

繼母爲長子及衆子服議見孝慈錄

原子曰此長子爲庶子之長子也庶子不繼祖與禰故不爲長子斬繼母則從夫者也夫所不服已不敢服故爲長子周也

為繼父不同居服議謂先同今異○原子曰謂其先有同居之恩也故隨母之子女若子之妻皆服齊衰三月其子之妻在異居之後娶者則無服

傳曰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正義曰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同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為異居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

為夫之伯叔父母服議

原子曰為夫之伯叔父母大功然則為夫在室之姑何以小功也姑雖在室有出道也凡妻從夫服降一等夫服伯叔期已當降而大功夫服出嫁之姑大功已當降而小功然不敢再降故出嫁與在室同也

爲外祖父母服議

喪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原子曰註以母死之母爲繼母非也蓋指所生之母言也母出則已與母黨絶矣故爲繼母之黨服若己母不曾被出而死雖有繼母亦爲其母之黨服不得服繼母之黨服其母黨不以存亾異也　又曰妾女之子爲外祖之嫡母據母之存亾爲制母在則女服其嫡母期子從而服小功母死則無從故記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正此謂也人有疑爲母之嫡服不當仍爲其生母然爲母之嫡母與生母各有正條爲嫡母爲徒從爲生母爲屬從徒從者所從亾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没服也由此觀之則母之嫡母與生母僉服無疑也

爲母之兄弟姊妹服議

或問凡爲外祖父母從母舅及姑舅姨之子女服皆兼男女言也不知出嫁之女與在室同否原子曰馬融曰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成人之名名之由此觀之則出嫁之女爲外親服宜同在室若女之俱適人者則無服兩出也

爲庶母慈己者服議

原子曰喪服小功章言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葢指大夫及公子嫡妻之子也梁書曰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今制士之服妾母期貴賤僉同而大夫亦無降殺之禮則服妾母之慈己亦期可知矣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外祖父母服議

原子曰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服而不言爲舅姨服尊不同也禮爲外祖小功以尊加也爲舅姨以名加也以名加者報之亦小功以尊加者報之則緦此不同之驗也外祖者母之所自出也舅姨者母之旁親也爲人後者不敢絶其所自出而降其旁親明所後重也既爲其所後之母黨服則本生之舅姨自不應服矣

補凶禮總論

虞臣曰夫服術之設其流尚矣有親有尊有名有從有出入有長幼義至轇轕閎廣也姬周之典未詳開元之議猶畧故從隆汚而爲道觀親疏以立儀降殺盡參伍之變沿革詮古今之宜遂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信六籍之所不能談越百王而獨得者也大哉非明王之制孰能與此余采集禮孝慈律令諸書爲五服章尊　國制也然名號既別文義亦繁物變難齊區例不一自非上智靡可旁通於是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觸類傍求用補其闕自杖期而下凡四十六條

婦人爲夫之慈母　補杖期

原于曰庾蔚之以婦不服慈姑余獨謂不然慈母即夫父之妾也孝慈錄以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妾母杖期況慈母於夫有養育之恩乎以此相準婦之爲慈姑服可知也使夫處苫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理是故婦之爲慈姑杖期禮也或曰子已議正妻爲夫妾母服不杖期今爲慈母亦服不杖期乎曰爲夫之慈母其義比之爲妾母重也且其夫服妾母止期至服慈母則三年情重可知矣由此觀之宜服杖期爲當

庶孫之爲慈母後者補不杖期

原子曰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妾毋可也此謂言妾無子父命子爲之後或子或孫唯其班序旣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故爲慈祖母後者之服宜期也慈祖母報之則大功

妾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補大功

原子曰妾之服其私親與女子適人同然經但言妾爲其父母而不言爲兄弟姊妹服何也兄弟姊妹旁親也妾旣從女君之黨服則厭於女君必女君死然後得爲其旁親遂也女君在則不服嫌與女君同也然則爲父母何以期也父母至親也女君雖尊所不能厭故爲其父母報期厭而不報是絶人父子之倫者也

妾子爲其母之外祖父母舅姨 補小功

原子曰女君在妾爲其私黨不服然子則爲其生母之黨服但爲父後者不得服耳故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者如邦人

姊妹之出嫁若相爲服 補小功

原子曰兩出也姊妹也姑也於姪女與姪女之於姑也俱在室則各服朞或在室而服出嫁或出嫁而服在室則降而大功若俱出嫁則又降而小功何以降而小功也曰兄弟之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小功故出嫁之女與爲人後一也大功章有女子適人爲其姑姊妹及姪女在室者降則爲出嫁小功可知也

妾爲夫之姑姊妹在室者補小功

原子曰凡妾服君之黨皆從女君君之姑姊妹在室則與妾有同居之義不可無服故妾從女君而服小功姑姊妹嫁之緦若異居而適人則無服

爲同爨補緦麻

原子曰如甥或依於姨夫或依於舅妻皆有同爨之恩故爲之服緦

補袒免總論

虞臣曰夫服也者所以稱情飾哀者也故始于衰而終於緦緦服之至輕者也服而止於緦人之爲親屬尠矣親盡則無情情盡則無服先王懼其無服而情之易斬也乃爲制袒免之禮所以教天下崇愛也昔曾大有同姓死而不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故季孫問

於孔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孔子曰同姓爲宗合族爲屬千百世而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由此觀之袒免之制豈非先王所用以維持百世不絕之宗者乎余既爲五服篇九章又爲補亾五章而終之以袒免其義則首同姓至於妻爲夫己爲母女子適人爲其父族之黨皆附著于篇爲成學治古禮者得攷要焉

宗子章

宗子之職掌祠堂四時祭祀之禮正昭穆以上治祖考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凡府祭則詔其宗人蒞事若歲有冠婚喪葬之禮亦如之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此言大宗小宗之別古者理族之道所以首重宗焉何也白虎通曰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所以必有宗者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於有無而紀理族人之義備矣自後世之宗法廢而祀事簡祀事簡而族屬渙是故族渙則親離親離則禮亾禮亾則義蔑禮義亾蔑骨肉途人嗟哉傷傷斯非宗法凌遲所繇慨之耶

內則曰嫡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此言群族事宗子之禮子孫之有富貴亦祖考積德所基也宗子者祖考所託以傳

體也以富貴驕宗子是驕祖考也驕矜惡熟必極殺身亾家之罰尚求保富貴耶詩小序曰忠厚成其福祿暴戾成其孤危信哉言也

晉賀循曰凡奉宗子加於常禮平居則每事諮告其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子生死葬行誄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其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率宗黨以赴役之所告子生宗子書于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然後宗道存而諸族有主也主立義存而有一人不惇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當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祐之而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情也若姦回淫亂出于軌道有忝宗廢祀之罪者然後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抑亦義之權也

此亦言群族之事宗子與宗子所以待群族之禮古人重宗之義如此蓋由其知敬祖故知重宗重宗所以敬祖孝弟之道也今人於父子兄弟之近尚不能以恩愛相孚視祖考若秦越也而況能以禮讓事宗子乎是故知愛親者不敢慢於祖知敬祖者不敢慢於宗故祖者親之身也宗者祖之肢體也愛其身而弗及其肢體猶弗愛也

說曰讀法古義也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
和布教法于邦國都鄙及鄉大夫州長黨正
閭族歲時屬民讀法之禮吾今以宗正行於
祠堂以聯族人亦周禮之遺義也教之律令
所以尊
聖制也犯遺訓者未信得禍違律令者災必逮
身故律令者所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仁
義之具也董子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
之後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禁難知

豈非以常人之情爲善待勸遠惡待懼者乎
示之易見之法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乎
仁義者則莫如律令四十五條此
明王所以齊御天下之術也庶民用之可以保
身從政用之可以斷獄否則陷於罪辟辱莫
大焉願我孫子欽承
國典講習律令庶其無陷於刑辟斯吾宗儀第
一義也祖考欲其子孫之賢豈在别立科教
哉然罪惡之起皆成於漸是故敘律之義先
輕而後重先微而後著别籍異財子孫自私
之心勝其終必至於干名犯義尊卑爲婚男
女謹始之道缺其終必至於親屬相姦而毀
罵者惡逆成獄之基也故易曰履霜堅冰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嗚
呼爲讀法者其亦慎於斯義矣乎

祭祀章

說曰夫祭過亟則瀆過疏則怠故始祖尊者也其祭也以歲高祖而下親者也其祭也以時尊尊親親仁義之道也然而忌祭不及高祖何也高祖五服之至尊者也於始祖則義爲親於祖考則情稍遠且忌祭者君子痛泣之餘祭也齊衰三月服之將竭者也故忌祭不行於玄孫墓祭上及於祧祖何也曰墓祭闕則掘發之奸起子孫不忍先人之蒙毀故

墓祭不可廢也禮祫已祧之主于廟今祭祧於墓亦祫之遺義也不行於廟懼僭也曰古者廟祭其主止嫡今嫡庶皆同享何也曰禮也生而聚同宴矣沒而祭如之何其不同享也夫祖考視子孫猶子孫之事祖考也今人有歲時之會獨其長子長孫在而衆子衆孫不與焉其心未必能喜而飲食是故祭及其長遺其庶非所以宴樂祖考之心也且衆子孫傾覩自家祖考不得與享於廟人情豈得

晏然又非所以體悉群族之義也曰皆有主乎曰主各設於私寢祭之日子孫奉主於廟祭畢而返其位如之何曰位各以其班尊卑之分也班次序視其生之年尚齒也考東妣西主皆南向象生時男女之別也子孫異居而道遠其奉主則如之何曰古有題版書其名號位次訖事而藏諸夾室可行也其獻也如之何曰獻必宗子嫌奪嫡也執事各用其子孫以伸孝也歲祭用冬至之前一日時祭

用分至之二不筮日衆志定也擇士于前享之七日告預也命士以上用少牢餘則特牲祭從生也品物備於祭田所入遺子孫以可守也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有常數也凶年之祭殺其二止以春秋示變於常也故曰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何疑於降其祭之物也雖凶年不儉貴其稱也財有餘於廟五服之婚嫁喪葬者取給焉貧者倍之逮族之仁也以所財爲賻則宗人同焉私禮不

行復貧也祭不與於內謹男女佚亂之漸也今人孝敬不如古人使與宗之婦女僉拜相接非所以持情合危交於神明之道也然則其亞獻也將誰代之曰主人有強力者自行之不則使其兄弟之長者祝用四祖考異位也不幾於煩乎曰稱各不同也位必異祝所以達誠也總一祝則止稱元孫似於專祀高祖而曾祖下皆祔食矣故邱氏謂初獻四龕畢然後讀祝非禮也其祭祔位者何殤與無後也設位於高祖之傍東西相向四配之倣也祭止一獻無祝無牲體禮畧於祖考祭殤與無後之道也其拜位諸伯叔分左右而居前諸兄弟亦分左右而居後宗子位乎兄弟之中便於對越尊卑嫡庶之序也年高者休於他所禮老也參神辭神舊四拜今止再拜遵

國制也周禮大祝九拜之辯曰褒拜謂再拜也註曰再拜之禮事尸與神也故集禮儀註皆以再拜為節曰今人見祖父母父母皆四拜至事死而再拜何也曰事生之禮簡故加以四拜事神之禮煩故止於再拜不受胙祭與諸父昆弟同也故不欲獨邀神貺餕徹同宴神惠會也亦受胙之義也禮告利成尸謖之期也古有尸祭今無尸而告是孝子供養之心自為成也是故可省也曰然則禮不已殺乎曰揖拜多則筋力匱筋力匱則誠敬衰是故禮以去煩文而全恭敬為貴也昔者季氏之祭逮闇而行日不足則繼以燭君子曰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臨祭不敬孰大焉他日子路與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仲尼聞之以由為知禮由此觀之揖拜少畧所以全其恭敬之未衰者也而曾是以為殺乎

說曰家禮追贈舊儀多與道戾故自祝辭而下吾不欲觀之矣夫義不可與奉上謂之怠禮不可與享親謂之簡二者人道之大忌也

今也主正位於上君命宣於前是以臣坐受之也君恩之榮臣子得之莫不懽忭鬼神之情與人同也乃其祝文曰益增哀隕死者宴樂生者哀隕甚非所以對越君親之言也記曰祭不言凶況君命之臨乎夫君命至寵也不敢行於墓懼褻也雖支子必受於廟示重也主降於階下明爲臣也北向象受命之義也主返廟而居東俟告祖也古者受策書歸則舍奠於廟子孫有錫命之榮祖考所欲聞

也是故宗子告之告則稱諱父前子名尊無二也故曰廟中不諱古之道也享於中堂猶生而受子孫之賀也告而後祭不先禰而後祖也凡此數者皆孝子之弗忍死其親之仁也

禮廢章

或問宗子三年之喪祭乎曰喪三年不祭禮也故賀循曰禮在喪不祭祭吉事也其義不但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也今有三年之喪而祭者不亦首誣於禮乎曰杜預曰凡喪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其言非與曰春秋譏喪祭謂失禮也杜氏之言益春秋時失禮之禮也不足準也曰然則高祖及旁親之

父祖無乃以宗子之故而缺食三年乎曰喪主非宗子則持喪而不與於祭喪除然後入廟禮也若宗子則繼高祖之嫡也高祖之廟不可以終年曠祭故以宗人攝之也攝之何如曰大夫士未葬五服未除者祭可廢也既葬則緦麻可攝矣既練則大小功可攝矣既祥則期可攝矣記曰宗子死稱名不言孝亦攝之之謂也曰古有以衰服祀于几筵墨衰祀于宗廟禮乎曰墨衰非禮也不如攝也曰

天子諸侯之無攝何也曰天子諸侯之喪其
臣皆衰服三年雖欲攝誰爲攝
曰然則有期功之喪祭乎曰不敢以卑廢尊
也祭哉祭必卒哭未卒哭則廢故曰有死於
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此之謂也曰禮
云緦不祭今卒哭而祭然則不亦輕喪乎曰
吾服伯叔兄弟雖期然自高祖視之皆庶曾
孫也禮爲曾孫緦至卒哭則緦服竭矣故孔
子曰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門歲有宗人之

喪相仍也則如之何曰期功之義重則哀戚
深故斷以卒哭若五服之緦雖既殯可也昔
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
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
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以此
準之士之內喪雖緦與衰同也若外喪先緦
而後衰其祭也俟衰之卒哭先衰而後緦其
祭也雖既殯之末可也何必終期曰然則庶
子之陪祭者有期功而下之喪與乎曰陪祭

與主祭不同除服可也曰期功之喪既祭高
祖然則死者之父其主亦得與於祭乎曰古
者國有喪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
哭成事而後返象生時爲凶事聚也既返於
廟是故可以祭矣

羅司勳文集卷之八下 終

羅司勳外集卷之一

序

壽兩山張先生六十序

張公元錫既謝藩侯歸老於盱休於兩山公歸十一年癸巳始爲六十鄉人士有謀壽公而請於予會予有洪州之役過彭蠡將取道入匡廬訪五老然後歸爲公壽乃嘉誕日薄請者巾再遂遺之言曰夫自今古以來四時日月風雨雲霧晦明所薄與以所遭我往覩焉得其兀然獨存者山岳蓋自詩書言壽考稱焉公兩山人也請以兩山爲公壽予至盱聞道兩山多勝遊後過訪公是山之舍坐曠而望見其嘉植茂列𡾊㞲峻峭巘嶅壟巃其峰高卑回擁若相揖讓此兩山之奇觀也公專盱人而有之故公性端嚴仕政循良而重之以知知止明出處之義豈是山之勝磅盤委積所感獨鍾於公生者耶夫壽効靈於天而受之曰命德而有諸己曰性故君子存性

基命小人滑性速命故君子與山岳齊壽小人與草木期朽則公有懿德山有奇觀吾固卜公之壽而見將有似於是山也於是鄉人士皆曰善如夫子之言公壽其有徵矣遂退而稱觴以兩山爲公壽

序虹泉號 爲雲南朱彦臣作

予家居觀有虹見輙出策而筮筮頗信鄉人異之趨吾問曰虹何物也曰是氣之所感也夫氣駁爲虹其能理祥災指人顯於卜騐爲最然虹有下溪澗飲水世又以是水爲虹泉云予嘗欲覩虹泉弔其遺跡則未曉其地何在及來京師隣館於朱君彦臣日熟與語相雜出因偶及於虹泉彦臣恍應曰時某少所號也鄉居之傍有虹泉某少玩之余曰君之號虹泉是以虹自寓也君將能祥災而指世者乎夫政繇失得應有祥災吾有司坐太史而謀筮焉稽其祥而知勸災知懼吾知虹之能靈於出也且予聞之世至治則虹霓不見今四方政多紕繆虹可出以竊諸有司之心君如虹能爲世用君出矣吾挾策而隨吾其爲太史乎

書

與馮桐江

昔自京師同處輙窮日辯極今古事理得失與士君子趨品高下屢有嗟喜執事洽博又能責我無倦且相砥礪於聖賢事業謂能力勉其不落大家嘻安終日以爲可常而僕荒黷不諳流俗以得執事足矣亦復與人相疎外雖有以往還接者不過偶談俗事至如與執事所窮日者未嘗一開口也及執事以出補離京僕別後益復與人杜接俗事亦不獲聞耳已久忽爾思之往者集會雖數不知其可樂及今離違相見無期未始不以爲悲也且僕重可悲者學行無底歲月徒長因記少時抵掌議論可乏今人今無所成植荷大月加思之自令肝腸發熱愧汗出顔開卷廢讀羞見古人成語自惟古人年齒似此德業文章赫赫及人者何限如僕今者秖自廢耳僕又嘗言今吾士類上之不能出奇策畜便計

以爲天下國家下之不能者書化俗前明先王之道使鄉里後生有所訓式又不能覘時進退卜幾可否徒依阿澳涊於世以自存雖有古稱韓孟之貴秦楚之富而受者亦猶飾糞土木而被紱冕之蒙而已此僕讀太史公富貴名磨滅之言未嘗不三發嘆也吾鄉先輩前後可屈指數者不過五六人唐有曲江宋有清獻菊坡二子没而後唯白沙其次有文簡西溪仲衍諸公雖所至各不同而皆不

入於富貴之習故其收名也遠亦不徒隨磨滅於富貴至今使吾後輩有景而力於爲人今去諸公年已遠而鄉後生亦復以有所景爲相責望又不知天之將孰誰興也如僕固不敢言而執事天質沉渾溫容其階於道何難惟勉就其不可放之責無孤夫天所與之意使僕亦藉以勸勵則執事之賜厚矣苟於平陽空懷一切以營須入之報而止是不脫於俗習而天與以沉渾溫容之質不亦已足

借乎且官在朝廷予奪由人求所無能我奪者惟性性不可奪而吾自奪之吾何自怨於賊其身也以賊身之人而居其位又幾何不至於賊其君賊其民也今之賊君賊民皆由於賊身之故而世所欲作好官又不能生於其身其有得幾何上下不被其賊慨者亦希矣至有先於其身之人以爲政天下不幸爲異類論所摧折困敗終使上下有不蒙其澤之名則天下之勢之責也雖孔孟亦前有然

焉者矣世腐儒不咎其摧敗困折者之罪而徒歸諸其政之不善流今闒俗兒曹又慣其耳目之習樂信其說亦復吐以賊誤上下之名若宋王荊公是也僕私心痛焉夫今有能先自理其身者否不幸爲天下勢所壅有之矣此僕所以平生謂荊公清修苦節才高而學博行卓而志堅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皆與同心協守徐而待慮而議夫何不可顧立黨易乖離荊公一人也豈勝其乖離之患則

上下不蒙其澤也固宜是傳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其治亂興衰之數似不可誣也旣而諸儒謂其術旣天下僕每言使諸儒在當時不行新法主上之任之也亦如荆公彼固另以其學用天下時天下能保太平治乎僕未信也宋代賢才號爲頗盛然其倣皆謬於虛談以便己私摭拾性命之說分悉心學之詳使六經垂教之意竟爲廢物適足以滋後世兒輩者口戲其旣有酷於淸談俾宋之天下

終淪沒而不救國日削虜日强責又將焉歸乎其議論多而成功少豈主上之專任有不如神宗者哉今人不宜襲先儒曲論以過荆公使今日爲政行一古法見者駭之便謂足誤天下因循苟且空度歲月積弊怠袪安垢無圖此豪傑之士所以扼腕而吐悲也且夫今天下焦悴於敝政已多在有所更張以明先王之道而更張明道者宜先郡縣始幸無蹈今日陋習深信宋儒而務迂言細談心學而畧治道一郡一縣天下之積也更張明道守令之責也故敢輒吐其狂如其然乞賜一言見報如其不然亦宜有所辯極如昔日則雖以未得集會爲缺而風教得聞於左右其慶幸多矣乞毋靳其言

與翁東涯

往辱與於東涯所不肖輙謝東涯切切無廢規以放䌓求不敢少於自約然未知其教之不可常也今别東涯已踰月距東涯居相百里自見於笑談起者夢寐間覺無有異猶謂似於東涯頗不遠及得而有述疑而請難出無所諱始寤違東涯而內積垢者多非忽使人來辱中且切切能數僕之過視前不廢由是以益伏東涯教愈不敢少於自約也旣又

示益撝事言益撝以被誣罷時開之內甚傾癯憤而嘆曰夫披靡者見悅質木者無容逐時者要懷獨者孤此豈於人情樂善嗜直惡惡拒諛貴賢賤不肖者無乃與大異而不相謀耶將使處世者依阿澳涊聽頫仰於人殆能自保全乎及又得所述益撝書言耳目心思尚有所及不忍遠廢罪毋念斯言目淚交下嗟夫悲矣夫天之於物命之翅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不然其飛也墜命之足者必與之蹏蹄稱其長短使得行也不然其行也顛若命而遺墜與而遺顛將不如無命與無與也至於人也亦然使益撝止是雖耳目心思尚有所及竟何益哉嗟夫悲矣雖然益撝治浦僕近畧得於浦人時以益撝爲直於理當無可疑及讀班史作酷吏傳載田次卿等所視郡理務在摧折豪强扶助貧弱夫誠若言今之所謂賢吏治也今吏治稱賢不如次卿日遠矣縱得如次卿不能脫去

於酷吏中傳僕以是稍不慊於益撝但視益撝在群中鮮輕得又念其方入於小人之誣也故不敢乘毁益撝況僕方中頗一二與益撝相類益撝廉倨而不頓行直而不互今使會中危旣後來雖有如益撝者將股栗而內解矣執事曰益撝之得位失位不足惜但心跡不明無以自飾於爲人其言誠是也

又與馮桐江

別來曾寓書白謝教官去未省得達否然來耗無蒙莅任之期在何月日觸語暫俱伯丈鄉歸若不果歸諒去歲冬抵平陽矣僕每語人謂吾兄負溫容豈弟之質往令其民至之日會邑父老問民所疾苦亟去其不便僕固知兄能有治聲於平陽矣然而士猶令有遺行不得止傳於古循吏自表流於後徒當主臨之說而邀譽價獲須入之報而都要官雖

固世之所趨其實君子所簡賤也且余聞之君子之學也非以為人故其仕也非以飾名與奪人也彰曠時也得失數也使守令志以便民為職能約着為民營其職所得為其名譽爵祿非自我者一以無入於中必使吾志可行焉行吾志而一縣令足矣苟不能行姑懷一切因循舊貫延度歲月其心不過求得譽祿縱得而靦顏受之此與世貪墨無恥浚民膏脂自澤潤其身家者較銖兩何異哉士習至今日亦已陋甚自為秀才時剽掇腐語求舉科第未常留心於世事比得而幸其不為令也不幸為令胸中一無所出而習故以傍譽其最者也又有下焉者彼終身白蹈利死卒無一日能出其拼俗之陸沉也尚忍言哉故今天下領民之吏無復有如古人非其古今之性有異也自利之心多徇欲之流熾耳是故老兄必有能辯此者矣夫以有美質如老兄學術如老兄諒不自詭於聖賢事業

沒隨俗吏但僕意以視官重則看民輕愛己厚則待人薄賢與衆人所以異其幾此而已僕恐不察或流如前云是以敢薦其愚說若其設為成法具載古簡冊在善通而行之者爾何敢贅何敢贅

與袁縣治論山墳

去歳兩歸書自京師求造折於左右未曉已皆到否家人來承辱惠問迺知府猶未得上達向後屢欲申文遂復以希值中止然僕懷不下之抱久欲投告於執事謂執事爲父母我民民於令有不下之抱不可不告況僕懷不下之抱有異於衆民者乎僕聞之事有似緩而實急名輕而實重墳墓秉訟之說是也自鄉邑罹亂風俗虓薄民鼓吻而相吞噬於是訟獄頻豐然有訟於田產者有訟於殘傷者又有訟於錢財者至祖宗墳墓被他人所侵奪則縮首俛眉不克健訟豈不以其緩且輕者視之而非有利於其身哉僕少知讀書時已有大傷於今俗志欲挽而起之已而適吾家正值其厩時無有爲僕言者及長而聞其故細問於族之父老父老具語以吾家祖墳積宋元來葢黄罔後會亂子孫頗聞祭逸賊焉仲之祖父欺秉干禁而吾族不肖子孫

亦復委循貪槪於祖考夫祖考不能自保其墳墓而付子孫以能守也子孫不能守則非其子孫矣尚何面目食息於人世哉此僕所以痛心舉額哀鳴疾呼訴於當道之仁人君子如胡公仲器祝公鹿溪二先生者亦能洞僕之心昔矣旣而僕廹從試事北上此事尚未歸結時僕安於北上意冀當道仁人君子皆如二先生僕之哀鳴疾呼可以少緩然今據家人來云猶在駁勘使僕痛心舉額日益加焉荀肯有能爲僕直者不過一引手張目間耳其辯之固易易也僕家祖墳自一鄉以至一縣一縣大夫與五六十歳未死老者有試而問之將莫不曰某山名某也某墳某所塟也皆熟耳而銘心無異辭矣僕雖寡鄉譽之行然不敢自後於庸俗人以飾廉恥亦邑人所頗信也及痛先祖失藏屢長號而欲絶備見於告祖告土神文二篇亦邑人之所竊傳而知也執事試市邑人而問曰山爲某名

某所蓺某平日所自約何如所取信與知於人何如則駁劾之情不待反覆已得之矣今夫駁劾之柄在執事執事爲我民父母凡民之有求不幸[illegible]而不伸必唯執事是歸而執事仁足以植善明足以燭奸勇足以除暴持三物而能不忍一民之傷於害者而況於僕乎況於僕之祖宗墳墓乎僕固不敢贅但不一言恐執事未能白僕之心如此其切而或視爲緩且輕又有恥於執事所以正風化之本也故敢忘其狂言之罪惟不罪餘幸甚

上霍少宰

某以無善狀得擯於人守京師已踰二年僅得一官而出以今年冬十月補爲建昌推官鄉里交遊有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某私心有不然者以某力薄才疎誤被非任恐亟得罪耳某之始仕將求以養親爲事今離親養之日久矣思之焦不自寧但所恃以慰此心者謂京師雖遠音問常通故復强顏度日今建昌去鄉國不踰三千里舟行不過徐月然非有往來之便必欲通音問如在京時非家人千行於途不可得也旣使某奔走跋涉重離親側又使音問不能常通某當無復恃以强顏者矣且某性多僻喜好無用文章以此求效外見因自憤發及稍有得時獨坐一室雖風雨雷霆寘若無聞自謂得此持養之三四年間必有所充就今旣役以官守省覽案牘尚懼不給何暇其他舊學頓忘宿志已無醂矣且自授官以來日訪民俗而言者毋道

其俗多好健訟曾子固在宋稱江南賢者尤累訟於鄉里則健訟之聲於古爲著其俗小民又多殘兒女及巨富借死病貧人或其客戶以誣害所怨之家州縣例以重辟淹延追證瘐死不下十數人至其歸絕無坐者又閒鄉豪勁戶之家率放息於貧民重索其租稅告撲州縣州縣官或不省事往往入其賄置之監追豪勁家或從而陰謀死之立威鄉落此其風俗最鄙者某非有移易之才又不能爽執慝懲廢防茹摵刓方爲圓取順物譽某終當以此得罪矣故某進退於此實難苟竊祿食延滿歲月於心有所不燕欲求引去則私家內外十數口無田產自托老交終歲勤勞無以有代其勢又有所不可但恨爲今天下司人物之權者私心用事好惡乖繆不量其人之能不審其勢之便每使人負失所之怨世態至此深可歎息且風俗日薄士大夫以勢位相煎重內而輕外諛上而凌下使

前日司人物之權者以某之才外補某之不才若此以某之不才爲擯則建昌之民何罪焉豈其始欲試之也抑爲之阱也以媒蘗其釁而坐觀其敗者耶然此皆不足爲某惜獨念受造於門下恐終不能自樹立逐逐與世俗相泯滅耳士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當以名見於州縣凡某之私心未寂者以此也先生肯自俯教使某得不與文致者續後傳足矣今夫人於某不憐其始仕之願而貽之以失其性不察其好學之偏而逆之以枉其志不量其薄劣之能而試之以觀其敗此固先生所哀矜者也以先生高名早天下今天下後生輩有志者不復思見古之君子而樂出於先生之時而況及其門後於其鄉者哉倘自貶損以終教誨幸甚幸甚

與何述齋

與執事別頗遠想欲一見不可必得前歲僕自京南歸舟行幾二百日懐頗鬱鬱不樂不喜作書後得稍平求欲聞故并謝簡疎罪又會執事出補復值道左僻遂不果寄至今間闊凡三四年餘及僕來京忽有報伯丈即世執事歸憂時聞之心甚悒怏未能犇書弔屢苦逐人隊拜揖無虚日聊欲潦草一二未及握筆俗紲相推顧矣故不能宿稿奉候而執

事哀痛之餘諒亦不瑣計此也但僕於執事雅有同年同鄉之義聞變不弔既非以加執事之禮又況賢如執事者哉僕於同年中於翁仁夫最加敬讓仁夫其人奇偉亦不苟伏人因與論說執事仁夫嘖嘖不廢口及執事遭變又復怏悒而無快仁夫豈獨厚於年家者由執事之德有以悅仁夫故執事之變宜以戚仁夫使執事復能飭行自樹立流聲於後及功於人人將推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是

執事有無窮之養伯丈獲不死之年也然近來進德亦嘗遠聞其似此不宜爲重弔而更可無自傷矣若僕不肖已無足爲口於執事往時自負小年今不可復得言之多慨又性頗率野日從拜揖士大夫後苦不能學世人鴦肩羔膝鸞身俯首變入於俗遂自與人少接間坐則終日未嘗矽口或稍啟口輒[illegible]人由是益不樂言語縱時有所出內自記傷亦復噤舌中止坐厭之餘不過讀誦經書以

遣長日而已今年冬倘隷選籍得領民郡縣雖無才能可稱職然亦努力終不至於大廢事縱之五六年間必有可足觀者苟得休假歸教其子孫訓其鄉人之可者聚食於既析之親論次於鄉前輩如孫仲衍張西溪諸公與之著傳紀載其行業放失其餘六經傳註有不安者亦畧爲之更定此數者謬量其力足以有當猶未知其後何如然以今日視之汩汩與世相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幾

何又未敢遽其爲然也執事家居餘年必能
稽心於古人之學有可教我者須簡而俟矣
人便聊此奉慰且以畧道巳意一二

與戴角峯

在京師得奉餘論殊以不卒業爲恨別踰兩
載多失問候罪過不薄不望求譴然非敢爲
慢也念僕性多荒慵學習迂闊故什分委棄
不敢效欵欵薦紳之門自近不敏之誅雖相知
如執事亦復音問闊落如此非敢爲慢也別
來所得無可爲報筆硯日就荒塵尚冀授職
之後勉立功名流光郡國然志大而才不掩
事左而謀益困且以日逐窮忙輙遇土官按

部出迎數十里外瞻望馬首淋雨暴日拜跪
移時不起伺候顏色及就館則拱立堂下上
酒食彼方欹冠跌坐醉飽盈色去復送之數
十里外歸語其僚曰可以免矣雖百官之事
剏延臧獲之奉主人翁未有若此者世態可
痛可憎僕初見而駭且苦久之逐隊出入垂
首折腰長唯奔趨流俗所尚皆慣而成性矣
平昔議論竟作戲笑執事見之其慷慨悲嘆
亦能如往時否也風便聊候起居曷既所言

相晤未期無任惓惓

答李于遷

京師別後扺肝幾過一年企係盛德曷勝嚮往然不敢候起居道殷勤於足下謂今方天下考察之期而足下與司人物之權故不爲虛飾無覩之辭求遠世俗之嫌耳不然則竿牘之使午行於途此今天下交遊者之常而僕於足下顧不能哉是不宜閉伏所短自分疎外於賢人君子多矣不意足下慣薄其罪且將貶損道德辱之存問豈左右之誤非足下本指耶抑爲其鄉人之故而加禮之耶僕不肖言行荒迂與俗相戾而足下不賜鄙擯自不肖始則天下士將謂足下取人之恕不責人之周無復思見古君子而樂出足下之門須足下之美足下有而獻之

主上以充　國實其爲足下盛德無竆矣偶得令弟秀才過道及大价北上敢陳簡略用布鄙私惟足下亮察

與李憲副

日者匆匆奉别欲圖追送而聞駕已過郊矣數年知己邂逅兩地遯德離析惆悵何勝閒拜榮命不任喜慰夫關西天下之重鎮也紛糾盤錯過於別地天下之重寄也執事端嚴廉厲破幽剖疑盡一麾移日僕視旴之政而知執事之爲關西易易也又況士無卑溼民無役徭表裏江河有天下之達觀此士夫所欲遊而無因不可得者執事素積高懷日抵

關中尋謁帝王之都求其宮室池臺之所在賢聖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吊古會盟之墟鬬戰之場攷三輔之遺事而賦焉其視旴之三谷吳之虎丘閩之金山當益卑卑矣僕日坐塵垢悲吁世態無能脫委秋冬間當求去討言念別離天涯相距會晤何期動想今昔能不淒然人便附布草草不周

雜著

書南莊先生傳後

余讀王南莊君傳傳爲湛太史夫子所作夫子理人也信其言當不枉南莊所履因嘆曰嗟夫夫人有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其身者若南莊君是也余少不及識南莊鄉長老能爲余道南莊甚悉南莊不喜吏仕有隱德教諸子勤且盡其道其季子景純舉進士官爲諫議去年

主上以新典詔內士大夫於父母其官封之庳鉅視其子由是景純得贈南莊如已官夫贈以郵教傳以彰善贈爲新典傳出太史若南莊身不及顯其沒不可謂無蒙也

書翁仁夫惠謙卦圖後

仁夫其示德於年者乎拜謙圖之惠聆終吉之嘉修我以君子者也仁夫能自修矣夫示德爲愛愛而能修而君子之道見矣仁夫其君子哉

書陳推府風木卷

日余過坐於子如因得讀其所敘府推陳君風木卷中且厚言以舜由前事可到旣又得天浮公詩一首觀其辭多悒恨若有不自解者廼嘆曰天浮公之詩可以與子如之言可以大巳歸而聞陳君亦欲有索於余遂書此爲贈

書薛文清公讀書錄後

公潛心聖賢急於路履雖古之醇儒何以加焉豈與世之騰口說賤事功立門戶而不勝其私意者可同日語哉嘗聞公在獄中手不釋卷及當論決時顏色不少動此公學術所得之繇也觀所著讀書錄則信者之軌轍耳闡所未發不亦尠乎

附錄

程工部烈送原子之建昌推官序

原子爲建昌推官且行別烈烈曰何以治建昌原子曰建昌俗悍而鬭吾莫知所以治之請益我烈曰吾奚以益子夫情之隱惟獄爲甚子之職在獄盍思測之烈也從官司空之屬觀百工之事願假爲微言以測子原子曰謹守令烈曰夫爲耒者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于子何如原子曰請象其俗之剛柔而治之烈曰爲矢者中弱則紆中強則揚不紆不揚夫是以達于子何如原子曰請剛柔並施以庶幾於不吐不茹烈曰爲量者虛其中則有受爲鍾者虛其中則有聲于子何如原子曰請無我以聽之烈曰爲弓者之取才于山也三視陰三視陽迄其成也必覆之于子何如原子曰請詳慎以盡之烈遂言曰夫因俗則入剛柔劑則中無我則不徹詳慎則不失治獄之道四者

衆之矣子也四爲徵言而子四應之其捷若
響可以覘子之聽獄矣其往哉建昌之民必
無隱情焉日終也將謳子矣子其往哉

李三洲誌原子遺衣塚記

於戲此羅氏原子遺衣塚也原子名虞臣字
熙載原子其號也生有異質年十四入縣庠
十九舉於鄉二十三登進士授江右建昌推
官三年陞主刑部事霍文敏公稱之改吏部
司勲遇讒構而歸築別業以卒業于中山
又四年卒於戲悲哉或問原子曰何以中山
也曰昔未有邑之前吾羅氏世中山及今餘
澌猶可見吾思焉吾思焉吾其忍以中山落
耶比其卒也厥弟虞脩虞收虞獻營塋于番
禺河南寶岡而又以冠履藏中山志原子之
志也日者余過柳州入羅池見封堙纍纍然
問柳之人曰子厚遺衣塚也夫以柳州之文
猶能使人歆慕之如此而況不爲文者哉原
子篤好古昔曾南豐稱揚子雲出處類箕子
之明夷原子亦稱之又稱王荆公非拗者則
文敏意也以故文敏少許可今海内獨稱康
殿撰海顔邦君木而吾鄙則稱彭太常澤陳

給舍洗及原子又謂原子似文敏夫文敏能致身膴仕以震鴛一世而原子不免阨窮以卒惡在其爲似也間覩原子之文初儗柳州至上文敏二書雖視史遷何以過焉而乃不得竟其欲進之志於戲悲哉虞䔥輩以是年四月十七克襄葬事兄弟踵門來問記記之遺衣遺書祭田若干具列如碑陰以示後之人

羅司勳外集卷之一 終

獻讀兄所爲文至霍少保奏記及永福公傳未嘗不漣然涕洟也嗚呼傷乎傷乎吾其忍道吾兄耶兄自免歸棲遲別業解體世紛斐然有述作之意曰君子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汗血以競時者何哉以故有所憤發苦心焦思至乃通夜不瞑斯亦兄之兢兢於世云兄之爲文也十年之間龍變而虎超猋騰而雷發彬彬乎瑾瑜匿璧矣惜其官不埒才年不將志使人聞之共有不嗟惋增欷酸心涕下耶嗚呼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兄之搆會顯既余難言矣夫勝定相因盛衰遞代厥亦終始之理昔馮衍自傷於不遭亭伯見擯於寶憲考其當時多所論著聲稱藉藉施及豹援儒雅相繼今觀兄之憔悴於世不得以展釆錯事可謂奇矣又離短折閼絕之菑夫報報之反安所繆盭而兄獨不值其定耶於乎傷乎傷乎獻自兄之卒念言哽咽日夜飲泣思裒其遺藁編集又多亡缺其存者什之一

耳痛哉兄歸二年採撫舊聞整齊其世傳作豫章家乘又以禮有經變則考東京今參伍詮析必要聖軌立通方之訓破一偏之說作宗儀篇理亂之繇本於將相陵夷之禍起自中官用采實錄躡跡成敗以鏡來者作將相中官傳古者諫無常官卽巖穴商賈之夫亦得各竭其說是以臣無隱忠君無蔽言也作諫官論子雲出處符合賢聖委儒曲士轉相非訾發爲篇表以解衆惑作揚雄辯兄之身

居隱約言多玩世又罔羅放失著爲一書推見幽微紀載名實命其篇曰中山野錄獨將相傳邑志交州紀屬藁未就抱志中逝與夫諫官論揚雄辯又皆散佚不載嗚呼天促吾兄復忌其文耶昔太史公謂著此書藏之名山雖萬被戮無悔蓄眡載籍堙滅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兄之論譔未究賁志而殁使兄有遺憾矣悲夫兄之文藁掇拾讐校彙爲八卷家乘有敘世年表譜塋祭田諸篇文多不載

弟錄其傳及總論數首宗儀篇無慮千百亦采其評斷補亾數章而已有得自兄口授或拾於殘缺爲外集野錄爲別集以俟後梓其餘集中不載者舉論次其篇目亦無忘兄之所欲著云爾

弟羅虞獻壘淚謹跋

司勳文集跋

孫應舉頓首敬書

夫河圖大訓蔚爲宗器之傳紹聞衣言喜接家聲之舊然而編殘簡斷或有善而無徵繡虎雕蟲雖洵美而弗壯何者志托空言支離數

世也緊維懿祖遜矣文人垂紳鳴尼之朝投簪碎玉之日聆其風軌尚直道以事人攝爾威儀何入朝而見嫉豈非同時相忌異代斯感乎舉廿載趨庭三冬志穀溯豫章一十八葉手澤幾何思庚頫五百餘年遺經若此滿肚皮時宜不合夫復何言等身書誦讀猶遲惟知率性然則棲心上古狂士之翹志顧同遁迹中山先人之敝廬斯在亦其宜矣夫煥乎華國之才闇然媚世之具小人僥矣君子傷之固

窮毋濫縱百折以不回其樂在中卽終身焉勿改誦其書而欲歌欲泣知其人而溯游溯洄斯業是集者所必至焉者也霍文敏聖人之徒楊忠愍諫臣之友小子無似三人我師若乃家乘炳烺實禰禮經

之略野録殘缺未成相業之光年不逮志位不副才斯則吾儒之所長嘯壯士之所永懷者與康熙辛卯五月二十九日

司勳文集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羅虞臣撰虞臣字熙載廣東順德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吏部稽勳司主事事蹟附見明史劉世毅傳虞臣以初任刑部主事提牢時寬假張延齡爲大猾劉東山所訐下獄拷掠斥爲民既歸結廬山中讀書纂述年僅三十五而卒然其他著作不傳惟是集存其平生不屑爲詩賦故集中皆散體之文自六卷以下則采錄所作家乘以足之惟以中官傳六七篇參襍其間耳其文疎快有氣然皆率其才氣縱筆一往未能範以法度也冼桂奇序以司馬遷擬之談何容易乎

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

〔明〕黄省曾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提要

虛左噫歌累月覩止而返然蕲甑軒冕耽情山水
欲長遊名嶽託慕向生因號五嶽山人歲在戊戌
謝南宮之招締西湖之賞與豫陽田子窮探歷覽
更唱迭和賦詩成帙增價藝苑視攀龍鱗秕若蟬
翼士益以此賢之至夫使者行部守令下車莫不
藉其人倫訪以政事雖名在諸生而禮隆上客古
妙談鋒腹韞經笥響如應叩泄若懸河聽者膝前
靡不心醉自是問字之榻日陳於座上在浚之旄
雲爛於戶外山人肺病倦遊玄思甘寂繹我貴之
旨達名親之累不爲家省鬻書自給深居却掃專
意述造乃敘頌高士以寄志焉迨夫晚歲絕戀區
中結友方外馬遷習道於黃子許詢叅梵於支林
故其詩往往娛康樂之清暉屏淵明之喧壒緬景
純之仙游契摩詰之禪理兼以苞蓄既富採汲不
竭譬玄黃雜組而縟彩炫目金石疊奏而英韶畬
耳璠璵並儷而世覯其寶椒蘭俱薰而人挹其芳
思劇沉幽語罕仍襲凡象外難摹之景必鑄以新
範雖目前塵瑣之態亦緣以華辭宿構非工食時
爲斂令品味全集賦頌準乎騷經詩歌本之古選
興寄備乎開元序說叅之二京碑誄酌之六代語

末
二

原缺第一葉

莚祖乎充衡遡珠合於平原客問擬於韓傳玉咯
覈於河上典錄昉諸越裳是故鏡理者取爲蓍龜
博物者資爲武庫備說者寘爲累繩綴辭者采爲
筌餌又以才優經世數値違時故鳴以不平逝由
孤憤年才半百奄隕大命詎不痛哉黃集總爲若
干卷手自銓勒藏之篋中厥嗣姬水授玄肖諸童
烏蜀草方於文考㨗彼㱃郭壽此遺編嗟乎雕諭
足傳知徐生之不朽鳳毛早秀慨荀令之猶存余
與山人有中表之戚號爲相知故序次不誣云爾

五嶽山人集序

琅琊王　世貞　撰

語有之豐玉荒穀明貴與用之不易兼也又有之春華秋實明文與質之不相爲用也天下之言文者則歸孔氏曰辭達而已矣意若弁髦其法而棄之乃其敘述墳典儀易麟史抑何彪炳爾雅也多學而識不如一貫空空者托而逃焉然至於陳廷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儛而龍威丈人之祕文又若探篋而取對者何也古之君子收天地萬物之精而歸於吾之聰明而始有學出吾之聰明以與天地萬物之界會而始有言博而約而謂之學造理而備法而謂之言內極於貴外極於用文質稱而謂之君子大者經小者傳心者謨跡者史和而頌怨而騷性而雅情而風其言卽人人殊要之未有不逌於德與功者也余少則聞吾吳有五嶽黃先生者多識而嫺辭蓋彬彬成一家言云晚而辱與先生之子姬水游又辱不鄙而以先生之集來讀之而愧余之未盡於聞也先生挺人傑之資嘗舞象日固已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一下筆而屈其豪賢長者卽王少傅喬太宰不敢稱前進而

交先生先生意不懌以書贄於北地李獻吉相與揚扢自六代西京而下距嘉靖二千載如指掌也乃先生則愈歙然以爲無當於世日夜攷載籍徵耆碩以究至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彝禮樂比詳兵車水土平準之筴下至於星曆醫卜農賈覆逆支離人竭五官之職而恨其畧者先生饒辨之矣乃愈以爲卽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眞我東走謁王文成公陽明洞天眉宇接而心神融了然獨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問道錄先生自謂得王氏玄珠淼絶不以語人又不立門戶而所謂問道錄者絅之以十襲之緗而不更發中間嘗應魁薦一游南宮有所不可輒歎曰此爲致千里骨者耶吾東吾腹歸矣先生高其德而弗耀畀其功而弗試其言之通於德與功者又祕弗出僅以其餘而應天下天下亦遂以先生之餘而欲盡先生嗚呼先生豈易盡哉評者謂先生騷賦似枚揚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充碑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時靑蓮之致近體出景龍雜大曆以後尚裁者服其法務宏者賞其博偏致者驚其漫獨創者病其擬而要之俱非能盡先生者余所謂盡盡先生之言標德而蘊功之言也蔡中郎獲論衡祕而日取之以自益先生集旣行余無所用祕矣將與天下後世共稱之而已

五嶽山人集目錄

第一卷

賦九首

悲士不遇賦一首　射㾓賦一首

禮貧賦一首　咎雲賦一首

錢賦一首　蚊賦一首

玉卮賦一首　弔朱買臣賦一首

閭哀賦一首

第二卷

周魯齊晉楚諸賢讃頌三十二首

第三卷

頌贊一百二首

高士頌九十一首　二陶贊二首

自述贊六首幷序

遊檇李城讃一首幷序

遊太伯古墟讃一首幷序

大石佛贊一首

第四卷

銘家訓七首

五鳳樓藏鎧銘一首　復舊錢銘一首

座右銘一首　宴會篇一首

僕從篇一首　妾媵篇一首

側庶篇一首

第五卷

四言詩四首

白鳩篇一首　獨漉篇一首

步出夏門行一首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一首

五言古詩三十首

白頭吟一首

艶歌行一首　泛舟横大江一首

折楊柳行一首　秋胡行一首

來日大難一首　結襪子一首

吳趨行一首　夏歌一首

獨處愁一首　太公逢一首

相逢何匆匆行一首

妾薄命行一首　扶桑篇一首

越裳一首　華叢一首

有女篇一首　銅雀臺一首

銅雀妓一首　置酒高堂上一首

第六卷

五言古詩五十二首

第七卷

第十卷

七言古詩三十六首

五湖上寄廖冢宰一首
紫芝行寄孫一元一首
秋日懷武林朋舊一首
七姬行一首　山姬行一首
廉石吟一首
聞談偏髯老仙者一首
閒適一首　豹犢行一首
石湖歌一首
悼張氏二孝廉歌一首
新楊柳四首

第十一卷
五言律詩六十首
步赤門舊溪閒詠一首
榻上一首　壬午對鏡一首
南星別業樹藝覽汜勝之書一首
鵲橋別業一首　乙酉初見白髮一首
遣興一首　內人治蠶一首
枕上聽雨一首　聞早鐘一首
夏日山居一首　聽琴一首
夜由吳宮遺址步歸精舍一首

山居一首　南星草堂雜興一首
周子雨夕談對一首
採藥山溪歸泛江滸一首
歸自京口舟中讀青華秘文一首
山妻以老子拔白日去予皓髮一首
癸巳三月十六日終南道士李君過論仙
旨甲午此日范山人以服食書至一首
白髮一首
泗州精舍與明慧上人談禪一首
四月八日報恩講寺齋會一首

訪東丘上人不遇一首
洗公方丈一首
夏日登吳王宮東道院一首
寶光寺同門生輩一首
張儀部觴予朝天宮西山道院一首
皇戚邵子招飲西山二首
至香山新寧伯譚公邀宴山堂一首
七夕宴顧大夫園亭二首
顧華玉徐世禮觴予武寧王宅東園一首
陸生望時邀玩牡丹予口期二十三日酒

前則陰晦至獨晴齊爰愜賞懷次旦風雨復作問訊牡丹一首
宴萬都閫宅二首
宴張戸部高士軒遲月分韻二首
宴容園聞樂二首
暮春宴白禮部舟中一首
許少卿伯誠席上遇馬司業仲房一首
同馮明府全邑博諸君宴虞山南軒一首
宴俞光祿宅饗自艷象脯閣侍朝儀五十餘載矣二首
同孟中丞集邊司徒官舍一首
同謝少南徐霖宴魏國東園四首
宴友人園一首
大司馬喬公觴余清涼寺一首
超果寺訪張進士承憲宴集一首
同鍾貳守趙别駕樊郡推宴何别駕官衙得陽字一首　陳園三月之宴二首
山陰郡守南子大吉招飲大觀堂一首
瓜州鄉思一首　登金寶座一首
第十二卷
五言律詩八十九首
山陰與陳太守季昭同泛鏡湖覧秦望少微諸山月上歸一首
朱陽館步至陶隱居墓傍二首
登茅山同仲兄作一首
謝公墩一首　初泛五湖二首
黃山一首　大石山寺一首
八月八日泛石湖一首
禪興寺一首寺有梁妙嚴宮主墓
禪興寺梁公主墓一首
過吉草菴一首　春泛鏡湖一首
子遊牛首山大司馬喬公餽以法酒兼命武士導之夜宿僧舍二首
報恩寺一首
金壇令任佃約遊顧龍山雪阻不果一首
楊相國送酒金山寺泛舟大江登妙高臺五雲朝陽二閣吞海亭飲中泠泉二首
蘭亭一首　丹徒留侯廟一首
泊舟支硎經靈巖遊赤山夜珠塢二首
水宿溪上一首　採桂嶺一首

第十三卷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曉思一首　春暮江泛一首
春日長安客思一首
庚辰迎春日金果曉翠樓小集一首
首夏集陸芝新齋一首
秋日蔣子携樽過草堂宴集一首
七夕一首
九日和皇甫子安一首
七夕池上一首
九日五更起坐不寐一首
八月十五夜月有五色華暈二首
雪詠和皇甫子俊二首
雪後對月和皇甫子循二首
臘月十五立春和皇甫子約二首
五日宴中南家兄園一首
除夕一首　七夕有思一首
閏二月金昌亭眺集一首
新飾齋中作一首
甲申春正月嫁女感述一首
懷五嶽五首
附憲副李公獻吉贈遊五嶽詩二首

第十四卷
五言律詩一百十五首
贈荅學仙一首　贈尹生一首
酬孫太初過訪草堂一首
贈閻錦衣珍一首
重逢方太古有贈一首
贈高山人潡談海遊一首
長安荅左舜齋一首
長安贈蘇允吉一首
北極廟逢汾州禪師德舟談玄一首
山陰陳鶴有七載之別抱痾旣瘥來顧草
堂惠我綺韈古篇賦此以荅一首
客有好鶴者貽之以詩一首
贈隆璽禪師一首　贈馮隱君一首
贈王敬止侍御一首
荅王將軍惠松二首
贈方士一首
贈無愛上人自南海來求山棲一首
處州太守張叔載訪予西湖山中走筆荅
此一首　金昌送劉司寇節一首

第十五卷

五言排律三十二首

通臂黑猴諸禽獸上獻紀事一首
奉題　趙王思訓樓一首
題白石精舍爲蔡子木一首
顧中舍壬辰之冬直　文華殿書顯靈宮
碑而邸館有鴈集之未幾承　御筆題
銜之寵若先徵焉索賦此詠一首
來鵲樓爲張令文宿賦一首
題毛中丞華山隱居一首
和劉孝綽落月望水一首
明妃詠一首　詠貧人一首
詠舞一首
武庫員外薛僑持其姪左給事中薛宗愷
柩歸廣州過吳門詩以哭之一首
哭張子言一首　挽杜隱君敬心一首
悼無塵禪師一首

第十六卷

七言律詩五十五首
除夕讀眞誥一首　山中夜集一首
晚步吳宮原上一首
池上室左小兒栽有新竹社中諸君數數
過之一首　對竹軒下一首
七日之雨魚沼遂盈一首
山亭下鷗鷺一首　五月葡萄結顆二首
雪後遣興二首
竹下晩歸怳有月色一首
舟中覧金陵携歸古鏡一首
與陳郡推乞丹砂牀子一首
集陸郡伯園一首　唐氏園觀荷一首
堯峯山寺一首　虎丘四首
憶縹緲峯下二澗一首
郡守李公珣下訪言別一首
吳令蘇允吉過訪草堂有贈一首
奉荅　趙王殿下惠帖一首
荅田汝籽一首
贈大司馬王公廷相一首
贈朱太宰樾中一首
懷徐學士兼訂林屋之遊一首
寄高公次副使二首
懷皇甫子安蔡子木一首
壽文徵仲待詔一首　杭中丞惠曆一首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二十五卷

序二十首

第二十六卷

序十一首

目錄畢

長洲吳曜寫
黃周賢等刻

五嶽山人集卷第一

吳郡黃省曾

賦九首

悲士不遇賦一首

嗟嗟叔運吁乎嘅矣搏剽豪奪倫千載矣風安習成莫之攺矣庶望平理其誰采矣委而舍旃民凋壞矣遽遽皇皇泣沾灑矣河清鳳歸老不待矣末如之何蹈溟海矣彼陶化之絪密兮惟登物而阜生仁既有所不逮兮乃畀授於上英何既練之以才美兮又俾躓頓而瘁沉遊淒落之宮圃兮詠先王之德音蘊贊國之宏器兮無聞譽之著升徒營營而中熱兮日民疚之係心傷元衆之顛喪兮無草木之潤榮畏掊克而逃邦兮賊饕悍而殞身嗟州海其皆然兮鮮一隅之泰寧豈有皇之滔蕩兮故翼奸而紛紜無闒茸之不陟兮無汙墨之不伸危址本而搖蹶兮尚恬處而不懲思排凶而施膏兮時與命其不將相彼幺儈之速顯兮窮巨彥而彷徨閔在位之虐熾兮播水火於萬方欲阿逢以揣合兮非賢人之素腸秉玄默而淡守兮茂旌蒲之召揚孰斂寶而絕志兮撫生民而涕傷冀堯舜

之何時兮墜綠髮之早霜匪瘨瘝之足恤兮痛天
命之不祥曰希時而從祿兮亦委蛇於帝宮苟德
義而躬華兮背孔尼之令風順時辟而揮走兮雖
圭紱以何庸寧困卷以逍遥兮抱聖道而長終

射病賦一首

晉昭公愭然弗樂憒然有疾四境不理紆體絫息
偃之則煩振舉寡力乃問簡子簡子不識董安于
進曰臣聞扁鵲者洞覽中藏以生枯起死名天下
何不召諸迺奉黃金萬鎰重錦百綺安車抗軡之
渤澥聘謁扁鵲至晉引之紫宮延於玉房搴幃締
察徐雅善詳首診脈候次審厥色逡逡循循愕然
而告昭公曰君王之病臣固知之然其成也非一
症積也非一日矣臣請爲君王歷言之可乎昭公
曰唯唯扁鵲再却再進而言曰今君王之病迺有
目𥉻不覩耳閉不聞潰乎若壞汩乎罔停其名曰
顛厥得之蘊猶邪正淆渾黑白嘉言讜談孔艱以
黜小大近褻內熒中國復有嘵蚿赤豹其族云九
盤貫滋大亡殞非久其名曰蠱蝕得之梏克在位
蒸庶濡首土田錢刀強梁者阜民靡有黎誰與爲
守復有火逆消金鬱其胸路上下關格食飲反吐
其名曰瘀膈得之瘝困埶苦無以宣述仁賢擯野
莫展忠臆多我覯瘠不雨天澤復有掉臂則掣典
股則攣左引右控拘疹不安其名曰筋瘛得之政
如束濕科以箕歛深刑刻罰稅及雞犬思彼樂郊
水火庶遠復有血氣揮耗精神倦凋皮衍肉脫不
能終朝其名曰風消得之居無蓬牖耕無莽田民
鮮鄉著鴻鴈播遷土崩勢成厥禍昭然復有鰓鰓
洞下嫚嫚善利一有所饗十有所去其名曰餐洩
得之宮殿侈廣營役不休九府殫竭餼廩若流土
木大淫繇子作儺復有洒然被風軀半不遂肢弱
掌戰艱苦輿憩其名曰痿痹得之外重內輕五大
在邊裁養獷悍姑息自先一旦除之厥變孔延復
有慌慌罔罔冉冉侵侵眠之私之逐捨不能其名
曰鬼疰得之大佞若忠君倚股肱乎漼骨髓執樞
掌衡萬幾由之鮮有不傾復有憤盈王滿水氣陵
侮區區之腹捫焉若鼓其名曰䐜脹得之貪臣播
虐豪門煽毒空夫包怒子婦吞哭極而潰泄天地
反覆凡臣所言果中君王之病否乎昭公曰寡人
所苦一如先生之言天苟不棄寡人得從先生以
治南面有日矣扁鵲出謂董安于曰君王之病非

湯液醲灑之所及鑱石案熨之可施必也徵五臣
於虞庭借九人於周室寄以調燮委之融和庶幾
其可瘥也若在扁鵲則陌巷之醫爾誠不能達曉
君王之事

禮貧賦一首

予讀揚雄逐貧賦末雖揭露反正而憎戚厭苦厥
心當無釋然竊希仲尼不去而樂之義作禮貧賦
黄予閉戶與貧胥處歷年四十肅貌敬禮顏無忤
色口無訾語麾之則從凡命皆喜賓於茅齋弗敢
怠侮左右盤從形影爲比仲夏吉日攬貧登堂拜
而致言曰玄哉爾貧虗妙曷測善蔽弗成是爲天
德宰而不有施而不積蕩乎難名熈相萬物昔毗
堯舜投金抵璧藿羹糲粢仁覆蒼億勵說操版史
望秉罭舉弼作師皆汝之力大任將與勞震觔骨
逅我仲尼要乂肝膈曲肱奉枕蔬水奏食偶旅陳
蔡琴歌共懌兼友淵參原憲歡密簞瓢在陋饑餓
屏跡龍行逾高鴻揚靡忒主亭者何織葦者勃寄
餐牧豕耕草釣澤翕爾顯庸侯王竹帛由是觀之
得汝者成名失汝者穢慝上建神哲下起勳績處
以修躬蓬蒿潔白出以佐采貞素表職生而恬康
樂天自得没而無疚奕代軌式遺安孫子錫慶綿
蕃僕自爾來爲道增益氣凌青雲心對皓日聖途
常羊王徑祓飾卑細蠅蟻嗤耶貨殖山藻誚愚千
駟鄙没糟糠令妻考槃淑息萊子見遊裘公樂集
却謝車馬孤抗泉石國無妬人鄉靡怨客門可雀
羅消揺坦適修夜常寧安衷鮮惕出無留顧入靡
紛廹偃仰探經肆精與極溢吐文章條貫矩尺端
言嘆動庶幾爲則名播九方甘守沉寂與汝嬋嫣
豈敢疎逖樂只君子須汝朝夕於是貧閟而喜乃
告予曰吾與子居曠久習便吾有胸臆未與子言
我貧與富皆命自天天有二役授與不慭富畀小
人貧歸大賢貧者福之富者禍焉滔淫貪墨乃與
周旋盜跖吟口惡戾彰宣狼咋虎冠德義委捐烏
羸畜牧猗頓鹽鹽洒削胃脯鼎食騎連好之則聚
慕之乃前不趨寇鈔則在市廛凡百溺之鮮不覆
顛高明鬼瞰醲肥瘵纏妖艷瞽心桑濮奪延智者
使昏方者俾圓愛斷懿戚虐起貴權弑父與君競
此致然仇由賂滅祟夷利孿鄗塢取戮余谷自殲
多藏厚亡散如塵煙宦雖巧捷隕之重泉斬宗殄
祀墟宫莽田他人入室其道好還帝王張脅祿且

不傳況彼蠢庶乃握貨權天阜資具均濟普全匪伊私獨可以掩專分踰必折徒取瘁煎富豈嘉德迷夫固憐情傾志鬻癖訾罔痊凡今之人唯金與錢子既知我我敢舍旃願與終始垂休萬年

咎雲賦一首

嗟炕暘之太甚兮草木熯而葉枯瘁農人之恐惕兮慘焦稼而糜禾望屏翳之運精兮沛靈雨以槩敷何浮雲之偃蹇兮胥淫驤而蕩披挾九霄以怙崇兮勢張王而展苛又氛氳而衆翔兮曰儔類之孔多渙遊漂而罔合兮互驅排以跨踰層烟莽之

蓊勃兮匪盤嶽之潤滋神龍騰翥而無和兮慾澤物之往規徒霧掩以蔽日兮障光照而不舒攬琱霞以布周兮恣滂霈之無期吾聞遭迫難而控號兮睥驕拱之自如當眷讓以卑傾兮竟固竊而不移陽赫處而飈陰罔從兮譬特雄而無雌前跂踱而回穴兮近喻喻之媚夫羌影同而心乖兮終畔岸而撓挐傷背譎之變見兮靡涉蘋之載途既蚴蟉而上征兮何屯膏之若茲也雖鴻驚而鶚駭兮亦虛無而莫之貴也遏天道之下濟兮敗神明之化與江與海其卑鬱兮孰矯引而登之廓山川之憤盈兮又沉淪而抑之維雜從以迫薄兮翩交錯而縺差紛亂紀而替能兮雖居高而必危相疇畝之赤濯兮怨謷謷其詈誰煌蝗乘之以放噱兮慨下民之靡遺吾欲啓閶闔而陳詞兮命飛廉以職麾逐艷輕之佪貸兮俾台守之復夷舉有㳺於東岱兮徵蒼梧之密輝使霈漉於崇朝兮庶群生之可回鮮脊力以率呼兮困瞻仰而痛吁

錢賦一首

有物於此生於太昊取諸流泉非規非矩裏方外圓非帛非粟日用首先不足而行匪翼而騫什伍

以居背腹相聯虛中善受長於紀年好逐貪鄙恒遠聖賢芳者使穢朴者使奸興災召戾昏智隕廉劇營務殖天下趨焉舟波騎險鶩取孔艱巧聚必散廣溢易顛臣愚不識敢請大賢乃謂之曰此夫肉幕周美而躬被文章者歟爐冶陶範而鎔鍊肖質者歟逆求悖出身毀名破求之不息亡而益篤者歟危羨者仇離爲戚單虛者密親且揚目日銅臭淆以錫鉛作僞欺世而盛顯者歟千文成貫五銖爲禮凡今之人皆與終始是之謂錢理

蚊賦一首

娥眇者蚊雛午受育孳與溝塗滋滿鬱燠假太陽之末光乃施翼而化足本陰汙之穢肖故昏揚而晝伏佪佪忍忍千纚萬屬挾豺鼠之饕情螫生民之血肉倏脟乎幬帳喧營乎屏燭從容玉堂彌擾金屋鼓頬求聲上下反覆有間斯入逢肌則撲嚙得意而罔休吮長夜以飽欲使彼憂臣失寐思婦輾枕烟之不稀扇之不屏音若遠而巧叢手將掉而吾警思寧夕而不能擬貨殖而胥等維皎日之在東潛鬼蜮之微影願涼霧以早驅置天下於安寢

玉卮賦一首

歲之甲午六月巳未吾母誕辰七十高齡二子不貴車馬鮮賓五雲流堂煖旭皎庭盥漱寅早有客款門將結緣之卮載雕龍之盤覓予求售厥制孔完麗光盈把仰口深函予式見之心悰吐歡購之弗吝捧上母觀乃曰靈岳方流產此瑩質下有藍田上有稷翼聖應出甦德況握璧丘門帝家斲造飫物尚之服之祿祉交集山脊石髓仙之器食色協蒼震長生偈極今辰何辰突如而得天實貺之奏弄壽域表厥遐年貞永千百於是羅予列孫簉繡奉履太湖之箐羞膳羔鯉注卮蘭漿獻拜成禮耀于壺嚳絲緻珵美英髦有截母氏燕喜

弔朱買臣賦一首

歲在旃蒙協洽兮穎炎鬱而閔憂遵西郊以暢曠兮歷窈窕之山丘戾穹窿之俊英兮寓買臣之古臺曩困此而棲讀兮瞻蒼黃之莽萊憶伊人之鮮窮兮飽一餐而不能悲佻佻而契契兮寄朝夕於艾薪蘊章美而人不知兮目荒榛以自嘆傷暮晩而寢逝兮鳳菀翼其不翻日行歌以逍遥兮忼何懟於道嘔雖妻偶之惠窈兮怨辭去乎好逑豈君子之匪恒兮寔蛾眉之二三彼由房之何人兮乃揮謝而不還心蠢匪而謬悖兮安能察夫俊豪俾百年之燕婉兮忍乖背於一朝鞫孤惶以負勣兮虎墓間而涕洟顧執影而相啥兮何命祿之[illegible]巇覽聖賢之蹟抑兮皆賤鄙於國人時遭逢而翕奏兮雖鼓刀而必伸職將役於長安兮會風雲而起之辰高謨於明君兮接公卿以比差富貴來歸故鄉兮衣黼繡而駟翱值去妻於卑途兮惻傷心而鬱陶觸伉儷之往情兮載後車而施恩感佳人其赧悔兮卒懷羞而殞生嗟君子之既得兮哂婦愚

之罔知牀神龍之變化兮乃溝中以諝期指前言以反訟兮恨榮華之不同昔已絶而今不可留兮庶黃泉之倘從彼群小之肆侮兮毋與茲而胥然撫時晦以需養兮貴委迤而善全

閨哀賦一首

室婦蘇氏二八歸予星言警德有雞鳴之賢挽車汲甕齊少君之潔相予下帷之業者十年矣方崇樂羊之寄而忽遘莊生之戚清閨曠處惻傷我心霅滂濡毫抒哀成賦其言曰傷乎悽哉美我靈姝毓吳趙之淑里兮結瓊瑛以爲姿娉嫿靜而嫺雅

兮匪瓌逸之偶希當陽睤之桃月兮理幃車而我歸予方修鴻霸之皎業兮嫋婉順而樂愉抱恭愁以周旋兮秀溫嘉之妙儀動委容其何選兮服衆矜而端徐揚馬倫之才義兮惠呂榮之高規疲羞饋而安之兮調候饎而獻衣撫憂愁而慍苦兮致芳言以解娛愛惛悃而繆至兮肖鶼比之鰈魚逢命駕以遊征兮摽戀泣而送之言未半而先咽兮忍難前而攬袪苞離悰而繾綣兮日焦皇以閉閨故旅魂飄搖其泆蕩兮迓憧憒而念歸毋遐曠而邂逅兮若瘖靡以慰饑奉俳隨以晏笑兮形與影

其不離矣琴瑟以齊老兮謂終歡之可期何佳媛之不辰兮竟汨滅而抱痾凜淒冬以迨春兮奏液餌其孔多方殗殜而望瘥兮俄篤侵而憤吁命凋短而蹇折兮悲冉冉以告徂知紅顏之必盡兮睇霾看而奈何怙君子之未酬兮恇判隕於夜途雖遄往其何足憐兮撫良人而踟躕手纖纖其握把兮情蔫菀而莫敷指溟海以爲恩兮何低懷之有枯憯呻恫而懇悠兮懮忡忡其困予態瀕逝而逾妍兮訴當訣而濿鳴執我呼我百以千矣矚我念我重輾複矣稿矣厎矣不可活矣淚濡零矣委我

去矣洞濬房而頓捐兮棄絢麗之錦裳棲遊塵於朗鏡兮罷峨峨之靚莊組豐肴而不舉兮睃煇煇其粲釭解魂轜於山宮兮樹蕭蕭之扶楊駭翔同之無幾兮忽泉臺其委藏啓金戶以求之兮愁紆眇而難量憑虛無而結想兮色昭了而在傍的澈像之葳蕤兮頃消搖而纚揚若蘭言之冇聆兮襲平生之瑩芳成玉容而可餐兮馱尋睞而杳茫暫恍儼於目參兮劇追遇而無方寂中階以徇躅兮感流顧而獨傷攬明月而不能兮繫流飈其彷徨情煩糾而繆繞兮欲拼迷而不忘諗幽思於衆侍

兮感低垂而涕滂燕差池以銷魂兮花旖旎而斷腸搴流蘇而若借兮抱孤衾以愴凉嫋藻翹之姍姍兮皎鉛華而來翔陳膈本以要言兮仰矢正於行蒼雖攣攣而斐斐兮寤煢罩而偃牀志敞罔而鬱覊兮心苦惡而内搶倦馳行之佳情兮無靈妃之豔嵓豈微容之非再兮念閫德之靡雙毎虔徐而沉吟兮猶徂旅乎異鄉疑美人之千里兮庶覯止而我臧覽群彙之鮮新兮奚所歡之不長歲朝雲而暮雨兮冀裾珮之景光默凝眝而宵悄兮越琭臺之帝傍左卬樂乎王母兮右委蛇於鳳凰返福庭而夷猶兮毎顧我於下茫思灝漾而執信兮莫探求於昧荒諒有生之同畢兮乃鑪造之大常迅違我而流先兮曼愁慇而無疆

五嶽山人集卷第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

吳郡黃　省曾　著

周魯齊晉楚諸賢讚頌三十二首

召穆公虎　六合萬區大矣非明目達聰而盡羅天下之言不能獨智而理也故唐虞帝王惟日孜孜以求言爲首要斯術也得之者長盛有餘失之者覆亡不暇必然之勢也是言者誠治平之財用衣食也厲王自聖恃一二小夫惟巧令之言是庸而民之有戚蘊壅防遏不得以宣俾日趣於崩散而不知也積而憤潰莫之救藥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宰治寰宇良在咨詢嘉言罔伏厥祚乃興召虎之獻曾莫是聽天祿永終若響赴聲

芮良夫　百官專利則天下壞胥史專利則百官壞何也百官所操者天子之功也胥史所秉者百官之政也惟顛覆其功迷亂其政而後貨賂崇焉功隳政傾非壞而何雖然百官視天子者也胥史視百官者也苟天子者采英秀覈胥骾放逋蕩黜饕誠則百官砥節胥史肅矣芮良夫以榮公專利而十王之敗何其洞明治亂之源也

天之出利徧養兆民爲君爲牧豈曰自營聚之則
殆散之則尊聖有明訓胡寧不懲
樊穆仲　仲尼述孝於曾參自天子迨於庶人一
切以爲至德要道故穆仲之進魯侯也以孝且舉
其事神敬老諮諏舊章者徵焉而宣王之用之也
以是其有文武周公之遺風乎後世僭析之夫不
以此道故臨政者至有殞材薄能驕蹇自聖悖率
由而以其肺腸爲之程焉欲求民之安也難矣哉
爲治有道訓典粲如惟彼恭考罔敢或渝惟彼不
順則背而馳秉鈞之子可以鑒諸
富辰　傳稱平王以來臣皆從君於惛靡能爲有
無獨辰爲有立焉信哉觀襄王初以狄師伐鄭惟
辰以爲不可至登叔隗爲后又惟辰以爲不可卒
之竟遇狄禍而播越焉君子以其諫爲忠矣至於
吁嗟慷慨率其屬而死國之難豈非卓然烈丈夫
也哉
襄王玩禍緘口盈庭矯哉富公早誠霜冰狄師蠢
來出汜蒙塵大夫死難氣貫二明
單襄公朝　雅有之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信斯言
也隅有弗度而克永令終者鮮矣故仲尼占季路
子貢料執玉孟軻聽言觀眸皆是道也單襄公一
會之頃而以威儀卜晉齊君臣者五人曁其驗也
不爽毫髮非志氣清明登履聖學者能如是乎執
此觀鏡有位其無遁情矣乎
人有厥心如龜之文彪顯辟貌淑慝以形有斐卿
士襟度則神覽之決之百里可徵
太子晉　嗟乎太子晉賢聖俾不獲大寶以振燿
萬方姬祚之滅由晉之夭也天之弗支也是故太
子晉賢聖者文武成康之澤也其無年者厲宣幽
平之烈也又觀太子晉嘗語師曠曰自太皡至于
堯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蓋知周衰久矣嗚
呼後世墮山防川常矣其亦未之覽晉之策耶
姬德遐蔓乃生聖子天命去之卒折而死壅川之
諫光于左史語高泰山千春仰止
伶州鳩　景王匱財罷力以逞淫心神怒民離奚
龢之有聲者器之標也器者民之象也鐘弗和而
告和蓋受諫生直扞諫來諛王之招也夫直之臻
也必昌諛之積也必亡甚哉諫之不可扞也諛夫
足以亡人之國故州鳩不敢諛也
天弗佑周世有昧君爰作大器狎禍離民伶官者

鳩誠述典刑弗嬰弗耄曾是莫聽

密康公毋　天子一娶九女所以重國廣繼嗣也九女者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者娶而無再恐其棄德嗜色防淫泆也天子且然況其下乎密康公室家久矣又濫取奔女以小醜備物而弗受厥毋之箴則其覆宗宜然也

古之娶度惟重宗祧匪曰妙艷酣溺逍遥密公得粲滅禍是招賢毋之訓可鏡厥曹

御孫慶　丹楹刻桷宜若細愆然而御孫以爲惡仲尼筆之書者謹厥微也蓋天下國家莫不以儉共而興淫侈而亡秦隋之迹可徵矣則莊公茲舉而宗枋繫之御孫安得不以爲誡乎

莊公童心華飾清宇歡悅小君悖決典禮御孫懷憂嘉謨乃矢昭哉青策以儆荒靡

夏父展　凡爲君者莫不曰自我作故世之諛臣惟令之從巳爾若然則炮烙焚坑者獨非君乎而皆可故耶於是知展之賢矣

相彼明王善以建極寧有不令可作軌式愎哉僖君迷亂章物良語弗庸爲爾嗟息

展禽　文仲祀爰居可謂裸裎者矣而卒能陳説曲訓以止誣越孟軻所云不易介者其殆是類邪其所敘祭法章矣有子之者固可徵案以黜也

柳惠懷民止非得巳由由若和肅肅自紀瀆祀感之張述聖禮誦言彌欽聞風興起

里革　昔者帝舜咨官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以益作虞夫曰予者以品物爲躬體愛之也曰若者興阜咸若生之也在周山澤之守猶有厲禁厥後虞衡變爲権利惟恐罝罘網罟之不廣而務侈其征矣寧有賢如里革者以矢其音乎

噫彼帝王民物之主仁之遂之迺登喜起管権既開誕竭其取孰有君子心及鮮羽

季文子　行父爲政以國人匱薄之故至抑損躬饗故嘗稱先君述禮言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斯術也方之典謨何讓焉有國家者得若人而寄之夙夜其鮮無告矣乎世有倰金如草房艷如雲而民之溝壑呻怨瞶若無聞未嘗感與於心也此非尸祿素官而召其天殃者耶

文子執政宜其上卿覩民而處樂戚胥均魯國之光旦德遐承寶玉排筥千載遺芬

鮑叔牙　女無妍惡同官則妬士無忠佞並朝相

擧恒情然也孰有如鮑叔牙者與巳崇人忘躬慮國以薦達管仲若此者乎此仲尼所以稱賢也且世多愚庸雖日與聖哲周旋弗能窺覩其涯也即使知之亦視其困落淪餓陸沉老死漠無關焉或有階門且陰擠讒擯之不暇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娼嫉之臣明王所以放流也管仲相齊之功亦代常事獨叔牙之風何寥寥也

管子釋縛九合一匡治於高傒鮑叔所揚嗟彼不試豈任周行舉賢道熄覽卷惻傷

趙衰　古之君子事人也惟以輩莫宗杜仁皐下民夙夜登起良俊乃心王室而巳躬不私焉故唐虞之臣以明揚爲大務蓋以身致君曷若以賢之廣也彼曠曠容悅者逞其不肖之身阿逢卑節操權固鈎其貪饕鄙心若欲畢老而不變其位然者凡經國之哲一切排擯空死使無風雲焉故往往覆人家邦也若趙成子三讓爲卿而稱薦才美自簡策以來鮮矣

相彼臣道職在舉賢求以定國榮華匪先恪哉成子股肱克虔三讓之芳垂耀匱編

絳人　予讀穀梁氏魯成公五年亦載絳人事又紀其言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則凡山崩川塞天爲之也又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宗庸以告君河果流夫絳人達禮經知天道而困爲輦者伯宗不能推轂於廷以光晉治狹哉其心矣故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

山川之鎮災必自天哲者修警傲夫忽焉絳人禮咎卓爾俊賢大夫弗揚何其鄙旃

祁奚　良臣之委質於朝也惟一志焦思期以光展君化康若民物而巳不必其才賢之出於其身與人也故有長必讓有善必登俊者爲之則雖路邁友生亦諱忌不采矣豈有直舉其子若祁奚者乎及麾斂之興而公卿者皆求富貴其子使不肖紈綺得組玉於金馬至有衰而不老兢兢然冊闕厥位以庶盈其請授之限嗚呼古之薦其子也經國後之祿其子也富家亦異乎祁奚之心矣

明揚有位道則至公內親外讎厥視普同祁奚慮國世濟有榮胥黍尸祿赧顏令踪

張老　古者堯白屋而禹卑宮僅取臨拱而巳至周始有天子礱密之制然且傷於文矣况官臣華

備過於金鋪田舍廣闢侈於法官者乎滔滔乎天
下是矣夫奢欲者人之情也而又寡禁此雕峻培
奪之風所以益熾也張老一言而能使晉之上卿
反奢以儉草僣而法可謂賢矣
棟宇之利蓋取藪躬茅茨採椽緬矣古風彼創者
何日麗歲崇司馬良廸文也克從
醫龢　甚哉女謁之足以覆傾人也大而天下小
而國家古今內荒而敗者詎可紀哉蓋志者萬幾
之幹群化之本也志而惑矣又何理焉予觀醫龢
胗察而能言人之國且料鏡君臣死亡效如桴響
何其明也
嗟彼嬪艷近之必替聖王作誡昭在金匱晉君蠱
惑國殃身瘁秦龢之言凡百可佩
羊舌肸　甚哉人之所積臧否禍福必遺於後而
莫有遁焉者乎蓋黃河之枝委萬里且濁而泰山
之迤邐千麓猶峻所遺之勢然也仲尼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殆目覩當
時大夫慶殃遺之子孫如欒武與桓之類故設此
論也叔向因韓宣子憂貧而賀之知宣子所積者
德也其必遺慶矣後世覽見仕人黨天之惡而俾
躬處休者以為聖人之言無驗殊不知凶人之先
當必有嘉培也然而子孫微矣以是而觀人代世
之興衰雖宇宙指掌也
瞻彼家積波潤必餘懷難由武武免本書叔向知
德侃侃獻規忘貧賤貨聖賢攸歸
閻沒叔寬　古之人視夫賄也猶虎兕之必噬咥
塗圂之必汙穢洪水之必浸溺不惟知畏於其躬
至於人之惑而蹈之亦為之惶跼不寧拳拳獻替
若欲其捨惡而新焉若晉二大夫之於其卿可見
矣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厥後賄者昌否者殃舉天
下相忘於金錢之化始且暮夜繼而暗室甚則輦
衢持之堂位陳之其無避恥矣乎
惟彼賄者必覆典刑貪人蠱志飽恣而行二賢規
主輟哺戒聽千秋之下咸垂令名
尹鐸　傳有之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恐
殖利以驅民畔離也尹鐸為晉陽而曰保障詩云
豈弟君子邦家之基鐸之謂歟後世小人當要郡
國則孜孜以繭絲為事恣睢陰慓僞增虐取日熾
殄其民以自為崇貨起爵之地且倚鼎鉉庇覆之
爲嗚呼人則已矣彼蒼者苟不降殃於若躬與其

子孫謂之無天可也

帝王設官曰恤曰周何彼憸者暴慘征求忝厥父
烈乃以作雠禍報反而必有後憂

壯馳玆　代之庸夫其得志柄人之國也靡不驕
揚矜誇以為天下之才莫已若矣孰更曰智有缺
猷邪有缺是以孜孜求圖於賢才乎是以毎毎隳
人之社稷春秋之時吐握風遠矣而有趙簡子用
懷東方此馳玆之所以希絶而嘆賀也嗚呼天下
之大雖使一世之才盡舉而用之彼聖王者常以
為未足而況多遺賢者乎

嗚呼賢俊邦家之基興者不足亡者有餘大夫逹
經感嘆咨痛立談之下蘊軌乃舒

竇犨　簡子之嘆蓋嘆生年有涯也而竇犨納之
正焉曰不衰年而衰名信斯言乎苟無令德誦於
生民而徒擁彭喬之齡不過蟲龜羽鶴等爾故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及舉中行范氏祭士化
為畎畝以明人亦有化且以著誠其意遠矣

人之不朽以三而名區區六尺安得久生竇犨矚
嘆惠此嘉箴作鏡千祀日邁月征

士茁　古之天子公卿大夫士姓享各有分莫不
以功德廣狹而祿報如之先王爵制之度由是也
踰者殃忝者敗厥應如響矣知襄子匱薄其德而
張侈之室其能當乎且家有賢俊如士茁者其幽
明政故何所不知也不能咨藉其輔以保其祧宗
不其愚乎

物無兩美天道則然土木亢覽居必不延晏安素
暇弗省度言滅戮之禍灼已在先

伍舉　君有過言而為臣者將順之者稔君惡也
彌違之者納君善也觀楚靈王三與子華言則諛
奉如響而一與伍舉言則陳古法而納之正當是
時也王固善華而疾舉矣暨其亡也衆潰親離傍
徨山野芋遂莫敢舍餔人莫敢餽卒之餓迫而死
欲求章華之樂其可得乎吾知靈王者於斯必當
追嘆舉之言為忠也嗚呼晚矣

凡君之職美在安民豈以臺觀可緣而文賢哉椒
舉嘉謨懇陳雷同小子胡嘖弗聞

倚相　古之君子為政也無怠朝荒夕惟日不足
而求民之瘼惄然望賢者告之謨而惠胥之焉申
公老而不興弛然晏寢將以君爵為豢饕之器故
倚相盡規而作其衰耄卒之懼而引過宜王孫圉

以爲楚國之寳也

大斯而朝君子之常彼娛安者息偃在牀左史進誠庶以靖邦不遠有復厥亦有光

白公子張　聖君來忠驕君召諛國之常也楚靈王旣會諸侯於申迺大築章華以明得意藪逋亡構兵華滅陳剪蔡而求鼎於周厥志以爲方行天下無難也而不知國人病役嗷嗷思亂矣當是時佞臣子革輩惟畢畢承諂之不暇豈有忠如白公子張者舉賢王之典令君之跡以爲諫乎楚圍不道虐此下民瑣瑣庸小逢阿其淫賢哉白公縣以盡箴閑闗無幾國禍遂輿

鬬且　夫聞有國有家者以阜民爲富未聞以貨也苟不惟康保之圖而一以刀泉爲心雖巧持曲守鮮不敗禍者焉如囊瓦執楚之政而孜孜蓄貨至於欲蔡侯之佩唐公之驌騻而留其君者三年其貪緣之惡太甚若此也鬬且一接其言而逆知其禍賢矣哉若後世覩見豐財之官則甘之慕之窮策羅之而或化與之同歸矣安得鬬且子文者而與之從政哉

嗟人之軀饔亦有限彼貪而瀆心則誠胲不有鉅鹿多藏厚散敢告有位戒爾盈貫

藍尹亹　小人之事君也國家閒暇則狐媚取容富貴坐視厥君之顚迷而不之顧至於亂亡則必噓欷流涕殷勤縫綣如婦如寺又何益焉藍尹亹痛其君之不道失國故雖假載車而弗與自庸情覬之以爲不忠莫甚焉而不知因以作戒蓋亦伊尹桐宮之謀也不然則反國而何請於司敗焉大抵忠臣之行皆以達戾匪特評之言也

楚之逢難君臣播遷大夫病王以忠爲權爲儆爲鑒自獻厥言匪子載見胡測其然

王孫圉　嘗聞之孟軻氏云諸侯之寳三土地人民政事蓋人民之爲國本尚矣而土地者百物之資阜賢才者庶績之由出而皆以保乎民也舍是無足寳焉者矣若夫玩好之珎是賈人島夷之寳也而在位者嘗千金片玉萬鎰一珠以爲竒誇嗟乎任斯人以國家也鮮不殆哉

國有大寳惟地與賢民之攸賴祚亦用綿戋戋佩玉何足貴焉大夫嘉告光于竹編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

吳郡黃　省曾　著

頌賛一百二首

高士頌九十一首

被衣　大道不鑿至人秀世被衣冠出超然釋智齧公聆教無言相契暢懌長歌宾筌排去

王倪　王倪天士欽也問道育艾爾神一綿虛抱寒暑何侵風雷弗毘大準玄黃榷輿上教

齧缺　齧缺由師藴含上智至道相延宗王祖被遐言未卒咽然睡寐滅影山隅弗求天配

巢父　巢父鳥棲弗營棟宇由進塵言嚴揮不與乃臨其清乃洗其耳箕潁高風千齡無已

許由　武仲潔修毫邪不處黃屋將歸紫芳高舉頼汲箕田羞穎汙鄙俎豆公神綿綿無已

善卷　遏矣善卷君堯北面鹿衣牧世自臻從歡虞欽玄德讓之赤縣貴適心神永悽荒巘

子州支父　休休支父道重八埏陰寢陽覺神寂而恬巍巍二帝大器告傳不遑長謝繕性自全

壤父　老父皤髮愉愉壤戲吐厥鳴歌朝與夕憩虛渴咸充帝焉何利醇和未斲陶哉寓世

石戶之農　虞皇御世虛諸禪者石戶之農至人在野天位以于棄如屣舍滅迹滄溟清踪莫寫

蒲衣子　蒲衣妙紀德與天侔大舜虛襟模範是求發評虞泰致一馬牛擾勞民宰胡可纓留

披裘公　負薪炎暑吳有一翁粗絺弗御目彼蒙茸季札相逅遺拾不從姓名終閟空仰高風

江上丈人　丈人遺俗鼓枻江隈楚胥求濟夜亂蘆漪笑辭星劍意進飽魚匆匆誠别何用名爲

小臣稷　小臣之稷微爾齊氓巍崖獨拔苦節自貞君軒數過聊得瞻迎區區管鮑何足班倫

弦高　弦公鄭賓托跡遷賈秦穆揚兵于周避迂矯命犒師陰抒國禍辭賞居夷飄焉弗顧

商容　商容大道聃也之師形將蛻化教庶項遺三言甚寡萬務何餘喜編後授屢發其規

老子李耳　伯陽聖老人貌天行壽經億代道冠羣生龍穪禮得牛倀書成西關虔跡玄化宾宾

庚桑楚　庚桑耳役畫去挈遠息意三年風爵翠巘俎豆不樂形生自晏賢知明揚世心何淺

老萊子　楚萊避紛蒙陽寄耜草宮木榻水菽怡志駕屈楚君經綸將貽內贊遐謀相携遠逝

林類　林類緤遊取資滯穢踽踽行歌蕭蕭子彤
素王載覯令賜乞請果得高言不虛停軫
榮啓期　榮公何族弗美身隅揚歌郲野撫絃而
嬉清言自寬披吐宣尼契天符命孤引東墟
荷蕢　荷蕢者何逃名衛地宣尼鳴樂聞音知意
翩然出諷比之厲揭斯行斯言果於忘世
長沮桀溺　悠悠沮溺兹耜荒墟敬詢渡濟暫駐
浮車飄然無荅齊口致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
石門守　石門門者闔闢是尸仲路宵投迺詢其
師魯尼入耳強仕致識閟光韜彩百世所希
荷篠丈人　丈人絶軌倨接洙賢天涯日暮雞黍
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轅先幾掃跡虛室依然
陸通　接輿厭濁放隱佯狂徵羅上士徙適遐方
歌衰鳳德車下道傍洞天周涉妙藥爲糧
曾參　孝哉子輿領道泗濵浩浩之氣常驕大人
爲都不樂好爵難嬰單居秘論傳耀千春
顏回　顏氏之子不作簞瓢心齋白日志迴青雲
闡衣田食大聖遊交鼓琴蓬蓽可以逍遥
原憲　原生匽盈室侵風雨薄炊經旬彫裘歷紀
友賜榮華驂騑萃止聞剖病貧終身含恥

漢陰丈人　丈人治圃搰搰其勞賜焉逢覯進説
爲槹前陳後詰反覆見嘲風波全德私語其曹
壺丘子林　至哉壺子列老下趨龍藏鄭圃眞與
道俱側聞玄語宣發希微載陳生化繼述黃書
老商氏　老商樹教列寇下趨居門七載席始相
携眼耳都融葉幹忘機乘風枯槁得道而歸
列禦寇　禦寇隱鄭四十餘年台衡大餽頻首拒
焉麼使悟妻保體消愆斬風駐世表籙遊仙
莊周　莊周傲世洸洋寓言文窮萬妙學守一玄
戲游自快國聘難延浩然就盡弗避烏鳶
段干木　干木自晉萍寓西河群賢分組樹介巖
阿千乘登門跳躍逃徂騰光韋素耿照弗磨
東郭順子　灝灝東郭動展如天清虛應物獨抱
自然迷窺高躬欲述難言文侯失志爵國可捐
公儀潛　魯慕公儀崇階以釣授意孔思迺非誠
到面返君言高陳友操考槃弗諼畢景怡道
王斗　卓犖王斗抗節齊門衰衣奔走至訓希聞
方聆欬規省過以承聊揚五彥境庶咸寧
顏觸　特哉齊觸劇折廟堂上陳二帝下舉三王
賔師靡諾形神恐妨終身不辱野籙有光

黔婁先生　黔婁物表著撰存志却相魯公辭卿
齊使捐世蕭條斂衾弗備賢矣配人以康爲謚
陳仲子　陳仲遐情於陵將玩輞飢覓李螬食過
半楚相敦求山妻了算遂嫁雲蹤鋤丁自寬
漁父　楚老垂竿漁于烟水族氏無彰鱗髻自舉
偶覿三閭開數數語擊棹揚歌寘潛何許
安期生　安期高蹈濟俗千祀緑海孤遊朱顏常
葆軒皇亭闢碣始帝去矣銀臺永遺塵世
河上丈人　伯陽倡教嗣流河上句跪章鉤宣機
顯象戰世紛紜玄心坦蕩鶴髮葆真仙氏景嚮
樂臣公　臣公貴閟或擁椎獨窮玄札不滑神
精兵墟故國蓬轉揚聲教承瑕翕振鐸千齡
蓋公　嬴末龍爭奮圖封拜偉矣蓋公遲棲東海
無爲教參齊方底泰衍輔漢庭玄風猶在
四皓　皇皇四老同襟齊志遠虞藍冋芝糧蘿被
弗鑿天真垂歸地胏隆準膺闥空勞聘幣
黃石公　何者老翁托名黃石丞鑒留侯脫屐令
拾玉㙛金厥授之不惜定帝謀王穀城留跡
魯二徵士　姬魯兩生孔庭遺學叔孫佐命儀聲
迺作謂方荆棘難興禮樂弗納玄纁翱飛寥廓

田何　商瞿授易橋駬周孫子莊嫡繼孔脈繩繩
一移客土四嗣俱興親勞萬乘造拜執經
王生　碩以王生道研軒李斐爾張公素交一臂
韈解虛庭邀風徽繫几百華裾悉高廷尉
摯峻　京兆伯陵阶峰屏躅太史騰書與言報復
知足繼虞守玄祛辱居士靈祠春秋自續
韓福　北郡韓福潔白修躬博陸調鼎迺下旌弓
族稱中驛帛獎幽蹤荷衣鳩杖陶陶令終
成公　成公全朴稱謂不傳途遭玉輦峻峙幅邊
詞歸方外克免帝徵書郎迺遣茅戶乞言
安丘望之　安丘丈人中林自命龍位來師豹潛
逾勁岐業周流老編刪定振教玄玄道家衡鏡
宋勝之　勝之敦孝聚居風動力施衰白食損姻
衆附姊饔飧拒兄錄用獨綜絃歌義光是弄
張仲蔚　仲蔚遐輪景卿並轍洞探乾曜兼長槧
業闔戶棲神荆榛掩絶塵鑒何知馨光不滅
嚴遵　君平賣卜子雲所師聃文是闡迺作指歸
牧不可屈錢常有餘真人淡泊寧哉匪虛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陸沉皓首炎鼎將移麟摧
鳳踤弔哭低回曾非儕友薰膏之規哲士宜守

韓順　世道交喪子良隱息寧極青山恥歌白石
求於井蛙責之貧笈兎戮狐收泰然林澤
鄭樸　谷口子眞甘恬秉默非服弗服非食弗食
不荅徵車爲農草澤吁嗟法言撰其玄德
李弘　仲元所居俗用栻新授之百里非其素情
中途遁絶卒老高深先英評許未悉玄眞
向長　子平上哲賦德淵沖玩辭觀象損退自崇
伉男儷女家務不綜周攀五嶽禽老是同
閔貢　仲叔高棲藏寶迷國一介弗取卓然貞白
投牒司徒寄形安邑枯槁當年風流九域
王霸　儒仲處英放獨新世光武中興守禮不試
草覆野耕甘於沈翳賢室高明濟成遯事
嚴光　吁嗟子陵少與龍潛飛騰天位書玉連連
北軍親就内榻同眠富春之濵客星皎懸
牛牢　君直峻守恥交萬乘清夜片言終身爲信
卯金復興幣玉不應蓀蓋煌煌遵廬慰問
東海隱者　隱者閒曠避世滄瀛其友樹節迺餌
華纓進輕退促舉動不經交攜長絶時議所欽
梁鴻　伯鸞者何脩遠之子介恥攀龍貧資畜豕
仰須逸民庶追芳趾貞配孟光骨埋吳土

高恢　高恢總髮道德是求伯鸞齊志泉石胥遊
東飛西駐歌以寫憂形容萬里遠蹈同流
臺佟　孝威特邁税趾武安獸居土室不願彈冠
郡公溫勞有語足寛終齡超遂大璞得完
韓康　伯休謝俗劚藥青寘通都樹價細女舉名
飄然改業遐蔽霸陵佯隨國聘俄蹈虛眞
丘訢　季春傲俗自矜無伍國守逢迎翩翩鳳止
寵祿塵如清言爛吐鄙爾扶風誰攀冠屨
矯愼　仲彥鸞揚孤翔不娶友牘殷勤淡無應畀
入島尋仙還家告逝復見他邦的然靈異
任棠　季卿懿資弘通卜藝超峙區表棄榮絶利
龐守來瞻默形三諭鳳色鴻姿圖傳鄉地
摯恂　摯氏之恂光干祖德博貫無倫幽潛不惑
聲薄九霄經傳四國樂矢弗諼空勞物色
法眞　高卿宿學門衆紛如功曹面却孤峻所希
再薦知巳四下鸞書杳然長絶德撰穹碑
漢濵老父　漢濵老父操鉏沔上翠華雷動不屑
瞻仰台臣屈問理辯如響俯首含羞匆匆塵鞅
徐穉　孺子清妙超絶代俗屢辟鴻臣不瑕皎玉
萬里赴喪炙雞茅束以力粥饘安安自足

夏馥　八顧夏馥不逼紈綺抱影煙霞灰情辟舉
忝綱載弛天形遂毁客作將終固迎歸止

郭太　介休林宗行師伯彦廬𦖃常虛躬衣不掩
祭觀乾象懷珍高卷有道之碑揚光竹簡

申屠蟠　子龍尚節抗論生枯博經畢贊殯友浮
河榜標初熾獨嘆坑虞巢依梁碭得以安歌

袁閎　汝南夏甫杜門深處日朝母氏揮絶賓侶
科頭自放不閑俗禮長歌白駒逍遥桑梓

姜肱　伯淮英朗經通緯治四海樞衣多齊孔氏
天使圖形幽房韜被碧海浮桴青州逃世

管寧　寧也何自管仲之孫片金弗顧割席遠歆
龍德既顯豹隱是徵甘心玄寞郡閣閟形

鄭玄　康成蚤頴博極羣典得五馬門大道是勉
几授尊高盃崇温儼八尺之軀終焉閑斂

任安　定祖儒流世有贊言披求遷傳感激仲進
性情咸得出去憂纏清虛無柒珪組永捐

龐公　龐公眞隱志凌冰雪弗慕榮華自寧巢穴
遺與人殊身於世絶茹秀鹿門欣怡雲月

姜岐　子平幼孤俞俞守道功曹爰致托疾以報
守計劫迫尹鄒宣救牧豕調蜂天涯嘯傲

荀靖　八龍矯首里署高陽叔慈撫化物外遊翔
終身肥遁至賓含章玄昭二謚永世遺芳

胡昭　胡昭高尚不事袁曹陸渾之下耕誦逍遥
樂亭相誓由兎奔騷群賢遞薦巳入冥寥

焦先　孝然奇士少避白波食草飲水露寓于河
色妹斃髏伐國謬歌饑寒待盡風節高裁

二陶贊二首

陶潛淵明潯陽柴桑宅有五柳偃息北牕親老家
貧自解祭酒州辟主簿躬耕不就刺史檀君道濟
往候梁肉之餽麾而不受絃歌彭澤恥彼折腰歸
去來兮我歌且謚故人延之過必停車留錢二萬
悉送酒家琴無素絃菊有黄華義熈爲文年書晉
氏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至於元嘉噫先生逝

弘景通明丹陽秣陵讀葛洪書志於養生終身不
娶朗目秀形齊高㳂引朝請朱門挂服神武詔給
松苓立館句曲隱居代名讀書萬卷尤明五行人
歌丑木表王新林梁武資給朱砂黄金吉凶征討
靡不諮詢山中宰相參候公卿集注者何論語孝
經告逝而逝香氣氛氲其謚維何貞白先生

自述贊六首并序

正德丁丑之冬黃子閒居悵然囘憶齡穉之年至於今日二十八歲矣中間頗有非常之事各述短贊以示子虡

五齡之時啼索三足蟾蜍乳毋揭瓶而得綠身三足寘所希覯毋爲羈縛拂弄踰日一宵失去

膕膕蟾蜍與兎雙居託身夜光彌壽無期顧予何德遥遥致之繫我洞房爲我娛嬉何瑞何靈俄還桂墟

十四時夜讀寐去草香一枝誤置架上延綿焚書將炎于屋梁矣夢中一老惶遽再三呼警曰子尚臥不起耶覺視室中烟盤火飛急沃以水始熄

焚香不戒火炎典籍浮光肆虐將展威赫夢中老人警我太急倒衣下牀霏焰騰室奄然弗㾓灰矣形骨

正德庚午春三月誤吞金屑魂揚氣亂將欲悶絶急檢本草云鷓鴣可解遂囑鑑奴討買纔出金昌一老者籠此鳥而至矣易歸作羹大啖滌去次日輾轉求問獵者皆云此時必不可得意老者其神人乎

吞金爛沐㣲游反掌爰覓圖經鷓鴣劇仰籠鳥者何皓髮携杖易歸爲羹心寧神朗傾市不得皇天所相

一夕夢游入大宅榜曰四賢堂升堂之頃四人冉冉下迎各通姓字乃知漢司馬遷賈誼揚雄枚乘也見予噓欷流涕若述其寓世倏忽之意

踔絶馬揚佚蕩前古史懸孔軾玄躡羲武賈豪枚雋宏文爛吐千載遐邈一宵邂覯相對吁嗟握手如故

昔遊茅山間道趨句容肩輿入林去我丈許一虎蹲踞不動予神色不變安安過之厥後追憶乃覺危矣

既眺仙都將適帝鄉青林是入文虎在傍僕夫孔悴余膽頗張幸哉不咥劒刃弗將豈非神力免此鉅殃

已巳冬十月廿有六日虡兒誕辰時夜未旦人方寢息俄而一室懼起驚走以爲火也及寤聲在空中隱隱如雷自午至子日如之彌月廼息古昔哲人之生多著靈異意者他日吾兒其有聞乎吾宗其將昌乎

冬仲之吉甲寅其辰衡香凤授男子載生爰發其祥彌月室鳴太人占之曰時令聞我宗將大庶乎有徵

遊檇李城讃一首 并序

檇李者春秋時吳越分境故曰由拳吳之備候塞也古名長水今猶目其都鄉城址在郡治西南三十里本覺寺漢趙曄載二十年句踐伐夫差戰于檇李吳師大敗即寺地也而越絶則云越師伐吳未戰值闔閭卒故敗而去也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所至柴辟亭句踐入官吳時夫人從道產女于此養之李鄉及後勝吳更名女陽亭又更就李爲語兒鄉今崇德縣東南語溪一名語兒中涇者乃其遺跡也縣館亦以爲稱按此又有就李之目矣寺壤平阜宣和中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故今標于門曰萬壽山建炎復舊有檇李亭碑載左右古栢夾道今已傾仆僅存鏤像小石塔二座址凡三百餘畝咸藝桑李而宋代額田三十餘頃多折閱之右族矣南距濮堰北倚新城新城者即四城之一也東邇嶽廟西接陡門有蘇軾三過堂堂之左有古甃石井戊戌正月一日觿椁覽焉

禹枝稷裔密爲鄰奠王澤替夷師華乃擅宗廟七七霸成一戰徃業俱銷遺墟僅見

遊泰伯古墟贊一首 并序

泰伯古墟者在無錫縣東南四十里即其始都所謂句吳也殷衰侯王用兵乃剙備爲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人民耕田其中三十三傳至王僚皆都焉厥墓皇覽云在吳縣北梅里而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泰伯冢去冢十里許有舊宅即都城也今在梅村其地隆崇夷衍背環百瀆遥倚茶山前左隅爲泰餘杭山右隅爲南陽山後左隅爲嵩山鴻山右隅爲膠山斗山拱帶齊適面爲平壤卓然奥區也廟爲正德間邑令姜文魁改建前有池梁及銅鏤龍鳳石坊闕門左右藝栢九行中門左右三十六行庭位左右十八行中殿三楹泰伯冕旒像一軀東西廊廡各十四楹壁間錯繪忠孝圖供有玄金罏一座即姜令銘也内列大學士王鏊戶部郎中錢榮二碑後有寢殿以羽士主之嘉靖十

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道經祠下乃入謁焉
遐哉泰伯風景高風遺茲德壤煥表聖蹤蕭森祝
宇千秋所崇于焉稽首徘徊像容

大石佛贊一首

如來具三二智者半莊嚴巍造金色容妙感瑤光
瓏誰謂應隅方寔乃接大千霄普濟天有沉極憫
重泉上表不滅真下顯無生詮煥若汎慈航宛爾
託青蓮字髮儼可辨珊舌展有宜迷海方茲浩濡
袞故是褒山其況常寂石以昭湛堅標此不壞軀
皇圖翊萬年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

五嶽山人集卷第四

吳郡黃　省曾　著

銘家訓七首

五鳳樓藏鎧銘一首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　天子歸自宣府詔南京喬
司馬等徧視　高皇帝大內頹木朽察瓦裂以聞
時吳郡黃省曾客于司馬司馬出語省曾蛩悚而
嘆曰大哉　高皇帝之遠慮也五鳳樓諸鎧西架
有四鎖子桑爾玄甲爲多最東架有五兜鍪皮甲
爲多最揣有萬具斷釬分鋀鬆棐𧘂華腐者半何藏
之多也何處之要也大哉　高皇帝之遠慮也省
曾曰不然昔　高皇帝虎夫鷹旅韜臣大將戰戰
討討霜披炎被以至兵洗馬刷不欲付之鎧曹委
之武庫以架之茲樓者使得朝瞻夕睇君誓于宮
臣誓于位耳非慮變也　高皇帝釀仁郁恩康兆
和世藏甲於人心鍛甲於四海者至矣豈恃此架
上塵之物乎苟足恃則　太宗靖難之時甲不
在邪言既又復銘曰關鞏之良不如臣心之良臣
心不良甲噫乎徒藏腸夷之堅不如民心之堅民
心不堅甲噫乎徒完　高皇帝有甲非犀非兕非

鈠非金苟能圜之天下其永寧

復舊錢銘一首

自有錢幣以來其形範之折中輕下肉好之大同淆雜鮮不與國祚相短長治氣同晦光賢傑胥乗揚若符節然燦乎徃籍可鏡哉我　高皇龍飛二十二載乃酌古度覵民情鎔小錢萬軀定銅爲斤六十六有餘標有元號隆有周郭以契於五銖又與折當計則五品不過等而上之葢預造先積以執天下輕重盈歉之機其鼓鑄也在京師則專柄於寳源列天下則爐座三百二十而民咸不得以私新鈔古錢兼流八區是以過百祀而無壞行九代而不變萬國同風百物輪轉兆用以康人文赫顯粤自正德群兇彙譸鷙麟遐伏狼梟宄采横目滋奸布泉崩敗至我吳郡益甚可慨雖曰民俗本上而成事妖有召而來然亦由豪賈鉅俠虎據市衢富埒邦國勢壓上公朱紱者餋其鷙當途者導其雄欲高而高欲卑而卑交交易易惟其指揮淵收海聚羣利俱歸遂使貨日貴翔錢日輕賤四而折一意尤不厭驕驕數豪黃金土羡而郡之蒼生皆罄懸矣故雖　新天子布明堂之仁令沛極垓之至惠獘無不捐利無不需而蠹哉數豪猶秉貨權默絶民命莫控九天乃得福闔郭君尹長洲閔而嘆之曰　聖王出矣百度貞矣耆舊登矣小人熄矣而姑蘇者乃畿赤地也何猶不復古錢而惟淆雜之爲况古錢者君子之象也淆雜者小人之象也豈茂苑之下尚有莘藴渭畧而陸沉於釣耕者乎尚有帝師王佐而困餓於騶谷者乎尚有鵬翮鯤運而方見笑於螻蟻者乎其有下才庸器而誤乘風雲者乎其有淺夫細士而叨臨珪組者乎不然何棄淑與慝韜嘉顯惡之象昭昭如斯也乃於壬午之玄月下令以禁一晨一夕聲徹千里八載之獘俄頃消去家出古鏹戸發舊藏而唐宋之法錢便利之文慕乃剪剪然復用於世矣逐弘治之熈俗開君子之進兆五嶽山人黄子乃喜而爲之銘以告爲政者其文曰九府浹世周歩以長五銖策勲漢紀以張鵝眼綫環厥解王綱靈爾圜方實預興亡　聖代五品赤幣乃昌海宇通流邇宋暨唐粤此句吳珍數貝備正德中祚錢運倏移青文繡漫棄寘無餘鈴刀鍚夾川繁卉滋淪逮清世大猾罔悛折用如塵元黎愈艱郭君來兹廼洞厥

奸雷驚風馶殛下令言幽墟野落有敢不虔天士海老拭目開顏嗚呼埋蔽擯擲豈獨古錢悠湮久鬱豈惟八年司衡化者曷知其然不知其然於今愧焉著之於銘遺告萬年

座右銘一首

多言易為疵褻交染其躬浪遊事隳債酩酒致狂蒙雞興而漏寢常與聖典逢修業賓流陰乾乾以自崇福必懷隱災得慎究所從慾當塞其源聲聞有鼓鍾仲尼況飲水何惜簞瓢窮高貲希良族環堵有令宗萬行式先古緝學貴昭融措趾以其難準之在中庸虛靜養天齡宣節與候通恬淡而卓守砥厲戒圓同出也澤九方處則樂而終鄙夫慎毋效秦養竊華榮於家豈不肥天道惡盈豐履此有忠信庶以播嘉風

家訓四首

宴會篇一首

觴聚之間多成恨隙謹和謙默庶幾寡尤若夫羣賓森對獨叙寒暄衆士銜杯肆物詼笑出顰奇之酒政以困物為雄吐妙麗之詩言以銜能為快樸臂岍幘倚背嚵肩譏評人品疵病朝典面龍鍾而別嫌衰邁偕新進而他薄少年耿席各目跛前陋步田室卑蚡盧門惡杞南人在座不忌稱蠻北姓當筵傲然喚虜斯並興戎致釁之道也可宜密檢而慎之為主欵賓獻而即席之後浮白亦宜同舉昔唐集賢院學士張說以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至說獨云吾聞儒以道義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太宗時修史九十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有體今之兩京宴集皆同引觴予在都下吏部尚書東光廖公紀見招每斟酒一巡堂官白廖斟酒已畢廖乃離席肅躬舉酒周揖衆筵口稱請飲一時同白以至終宴如斯又嘗為都御史河南孟洋招宴時禮部郎中四明張時徹浙江布政金陵顧璘及其弟僉事顧瑮吏部郎中崑山顧夢圭同預但聞顧瑮爾汝致詞孟公粗言剛氣殊乖乃兄風雅顧夢圭安儀默口午夜不諱恂恂可近又於工部侍郎何孟春席上邂逅鴻臚寺卿信陽張雲共飲何公過酒竟作多恭張公不量儼然訖宴太學士王公鏊凡宴賓客莊持終日未嘗傾倚此湛露之詩所以嘉令儀也在今

京師行酒亦不爲令毋賓起乾一二第呼左右唯便庶免因人之咎矣其中林適暇或可流連玉壷但取適情毋至酩酊若在立朝御職機務紛紜雖星言趨榦猶恐不給更加躭樂旨醴清談俎豆聽溺絲竹燃繼膏燭亂神易氣佐膽頹顏勇則生事衰惟嗜臥害成憒積曷可勝言然而國門慶至長亭送別舊僚新友繾綣如何肆筵設席所難罷謝但當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一再酬酢以義制情各趨王事公私兩全三行五行之戒正爲是也

僕從篇一首

古者家田戸桑子嗣就養各有職居亦鮮流困故白衣賤族無有僕奴必須一命乃役輿臺所以仲尼適國門弟馳驅荀氏應門六龍下食後世分授不行并兼大肆則饑虛遑迫之子自然趨歸富室賣躬求活家從如雲國民益寡此亦王政之大蠹也往往帝王聖賢之裔亦有淪落於此者此亦人子淵明所以致戒也吾願汝曹凡買僕從必詳其貫址家親明立契要察審狀貌但取村朴敦厚可供荅應而已其富籍新敗市廛宿猾奸人匿避遠土逋逃華門美色俠族武手善陳詞訟巧引利端有一於此皆足壞家毋進一人必期有補或令跟伴或使貿遷或理農圃或治抄錄僅免單缺勿致有餘洞庭兩山習於顧倩便於留棄金玉滿堂僮奴不過一二以省費食徽州風土皆役髫童方與娶配遂出別居給本自爨有召始來所以家多清白雖不必盡然隨宜作處皆可准則蓋僕奴依人皆希積富以營私身在仕途吏宜關譏出入勿令預事驅取賄賂利歸下走禍叢巳躬官以贓敗未必不由羣奴致之也至有民呼財主世習驕奢雖田舍鄙夫一出堂戸環擁百數呼諾奔走儼如官府暴殄子女作賤百姓粧優奏樂撾輿鼓楫無論晝夜不惟凉法子孫亦必陰除祿算也慎無效之

妾媵篇一首

妾媵之買或以嗣衍弗茂或由房闥無人勢在必蓄然亦須精擇貞純父母禮舊骨氣顏容不必華艷但得貌相儼厚毛髮充盛慎默清音素性避檢容易羞赧者即爲良姬若所生淫悍家無廉恥勿習倚門早閑調笑或籍系娼流或身爲攘婦雄言捷口偷目揚眉逢人作媚舉止輕褻者即爲賤婢縱得弄璋必成破蕩若生女息決至濫奔在古王

室之隆亦以哲婦傾覆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何况民間褰產何足散滅衰齡暮景簾箔尤宜慎防多有外私獲孕以幸分財潛使易宗可傷之甚其有子而良無出而貞者皆可諧老表爲閫範若諦察性情終必流汙者須放遣之免貽身後之玷嘉靖間吾蘇都御史文森疾革之時所侍婢妾一時配嫁里人其深慮遠識亦可師也五尺之童毋令入內既與熟習必通言語使令久久玩褻彼此生情矣人家多由嫡妻悍妒不能螽斯而處以致置妾他居婦人不習訓戒又無保傅嚬則思淫防閑不及外私所必生也

側庶篇一首

人之配嫡自非寒細多是良耦所以根氣清淑心抱貞和往往產得純子可以光續若夫妾媵俱係奔買或出於淫荒之女或出於敗節之姬或出於倚門之婦或出於逃背之流必皆放行不修蕩心無恥巧媚千生機險萬狀一遭蠱惑鮮不覆宗故其所生每非本種芍藥之贈屢受穿窬明星之期亂私奴僕體質既是汚邪所合又爲駁賊草中鉤吻蟲內虺蛇安得佳嗣必是凶兒是故明達君子

瓜瓞未延難免二侍當選采溫須求窈窕聘娶以禮蓄待以方防慎寧過於嚴莅處毋褻於謔讒言煦之以皓鑒潤譖準之以平衡閭巷毋令越足早夜毋令出入家政毋令預參房闥毋令各別枕簟毋令擅專香奩毋令囊佩歌曲毋令吟唱金玉毋令戴飾黛粉毋令致華錦綺毋令被衣酒醴毋令銜弄尼媼毋令往來寺觀毋令焚禱姻屬毋令通跐童婢毋令潛役優戲毋令竊觀簾戶毋令窺目顏色毋令嘻笑眉髮毋令妓粧庫笥毋令司守至於所生毋氣既佳况居長一重之教之不必言矣倘次鴈行加愛毋踰諸嫡譬之一樹父爲根幹也嫡猶條枝也庶猶芽蘗也設使侮嫡而眷庶則猶傷伐其條枝者也不惟芽蘗無所暢達而根幹亦將爲之折蹶矣倘涉淫荒之四條誤收錯置苟不歸之本宗亦須捐之卒隸毋因姿態戕毀身家倘有所生子雖難棄毋不可留黜毋存子乳媼精覓此嬰長大必預斲削當痛懲於丱總之年開義於嬉翔之日庶幾善習齷齪可移若縱其格度隨其步履則兇頑成痼奸詭入髓蕩門覆戶可必其然譬之川潰堤難爲力矣童牛履霜可不戒警要

而言之莫急於擇毋者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四

五嶽山人集卷第五

吳郡黃　省曾　著

四言詩四首

白鳩篇一首

白鳩翩翩飛集君前匪樂君土實懷君賢振我素羽撫我霜毫為爾呈瑞麟儔鳳曹白鳩一歸百鳥皆隨孔翠爭翔鴻鵠羣飛周旋不去臺榭生輝迴弄靈沼游繞昆池白鳩致詞主人聽之君恩不終我當別離舍爾彤墀返我蓬壺自有青鳥均舞同歌君無白鳩形單影孤波翻海揚天雲自徂

獨漉篇一首

獨漉獨漉靈沼昆明靈沼尚可昆明悲我弋船浮南樓船在北鳳蓋繽紛華旗照燭石鯨峨峨揚鬣奮首雷雨滿盈常自鳴吼雲留不歸風來自香牽牛織女白日相望清涼之殿中夏含霜氍毹規室沈吟孔光千門萬戶皆已禾黍玉樹青葱獨在黃土

步出夏門行一首

步出夏門登山望海峨峨玄圃茫茫安在解一頹陽懸車夜光在天安得人生常保少年解二金城之上

十二玉樓寧有羽翼以往遨遊（解三）仙人寳封會餌飛魚我非常伯空思石藥（解四）青鷄不鳴黄河未清太平何時白髮已生（解五）舜葬蒼梧丘殖東魯古來聖賢皆入黃土（解六）秋風鳴條春花盈樹時如駟馬超騰不住（解七）何不鼓瑟嗟哉此言戚戚多悲强歌無歡（解八）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一首

嬋娟王母謝此下土（離一字）因息崑墟口飲甘露（離人字一大合成夫）云我三島二龍乘去（離ム字）長嘯碧虛蕭蕭閑住（離口字ム口合成台）紫芝初芳瑤草又歇（離方字）生者可

哀日景易沒徒見桃李若木隔絕（離耂離 子合孝）古聖賢儒人又澌滅（離需 字）扶紓揮旌金銷刃缺（離子字需 字合孺）聊覗百年目光終竭以種以植禾為螟螣（離目成 希離木）（成直不須合）

五言古詩三十首

白頭吟一首

鴛鴦本匹鳥雙雙忽離阻一泳西河一泛東浦西河水自西東浦水自東安得合二流俱赴滄海中水合亦有時鴛鴦會有期面皺齒當墮白頭忽來茲白頭雖可悲壯士心未已老馬知窮途棘叟佐周理明星何歷歷寶劍何繡澀展燭陳華觴聊以永今夕

艷歌行一首

南山有喬松高以凌紫虛東枝蔽朝景西榦匿流暉大中明堂材巧匠不可圓萬歲未裁用棄置此岑隈梁棟貿虛在公輸骨已灰鳳鳥巢其巔騏驎亦追隨窮谷固荒寂車馬倘來歸一朝就繩削宮闕增光輝

泛舟橫大江一首

上江多蘩榮下江多蘭蕙吾願浮下江採之以為佩帆自我揚枻自我鼓鷗鷺雙雙同集其所江日已墮江水方深志士馨潔誰知苦心

折楊柳行一首

青楊帶芳堤歲歲成枯凋黃枝被嚴霜忽復攀春條草木有再榮素髮無還毛相送入玄夜白骨捐山郊平生華堂燭不復然明膏委形非吾有百年乃徒勞安得駕遊鸞碧漢追王喬軫念良已久口燥朱脣焦發邁求神仙裝辦何蕭蕭芙蓉蔽行渚秋鴈鳴已飄時哉不停軌黃鶴詎可招

秋胡行一首

我思鶴上游蓬萊餐桂英我思鶴上游蓬萊餐桂英逍遥銀臺大笑不還嗟爾龍樓子金闕寧可攀一解清心坐聽弱水流潺潺歌以言志我思鶴上游鼓玉舌簧卷衣登仙山對鼓玉舌簧卷衣登仙山對鼓玉舌簧遺爾濁世壽與天升霓旌繽紛導我游赤城簫史弄玉鳳鳴來迎歌以言志卷衣登仙山二解願言學丹砂令人思鄭君願言學丹砂令人思鄭君三虎驅樂王衣朱紱不如三山樂越海乘虛步空分形變貌入於無窮歌以言志願言學丹砂三解歲謝東流川富貴何時來歲謝東流川富貴何時來誰

見髮改玄又復爲朱顏自古至今皆入黄泉安得刀圭以永壽年歌以言志歲謝東流川四解

來日大難一首

來日大難喪爾榮華盡若落日殞如秋花一解阿房成灰青門種瓜壯士失風雲爲奴魯朱家二解金玉滿堂時去消歇盍攜壺觴常醉明月三解朝登崆峒暮宿滄海劉安八公控鶴相待四解乘龍太清弄雲五彩歸看故鄉故人何在五解麟脊鳳蓋遛回瀛洲俯觀世人不殊蜉蝣六解

結襪子一首

公子少英豪魚中藏寶刀擊筑愁孟士萬乘等兒曹恩比泰山重名齊秋月高巍巍軀七尺一擲類鴻毛

吳趨行一首

吳都千載國茫茫竟何陳泰伯遺至德季札揚淸塵芳心皓霜雪高節凌蒼旻子游用牛刀禮樂何彬彬仲尼笑絃歌武城停車輪錦帆明綠水蟠桃挂城闉吳王館娃宮女樂娛青春西施秀蛾眉揚輝五湖濱印綬懷會稽故妻慚買臣揮擢綺羅客墓間曾負薪皐君識齊眉梁鴻爲上賓援琴彈五噫懷藏席間珍淸宵蔡經宅忽遇蓬萊人麻姑長爪甲行觴劈麒麟飄飄張東曹秋風憶鱸蓴皎皎醴陵侯孫王拜其親英雄竟何在繁華亦沉淪冥冥黄土掩山冢連嶙峋因使慷慨士見之空沾巾人命苦非將乾喉且焦脣焉得王子喬相攜向玄津

夏歌一首

西子荷花發揚蛾銷夏灣洞庭歌舞處遥憶苧羅山一日乘舟去千春竟不還

獨處愁一首

美女嗟有行高族而奉嬪光承慶雲覆恵沾君子
眷蒿藟託樛木蔓延寄微身重施懼薄德履冰若
無垠女史川流訓義方憲其身蒸嘗奉秋冬灑掃
執昏晨運命值奇薄天不悔災迍蕙閣忽捐背縈
華喪良人素幬釋玄帳苫席易錦茵行哭口嗚咽
况覽筵與巾憔悴含蛾眉提抱孤孩親引忍停弱
子低回竟誰陳神宇凝殘烟靈衣棲游塵帹帹空
闈暮杳杳日西湮斂翼雞登棲散飛雀歸協彷彿
目晴昔傾耳追平生安厝飛旐往星駕龍輀征逶
迤輪按軌踽顧馬悲鳴形影睎几筵魂爽馳丘塋

長夜何悠悠憂思通精誠寒宵目炯炯流枕涕交
橫偪偪紅顏頹素鏡見之驚屢懷黃泉遊暫存空
牀形肅清奉虛坐獨言聽孤聲逝者日以遠四時
不言行桃李初辭芳菡萏忽浮英秋風蕭蕭至振
條松桂林共姜蹈明誓栢舟詠清吟茫然滄海波
爾愁不足深

太公逢一首

太公逢千將因息沛山陽火德適爾昌遂解腰間
霜紫焰騰青天白日無輝光劍成漢高佩蛇母哭
道傍陸可斬犀兕水可斷蛟龍關中促秦鹿垓下
亡重瞳復悲扶蘇死三猾皆成空白雲定四海藏
之靈金中

相逢何匆匆行一首

相逢何匆匆相別何草草鴛鴦何雝雝分飛懊愁
惱解一酌酒敘別言言別不能住兩情方綢繆何當
舍我去解二牽衣向君言君心何太忍晨雞且勿鳴
斯須共裯枕解三北斗光闌干車馬已在門送子一
二步庶展千萬心解四玉淚不敢揮含悽向郎語中
途慎加餐慎勿洮神慮解五今日送君去明日願君
來願來君不來賤妾當何依解六維天不有鴈維川

不有魚慰妾長相憶望子尺素書解七

妾薄命行一首

卑行古城下緜緜道何遠妾心如車輪一日千萬
轉解一金剪不裁綺銀鍼不施線雲山何悠悠日夕
隔郎面解二鳳在崑崙丘凰在扶桑國歌舞安能偕
三年不成匹解三南山雀飛飛飛復息息有羅不
可張悵望愁何極解四灼灼桃李花狂飆吹落之花
落有重芳顏去無回時解五高山有時頹滄海有時
淺安得方寸心恒久而不變解六香草可為蘭佳橘
可為枳妾心矢無他思思念君子解七

扶桑篇一首

亭亭扶桑枝東拂滄海日揚條拂閶闔流輝轉天衢神鸞戲芳柯玉女採瓊實仙人結飛觀丹霞盤石室輕舉襲霓裳潛棲撫朱瑟陽溪擕桂酒碧牕理金帙王喬遊竝軀洪崖談接膝靈風引騰蹻朗月照高逸銇此龜鶴齡悲爾蟪蛄質千秋控景光壽與天地畢

越裳一首

越裳泛碧海白雉充皇家四賓果何來禮樂在中華帝跡貴齊貫凋殘那可誇

華叢一首

華叢雨春解陽烏忽秋來四序不停轍乾坤應幾開茫茫周原上不復留靈臺赫然亦精子亦已歸黃埃大寶聖人位臣工須念哉

有女篇一首

有女清揚婉佩服麗且妍獨憂錦衾牀嘆息寶鏡前玉指弄秦箏皓齒啓朱顏仰遏紫雲飛幽思竟何宣念彼盼擕子攬涕何漣漣鴻高鯉沉遊芳訊不可傳

銅雀臺一首

鳳蓋已云謝蛾眉空自過川徂終莫返陵望欲如何紫嶠達看舞黃壚不聽歌君恩如可憶雙玉灑漳波

銅雀妓一首

金鶩闕松門青臺秀色存鳳紘流曠幕蘭酒上虛尊怨涕揮陵氣芳情逐帝魂總學巫山女終絕九原恩

置酒高堂上一首

醻鼓及蘭辰鳴倚欵契賓縟雲生意藻芳醴動顏春燭華遲遣短聲妙奪歌新莫令青歲歇庭內詠他人

麗媚曲一首

佳人年十四吹氣勝蘭香一曲庭花落餘音繞杏梁龍綃纏紫袂錦帳掩明粧若非琥珀珮焉得動君王

詠魯連一首

十二魯連子飛揚千里駒田巴甘閉口燕將泣裁軀取與商賈異名將天壤俱對珪逃海上貧賤小人區

買生嘆一首

賈生熊耳秀洛陽誦詩書一客吳門下博士徵金
除慷慨論過秦諸生咸不如因遭虎臣毀遂使龍
顏疎懷愁渡湘水投言弔三閭長沙見楚鵩養空
聊自舒暫爾前席恩終遠天子居徒然痛哭疏聽
納何趦趄吳王死墜馬太傅傷有餘竟歲亦淪没
海內皆欷歔當時恭儉主好賢名亦虛

詠伯夷叔齊一首

高風生首陽幽姿發孤竹姬周羞採薇神農憶深
谷叩馬驚太公揚褰遠黃屋膠鬲已就官微子亦
侯服于嗟命之衰餓死西山陸至今日月下千載

沈芳馥

詠周井二君一首

廣武周伯況扶風井大春千金既揮盡五經何紛
綸天子能愛士諸侯亦好賓不謁夷齊傲偃蹇博
士嗔北宮萬錢出信陽麥飯陳帛觀漢嘉賢車笑
桀驁人二子知損益視富不若貧隱附樂吾志著
書以終身高節澠池上清風鄗水濱

詠東方朔一首

西南春生魚東北地日草服之得長生天地同不
老方朔曾窺井十年愁黃泉一履泛紅水採食成

天仙邀入雲端幕醉臥玄珉枕相對水藻屏流連
度光景漢武聆此言飄然想輕舉明月窺未央蓬
萊在何許

詠四皓一首

黃公偶園公綺里並角里一出秦庭中共入商山
裏白雲臥丘壑紫芝歌川氾漢氏求羽翼冥鴻復
來止前壽皓髮翁轉移亦帝子

東方朔歌一首

虞淵濯紫泥丹丘飲黃露枯樹化飛龍路傍跨蒼
虎海上逢青驪桑間謁王母神馬來芝田騏驎攀

漢武碧草獻一枝夫人寢中覲同登含烟舟木蘭
爲棹檣因說九景花根移吉雲土復陳聲聞木一
汗經千古綺腮論五雲白間撤燈火玉人出玉壺
青雀飛青瑣他年辭帝闕獨泛蓬萊舸

越來溪歌一首

苧羅山下女時來揮鸞薪揚蛾吳宮裏羞殺館娃
人子胥没金匱笑與龍逢鄰哀哉懷九子螳螂感
其親昝寔黃雀言飲馬長江濱五湖浮越兵綠水
旌旗明英雄軾鼃主壯氣吞鯢鯨君子被兕甲白
日圍孤城青山動鼙鼓玉殿欻然驚鹿洲與豨巷

臺榭爲之傾吳王耀素甲叱咤黃池盟歸棲泰餘杭始憶公孫情伏劒五勝衣千古爲悲辛迢遙長洲苑忽與會稽幷范蠡烏喙去仲尼雅琴行嗟此雞狗輩功德非崢嶸句踐亦已矣海内留空名至今二君塚春風野人耕

李夫人歌一首

漢家武皇帝愛殺李夫人蛾眉向黃泉龍顏動悲辛偶泛翔禽舟赤日方西傾雲慘昆明池風激牽牛津妙曲搖帝筆哀蟬勝陽春羅袂悄無聲玉墀生素塵虛房空寂寞落葉依霜扃清歌發皓齒左右皆沾巾命點龍膏燈因進洪梁酒滿斟文螺卮紅顏出纖手飲罷臥延凉夫人來其傍脉脉無一語但授蘅蕪香寢回對明月悽然痛欲絕如何琥珀枕奇香猶不歇欲覩如花容此願那能滅乃告李少君歷歷肺肝陳樓船浮暗海青石懷潛英千人升紫雲四五歸皇庭十年得一石刻似夫人形置諸紗幙中顧盼宛如生遂祀靈夢臺朝夕通精誠

五嶽山人集卷第六

吳郡黃　省曾　著

五言古詩五十三首

句曲歌一首

句曲西漢日三茅初來賓歘忽及東晉二許復懷眞同爲吞玉客俱作瀛臺賓我來探靈迹桃李華陽春雲軿不由地焉得逢其人青青九陽松虬枝浮金菌亭亭左紐栢蒼然依玉晨攀躋久徘徊覽古白日頹顧此空山房陶君留夜臺因思麗樵客兼懷校書才感激無所歡仙山明月來

遊句曲山最幽處一首

松栢入靈地飄飄思玉容登山日氣滿花雲知幾重道人抱靈鼓仙謠巖上逢願言採瑤草此處求高蹤

至黃山一首

舟行逸興起日出群動分歘焉黃山至蒼翠鬱氤氳翩彼高枝鳥斗嘯巖上雲對叟指予言西有公侯墳荆棘無時已狐兔何紛紛耕者侵爲田泉下無所聞徒然金匱裏紀載平生勲歎息不成歡惻惻歸江濆

金陵四首

出門望鍾山龍蟠雲霄裏始皇笑空遊濠上起眞
主昔日天子氣厥徵乃如此

鳳至築鳳臺臺存鳳不來落日眺臺上忽生素王
哀紛紛行路人寧有知吾衰

昭明娛群籍折節下通儒昔日種蓮處但生蘋與
蒲被褐偶來此傷心太子湖

李白覩落星紫裘換斗酒千載覽遺迹烏啼嗽前
柳沉吟懷謫仙風流世何有

登堯峯山寺一首

拂霄陟堯峯緣崖與何逸輝輝翠微上猶懸堯時
日湖上七十峯朝與雲相出逍遙古松下游行趣
非一原中陰色殊潭間鳥飛疾天籟流梵空香氣
暖僧室忽生稅駕心頓使殷憂失

泰伯廟一首

古廟臨河口凋落無丹青泰伯遺四海蕭條居此
庭清風何時息日月共千齡拜揖冕旒下爐上烟
冥冥

晚眺靈巖山一首

吳王有綺閣昔日館蛾宥一旦繁華歇千春使我
悲不見採香徑已無翫花池落日洗綠苔青山拂
殘碑

錢塘江西興買舟至鏡湖宿一首

橫江初沿泂海色遂盈目浮天吐靈潮連山動虛
陸古來流無際此中含萬族雲霧合騰傾陵巒互
巍伏潋灩波相踰噓噏勢何速翔陽舒千里未久
起扶木颯然天風至吹我暮春服抵崖見飛鳥衆
羽皆肅肅乘暮發西興明月鏡湖宿

與姑弟戴蒿戴嶽泰安王教授子馬景秀游
會稽山禹廟一首

戴逵不易面同舟五雲門了然明湖色流水桃花
渾榜人棹清溪紆回停會稽孤翻天際鶴獨轉雲
中雞千巖隔白日衆壑升朝隮攬蘭步峯葉撫松
坐崎嶇神禹封爵處超然使我迷白玉著山經洞
天標道書攀登有肴酒壯觀生噫吁旒冕瞻禹像
衮殿紛穹碑紫極命告祀雄文比璠璵仰讀嗟聖
典千載垂光輝

會稽六首

曹娥留殘碑風吹曹江水中郎題黃絹昔美邯鄲
子魏武才不及乃覺三十里

客星沒已久我來思嚴光羊裘釣草澤龍顔紫心腸富春青山在日落天茫茫

上虞逹士生竹林光陰短嵇君謝人間誰傳廣陵散唯見白塔傍飛飛蒼雲滿

逍遥蘭亭上悵然懷昔賢風燭豈吾欺人壽幾何年當日籠鵝與空令千載傳

少愛養性書今遊王充鄉檀燕青山古夏蓋碧湖長公車不肯就高懷焉可忘

曩時軒轅帝鑄鏡澄湖邊鏡臨飛龍去湖中開紫蓮把酒覽遺迹坐嘯山陰船

晨江一首

晨江騖蘭檝駱驛凌衆山流攬澄明色芳華彌邇間旨酒命嘉肴靈丘一以攀新鄰激高悰與集娛幽般抗志青雲表翔遊方未闌

酬少傅太原公見貽一首

帝師臨光詔條忝鳳凰棲寧念珍黄屋聊可營丹谿寥琳充文囿沙礫誰當齊弱植陶墳典逸彼建安蹊在歎吐清越撫傷宣芳悽奇調公獨鑒知命庶所迷瑶華佩淑貺鄙情固愐愐

瓦屋山歌贈高公次一首

通平辭會稽遠棲峨嵋月攀跋謁天皇授之五符訣丹成餌龍虎玉霄度年劫道陵鶴鳴中服氣冠芙蓉精誠感孝子皓髮來相逢祕籙煉光景欻起雲臺峯自古餐霞人寄跡在雲島仙令左鯀彦寵探紫書早蜉蝣視塵世軒珪一何小少登五鳳樓俯覺下長洲横琴嘯白日把酒思丹丘抗懷無心雲對客如虛舟灑然厭囂誼選勝求瓦屋萬里青天西清虛隔人俗珠樹浮層阿瑶芝藹深谷於此搆金房命侶營河車蘼蔥桃李枝春風易成花它時遵三山談笑隨洪崖伊余隱吳門素心本同調待遊五嶽餘卽泛瞿塘棹願結蓬海盟攜手瀛洲道

答祝京兆希哲見懷二首

玉體養微痾蘭日忽當暮行藥陟清園桃李芳已度義曜仰西馳浮雲邈難駐玄運駛以催安不念朝露曠虛存文尘咫尺憶情素遐思遡唐虞高悰結尼父美人沒西方渭水孰能顧瑶言把幽懷五嶽愧遲赴努力在金匱青寘願蜿附

弱歲愛靈仙朱館攀茅君果然仙霞客授訣異所聞此言不尋常謂是瑶池文當時返廬山欲希上

士勤懷寶十餘年足下無青雲向長畢婚嫁隱居揮典墳緬追洪崖步獨覓王喬群此志倘終遂千秋遺世氛

贈祝京兆希哲一首

卿雲結華氛川嶽降靈才總歲翔文圃玉版靡不開縑緗研群典粹拾多所裁懷此游夏珍龍息於丘壑鳳凰有奇音時乎不我來日月迅西流苞羽安無摧竹花食東海岑寂登爾懷扶搖從南飛斂彩丹丘隈沉耀同歸盡尼跖皆已灰所羨在刪述駕與往哲陪數辭振揚馬萬代長昭回

崑崙篇贈張子言一首

赤縣豈足宅適彼崑崙隅仙山峙九重層各萬里餘玉樓十二所粲麗悉無殊峩峩金墉城中有王母居下俯二曜景振珮四風俱元霞布九光甘露灑丹珠言龜巢玉樹牛渚蜿琁螭芝田耨寶粟蕙圃種瓊蔬碧柰時一餐輕骨聳高虛列真會承淵天路浩翔驅師皇控紫虬寇先駕神魚要我玄圃堂鼓瑟吹清竽紀算無終極千劫恣歡娛東濯扶桑津息轡蓬萊墟明星以捫弄青鳥在前趨紅波注河流珍林夾道扶手把三洞章琅闕暢靈符妙

體好容顏萬載永不枯顧覺世間人芻狗誠足悲笑此大夢榮樂與汗漫期

病中答徐繗一首

總角嗜雕蟲經濂粲敷研攬筆以為常無時不興篇遐衷在不朽達士豈其然天地有終極斯文寧永傳意氣苟足寄枝詞徒糾纏華英損根底羽美骨無堅寥寥酒德頌亦亮平生賢無言景仲尼攬意遊太玄

與朱孝廉乞祕藥一首

朱仲有仙骨心希五雲車身披赤虎符笑窺驪龍珠深藏煉金室小隱餐霞居青鳥丹山來授子以寶書我悲在紅塵昔剖齊涓魚皓髮颯然生鏡裏秋霜如聞君有靈藥服之容顏舒刀圭願相假衰年將永除

虎丘寄王少傅一首

高臥貞適園時去如飄輪商風泛秋軒大火流蒼旻玩鶴洞天裏羨魚五湖濵玉典寶帝室山經傳世人雞犬祕靈境麋鹿棲幽榛小子隔烟波空念索居貧

寄孫太初一首

孫博銀臺賢五行弄林慮幾時藏王壼今日見瓊樹示我仙人篇飄飄玄洲趣採鉛笑攀龍餐芝訪赤松桃花如鬙女流霞悲茅濛云從叔卿遊跨鹿遥相待振衣嘯南山濯足向東海謂我似曹李雅調陵開元山水遇知音向君鳴素絃君遊武陵時西湖臥靜慈長揖傲方伯高談偶名緇宿昔懷青氣欻然幸來兹邂逅各傾倒相見恨不早終期同君游華山拾瑤草

寄處州太守張叔載一首

阮籍百步嘯謝公一兩屐素無廊廟情漁戈好山水春發來武林西湖忽桃李所共遊把人但愛孫與許我友張季鷹剖竹縉雲郡旗驂此地逢流連吐高詠乃於樽俎間楊摧五馬政循良世所希謂言臥清靜去駕南明軿廉仁張化絃雨露灑炎日桑麻歌晏然遂使十縣民一朝脫苛烟往代方治平召杜不足前我欲觀美俗秉之天台約秋風吹愁生貧病在園壑毎於綠琴中飛鴻嘆離索相期鶯花時訪子少微閣

贈三際上人一首

逢萊牟子□□釋者有高秀早入不二門禪枝蔭海岫常懷古金人思與靈境遘秉錫爲方遊始駕泰淮舟寶誌謁靈谷華林竟何求遥探補陀跡孤踪赴明州潮音嶢巖洞乘濤忽而至持爾慧鍔心恍惚逢大士天台五雲長歸途指仙鄉把月坐瓊樓餐霞留石梁臨安訪天目滄溶兩湖綠空明蕩煩亂淸猿伴孤宿搨來止吳門百花寓幽刹趺觀表法幢貞宗開頻筏春風三月時緬憶清凉處萬里探五臺往接文殊記淸舸沂芳川日弄桃花樹

送閩中謝僉憲庭桂赴湖廣一首

西北生浮雲爾臥三山陽捧檄鎭雄藩雲卷蒼天張絲鷁浮新河蘇臺敬蓮芳黃生江海士斐然孔門狂高車一以過白衣忽相忘揮手自兹去錦袍耀三湘持衡平江夏暐然黎元康蒼梧見鴻没黄陵聽歌傷金城秀竹月赤壁松蘿霜安陸九井深衡山五峯長夙昔慕此地何時理行裝來尋桃花嵓醉倚桃花傍幽索鳳眼鏽笑持虎盤囊倘遇鶴上人玉臺以徜徉

送孫山人歸苕溪草堂一首

山人遺榮者長嘯遊三吳海上冠服野客中琴劒孤陽春武林去飛鶴思林逋桃李本無言忽然生

西湖秋鴻度霜野茫茫動輕艫棹入雲川裏水寒汀草枯緬想玄真子昔代烟霞徒結廬追高塵白雲炊雕菰羅日理瑀篇江風開玉壺故人亦豹隱骯髒在吳趨幸枉瑤音來慰予長嘆吁

遣興一首

黄鵠不得意來棲珠樹中仙嶠隱光輝萬里空天風感鳳相追隨弄影扶桑紅謝爾塵羇子高飛安可同

送表弟王曰俞之武岡州岷王府一首

吾聞桃花源渺在都梁州子行往探之啼猿引仙舟吳門一片月已掛瀟湘秋英王得賢幕揚裾鳳凰樓訪古金城山銜杯紫芳洲若有王喬與丹砂應可求

送楚瑛上人吳門百花菴閱藏畢歸錢塘一首

我聞洛陽記首闡四二經遂使鹿苑言登此漢氏庭世尚鼓清波支婁繼芳馨建初珊瑚舌長安鳳凰旌自此三藏書燦然若繁星楚瑛僧家寶松蘿閟幽扃兀然理金箱廓爾耶心靈宛如一粟許無涯攝滄溟春風鷲山吹忍草忽已青思弄武林水

桃花駕歸舲人生一世間去住皆浮萍折楊固分手臨岐已忘形往說無生法天花何處零

贈別草陵山人一首

南方一黄鵠抗志在蓬崑舉翮青冥上哂彼雞鶩樊贕覽翺四海擇對鸑鷟言秋風吹盤遊落我桃花源宣歌肺肝粲展調風雅騫聽之再三羨可與泗夏論不羞阮家貧芝薇薦壺樽尋渡越水深還鄉翳文園聊鼓高山音天際送孤翻

採菊一首

金穹動涼飇白露已秋滴衆花悉潛翳中林正岑寂仙城九光霞散為離間色鍾子賦有遺陶翁未兼覲甚為王毋弄嘗給羨門食吾欲餐落英攜壺一攀摘

登何山採藥一首

漾舟清川西江氣已寒慄四時不遲徐碧漢掛短日煙嶺盤玉空霞文祕紫室手掇薜荔葩筐貯枸杞實隨雲轉高虛攀蘿折叢密幼希初平蹤早得羨門術却鄙人間榮轉覺方外逸

夢循澗觀泉以陟翠微一首

玄珠岦弗貴曠度坦寥廓萬有皆浮雲寸心自恬

漢扶推者何爲不易搶榆樂玉溜垂冷冷夢寐亦
雲壑飲之龐公鹿集矣王喬鶴精神以清瑩灑然
釋縈縛

除夕一首

珠璧窮慕天賦詩吾自憐孤獨妻在眼歲除無一
錢顏色凋青鏡賤貧心寞然室人莫交讁聽我鳴
清絃

楼上對月一首

圓靈澄水鏡白露暖秋城影動關河迥光含竹樹
清絃桐陽阿曲彈處不成聲對此素娥色其如紆

軫情

冬日夙與舟行至婁門田廬一首

整冠宵燈微雞聲動鄰樹出門霜盈瓦理棹月在
路蒼茫露魏城泱漭翻群羽日出縱顧覽青松誰
家墓寒空蕩明豁澄江早迴泝冉冉稅田廬蕭條
草間步

閒居多暇因集漢魏以來英哲高唱命曰詩
言龍鳳刪述既成喜而有作一首

華鍐炳往籍千載玩斯須因得披先詠雲日互光
奇嘉餐沆露英潔把瓊瑤枝芙蓉映松篁種緒各

有宜遐思宛可得苦抱吾其知刪述群龍才無忝
萬代垂借問言何似皓月明秋池寄語揮毫子騁
騖毋多岐

題謝安攜妓東山圖一首

晉運既中否林間起高賢會稽謝安石秀徹開當
年瞻彼棟鉉人鎖小不足肩卷懷放丘壑慨想唐
虞前鏡水呂尚釣東山伯牙絃王許風竝遠支公
論俱玄援翰寫鴻抱持杯挹蘭川妙妓倚紅粧玉
餠揮金錢匪曰縱翱遊求以庖丁全蒼生竟不釋
鳳凰終飛騫一朝濟時去肖貌登凌烟

虞兒池上蓺竹一首

東園有清池開鏡凉秋裏時乘五柳風臨流倒香
蟻右軍玉鵞浮陶朱紫鱗起日詠衡門詩人稱衛
賢水吾兒愛嵇林繞池種蒼竹一朝鳳凰枝瀟灑
照心目不減江篔芳遥分會稽綠招彼高陽徒攀
遊謝流俗

觀江淮平亂碑文歌贈王少傅一首

郡縣屬閻尹天下遊猛虎正德五年來不得蒙覆
露誰非金遷位滔滔仕易貴喜哉粉骨誅不然有
簿鹵貪虐政難攻征税亦復屢從此使蒼生劒戟

動中土血刃及徐沛肝腦塗齊魯　天子上林中
韎韐宜右武楊齊固瓦合卯金爲之主七卒半白
胥赤眉重跋扈綵鷁侍郎死春江美人墮吾郡陸
司馬受命秉鉞斧偏將不尋常黃雲走北虜壯哉
郤與許冠軍挽强弩一戰阜城全再戰宋門固三
戰穆陵關斬獲億萬數登萊如窮猿狙猴幾不聚
奔湖侵洞庭浮洲化鸜鵒側聞棲狼山海濱集檣
櫓王師雷霆來遊擊各整伍颷風忽大起賊憤不
得渡極抳翠微上矢石下如雨䩛䪅遂捐軀永無
櫜車顏鼠㣲就屠戮蕩洸此高岵泰凱吾　聖君
報以千萬戶是時蘭臺賢請造碑文紀有懷樂揮
灑基禍顯其故上陳將一心下言皇天怒黃絹被
片石琳琅照千古

答程子一首

於陵託園宇謝客湫墳典陽春杳希和中林自高
偃吾子川嶽秀翩翩戾吳苑澄江埋炎棹昌亭訪
清館示我瓊珠吟抒軸追藝彥萬物籠寸毫群節
會華撰嘉調振金石孤鸞凌鳳鷗覩大輿以奇遊
遐詞故緬總髮事登涉飛遁申僶俛平生愛探歷
謊志久栖衍閩區駐仙壞炎洲邇海壖覽古及中

原攀靈復東兗十載湖島帆千里霞月展如練泛
觴鷁若鷺動歌觴野展留翠屏花策舉雲巘插衽
曳蘿服彈冠傲塵冕眷予山潛者邂逅遂繾綣異
代亦可契對晤詎云淺枉贈琅玕唱慚報無琰琬
願言繫離旌款睇慰煩輾

登李白酒樓一首

浮雲引客思爲我西南流酒樓春風生逝者中泉
遊今朝綠蟻盃不到黃孤丘當年若弗飲白髮徒
生愁我攜鸚鵡來笑無高陽儔鳳鳥不銜圖皇皇
棲孔丘且吟王喬篇寄與瀛臺洲

箏詠一首

趙女弄秦箏霞紈爛結束丹絃悽且清玉柱一何
促芳意托宮徵陽春宣妙曲嬌鳳跱金堂鮮雲駐
華屋紅顏況可餐窈窕若瓊玉歌轉蘭氣流聲斷
有巧續纖指亂悲音蛾眉向我感深情邈未吉逸
響展衷腹千金不足酬碧蘿懸喬木

送仲兄會試北上二首

自昔稱三鳳琅玕兄早餐今飛帝城去長路雪霜
冀弟失風雲便蕭蕭摧羽翰遂令歌舞隔丹穴憶
長安

岐路始千里懸帆早欲分弟如南峙嶽兄似北流雲投翰將臨組彈冠想策勳寒江夜孤鴈可以比慇懃

芙蓉篇一首

綠榦耀朱葩白日映鮮芳妙色超羣品而得種金塘玉蕊初揚彩未歷九秋霜上集青翡翠下迴紫鴛鴦灼灼倚中州採摘邈褰裳何當感江妃佩帶共翺翔

遠遊篇一首

遊必之沃野陟必遵丹山聽鳥揪文鳳息木依瑯玗毋爛有靈覯轅臺任好攀遠兹猛虎跡高風那可班

五嶽山人集卷第六

五嶽山人集卷第七

吳郡黃省曾 著

五言古詩三十五首

餐露一首

炎御收朱光虛旻盛金氣兌仲皎月吐坎瀛萬華霽蜩鳴蒼液泫鶴戒沆滋泧黃餐甤昔盈尭班事乆翳衡徙㳅時淳朔銘妙眞契雲笈遡往訣福洞採靈剤方諸錯崖表仙掌擎河際理感無緬空情曠有幽詣甘成灑青林潤結零紅砌清泠澄玉水芬馥凝實桂春杯吸陽霞旭席掩芳薛沾飲化髓薄灌沃固年脆鸞鳳希驂浮蓬壺可瞻睇分贈同衿者相與陶嘉世

齋中養痾一首

華時再已逾熙春詎云久既阻南山陟徒淹北村守搴芳遏早宣朱顏移素首龍螢匪偕耀蕭蘭豈均畝棘蠅慮貽穢折榮誠胥朽不材亮遺伐無累庶崇耆獨耿負鼎心聊軫操築手麗日違佳歡空齋臥新疢斐囊集妄藥金觴正需酒苔草彌階基巒霞粲疏牖庶展雕琴緒拂纓佇悰友

橘詠一首

華植倚靈墟碧顆垂芳甸霜滋釀瓊液澤氣發眞
辦豈倫楚柚英不似南柑變奇堪東菁貢美入雕
盤薦圓隨金月成化本璇星散雲章有新列玉醴
供秋抃

嘉禾除日泛鴛鴦湖一首

孔達稅遼駕蘧卷肆長往蜀雄草逾積洛誼誦彌
廣畤遒歇英妙神超發慨慷迟羌凌晩歲濛羲轡
升昶澄湖蕩襟目芳皐挹情想遊遊泛虛穆遲遲
止幽敞除辰新故判嘉國越吳兩靈刹非曩覯金
樽有初賞窈林初奇邁遐嶺一清仰締思馳溯隅

傒晨理探榜

由南湖發尋景德精舍經構李下一首

朗覯始湖介任覽迫靈宇解嬰極玄討綏策謝塵
伍新景旣縞接初雲亦幽取照物均遣縛臨芳晝
增撫去國感人與遵林愜教父代情歎若揮理抱
戚如吐霞篁跡吳舊煙莽諳越古往圖眩今陟空
文寓前譜涓名俗所矜徂運疇詎數嗤彼高騁徒
危累何自苦

晩泊麻溪望皐亭臨平德清諸山周覽吳王
廟宮一首

落日滄川暉凝霏迴霄色列山秀逝邇重巒恍空
逖目寓一以佳情來詎能抑瑰奇志樓詞茫淼想
攀適輟椎戾麻渚躋野踐桑域土風悅新覽鄉廟
佇昏歷雖泯三鼎業猶餘千載迹慨昔成此章明
鐙詠芳夕

南邁武林訪叔禾踐湖上之約初至一首

寢痾揮北轅樂志綜南棲天倪寡有迫空谷靡所
制寸心勞上賢千里訪密契劉若訊已夙明如掇
何滯需川陟元朝旅次乖佳序巳至懐尚忡未遘
歡猶翳昔寐愁𥇍夕興視愉星曙匪感氣候變所

覬山水齋肅冠舫艫閒抽想曠淸處呂駕旣在茲
賀琴庶當遇

寓大石佛院綠竹北軒一首

矯仲偃崖室禽慶謁名嶽勅事澹無役行泥何不
樂暖春振霄楬岩境躡雲矯性冲駕奥林神夷選
淸𨰉于此綠篁陰乃有金園闍南湖晃縈瀠北嶺
迤綿絡霽懐對禪解玄心弄鳥雀萬物覽參坒一
得觀竝作息宴頻遊巒琴書聊爾託

叔禾枉輿湖上便同理棹尋南山下淨慈寺
一首

隱才抗貞步達屨存同調琴瑟心既開登捫興玆
掉浼浼北湖厲窈窈南山眺雙情交遠襟晟論皆
清詔蘭陽佐騰羽翠阜延輿嘯靈紀倏攀仰表刹
在瞻造金軀儼峨容寶宇廓層嶠五藥懸采掇八
正期精邵虛林琅法鼓若木鳴芳翲遨衷未云巳
盤徊盡西照

游玉岑山高麗慧因寺由六橋步歸一首

前衽方巍上挐舟仍奥騖語語豈憚酎觴觴忽申
暮遇物皆陶悅睇佳溘淹駐瑾英攬南岑金書展
東麗五衍排寘筌三危攝淨住夕漢無遅畧昏林

溢飛霧騰波拒前檝響颸改還路遊舠集渚斂浴
鸛泳濤泝帶麓循反蹤縈芳引蹀步倘匪躑躅遊
安能表高愫

登巨石山絶巘緣葛嶺小憩山居蘭若一首

褁糧適湖奥蘭春際初月良友林中欵珠談物外
愜神遇咸滿志遊情詎云歇交臂非塵把覩境有
妙躡跋崒蘿易援躋岑階屢絶巑岏瞻上岩嶔巇
頟下嵘南俯城郭攢東覽江嶼谽虛颸發靈響高
雲增秀結謝賞共巖阿孫眺窮嶺折况遘驂羽蹤
可以步芳哲

由段家堤步至孤山上一首

少有巖壑性翹旌不可移心駭雲臺宅願逸霞林
居晨興詠邁軸春賞下招提凌湖散幽趾屬島登
青梯今栽非昔蓴新宮仍徃基峙瀾出中㳂列嶂
環衆奇蕭榛惻墟隴高尚企襟期玄陰錯澄流朱
緋雜芳吹龍盤天海慨鳳謝罻羅宜景爾徵士蹤
寫唱感踟躕

月夕挈酒湖畔寓日一首

逸體貴行和開趾悅佳就澄舒光始半華條滋兆
茂秉暉謝燭秉須德引杯叅寂諭轂空籟微寘㯋

朝秀際嶼霧浩屯彌湖星朗覆靈旱寫長堞淡水
影群岫妙志不遑寧玄覽從玆究理等古豈遐神
遐今非後懐玉聊以娛委爲詎云謬載詠前哲言
身聖超宇宙

謁鄂國武穆王廟宮一首

嶕城託湖澳丹宇綴山陽戾止巳切愴停挹忽湣
裳百六遘俯朝四七攤惟良武烈誠希代國士展
無雙師尹蕩友紀紫夷糾皇綱遂使汗馬雄反蹈
翁鏤殃紫垣敵滔詭熛闕恣遊荒妖湎鶩穢甘介
狄黔淺忘嬰伏迨忠賢酈怨惘多方一胥曾顯吳

四尸亦興商孰云宋籙燼不在岳氏亡筌宰既先
撥宗稷安可長聖世欽往才歲負炳今章哂彼俄
頃榮孰與萬祀光

登南山最高處一首

春首窮登頻湖上積昏曉扶夙巳清盥月暮猶邃
討搜遠鋪覽獨選新鶩蹤少披張川島雜約束都
聚小天中飈撼闊舄下雲踐繞衆喧嘈遺世孤響
惟納烏伯陽文昔把王喬御兹矯亮欲圖堅永庶
當究灰槁

度棲霞嶺戾止烏石峯禪居一首

靈扉瞻五覆紆嶺邁三沓既矚遠川繞亦盼近山
合泄靄盡幽乏度鳥舉清苔聞此絕世岑棲有息
心衲即聳搆彌樓於奥締香榻惠日清照臨慈雲
滃吐納嶙嶒玉林映巖巖翠屏匝煩想靜流滌朗
詠自摛發

循宗鏡閣左登南屏山頂披險西討一首

廻山背郛郭佳秀蕩遊心北棲遊不足南峭引遐
尋鬁雲生新彩響烏變蘭音沓迤出霄瞰表裏盡
高臨情來暢無際奇轃領不任攀崇復希峻在窈
重懷深前探後麗掩左越右瑋泷湖狀改遵嶺煙

華異覩林樵人時諗蹊仙陬屢憩陰但可寄冲想
聊復弄丘琴

入大慈山飯虎跑泉精舍一首

崖行多優遊穹曜但亭午倚撫心不厭跕躧意增
愈疏甸分花應層阜別雲吐疲足休給林澄心投
象宇瀠瀉淙瑶瀨隈隅麗丹廡七覺啓幽扃一道
界盤塢不謂此山椒乃有彼岸侶芬緼瞻戒香絡
繹會宗語法供豈世調靈餐異塵腼往牒稽聽龍
昔泉酌跑虎一謳傲自足萬細何足數

眺初陽臺從妙智院北探紫雲洞一首

登登俛陽臺瞹瞹覯羲燭停爾絕仞巔娛我芳春
目蓬溪覓宛轉攸鏡眺廻復抗策凌煙虹披蒙扣
扃屋巖梅皜冬素山篁團故綠敞牕迎遠心緬闃
寄孤躅玲瓏投廓洞峭崿下空曲法館展虛綴逖
覽皆妙緬討顏佇兹開賞心於此足峙谽宜考槃
期當寓清築

自石屋洞至法相寺一首

性分各有極修意江海上採藥仍景臺顧老迺希
向披情樂林莽夙駕遨雲嶂陽岫方緬觀陰崖藏
齡望壁闕時悚怖洞闥恣登降覺路馳訪蹤閒士

禮跌相形忘躬有蛻理止神非爽承泉代綆汲託
基排壘刱安道志豈渝與公懷自亮沉冥常内足
高寄無所讓

竝南峯後攀風篁嶺酌龍井泉覽神運片雲
二石一首

旭輿繚金灘晨塢罙綠關寥閒靈異鄉荒助遯淪
懒穹林隱天崇紆澗灑流折巾屨都澹清耳目亦
瑩澈帷升攬英顥萃止軼埃壒風篁佇新變龍泉
飲古渫蕭樓始一躋妙石得雙閱霄中仙掌抗霞
裏片雲揭跡閟丹鯉藏事往銀簡滅恨不總羲轡

處此玩恬悅

發潮音樓峻崖西越永清塢獅子峯上一首

睎阻謂有窮訊高云可達巔削何當上寘昧且玆
發天表既排度山野遂侈闢新禪宅窈窱古险除
閶闔松莽非人寧芝秀有眞擬聳崖愕四矯潮江
貽兩匹綷帶萬吵殊煙雲千里合歸乘中谷風蕭
條感林颯

出谷口循澗歷三竺寺經神尼舍利塔觀飛
來峯諸洞一首

將將降山口廻迴厲澗潯連絡五峯輿綴抱三竺
林間清履化國脫落諷寶音都泯塵慼相拭寫纏
倒心頭陀遘玄侶子苦寓丹岑巖扉瞬爾隔洞府
倏在臨外攤壘拆裂中虛啓委深琌飕非斵設脊
異豈端尋卽睠宛光怪歷佇駭森陰信矣仙靈治
故非世所任

上北高峯頂四覽從靈隱山下憩韜光菴深
處一首

半陟神已慄極振目逾眩分野炤可指山雲詎能
辨藩周縣界絡江末海光見松表飈叫清崖間羽
樓宴東月巳吐暉西驪將隕絢創觀世可遺薄返

情猶眷翠微搆翳隱初春沃葱蒨餐霞哂他晚遯
谷矜我先物軌諒有齊意適無所羨逍遙嗣永言
抒心布朋彥

東昌途詠一首

程雲歷縣邈傳河泝盤折歸思日搖蕩芳樹轉層
疊繡羽異園閧鮮萸豈欄擷所翫非故鄉馳心詎
可歇來方季裘寒旋巳齊紈熱車龍促前埒鏡鳳
長新雪理藥無端倪循膚有痒竭雖御金樽酒不
解迴腸結

七級河舟阻一首

坎役遄頹塞流迴多阨綏河伯斷騰湧雨師罷零泫積砮次蘭舸淹晨滯雕艑紅日坐東暮丹霞屢鋪斂旅月漸以移鄉雲彌覺遠歡樽不成醉勞歌徒自遣尺波豈龍旋鱠沫但鯤淺水德失靈長川濟歸遲蹇將同井鮒涸何異呂梁險輕鳥慕飛翮芳鷗羨游衍彼道入乾沒畏途在軒冕逍遙白駒谷還哉矢高假

贈叔禾憲使田子一首

惇風道曠想詠性和恒寡遐鳳擊霄萬細鷃玩蓬下作軌方杳迷天府吐茲假之子振摛藻揚籟排衆冶紱冕效貞矢山水有清寫儀吉光漸鴻拎遠銷害馬懸遲迨頑溥旌履戾衡野伯琴感初捍嵇林悅新把眇眇言鶩玄彬彬意凌雅永好在報章援翰此欣灑

金昌亭宵集贈別張維靜田汝成二方伯一首

經時貢虛館河上理章素外身謝有營洞物寡所慕惟飈冽已寒林曦暧當暮車馬欵云集蓬蒿睇情故出郭展報悰遵艫投訪步舊侍叔夜看新交巨源傾蕭衿暢同披珠談歡競赴舉觴戀靚懷鳴

琴念征路明發當雲分中宵慨星聚芳意諒有諧存此慰離愫

贈杭郡太守李端甫一首

孔學紛以湮吏道鮮清朗羣生冀休和符守待仁長李子建南麾魯風振遐響廉躬若置水愷德展葦杖爲邦曰伊始霑露巳云廣黃鳳甯集多張麥行岐兩鄙予臥中林善治夙希想逢此芟草木意劘欽明上絺交即衿悅抒論每心賞蘊協欵若蘭中孚道胥獎聖理誠坦堦王政故反掌願言崇久要鴻化在瞻仰

道山亭宴集荅贈郭郡博一首

朱夏紀蕤候山潭競暉朗陽林颯華滋景飈泛和響緣情引高集即睇寓遐賞釃燕雖舉新欵眷良在往以予浹晨駕慰子三秋想衷契衿有悅言同意彌廣介豫貞竝吉撝謙道胥獎明德展光覲蘭樽故淹饗方堪秀雲攬忽迨初月上醉歸何能賦畢日御遊鞅

賦得白鹿洞送職方盧師陳江西校文還朝一首

詠眞古靈區君嶙負彭壤洞闢涵幽虛岡崇聯嶂

𡸣七匡託霞蹤二李稅雲鞅調鹿有神泉聘凰在
珍幌國庠肇唐建學院由宋昉聚彥理金匱爲宮
耀銀牓朱賦遐澤流呂記高山仰　昭代崇褒轍
名紳振前響盧君茂兆英鶱騰鳳樓上衡才抱綸
命清秋肅南艕珪璧登水鏡驊騮盡賢網事竣戒
旋復心勞愜盤賞星子浮華與五峯駐徂兩重巒
入迴合揚瀾眺滉瀁循澗玉膏溢探蘋瑤花長貫
道蘿門淸禮聖孤殿敞纓梁釋煩襟杯池動玄想
旣悅討仙嶠况喜栽吾黨肇賢拱師哲玆樂寧外
獎

送張考部北上一首

薄遊山水都邁子玄朗器雖止攜把間矯接鳳鷥
意高衿挹彌冲淵談暢曷匱蘭蕙存素交緗藻緗
淸寄振翼漸光朝握鑒佐衡治茂綸協要舉叔則
肇芳譽始秋理瑤鴿中吳展華覲當岐發眷想與
詩杼離思

送王與齡郡推部擢北上一首

梁噫託高廡臺鑿棲巍巘方秉任卿節遂枉龐參
犖嚴能有強擊仁猷覲芳闈中正絶犖槪耿礪謝
金洒神標抗威明善濟協思遠四佐良守澤一理
赤藩典荅兆慰喜蔭天衡擢奇選南別春羽交北
遵夏雲展求蘭狄辰秀從鳳密英雋絲繩效忠荅
哲門復清踐征翼不可攀穆如贈江餞

開元寺禮二佛一首

雙林感傳士七池景劉賢超最闡王銘彌穆抒扣
篇前奕昭鬪拔後業警縛綿沈掉排兩情光朗徹
萬邊迷雲慧衿開世網耀目捐赤罟無遲鏡綠楊
有新烟言投遠公侶湛意坦址前高緇集寶樹靈
會啓上詮稽匝殊妙尊懺謝劫累從貢園抗清步
咸舌吐勝宣羣相不靡懷金津亮此褰

贈慈舟禪師覽藏一首

台宗久岑落糠粃渺金口賢釋欽緬風展貝宴林
藪義外靡魚兔璞間卽瑤玖揀駁徒迷方庶幾湼
灰朽

五嶽山人集卷第七

玉嶽山人集卷第八

吳郡黄　省曾　著

五言古詩六十三首

春日田園言懷三首

田廬動春色墟里連鶏聲啓戸見旭日銜杯解朝酲桃花倚牕開戴勝桑間鳴素烟泛新柳青山列虚楹蘭蕙雖久芳皓月不常盈百年若流電胡為而屏營

草木相凋謝春秋促年齡飛纓與白衣同一銷其形四皓乃天士紫芝輕漢庭王孫儋人爵終焉服

青萍子覩干祿者後今俱未停誰能江海上浩然獨揚舲

玉衡指春暮鶬鶊鳴以時此鳥自何來棲我綠楊枝蕙蘭華滋發愴惻朱顔移海内誰不逝子衰亦何悲

秋夜醉起言志七首

秋月如有心林間忽招尋清輝不忍去徘徊松桂深我當角宿藏對之彈素琴洋洋五絃動高樹翻寒禽曲散碧空杳千巖流水音

開軒延碧山勸爾一杯酒嗟我前楹人焉能對之久白雲飛古今日日蒼空有蒼空雲茫茫碧山情未忘借問孤鳴鳥胡為集春桑天逝滄海日鏡留綠鬢霜白髮不肯去羞看桃李芳

陶令抱寸心浩然醉中過形影雖杳滅心在余能歌情繫好爵薄志懷黄虞多秋菊適盈把南山忽嵯峨白衣爾何人送酒至雲蘿委身於宇宙日月其柰何

門前桃李樹誰使三春花白日動鳥雀時雨高桑麻幽牕晩來坐忽滿青山霞一朝齒髮暮冉冉歸泥沙寄語華堂客富貴何足誇

海雲泛五色爍爍錦綺張託輝於高天流影結中堂我醉對之醒忽然懷羲皇世遠不可覩昊空猶蒼蒼蒼蒼何時歇靈耀遍懸光今日松桂枝後人玩其芳我意過宇宙形影任短長

乾坤雖無窮皆非我歲月寓形疾流電欻然雲中滅園綺沒商山至今空芝蕨誰能留朱顔不隨秋蘭歇素箏生悲歌歌罷綠酒歇

桃花解春開鴈亦識秋鳴不知三五時兔魄胡為盈江海結黄土何代無人耕人生果何來没也又何征欻忽自可哀誰能戀空名

桃花詞一首

不謂桃花繁不言桃葉深所願桃結實不負春皇心蘭雲亦易晩白日何駸駸天事那可期倏忽逢沉霖坐令花前叟嘆息彈瑤琴

除日言懷一首

大地已春轉令朝歲為除綠酒樽屢空清霜鏡何鮮自隱吳宮前十載芳蘿居節抱齊魯逋辭探楚三閭千金賦不買當壚困相如囊無一文錢徒誦萬卷書蕭條揚雄宅頗有問字車昨解學士鴈今剖英王魚四海雄豪人投劄問草廬鳳覽不可縛鴻情詎能羈九州一何隘大夫氣安舒嘆息成煙虹浩蕩橫高虛時著白綸巾遠駕藍田輿明月來青山流輝特歡予手持七斗劍身披紫霞裾人生不得意去去渭川漁

遣興一首

黃鶴不得意來棲珠樹中仙嶠隱光輝萬里空天風威鳳相追隨弄影扶桑紅謝爾塵網子高飛安可同

往冬毋氏奄棄大司馬原明湛公鳌守南都遣書弔慰感激成篇一首

何平白首恭張景在孺悼毋子本天愛哀毀何足論自從往冬來抱疚閉文園綠酒不能御強勉進糜餐甫末向柴稿僅爾載營魂誰能問窮巷風木自晨昏司馬青雲上千里使相存灑涕扣靈席詔我泉下萱華燈炳清蘼旨醴上虛尊

少宗伯崔公子鍾致書幣香儀弔慰志感一首

崔公逸鄴豪黃生寄吳壤未瞻瓊瑤色嘗接鴻鴈響丈夫意氣合四海即吾黨豈曰形面交共以心期賞歲闌擢南服煌煌宗伯長聞之怡我衿謂當驅車訪人事懊不齊毋氏去慈養哀廬無酬荅畫扇有啼恰公良悼此戚儀物賁堂幌弔言何殷勤長跪啓靈奠葬有千里會此誼古賢上永抱刻骨情耿以佩誠饗

讀陶淵明詩述懷七首

弱齡誦其詩如詠國風歌緣情去雕飾崢嶸障頹波舞展襟情悅宛爾挹滕蘿祕契猶旦夕千載何足多今茲邇言旨道在顏閔科欲諗知音人抒藻寫巖阿

陶公臥柴桑人謂隱者流尚友予品之乃是夔龍

儔生也逢不展版築謝形求紫鳳雖銜書豈與燕
雀遊出處鏡宣尼聖矩自昭由潔身遠氛世匪曰
斗酒謀長抱無風雲梁甫寫悲謳雖云死饑餓孔
樂亦已酬
治亂天宰之君臣晤良難皇皇宣尼叟車席迄無
暖徒然夢周公凄惻鼓猗蘭士生而不遇賢聖靡
不嘆永言有今古結調俱辛酸予也偶茲懷又復
揚其瀾悲來曷可已神至固無端已附青雲翼何
必愧龍盤
牛刀試小邑匆匆賦歸來風波競違已何惜饑東

懷運命逢奇坎攸往諒必乖一稔且難獲安能際
鹽梅文王久不作後車願已灰甘心以空瞑千金
捐草萊天道謂之何無聊良可哀拭袂沾麒麟虐
爾王佐才
憂來不能御虛罍竭所斟臨軒把遺篇陶陶暢遠
懷有吐悉高度何詎非素心芊齋一再詠清風生
我林但恨無絲酒遂以寫雕琴
茫茫大宇內幽懷罕所同求之竹帛間賴有潯陽
翁翳宅惟蓬蒿掛壁僅絲桐爨火雖常乏君子固
其窮丈夫苟不遇蓬累播貞風豈以六尺軀貧賤

頻憂冲龍德但無瑕朝聞夕可終
陋巷絕投贈朱門多餽遺軒冕世所隆聖賢久相
嗤淵明受饑迫出門無所之嗟彼惡木陰寧足蔭
其軀漂母者何人殷勤在瑤詞黃金等山嶽臨沒
誰當持豈若茲主人炳有千秋垂

臥病詠懷九首

相彼同生人時芳共俄傾榮枯雖不齊均此素秋
殞貴賤何必殊執之無留影所以達觀流彭殤歸
一軫驕人何好好風波目揮騁金玉靡有厭宴酣
溺無醒大期一朝來何炎不銷燼禍生自爲胎頹

名誰與拯所貴素心者逍遙寄肱枕旦夕無怔營
安安臥林境
古人負高蘊畢世無知己抒愫托微吟千載待其
侶我今洞諒之黃泉不可起神情旣潛會嘆息悵
容止蒼天指爲正何必同堂語
相彼萬喙息其生各自謀人也有自需安得謝營
求數畝負郭田躬耕力鋤耰妻孥免餔糠我願亦
已酬嗟此蒲柳軀安勝千歲憂聊隨草木榮欣欣
樂中丘短長俱一盡勞勞徒控留古稱鶴上人誰
當覯遨遊鼓瑟不爲歡令人哂蜉蝣

太鈞無停運羲車有急節衡門四時流六馬駕輕
轍方臨春園雲忽把夏林月覩水靡故瀾理鏡但
新雪昨盛今不同暫滿尋彌缺試問墦塚間孰非
豪華掀去年車馬人半已狐兔穴有酒斟酌之何
能待動烈

窮達皆偶然智巧非所期世人經營之謂可取而
攜諂諛闘罋籬追死竟沉迷舉國皆若狂安分抑
何稀君子履其常恒以天命持所遇即成歡晏然
在閒居銖毫豈能益䟽之不復疑飛蓬與流萍隨
颻順所棲朱博踰台鼎郗生有愧辭翰音實不從

妖孼自來欺所貴從吾好此訓心耿如

常覽肥遁蹤思與古賢對其胃夕已塵忉忉念蘿
薜竹帛有遺言昭兹託衷肺超超詣玄表混混皆
雅致誦言若耳聆儼成金蘭會日夕酣此中庶幾
永神契

緬彼林中賢曠達自高伍荷鍤命追隨云死便埋
我聽言若狂矯此道足旁午世間紅顏子誰謝岱
遵苦珠玉錮重泉均之化黃土纍纍北邙邱發掘
不可數秦漢酷侈營民勞竟何補王孫貴躶葬庶
幾返隆古

生年本無根脩短不可期骸幹豈恒執自有冥宰
樞六椿何勞艷蜉蝣亦奚悲委順元化中蕩蕩不
懷疑天地為一朝萬載果須臾去日倘終盡來者
奚為餘即事便成歡毋迷願外岐

日出茅宇紅披衣而抖擻今晨又成朝昨夕已陳
朽衆鳥凌旭飛黃鸝鳴其友好音散幽空交交歷
芳柳時蔬亦紫敷薄采薦嘉酒且盡康酌娛此形
聊吾有餔糜戒山妻握粟出空缶為我烹設之相
呼待鄰叟

病體畏寒仲夏之月績衣未舍一雨初霽欣
然就曝簷下時逢幾歲百憂入懷俯仰係

物率爾詠言四首

時雨瞹初霽中園交飛鳥蝴蝶相參差翩翩滿芳
草萬物各有適予無好懷抱哀疚纏綿之瘁顏成
痱槁炎天尚挾纊就日若冬燠同齡多綠髮殷憂
獨先老枕榻遑歡悰晧一弄文藻前路非我縈疏
靡聊自保

人生皆有化在昔固皆然此形本所無安得冀常
堅覽彼架上書陳久古聖賢不復覩其人千載把
遺編內有膏粱子聲迹俱寥然嗟我若節士饑餓

想當年有道不獲申無由扣蒼天賴此不朽名可
以慰黃泉
鷦鷯雖殊分所饗各有涯天道無涼厚人事自盈
虛盜跖宜滿堂曾顏寧得餘匪彼金錢子是乃聖
賢儒結髮羅緗典詠覽孔氏書豈惟玩英華寔以
詠其肱富貴如浮雲雅抱在宣尼饑寒豈不畏所
志良有殊
居貧展不易絕糧誠苦辛陶生困潯陽孔子饑在
陳豐年恒無歲况復遘災迍生民茹青草子猶涸
水鱗茫茫行路者誰可託交親衆口欲告之歸言

竟迴遑君子有周急此義久不申藜藿猶可採且
以給昏晨

讀唐沈旣濟黃粱夢記感述一首

昔聞呂岩者玉書授靈寶谷神遂不死驂鸞紫霞
島天風吹周遊醉洒邯鄲道邂逅逢盧生涸魚嘆
枯槁臥之邇中枕一夢即榮好娶得如花人龍樓
致身早簪彤鼎貫和推轂攙搶掃歷位宗袞尊俄
頃至衰老紅日薄桑榆藏舟九泉杳黃粱炊不熟
倏忽百年了覺來竟虛無覓之無可討依然跨青
駒舂田踏芳草浮生咸若茲騰轉似過鳥富貴相

傾奪腐鼠爭自保但爲鬼録人長夜不復曉不如
委元化寸心勿縈擾齡盈皆自然進退非拙巧鷦
鷯同逍遙萬物一何小寄語華堂子安足浪歡惱

去年夏四月母氏安恬高拱仲冬一日奄然
永逝號踴侵尋遂成羸疾肌膚槁削哀杖
不禁四月十九日聊以拈筆抒抱潸然不
知成詠一首

往歲夏清和母氏在我堂山妻奉肴黍兒女繞成
行怡然啓慈顔歡樂殊未央風木遽來催人命俄
朝霜音容竟長訣寫影掛帷房虛無瞻仰之哀至

自悲傷時物次第生我母不復嘗旨酒雖盈觴安
得舉此觴生存缺鼎養死慕徒沾裳

悼婦篇一首

憶昔稚齡時婉孌在母傍嬉戲太無賴日讀書百
行我祖長安歸新謝尚書郎愛我弄提攜常侍樓
中央荅顧承緒言口口應荅將祖歡謂我父成則
不可遲何不選高門窈窕與韻頑父荅吾祖言婚
姻久較商東家有女子金玉紛縱橫家無讀書士
四德恐不臧西家有女子貴列八座行勢焰可薰
天他日傲姑嫜獨有兪家女世族故所詳司寇乃

厥祖紫極效勤王耽耽術帝居名在竹帛揚內修
清且潔其母蔡氏娘年與孫齊埒楣閥况相當不
敢自擅主請問大人行吾祖荅父言汝謀良已長
便可納鐶釵嬿婉定其祥由此附絲蘿十八登我
堂是時正月五戶戶懸燈光黼帳粲流蘇芳褥累
華牀四斜毯文格疊勝㬋霤𢉩雕彩流杯渠垂帖
何輝煌廚箱綺幕帶皆繡雙鴛鴦錦衾二十四面
裹包俱陽鳩鳩琥珀枕氤氳鬱金香玉珮鳴珊珊
合巹宴蘭房上服翡翠衣下曳孔雀裳髻戴鳳翹
冠耳耀明珠璫佳時締偕老琴瑟翕而張三朝謁

祖廟姑舅奉茶湯儀止何安徐淑性且柔良父母
喜相謂新婦不尋常由令占後來吾門當吉昌十
九生一女二十得男兒乳媼失料理婦自懷裘之
嬰少多病患瀾瘍兼瘡瘵吾婦多辛苦憂煎無間
時迷首垢形容襤褸不得離曉腹至明燈晚抱追
晨雞兒啼婦不寧兒妥乃歡愉寸寸手巾長宛至
諷與耆吾年日以邁吾家日以衰父母令分爨別
各舉烟炊婦乃司中饋種種各有規歷給尊卑饔
方敢食其餘惜米白玉粒視薪珊瑚枝躬理爨與
麻粗帛當櫥揄吾志樂交游終日集冠裾俎豆出

紛紜烹治適其宜傳觴或淹久未嘗有告疲吾友
歸萬里途窮無資貲吾與婦謀言遂解絳羅襦吾
言友攜疾求藥嘆囊虛婦脫金戒指一雙俾我遺
吾婦常致詞勞瘁不敢辭倘子在青雲願勿相捐
達吾與吾婦言貧有古人師梁鴻及孟光閉戶同
餔糜達則又望子令德助倡隨譬彼比翼鳥無地
不雙棲寧知遭阨運蹉跎為老儒日把聲史經綸
落塗茅茨有時對鸞鏡慨昔朱顏移吾婦來慰言
君子何不思人生如驚電揣控有幾時當樂不為
樂日月不我遲自我入子門見子但勤劬笥無五

銖錢架有萬卷書晨暮不昂首寒煖未揚眉冬罏
不得熱暑扇不暇揮握筆撰文章秩秩動聲與公
卿竝來顧車馬問繩樞英俊相尋遊騏驎同所歸
子名非不揚奈何命祿奇何不順蒼天高隱蘇臺
隅子時荅婦語子言誠令圖豈固樂塵埃父母恐
不怡屈意承親志低首事𨄅趨抗念猿鶴閒他人
安得知有時逢汚辱灑然清泠居有子同襟者何
殊老萊妻攜手向青山終采白鹿車此願良未遂
光陰迅奔駒女有婉娩德年紀又當笄吾婦向我
言可以應于歸昔日嫁時裝綵飾悉與之桃夭忽

以及母女泣相持膝下娛提挈愛如掌中珠一朝
遠父母不得留中閨雖云咫尺間勿道非生離女
歸固以時家禍忽來茲丙載喪我父草草迫桑榆
五內痛崩裂哀恨何時舒妾子名玄齡聰慧實所
希一月在婦懷婦愛如親兒鞠育至三歲短促夭
而徂臨逝遺我婦雙雙橘荔枝婦痛幼兒亡飲食
但悲思纏綿生疴疢藥餌僅支持膚革轉銷亡肌
貌漸黃萎經歲牀榻間惟有悲嘆吁吾兒心皇急
僴匐治方醫時工無扁鵲療痢謬差迷一日婦向
我哀哀吐悲言自昔嫁郎君望子第高官妾得被

榮華白髮共愉歡誰期辰安在與子守困寒褌構
聊蔽掩糟糠亦不厭富貴不能待今當逝黃泉言
訖淚如霰相對涕漣漣又謂有男兒子教為諸生
今年已弱冠曩聘顧氏婚早速完室耦迨我尚生
存旬月如可延庶伴一寒暄無令不得面抱恨向
幽冥予因舉其儀新婦要在門扶羸起往來慈撫
殷復敎踰冬及春暮疾勢劇愈增含悽向予言謂
命不可度我死歸重淵誰當理家務子不素閑習
安知斗筲數內事無統紀異日當念我瑤閨不可
虛願予早他娶獨有兒與婦前晚恐不顧子其慎

看待慰我在丘土吾荅吾婦言汝且勿作苦若果
朝露先吾必不相負皇天照鑒之言罷淚如雨侵
尋至仲夏佳辰過端午初十婦之誕强起梳髮縷
壻女及男婦兩兩獻觴殘吾與竝受之酹言祝黃
耇吾婦酒不勝勸飲一半口荏苒又旬餘神慄諒
不久上與吾母訣言言愧箕箒自到我姑門不能
事甘滫娶婦本防老至老不得有嗚咽作哀啼尋
復呼外母生女葬送死凋零隨蒲柳女道不得終
死恨心不朽下與吾兒訣未言淚珠溜養汝受萬
辛期見掛組綬鬼錄來催迫不復為汝毋吾言弗

能再腸斷如割剖六月朔之夕進粥猶小缶漏鼓
及二更炎天移北斗婦稱心痛急起坐雙墜肘呼
我倚牀簀死別執予手目瞪不得言兒女泣環予
予泣謂婦言毋苦戀纏糾兒女予愛憐予勿顧身
後婦猶耳聽之向我再點首奄然竟長殺遜次道
前牖骨肉哭喧喧卽木時在酉吾兒慟欲嘗擗踴
厥倒仆吾謂吾兒言尚當念汝父吾毋把靈衣船
髮哭旋走平生言笑堂張帷負題柩兒女焚紙錢
再哭再復抖一七悲奈何七七轉眼過秋風吹素
幬莽莽雲裡我遊塵棲筵几月汝舊綺羅我自他

鄉歸空牀悄垂綏有語向誰陳玉顏不可呼豈獨
象簟罩形影何太孤有肴不在盤有酒不在壺臨
御不能餐宛對又虛無夢寐雖見之寤言不得俱
黯慘日銷魂淚盡血已枯援毫寫悲衷聲聲達泉
途哀長故難宣不得竟此歌

效陶淵明讀山海經二十四首

越客對剡騃胡人見布疑鸞鳳豈常鳥若木非凡
枝緬彼八方外國人安謂奇拘拘海內客井鼃局
所知瑰儒雅莫信郭生寧不悲

民人避巢穴洪水溢唐虞大禹是隨山四嶽與之
俱周流於八極昔罕到舟輿奇物固明紀神跡紛
紛書是爲山海經流傳在中都

閬閬軒轅國窮山北逶迤所欲當自從甘露民飲
之鸞歌發嘉韻鳳舞振芳儀蛇丘何繚繞射者畏
西窺

覩彼相柳氏九首食九山一有所抵厥谿澤流潺
潺貪暴欲難饜禹誅惡其奸世有同調客前聖不
復還

湯谷水淫濟扶桑何陸離九日居其下一日懸上
枝控弦鳥落羽緬想唐堯時迭運燭九陰次第浴
咸池

結匈蟲爲蛇蛇復號爲魚一物互反覆彼此稱名
殊何況微與箕商紂不爲愚崇侯乃聖賢天士嗟
以吁

亭亭三珠樹赤水何芳菲翩翩比翼鳥南山相與
飛青天矯修羽綠栢挂明璣羽民與厭火始得瞻
光輝

渴飲赤泉水餓採員丘樹不死爾何民白髮非所
懼控揣移千春視之若朝暮胡獨神州中人命比
晞露

弟鬱流波山流波浮東海黃帝得蒼夔爲鼓幾千
載振橛威四方煥然生風采帝去鼓聲息沉吟世
移改

國邑有大谿康莊行猾裹海內揚戈兵皃徯下鹿
臺宛彼鶬鳥鳴賢豪逐草萊鼎沸固有自放士真
堪哀

湯湯復沸沸是謂玉膏源黃帝食峚山登龍已孤
騫周游丹木上道成笑不言焉得餐黃華使我淸
心魂

欽䲹變峌崖虎爪爲大鶚鼓死與之俱化鵕音如

鶗鴂矣爾莫暴鶚哉爾莫酷若有崑崙心帝無鍾
山戮
欑峚羣玉山是爲王母居蓬髮而豹尾長嘯山之
隅白雲在遥天昔旋穆王車鼓簧復吹笙高歌悲
去乎
槐江巳酉上平圃復南望魂魂崐崘氣熊熊下都
光英招奮羽翰四海周翱翔倏忽至嵏土寧有道
路長彌節淸淫流戲玩若水芳銘迹紀功德恨不
及周王
國邑多狡客白日行㕛㕛狙詐復饕詖君子胡可

留乎欲舍之去夫椒誠故丘所食無鯈魚何以巳
吾憂
百神鶬帝臺忽然鼓鍾來飄風使先驅涷雨淸塵
埃旌葢何纚屬天門爲之開秖駕仙山上歡然醉
玉杯
洞庭有二女綽約戲中洲朝爲沅澧行暮作瀟湘
游亭亭素月夕嫋嫋金風秋愴然江皋望佩聲何
處求
蒇䔩三靑鳥取食饗王母嵲嵲三危山何復棲其
首鴟鳥不足羣微烟非所友恭從戴勝人千春在

前後
豈知東海流水石不可堙徘徊西山側來往空傷
神瘏口功不就塡之巳千春寄言精衛鳥柰何此
洪津
少昊息甘山於此棄琴瑟羲和浴甘淵朝朝弄紅
日將升明星上運轉送之出始自八極張神化安
可述
珥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而以三嬪上竊得九歌
來淸吟動天穆妙舞獨徘徊遥望大荒内須揺眞
可哀

帝俊仙丘外靑靑開竹林阿那三桑好灝溔封淵
深鸞凰河水舞靑鳥衛山吟焉得羸粮往宿留一
披襟
耕父爾何神常游淸泠淵窮宙亦如此豐山無歲
年九鍾知霜鳴感應出自然兹理詎可測何有於
聖賢
靑要更南望禹父化墠渚而彼羽淵濵黃熊何處
所吳刀雖可傷致之實由汝息壤塡波濤胡不待
帝旨

至錢塘江懷嚴先一首

物色訪客星羊裘下玄纁彌國一男子淋褥進北軍禺足怒王霸狂奴哂漢君金根至其館龍桃何繽紛寸心學巢父洗耳謝放勳咄咄呼子陵道舊至宵分故人加腹去富春自耕耘一時棄軒冕千載留清氛我到錢塘上徘徊釣澤雲

五嶽山人集卷第八

五嶽山人集卷第九

吴郡黄省曾 著

七言古詩四十九首

東門行一首

出東門旭日皎皎秋陽在高天不復照芳草人生無根蔕安得免衰老解一紅顏不回壯心未已濟海無洪梁登天無高羽安能隨腐莢無言而滅死解二欲歷五嶽舒煩紆平明秣馬妻子牽裾胡爲遠行遊饑渴誰與知不如與君閉戶同棲遲解三太公居渭濱皓首無遷移巢由相牧犢終身潁與箕聖賢貴適意黃屋何足希願子留故鄉何庸遠行爲解四

西門行一首

出西門望頹陽飄景漸墮辭高蒼生年那復得久長解一陳美酒樂以康彈絲理曲坐高堂富貴何爲且久煎心腸解二人言蜉蝣莫不愴以悲人言朝菌莫不愴以悲倏然人生倏然人死與死同歸嬉戲爲童兒玉貌忽以摧何用營營自苦早衰解三明日下黃泉今夕不可知須絕俄頃間長往誰與期妻子雖至親欲泣不得隨當樂且爲樂不樂誠可嗤解四東家有高爵金玉凌高山伏辜於蠻方遐竄不

得還西家有豪俠美女羅千閒放意窮娛樂王侯氣相干寧知昊天道惡盈而好謙怡然守蓬素沒齒心無懟解五盜跖多黃金伯夷餓青薇烈士貴垂名何惜死與饑千秋百歲後誰能蔽光輝竒謝垂衣子操行宜刎虧解六

槃舞歌一首

揮璀杯弄玉槃反覆在手胡自安龍爲章鳳爲軒傍人覩之心慱慱心慱慱考鐘皷曈曈白日臨下土陽春一歸不復駐春不駐時難來枝凋葉落眞可哀眞可哀嗟以吁臨觴慨恨歎前除閶闔不開難登玉臺欲訴上帝䰟先摧騎白馬揚朱麾沐猴而冠何所爲何所爲逐東波杯飛槃墮當奈何

塘上行一首

朝慕陽臺雲暮羨巫山雨朝雲猶得薦枕席錦衾鳳裀嗟獨處玉顏如花鑒明月長門綠苔不可滅麥巾彷彿羊車來寤起心肝摧斷絕瓌姿瑋態耀綺牕繡衣袿服盛文章婉若游龍乘雲翔嗚呼不得侍君傍脅日返舍春雲不飛妾腸已斷君心未回朱戶幾攜鸞鏡泣春風長繞玉階啼玉階翩翩逐雙燕蘭時同宿昭陽殿不似龍顏從未舉年年歲歲能相見

公無渡河一首

公無渡河河流湯湯萬里揚波蛟龍吼風穹龜駕雨碧浪吹嵳峩何不停橈艤席與汀鷗以迴息茫然披髮竟觸湍而攜壺萍翻漚沒在頃刻蛾眉畢力悲長呼長呼向天公不歸那思桃李爭光輝投身赴公心敢違萬古蕣殺湘江妃室家一朝作飄瓦世途險巇骨横野如何翩翩紈綺兒雲霄騎虎不得下鐘殘漏盡運既徂黃金不守淚空灑

當予渝新福歌一首

高皇奮淮濆掃胡氛昊天眷命氣色皆龍文中原逐鹿憂哉勤樹鴻勳昭明三光和氣氤氳黃圖何壯麗綠海皆來賓鳳凰至止麒麟咸臻

當弩渝新福歌一首

光華舜日爛熳堯雲照帝紫極覆帝彤庭左之禮造右之樂與神武龍飛海內康寧

當安臺新福歌一首

誅胡滅漢雪恥除兇作樂兮赫赫揚奇功左秉戚右執龍發以揚在宮中黃金束氣何雄萬載常雍雍

當行辭新福歌一首

東夷西戎蠻與狄金環耀耳紅羅抹額俯伏瑤階整整慄慄我祖按寶劒爰定八極　皇帝壽萬年海宇常清謐

惜日歌一首

今日日已去明日日復來誰將長繩係六龍使我紅顏常不摧芳花寂寂委綠苔吾人難免爲黃埃殂落不問帝王貴撤瑟豈管聖賢才軒轅几杖今安在漢家陵墓昔已開仲尼往時慟顏回後來亦悲泰山頹嗟余生長姑蘇臺不惜青錢釀酒杯攜琴把釣五湖上醉來與日同徘徊

效陸士衡百年歌十首

一十時兩髦丱兮垂玉顏嬉戲歌舞常蹁躚仰視日月不知憐繡襦紈袴無憂煎折花鬬草踏春天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二十時爵弁峩峩乃三加童心已化道不賒車服燦麗忘矜誇娶女盛飾如春華紅顏含笑似朝霞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三十時閒居家食情不安蓬室牕牀思彈冠一登玉殿在雲端綴文摛藻炳龍鸞紆青拖紫心所歡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四十時傾方砥節名譽揚二府九列共翱翔龍樓佳宴飛玉觴歸來意氣何洋洋豔妻愛子牽錦裳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五十時典章通習稱老成分符伏軾寄專城祗奉社稷司職勤不得丘壑怡性情所求竹帛垂令名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六十時玄觜綠鬢成秋霜時時覽鏡情自傷話言記憶頗易忘子孫紛紛儼成行六龍西飛不停光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七十時容顏憔悴體肉銷日夕雙耳鳴嘈嘈延年無術心煩勞焉得再復爲兒曹摧頹豈可握旌旄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八十時喉乾脣焦筋力微戶庭玉趾難舉移轉輾無寐迫桑榆戚戚常恐泰山頹骸骨不久黃泉歸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九十時呻吟呼吸臥重茵百痛並集苦難禁電光石火暫爾明撫牀囑付涕泗零泉下不可將黃金高堂朱戶奈樂何

百載時壽盈數極形神離棄捐華屋遺財資斷絕

人路遑鬼谿奄然長逝永不回平生富貴空爾爲
高堂朱戸奈樂何高堂朱戸奈樂何

江南弄一首

時人不識窺玉淵安知驪龍之所蟠風雲未來螻
蟻且歡螻蟻苦之徒自勞忽翻飛嗤爾曹

龍笛曲一首

吳趨吳趨誰不聞造自泰伯迨延陵脫躧萬乘清
風生淸風生動寰宇黃鵠之心喜高舉

採蓮曲一首

瀧瀧納漢吞九江蒸雲敲霧出大荒澄哉蘭沼蓮

花塘蓮花塘漾輕舟採蓮女揚清謳

鳳笙曲一首

王喬吹笙緱山頭靑厓白日聲悠悠鳳凰之鳴感
浮丘感浮丘上嵩高駐紅顏永無凋

採菱曲一首

霜來露至按輕艫水靈暫假江無波女兒爭唱採
菱歌採菱歌響洲渚如花人兩相語

鞠歌行一首

北風來冰峨峨瑤臺玉馬顯靡靡唐虞不再歲易
徂採薇採薇首陽歌良人何許臥雲蘿聖賢虛生

古來多紅顏倏忽將奈何設兎罝張鳥羅麒麟紫
鸞在山阿

吁嗟篇一首

南不談虎步客西不語虬髯人虬髯虎步笑紫宸
手移日月垂千春曩時涼州日轡凌空行長驅遠
馭來金城金城有客懷故里那堪閶闔喧鐘聲蟋
蟀吟當秋熠燿待宵遊時來苾蒭輩蟬籠亦得封
公侯滄海轉眼爲桑田渤澥頓得會九川始皇悞
留指鹿子秦庭皆爲沐猴冠扶蘇伏劒豈足惜白
駒過隙且盡歡哀哀刳腹臣胡不爲宋普東里不

羞傅東廡姬郎雉經寸心苦黑馬靑龍喪厥家令
人斷腸雪涕歌吁嗟

秋歌一首

金風鴻鴈鳴洞房溥溥玉露凝爲霜羅幃秋月揚
輝光傒歡不來摧心腸滅燭解衣蕙蘭香翠被欲
捲雙鴛鴦焉得握腕同肴觴

城中謠一首

城中好燕雀四海嗤鸞凰城中好魚月明月無輝
光城中好蓬蒿誰歆幽蘭芳君不見春秋之人棄
魯叟鳳兮鳳兮笑楚狂蜚鴈去靈公在陳歌絶糧

又不見衆女嫉蛾眉三閭泣三湘聖賢委丘壑甫
雪摧肝腸陽春待不至綠髮凋秋霜自古已皆然
豈獨余悲傷

雞鳴高樹顛一首

雞鳴高樹顛聲繞羅幃前起視夜何其素月蒼穹
圓人生少小輕歲年芳鬢一縞不復玄逝如東流
川盡若秋空烟卷衣出門歷海嶽願餐靈藥爲神
仙黃山竝數百白日齊三千竦身綠雲中控鶴升
九天揮手謝鄉國攬涕心茫然

六齡行效高適一首

六齡讀書近燈火垂髫開口談今古一畝鶯花不
敢窺四時筆硯常辛苦早望青雲轉首生狂期金
印揚眉取誰知坎壈三十年碌碌布衣猶拜俯後
生坐見登紫庭者舊紛看下黃土遠志從人笑鴻
鵠高才悔殺誇鸚鵡世間富貴豈足論眼中齷齪
何須數荀卿邑邑不逢齊尼叟皇皇仍在魯身賤
難辭官長輕數奇慣受庸人侮五湖烟水托妻子
海上清名榮父母意氣吾凌霄漢高文章人比虹
霓吐謝公曩昔起青山郭相當時發行伍只恐蛟
龍學未成不愁他日無雲雨

少歲行一首

少歲英豪情跌宕閑跡狂歌隱青嶂兩屐常隨巢
許傍寸心直到羲皇上每攀凉月夜峯登屢泛桃
花春水漾一室惟懸短木牀四時只挂麻絺帳買
釣無心稗子垂種田有酒山妻釀瑤草時時近玉
簫白雲往往吹龍杖自愛盧遨八極遊世人莫識
逍遙狀

醉後歌一首

西輝之日東復來扶桑芳枝幾時摧青丘一射九
景頹魯陽揮戈六龍迴當年羲御今尚存不聞黃
泉有人回後來萬古仍前積眼中四運何相催君
看草木榮忽衰秋誰使之落春誰使之開世人茫
茫究無始鴻濛溟涬空妄猜不如委身順元化一
日倘在還銜杯

歲暮述志二首

山人假黛胡爲爾白髮雄心未云已杖頭不掛五
銖錢琴上惟懷一千里綠酒愁邀好月開長歌傲
對高雲起明歲當尋五嶽遊安能鬱鬱常居此
揚雄草玄閑環堵夜夜青藜徒自苦荒徑三條翳
草萊仙經一帙披龍虎絲綬浮雲昔已看黃金北

斗何須數世務紛紛不可干寸心獨抱羲黄古

南軒燕會荅周解元光宙一首

我從洪厓遊放浪逐雲海揚舲戾虞川蘭芳正堪采故交半零落青山不曾改周子國中秀文章邁流輩昔遵紫薇城高攀帝京桂軒晃如飈塵衡門抱年歲與余素同襟府奥早傾寫言敦竹林好仙丘托觴斝雙湖爲我吐澄鏡五雲似解披秋野王喬泛霄舄挈酒度香陌彈琴化理閒亦欵天上客招邀及潛夫頗增薜蘿色余也聞清歌頻煩稱柰何皓月爾何心忽然生金波長空無片翳衆星羅

高河酩酊七樹下函關想逾多生年若夢宛轉失展與蜉蝣競朝夕榮華富貴轍眼盡莫把清樽待來日

贈魏公子徐京一首

中山王孫居雲子浮雲同駐吳趨里翩翩逸氣干紫雲榮華不肯東流水五陵之豪豈足交折節來尋江海士赤松笑閉穹窿山方平正隱干將市齊雲樓前傾蓋逢終日言談洗心耳別來幾時愁綠蘿青鳥銜書下彤几高歌燦爛五色霞鸞龍迴薄蘇臺紙再三展讀知爾心昂藏常在蒼冥裏

贈阮將軍本常一首

憶昔攀逢龍鳳會帶礪河山誓金匱放馬長洲垌草碧洗兵震澤湖雲翠幾臨清瀨弄鶤絃毎傍花林引鸞吹莫訝將軍有嘯歌春空海上無煙燧

西小湖在林屋洞天之巖石池畝許冬春不竭蔡山人居其傍詩以贈之一首

翠壁高萬仞芙蓉挺太清絶頂開瑤池玉波常自盈咫尺日月華銀河與之并錦鯉漢間遊荷花天上生春風石髓流仙島紅顔服之不凋老我欲揚舲訪蔡經紫冥同拾金光草

朱來鳥歌一首

南方朱來鳥紺羽何翩翩蛾眉纖手掐玉屑春風銜花靈沼邊金華紙上心經傳萬迴泣笑詩百篇此水雙珠血滿川青牛赤虎太平年仙機莫識玄中玄倉卒鸞輿幸奉天君王玉殿斬彼猊寶劍白日生蒼烟數尺光明黄屋前琥珀匣碎君恩今蚍不爲龍鼠非虎田父之語非徒然漢高墮穽在彭原鄭侯火迫眞堪憐

上皇北狩歌一首

正統巳巳北出師居庸關外駐龍車萬里清霜嚴

警蹕千山紅日照旌旗驚雷奔電動天地土木狼山胡馬嘶猶如漢高白登圍誰似陳平復出奇倒戈敗將泣紫陌盡詵　天子無歸期百官出涕灑雙闕六宮日夜愁蛾眉王竑意氣凌秀實馬順碎首汚丹墀　郕王晏然登大寶　英宗凛凛胡風吹伯顏稽首盡臣節也先獨識龍鳳姿胡笳吹渡百海子天涯渺渺將何之紫塞驚瞻蘇武廟黃雲愁拂李陵碑君王忽憶宮中樂玉筯雙流路邊邈夜夜袁斌抱足眠君臣魚水恩相託他年刻木南來書此功堪表麒麟閣匈奴萬騎屯長陵宮牆之中肆焚掠武清鼓舞三軍氣司馬用兵如李郭紫荊關口鑾輿還三度　景皇猶不諾侍郎懷獻繡龍枕拜舞胡沙怨乖錯翰林檢討批逆鱗趙楊二子迎沙漠也先起舞彈琵琶戀戀餞行良不薄秋來　天子歸南宮萬國蒼生皆踴躍

郊外醉題㖶徐子一首

蘭塘翠苑春遊賒笑指平康賣酒家我把蘇臺一片月樽前照爾顏如花吳宮西子枉傾國綵雲已散歸塵沙紅粧對汝不銜酒徒看寶鏡生嗟嗟

石上菖蒲一首

金庭昔聞夏禹冊聞道仙蒲有靈液移取蒼梧九節英種向青山一拳石嵩高真人掇紫花黃精丹桂不足誇吾將採服駐顏色去駕青龍羽蓋車

暘谷行一首

我聞大荒之東開暘谷千古芳菲耀扶木六龍騰御不暫停朝朝掛向枝頭浴靈氛霞氣飛清曉流波常泛三青鳥甘華不種還自生食之能使朱顏好茫茫仙家幾萬里包山之谷頗相擬虛明別有日月光幽深似隔桃源水金城王屋皆可通龍威丈人居此中赤書讀罷紫冥去蒼苔滿谷吹春風接輿落魄歌鳳凰東天日望蓬丘長麻姑若得雲車下携入玄洲不老鄉

蘇臺篇送郡倅周仲仁之京一首

姑蘇山上高臺古翠壁金楣映歌舞西施化作綵雲飛空餘碧草生江滸江山不改吳苑開使君寒帷紫馬來錦席遙浮五湖棹仙輿屢上姑蘇臺黃堂撫字歡謡起荀羨買臣差足擬下榻平交有布衣盈門徒走看珠履平生讀書已萬卷少年作賦稱千里銷夏灣頭蓮欲芳金昌柳色婀娜長翩翩綵鷁向何處聞道雙幡趨未央朝天一日展騏驥

應報三年集鳳凰

友人宅聽琴一首

當時自聽龍子琴鸞聲鶴調思不禁江風泠泠山雨霽我來榴花然竹林飲酒何嫌落紅日結交不論無黃金酒酣拂拭七絃動奏我凄清梁甫吟

江行早眺言懷一首

春去夏來常水宿蒼茫萬里看朱旭山色遥開茂草碧江流半是浮萍緑誰辭龍臥傍塵埃自笑鼇連釣溟曲焉知足下無青雲不見雙雙舉黃鵠

白公堤送別一首

白公堤邊緑楊樹北上行舟攀此去拂送征人每不還搖斜紅日留難駐千古悲歌散紫雲片時帆影迷江霧莫向河梁愴別離人生總是浮萍聚

鐵瓶篇一首

仙人飄飄自何至紺髮方瞳紫霞氣金瓶貯酒醉枕之玉山頹卧千將市時人不識謂凡流轉眼飛空那可求鼓琴知坐白羊石吹笛應還黃鶴樓此瓶昔把玄丘去至今猶記仙人處吳王宮西碧草春千年空自想飈輪

五嶽山人集卷第九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

吳郡黃　省曾　著

七言古詩三十六首

送蔡子師古楚遊一首

蔡經蘇臺秀幽情愛山水家近毛公壇身居洞天裏時時春風棹一舟吳王勝跡皆探求孤懷忽爾憶江漢飄然特作襄陽遊襄陽峴山青無改輕裘緩帶人何在古碑讀之不流淚空云功德高四海巍巍自有宇宙在登賢眺聖俱塵埃君留翠微襟抱開飛觴搖筆何徘徊清心復爲清潭賞桃花不言映君舫明月洽求弄珠女錦波粼粼人已往鹿門古城東昔居龎德公亦有孟夫子采藥欽高風乘興迴艫金澗處朗吟白雲何時去考槃石牀棲隱間飛光獨照青巖樹今爾尋遺躋攀践心無窮不見浩然子徒看丹桂叢却笑紛紛長安下朝朝颷踏動車馬從來寧老軒冕中選丘遷壑情何寡予也憐君負逸調襄陽名山復吟眺歸來覽爾大堤作蘇臺把袂一長笑

齊女門訪張叟留宴竹下一首

東吳張季麐高懷寄林下種竹成翠雲蘿薜色堪

把平生好酩酊何曾廢杯斝借問醉何處習家池
上頭雖云五湖濵宛對瀟湘流不覺人間有黄屋
未嘗一日無清秋我來脫巾坐終夕開琴欲去還
淹留

鳳凰臺歌送顧布政華玉之武林一首

鳳凰臺前動春草春風吹拂金陵道白鷺亭邊掛
短楊清溪閣上啼芳鳥吳中顧榮如謝公東山抗
步紅霞表花開綺岸延舉觴雲落清膴照揮灑去
年予作秦淮客新秋梧桐漢樓碧秦淮浮我鸚鵡
杯明月六龍齊下食江流東西別幾時　帝爲蒼
生起安石仙舟過泊姑胥臺相逢談笑明星夕臨
川悠悠送公去祖餞傾城垂柳處伐鼓揚旌適武
林天涯悵望桃花樹飄飄揖謝鳳凰臺鳳凰青山
湖上開鳳凰南飛五雲遠十一游郡皆春回行看
振羽鳳樓上御苑應歌鳳鳥來

送施宗錫歸福州一首

花移北牕日竹灑南榮風雙燕語度水一蟬吟流
空晉安施宜生別我吳城中因談三山秀問爾長
春宮但云草木繁已無臺觀隆功名不值一杯水
忽然使我懷莊公君平昔日於此地延年秘訣留

山翁飄飄今日拂衣去亦可巖壑求遺踪他年我
作石門褰爾其待之降虎峯

送王子卿之金陵一首

憶遊武林時君家綠盃舉白雲如楊花拂灑紫空
起高堂淒清彈錦絃我吟鮑照瑤臺篇逢君意氣
即傾倒別時幾載心茫然閉門偃臥吳宮邊花溪
忽遣王猷船故人相對還相憐金陵去訪鳳臺跡
三山眺落長江烟霜飛九月不堪客歸來願及春
風前

送王兵部汝中之中都兼柬蘇御史允吉一
首

秋霞宛送金陵棹暮雪重過赤門道已解停車問
綠苔還憐採藥棲青嶠芳草王程別奈何征帆流
鴈引長河淮南爲寄乘驄客念爾勞勞積夢多

元旦郊宴一首

春風一日吹郊柳平明走馬章臺口壚姬已有弄
芳心遊子初開艷陽酒蛟龍何必賽漢圖黄金買
醉且當歌人生莫把紅顏色空擲江頭東去波

觀郡國迎春一首

青陽淑氣迎青野綵仗朱軒鬬驕冶紅粉先垂燕

太古遺山人集卷十

子廉俠兒早泛桃花馬去年春望閶闔宮今歲相看人不同總道芳樽邀綺日難將衰鬓染春風

人日杜感園一首

春風昨度長洲苑撰酒邀歌蹄蘭畹綠竹初尋此日林青山宛對當時巘張絲進酒揚妙歌千金舉壽賓朋多樂胥高會各言醉參差芳榭生銀河

五日追憶往歲客途一首

去年端午長淮道今年端午家鄉好異國誰開角黍杯香樓競折菖蒲草五色絲盤續命文千金寶飾女如雲追思作客胡爲爾綠樹黃鸝不忍聞

春江曲一首

碧月明霞是襟抱遠壑深溪縱幽討孤舟搖拽白日懸清江忽已生春草千里應同放柳新一時獨聽啼鶯早東西南北徒自勤世上何人識懷寶

讀史記詠屈平一首

上官奪憲令懷王麾左徒離騷光日月其詞鬱芳敷西秦虎狼國寧肯捐商於赤子斬八萬血流丹陽波大困藍田戰薄言漢中和張儀挽鄭袖柰蛾眉何楚秦雖婚姻屈平雪涕不可行鷙旂旆旆武關去至死空含歸郢心令尹遷令人江南吟江

濱芳草對愁顏漁父見枯形湛然甘心葬魚腹不以熅蠖搖其貞因與汨羅水同垂千載名廢書嘆孤潔誦言忽沾衿古來雞雛翔且舞獨彼鳳鳥生無晨蒼蠅邑犬何營營霜秋感激懷沙臣

過江總廢宅一首

江令有遺宅段侯種花柳豈知越歲年此地復非此君有人事多變遷榮華詎能久君不見狂秦昔築子午臺沛公來登酌金斗神龍赤烏他姓居梅梁重雲亦不守虎士揮戈走鳳輿六代興亡如反手春風悽然傷我懷落星樓前一沽酒

石湖歌一首

涼日有佳興花江擕小舟邈然越來溪遠映青山流吳天盡染紫霞色五湖浩弄蒼烟秋西施一日綵雲散芙蓉千載餘荒丘繁華轉眼何足言人生適意須當年金樽攬取洞庭月綠琴靜鼓高山絃從來一兩謝公屐常在幽林大壑前

遊蘭亭覓王右軍輩四十君流觴處一首

晉家上巳修禊筵高會蘭亭曲水邊流觴取醉惜紅日四十一公情快然長湖高嶺各遊目寄傲林丘成好篇當時俯仰已陳迹一日瀟灑今千年鏡

湖五月開紫蓮尋幽獨扣清風舷泠泠萬籟吹遠
天青山碧水爭蜿蜒雲中飛蓋弄芳靄柳下攜壺
坐綠烟行行披草拂殘碣寂寂看花懷昔賢石橋
東跨古流水酌之聊以怡心顏歸來明月待蘭渚
照我知章酣醉眠

茅山贈董山人景徽一首

不謂吾子住中館三年詢爾江海人茅山翠微遇
道士始知正臥華陽春暮日不落照我至黃冠紫
衣晤語親麻姑未來有白髮何時對席吞麒麟

暘谷行一首

我聞大荒之東開暘谷千古芳菲耀扶木六龍騰
御不暫停朝朝掛向枝頭浴靈氛霞氣飛清曉流
波常泛三青鳥甘華不種還自生食之能使朱顏
好茫茫仙家幾萬里包山之谷頗相擬虛明別有
日月光幽深似隔桃源水金城玉屋皆可通龍威
丈人居此中亦書讀罷紫冥去蒼谷滿谷生春風
接輿落魄歌鳳凰東天日望蓬丘長麻姑若得雲
車下攜入玄洲不老鄉

盧山吟一首

我聞匡盧山西峙宮亭湖少讀神禹經昔爲天子
都背岷南來幾千里巍峯秀出名香鑪石鏡孤圓
照閶闔屏風九疊開蓬壺盤霞錯日氣燦燦天雞
紫鳳鳴相呼匡君騰遊太清境空留碧漢青山影
冬春不斷霜雪光晝夜常看二輪景天池猶餘慧
遠芳蓮花宛種仙人杏長風自昔吹二龍明月當
時照三隱子也榮懷十餘載披圖蕭爽心泠然行
當騎鹿芙蓉頂長嘯支磯玉女前

葵之軒贈四明張儀部乃翁一首

葵之軒葵之軒葵生一何芬華翹翹鳳幹煒煒丹
葩涵精降宿抗如疏麻溥言致之昆明之遐羅生

碧階燦若披霞載闢廣軒君子是嘉葵之軒在四
明三奧之山鄞江東海之濱抱以日月湖妙觀寡
倫大枝昂紫虛小枝千青冥葼葼傾太陽龍光燭
無垠翡翠來翔鳳凰以臻邁華林之麗植冠銅爵
之繁英葵之軒綺井網珠清宇含霜雕楹出霓貝
人佩金璫遊遨而相於魄之珍肴進以瓊壺高斯
八素文玉顏永無移青骨曜方瞳一舉崑崙閬採
爾灼爍芳萬載以歡愉

金昌亭逢程誥有贈一首

故人曩昔春前別武陵桃花泝遊楫萬里逢尋歌

鳳臺三年不出啼猿峽吳王宮邊今復春重來此地訪情親還將舊日相思意對汝壚頭邂逅人

華泉歌贈邊尚書一首

君不見莪莪名山華不注芙蓉秀出青冥間霓旌雲轂竟何在石道空餘芝草斑綠雲萬古留不散赤松嘯父來登攀蓬壺方丈去幾許仙人明月吹簫還銀河宛轉落此山素琴日夕鳴潺湲鳴潺湲流不已千年若待邊夫子幽懷不減鹿皮翁漱酌瓊瑤紫霞裛玉醴頻餐體骨輕紅泉一嚥容顏美曉嶂常銜鸚鵡杯春風獨泛桃花水憶自翩飛入

帝城辞雜恍惚千巖清翠澗勞思照野服霎波屢夢泊塵纓迢遞回首山中樂解道王喬事堪學笑騎神鯉問滄海坐聽天雞倚東嶽鳳苑猶歌李謫仙金門尚隱東方朔

五湖上寄廖冢宰一首

憶昔秋風吹綠草高談落日長安道司馬渾忘席履前山人不惜心傾倒說詩謂似匡鼎來論文頗愛桓譚好高牙霜戟羅紫纓神謨廟算清南天長江碧海無烽烟飛揚叱咤公侯前紛紜車馬如流川忽念黃香臥窮巷停騶駐蓋相盤旋頻揮玉麈

情不足每讀金聲才愈憐我歌白日閒草玄公亦還山請暮年　龍顏眷擢司衡銓徵書候騎何聯翩白雲那可係行色黃鶴安能招錦韉三台之上寶鏡懸千官不得逃媸妍逢聞桃李絕蹊徑操比冰壺風凜然山濤密啓九流悅左雄一疏羣芳傳攀思嘆息雲霄隔空抱高山流水絃君不見南陽昔有臥龍客莫道丘林無大賢

紫芝行寄孫一元一首

孫子具清觴邀我坐秋日幽庭青蔥桐樹枝翠華涼風轉蕭瑟酒酣浩歌情益歡紫芝煌煌擕我觀

樽前空餘再三把霞色雲枝屢欲餐岩岩五嶽龍莖長飄飄不久蘿衣往鹿皮之子諧我心靜掇靈柯發孤想朱顏俯仰玄鬢消坐憶丹丘驂鳳鑣瓊篇昔謝茅君授他日相思弱水遙

秋日懷武林朋舊一首

我觀西湖日春水桃花流傾城羅綺踏芳草冶子笙歌喧畫舫青山一兩謝公屐雲霞日弄香林丘歡娛轉眼亦無幾吳門忽已逢新秋蘿爬臥疾理丹餌閉門兩月無遨遊良朋翹首若相憶金杯不散胷中愁

七姬行一首

七姬容華若桃李秀色明眸世無比洛陽潘岳買千金翠閣蘭房共花語艷舞嬌歌經幾春姑蘇臺上起烽塵夫君報國提龍劍秋風啼殺如花人辭君別君猶戀君鳳鏡鸞禍那忍分匆匆紅粉玉顏盡一朝化作陽臺雲綠珠墮樓情可憐湘江二女心已然香魂杳杳去何處空使芳名千載傳君不見古往今來若朝暮美人多少凋霜露清風誰可攀七姬今日猶悲春草墓

山姬行一首

山姬二八來我家鬓有青雲臉有霞身上曾無片羅綺空令顏色嬌如花竹間蓬戶未嘗厭寶鏡蛾眉時自誇向平若覓仙丘去載爾青山黃鹿車

廉石吟一首

驄馬臺前一片石千載猶含鬱林色當時王度凜歸舟此日高風播南國世人作官多好金青凫白撰無厭心君不見子孫轉眼即銷盡能如此石留于今

閒談偏髯老仙者一首

太白峽裏偏髯翁靈蹤難覓棲真處高壇黃石為故人古嶽青松是年歲綠髮能經滄海枯紅顏常使青春駐我亦餐霞牧羊者何時挈向雲途去

閒適一首

吳王宮南一畝居中林日與高賢俱相逢不惜解貂飲春風共倒花前壺鶴客頻嫌紫霞晚山妻却笑青錢無仲尼有玉且不售何必營營求爾沽

豹犢行一首

君家豹犢出何許紫片霜毫自成綺龍種堪乘天子車兔飛可奪將軍壘幾飾雕鞍超萬群一餐綠粟馳千里何爾驟纓掣電生常時舉足風雲起臨

流解惜錦障泥看霞欲誇仙人履逸氣騰凌碧空外長鳴蹀躞花林裏春風放齕三山草秋日遨遊五湖水伏櫪藏輝滄海湄伯樂如逢價無比

石湖歌一首

五湖蒼波南際天紅霞紫嶠相聯綿秋風八月動浮棹欲向銀河求爾騫吳姬三兩踏香路國色名花奪人顏芳草空留西子心啼鶯忽響文君琹人生百歲俄頃間休臨綠水矜朱顏君不見去年此地如雲女一逐東流去不還

悼張氏二孝廉歌一首

謝庭雙玉樹呼爲連城寶家授匡衡詩青春弄緗縞結志成雲虹抽毫盡芳藻世上齷齪儒立談皆拄倒我夔吐鳳凰著書臥蓬蓀閉關寡交游藜藿未嘗飽丈夫攬轡天下清區區一室安足掃兩賢通家獨相念綠竹蕭齋過論討伯氏昂藏千丈松仲也溫如明月皎初覽章華駁邊讓每讀靈光羨文考何意清廟材忽然隨秋草吁嗟人年本蜉蝣楚楚衣裳空自保古來彭聃久灰土眼前富貴行枯槁惟傷二壁一時碎爲歌哭我平生好

新楊柳四首

新楊柳新楊柳柳絲絲盡掛文園口芳烏空啼碧玉枝青樓不見紅顏婦柳新人故愁奈何忍對楊花歷亂多去年此日垂楊下憶汝春宵共蹋歌

香階草香階草蕙葉蘭花綠閨好怪爾春風作豔陽吹噓不管人枯槁昔年陳草今復青昔年佳人歸杳冥獨憐留坂羅裙色暗結愁思亂廣庭

綃幌月綃幌月三五匆匆易圓缺往歲常懸兩地心今春忽照千年別窈窕歡同月下杯翠翰紈扇幾徘徊清光不復佳人對永夜孤飛度綠苔

雕梁燕雕梁燕年年歲歲常相見簷下猶垂芳草簾鏡中已歇桃花面平生雙處似雙飛訣汝離魂不再歸是處逢春添綺麗偏予閨閤減芳菲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一

吳郡黃　省曾　著

五言律詩六十首

步赤門舊溪閒詠一首

淡水偶隨步來看城外山靑靑五楊柳宛似柴桑間白日不肯駐世人無有閒淸鷗正飛下且莫抱琴還

榻上一首

短榻吟還可幽居眺得兼燕迴花淡淡蝶泛草纖纖遲日難過屋輕雲不滿簾所歡能到此明月共須淹

壬午對鏡一首

寶鏡照顏色不回桃李春因思少年日如作夢中人此去化無已後來看豈眞飄飄出塵氣難與映麒麟

南星別業樹藝覽氾勝之書一首

少小愛桑麻農書凡幾家圃栽常抱露池步屢逢霞靑粉衣沾竹紅煙醱媚花山圖還種藥不遣鬢生華

鵲橋別業一首

花苑開茅屋相如四壁空囊懷季子劍門倚吳王宮竹色迎雲白槐陰弄日紅時愁詠梁甫抱膝擬隆中

乙酉初見白髮一首

山姬初鑷白明鏡忽看霜玉酒情翻切靑精意不忘接羅渾欲映花鳥自堪傷安得除衰老仙臺想作郎

遣興一首

吳苑一丘臥黔生恒宴然浮雲不肯覽芳草自爲年鏡鬢空銷綠文心秪抱玄時攀古人跡悽愴眺山川

內人治蠶一首

靈雨灑芳樹柔桑低綠枝緩閨看蟻候曉閣把筐時吳俗新開業豳風舊詠詩敝裘慚季子賴吐玉蠶絲

枕上聽雨一首

簷頭滴九月枕上聽孤燈木葉沉多少霜鐘鳴未曾故茅初識漏新穀忽愁升嘶馬門前過令人感夙興

聞早鐘一首

帶月飄晨寺和雜動曉城衣冠偕共起車馬轡孤征忽破林巒靜殊添梳簟清他鄉有愁客應自淚殘聲

夏日山居一首

孤亭橫曲沼高樹挂輕蘿鳥下如窺戶魚遊不避荷獨留蒼竹醉閒與碧山歌寂寞北牕夜時時明月過

聽琴一首

敞閣蘿風入冷冷吹素絃雲中迴紫鳳露外泣寒蟬宛亮澄林氣淒清下羽仙開衿納行月玉樹自

堪憐

夜由呉宮遺址步歸精舍一首

曠入呉宮步透迤野術過返家遊思剩行國代情多樹色連星靄池文按斗河綺羅芳草換今古恨如何

山居一首

幾月山中住清幽意不譁衣裳成草木談語半煙霞屋壁生雲氣牕虛墮竹花漁源倘探入將謂避秦家

南星草堂雜興一首

花寫最澄溪霞橫不斷啤日含山氣落雲抱水容移遊蓋自玆遠歸琴何太遲修楊彌望夾隨步領風吹

周子雨夕談對一首

子與在雲海招遊惟竹林燃燈淹夕語滴雨動秋心白雪憐清調明珠悅好衿來朝山水霽同作孟嘉尋

採藥山溪歸泛江滸一首

採藥花源入天風拂荔袍步舍溪日迴歌逼島雲高海上吹芳鬢山中貫玉醪坐看山月起長笑倚

江舠

歸自京口舟中讀青華秘文一首

江覽意仍餘舟行向碧虛四空連物色孤影入樵漁流水送歸輿白雲看道書平生紫霞想去矣欲飄如

山妻以老子拔白日去予皓髮一首

非關畏遲暮非欲鬬芳年秖恨春風日翻無碧草妍玉絲金鑷斷仙訣美人傳且待還丹後當回寶鏡玄

癸巳三月十六日終南道士李君過論仙旨

甲午此日范山人以服食書至一首

去辰逢羽客今日剖丹書兩歲皆祥及三春有慶餘意芳尋玉草心轡總霞車攬此松喬思仙謚一步虛

白髮一首

髮以從衰白年華荏苒過舊知愁畔長今信客中多青鏡翻銷綠芳春不上和唯餘壯心在看劒意如何

泗州精舍與明慧上人談禪一首

妙境踐幽嘉紆襟共演車潤心奚假露拈義不須花眼破人天相宗承教別家林間揖高秀談暮石門霞

四月八日報恩講寺齋會一首

刹討三禪勝心含萬有輕法雲神轡逸空日戒珠明設樹餐天食零花詠唄聲共知玄想地兜率仰慈生

訪東丘上人不遇一首

宿瀰天秀秋過兜率宮泄雲留片白西日抱斜紅香室虛猊座林簷曼翠風白頭江榻影何處倚丈公

洗公方丈一首

雙樹開香域諸空湧梵霞上賢談有塵高衲演成車法裏無人我門中絕悟遮道安欣與對義日近河沙

夏日登吳王宮東道院一首

吳國餘臺古千年迹未磨烟華增柳潤雲物助峯多萁酒登臨舉邀琴嘯傲過王墟芳草遍長息覽山河

寶光寺同門生輩一首

華臨芳閣色風迴綺樹光五霞薰席暑一雨薦杯涼酒意添山老雲心切向長吾徒有朱鳳竹下任留將

張儀部觴予朝天宮西山道院一首

綠殿枕丹丘珠臺啓宴遊雨飛仙觀午雲入冶城秋青鳥臨杯語長江抱席流國華偕上彥西日任淹留

皇戚邵子招飲西山二首

皇宇戒金方崇雲眺路長名花有客艷芳草度車香縹酒王孫送青琴遊子將諸天開晃朗留與奏春觴

蒲景鳳城隈迢遙引翠臺朱輪隨徑歇芳宴逐林
開天酒椒宮下文魚禁籞來戚俟多意氣一霽野
人懷

至香山新寧伯譚公邀宴山堂一首

松嶠驂鸞地青山集翠堂餅從霞戸出樂以月林
張下客龍裾貴娛春鳳燭長輿幽談午夕星榻臥
花芳

七夕宴顧大夫園亭二首

月墅淹秋宴風臺引暮絃誰知歌舞地正值女牛
天翠竹低留客銀河迥度仙昔年池館在重到與
悠然

奏曲流雲駐張筵片月明一秋歡令節七夕共浮
生青鳥虛高會丹砂自遠情輝輝瞻灝闕早已照
波盈

願華玉徐世禮觴予武寧王宅東園一首

帝國名園集王家物候新如何麟閣第能醉竹林
人草碧如經雨林紅宛入春不慚公子宴飛蓋拂
花塵

陸生望時邀玩牡丹予口期二十三日迺前
則陰晦至獨晴霽爰愜賞懷次旦風雨復
作問訊牡丹一首

雷送春詹雨風愁檻畔花昨開猶爛熳今委恐泥
沙繁盛皆如此蕭條底用嗟向來一日賞天與借
晴華

宴萬都閫宅二首

玉苑蘭泉集金陵縟館招露斯娛酌醴霞際賞吹
簫紫旦傾文話黃圖謐遠韜略餘看意氣麟閣待
天霄

曠別歡求友張樽武烈家翠流芳樂李紅剖雉亭
瓜鳳嶺浮炎藹龍城吐夕霞桃經兼妙算鮮爾握
高牙

宴張戸部高士軒遲月分韻二首

爽澹郎官宅銀河瀉不隄同遲一片月各就五言
題露竹搖秋緯風堂響曙雞主人眞愛客不覺酩
如泥

令節逢秋半華筵啓夕初栢風清草閣蛩露暖花
除杯白無歸酒盤青有繼蔬妬雲遮不可早已爛
東虛

宴客園開樂二首

訪客淹芳地張筵愜賞心聽簫疑有鳳看石似棲

林風轉生凉吹雲流度薄陰主人留片月延我夕
杯深
勝集張名樂華軒有艷聞别成單赴節五合總流
文柳折全披怨悔飄半落芬始知揚妙曲一奏可
停雲

暮春宴白禮部舟中一首

長安有征客蘇臺觴故人同持芳草興竝宴綠楊
津花間歌易艷别地酒宜頻復憐三月暮將曲駐
陽春

許少卿伯誠席上遇馬司業仲房一首

天路花初雨皇居燕始翰俄于一席上得有二龍
看故對承筐戀新交伐木歡清言相映發不厭吐
如蘭

同爲明府全邑博諸君宴虞山南軒一首

冠嶺崇嘉勝南軒始共過駕輿凌紫漢張酒挹明
河地卽神仙境人逢文學科似憐歌舞久澄月借
金波

宴俞光祿宅饗自髫象脯閒侍朝儀五十餘
載矣二首

南越嘗時獻充庭五十年天房叨上豢龍陛雜多
賢徒斃空瑶象爲珍秪御筵如何髦約美傳向草
茅邊
作獻殊云貴居朝似所安乎藏那可得丘徙任相
看致遠能千里殘生當一餐偶分南海味爲爾寄
清歎

同孟中丞集邊司徒官舍一首

九列華堂集雜衣娛簡招霞將仙液瀉風借玉河
飄分奪南金重歡移北斗杓誰云鵬鷃異今日共
逍遥

同謝少南徐霖宴魏國東園四首

竹把瑶樽愜山登紫殿宜玉漿催鳳俎紅燭繼龍
曦月是金堂照風爲錦幕吹勝情猶未已移席向
芳池
九日王園燕金風錦席飄竹新三疊翠花映百重
嬌絲柳牽游興鸞絃動賞謳澄空生片月爲我作
芳宵
飛蓋成幽矚騑莚作曠尋薜蘿堪解帶泉石合開
琴林曲花如隱池清鳥似臨宛辭陵子貴高有灌
園心
星沼天爲澤仙阪帝與開雲皆怡客吐鴈乃侑樽

來山擬蓬壺絫花如洛下栽不須粧綺繡春色自
常催

宴友人園一首

凉月始臨仲園亭啓宴盃客逢皆故好花對卽新
開江鯉爲林饌朱霞趍客懷秋風彫柳色何得管
中催

大司馬喬公觴余清凉寺一首

虎士行芳饌虛亭倒玉壺殷勤司馬意登覽縱潛
夫二月清雲落三山白日孤遥看春草色醉殺莫
愁湖

超果寺訪張進士承憲宴集一首

謂予高衿者經時棲鷲林舊能談德觀茲復撰文
心眺處青山郭閒來綠水琴何期芳醑載江國共
遊臨

同鍾貳守趙别駕樊郡推宴何别駕官衙得
陽字一首

淑候啓菁堂嘉筵命綠觴人瞻五馬貴河潤四星
光玉樹攀才妙蘭風挹政芳幸同吳國草於此沐
春陽

陳園三月之宴二首

翠苑韶華麗綃衣物候和春花催夏放夕鳥換朝
歌杯綠承芳草筵紅接絳河平生掩窮巷惜爲辟
彊多

翻燕紅簾幕流霞玉酒壺坐鶯垂密柳係鳳列高
梧翡草如輕帶名花學子都當杯寧惜醉龍劒爾
須扶

山陰郡守南子大吉招飲大觀堂一首

嚴半標公署氷心掩閣寒爲歌青嶂裏聽訟白雲
端仙吏真成隱山城易集鸞邀賔化行日清把玉
琴彈

瓜州鄉思一首

平生未遠别遠别倍言愁北路同春入南心並水
流寓書瓜步馬積夢廣陵舟願借東飛翼歸傳少
婦棲

登金剛寶座一首

金座參差表言開中印圖五區空界出千切帝輸
扶籟入層鈴度雲含衆象敷鳳城歸路晚偏繫客
心孤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二

吳郡黃　省曾　著

五言律詩八十九首

山陰與陳太守季昭同泛鏡湖覽秦望少微諸山月上歸一首

海日生秦望山雲湧少微南湖浮畫舫初著暮春衣草色天際合桃花鏡裏飛澄波三百里新月共沿洄

朱陽館步至陶隱居墓傍二首

昔日朱陽館陶公悅白雲結廬追選客標舍近茅君久向玄津去空餘告逝文客來春欲暮瑤草閟仙墳

福地長謠罷陽春窈窕遊花深朱陽館栢古玉晨樓石頌今猶在龍芝何處求白雲持不可嶺上自悠悠

登茅山同仲兄作一首

山椒麗飛殿遙望際天涯不見龍鑣客空看洞口花衰頹憐日月大劫小河沙日暮征車歇銜杯羽士家

謝公墩一首

往時王與謝命駕冶城遊千載聞遐想二公今古丘同心有李白異代仰風流感激生青草予來空復愁

初泛五湖二首

大闕帆輕掛東山日浩臨蛟龍蟠地穩波浪際天深少作楊泉賦遐生范蠡心相風無不可寒色對孤吟

得性眞良計宣城有故謠選來多勝迹行處有靈潮觸霧偏舍席穿雲漸隱舠霜前秋塞鴈騈翼向南飄

黃山一首

洞壑容丘宅靈源曾阮家闢巖皆玉府流水亦丹砂五色雲方吐千年樹乃花仙蹤何處覓徒挹紫城霞

大石山寺一首

學鳳飛巒峻如龍偃岫長午崖猶未日秋洞不凋芳芝磴霞沾屐林樓翠惹觴曠寥僧坐久摘果供焚香

八月八日泛石湖一首

山氣帶烟浮湖波納雨流樹梭鶯織曉天字鴈書

秋禮石糸靈象停磯莁女牛彌空綮柳色隨處接
芳遊

禪興寺一首 寺有梁妙嚴公主墓

妙域千年搆金堂七代華香雲流化國慈雨灑禪
家榦擁天孫樹紅開帝女花寶琴清覺思寥寂語
河沙

禪興寺梁公主墓一首

梁日乘龍第當時舞鶴歸沁園開施果明月掩容
輝玉匣藏金苑秋雲護夕扉吹簫人不見猶憶鳳
凰飛

過古草菴一首

池刹居偏野雲霞日異開松聲清座梵竹氣灑林
苔白鶴佺期覓青梯靈運來偶看香閣詠因愛皎
然才

春泛鏡湖一首

佳麗搖新望雲空鳥不稀樹春花欲語山暮日知
歸小棹浮群象澄波映客衣暝餘還鏡裏天月借
清輝

予遊牛首山大司馬喬公餽以法酒乘命武
士導之夜宿僧舍二首

雨徑探雙洞雲房酌兩泉牛頭吟古寺兜率醉高
天夜榻流僧梵春巖受客眠應知西省客懷我紫
霞邊

憶昔 高皇帝春山轉翠旗龍顏開遠眺天筆賞
新詩八代無停駱羈人有獨思不眠牛首夜偏動
鼎湖悲

報恩寺一首

帝祉開金刹皇郊啓象林鳳雲邀客駐龍日想天
臨寶樹交加絡華廊窈窕深浮圖輝寶炬夜夜耿
河心

金壇令任佃約遊顧龍山雪阻不果一首

顧龍山寺古卒律倚春塘翠輦經遊遠扶車照燭
長松雲留法曲蘿薜掛仙牀悵望金壇雪攀登意
不忘

楊相國送酒金山寺泛舟大江登妙高臺五
雲朝陽二閣吞海亭飲中冷泉二首

絕島浮蓮宇明江湧化城龍迴銀浪轉鼇戴碧山
行南北舟檣帶東西日月縈中冷流玉髓宛似汲
蓬瀛

一片迴波石何年梵刹開江流萬古去濤帶六州

來釋子呼鼉起山人指鴈回洪瀾須不作茍羨在
高臺

蘭亭一首

人世有生滅江山無古今千巖猶秀色五月始登
臨自到流觴處因生風燭心吾遊亦陳迹回首動
悲吟

丹徒留侯廟一首

留侯有遺廟幽梲碧江潯偶此白雲謁猶欽黃石
心椒漿秋一奠松子我將尋明月下孤棹蒼蒼楊
柳陰

泊舟支硎經靈巖遊赤山夜珠塢二首

林麓轉秋清花村間嶺成逶尋赤山㬰言就白雲
生霞塔留吳殿烟墟辨越城人間不貴寶何用夜
珠名

室以支公建山猶皇妹名紅雲升白馬綠草掩珠
纓奏酒開今眺遊軺動古情石門棲玉館彌使客
懷縈

水宿溪上一首

移舸舍山宿推篷向月停苣蘭盃夕氣蟋蟀枕秋
聲野詠神襟王蘺衾夢寐清忽聞歌子夜江上蕩
遊情

探桂嶺一首

言與尋芳者來攀桂嶺陽九山歸矚麗萬樹併盃
香遠襲乘風細高零挾露凉鮮葩臨吐月如競摛
姬粧

六月廿四日荷花蕩一首

競楫都人集喧遊國事傳採芳憐勝日携客討湖
天玉笛催新柳紅粧奪始蓮開襟歡未極沽酒不
論錢

理棹虞川一首

林候轉秋光雲陰喜乍凉遥持故人意還覔舊遊
鄉秀野彌山綠流川接海長預歡遵躅勝不覺酩

清觴

登達觀亭一首

絶嶂危亭構言登四矚開村疇千拱帶邑水七盤
迴雲氣將山至秋光挈海來况看壼嶠邇應可問
銀臺

清明日望西苑一首

紫殿含雲列黃居吐日攢人間楊柳色天上得先
看藻繩騰文浪華鶯度玉欄萬年瞻鬱翠春象映

遊觀

登清京山一首

古刹石城裏逶迤丹磴攀殿懸秋靄樹江吐夕陽山法食供遊餅林杯悅旅顏無勞支遁馬碧草步人還

瓊花觀一首

宛轉雲郊步探芳問福庭鳳臺非舊樹龍篋閟殘經安得丹如日虛慚鬓巳星紫烟乘鶴者爲我接霞軿

過沛一首

偪陽千古國泗上起飛龍帝業黃沙在山城紫氣空舊亭迷草綠新縣接霞紅餘跡猶堪訪歌臺標大風

留城懷古一首

帝師懷寶劒此地過高皇綠草封侯土華芝辟穀方笄成泰楚滅謀罷鬼神藏尚有留城月千年屬子房

登來青軒一首

峻閣標靈嶂盤迴翠岫連佛香雲和梟天燭斗齊然萬色雖看界諸空悉露禪道林調白馬於此業青蓮

與邵莫二子遊七眞諸洞一首

駐馬翠微中山蘿漾夕風言探七子躅因躡五城宮洞草徒看綠丹爐巳罷紅飈輪不可見吾欲毋翕通

游駙馬山莊一首

貴主開靈扉黃村倚翠微星榆當子牖天柳拂孫磯仙犬迎花吠金樽款客揮碧臺明月裏常度鳳笙飛

境山寺一首

石磴層懸刹花梯客駐攀雲侵蕭子國天入楚王山馬法藏金殿龍靈護綠關林臺銷赤日旅眺一怡顏

宿堯峰山寺一首

華年來寶地中歲扣香關聽鳥惟常集棲雲不待還松宵風灑榻湖曉氣彌山况有林間侶霞鑣喜共攀

靈巖山寺一首

古嶠空烟暮前宮蔓草秋山看吳國盡湖睇楚門周金沙銷佛刼玉殿罷王遊詎識登臨裏猶深麋

鹿愁

西施洞一首

西子芳遊處山椒尚有名花留看鏡色雲斷舞衣情河在無星度臺空罷雨行總言誇絶代終是愴傾城

采香徑一首

繚繞湖山上君王昔爇香年年二三月女伴掇芬芳葩佩含風遠蘭心逐水長千秋餘綺徑寥闃帶川陽

姑蘇臺一首

白壁粧遊嶺黃金飾舞臺春宮千妓歇秋澤五湖開雲猶詰屈搆花學綺羅隈覽古情何極烟梳帳暝回

玉泉寺一首

散址遵蘿徑張筵俯玉津來憑仙石瀨誓洗客車塵靈鳥如聽法文魚不避人吾儕行禊所奚減洛川濵

瑪瑙山居一首

崖半標精舍春中止佛扉樓交靈靄氣竹灑夕陽輝丹井今言緑仙龕昔道飛遊衿隨挈榼千此澹

忘歸

北高峯一首

冉冉投靈刹盤盤陟峻雲春山攢地象朝日覲天文金策排人境玄懷滌世氛抱城江海氣登頓挹氤氳

韜光寺一首

昔有韜光者巖棲向此中法流還挹潤禪秀尚翹風院樹經冬緑林巘薄午紅淪蔬供奏酒區外樂嘉同

靈隱寺一首

一殿臨飛鳥諸禪麗擁山層層琴咽水處處碧成關昊景遲春眺屯雲待客攀美人餘歲月信宿不知還

飛來峰一首

洞室曲仍曲峯椒奇復奇賦華形不似遊習勝還迷西鷲應宜詑東壺諒可齊至今盤鬱境猶似衆靈棲

天竺寺一首

窈窕招提境何年阿育開泉泉皆八繞樹樹作雙栽鴈刹青鴛出珠函白馬來碧題看竺國何異化

城回

登天池山一首

芳序携觴榼名山洽勝遊鶴巢加翠岫龍象隱金樓眺得塵勞解來思坐臥留平生采芝意媿我未能酬

登見海亭一首

孤亭標紫漢高眺俯蒼茫緑雨殘空色黄塵潤海光山微疑嘴島樹遠恍看桑掛席須明發波臣酹一觴

謁老君廟一首

伯陽懷大道肖貌此山中七色瞻靈氣三元仰聖風庭松疑指樹殿像恍猶龍安得如關尹仙文一討窮

同王胡二總戎登淮安新城一首

淮海登飛觀歡言解客勞湖含千舸潤風引二城高歲酒殊鄉對春鴻霽雪飄故人情倍昔天末慰淒寥

客中聞歌一首

芳草王孫路鶯逢蟋蟀秋聽歌人下淚把酒月臨卅雲鳥隨歸翼烟潮赴夕流鄉閨有思婦此際想

登樓

望虎丘一首

故苑返長洲輕舠過虎丘塔懸無隱樹雲映不藏秋香徑紅蓮浦金亭紫霧樓自憐爲客久翻覺似初遊

北固一首

北固轉南川丹徒挹紫蓮柳風含畫鷁芳草接長天客盡黃金槖魂消宋玉篇故鄉回首憶明月送清絃

秦淮客思一首

客館傍朱橋蕭辰柰寂寥柳隨鄉思掛鴈逐旅魂飄秋宇崇雲複瑤城寶月銷江帆行色動明發待歸潮

入京一首

四十抱山齡三千入紫京緑帷希董子玄箸效揚生自嘆麒麟志人傳鸚鵡名沉珠倘收取願爾作周禎

九日客路一首

秋帆豈不疾白雲行處長山川過幾日猶未到吾鄉閨裏憶來鴈客中悲下霜遥知舊林菊寂寂自

孤芳

金陵夕詠一首

亮月殊鄉滿疎螢旅閣輝竝懸心獨耿同寄影難飛千里芙蓉枕三山薜荔衣故園虛引望終夕夢魂歸

金陵七夕一首

淅瀝江樓雨宵熒旅榻燈鄉心生白髮秋氣逼青綾楚酒淹浮蟻吳歌憶采菱搗砧聞帝國佳夕寢還輿

秦淮舟次對月一首

秋舸秦淮繫長楊夾霧清忽看天上桂來向客杯生引劍參星色聞歌雜鴈聲陸臺龍躍遠芳若對含情

毘陵午雪一首

北上逢窮歲凝雲九漢同送舟冰是浪吹面雪為風玉樹延成路瓊花墜作空寄言羲御者願借一輪紅

張灣發舟一首

驅馬謝長安言邅路水千初於駕帆日即起追家歎吳日懸歸思燕雲送旅餐王孫芳草綠隨路得行看

有懷一首

羈客思悠悠臨觴難解憂江淹悲是別宋玉恨非秋時頻明月換春在桃花流始知封侯貴不換別家愁

入齊地阿城聞蟬一首

朱夏玄蟬響微風翠柳斜稟應神府露餐以帝孫霞果蔭陳王宅桐踈虞子家應為齊女哭此地自清嗟

新聞曉行一首

征子戒晨雞津人鼓鬧聲綠流沿翠鷁紅日起楊堤汶上山相接師庄水漸低長天芳草岸猶使客心迷

黃家集夜思一首

窈窕大河陰宵舟轉曲潯星驂如客影波箭學歸心夢積俱縁想愁來若解尋鄉園明月滿應待綺瑤琴

四明觀魚船出海一首

日落不避海舟行皆向空駢帆春浪綠分席島霞紅採藥鷥丘上候魚龍窟中江橋觀去舶不覺笑

歌雄

春初元旦在淮歸又值五日一首

休矣泛黃河懷哉動楚歌一年予作客二節此中過椒葉空言頌龍舟不弄波他鄉催物候芳草積程多

界首乘夕進帆高郵一首

西月墜長波宵風利涉多川光涵暝樹帆影直明河牛斗初同野勞歎不異歌旅燈眠復起時問路如何

夜述一首

暑解蘼蕪帶風歎薜荔冠夕山紅日迴秋水白雲寬客影侵吳野遊心擬楚蘭今宵明月色猶作異鄉看

寓大佛寺一首

烟裝恣寞覽浪跡擬雲孤地迥棲金寺天春弄玉壺閉門常臥島伏檻日臨湖時訝朱輪客花林間隱夫

越江春泛一首

越中浮畫鷁芳候得嘉遊江碧雲光定林紅春色流客情兼燕影琴興更花洲落日山陰道悠然思故丘

溧水步至觀堂假宿一首

秋水理歸棹徒行向溧陽林愁紅日盡山苦白雲長客影隨他騎鄉心過野芳喜看村館近聊得舉孤觴

溧陽舊縣橋轉至深溪一首

舊縣久淪沒孤橋仍倚波林垌罷城郭洲島接藤蘿靜下仙人鶴間浮道士鵞清溪深百尺浩渺一舟過

虎丘雨集一首

暮雨過前溪春雲四野低望開山更合看出樹重迷池外花交吐巖間鳥半棲烟蕪千里色彌使客心淒

拂水巖一首

水碧迴空沸泉香出壑微雲中含作雨日裏映成珠逺潤龍芝草輕沾杜若衣本從銀漢落故作戀河飛

重至拂水巖一首

窈窕仙山壑冷風馭再過此來新眺改翻使昔情多歲月宜琴駐烟雲任酒酡更憐牛女夕磯露委

秋河

渡淮二首

落日渡淮口孤帆挂杳然舟前即滄海樹外但長天櫓聲隨櫂曲濁水間明川漸看燈火近夜泊酒壚邊

幾日轉迴瀾黃波千里看過淮風土别入口意悰歡黃酒芳樽繼明燈寶炬殘今宵五行枕秖覺夢魂安

金陵客館行藥至烏衣巷轉至泰淮青溪上一首

秋草延迴陌寒波泝古谿往時歌舞地竹樹使人迷漠漠新烟泛關關幽鳥啼鍾山遥望裏佳氣滿金閨

渡江聞笛一首

曉日度春潮晴江媚柳條挂帆滄海近聞笛旅心摇望處但無蓋濟時何寂寥彩霞天末起疑是赤城標

平凉歌一首

予聞秦隴地山水秀中華北落人煙近羌夷笑語譁仙人迷寶砦邊士戍蓮花誰在崆峒裏幽棲餐紫霞

宴虞山招真治來雲閣荅鄧子文度一首

鄧子儒林秀婆娑六藝場定居文學傳奚忝子游鄉古樹藏雲暗空壇抱月凉逢君十年外樽酒意偏長

盛子携酒城中爲宴一首

中丘無俗軼多爾問荒塗海嶽人孤蹈蓬蒿宅半蕪詩唯百一就酒乃十千沽月代東城客西飛送夕艫

中秋日集顧子桐陰館一首

緑竹舊爲林高梧新作陰海棠既揚態芭蕉復展心况有雲日弄宛然巖壑臨蘿軒遲澄月天外暮霞沉

種竹一首

緑竹何年植蕭森翳碧林琴邊嵇宅滿酒畔習池深月與澄秋影雲來助夕陰長歌吾一倚忽起鳳凰心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二

吳郡黃省曾著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秋日送程自邑汴遊一首

宋都浮玉殿黃帝具茨山羨爾尋遊地長歌躡屩攀鴈來羅綺歇龍去白雲閒感激梁園裏秋風動旅顏

送人之徐州一首

五月宜江棹清樽送遠遊客衣輕白葛去路引芳洲草碧枌楡社鶯啼燕子樓碭山雲氣歇愴矣寄新謳

和栗應宏送張子言遊北嶽一首

我客長安日君攀紫嶽雲餞琴揮鶴緒離劒把星文傲掇金膏藥狂呼赤鯉羣桃花明月館千里憶高芬

送顧伯剛令餘姚一首

新擢侍含香還除花縣郎近霄分帝澤成宿接天光北出薇垣外南移牛女傍他時想鳧舃遥瞩海霞長

送丘道人之曹縣訪師一首

旅鶴辭胥浦採車入景山岱雲推緬意齊鹿對高顏玄水珠將覓黃轝金再還此行逢紫氣應在尹公關

送蕭解元子雝北上一首

門停剡溪棹蕭史特相過攬轡有黃鹿藏籠無白鵞秋雲來禹穴寒月向清河軒冕歸相訪西山看薜蘿

送蔡羽歸西山一首

山閒如日觀君宅與雲齊西子澄湖在毛公仙處迷霜飛春草歇月出夜猿啼何日攀登遂揭帨震澤西

送蔡師古客武陵一首

日照峴山古雲歸襄水春青青洞庭草千里引遊人崔井酒初熟桃源花又新羨君人代泉江漢得垂綸

送惠生之太和一首

春色饒江舸仙山覓太和翠臺孤日動金殿五雲多漢水桃花泛襄城燕子過習家池尚在為我寄清歌

送郡守戴公督學山東一首

青兖名州古仙旌此地行紬書周玉版著錄負諸生岱嶽雲霞闕兗祠日月清經過逢勝迹題詠有餘情

送陳侍御逅謫合浦一首

白筆簪來好金門諫所希鳳凰雖鎩翼驄馬有光輝歲晏銜離酒燈前戀別衣暫爲千里別難赦擬言歸

太白山人卜築若溪草堂詩以送之一首

西巻玄貞子清風世所希草堂君卜築千載影相依烏蜀青山繞桃花白鷺飛時時有佳興明月嘯雲扉

送楊進士令貴溪一首

靈山龍虎地單父有榮除青瑣初登闥朱鸞遂擁車荆南推遠器田界撰新書會見芳聲達乘驄燿里閭

送黃山人歸休寧一首

戚家希素[illegible]文族隱高寒紫芳金洞擬昇訣羽人傳吸[illegible]移塵骨餐砂引世年昌亭聊貫酒分鶴餞長[illegible]

七夕送程子一首

自得黃山客追隨青眼稀如何人北去翻値鴈南飛遠道開秋色長河混日輝夷門歌嘯好那可廢思歸

送田兵部歸閩一首

嘉月停蘭舸金亭狎鳳群江迴茂苑日天吐鹿臺雲暫喜流萍聚先愁折柳分何時携紫鏡同揖武夷君

送人之汴一首

別思臨宵雨離樽傍早春苑舟江外濕河柳客中新列炬催行色題書問酒巡梁園三月裏憶汝對花辰

送謝海州純奔喪還建寧一首

霜月已臨寒憐君覓故山孝思方爾劇旅况若爲閒歲去圖仍壯愁來鬓益殘著書還憶子應在墓廬間

送中書舍人王子永入京一首

祕掖文台舊遨墀屬少年旭承雞樹月花直鳳池煙八鑾陪翊聖五字草稱賢此去金門裏何殊玉苑仙

再賦楊花送別子永一首

綠縟昌亭柳飛花引望悽入歌叅白雪飄路學金
堤隧逐離琴亂紛添别思迷春風吹客意同繞洞
庭西

送道流入九華山訪眞士一首

念爾雲裝客尋仙石照門虬鸞思欲御日月厭爲
樊聖院叅神侶眞峯訪道言桃花沿棹處毋得更
迷源

送顧中舍汝嘉之京一首

青歲入金閨皇家直報雞錦從天上賜銜是聖人
題舊國離琴奏春城别馬嘶行行何所贈但有紉
如霓

送蔡行人子木使楚藩四首

置酒此胥臺征鐃曉吹催山川離處瑟形影别中
杯遠樹叅愁掛流潮雜緒洄遙持綠水曲去入楚
門開

曠歲一諧逢蘭紋並詠風還將千里别勞我寸心
中草積工程綠花飄客思紅雲黪黃鶴地玆有鳳
踰同

天節下金門皇情眷玉藩綵旒恭國典珠匣憐王
園孔樹山朝色鬻輿泉夜恩渚宫將楚挽孝理佐
彌敦

藻局承齋板盤城進禮珂三湘迎賦草七澤潤文
波寵露龍膍浹恩風玉麈多松門弦吹畢當有便
旁歌

蔡子木再過草堂言别一首

征幰數言過高情仰薜蘿好鷗從不厭臨鳳羨宜
多門占五雲聚人在七林科獨嘆今玆别其如千
里何

送方士入西山一首

大澤浮三翼探源不謂遐綠空縈柳葉紅水弄桃
花掌上仙人露牕中玉女霞鏌麟將酒處誰是蔡
經家

送邢君賜還彰德一首

殊戎王門客南征自鄴臺購圖千里至將鴈九秋
來未解脂車倦尋開餞祖杯殷勤報雙鯉附取浙
河回

送皇甫子循黄州推府一首

迢遙邾子國此地擁朱輪言携吳苑藻去賦楚江
春赤壁雲霞古香鑪氣色新倘過湘水上應憶弔
原人

送鄒禮部謙之入楚一首

五月吳門客相逢不可留客堤芳草換行樹暖鶯流江遠摇歸思山長寄别愁楚天迷送眼雲處憶携舟

送羅綸還長安一首

送子長安去南山歸考槃原間日欲落江上春猶寒浙河將紆軫入關應始歎吳雲何縹緲將分猶共看

送石太守簡之高州一首

相晤卽相别春樽餞客歸岸無垂柳折席有斷雲飛道在行皆得名芳遠亦輝片帆催五馬翹竚思依依

送吳人席生歸烏鎭旅寓一首

念汝昔爲客誰知客處家一違吳苑月十落異鄉花暫埋蘇臺酒尋催霅上槎五湖桑梓綠瞻否洞庭霞

送陸子玄遊東魯一首

南國已春暮君行向北雲星江浮客影日觀討仙群忽悵茲晨别翻疑前歲分歸來竹牕下欣把紀遊文

送客還新安一首

草綠新安郡天春問政山吳門三月裏桃李送舟還老動鄉關思新開江海顔程潭高隱地應共白鷗閒

惜别一首

欲别更淹留搖搖江上舟片時杯共把千里影孤投行子若蓬轉居人惟夢求宜看戀國水不作背鄉流

送皇甫禮部子安使中都省親還京一首

眷闕肅輶軒辭家悵祖筵雲霄搏九萬禮樂職三千奉使勞方展寧親孝復全予懷重情舊馳送學流川

戴公江鷁已發買舟追送二首

聞道東旌發離情浩不收水知隨去鷁山亦戀行舟想像經鷗渚微茫過虎丘别顔須一接乘暮進江流

烟柳依依綠征舠不可扳傾城多祖席把酒有江山朱日懸行旆青雲照旅顔徒令懷德者愁思不能閒

送李侍御北上一首

驄馬餞朝天還臺動綵旃入京心象闕別國思山
川芳草迷舟外楊花亂席前斷雲如可把贈取佐
離絃

小歲日大雲禪房聽琴作梅花弄一首

歲紀已言遒空持白雪名誰知祇樹裏忽有梅花
生一撫客心孱再彈山月清何當坐幽閣爲寫幽
蘭情

曉思一首

夢罷明燈在雞頻曉月殘名慚高士久病惜往齡
寬朋好偏教隔妻孥不庇寒伐檀詩重把寧使古

風閑

春暮江泛一首

晚棹迴江色雲空桃李稀春山愁裏過不得瓢芳
非與以沙鷗逸杯看堤柳揮莫教紅日落留照謝
公歸

春日長安客思一首

白馬長安客黃金帝國臺鄉心片月掛旅閣五雲
開亂亂楊花思深深芳草杯如何北回鴈不帶錦
詩來

庚辰迎春日金果晚翠樓小集一首

青苑迎東氣朱樓銜午杯竹筵逢早集山日屬春
開入歲翻年惜憐時作世哀吳宮楊柳色行見碧
條迴

首夏集陸芝新齋一首

小築春初構芳樽夏始開榻隨蒼竹下客與白雲
來歲月無留跡林花有舊栽一堂棲短髮於此且
塵埃

秋日蔣子携樽過草堂宴集一首

蔣翊携樽至招尋覺爾賢暑殘蒼竹徑秋入白雲
天小飲過涼鳥高吟及暮蟬杯深雖酩酊愛客敢
求眠

七夕一首

獨悵成雙室雲河作雨川鏡宮逢夕啓梭宇會宵
懸燈九歡相照針多巧兢憐婁鮹天漢曲偕鳳入
雕絃

九日和皇甫子安一首

登陟隨鄉俗浮舟出古城鬢催餐菊興腸斷插萸
情望千雲姿麗湖凉日氣清物華皆灑淚空復愛
佳名

七夕池上一首

季月逢占火佳辰追躡經竹間還七客河際復雙
星接露歡銜酒看雲嬾乞靈苑蟲秋韻切催候警
子聽

九日五更起坐不寐一首

簷雨午宵歇室燈凉熖明寢興將百念蟋蟀聽殘
聲老態閒人識新歌候物成雞鳴催九日一感佩
萸情

八月十五夜月有五色華暈二首

圓魄度秋旻金輝皎夕闌不將三藉璧若御五成
輪扇聚裁紈麗波含濯錦新慶雲如得把堪贈北

堂人
滿月漾昭回澄輝穆氣催望宮華綴幕飛鏡彩粧
臺作暈龍文雜爲圖鳳色開凉風寒殿早天錦定
應裁

雪咏和皇甫子俊二首

脆晩歲其暮飄飄雪態迴花從九天落春向一林
催排戸疑慚絮臨園若妬梅陽春歌妙曲宛入郢
門來
白雪無栽植彌空自吐葩縈盈金戸皎繚繞綺牕
斜墜來增別緒銷處感容華更復攀瑤草還如衛
叔家

雪後對月和皇甫子循二首

瀰野雪初集雲端皎月開不知天上桂何戀隴頭
梅塵積輪言度紈披扇取裁春城此時眺誰不謂
瑤臺
繽紛飛雪暮天月閒風過映臺懸玉鏡融沼瀲金
波謝翰纔抽賦徐絃更入歌若教乘訪棹奚啻上
銀河

臘月十五立春和皇甫子約二首

玄轡猶遵陸青陽巳動灰如何一片月併作兩時

開淑景乘寒御芳飈借臘回韶光原自速何用隔
年催
在鍾方應呂覲斗忽隨寅何意凋零日番逢麗滐
辰未開調栢酒先作對芳人似天勤萬物早與布
陽春

五日宴中南家兄園一首

中夏家星聚清園選樂方雨華增宴沃天景並恩
長照檻嵇林綠生池謝草芳庭階芝秀滿終暮玉
琴張

除夕一首

獨酌未成醉初宵壺已乾坐臨風漏遠吟倚雪幃寒貧賤人情見江湖歲月寬明朝清鏡裏猶作臥龍看

七夕有思一首

紅樓隔鸞幌綠牕孤鳳絃河星一不度閏月兩虛圓千里夢相積數書心未傳芳宵新玉箸知掛鏡臺前

閏二月金昌亭眺集一首

九十半芳辰江山淑靄新文舟交謔女寶馬競遊人綠滿蘼蕪甸香浮杜若津欲留桃李色特與兩重春

新飾齋中作一首

小構吳宮畔鮮雲綠野披藥苗已彌蔓楊柳盡成絲鳳凰集玄上鴛鴦加屋垂於此就賢業遂爲何足悲

甲申春正月嫁女感述一首

弱息待良耦及笄歸丈夫早能閑内則今已習劉圖祇益春愁潤將令老眼孤婚期漸來逼難割鳳凰雛

懷五嶽五首

嵩嶽

太室登封地言攜寶鏡求雲笙過子晉星鶴下浮丘石髓春杯服仙牀夜枕留箕山知不遠兼得訪巢由

泰嶽

東岱標泰觀遥空青未休雞鳴看日出策秘想函求霧闕中天峻黄河足下流稷丘君若在吾與擁琴遊

華嶽

翠壁五千仞山經昔所論不愁攀鐵鎖深欲倚雲門日月雙崖照星辰萬壑翻修羊懸石榻時嘯洗頭盆

衡嶽

紫帶瀟湘水青高翼軫天五峯摇素月九井散靈烟玉髓春山好金芝福地偏南巡無舜轍花路想依然

恒嶽

玄嶽留青塞迢遥未得攀虎風吹桂綠龍月照芝斑恭石春臺靜琴空暮嶺閒毋禽煩報語行覓鳳門關

附寫副李公獻吉贈遊五嶽詩二首

昨報三吳客將尋五嶽遊薜蘿應製服春水正
宜舟二室雲中峻三花烟外浮住居吾幸邇先
肯到嵩丘

天柱峯頭雪蓮花嶺畔雲朗吟唯爭白獨往更
黃君婚嫁今應畢藜鞋有幸分共躋恒嶽遍歸
著丘遊文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三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四

吳郡黃省曾著

五言律詩一百十六首

贈答學仙一首

鴻術居吳市雲裝想翠津欲看樓是玉須厭宅爲
塵草異人間藥花非世上春赤松曾授訣過我問
玄眞

贈尹生一首

尹喜布仙骨蓬丘生好懷白雲看欲舉紫氣望將
來上草杯霞覓眞圖洞日開五千須早誦浮鶴謝
紅埃

酬孫太初過訪草堂一首

別業迴溪上孫登野服過山泉交戶牖花鳥帶江
波白日中園靜清雲客席多鳴琴送歸棹明月在
高蘿

贈閻錦衣珍一首

輿御清筵發心當綠酒豪始逢知驥步一語見龍
韜念國調飛馬看雲拭寶刀半酣多戚氣失喜掛
麟袍

重逢方太古有贈一首

曠隔金華彥勞思茂苑春此逢青眼客重見白頭人德隱丹丘鳳名華赤水麟中林清日月長與孔郎親

贈高山人繳談海遊一首

以爾神情好龍波泛舸前一檣標赤日萬里閣青天目急滄溟岸心捻紫嶠仙近山占白鷺（凡海泛將近山二百里許有鷺飛）欣把玉杯傳

長安荅左舜齋一首

我浮長淮棹君駕太行車紅日不辭遠金門來獻書綠樽邀永夜明月報相如芳草燕臺路歡求意有餘

長安贈蘇允吉一首

吳帆掛緬緬齊馬驅悠悠皆抱鸞鶴思同遵鳳凰樓開予一樽酒破我三年愁欲寫玄暉賦行將雅德酬

北極廟逢汾州禪師德舟談玄一首

芳殿高桐入青郊秀麥過彌天逢釋子大地諦山河花氏王城悟鷲耆法拼多一燈明石室金界自爲歌

山陰陳鶴有七歲之別抱痾既痊來顧草堂惠我綺箋古篇賦此以荅一首

越柳昔悲折吳樽今喜開扇遺璽月至詩惠鳳珠來黃鵠將心換丹砂奪鬢回相逢七年外文酒各頻催

客有好鶴者貽之以詩一首

客有洲居者飄然鶴與羣曉唼侵丹藻秋飛亂白雲杖餘苔徑候琴伴月淋閒作書雖不解猶恐是蘇君

贈隆璽禪師一首

自解無爲法常調鹿苑琴定中酬萬用塵裏湛孤心萬里無依錫虛囊不取金須知四眞果應得證于今

贈馮隱君一首

歷苦遺眞詮求山養大年未成棲福地常自塹壺天跡市心惟白齡衰鬢且玄塵囂吾所厭對爾意超然

贈王敬止侍御一首

上國中林老先朝法從臣道雖藏側翅名巳播批鱗閉戸文章貴開園花鳥新惟邀貰丘者芳酒共嘉辰

答王將軍惠松二首
靈木幽居少攜來四影清蒼顏添露逕翠麈落雲
楹凌島葉如剪懸蘿條遂輕不須雙闕面新益許
由情
宛似少陵宅四松三尺强影繞低萬木神已壓羣
芳今日堪摩撫他時自棟梁清霜任繁集翠蓋擬
森張

贈方士一首
採藥常遊國還丹不計春寳書傳海客黃散濟時
人玄俗留紅帀涪翁寓綠濵三千何日就揮手拂
飈輪

贈無愛上人自南海來求山棲一首
師也叢林秀嘉年猷愛河無生成般若不染出娑
婆珠性明浮海雲山照宅阿談玄排二語高坐未
能過

處州太守張叔載訪予西湖山中走筆荅此
一首
經始中丘隱三春在竹林雲朝供桂酒風夕助蘭
吟佩服搴湖上餱糧採澗陰殷勤逢五馬宛是昔
年心

金昌送劉司寇節一首
淮海同杯酒吳門此再逢虞卿忘相貴賀監有仙
蹤江草看前遠烟山別後重還期訪嶽日招爾祝
融峯

聞黃宗伯談平定大同事立贈此篇一首
單馬赴邊岑來旬荅　聖心赤臣勞按節青塞慰
沾霖鎮日開恩色胡雲掃陣陰古言麟閣者應可
嗣芳音

寄萬民望總戎一首
管寮高牙建參圖燧鼓清看花鳺鵲觀散馬鳳凰
城肘後探符秘天涯念友生金陵有美酒百斛佇
同傾

荅顧元慶一首
隱尚貪成癖幽尋愛歷奇石門唯嶺帶蘿室有花
披歌好遊仙賦杯清問竹期子真君不愧谷口慰
相於

鄭啓範御史過訪草堂一首
佩繡新停蓋藏輪舊仰驄子麟輝薜巷公雅挹芳
風就簡飛霜白隨軒吐日紅恭催天上客翹首憶
臺中

讀吳子文短贈一首

季重凌雲氣爲文史漢儔態以千言變工於一字
求欵關多學子擁篲有公侯毎爾靈珠握游揚羨
不休

贈茅順甫進士歸吳興一首

羨爾吳興彥登庸入紫闈妙才驚國老青歲冠時
人浮玉門闆大苕溪氣象新還擕 帝城色歸作
故鄉春

與周子以言一首

世路已如此勸君長隱休一簞堪自足三徑復何
求奏酒永紅日著書銷百憂玄衿淡無慕眞可傲
王侯

贈武進士萬民望轉漕北上一首

虎帳臨滄海龍韜入大科禁雲留拂塵天月引鳴
珂報國孤心急封侯逸氣多班生今老矣見爾愧
如何

予慕遊五嶽久矣程子乃先我登嵩華高篇
寄及感而賦之一首

結髪思尋嶽君先嵩華遊鳳笙曾幾聽蓮壁向何
留日得高天照雲看萬里流霞篇一披誦恍倚二

峯頭

文徵仲王䋲武袁永之過訪草堂不値一首

上客乘花候城南問隱淪一遵芳草徑三過玉堂
人倒屣逢迎缺題門藻翰新無由陪逸駕金寺共
尋春

贈御將軍永一首

御敎將軍冠初還紫塞遙用兵神出入圖閣氣雄
驍九掛黃金印重趨玉燭朝公卿推廟略爭道霍
嫖姚

贈陳撫軍習一首

子也侯門種雄奇自妙年綠沉如月滿金僕似星
躔氣有穿楊逸名猶飲羽賢教臺先中的一日萬
人傳

贈僧顒一首

開士棲幽刹蘿扉常自扃結蓮求妙法採貝寫殘
經露電驅形縛雲霞養性靈道風清扇所羨爾理
無生

荅友人以黃甲魚見餽一首

茂苑逢除夕故人音忽傳山廚虛歲饌海錯遺嘉
鮮一佐林間酒初珍雪後筵丹書雖可擲不羨葛

家玄

寄茅山董鍊師一首

師住華陽洞別來音寂寥餐霞還妙質將見大椿彫鶴舉丹成日雞飛鑪變朝王喬倘攜侶舉手為相招

憶華玉顧公一首

憶昔遊京國秋風逢顧琛試言青瑣客誰似白雲心對面松桂氣聽歌山水音不知千里駕何日訪嵇林

逢張憲副憶萬都閫一首

楚棹逕吳日當杯憶往遊每逢皆叢聚一別似萍流秋與尋山水宵同賦女𡚶總教千里隔南北思悠悠

寄汪給事子宿一首

念爾黃門客悠然紫嶠人一歸雙鬢綠五別百花新毛傳開多士曾田養老親吾持一片鯉遥寄若耶津

顧生婦靈子頗好仙事詩以嘲之一首

賢媛古難遘春閨窈窕來牀頭朱瑟掛鏡裏玉顏開亦好餐霞事能忘行雨懷吹簫如不負還與共

泰臺

顧二叅議抗志物外復不忘宦遊寄詩嘲之一首

早識宦為夢巴窥生是虛吾談白馬論爾愛絕交書王子踈堪笑嵇生嬾自如若何秋日暮猶事大夫車

懷方元儞一首

憶昔論交密經時覯面稀恨隨吳草積心繞越臺飛歲月愁銜酒蓬蒿病掩扉遥傳郯山客精舍欲相依

謁仲雍墓一首

荒原尋古墓松檜翳桐幽𡚶問臨諸夏何如此一丘衣冠開國俗俎豆繼春秋千載懷清德彷徨過客留

與戴嶽戴嵩泛舟遊會稽山一首

濺鄉窮佳麗掉櫂動川岑溪口湛桃色谷中生鳥音人行翠崖小松引空雲深宛疑花源裏陽春迷客心

宿鏡湖懷賀知章一首

鏡湖没狂客剡曲草徒芳明月思當日風流不可

忘仙人天寶上夜臺會稽傍舐今千載裏誰是賀
知章

題中允孫公草堂二首

翠薜芳成路朱桃豔作波蘭烟迷曲洞花日引高
鞵向宅青山滿江園錦翼多春風三月裏吹緑鳳
池涉

湖畔清華地高賢卜勝居林為野王舊山乃士衡
餘神奥探劉略情瀾發魯書比明天上客時擬賦
靈魚

詠鴈二首

静夜聲流枕凉秋影在雲一時同北盡萬里向南
分雨急風沉宇江深月斷天余心自有淚孤館況
紛紛

不識邊州雪何知瘴海花三秋兼楚笛五月伴胡
笳一一隨粱稻雙雙宿渚沙生來自飄泊形影老
天涯

詠藤簟一首

珍簟來江夏纖纖綃縠紋鋪流剡溪水卷結隴山
雲不扇銷珠汗非秋解鬱氛何須栽緑竹蛇似臥
湘濱

月詠十五首

滿鬼流萁砌清輝逼苧袍雖看萬里外應此一河
高且復吟圓璧知誰泣大刀片輪千緒起今古客
滔滔

北塞為愁色西宮作怨明却來南斗下幽動野夫
情蛟海思吹笛鸞丘欲枚耕望舒煩一駕宜竝客
懷清

泉冷光含石烟消影挂松似知隨野杖疑特赴山
鍾愁恨三千丈樓臺一萬重不分江海濶處處影
虛容

東嶺俄看出西林忽見歸却同河竝濕如與鴈俱
飛海影能棲鬢天光愛惹衣庾公誰欲寐終夜啓
江扉

囊盡思留璧池空願借波紅顏那可駐飛鏡欲如
何香霧花間重寒光竹裏多可憐風露色一一到
雲蘿

乍上蘿軒月清尊杯獨看旅鴻千里白棲烏一枝
安露外桂應濕風前兔自寒忍孤清影落耿入漏
聲闌

爽氣秋江霽微陰暮嶺收玉輝升靄靄冰質動悠

悠一桂流千代清娥共十洲乾坤悲暫寓滄海一
浮漚
陸史北堂夜曹王西苑宵漸教新魄繼益使古人
高寂寞悲千載淒涼困一袍鬢絲渾欲謝慚爾照
蓬蒿
鏡小經河破蟾殘入漢消稍侵雲作覩還傍鵲爲
橋簷色松留細琴輝竹倚嬌對之邀綠酒顧影共
蕭蕭
啓戶方深樹浮觴忽絳河涼時真一暫高駐乃無
多每惜清輝減還悲芳歲過纖阿攀不及生世恨

如何
一歲天邊桂茅齋十二生眦余真過駟憐爾亦浮
萍今古移塵世東西厭海聲遲遲如戀客不肯墮
寒城
風滿真能動雲輕幸不遮携光開萬里飄影駐千
家星路思飛軫河磯欲上槎飄飄若遺世獨立思
無涯
昨夜風兼月今看霧擁星江天繁落落花竹隱冥
冥初信明偏海俄驚白到亭桃孤吟再起歌好待
誰聽

午夜逢分鏡遲遲近野袍幸能清海霧猶可見杪
毛江影寧依杜園光豈對曹半生愁浩發看入曙
河高
聊作星俱映甘爲日後馳敢辭昏夜過一任細禽
窺海海光無極山山影不私世人方急進未可示
盈虧

庚辰冬日讀太平御覽屢得蝴蝶乾翅座生
云古人常採辟蠹因援筆紀興三首

色訝桃花片香知蝶翅乾但求倉簡固誰惜鳳車
殘細草飛難脫輕枝集未安如予任銷蠹留取點

幽欄
何處求春蝶芬芳着簡編竹枝無箇筒花蕊少翩
翩畢命全文字緣人久歲年恐收莊子夢清把意
淒然
片片春風小飄飄百草低多疑朱網得香莫美人
攜春滿遊無奈花繁意共迷故令輕薄影一一伴
封題

七月六日江燕一首

春燕今猶見江干語竝飛不知秋未半何事影全
稀故主辭偏早新雛引欲歸浮生看去住自有淚

沾衣

題周郡倅午谷草堂一首

午谷寂無譁春天散物華鳧鷖秦地鳥桃李漢京花丹水流紅日黃山動赤霞時聞鸞吹發宛似叔卿家

賦得石上菖蒲一首

盆水綠盈盈中涵碧島清玉衡抽葉細金韭吐花輕嵩嶽仙人記浮生上樂名韓終希鳳步餐餌可長生

讀泰山王處雲韜堂紹陶錄其間以草木羽物爲山水之友且慕貞白淵明之風愛而詠焉一首

泰山王處士霞月自幽情宇宙無知已花禽常友生華陽風並遠栗里意同清高士吾將紀還須寫令名

賦得紅瑪瑙之杯一首

上玉丹文縷珍杯赤理華購自月氏國投之處士家夜揮侵寶燭春聚奪桃花仙人將桂闕攜去飲流霞

燭詠一首

藻景斂空暉雕檠然九微枝駢當夕寢花麗合歡幃光以夜珠並照將宵月希若教離席秉清淚亦沾衣

題士女圖一首

秦女翠華椐花間駐彩車玉顏行月滿香襪步蓮徐意結同心草恩多比目魚文君嬌不奈琴意赴相如

沙岸燕窩一首

初謂雕梁貴何知綠岸多歎如希兔穴蟲似學蠶窩託殿趨繁麗依筵愛綺羅莫因金屋處忘爾拂沙河

寒蘆落鴈漁舟圖一首

吳榜暮乘鳧寒流漾碧湖青山聲入鴈綠水影含蘆月下看聯集雲中聞斷呼故人天末在寓有尺書無

玄武門觀市一首

顯敞遵彤陛氤氳度紫房楙遷荆璧麗華貨彩文光玉貌紅章使金錢綺服郎爲求人世寶因向九天張

賦得楊花一首

點點玉樓盈飛飛金戶縈何心亦作亂不態自流輕下葉疑隨蝶藏花若趁鶯一將夫壻擬千里倍馳情

賦得輕燕逐風斜一首

三月雕梁燕飛飛弄景韶妥乘花雨度斜趁柳風飄語幕侵歌麗迴簾逐絮嬌趙家魂不散金屋尚逍遙

賦得陽臺一片雲一首

靄靄更縈縈大邊斷復舒雨含輝覺重風度影逾輕曉駐歌深色宵行夢想情若看流不返遊子惜徂征

賦得空林難獨守一首

望望切君望懷懷秖壻懷一身將化石萬念豈成灰夢偶衾終獨青拋鴈不來鏡中蛾黛色翠鎖若爲開

賦得仙山採藥一首

閬經圖上品五穴討三花洞乳將兼露磐芝采雜霞紫丸隨寶鏡黃散挾鸞車更得逢西母銀臺路不遐

祭酒陳公遺井一首

鑿井百年餘今爲葛稚居庭花虛碧甃欄石斷銀書飲玉浮雲志求藏竝受譽仍希丈人拙抱甕灌園蔬

題初溪草堂爲僉憲朱子和一首

項巘盤雄國青山出上州未覩巴成字初逢錦作流注峽將雲下迴峯抱月留使君棲宅興芳藻接毛劉

芝田一首

桂父服芝房山圖事隴鄉種來三作秀掇取五成芳鳳吐充人餌霞披繡片糧玉禾雖不藝自可歲年長

題樊駙馬山池一首

昔日吹簫地波分太液池星如照女度月似影娥移魚在依王藻鶯來拂帝枝平生懷上善觀俯叶矜期

讀襄陽耆舊傳一首

宋玉陽春寡龐公隱德深猶存楚國調尚見白雲心踪跡人何處遺安我所欽昔賢成片紙歎息倚花林

金陵詠一首

舊闕天爲府新看錦作州草芳非晉苑淮曲是黍
流國有千秋壯雲皆五色浮六龍銜曉日常吐鳳
凰樓

吳詠一首

山擁西郊秀江趨北郭斜苑荒猶紀茂洲寂尚名
花風土夫差俗文章枚叔家朱樓相夾起鸞鏡鬬
鉛華

夕佳軒一首

倚杖啓江扉西山暮月微虹梁含返照芳樹藹餘
暉水氣成霞淥林光似旭回衆村陰漸起猶帶集
禽飛

賦得釋子臥雲房一首

釋子雲俱住無心兩自依禪香〻柔閣卿露染春
衣擁錫孤浮影談經五色輝解空〻〻處所貞際本
亡機

題禮部楊公循吉支硎山房一首

稚川烏石嶺遯少戢山陽夫子新標舍支公舊隱
鄉憩含群木秀堂接五雲長自作名賢宅林泉亦
有光

賦得行舟遇遠樹一首

一葦泛遥空桃花度綺風五湖孤楫裏千里片帆
中萍酒銜春綠霞竿垂暮紅秦源何處所搖思玉
林宮

賦得長命縷一首

五色靈仙綴千絲少女攀縷交穰綠髮臂繫益紅
顏竝虎分龍內同鸞出鳳間永年從此得何須假
九還

桃詠一首

上苑一桃新穠華耀綺晨五淤霞借色雙嶠玉爲
神但吐文園艷常嬌寶鏡春問言誰得覯應是武
陵人

賦得菊散一叢金一首

瑤霜降青女金風流菊吟〻非楚〻翠總懸蕊學星
舒杵薦劉生飲授充王母虛藉爾〻陽英順我百
齡餘

賦得黃山泉一首

仙嶺媚春華浮泉雜綺霞雲中迴碧草天上泛桃
花流散金堂宅源從玉女家容成如可揖綠酒酌
丹砂

東皐草堂爲倪令賦一首

駘蕩溢蘭澤流芳轉碧林野含雲氣暖江引日華深紫洞蘇門嘯桃花五柳琴春風吹玉宇一賞艷陽心

題會稽山房一首

安道會稽隱栽花傍嶺棲蘿交禹穴壁桃涯蠡城溪俗遠孤雲似藏深蔚豹彌囊中看綠字一卷洞天題

悼孫翁艾一首

孫登長嘯者泉石托遊盤廣決窺能受莊書借得看養年霞作餌遺世鶡為冠今日星河上悽瞻處士寒

哭岳處士一首

昔日泰山客今秋會嶽行[illegible]雲[illegible]白首栽竹是平生名托林巒貴家餘草木清壚頭[illegible]共酒悽斷不勝情

哭邊尚書貢一首

薇垣初棄組花逕遂捐琴白首三階夢黃泉萬卷心文華昭向苑酒德在嵇林昔日遊歌輿鳳臺不復尋

謁孫翁墓一首

肅趾松門寂悲衿石嶠寒竹餘當日臥雲剩昔時餐澤潤流應遠賢風飲未闌山陽懷舊德張酒不成歡

悼孫子一元一首

述喜若溪僻棲方西塞深容能怡酒德妻與樂山心徵士碑看紀萊波夢忽侵至今超曠意猶得想孤琴

表弟王曰俞以母舅[illegible]孫山人夜酌詩乞和妻其成篇一首

舅也林間客高流綠酒同琴歌成故事笙鶴已遙空適意青山解催人白髮工鹿門明月在何處覓龐公

哭李公獻吉四首

歲子初傳厲江秋始狎龍把書心[illegible]喜攜手氣俱雄彌有陽冰託吾希季子風終然將寶劍脫取掛幽宮

絕代詞林哲新傳鬼錄人琴捐當歲夕川逝逼元春日月音容古江山涕淚新天涯有知己沾袂惜麒麟

往歲楊園餞凉風七月樓不言躬再拜為別淚雙

流鴈引鄉河遠霜催旅鬢秋黃泉何底急今我泣藏舟

臥病梁園日尋醫吳苑天子戍烏烏養兄有鶺鴒賢骨肉恩俱切神樓散不傳竟歸淹伏枕吾斷玉琴絃

哭友生呂孝廉一首

可歎蓬廬士衰遲尚一經慮貧心自守窮逝氣難平短日啼慈母秋雲泣友人 吕君激昂意抱取岱山征

悼室人蘇氏五首

一日罷容輝香奩何處歸月塵梁匣鏡雲棄楚臺衣笑閣成啼室雕房改素幃桃花零豔色疑和㣲魂飛

訣淚寫長河恩心恥奈何囑音珠比慽閨美玉方多芳草愁香黛春風怨綺羅十年桃李態回首付東波

巢幕燕初新流蘇帳已塵淚懷心易落身入夢難親婀娜花前女萋其草下人今年闌幕裏蕭楚不成春

嗟爾在芳年如花不解憐未成王仲節機進樂羊

詮緝獎縫征服餔糜餽讀筵 如逢光祿者女史必書賢

一夢一悲凉千思千愴傷期言百年好翻逐九春長樓寂珠沈綠臺空玉謝香卿卿溝水意今日已難忘

石湖傷王履吉一首

歡境悽懷動新林逝客栽偖庭仍茂竹張宅半荒苔湖憶臨杯綠花疑作賦 石湖今寂寞不復子雲來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四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五

吳郡黃 省曾 著

五言排律三十二首

金山一首

圓嶠長江裏攀遊拂斗槎潮吹香殿草泉閟寶林霞四集帆檣色中盤日月華龍宮開法藏鰲界出蓮花矚海紅樓複沿濤紫磴斜不須三島問宛爾入仙家

淮陰謁漂母祠一首

曩昔淮濱母王孫一飯將鑑如君子哲義有大賢方溪竅哀龍淺風雲感鳳驤千金終以贈寸念本難忘草澤憐誰解英雄困乃常漂亭餘落日楚劍失秋霜墓與黃塵古祠同綠水長憫窮人口播報德簡皆光慷慨奈遺像清酤薦紫芳

歲暮齋居興一首

白雪緯雕琴陽春候適臨詠蘭遊聖操弄綺挹文心水解流花沼山疑傍竹林五雲方聚宅孤月正窺襟移以揚歌玉袞其奪賦金性開彈復理曲妙引重尋和暢迎時惠淒清戀歲陰稀生解優德鼓取報知音

太宗伯霍公渭先邸署見古樓宴集縱談古今治國要理紀述一首

帝左開華第天中標峻樓雀湖鄰月曉鍾阜近雲秋北衮方調燭南宮少借籌黃圖寧坐鎮蒼庶眞清脩緗秘遂山聚篇多冊府求傳詩窮正變約史象春秋小子惟卑器名公接大遊談王儒有則折聖世無儔片語衡知宋裁言掌見劉一生君是報雙鬢國爲憂卿坐杯常繼清言燭每留自慚珠不足明璧竟何酬

宴王繩武玉峯草堂一首

愛爾金門彥爲家倚玉峯曠區眞特涌百里此維宗在昔傳名岫于今擅美封氣靈園羽異山秀苑華穠作沼通崖液開堂寫嶂容旭春卿靄積霞晚紫輝重梵塔標池影仙樓表宅蹤臺疑登鳳鳥城似入芙蓉臥榻成遊具閒居足眺供平生泉石興于以策雲筇

康德函書至一首

鳳署揚秘客司文炳孝朝甲科三第首才妙十中翹舊史輝彤述前林播藻謐直絲揮斥早荒徑灌棲饒位薄名逾大齡芳鬢已彫誦言時挹抱傳德

毎欽標忽惠泰河鴈思乗澥業幣二金叨式利千
里不云遥會晤知何日孤琴待爾調

寄鄭啓範御史一首

久鬱陽翹望歸舠惜已過一方同未得四處感如
何豸斧眷棲豹金華且狎蘿仕淹心不競道卷節
難磨九折違官險重濵出宦波竹書榴洞把鸞酌
鳳山酡至德知無擇全身本自多南鴻飛九月聊
以寓離歌

寄朱叅議子純一首

金版深鈎討珠文遠讃尋早齡龍籍挂仁牧虎符
臨喬德棲春雉栟風鼓旦琴憲章昭法㑹戎秩體
官箴九品銓爲掌三年鏡作心礪身稱國器復道
眏儒林嶽分聊作屏台望佇爲霖藉㒂南鴻羽因
風慰好音

蔡子木過訪兼惠贈言賦荅一首

經始巖栖日中郎接儁賢英姿家玉比文藻國華
先朗思俱名理清言各妙銓意同閒水鏡情契寫
山紘抒軸推芳品津梁擬上騫人將明月靚詩以
穆風傳霞彩叅談席春容入欵筵使郵迥詹岱仙
鷁駐吳天鴈遠離琴外川長別酒前旗亭楊柳色
早已掛征烟

贈友生一首

念爾三吳客高遊遡六川壯懷探玉畧雄抱歷金
邊國劒看星佩家弧映月懸五侯心不下萬里氣
能前捨筆齊班業懷符學李賢紫城時未偶青鏡
歲常憐豹蹢依山壑鴻情寄隴田業因交友薄名
爲守躬全春日逢杯酒殷勤贈此篇

送郡守李公調建昌一首

錫壤覲南教宣風動古聲旭星臨國政明電秉王
成拔巃懲强族持葦煦赤嬰鄧攸惟飲水汲黯不
求名緝擾歡謡起蠲苛美化清瑞凰糧見集惠露
湛其零近下陳公榻常攀謝子瓊好賢安盤折洛
理樂揮盈吳苑方漸澤盱江遽改征德花離郡早
廉石在舟輕治以循良貴勞宜秋爵旌蘭蓀留不
可長息送専城

送陵浚明給事還 朝一首

八族吳宗貴諸嫣漢裔揚太中垂宴喜穎守炳巍
蹐附翼爲龍翠搴輿集鳳凰紹枝繁領袖繼體並
千將吾子金閨彦高名紫旦鄉妙齡懷耿飾草布
已張翔鵷舉兼巍薦鴻飛列要行鞹門供幕直瑣

地寄朝陽直氣鸞闈上忠謨象闕傍定儀如慣習
論事有數詳急務延英視宏圖玉塞防用人陳四
策弼　帝補多方臺駁情惟允樞封夜未央崢嶸
奇管籥慨慷動　天皇遂典銜才任遥司藻墨場
赤霞南省闊碧草會稽芳水鏡逢懸照儒衿共激
昂馨忠羅竹箭拭眼得驪黃春日王程遠青雲宦
路長禁臣勤斧鉞　明主夙衣裳懷中有新草行
見奏明光

送祝遥緒叅政廣西一首

載英標濟美摘藻掇科芳　帝獻金爲籍仙遵玉
作堂事殿分曹秘言車佐省香讜陳停漢輦嘉告
補堯裳鳳翼投閩徼鵬心擢楚邦南河茅戟秉西
雍竇旌驤日觀熙雄土星泉撫鉅方羊碑應讀峴
買賦合浮湘六服登殊績諸藩詠太康建麾風自
遠陟岳道逾光八桂稱遐鎮三明愜大揚龍城歸
澤露象粤待謨匡定知留惠愛塗巷詠甘棠

送王推府與齡賀　聖誕之京一首

晕水流華瑞丹陵啓聖光河靈天誕永龍叙　帝
圖昌燕滑傳三爵移珍走萬方士英歸許善郡妙
簡王祥纓夏浮青舸金秋入紫闥霞裾瞻虎陛星

屐次鵷行秘殿聞仙樂槐宸接壽觴向輿稱有慶
望極頌無疆薦禮衣冠盛浴風獻替長名儒留侍
從東掖握蘭香

送黃山人遊武林一首

言命嵇生駕錢塘訪物華香街接垂柳綉戶雜衙
花刹映湖中寺帆停海上槎帝鄉今異古姬館客
猶家山自城心起江於國背斜奏杯應瀉月振策
即凌霞嶺樹時妨蓋園鶯不避葭桃源倘沿棹歸
定武陵誇

送白禮部貞夫入秦祭告韓王一首

半嶽摧金峽中河竭武川　帝枝凋貴葉晨纛逝
宵輧八代分封久千程錫賵專瘞瓊須內玉簡使
出臺賢當哀將從愴維藩設祖筵烏看朱有翼爐
挹廣成烟問異觀殊化懷符發藻篇蕭關旌欲動
一奏雍門絃

送唐編修北上一首

聖上建元良天衿屬萬方選材營寢廟儲宿拚離
光鄧禹惟賢簡山濤以德揚妙登充四友清擇象
三王礎祿開開誦詩書迪渼莊宜猷趨桂苑求福
侍蘭坊玉質華監撫金聲起就將佇看仁孝德永

係寶圖長
隆璽禪師慕遠公之金界探廬山之紫峰過
我言別賦送此篇一首
上座聞僧鳳高文景誓蓮體宗由得性超果任窮
年鸚䳇三千衆芙蕖十八賢高懷皆離日妙觀總
瀰天石鏡留玄照香爐續聖烟趾清庭選福心秀
刹求偏一鉢遊王舍孤雲度法筵東林堪宿樹北
澗趂調絃鳥弄全標梵花開悉露禪入溪劉並德
陟頂惠同肩別將衣作念去以道為憐借取春堂
月馳光建業舩

正德乙亥官舫載籠錦錢鷄倒挂鳥孔雀通
背黑猴諸禽獸上獻紀事一首
奇獸炎洲遠珍禽天府收他時靈囿樂今日畫舩
留攜籠煩上將給食走諸侯鸞鳳徒高舉麒麟不
可儔入朝宜抑象放苑只親鷗萬歲應棲翼[illegible]
恐挂猴文華須寂寞太液轉夷猶寵極心何似恩
殊身莫酬周王有臺沼愧爾鹿呦呦
恭題　趙王思訓樓一首
上國巍樓建凌雲在鄴陽寶山通霧滿金水接源
長八綺龍文煥層飛鳳綵張訓言恭　列聖思繹

羨　英王孝履臻鳥瑞仁衿洽葦芳處宫為善樂
藩室服儒光作戒瞻虞鏡千修入孔堂竹書千里
至藻譔九隅揚湛宴西園邁躭經北觀行設筵留
卜夏擁彗得田方陟覽河山謐登居草木康維城
眞足倚永翼帝圖昌
題白石精舍為蔡子木一首
昔有仙靈者呼之白石生為年籛務上餐液夏周
更世往山猶在粮餘洞得名中郎稱國彥精館倚
巖成桃火宜探水芝幽可掇英雲華隨藻筆繼響
荅金聲濬液膏流滿瓊璀草樹縈作臺邀少女標｢

宅待方平麟脯行將饌鸞漿會此傾皆疑秋署皎
人竝玉堂清知守存聃奥緇璘遡孔情正登紅藥
選先有赤松營意緬蘭為宇詞芳桂結楹何時携
寶鏡來討五霞城
顧中舍壬辰之冬直　文華殿書顯靈宫碑
而邸館有鴈集之未幾承　御筆題銜之
寵若先徵焉索賦此詠一首
何許長安鴈翩其下紫氛一歸金殿客永斷玉關
群德羽霜階戢祥音月邸閒隨陽承日彩為字寫
天文卿翼常投獄賓行每在雲美休徵淑鳥殊錫

兆華雯閣候惟龍近池恩與鳳分帝歌賡舜爛熙
藻挹堯芬寶燭　皇輝被仙杯法酒醲長携五色
管供春　聖明君
來鵲樓爲張令文宿賦一首
言從山水會清構聳瓊虛遂有王風鵲來巢君子
居衡條經始竝占歲肇祥初棲月飛華棟鳴風向
綺疏荀家鳳集後魯令雉馴餘崑圃遊翩爾雕陵
感晏如還疑千喬舄于此汎金除
題毛中丞華山隱居一首
福地華山隩蘿門繚繞通石攢圓島秀雲吐玉臺
紅鶴治標塵外靈書閟褫中鼎餘丹藥罷蓮墜寶
池空洞曲飛松雨堂幽度列風碧壇明月滿令復
照毛公

和劉孝綽落月望水一首
翁曖霧初縈眉低水乍明珠隨湘佩出步逐扇歌
成悠悠帶星逝晃晃並河盈照心耿殘對流干徂
駛征遵冊潜女色瓜桐蕩人情綺鴛含藻宿文鯉
抱荷行穎光不可攬芳夕自怔營
明妃詠一首
妻訣翠華宮言歸異域戎選圖才易輿驚貌美無
同絕代留長恨黃金失至公影遲隨北馬聲咽羨
南鴻魄玉銷胡月顏花殞塞風恩違春不到愁亂
雪偏濛夢國多逾切懷鄉久益濃蛾殘香減黛挑
落粉洞紅毳幕魂孤寓琵琶拍自通淚懸青海上
啼盡不流東
詠貪人一首
縮躁事錢刀登津萃僮苞竊縉如盜鏹肥篋乃民
膏官鬻成商舸皇耳即市帑銅陵圖食鼎金穴買
賽貂出宰爭華縣分司奪勢曹訟臨陶白勝薦舉
鄭羅超郡鄔榮心慕邪淵奮首翹犨珠投暗室輿

賄伺昏宵噬虎無全窟搏鷹有破巢懷青驕麗滿
嬰赤憯淪漂人也貪何極天乎道本昭悖來終暴
出潛取必明消攘積雖終世傾頹在一朝宣餘門
自慶惡樹戶當凋不見先王器爲文警鼎彝
詠舞一首
殊伎擢傾城名娼列綺楹候歌嬌鳳止移翁綵雲
生娟袖增新態迴腰出艷情聆顏花裏笑折體柳
前輕疾轉含遲頓欶低雜怨迎風臺纖欲舉雪慳
曳多縈趙女春偕麗巴姬月並盈楚襄稱嘆數梁
簡賦言成珠翠參差罷高堂未解纓

武庫員外薛僑持其姪左給事中薛宗愷柩
歸廣州過吳門詩以哭之一首

青瑣振朝芳星樞耀夕郎道思　明主用言以
聖時昌指佞安知罪圖忠顧得殃軀捐心詎朽齡
短頌何長德殞家門秀才沉廟社光士林齊灑淚
與爾泣圭璋

哭張子言一首

髫歲陟文園懷鉛早峻翮棲身蓬作宅抒詠藻成
言國彥要芳締朝紳愛綺論醉鄉虐綠酒窮巷傲
華軒作客賢人聚平生處士村賦金憐自擲德鳳

惜無騫山幾常飛鳥王侯不輟轅四愁隨白髮三
徑接青門去害能調馬遊賓已化鯤在吳欣把臂
客冀佃同樽草覓黃香巷花求平子垣道親披對
屢心賞和酬繁露也朝何速孫乎夜莫援往秋猶
寓鴈今日忽傷鵷桃剩沿源思雲留訪嶽魂御溝
琴水咽河表劍霓昏遥展生芻奠哀矜為爾煩

挽杜隱君敬心一首

念爾玄遊者平生傲散矜巖棲遵隱蹋帷下宅書
林八索鈎覩妙三餘撰討深閉關芳草色遺世紫
霞心石髓思餐古源桃欲覓今跡孤山處展情至
竹間琴煉藥年何晚歸泉候易侵積家憐有德貽
子羨無金此後蕭條徑籃輿不復尋

悼無塵禪師一首

紅界起闍提洲輪夢影齊七城開秘軌三草茂神
莢有羣持幢鼓無修絕徑蹊緒禪唯室閉蘭誦止
山棲世出延香教真歸入妙倪院生功可內方去
業堪西樹鳥流音感堂雲障色悽蹁空軀已變住
湛性何迷逝水傷金澗遺風景綠梯欲知超化跡
詠取鸞終題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六

吳郡黃　省曾　著

七言律詩五十五首

除夕讀眞誥一首

凌霞孤興當除夕縹緲靈蕪鑪上焚嬾倒山樽浮栢酒静開眞誥誦苔文青天鳳駕他年事翠島龍芝何處分佩鏡懸符遊句曲清宵獨坐想茅君

山中夜集一首

紅燭山樓泛玉杯清衿特爲高人開白雲似傍紫巖駐明月解入青林來此夕歡留琥珀枕平生愛

覔金銀臺酒酣拂麈不能已玄談各吐雲霞懷

晚步吳宫原上一首

當年鳳吹歡遊地晚歲長林眺眼中落日紫城曾霸業荒雲玉榭幾歌風誰能踪跡非蓬似豈有豪華不夔同西嶺歸烏眞擇木紛紛翻影匝高楓

池上室左小兒栽有新竹社中諸君數數過之一首

池上栽成竹一區凉雲不斷蔭相俱人逢子敬停花屐客勝公榮弄酒壺自喜平生嘉跡似共誇終日鄙言無揮毫拂素休辭酩近有南鄰足典沽

對竹軒下一首

山人種竹當清軒攀弄脩篁心灑然春搓紅日醉芳酧夜掃明河横素絃冷風蕭颯聽來好翠影嬋娟對可憐平生製得玄洲曲借爾吹簫秦女邊

七日之雨魚沼遂盈一首

天澤汪洋何太盈霞林轉眼芳池平細沼終難蓄靈物炎流任爾飄浮萍衆鳥羣爭紫園麗孤雲獨倚高天清巳甘白首渭川釣相携高士垂修名

山亭下鷗鷺一首

玉鷺霜鷗湛羽儀雲波日影泛參差清湍啄蔓尋

常見碧渚羣遊何所思霧擊風搏那可得江妃素女自相隨乾坤秋色孤亭暮對汝悠悠動遠悲

五月葡萄結顆二首

縈空高架紫藤敷馬乳纍纍綴碧鬚大宛靈根天外得華林仙種世間無將携稚子嘗千顆更擬山妻釀百壷却怪直方曾著録品名何不首龍珠

美實垂垂紫末齊長枝宛宛翠交低酒分王母知仙品種逐將軍自遠携莫遣候禽窺竹戶不教珍果落花泥相如賴爾除消渴少婦時能捧綠閨

雪後遣興二首

玄冬素雪灑江天誰識袁生一室眠農穀已憂成
歉歲林花空復兆豐年青雲抗志誰堪傍白首爲
歌秖自妍凍餒妻孥顏色好典衣慚汝鈇金錢
暮雪霏霏被寒坂朝來風色草堂妻飢烏合向空
庭集老驥從教舊櫪嘶病態提携頻綠酒頹年夢
想切丹梯武陵春水相將滿欲泝桃花任一迷

竹下晚歸怳有月色一首

臨池坐檻弄霏微著屐扶笻竹下歸雪路杳生風
撲面烟空忽漏月沾衣清狂戀友宵行國傲散䠞
遊晚叩扉鳥雀何緣棲亦暮投林尚有一羣飛

舟中覽金陵携歸古鏡一首

金陵古鏡新所將孤舟覽之情内傷青年欲付逝
波去黄髮漸隨春草長玉顏一代照多少菱花千
古常輝光篋中留取伴明月它時訪嶽載雲裝

與陳郡推乞丹砂牀子一首

桃花空望列仙家芳草難回兩鬢華雲裏未逢青
鳥使山中長想白牛車居林膳薄惟餐蕨買藥囊
空只餌霞不老近看劉向錄從君寫詠乞丹砂

集陸郡伯園一首

招携來訪平原宅作圃爲梁總覺賢芳草無心迷
客徑桃花着意帶流川持杯卽舉青絲菜作賦須
閒白雪絃泉石自便麋鹿性相過宜數問林烟

唐氏園觀荷一首

虎閣中天携酒攀芙蓉爛熳芳溪灣綠竹高浮翡
翠羽白雲四結璚瑤山風蟬雕檻近人響霞鷺青
樽傍汝閒欲折秋風惜遲暮花前徙倚不知還

堯峯山寺一首

堯峯天上表杳臺寂歷松山選勝來三嶺將雲迎
客度五湖披島待樽開靈池習坐依芳草覺殿談
禪閒綠苔爲語洞庭仙嶠日遲迴莫以賞心催

虎丘四首

山人放棹金昌郊虎寺銜杯蒲筍肴衆嶺盤迴赤
日動千林駘蕩青霞交接羅倒著紫巖下如意清
揮翠壑坳遠公蓮社我將入煙堂石室新誅茅
春山秀色流氤氳芙蓉獨倚無人群高竹明含紫
空日瑤花淨染青天雲駐席仙杯翡翠亂迴榼玉
笛魚龍聞西林新月出何事澄江爲照黄山君
吳天斗折攀花丘問壑尋池可自由秀島珠林瓏
齊出鮮雲石壁春爭流彈琴竹逕過青鳥洗筆桃
波迴白鷗山公騎馬醉歸去煙霞爛熳誰當收

擊汰春江吳榜齊高人笑拂青雲梯紅日眞成紫
臺照珍禽亦作丹丘啼坐來碧石自爲侶登行明
月猶堪携玉壺流連不能寢閒寥半夜聞天鷄

憶縹緲峯下二澗一首

秀孳靈泉白綺浮雲中玉酒如瀛洲山澄碧氣與
人汲天借銀河當戶流紫澗桃花飲麋鹿春風瑤
草煎琳球王喬思汝解焦渴閶海將乘蘭梓舟

郡守李公珈下訪言別一首

林間懶慢閒人臥花外傳呼太守來談對不離經
國語席前俱是慕賢懷龍將曲巷題荀里鳳引高

車耀陸臺良牧無由淹坐嘯春江已近餞芳杯

吳令蘇允吉過訪草堂有贈一首

仙令彈冠東魯賢五湖雲日鳴花絃玄珪玉揲蒼
黎慕明遠清文海嶠傳却扇風生翠庭轉停車雨
色朱空懸山廚聊出茅容饌拂麈高談及暮天

奉荅　趙王殿下惠帖一首

呼嵩實曆堯年轉縹緲星槎漢使回幸捧慶雲瞻
睿藻願看明月仰高懷儒家已誦河間易賦客思
沾鄴下杯莫道天家人世隔仙源流處錦魚來

荅田汝耔一首

粱苑夷門接吹臺鴻盤龍遯隱蒿萊荀生早抗栖
巖志阮子眞憐濟世才帝雪流園成藻賦仙霞飛
嶠引高杯玉琴此日空遥憶山水終期共汝開

贈大司馬王公廷相一首

禰生一刺懷中滅何事龍門却喜攀藝苑才名應
獨步紫庭風節更誰班嵩雲河色瞻靈氣海日江
春慰旅顏客子今朝歡不及得將魚目換珠還

贈朱太宰㮣中一首

太宰仙臺早挂纓栽花漉酒寄高情門廬不改齊
嬰卜塗巷皆知司馬名大雅合稱金殿首高標爭

羨玉壷清自慚獨步非王粲降德忘年倒屣迎

懷徐學士兼訂林屋之遊一首

見說樊魚徐學士青山黃卷臥烟蘿蓬臺日月論
思久花徑雲霞染翰多興在五湖時放棹家無十
里不鳴珂金庭仙宇吾將覔鹿駕邀君一共過

寄高公次副使二首

吳臺花鳥數驚新遥憶朱輪金馬春懷紱張喬黔
俗變校書劉向僰夷馴十年劇恨無書鴈萬里寧
忘有故人不謂到今難覿面向來眞易別江津
有弟雙飛入鳳池芬芳華蕚照連枝茅山訪道今

何似瓦屋棲雲舊有期作賦相如猶自懶還丹葛稚笑何遲仙凫一去無由見唯有栽花似昔時

懐皇甫子安蔡子木一首

去年春日君看我今歲逢春我憶君可柰長安瞻近日徒令三徑賦停雲鳳凰北覽迢迢隔鴻鴈南來一一聞曠遠同心歎如此天涯應傍惜離羣

壽文徵仲待詔一首

藝林早擅文章譽白日辭官臥一丘中禁編摩天上載右丞詞翰世間流生年七十誇今得禮樂三千羨獨收近日繡衣增表建高陽名里耀邦州

杭中丞惠曆一首

臺使忽從三徑至歲書遥自五雲來江湖又覩青陽始梅柳難禁白髮催紙上流年悲往夢隴頭耕候喜新開山中甲子無勞問且向桃源醉客杯

荅劉中丞惠文刻歲書一首

秉耒山陽媿隱淪邇傳芳訊篋中珍清江不盡雙魚意茂苑遺添一歲春自昔鳥鳴俱急友敢云龍性不能馴九天使節攀何及岑寂題詩寄別津

胥江同王僉憲送黃宗伯歸天台舟中命酒劇談至尹山寺爲别一首

胥江餞別生霞早尹寺催程落景微談向故人珠盡吐杯臨寒緒玉頻揮風烟岐路難分手魚水君臣可拂衣南下總隨鴻鴈影寸心應繞鳳樓飛

送錢驗封赴部兼柬鄭文選一首

曾聞　宣廟多循吏喜覩　今皇起潔臣不使李桃開別徑故將衡藻付高倫雲臺毛玠題書密春館山濤啓事新氷玉鄭君方牧馬澄清攬轡定相親

白禮部方駐吳門建平宗君適至相攜泛眺各貽我詩賦荅一首

仙郎新下建章宫楚客俄來吳苑中堤柳似牽征舸綠江桃若喜會樽紅朋情不以青雲變吟眺能於綺日同難見易分浮世跡令人歎裏惜飛蓬

婁江舟中逢李侍御談齊魯舊事許借李唐封禪碑往此以速一首

吟澤棲巖亦苦辛敢將微抱向時人踈狂豈謂池中物落魄虛推席上珍汲氏淮南驚汝業諸生歷下許誰論金泥紫嶽文章古借我無教望眼頻

贈任伯古居士一首

覺海逍乘般若艫褐衣常挈智光珠不於塵界求

三島別有乾坤具一壺河上丈人章句妙華嚴枯
士性情孤雲踪去住元無定肯共遺民結社無

訪明慧禪師一首

幽人已趂桂蘿裳古刹還求鴛馬鄉物外靈花偏
謂好山中紅日倍疑長仙鶯巧和禪琴媚帝草鮮
承客履香超秀不嫌無世侶支公開徑足遊翔

和呉令蘇允吉九日一首

江暖林暄尚葛衣誰聞子政五行機當秋花鳥皆
新色採菊冠裳擬舊非一棹湖濱還自繫片雲天
外定何依鳴葭皷瑟清巖畔不駐金空白日飛

讀朱子純方伯太夫人哀述一首

鵲橋龍巷元同里咫尺能傳毋子芳氷蘖舊嗟慈
行苦翟翬今羨孝思光情追在褓堪銷骨語乞殘
燈合斷腸漢氏一經吾欲著願操彤管爲游揚

題汪給事子宿山居一首

清廬僻構絶紅塵桂月松雲作比鄰四序盡爲棲
嶠日一年長是看花辰家留黃鵬同虞國門對青
山似許詢何事瑣臺金馬客蕭條翻學臥龍人

題田進士敬叔太素草堂一首

田子高懷凌太霞梅山宅倚參差花金臺掛日轉

玉樹碧洞流雲盤素華校書但握紫麟管登丘毎
駕青龍車靈才發秀綜圖典草玄人羨文章家

賦苕溪草堂和孫太初韻一首

翠竹嬋娟傍野潭秋山日映草堂寒雲枝桂樹臨
虛榻翡翠山雞照碧湍漫學赤鬚求茂苑久携青
劍隔長安時時野服乗高興採藥吞芝歌遠巒

擬内苑春風一首

飄飄起自太平東頃忽來吹萬歲宮甲觀影搖千
柳色上林香散百花叢常傳帝樂流人世慣領仙
雲滿禁中願借天聲歸頌詠揮毫不數大王雄

春陰一首

朝霞不帶綠烟堤紫殿輕雲壓苑低芳柳嬌鶯藏
宿霧碧蘭初燕拂新泥宮花未見仙堦影獵騎虛
聞錦路嘶開幌山河佳氣滿氤氳彩翠望中迷

虎丘詠一首

芙蓉近倚闔閭城眺閣觴樓逐勢成珠寺湖爲歌
舞地青山盡是綺羅情巖花吐學紅粧麗谷鳥啼
兼鳳管聲十里垂楊芳草岸四時常映彩舟行

孟中丞望之觴子於顧華玉息園一首

金罍命酒息園同玉麈高談意氣雄倚宅青山藏

帝郭抱簷珠斗掛靈空眞慚野鶴能依鳳解使林駒不避驄仲舉禮先徐孺子登車羨汝古人風

新購亡室墓域名鳳凰山在五湖之濵一首

山妻十載無黃土始得金錢買嶠壚扳俗不愁松檟僻飛宜託鳳凰孤平生抗意唯三島長夜歸骸合五湖草郭尚傳梁處士鄭鄉何必念荒蕪

慰徐山人暮歲喪子一首

故人使我憐徐穉垂白那堪失驥兒蘗裹提携心尚在灯幃把訣淚空滋愁中不得看孤影門內誰知有路岐離合死生俱一夢青山餐飯且支持

哭祝京兆希哲二首

絶代才華海上居白頭纔得謁公車爲文可作千金賣倚馬眞誇七紙書但使有懷同阮籍不妨無路薦相如柴桑人去空開徑愁見新楊繞故廬

嵇康懶性老逶迤孫綽才峯秀有餘世上不知司馬賦人間今寶右軍書從來燕雀爭嘲鳳可惜蛟龍只混魚尚憶去年春二月碧桃花下駐高車

中山王孫挽歌一首

聖代王孫羨隱君天球翠釜擬華文平生實厭金張侶白髮終歸甪綺羣冠着芙蓉憑嶽日賦成鸚鵡灑江雲吳門空把延陵劒何處淒凉掛爾墳

懷母氏一首

銜顗承歡宛北堂何平號慕忽靈觴百年毋德初辭眼一訣慈言轉斷腸干祿未能娛晚暮虛名豈得慰荒涼古來風木無窮淚荼苦那堪到我傍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六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七

吳郡黃　省曾　著

五言絶句八十六首

襄陽曲六首

漬粉蕭夫人換却房山水不信此流清試看漢江裏

且買槎頭鯿去醉漢江酒笑殺杜南征沉碑管身後

刺史登高臺但歌野鷹來不顧隆中客千年爲爾哀

陸子襄陽來十馬金陵去如何滇池人對之輒流涕

虎士委桃核陽春作錦林襄陽二三月歌舞入花陰

莫着白接䍦且歌白銅鞮虎頭沽酒飲紫蓋聽猿啼

江南曲三十首

荷葉何田田綠房披甫甫的的不成雙心心各含苦

汀有菖蒲葉渚有菡萏芳采葉爲儂帶搴芳作儂裳

草抽池上芳燕含陌上泥銜泥有時歇銜苦無時離

百鏹買氷紈千縎易綃素繡成雙鴛鴦無由寄遠路

落英不雙墜浮雲作兩飛儂在百尺樓郎在千里車

綺袂二尺長珠瓔半垂額寶馬雜香車東城復南陌

鳥有戢比翼木有紹繚枝誰令儂所歡差池有別離

調丹爲脣脂采蘭作香澤玉鏡鬬新粧染作芙蓉色

釵安葳甤爵耳施明月珠試向小姑看小姑道相宜

轉蓬本無依儂願作轉蓬飛飛千里道或與君了逢

蕩漾木蘭舟江萍綠如織兩兩採蓮人相逢不相識

吳姬理芳蠶家家扃綠扉繰成玉絲縷不得作儂

衣
儂造五兩舟般般與人別拼檣桀桂舷紈颿翠桐
栿
濤旋綠楊樓儂傍秦淮住朝朝見潮生暮暮見潮
去
儂有日上心向人雖道語儂有絕代姿對鏡淚如
雨
明月何閃閃不得作儂鏡雙鯉何莘莘不得寄儂
信
朝萍隨水東夕萍隨風西儂自懷一心結髮無改
移
夜遥蘭釭滅明月贈我光不願照儂閨願照君子
方
種瓜緣陌田瓜成歡不把綠蔓宛宛長不得繫歡
馬
相逢狹斜道匆匆陌頭駐歡言看花回儂方看花
大
竹長長有枝悅長長有鬚與君結連錢纏綿當似
之
扶桑不見芳臼兔不見擣君子不見歸紅顏空自

老
黃金買吳兒明珠換楚女七歲作鸞歌八歲能鳳
舞
莫道田舍翁豪奢不相下家家鳳翼船人人金絡
馬
青青西子湖花芳媚鴛渚十里錦舟蓮琵琶拂江
水
誰道江南樂儂道江南苦𠼪𠼪阡陌多儂家無寸
土
九逵擔雞英朱門競相買國花委青郊零落無人
採
江流無斷絕日釣橫塘水不見千里人願得一雙
鯉
新裁明月翁粟金光泚泚上圖江南山下圖江南
水
峨峨南陌樓盈盈集娼女紛紛野鴛鴦喧喧帝城
裏

子夜歌七首

出門復出門致辭問老翁郡縣如猛虎可與爭昔
同

鷄鳴望東方窅窅曙未開何意催租吏咆哮入門來

去年種蓮人蓮開人已沒今我更不樂鏡裏改顔色

釣魚魚上鈎聊與我婦烹哺㗰過今夕且莫愁天明

喚郎郎不應郎自城中回縣官加糧稅面色如土灰

十朝不一飽郎從東西去績麻妾換粟牽衣勸郎住

晨興覽青鏡凋顔傷懷抱宿鳥日出飛明月不待曉

雜詠十首

怪石

莫謂扁鵲神莫云岐伯聖不入日林國不識仙人鏡

釵

釵色雙紺玉釵頭二枒龍紫雲生素掌白日上秋空

紅豆

紅豆錙銖小靈光數尺長菖蒲浸鷩卵須候獨孤嘗

浮槎

八月西風動浮槎度海濵誰知牧羊子乃是天河人

鴛鴦

白刃殺大夫紅顔殞臺下試問青塚邊鴛鴦果誰化

寒植

寒植長春木暑剌迎涼草琅玕不彫落鸞鳳終枯槁

鳳

漢帝貴神雀楚人重山鷄琅玕不能食梧桐非所棲

金鏡

金鏡四尺廣紫河萬里長還愁魑魅見復愛霜荷香

毛車

毛車乘弱水燕卵獻麒麟奇香聞百里驚動八街人

西海膠

葡萄行役兎扶茘走熊羆不是弓絃絶誰知海西膠

何以問遺君二首

何以問遺君絓絓白玉紬綢繆千萬絲自妾心中抽

何以問遺君四乳龍文鏡紅顔不可將無由看妾影

古意四首

桃花花則紅杏花花則白豈郎有兩心花有兩般色

燕雛不可飛柳短不可折轉眼謝蘭春日𦶜花如雪

珀枕芙蓉獨芳帷翡翠空聊將雙黄鵠飛我緑琴中

君夢妾不知妾夢君不識安得兩夢偕相逢皆此夕

遣興一首

日暮山如隱春來鳥似狂逍遥北牕下寤寐即羲皇

句曲立春一首

寂寞留山縣天回大地春東風生旅館吹共故鄉人

茅山一首

瑶草攀春空衣烏生輕霞以我塵中目瞻此天上花

春泛一首

春舸遡晴川遊衿忽悵然落花催落景流水送流年

雨花臺一首

僧來落天花我至看芳草日暮思雲光幽懐不可道

二泉一首

借問金沙地何年玉髓開水尋滄海去雲抱碧山來

辛卯冬別友北上一首

平生愁作别今我適長安忍使鄉園客都成夢裏看

長安春思一首

片舸移黄渚游車入紫京那堪異鄉思坐見桃花

生

宿遷蝗一首

不見鳳臨國惟看蝗蔽天休畬草田麥留炊茅屋烟

喜得林吏部志道乃弟逵將折簡一首

憶爾背江別春風桃幾開人逢鵜鴂下音得鴈鴻來

詠鴈一首

秋落衡陽月春鳴塞上霜往來年歲改南北海天長

詠合歡黃葵一首

接葉深爲翠雙葩淺作黃因憐合歡意紗幕覆鴛鴦

詠梅一首

金閣度微風玉牕拂孤月常疑雪似花愁見花如雪

詠蘆花一首

綴宅俯芳洲蒹葭帶艷流學蘋宜吐月爲絮却飄秋

題文德承山居圖二首

山氣幙中合林光榻上開清謳紫苔篇紅雲時一來

林步深轉佳川島互澄秀不到車馬塵紅日自成晝

石林一首

古石碧槎枒仙壇隱士家洞春雲足葉歲暮雪爲花

詠垂絲柳二首

翠柳拂金堤絲絲綰霧低挂來鄉望遠垂處客心迷

弱柳鏡臺前青青太可憐絮飄梁苑雪絲挂楚江烟

題仕女圖一首

玉照非綠月蘭流不待風延佇春階畔芳心知爾同

詠扇二首

開緘發團扇射得所歡意動搖芳花前遙傳若蘭氣

貽歡却暄暑願歡常展轉一懷香題澤二憶新粧掩

詠綵巾一首

窈絲千萬絲織成一尺素染作芳蘭色迢迢寄情
故

閨情二首

一片行雲女紅粧太可憐不如閨裏月猶得向人
圓

翡羽燕流閒同心花滿溪借問青琴上何時雙鳳
度

製藥一首

紉蘘採蒼术雕碗掇新蘭氣弱先神草痿多輔合
歡

徐河雨一首

炎谷風爲馭陽臺雨更來但滋愁淚落不吹鄉夢
回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七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八

吳郡黄省曾　著

七言絶句八十八首

擬洪武宮詞十二首

君王新拱虎龍都萬户千門天上圖不似六朝繁
粉黛內宮聊選備承呼

六院沉沉六觀傍西宮紫殿起中央夫人別與蘭
閨貯盡飾金籠彩壁箱

鷄鳴　天子下牀梯內直紅粧兩隊齊閶闔虎頭
門大啓春星猶帶紫宮低

金鋪玉戶月流輝寶座璧堂映紫衣　聖主觀書
居大善三更龍輦未言歸

內花園裏動春遊四面參差五石頭玉砌琳階儲
碧水龍葭吹向小亭留

君王蚤起視千官金竈爭催具鳳餐紅粉珠盤排
欲進再三擎向手中看

雲簷排比玉妃房戶戶俱鋪紫木牀　聖后從來
勤內治不教偷嬾雜沉香

鑿教金井受天光小小銀瓶挂玉牀此是　聖人
新制度諸宮各院盡相當

清萱到處碧鬖鬖興慶宮前色倍含借問　皇家
何種此太平　天子要宜男
九五飛龍寶殿高朝回常倚赭黃袍星祥一過天
王目長夜經綸不厭勞
長春門裏清明日上苑蘭風花鳥繁焚却紙錢啼
泣罷又隨龍輦向西園
金鋪日月門將啓諸院爭先畫翠娥高髻紗籠向
何處六龍牀上看　皇哥

擬古宮詞二十首

帝子春遊玉輦移六宮爭插好花枝親將粉蝶教

低放樓着紅芳是幸時
御苑初開千葉桃紫霞紅露綴芳條一枝親插仙
妃髻要助娉婷百樣嬌
碧桐蕭瑟玉階秋蟋蟀宵鳴約伴求爭把金籠守
閉却夜眠留向枕函頭
撓來粧罷鳳臺前五五三三伴結聯春晝底長難
度遣戲將纖手擲金錢
龍顏天霽下珠樓張宴尋芳鎮日留却道桃花能
釋恨不惟芳草解忘憂
華清七夕望銀河瓜菓求恩鬧綵娥爭取蜘蛛金

盒開明朝開較巧絲多
日暮君王舉鳳觴醉來忽地倚紅粧雕欄芍藥親
教折傳遍佳人嗅艷香
興慶池頭水殿涼龍綃被底擁鴛鴦宮嬪不敢擡
頭望倚檻低看鸂鶒忙
寒食今朝楊柳邊綵繩排縛蹴鞦韆纖腰兩兩雲
中聳覷得君王呼半仙
雪霽深宮凍半消金簷尺許挂冰條官家視政歸
還未翠竹輕輕仰面敲
二星今夜度靈橋結錦爲樓百尺高穿罷銀針五

色線沉香亭畔聽吹簫
不辭君寵玉杯傾肺熱還思解宿酲口吸露盤花
上露凌晨先傍內園行
捲開簾幙任風吹紅艷難將酷熱支珍簟涼瓷猶
肺渴口中含却玉魚兒
貴妃花汗㬉津津侍女交來鼓扇頻日午臨窗
拂拭紅香染透白羅巾
湯泉蓮下湧爲池繡鳳紋鳧片刻嬉浴罷金溝看
退水珠纓拾却不教知
中秋月鏡五雲開妃子凭闌太液來猶恨清光看

不盡勅教明歲築高臺
拘弭火雀貢雙雙環聽清音實異常玉女任從燒
蠟炬玄毛墨羽不曾傷
牡丹前殿始芳菲香氣騰騰襲鳳幃蛺蝶夜棲黃
白翅平明張網撲羅衣
飛鸞輕鳳鬭纖濃妙舞嬌歌冠六宮天子怕令風
月損重重寶帳護芙蓉
君王蕩地感龍顏左右仙姝鎖翠山舞罷阿翹河
滿子傳宣賜與紫金環

塞上曲四首

八月秋深邊馬肥塞魂空逐鴈南飛茫茫落日黃
沙外猶自提兵圖合圍
大將新懸銅虎符迢迢青海意氣平于雕鞍坐踞渾
無事天淵秋鷹正可呼
放獵胡沙控紫弦草深狐兎走祁連秋空昨夜旄
頭落爲卷旌旗破左賢
塞雪皚皚春未消將軍千里破天驕羽書昨夜飛
金闕應得君王賜紫貂

楊柳詞四首

去歲今時別淚飄夫君留向玉關遙春風似爲相
思妾吹動天涯萬柳條
千載姑蘇送客時金昌亭畔柳如絲于今一樹無
人種怕與春風管別離
白馬金羈人未回翠條仍自挂粧臺黃鸝莫作藏
身處一入絲中遣不開
巫峽巫山錦樹春垂楊垂柳著行新東風不是貪
飛絮爲覓天涯未見人

採蓮曲三首

懷人朝把紫箋裁暫向荷花鎖黛開正是妾心愁
劇處鴛鴦兩兩莫教來
團扇遙將明月裁蓮舟掩映一花開風前羞殺芙
蓉色莫是陽雲感夢來
細裙新借彩雲裁正值芙蓉玉沼開不爲名花同
妾色畫船寧泛月明來

遣悶一首

南池北苑柳皆絲未見花前把酒卮倩汝長條挽
春住還人酩酊艷陽時

山僧以枸杞椒芽初筍爲肴飯我一首

芳椒采自青巖細神杞求之紫洞新謂道鄒超齋
一五競將山蔌供山人

望西塞山小歩一首

西塞山前秋暮時行行歌把碧松枝鱖魚白鷺玄
真與流水桃花空爾思

湖上二首

高人開宅白雲中錦浪桃花有棹通好月爲留清
夜色直將春水擬明空

豔柳芳湖裊綠烟春流長映白雲天鴛鴦鸂鶒僊
清泛宛似乘槎北斗邊

九日同郁大夫白子泛舟石湖登高四首

水淨霞明玉鏡開方平叨駕藻舟來胱冠太守逢

高彥愛殺清歌戲馬臺

重九蘇臺登暮秋毗陵公子神仙流黃英一束無
人送楚客偏多冉冉愁

芳草青青西子湖南天鴻鴈未高呼吳人絃管喧
佳節一道花江帶舳艫

轉岸迴溪近五湖烟霞驅向碧流鋪絲雲未化滄
歌舞爭道高陽舊酒徒

同署比部張儀部集萬都閫公署四首

芙蓉北闕倚鍾山細柳連營紫霧間日月常懸江
海靜飛龍馬放綠郊閑

大將青廬直禁宮高賢駐馬玉杯同柳垂閶闔千
章綠雲湧蓬萊萬片紅

白鷺洲邊踏馬來青龍山下綺筵開南雲結取爲
張幕北斗携將作獻杯

五雲紅日晝蟬鳴宛宛高楊翠染成鸚鵡杯銜銀
月上仙人縹緲想吹笙

月夜偕高令公次登惠山飲第二泉一首

落日惠山生紫煙參差龍刹俯江天清觴碧草金
巖上瀟灑春空揮五弦

送蔡子歸西山一首

子胥江上君逢我泰伯祠前我送君君臥西山那

得見令人長望洞庭雲

送張子言適越二首

陸劒巴琴動遠遊隋珠和璧映滄洲覩吳無復鴛
鴦殿泛越空尋翡翠樓

平子才高三輔希客星南逐五雲飛愁歌玄賦名
何早紫嶽丹丘興不違

別友一首

綠柳堤邊別馬嘶離雲慘淡結秋虛願將芳草相
看淚化作清江雙鯉魚

華二宅作一首

殘燈銀燭共清筵午月催人尚不眠綠酒莫辭今
夕醉桃花重到是明年

臥病草堂送客之金陵二首

我謝金陵八月秋歸來行藥草堂幽憐君迥泛秦
淮舸攬取紅霞竒碧流

震澤逶迤白鷺洲白雲千里映高遊它鄉不忍看
鴻鴈柰爾哀音玉枕流

哀次何仲默集有感一首

[illegible]首鑾臺何舍人揚芬振藻鳳池新秖緣把釣依

黃鵠不及彈冠狎紫麟

呂城逢　皇木二首

雪隴涓涓添水漲風旗旆旆謹王共眼看碧岸千
屏木未覺深巖萬仞松

滄江碧海常輸筏東岱南衡不吝材誰把張華圖
獸取千門萬戶一時開

夜發秣陵一首

秋垂江柳綠烟斜客路芳花踏馬蹄早擬歸心似
明月今宵先度虎丘西

金陵樓上一首

我在金陵百尺樓秋河高映玉杯流若教明月家
山度爲寄長安此夜愁

至天津一首

天津渡口海潮生遠樹微茫片月明帆影初收芳
草岸金錢買酒直沽城

天津魚一首

紅堞東連綠海濵方城突麗是天津南浮北泛停
晃棹不惜銀錢得紫鱗

水燕一首

江上王孫綵鷁歸翩翩芳鳥弄烏衣長林脩竹誰

嫌汝不畏狂飈掠浪飛

途中詠蔬一首

四女樹邊分碧韭裴家園裏折青薇身同洛下神
龍卧心似商山避鵠飛

阻風二首

長安旅夕隔芳洲千里思教一日歸柰爾天風不
相念南舟爭似北帆飛

愁邊綠水疑添遠客裏青山似倍長日日飛心總
歸去不如身到鬱金房

吳歌七首

金鋪玉戸散烟沙露徑風墟吹遠霞尚憶吳宮全盛日錦帆西子擁如花

紫糜黃鹿上蘇臺玉洞仙姝去不來一片當時金殿月露花烟草照秋杯

綺門紅日八風開天象文移江海隈一泛五湖君子甲館娃花閣掩雲苔

五山六合采金英花殞莫耶寶劍成龍雨久隨神物去千將千古有雄名

峥嶸四座折椒丘轉見要離烈士流慘日愁雲酬一死金華公子伏吳鈎

孫子談兵天下無竝驅黃石與陰符鸞姬鳳女殘星劍水火堪教紅粉趨

滕玉蘭宮化綵雲珠襦金鼎國西墳青山機發黃泉閉白鶴蒼生不忍聞

聞呂生琵琶一首

琵琶蕭瑟動華軒春草遙悲青塚魂當日明君心裏事千歌百調豈能言

詠扇上花一首

名芳新染赤城霞月下燈前盡可誇莫怪飛飛來粉蝶春風今日正吹花

詠梅一首

芳枝臨向玉臺春月蕊雲華與歲新總道金樽開繡戸風前不見詠花人

水仙花一首

玉蕊冰花不可齊光雲瑤亢伴萋萋渾疑粉蝶風前泛宛似江妃月下迷

六月二日客途逢亡內恭日二首

汝向泉臺已匝年月遺明鏡翠遺鈿人間萬里音堪寄獨有黃壚雁不傳

去年愁裏客京華今日逢恭不在家桂醴蘭肴望裏莫遥懸淚眼灑天涯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八

吳郡黃省曾　著

連珠

擬連珠五十首

臣聞蒼靈煦彙多損氣方夜零妙有融方恒瘁英於林掃是以一壬作棟足仆玉燭之休匠佞持台遂夷金鏡之治

臣聞甘醲習御罔億腐腸之憂商羽便聞靡較蕩心之毒是以紂貫左强而殞殷懷親上官而喪楚

臣聞膚寸爲翳則龍照不能普其暉卷撮以防則玄海不能納其會是以然首苓者廢四方之聰目蔽樊蠅者排九州之獻替

臣聞齊女發號赤雹爲之擊臺魯戈搗戰青驪以之反舍何則精至則昊曠通衷確則神明鑒是以干刲自靖而玄宰孟津之北胥抉匪躬而帝降姑蘇之棲

臣聞慕勳堯者宜則其光格之德懷敬文者在儀其緝熙之性是以飾糟粕而爲聖有類繫風衿粃糠而爲禮僨資作僞

臣聞二行相軋水必滅火兩色交揉緇果奪素是以入朝之妬莫勝小人在公之爭終陵吉士

臣聞師曠格幽干神物而靡感不聽之士雍門泄涕于孟嘗而莫動無悲之子是以祭謨有碩豈挽征戎虢諫其良奚成藉敵

臣聞擘肌英辨非黯淡者所窮入雲高唱非頑鹵者所識何則軒燒不可以貽盲章冠不可以賞越是以里奚韜頻于虞階伯牙絕琴於齊室

臣聞井淵九仞非尺綆之可汲風扶萬里非微蚉之可翔是以德薄者抱覆餗之悔能小者召反駒之羞

臣聞鑛璞之金不以未鑄淪其寶璇源之珠不以未剖失其英是以負壤者版築之舍賢屠牛者朝歌之潛聖

臣聞白璧成而磁諸委鏤劍割而砥厲投是以運俎者謝功成者藏淮陰殊體於楚收陶朱引躬於吳絕

臣聞片能適中逐臭穢若蘭芳小技投符吡憸悾爲鼎輔是以覩芻狗之立責之展足見杯水之積望其長流

臣聞性賦攸局界中鉉而多迷討學所限跋宗彝

而盜蹠是以邇敖倉者弗能多餐臨江河者不可兼飲

臣聞笙鏞磬鼓充聆俱暢橘梨棗栗入口咸調是以羅士貴於無方建賢務於廣路

臣聞猵獺不屏則嘉鯈𩶜泳于池豺狼不驅則珍禽弗繁于囿是以饕餮去而黎蒸康凶貪誅而億兆育

臣聞炎燀方𣸣殺節已端其機華英甫芳萎辰已漭其穎是以寧輯之朝宜殷憂於瓦土奠定之國當軫慮於鴻鴈

臣聞懸書呂市募千金而罔應陳鹿趙廷歷百官而莫判是以權赫者杜仁賢之口勢重者懾庶衆之膽

臣聞偷肥𪓿䵷者狗彘之所以充割高舉丘穴者鳳凰之所以遠氛是以種營不逮於蟊仝越蹈豈方乎良保

臣聞渟濴茫湍假巨艦而截濟坱圠方廓資游車而通歷是以商霖必求夫築說周鷹當典乎釣望

臣聞淑陽善煦不艷傾萎之英靈水職滋難潤枯拔之木是以尼聖無寧於魯亂箕仁莫藥於周亡

臣聞惡曲影者貴正其形耻醜迹者務矩其步是以令聞赴頌於仁君刺詩叢譏於虐主

臣聞基裁或裂雲構必傾水體載弱鴻羽斯沒是以下心膠而洪圖永民志定而大寶凝

臣聞搏鵬漢迫楚鷹挺其孽制騰蛇霧游唐蛆劫其吮服是以范睢致借於神叢朱雲願借乎馬劍

臣聞啞虎負崇而烏獲避嬰詹諸食景而后羿斂射是以王竊終成于君所曹禪竟獲於太垣

臣聞水興方圓稟隨酌器絲殊朱緑受倣湛液是以政淳則化朴法蕩則風淫

臣聞治鼠穴者壞侵於堂廈潰微皰者疽及於顏膚是以明王不察夫細過良工罔擇乎毛瑕

臣聞朱輪白屋均蜉蝣之控玩翠綾黃褐同土壤之陳朽是以孤竹揭芳譽於餐薇老萊垂滈名於縫裕

臣聞周魴掉赤庶婦望恩於孔邇譚屨踐霜大夫興怨於其空是以仲尼慮長府之爲尹鐸釋邯鄲之役

臣聞背人探發以吠狗爲醜祟鬼侵擊以神巫爲惽是以國戮揚庭之臣鄉絕作誨之友

臣聞情堤蟻漏馴將泛澤欲熖星炎終及焚岡是
以三公測奢於箸杯五子推亡於雕峻
臣聞政制以新必草昧之運通變而宜在神化之
朝是以解門而薪者樊塞井爲曰者勞紀綱亂而
夏顛以兆典則淸而周禎以成
臣聞惠養跖黏飴殊其用令鵜古駕馬別其驅是
以仁義爲竊奪之資詩書乃榮華之徑
臣聞靈谷持虛故群聲悉應澄川渟朗故萬象畢
鑒是以洗心納敷言之廣曠襟察效策之富
臣聞廬圻壞者伏堙隧之災蘟惡木者蘊霆撲之
患是以炎門非貞士之結轍權宮非智夫之寓趾
臣聞玄穹貞斡生物之機不息藻景翔照烜萌之
德無渶是以紫宮屬念於蒼生九位周情於萬國
臣聞一絃縈瑟何以諧五音之節獨輈正車何以
造千里之途是以孤任則棟傾偏倚則邦殆
臣聞玉彤奢度游曲陽而移騎劒豪風入長安而
化是以揚悲南北之岐墨泣蒼黃之染
臣聞滄瀛雖鉅流嵤出赴泰嶽雖高小人拒登是
以玉堂妙白華之膚青闕謹朱絃之遴
臣聞抱壺涉險冢火則焦貫甲障兵褰波斯溺是

以器必程其所能才不強其所短
臣聞御翠裘而襲涼不如握箑懷臭草而求芳不
如佩蘭是以職揞克者難望甘雨之宰位強梁者
豈獲陽春之牧
臣聞碎卵之林朱鳳不遊焚穴之山仁虞不處是
以賣生沒而孔轍回箕子奴而微器徙
臣聞大鈞極陶不如撮粟之彰惠時雨普潤不如
浸水之著功是以帝力亡於堯歌卿仁思於鄭哭
臣聞外於末者斯善其德悖於貨者必鬬其民是
以榮夷專利而王室卑魯隱漁濟而庶人盜
臣聞薑附奏能無參苓之延益鷹鸇奮距鮮鵷鸞
之和粹是以樂羊被賞終疑其心西巴抱慼竟爵
其德
臣聞蠭蠆包螫防疎則毒生江河潛濤風揚則舸
覆是以戒惕六馬之馭怨謹三人之矢
臣聞晏愛篤而鄆琊之畜獻單忠罄而無射之規
吐是以水和則不味樂一則非調
臣聞百壺之盈注獨罕而必溢千鈞之重懸特枝
而必折是以天下非一才之可勝敵井非子晨之
足播

臣聞釣鼇則魚吞而弗舉逐鹿則兎逸而罔顧是
以圖大者略於細得希遠者擯夫近功
臣聞痌瘝瀕盡俞扁無箴療之巧蠹植已蹶后稷
無栽培之方是以輔安必於未危謐亂在於可治
臣聞人情忌滿禍適如歸天道好謙慶赴若應是
以孫叔纖封於肥壤之辭晉公覆宗於嘉陵之合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

吳郡黃　省曾　著

語苑

客問四十章

嘉靖十二年夏五月吳郡多雨而寒客有舉董生之說以爲問者董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煖而上蒸成雨矣夏氣多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其言信乎子曰陽氣上躋陽在天矣安得雨而煖陰氣下昇日皆陰矣何必雨而凉蓋仲冬五陰覆上一陽萌下陰多陽少故恒寒雨而反煖者雨氣墜壓遏抑其上蒸之陽故氤氳而煖也仲夏五陽覆上一陰萌下陽多陰少故恒煖雨而反凉者雨氣墜壓遏抑其上蒸之陰故清凝而寒也客曰子以上覆之氣爲寒煖其有徵乎子曰星露之下厚御慄凛太陽之中釋裸揮汗其覆殊也玄冬之候殞柯落葉而根荄滋者覆氣寒也朱夏之時焦禾烈土而井泉凉者覆氣煖也覆氣之有寒煖由日晷之有長短也短則煦淺而寒長則煦久而煖自然之度也仲尼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之謂也

客曰世謂弱水無力不勝鴻毛者何也子曰鴻毛至輕也置水則浮安有不勝者乎子聞大海之際有尾閭沃焦者是消海水水於是也旋環而墜下水下而物隨之爾鴻毛之沒蓋以此也非水性有强弱之殊也

客曰鳥生則羽魚生則鱗何也子曰得木水之氣也木生而枝葉離披焉鳥得其氣而羽毛扶疎者象木狀也水漾而波紋淪漪焉魚得其氣而鱗次參差者象水形也故鳥棲必木魚濡必水各戀其生本也

客曰世儒謂陰陽之氣恒密合而太和者何也子曰密合而太和者言乎陰陽之交而生物者也陰陽之氣本有兩也水恒潤下火恒炎上天恒輕清地恒重濁陰陽分判之徵也故曰天地定位位各奠也水火不相射性殊途也然而二氣常交焉陰氣下降陽氣上躋二氣互交而成泰陽氣下降陰氣上躋二氣互交而成否是故仲冬一陽升焉季冬成二陽孟春成三陽以地升三陽之氣合天降三陰之氣二氣平等始密合而太和故正月之候萬物承其候而成章乾知大始生本于陽也前乎是也物雖有生未之齊也後乎是也物之所生皆稟兹也仲夏一陰升焉季夏成二陰孟秋成三陰以地升三陰之氣合天降三陽之氣二氣平等又密合而太和故八月之候萬物承其候而堅實坤作成物成本于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生此之謂也必絪縕而後化生蓋以兩而合非合一而不兩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陰陽之氣本有兩也物有雌雄牡牝人有男女天有日月其徵昭然矣

客曰草木之華其有五色而始之拙萌咸爲蒼綠

者何也子曰天之色玄地之色黃天地交而生物則玄黃合而成質蒼綠者玄黃交合之色也其蒼綠不變者木之華也紅赤者火之華也黃者土之華也白者金之華也紫黑者水之華也各得其華而吐其色也其心粉俱黃者顯皆得土氣而生也

客曰天象昭明者何也子曰在天者得火氣而生火質光燦故厥象昭明也在地者得水氣而生水質黯淡故不昭明也人之構精鳥獸孳尾水也草木之仁亦水也客曰龜以視鶴以聲亦皆水乎子曰視交而水凝聲交而水滋未有地生者外水而

得兆其形者也

客曰醫家者流以六氣為外因七情為內因病各有因信乎予曰皆因內也茂者鑠稟質薄者焦而芙荷發色嚴霜隕物柯殘者凋而松栢揚秀內藏者厚則客氣不能移也故長夏之候悲慘則肌涼隆冬之時盛怒則面赤殷憂白髮多思耗神膚密拒風精完柰勞未有內氣和暢而外邪干之者也邪之所輳必於其虛茍能安和恬淡情調志適皡皡嬉嬉雖有瘴疢弗之犯矣故曰精神內守病安從生也

客曰鳥之伏卵一也有高飛有弗振者何也予曰鳥之伏卵雌雄咸伏者得清揚之氣故高飛鸞鶴之類是也獨雌伏者不得清揚之氣故弗振雉鷟之類是也

客曰蚊蠅之屬其亦雌雄竝伏者乎予曰蚊生於蒸水蠅生於煖灰皆感清揚之氣化而生者非煖候不成也故蚊遭霧而死蠅置冰而絕其受清揚之氣而能飛者萬類莫之能逃矣

客曰世俗以蚊多占豐蠅多卜歉者殆有奇數乎予曰蚊生於蒸水多雨則多蚊雨歲必豐蠅生於煖灰多旱則多蠅旱歲必歉蓋以蚊蠅測雨旱雨旱射豐歉也

客曰鵲能報慶烏可詔憂信有之乎予曰國家之興亡災福氣必先焉鵲者和氣之所生也故其所集多於和氣氤氳之地焉烏者戾氣之所生也故其所集多於戾氣糾結之地焉和氣之下其人有慶戾氣之下其人有憂但以邀氣而因辨憂慶非真鵲能報慶烏能詔憂也麟鳳之出必於太平之世者邀和也

客曰物之壽夭不齊者何也予曰成之遲者必壽

成之速者必夭蜉蝣朝菌俄頃而成安得不俄頃而化乎成者形氣之極無復加焉之謂也極則必反而以漸殞焉故松栢千年而其長未已龜千年而其大未已皆未至於成者也未至於成但有生生而已安得不壽乎

客曰人與畜獸之懷胎而有久近者何也予曰古人有云鼠以一月貓以二月鹿以三月豕以四月猿以五月牛馬以十二月俱得生數也人以十月得成數也

客曰海水熬鹽必火以成常也而解州之池則風

以結之何也予曰熬鹽者火也而解池在終南之陽必南風乃結南者火方風者火氣風亦火也風自火出風與火一也風結之者猶火成之也故滷赤者火質也北有巫咸之水入則不結者水尅火也

客曰人貌之竅鼻與耳目則二口與二陰則一者何也予曰嘗聞之杜生云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泰之六畫上三皆偶下三皆奇人之鼻也耳也目也三竅亦皆偶口也前陰也後孔也三竅亦皆奇陰陽交而爲人也泰之象也然上竅雖偶而其位則陽故常輕清昇以納氣者輕清也耳以納聲目以納色位愈上而愈清也下竅雖奇而其位則陰故常重濁口以納飲食者重濁也前陰出溲後孔出糞位愈下而愈濁也五臟地也其位在上六腑天也其位在下亦天地交泰之驗也

客曰木性宜浮而肝位則沉金性宜沉而肺位則浮或曰肝實肺虚何也予曰肝浮肺沉之性固在也然而肝之沉者水以生木受腎母之水氣故沉也肺之浮者土以生金受心子之火氣故浮也是以爚之沸湯則肝之水氣盡木氣獨專而浮肺之火氣盡金氣獨專而沉矣五行之性安可變也

客曰目以司見耳以司聞者何也予曰目者心之竅也係于火火主外燭故别色且其本萃光者也故色合而見焉耳者腎之竅也係于水水主内藏故納聲且其本含韻者也故聲合而聞焉又金之揚聲以水而納木之發色以火而别子母各從其類也

客曰雲氣風角何預人而占之乎曰雲氣風角生於人之聚也人之聚也其氣必盛横出而成風上泄而爲雲皆人聚氣爲之也故聽音望色知吉凶也師曠吹律而謂南風不競此以音占風也常曰五雲之下必有賢人聚賢人者備具五行之和德故聚而見爲五雲也兵事以五色射勝負者下有是形上有是影毫髮弗爽也

客曰龍見而多雨何也曰龍所以興雲者也龍之盤翔于天也雲隨之而匝合矣雲盛斯雨多也客曰龍之感雲何也曰雲上於天其性上升氣之陽也龍之爲物陽而神者也龍而上升則山川之氣交騰互轇感其類也且神者氣之帥也以龍之神率雲之氣致應自然不相離焉者也

客曰風多則雨少雨多則風少何也曰天地之氣不兩盛橫運則風上蒸則雨上者勝斯橫者少橫者勝斯上者少故風雨不能兼盛也其或風雨兼盛者則上蒸橫運二氣爭衡者也

客曰月是借日爲光之說信乎曰此說虛也天之有日月猶人之有兩目也目不相假以爲光月其假日之光乎客曰日月相射故望而盈參差而缺合而晦宜有假也曰子未仰之天耶日之西沉也東極之星不與日射日之東上也西極之星不與日射而皆有光焉知星不因射而自有光則知月不因射而亦自有光也日月與星皆陰陽之精各有光也仲尼云在天成象象各自成也在地成形形各自成也象有相假而成則形亦相假而成乎

客曰然則月之虧盈也何居曰此氣之消息也聖人謂之生明死魄自生自死非有所假也禮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虧盈之義也和而後生非日射而生也不觀女子之月事乎經血之生也三十日而一瀉猶月之明也三十日而一晦月生而有假於日則經生而有假於男乎謂之月事者言其一生一瀉猶一盈一虧與月同事也

客曰盈天地者惟萬物其首初也全生之耶抑有漸乎曰全生之也陰陽五行錯綜相生而萬物無窮焉分劑交配盡矣極矣故自凝莫以來凡所生者不盈乎一物也不殺乎一物也盈之殺之則非陶化之全矣惟其全也故不可盈亦不可殺

客曰飲食男女果性之欲歟曰性之欲也初生之嬰即知乳矣方化之蛾即求耦矣飲食男女豈非性歟性者生也飲食自生男女所以生生也皆天性也雖曰性也而有節焉節非外強也性節之也小人窮其欲矣君子復性以禮制之也聖人盡性欲不踰矩也所謂性節之也是故溫凉寒暑有過矣而天地節之以日月飲食男女有慾矣而聖人節之以性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性存而道義行其於飲食男女也何咎之有

客曰蓍稿莖也龜枯介也何聖人神之以定天下之吉凶蓍龜寧有知乎曰非然也應天下之動惟聖而無心者善之故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者慮人之憧憧爾思非能無心而應者也故其從者必吉其非從者必

凶人之信乎蓍龜而動亦如聖人之無心而應矣苟人之心能無心而應也則良心之從者必吉其非從者必凶又何假於蓍龜聖人神夫蓍龜而定之者不得已也定之而不言所以神之之故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客曰春嗜臥而多夢何也此念之變態也人之晝也物交念續則有思寐也神交念續則有夢春而陰陽之交又木魂之盛助生心神念斯蕃矣故多夢也

客曰人之淺躁寡謀而深沉多智何也曰淺躁屬火火性外明而內暗故寡謀深沉屬水水性外暗而內明故多智也

客曰人心之關於治亂者何也予曰歡娛者春生之氣天下人心歡娛積併則春生之氣應焉故太平而禮樂興怨憤者秋殺之氣天下人心怨憤積併則秋殺之氣應焉故沸亂而戎戈起實理之驗非矯說也故聖帝明王煦育蒼生富壽康寧各滿願欲常使其歡娛悅樂者所以杜爭鬬之源也

客曰祥異之生其必召諸人乎曰然天人之氣日相通達而無間者也和以興瑞戾以致災人感天也寒凉悽凜霽朗暢豁天感人也人有此情天有此應人者形聲也天者影響也動之而隨不可離焉者也世人言咎徵自生於天而無關於人者乃曲學阿世諂媚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客曰非靖之國嘉謀不行於賢者何也曰此天定也昏顛猶存雖中資而善誠中哲既去在哲聖而多迷陰之凛烈已成纖陽不展炎燥播煽勺水何庸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謀之克臧則具是違天奪其衷莫之救矣

客曰國之興衰可占人情而知乎曰猜貳離怨侵戕虐奪寒殺之氣也以戾致災家有之則家薄國有之則國凋天下咸是則亂成矣慈愛和仁周保顧恤春生之氣也以和召平家有之則家隆國有之則國盛天下咸是則治成矣

客曰小人之情常荆棘於君子者何也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故小人之接君子也意扞而不入言僞酬而不光情參慝而不諧無他小人之情不與君子之服契也

客曰今之世競專利以為俗矣其流柰何曰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百物天地迺天下之人皆擕取而公焉者也非可得而專之專之則禍害臻而不救矣是故周厲以榮夷流仇由以大鍾亡虞君以垂壁擒

客曰今之養于校舉于鄉進于廷者其足以寄之天下國家歟曰予觀之矣今之人也操觚以試於庠者競先以取莫不群然思富其家者也賓興以試于院者競先以取莫不群然思富其家者也大比而試于禮部者競先以取莫不群然思富其家者也以若人也而寄之天下國家理之民猶招虎而授之肉也不其殆歟國之初用人也惟其才實而已不限於方也有澤乎民者雖草萊公卿矣有病乎民者雖科選斧鉞矣百官也者所以爲民而建之者也故當以民之好惡用舍之可也非曰科進者始可用也

客曰人有恒言曰人歸者天與也其人歸之者果皆天與之乎曰有自然之符而後謂之與也其威而脅者其歸也内離利而餌者其歸也色順詐而致者其歸也假合急而聚者其歸也暫集必也非威非利非詐非急而樂趨於有道者乃人心之誠歸迺可曰天與也斯之謂自然之符也

客曰君子之一窮達者何也曰犧尊之木溝中之斷其爲木分一也摩天之羽尋丈之飛其爲鳥分一也冕黻之榮韋褐之賤其爲人分一也故鴻賢哲士居富顯而不驕在貧約而不懾知人分之一也分者何也性也性者天也命也古之聖賢所謂樂天知命者樂吾所性而知至至之耳曰天命之謂性言性卽天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是性耳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也者無不包焉無不貫焉重高之上極淵之下皆天也天何擇哉是故君子雖有貴賤窮達安苦之殊其天一也故不憂

客曰古者賢聖之君相遇合而有爲也其相感於一時否乎曰神之相感也素矣湯思治於亳伊尹思治於莘高宗思治於諒陰傅說思治於巖下文王思治於岐宮太公思治於滋泉其積心之篤默會而寘符矣是以遇合而有爲也故君相之遇合其在思治積心之時乎

客曰今之天下奚其尚曰富貴淫樂焉爾觀天下之所尚也必也市乎今之市也玩寶盈筴珠翠盈囊繡綺盈軸色艶盈室絲竹盈架珍錯盈列皆富

貴淫樂之具也所以趨天下之尚者也觀天下之尚而可以知天下矣

客曰衰末之世而聖賢出焉何也曰聖人者天地之紀也所以守生生之大德以待王者之興者也故頻殆之世必有聖人焉覆亡之朝而有箕子弑僭之國而有仲尼戰奪之代而有孟軻不然則生生之機其息矣乎

客曰禮之不忘修君父之讎何也曰修之者禮也彼小人者僅知修巳之小怨也而不知修君父之大讎也君父者死矣蘊憤乎重泉不得而吐言也結恨乎壞臺不得而躬報也其臣子者追之念之愴之傷之哭之泣之體其心而修其怨焉伺瑕而動乘間而舉忠孝之術也苟不能矣則志之心以終身焉又書之策記以詔其後焉雖歷年之久必有起而修之者矣

客曰古之治天下者皆尚損益更化以爲治也今如之何曰今之爲天下者如博奕而局勢壞焉者也不更其局不變其勢而終其奕焉卒之敗焉爾矣雖有奕秋者不能反壞而勝也今之歲遷月徙而仕者猶之頓理殘奕者也若聖賢者則非理殘奕者也必更其局變其勢而仕焉者也故夏商之殘奕伊呂不爲也東周之殘奕尼軻不爲也非不欲爲也不可爲也

泝嶽山人集卷第二十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一

吳郡黄　省曾　著

語苑

擬詩外傳六十一章

黄子閒居慘然抱憂世之懷寐而思焉寤而嘆焉筐牀袵席而不安也弦歌觴御而不樂也或解之曰昔者有言曰身以上至于荒芒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消矣以斯須之壽而憂天下之大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

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黄子曰噫此養已生者之説也非濟萬生者之説也天無憂不生聖人聖人者所以憂萬生而終身焉以副天之寄者也周公不憂不坐旦孔子不憂不周轍孟軻不憂不歷説憂天下者聖賢之職也使聖賢而無憂也又誰憂焉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古之人以賢不肖爲輕重今之人以貴賤爲輕重今有朝爲公孤暮而喪位者雖賢也人皆玩侮之矣朝爲庶賤暮而陟庸者雖不肖也人皆拱禮之矣蔽矣哉今之人之心也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人之所以爲輕重者道也

危邦不入誠蹈其危也亂邦不居慮涉其亂也譬之刲牛鞹以爲鼓三軍聽之尊矣然而爲牛計者不若服軛安也合狐白以爲裘天子御之榮矣然而爲狐計者不若走澤生也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少之年誦夫詩也陶然樂也及踰數年而誦夫詩也悽然嘆也又踰數年而誦夫詩也潸然泣也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傳曰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天地合和陰陽陶化皆乘人氣者也故其儲與呼吸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附醞釀而成育群生者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賊氣者生民乖逆之氣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成王事失則神祇怨叛邪亂正則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此之謂也

或曰國家將亡聖賢之生于其辰也可援之與曰其在勢乎亡之勢未成也可援而濟也亡之勢既成雖聖賢群興亦末如之何矣昔殷之亡勢既成也雖有微子比干箕子商容皆聖賢也弗能援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者天地生之而普愛焉者也故生之權畀之聖而顯者古之顯人也生物後之顯人也自生自生者萬物之藏也知生之義者爲皇爲聖昧生之義者爲寇爲僇詩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此之謂也

古之天子皆有師師之者師其生天下之道也故得師而天下理後世自師其心雖有三公亦走役而已矣然三公之足師者亦鮮矣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王者奄九州而君之也非據土之能合人合也人之合者心也心聚而萬國賓心離而四方裂故曰天下者神器也詩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此之謂也

治可亂乎曰如鼎鬵水湆之薪焉斯沸矣亂可治乎曰如釜載湯爹之水焉斯平矣民之心也平斯治沸斯亂致之在人不曰致之在人而委諸天者非也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闋貴平其心也

魚以水活王者以民活魚失水而恃濡沫以求活也何異夫君失民而守卿相以求活也不可得矣卿相者君之濡沫也民者君之水也故王者有擇卿無擇民有易相無易民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聽樂知德人謂琴瑟鐘鼓爾矣而不知人聲之要也野則嗟嘆謳謡國則謀猷賦詠興亡盛衰弗之掩矣衢壤之歌堯之眞樂也夔蓋播此於器耳詩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此之謂也

萑蒲先稿其和去也椿栢後凋其質永也秦之短蓺萑蒲者也周之長蓺椿栢者也卉木之本在神液國之本在民心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言民散也

竭江而罟魚龍徙焉空山而刊鳥獸散焉匱下以奉萬姓去焉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其蒼蒼者耶其增增者耶王者知之而王聖者知之而聖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以告病也

龍之尊也以庶魚鳳之尊也以庶鳥麟之尊也以

庶獸龜之尊也以庶介王者之尊也以庶民是故龍無殄魚鳳無擊鳥麟無噬獸龜無戕介王者無虐民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此之謂也

古昔以來一土已爾堯曰唐矣舜曰虞矣禹曰夏矣湯曰商矣武曰周矣故曰皇王無恒土土者傳館也皇王者旅客也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長育其民而已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此之謂也

相天下者古之人以天下爲家後之人各以其家爲家以天下爲家者富藏於天下者也以其家爲家者富藏於一家者也嗚呼天下固一家亦固天下傾一家亦傾愚者私之智者公之詩曰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燈之明周乎一室爾矣燎之明周乎一庭爾矣日月之明斯周乎天下也智周其身者燈之明也智周其家者燎之明也智周天下而濟萬方者日月之明也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言睇燭之遠也

蛟龍之不聚食也非惡之也恐奪夫群細之食也聖王之不聚財也非惡之也恐奪夫萬民之財也至於蚼蟻營營焉而封垤蔓蔓焉而逐臭厭欲弗厭也世之聚財者蚼蟻之智爾可卑也已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具而金玉也雖賤其用命也具而碔砆也雖貴其用恥也君子求其具而已矣至於用之貴與賤也吾何與焉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此之謂也

墨臣罄民之財矣豪右罄民之土矣暴稅罄民之穀矣財罄則盜土罄則流穀罄則死故生民命者莫急於刑貪限田輕賦詩曰蒼天蒼天曷其有所

傳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也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使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也則精思不勞而道術章矣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說經而非先師之義也玷何甚焉

古盛之世言在都俞其次言在旌木其次言在庭陛其次言在疏記其次言在歌謠其次言在林藪其次言在腹腸夫言而在於腹腸也亂亡可知矣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言在腹腸之謂也

王新之世有玄動東帛請爲國師而不受嘔血託病杜門自絕者孔休子泉也有安車駟馬秩以上卿而不顧輟食以死者龔勝君賓也有逃變名姓

抱挾經策而隱遁林藪者劉宣子高也有危行遜
言以謝迎聘者薛方卓茂也有投黻鄉梓高臥不
出者郭欽蔣詡也有儒生去官不事篡君者栗融
禽慶蘇章曹竟也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諸君
子之謂也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之愛其所生猶父母
之愛其子也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況
於人乎故愛人者必獲夫天之祐報也詩曰上帝
耆之憎其式廓言祐夫愛民之君也

人亦有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
於萬里嘆密邇之地而君壅不聞也則是狐鼠盤
于鐵輦匪特堂上也虎虺殘于郡國匪特堂下也
饕餮食于荒陬匪特門庭也人君烏得而聞之然
則聞之有道乎曰有啓四目而以天下之見爲見
也廣四聰而以天下之聞爲聞也則四海之事矚
之掌上矣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擇木于林而巨者先伐執豕于牢而肥者先烹是
以君子戒滿也古之人也惟恐其滿今之人也惟
恐其不滿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滿而
招損天之道也詩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言好滿之必凶也

鬻器于市弊者弗售駕舟于川朽者弗乘選婦于
室嫁者弗取市餔于肆餘者弗食故新造之國用
人于朝者山林爲親儒生次之其故代之所庸者
猶之弊器朽舟嫁婦餘食然也人烏得而弗疑故
古之君子無道則隱恐爲弊器朽舟嫁婦餘食也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人皆樂仕而惡隱君子之仕而顯也猶春夏之章
見隱而藏也猶秋冬之閉斂其所以顯而藏者有
道也至於小人出也如繪花處也如土核詩曰左
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聖人之心日皇皇然思康理乎天下位者康理之
具也故曰大寶無厥心有厥具竊也有厥心無厥
具時也故君子莫窮乎龍德而隱詩曰遹求厥寧
遹觀厥成聖人之謂也

德冐十室者十室之長德冐百里者百里之長德
冐千里者千里之長德冐率土者率土之長使德
小而長大也靡有不蹶詩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
後言終僨也

民之所君仁君也民之所吏良吏也今之吏民而

民以為吏者寡矣今之吏吏而以民撰吏者亦寡矣不以民也吏何庸為詩曰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今之夷齊形也不以心今之盜跖心也不以形小人形而夷齊不知其心之盜跖也故鑒人愈昏論人愈錯詩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小人之謂也

蒙而正者天下鮮矣少思華宮矣長懷黃金矣及其仕也華宮黃金而已覆民如壓草然今之世父以此為淑子兄以此為良弟教之歆歆惟恐其不篤也噫其終弗回矣夫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玉杯象箸古之憂於天子者今在白屋矣寇賊姦

宄古之憂於莽澤者今在公卿矣詩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撫今而懷古也

覩人之臣也可以占國矣大臣諛者國將亡小臣富者國將竭諫臣默者國將亂甲冑之臣浮者國將弱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之謂也

衣弊而德新不必繡黻為之華也髮亂而言有紀不必冠冕為之飾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百官皆君子而仕者出焉猶雪之遘日不融者鮮矣百官皆小人而仕者出焉猶素之投緇不汙者

鮮矣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人主一身拱於深宮而左右覘之者日千百焉故幾微不可彰也苟近倖闚焉小人取焉以為階門以其幾微先而逢之潛而合之投而中之是故人主恍而暴賞得矣其如妨於國是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言人主不可不慎也

鵷鸞之遊不必其良踐人見之而皆悅者以其仁素定也鷹鸇之翔不必其搏擊人見之而皆惡者以其貪素定也小人之在位雖曰象仁色義不必

其播虐人見之而皆怨者以其佞素定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君惴惴然臣惴惴然各保其榮華而已吾觀於天浩浩耳而榮華不失其尊也莫抗其位也恒居其覆也忘其澤其多藏也不有惴惴焉者其自小也亦甚矣故王者法天詩曰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法天之謂也

世之衰也以征誅僞湯武矣及其甚也以禪授僞堯舜矣今之人又以講學僞仲尼嗚呼古之聖人竊假盡矣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此之謂也

爲治於平世也易易耳非若治亂之難也治亂者除其殘而已矣苟欲民生之足刑罰之措禮樂之興也難矣勢不暇也有漸焉譬之療瀕死之疾者蘇其生而已矣至於精神之王膚革之盈必有漸焉譬之支將傾之室者扶其頹而已矣至於垣墉之備髹漆之華必有漸焉是故以武王之聖治夫亂也不過除其殘而已矣至於民生之足刑罰之措禮樂之興必待於成王周公焉非武王之智不如成王周公也成王周公治平世也今之世苟能法成王周公以爲治也何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周公之文章見於事業此西周之所以盛也仲尼之事業見於文章此東周之所以衰也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懷西周之能用才也

堯舜窮已裕民而任天下之責於身有憂無樂故聖賢辭讓生焉後世窮民裕已而委天下之責於人有樂無憂故奸雄竊奪生焉其爲百官也亦然詩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此窮民裕已之謂也

淸修玄澹治天下之器也故舜在畎畝說在版築窮而聖修皆治乎無心於富貴者也故舉之而仁覆天下驕揚騖詖天下之賊也自科目之求人也人操尺管以競進皆狂然有心於富貴者也故舉之而僞貽天下嗟夫科目之賊民也非一日矣雖有特立之賢亦末如之何已詩曰曾是強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此之謂也

蠭樓蟻藏鳥實魚藻亭各有分也而嬖臣豪右之家皆綺疏藻室以僭擬於王者必有神殛而鬼奪之者乎詩曰旣克有定靡人弗勝

巨室兼幷勢門橫暴盜竊綺繡市販車馬凡此皆下民觀之則憤者也積憤成亂經世者憂之詩曰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王者司天下之土者也而分土於天下斯天下聯屬維繫之矣司天下之土而尺寸不逮於民而曰吾能聯屬維繫乎天下吾不信也詩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聖人之文也如懸象賢人之文也如春敷衆人之文也如色畫天不得已而觀象聖人不得已而觀文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此聖人之言也

德之徽者其矜大德之進者其矜小德之極者其

矜亡是故天地有功而不宰詩曰公孫碩膚赤舄
几几

堯舜愛民不能救夏商之季虐周公下士不能禮
春秋之擯賢聖人之澤止其身而已矣惟仲尼作
經流於無窮後世有聞而興者其仲尼之功邪詩
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世之百官黠者舉佞悍者貴凶躁者尚狂險者保
賊汚者庇貪鄙者引陋閑者援默圓者簡通縱者
揚蕩以相與比周臨民而虐之嗚呼蒼生之禍其
誰瘳乎詩曰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此之謂也

太平之世士在公孤苟治之世士在僚屬傾危之
世士在遊寄亂亡之世士在山谷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

小欲必大貪小僞必大欺小盜必大竊今之兼併
田宅者小欲也則欲國者其漸也飾貌公卿者小
僞也則僞王者其漸也劫鈔江海者小盜也則盜
土地者其漸也小者弗禁大其及矣故曰履霜堅
冰至

金錢之神莫甚於今之時矣苟其行也則市猾之
子遊爲秀孝豪右之庸登之薦書汗掐之令暴之
清途亂紀之官布之近右滔天之罪轉爲良吉不
其神乎不其神乎金錢愈神則貪夫愈昌貪夫愈
昌則民生愈蹙民生愈蹙則天心必變而國禍斯
成矣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明主之采言也不于其順于其逆則善無不聞矣
聖王之求士也不于其朝于其野則賢無不登矣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世之仕者苟患其身之不貴也則所以傾人而貴
其身者靡不竭矣苟患其家之不富也則所以奪
人而富其家者靡不至矣小人之位不能傾也其
傾諸賢人乎豪右之貲不能奪也其奪諸寡民乎
仕者求貴則天子喪賢矣仕者求富則天子削民
矣詩曰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人臣之於君上也以禮弼之以義犯之則位而崇
之若莧譪可也今也擯而日遠矣善持其意善養
其惡則罷而遣之若中侯伯可也今也爵而日親
矣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今之治天下者而謂天下爲治其猶晋工之諭鍾
乎昔者晉文公爲鍾而不調使工聽之皆曰調矣
惟師曠聽之而後知其不調也然則今之天下衆

人覩之皆曰治矣惟賢者覩之而後知其不治也
詩曰維彼聖人瞻言百里
朝市之人爭僞同巧相安於利而不見其非矣而
天下之人相慕於利亦不見其非矣雖有崇鹿臺
之財者天下羨之而已弗惡也有聚郿塢之賄者
天下頌之而已弗議也安者創之慕者效之生民
之利其不盡歸於斯人而空窮矣乎詩曰池之竭
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此之謂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二

吳郡黃省曾 著

語苑

擬詩外傳七十章

傳曰君人者之爲國也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
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
所謂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
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
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也無衣食
則亡其所以養也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
皆亡則民如麋鹿然戶從其欲家爲之俗父不得
而子也君不得而臣也雖有城郭名之虛邑矣詩
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言崇本以綱紀之也

或曰仲尼皇皇六籍勤矣空言爾矣誰則行之而
必余口而木舌黃子曰聖人作經匪覩凡庶行王
者也匪傳須頃待萬世也萬世之下有王者興式
而行之仲尼之言不爲徒矣是故聖人之經不必
人之盡庸也雖一言之行亦洙泗之澤也若彼江
海不必人之盡汲也雖一勺之挹亦江海之澤也
若彼草木不必人之盡餌也雖一品之方亦農岐

之澤也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左之右之皆聖
人之德也
夫形體者固朽弊消亡之物也壽與不壽其相去
不過數十歲爾是亦死也若夫德義之立與不立
則相去數千萬歲蜉蝣穹壤非可同日言也顏淵
之特天下多百年之人矣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乎皆
令德之謂也
百姓安富則和而空窮則亂有和心斯感和氣有
和氣斯生和人和人之生則又以和召和而天下

之和愈和矣三王五帝之世是也五帝之聖賢滿
朝者三皇之和召之也有亂心斯感亂氣有亂氣
斯生亂人亂人之生則又以亂召亂而天下之亂
愈亂矣戰國春秋之世是也五霸之宄賊盜代者
必幽厲之亂召之也詩曰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
彼不順征以中垢此之謂也
富人豐殖奄并其力足以為亂而窘慽元元使之
流亡其虐又以致亂常以一人而生二亂也小人
奢淫貪娟其風足以導亂而茹妝姻婭布列有位
其弊又以養亂亦以一人而生二亂也詩曰不弔
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此之謂也
民心形也天象影也人之言天變者皆曰天警之
也然而凡天之變皆因民之心而發焉宣焉形而
影之者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告凶言影無政言形也
自公卿至於銅墨尊尊卑卑所握之法皆天子之
權也故官職者殺人之具不可輕假之小人也進
舉之科經術之士也而殺人者多矣而況於俊秀
紈絝之子乎而況於倒蔭庸白之人乎詩曰式夷
式巳無小殆瑣瑣姻婭則無膴仕

倖弄便褻非親也股肱為親諂諛逢悅非輔也賢
俊為輔故曰秦孤立無親危弱無輔詩曰無棄爾
輔員于爾輻
傳曰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為民也
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殘害民
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言天之無常奪也
虹霓霧雹百姓之氣也風雷群籟下民之聲也山
川土地蒼生之體也日月星辰人事之鏡也詩曰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人皆曰吾愛民也然有二端焉有虛愛之端有實愛之端優人之態飾哭死也其涕洟咨嗟無不戚然痛儼然肖也然而中心無痛也此虛愛者也閭閻匹夫匹婦之哭其死也質直鮮文然而一慟則酸楚號拊傷心刻骨其中心誠痛也此實愛者也惟君子之惓念民國也如閭閻之下眞哭死者也詩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屨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而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詩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道不同不相爲謀仲尼所以歷聘而不合也

古之人有短者莫不取長於物也目短於自見則以鏡觀智短於自知則以道正治人者鏡之由鑄也賢人者道之由出也故治人無見疵之罪賢人無明過之怨疵治人者是疵鏡也怨賢人者是怨道也西門豹之情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急已皆欲取物之長以續已短也此治一身者之取長也而況於治天下乎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取天下聰目之長也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所以求鑒其短也

人之爲言愈邇君也愈諂而諛愈遠君也愈公而諒此聖王所以求芻蕘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國家之去小人也猶農夫之去草也其必豫乎秋杪之草則根株張王叢然易生而芟蕩費矣亂成之小人則黨與盤互彙然騰引而驅除艱矣詩曰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言小人之盛不能去也

穀藝而獲才養而登者也穀未藝而求實於隴畝者穮蔉而已矣才未養而采秀於庠序者庸鄙而已矣擇鳳於雞之群者必不得鳳也選麟於鹿之類者必不得麟也何也未嘗養之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文王之能預賢才備官人也

夫求賢授官者貴其身之能賢而率化也苟授之尸素則泥飾一守木刻一令可歟授之貪暴則南山之虎東海之盜可歟授之淫汙則勾欄之伶國門之優可歟授之暗儒術昧經濟匪博古而通今者則市井之丁學究之庸可歟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傳曰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賢人而尊寵之延佇孟軻曳裾遊齊矣楚春申君之好賓客也豪傑竝集食客盈館翹車荀卿置諸蘭陵矣然齊不益强而黃歇遇難者不用故也且賢者之為物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爾策之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苟徒備百僚之名而不諮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之朝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此之謂也

衛人有嫁其子者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者幸也其子往而積聚其姑以為多私也而出之其子歸而富其父其父者不自罪其教者非婦之術也而矜饗其富夫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以為罷放常也其久任者幸也於是仕而冤笏不澄徇財而積聚焉其君以為賄成也而放之其臣歸而富其家不自罪其非臣之道也而矜饗其富詩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言皇父私聚非臣道也

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將以勿言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而鏤靈山者徒言利之名爾且將惡之況躬而求利以黷朝經者乎詩云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慎言利也

君子相語如揚清微之風拂之長養感之和舒者也如流漣漪之川闢之斯行隄之斯止者也其小人務辨而取勝者則不然如暴積之風所撼必靡奔騰之濤所湧必越故君子聽之而已不與較也較則必敗詩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與小人之較辨之謂也

大哉集乎天子集衆民以成王巨壑集衆川以成海陽曜集衆精以為光六籍集衆訓以成經君子集衆善以成聖大哉集乎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言集也

嗟乎不朽之業其君子之所自樹矣乎一夫之餐不為衆飽一畝之豐不為井獲桃李之花不資杏而英也崑崙之泉不借岷而源也詩曰爾日斯邁我月斯征言自勉也

世之治也善者獲福惡者得禍常道也及其亂也善者不福惡者不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

道故福之自來勉而循焉禍之由至惕而防焉遇不遇非我也時也是故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志而已矣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治天下國家者如負檐然力莫之勝而弗傾仆者鮮矣然而小人之爲人臣者無有自察其短者也夫爲人臣也而自察其短則不苟尸竊不苟尸竊則不效忌嫉不效忌嫉則推讓賢俊推讓賢俊則國采不曠而王工興矣惜乎鄙夫哉無有自察其短者也譬之牝晨之妻孰不曰吾善紝績也不肯

之子孰不曰吾克肯蠱也試以三公之爵而授之途之人焉則途之人未有不以其才爲能者也何則三公之祿重姑冒昧尸而爲之苟人不詰我之非才也斯已矣今之任者不自能其三公之位者亦鮮矣若以匹雛之力而冒萬鈞然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詩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此之謂也

傳曰帝王之作樂也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之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也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各順其民之始樂於已也是故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所同樂之事異樂安得而不世異也是故舜韶而禹夏湯頀而姬周武四樂殊名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

人主之以好惡喜怒變習俗也猶天之以煖清寒暑化草木也時而當則歲美矣不時而妄則歲惡矣天之與人主一也故曰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

而暑者草木之災也當喜而怒當怒而喜者習俗之亂也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深禁使好惡喜怒必當義而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人君喜怒當義可以定亂也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聲曰攻齊也任子謂康公曰臣聞之也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也築臺三年民饑而疾勞而思亂矣兵之召也今荆人之將攻齊也臣恐其聲於齊而襲秦爲實

也不如備之乃戍東邊而荆八輙行詩曰修爾車
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貴豫也
或曰惟德不朽者何也曰德者人之心也逮四海
通萬世者也故曰不朽軨軒之日月非可恒攬也
臺榭之風雲非可久玩也聲色之耳目非可永控
也途衢之車馬非可常擁也不撫時樹之德而揚
其聲名也愚亦甚矣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
之憂矣於此歸處言貴及時修善也
夫經綸之道本聖象古而已萌新而種舊水今而
川昔彙近而土遠故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未
嘗躬作聰明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文非名教雖有華采瑟籟之音也詩非頌刺雖有
爾雅度曲之節也言非激揚雖有丹艧俳倡之嘆
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此之謂也
或曰人之生也咸有天命其去留也何以占之曰
存乎其人人而夙夜競競然飭德循道也則天命
在焉人而夙夜皐皐然敗度放欲也則天命去矣
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之去不再與也
仁義之門無金玉金玉之門無仁義仁義者儒之
德也金玉者富之物也儒則不富富則不儒古今
不易之勢也是故貧者士之常也既曰儒矣無不
終窶且貧者也孔子儒之宗矩也而飯水曲肱樂
在其中者樂仁義也後之口詩書而心賄幣談仁
義而履商賈儒云乎哉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世儒之謂也
天地聖賢皆以華化抹害為職是故寒極矣而調
之溫煦暑極矣而調之清凉日月以晦冥而觀照
雷霆以藏蟄而鼓動雨露以熯槁而沾潤故舜禹
以洪水后稷以阻饑湯武以桀紂孔子以亂臣賊
子孟軻以楊墨炎漢以暴秦而　皇祖以豪右貪
人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言繼序者貴思而不
忘也
傳曰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
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
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
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
於屋漏纖瑕微咎悉鏡而察也故其嚮道止若隅
坐行若驂駕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佩晝與之遊
夜與之息而須斯弗之離焉者矣詩曰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言君子恒與道俱也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何止於裘桀以醉亡天下矣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詩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此之謂也

明王之理天下也必得臣之死志而後可將無死志覲敵而解相無死志臨節而渝諫臣無死志逢事而默守令無死志履貨而黷詩曰之死矢靡他言專心匪躬以事君也

傳曰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故聖王者測衆人之情見亂之所由生也差其制度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等之節之調之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制度而各從其欲欲無窮也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是以大人淫奢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富者愈貪利而不恥貧者日犯禁而不畏是世之所以難治也詩云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之怨風也

夫爵祿所以貴也非賤也其賤之者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之者由處之者不宜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言德稱其服也

君子之善導人也猶大禹之善治水也導人者必因其性治水者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荀卿氏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辯也不可與辯而與之辯者是不貴其言者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夫導人者欲其信而復也苟有爭氣雖有嘉言而飄風聽之矣君子不忍其言爲飄風是以貴之也詩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天下之民之貧富壽夭貴賤也其係於時代國法吏治矣乎堯舜之時聖賢貴桀紂之時佞人貴時代也周之法民富而壽秦之法民貧而折國法也漢吏廉而民優裕元吏貪而民匱竭吏治也詩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言所遭也

人之爲盜知索盜矣而不知所以致盜者官方之虐燬驅之也知窮民小盜以國法公罪之矣而不知貪汗之大盜當有天刑以默治之也可不畏乎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守令而拘擾賢俊者賢俊守令也守令而殴脇豪右者豪右守令也守令而爪牙胥皂者胥皂守令也茲有守令也其去也賢俊惡之豪右涕之胥皂懐之尚得謂之循良也乎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君子之道邁乎一國則一國如空矣邁乎天下則天下如空矣故伊尹無夏人呂望無商人仲尼無周人非無人也無其匹也詩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凡衣裳之生也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爲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而化易成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縱節而快意是祀等威而靡財用貪亂之道也上下之倫不別則其勢不能以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則其勢不能以相足故苦貪也苟欲以亂爲治以貪爲儉非反之制度不可也詩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此之謂也

君子之名著而光者其躬信也夫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也此數物者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信吾所行若彼數物其誰疑我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見也有耳者聞也莫不信矣故根深而枝葉自茂行久而名譽自遠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信於此而聞于彼不可誣也

人之交也與有道者處混混之淵如仰之天如若與造化者遊也安得而弗敬乎與無道者居厥小形器厥甘嗜慾如與蟲豸者處也安得而弗輕乎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蚍蠓之居自以爲天下之樂不若此寸穴矣䲡鰍之聚自以爲天下之樂不若此尺水矣不知鵬凰之寥曠也爵祿之饗自以爲天下之樂不若此軒繡矣田室之積自以爲天下之樂不若此籯廪矣不知道德之实曠也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

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

傳曰良農不以歲之凶穰而荒其稼穡良賈不以利之盈縮而棄其資貨良士不以躬之禍福而改其善道詩云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君子之爲德也其猶虛器歟夫器虛則容而注滿則拒而止矣故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而聲色才藝不加乎人視人恒賢自視恒不足也則以虛受人人樂告之而不倦矣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夫酒食者人之所愛也而賓之交際莫不進焉以爵以籩而不吝所愛者以賓之嗜之也使嗜言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至者以未嘗嗜之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昔有與悍爲鄰者欲賣宅而避之客告之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勿之巳爾其敗可立而待也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惡可以弗避遂去之君子聞之曰愼之哉凡富貴而貫滿者皆不可嚮邇也詩曰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言辨之貴早也

董子曰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是故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法先王所以法聖法聖所以法天也詩曰秋秋大猷聖人莫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諮于衆而未有賅焉者也今寡人之舉事也與羣臣慮之而魯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諮于衆也一人曰可一人曰不可可者不詭隨於曰不可者也不可者不詭隨於曰可者也盡其忠臆揚其直辭明主者酌而施焉故聽衆而治也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之國盡化爲一矣君雖舉境之人而問之猶不免於亂矣何也以舉境之人皆化而季孫也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在位者與殘賊化而爲一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其從者曰此嗇夫者公之故人也公奚而不舍以待後車乎文子曰不可吾嘗好音矣此人遺我以鳴琴吾嘗好佩矣此人遺我以玉環是嘗順我過矣求容於我者也今恐其以我復求容於人也奚而可舍乃去之嗇夫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詩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愼所歸也

善用師者勝在先而後從之者也非出師而後覯勝也出師覯勝而獲之者幸也非必勝之道也昔勾踐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必也賞厚而信罰嚴而必乎君欲知之其試焚之宮室於是遂焚宮室而國之人莫之救也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人之不救火者比降北之誅於是又焚宮室國之中塗體濡衣而赴火者左右三千人此必勝之勢也是故越先勝而伐吳者也詩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言國人與上同患斯可以

戰也

昭矣哉天之不重與也故有角者不齒有大者不得有小天之數也夫已有大而又兼之小天且不能足之而况於人乎故明王者象天而為之制度使臣工之有大祿者不得兼之小而與民爭利也詩云蟊賊蟊疾靡有夷屆刺有大不厭而爭小利於民者也

魯穆公使衆公子宦於荊晉犂鉏曰踈矣哉君之謀也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於宮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蓋水之遠而無救於近火也今齊之患近矣而取救於荊晉豈有濟乎詩曰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國者君之輿也民者君之馬也馬恬則輿安民散則國傾故曰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

人之有善不期人之好也而天下之人皆好之人之有惡不期人之惡也而天下之人皆惡之非人之好惡也乃神好惡之也神好惡之者乃天好惡之也可不慎乎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

天下之情莫不貴皎白而賤汚穢珠玉之晶瑩人則愛之矣糞土之汚穢人則惡之矣故廉潔者珠

玉之士也貪婪者糞土之人也詩曰維此良人作為式穀惟彼不順征以中垢

天地自全其生德也而用以生物之生聖人自全其生德也而思以生民之生故知生生者天地聖人之柄也世之仕者不能生民之生而奪人之生以為生也其悖天也甚矣詩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今夫園麋之相接也畎畝之相次也其為鄰之物雖折一草木焉斃一雞犬焉人必責償之矣况下民者天之物也而貪人蒙右曰驅民於死者天其

不言憤之耶詩曰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衞靈公之時彌子瑕專寵於衞國而蔽公之明凡衞國之疾苦顛喪百姓日號于下障之彌子瑕而公弗之見也侏儒有謁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則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也對曰夫日者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主者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則夢見日夫竈也一人煬焉則後之人無從見矣今也衞國之疾苦顛喪百姓日號于下而公弗之見毋乃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之夢見竈也不亦可乎詩曰揚園之道猗于畝丘衞侏儒之謂也

孔子謂冉求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教之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而後獲此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不同也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治人之謂也又云坎坎伐輻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先其事而後其食治身之謂也

凡敵國之來有聲而有實得之聲者謹察其實可也昔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其伐者實也而遺之鐘者聲也仇由之臣赤章曼枝者以爲不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以大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赤章曼枝避而去之齊七月而仇由亡蓋眩於敵國之聲而不察者也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仇由之君也

君子子身無徒非害也仲尼伯夷與世非戚也而萬世之下慕其風者皆骨肉肺腑也頌其道者皆葭莩支屬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孔子之交朋從爾思已矣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顏子陋巷而優於三家者陽春之德蘊於淵泉也三家雖崇位也而虹霓不澤霜霰殺物其如物何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顏子之謂也

天之於民也必饗御淫溢僭禮犯分斧之極矣國法可誅也而後絕之必虎虓噬聚腥穢彰聞負之極矣自殄于天也而後厭之故古之聖王禮禮樂樂而移風易俗者欲民之格天而久安之也詩曰燕及皇天必民安而天安之也

丘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二

吳郡黃省曾著

黃氏家語

南宮生問樂第一

黃子閒居南宮生問樂之本黃子曰樂者聲也聲者氣也盈天地之間凡氣皆聲之達也凡聲皆樂之播也生曰聖帝明王之作樂者何也曰樂其功而暢之和聲也帝王德和則民和民和則物和物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黃鍾者氣至之初和聲之始也故制以本律此伏羲氏之治音也生曰自起律以來黃鍾之勻代因之矣而衰亂自若者何也曰樂也者功敘而歌象而成之不容僞也後人無羲之功其氣隨代而殘壞凌亂矣然猶拱羲之器而曰吾能黃鍾樂云樂云律呂云乎哉氣情而應之樂非樂數而可調乎氣也生曰然則律之無益於治也弗庸可歟曰惡可以弗庸此帝王所以在治忽之器也和則治否則忽而從是占焉者也迺庸布其生德篤其民敘以咸若其氣可也弗脩之功而徒爲之樂則歆定於新室杜造於魏廷者何弗救於亡也生曰律之古矣而聲恒不和者何也

曰氣宰之也雅之樂而奏於鄭之朝雅亦鄭矣鄭之樂而奏於雅之世鄭亦雅矣喜起之歌而優伶之誦豈有善詠乎氣淫矣聲安得而不淫氣若矣聲安得而不若宰天下者其治亂之德萬殊也則兩間之氣亦隨萬殊而變而應之聲者如之不容銖毫掩焉者也萬寶常聆大樂淫厲而哀知天下之相殺王令言聽宮徃而不返傷天子無回軫皆是物也南宮生聞而憫然未達鴻儒君子咸曰元聲得而位育成矣而夫子云然者殆其虛誑矣乎曰此鴻儒君子授受之訛也以驗爲實以器爲情也黃鍾者本之太平之氣而寫爲太平之聲者也如靈鳳慶雲自和氣而產茲和象也災沴變怪自乖氣而產茲乖象也鳳鳥不至者嘉氣不臻也黃鍾不和者治氣不協也不求諸功而求諸律也末矣生曰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樂和而格靈瑞也信然乎曰羽毛含氣咸有聲也氣比則求聲均則應弗之違也生曰律生而止十二者何也曰辰之紀也天地之間陰陽而已陰陽之象莫大乎日月故太陽爲日其數九太陰爲月其數六律首黃鍾用九也呂次林鍾用六也

九六相須而變律日月會合而起曆也陽生陰者魂損而益魄陰生陽者魄損而益魂凡一月之爲甲者三也三分之則進而生魄者一甲是謂三分損一退而生魂者一甲是謂三分益一九之日至十九之日魄受魂氣而制之性也其行十二度餘而遲二十四之日至四之日魄去魂氣而返其故也其行十四度餘而疾故律之上下相生天之度也聖神者準範而已氣以曆象聲以律樂其機一也生曰律起於黃鍾之朔者何也曰善者性之朔也生德之仁也故冬至者朔氣黃鍾者朔聲奏其聲動其氣使人聞之善仁之心油然而生矣故黃鍾者人性之所固有也生曰師曠歌南風而知楚無功者其術有諸曰有之凡勝敗之數無形也而先見諸氣故占之聲者以察氣也大師有之執同律聽軍聲而詔吉凶太公以律管五音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故武王伐商吹律以聽聲焉七音於是乎出古之術也生曰氣變而聲隨也有徵乎曰仲尼鼓瑟見貍之搏鼠欲其得之也而聲從以變閔子聞之而怪吳客彈琴見螳螂之向蟬恐其失之也而聲從以變蔡邕聞之而去伯牙意在高山流水而子期嘆其巍巍湯湯君子之御琴瑟斯須之頃而聲隨氣變不容偽焉如此況於天下之氣淫暴矣而樂寧有太和者邪故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氣形而聲影聲本而音末也生曰五聲之氣何屬乎曰宮者君氣也亂則驕商者臣氣也錯則壞角者民氣也繆則怨徵者事氣也洪則難羽者物氣也差則亂生曰中聲惟冬至乎曰月有之辰者日月之會而建之所指是爲中氣歲凡十二中中凡十二時時凡十二刻黃鍾冬至之中聲也大呂大寒之中聲也太簇雨水之中聲也夾鍾春分之中聲也姑洗穀雨之中聲也中呂小滿之中聲也蕤賓夏至之中聲也林鍾大暑之中聲也夷則處暑之中聲也南呂秋分之中聲也無射霜降之中聲也應鍾小雪之中聲也皆黃鍾之所生也生曰然則十二辰皆中也何獨始於冬至曰夫辰與建交聲之陰陽雖各有合然而冬至日月合璧律呂之互運也五星連珠五聲之交出也惡得而不始生曰劉歆律書云宮者中也商者章也角者觸也徵者祉也羽者宇也其義然乎曰此義也非音也宮之

音宮宮然商之音商商然角之音角角然徵之音徵徵然羽之音羽羽然自濁而清洪而細始喉而脣音之別也何獨義南宮生避席而起曰而今而後弟子始知樂之情矣

夏侯孺問禘第二

夏侯孺問禘曰孺誦鄭玄之傳祭法也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者通言也杜佑氏曰禘者虞氏冬至大祭天於圜丘以黃帝配生夏正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以嚳配蓋根本於玄說也敢問禘爲圜丘之祭者何也黃子曰此鄭玄之誣經而佑誤聽之也夫禘也者宗廟之祭名也非圜丘也吾聞之也衆言淆亂折諸聖仲尼不云乎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繼之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舍曰宗廟而言禘嘗者由禘嘗即宗廟也禘也嘗也皆宗廟之祭名也故仲尼相屬而云義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禘禮之所行也廟乎圜丘乎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夫大祖高祖之云者惟廟而後禰祖此皆廟事也及也省也干祫也以次承禘而言故曰禘廟事也非圜丘也夫祐之聽玄也則禘已屬之圜丘黃帝矣何又云感生帝也者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故曰所自出則又以禘屬之靈威仰而配之后稷一典之中自相矛盾矣王肅云孔子言兆圜丘於南郊南郊者圜丘也圜丘者南郊也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者也既曰郊也圜丘在其中矣安得復以禘爲圜丘也夏侯孺曰然則祭法之文何以先禘於郊也先禘於郊者明禘大於郊也祭惟天也而後爲大敢問郊祀天矣而禘之非圜丘者何也黃子曰禘先於郊其義固有在也鄭玄者不得於義而强爲之說以爲郊之上而復有禘也是故附之會之以爲南郊之上復有圜丘也以爲圜丘所祭者昊天上帝而南郊所祭者感生帝靈威仰也惜乎玄者儒也何說之妖誕如此也靈威者何文也讖緯之言也其始於漢之哀

乎者乎蓋有覬而僞焉者也漢之儒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嘗疾之讎如也惜乎玄者儒也乃通之於五經其爲誣蠹甚矣且禘先於郊者以禘之祖先於郊之祖如黃帝者先於嚳也故敘者先禘而後郊也蓋郊之祀也不過有功之祖而禘之推也則又追夫祖之自出以饗之於廟此禘先於郊之義也夫固各有當也夏侯孺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玄謂大祭其先祖所由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以靈威仰赤以赤熛怒黃以含樞紐白以白招拒黑以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由是觀之則大傳所謂自出者太微五帝云爾今天子以祖之祖爲自出者何徵也黃子曰予徵之祭法者也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由是觀之則有虞以嚳爲始祖矣嚳自出於黃帝夏以鯀爲始祖矣鯀亦自出於黃帝殷以冥爲始祖矣冥自出於帝嚳周

以后稷爲始祖矣后稷亦自出於帝嚳則黃帝者乃虞夏之所自出帝嚳者乃殷周之所自出禘其自出者禘夫黃帝與嚳也感生不經之說何足以爲據乎夏侯孺曰孺聞之詩曰實惟太王實始翦商敢問大王之不祖何也黃子曰太王安得而祖周也吾聞之也祖有功而宗有德凡得祭於禘郊祖宗者皆百世不遷者也趙子曰禘郊祖宗並敘永世追祀而不廢絶者是也昔者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文王以文治此顓頊契與文王之所以爲廟之祖也惟宗也亦然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禹能修鯀之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武王以武功此堯禹湯武之所以爲廟之宗也惟郊也亦然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鯀鄣鴻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水死后稷殖百穀此嚳鯀冥稷之所以爲郊之祖也皆以去民之菑而有功烈者故大王不得而祖也夏侯孺曰禘之祭也於祖廟尚矣亦如祫兼群廟之主否乎黃子曰不兼也不兼也者爲其疎遠不敢褻而狎之故也是以祭之祖廟惟祖配之也孺曰夫子何以知其惟祖配之也黃子曰以大傳之文知之

也傳云以其祖配之而已未甞及於群廟也苟有之記禮者言之矣夏侯孺曰孺之讀史也後魏文帝之詔曰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禘則增及百官配食夫百官且配而况群廟乎唐賈曾云禘郊則地祇群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則禘之有合者此非其明徵也乎黄子曰此後魏賈曾擇考之誣也後魏之詔其言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察之則以審禘之文由增及百官而生也其可乎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生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則殷之所謂從享於先王者冬蒸之祭也非謂禘也賈曾云王者受命方行禘禮則是夏受命而禘於禹矣至湯之受命而乃禘湯之禘也終殷之世至武王受命而乃禘也何其禘之濶也五年一禘之說其何解乎且禘之施於祖者蓋推祖之自出以祖配之也若禘之施於天也則以何天爲所自出而復以何天配之乎自古無禘天之說而後魏賈曾敢創之者何也且禘祭所主特重夫自出之帝者

也雖受命始祖亦降居於配位矣而又何暇於群廟乎夏侯孺曰群廟無預也則春秋所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者何也太廟非祖僖公非群廟乎黄子曰春秋所謂大事者祫也非禘也公羊子曰大事祫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此僖公所以預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由是觀之惟祫乃升非祫則不升故無虛主也夫祫祭之外也安得復有升主之禘乎夏侯孺曰諸侯不禘而魯禘何也黄子曰此成王之過賜而魯之僭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夫孔子衰周公者言成王雖追寵乎周公而反病之故曰衰也魯祖周公其禘也必於周公之廟自出之祖則文王也迨於魯閔遂僭禘於莊公之廟矣且無追配也故春秋書之曰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言吉者不當吉不宮者不當禘於莊也不配文王徒庸禮物而已是以春秋譏之也夏侯孺曰魯禘莊公非矣而左氏有云蒸嘗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者何也黄

子曰此左氏之誤也其淺之而測經者乎其覩夫經之前後之記祭也惟玆三者而已故禘與時祭而竝列焉又覩夫經之有禘于莊公之文也遂例之諸廟以爲盡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宫僖宫襄宫也夏侯䇺曰禘非時祭之名也則郊特牲祭義何曰春禘而秋嘗祭統王制何曰春礿而夏禘明堂位何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王制何又曰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雜時祭而言之乎黄子曰今之禮記皆孔門之末流也其多興於漢乎在漢之初以金而購遺書也其有私撰而不倫者乎是故漢之儒也因春秋有禘于莊公之文也遂以爲時祭之名因兩書禘莊公之在春太廟之在夏也故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人自著書不相符會也是可徵矣鄭玄者不達其意其解郊特牲祭義也則云禘當爲礿曰禘即礿也然礿則不禘之文何解乎其解祭統王制則曰此夏殷之禮也然成王賜祭郊社禘嘗則夏殷之禮而周之賜也又何解乎因禘于莊公之文遂云禘小於祫則爾雅云禘大祭也又何解乎甚哉玄之弗明也在春而禘故曰禘礿猶云禘於礿時也在秋而禘故曰禘嘗猶云禘於嘗時也所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也者蓋舉大祭而時祭自廢不得而兼也其曰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者則行禘於嘗嘗廢於本時矣是以移嘗於烝故不復烝移烝於礿故不復礿皆由禘祭一舉而四時之祭權宜以廢也夏侯䇺曰經生有通鄭之義者皆云三年喪畢小禘于禰廟五年則大祫於祖廟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祭何也黄子曰此左氏之妄也彼覩夫吉禘莊公之文以爲凡國君者喪畢而當禘不知此禮也者本魯禮也不當施之於晉也故左氏亦嘗有云矣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明諸侯之無禘也乃今以晉爲有禘此左氏之自相矛楯者也夏侯䇺曰禘而非祫也孔安國論語解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毁廟之主及群廟之主也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之逆祀躋僖公亂昭穆也故仲尼不欲觀之矣此說其亦無徵乎腓升群廟何爲其昭穆也黄子曰夫所謂序昭穆也者乃先陳設夫座位者也位定也而後灌以降神矣既灌也而後迎牲尋以獻

矣何得先灌而後設之位乎夏侯孺曰邢昺疏云
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於太
祖之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魯躋僖公則昭
穆之位亂矣故孔子不欲灌後觀之也黄子曰吾
將即邢疏而喻子其疏不云乎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禘所以異於祫者毁廟之主陳於太祖者得與
祫同未毁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如其說也
則魯之躋僖公也在文公之二年秋八月丁卯大
事於太廟躋僖公也則新主方入所謂未毁之主
也自當祭諸僖公之廟已爾安有始列木主也而
陳於太祖之事乎大抵疏之獘也以暢析注說爲
務而罔顧於經文者也且孔子之不欲觀果在昭
穆之亂也則在灌之先亦可惡矣何必待灌而方
厭之也夫仲尼之嘆蓋嘆魯之僭也然而曰既灌
而不欲觀者蓋灌也者所以降太祖之神也魯以
周公爲太祖則所降者周公而已矣周公雖有勳
勞其頌也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而已非受命而王
者也夫禘者必繼世之天子禘於受命而王者之
廟則所灌而降者王者之神也魯以諸侯干禘而
灌以降者僭僭夫臣子之神已爾非不王不禘之

義也故仲尼自灌以往不欲觀之也非禘而禘故
嘆也聖人之微詞也嘆禘灌於周公之廟猶之夫
嘆雍徹於三家之堂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仲尼不欲觀焉非一日矣夏侯孺曰
孺知之矣昔者門人有請禘之說者其聞嘆而疑
焉者乎是欲因禘之說而得其嘆之心也然而仲
尼答之不知者何也黄子曰難言也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于祖廟者親親也位至
於祖極矣而又推其自出卑祖主於配位尊尊也
親親仁也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尊尊義也所以教
天下之弟也孝弟達乎天下而不治乎者未之有
也必王者而後行之也故曰不王不禘甚哉成王
之不知此義也而賜之伯禽之不知此義也而受
之其魯之子孫又不知此義也而嗣爲之孔子安
得無云不知也夏侯孺曰祫禘之說賈逵劉歆則
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也王肅則云禘祫殷祭也
群主皆合舉祫而禘可知也禘祫謂之殷者祖宗
並陳昭穆皆列故也使禘也毁廟祭于太祖而六
廟在前不合非禮也由是觀之則祫之與禘其果
一祭而二名者乎黄子曰祫自爲祫也不可混禘之

禘自爲禘也不可混之祫名殊祭異安得而一之也祫何自而生乎生於三年之喪也何生乎三年之喪也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新主方入與先君以相接也毀主當祧辭群廟而將遠也則一主若來一主若去夫人情之遇此也不能恝然矣先王因推聚會之情而制爲合食之饗故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孝子之情也如杜祐所謂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用禘於廟者是也既以祫禘爲同則今年既祫之矣而來年又禘不幾於煩且瀆乎先王禮意必不然也其今祫而明禘者何禘又生乎祫者也何生乎祫也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守祧出而待合未毀之主大宗伯升而待合皆入太祖廟室之奥於是布位太祖東面太祖之子在席前之北南面爲昭次昭之子在席前之南北面爲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至於欄而後已此祫祭之位也祭而至於祫也先王事先之意可謂盡矣然猶未也其心以爲祫而合食於太祖是吾之饗先至太祖而止矣然而太祖之先豈無自出者乎太祖之心於其所自出也獨不思以饗之乎吾能盡吾心於太祖而不能盡太祖之心於其先是非制禮之全也故祫之後而復有禘也夏侯孺曰太祖之所自出何不併於祫而祀之乎黃子曰不得而併也祫之祭也太祖東面使以自出之祖併而祭之則自出之祖又當東面太祖降而爲配失其尊矣衆主方合其廟以爲食而本廟之主反降而爲配則與衆主之合者何以異乎此自出之祖所以不得行於祫也此祫之外而禘之所以興也故曰禘生於祫也遶歆之說於是乎不通矣若肅之見則袁准辨之矣准之言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者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則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此辨彰矣蓋著禘獨行於天子祫可達於諸侯祫也禘也異也非同也不可誣而一也肅又推詳事理以爲衆禘之時毀主既並六廟獨遺之爲非也又駁鄭義禘若各于其廟禘若各廟則無以異於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故必欲同貫於祫也要而論之則鄭義王駁皆非也按杜佑云虞夏祫後三年夏特禘

四年夏祫禘殷三年春特禘四年春特禘則禘之爲言亦有虞夏殷四時之祭名也但特之與祫其義不同特者獨也凡言特者獨於各廟祭之也祫者合也凡言祫者合於祖廟祭之也則春秋左傳所書禘於各廟者多踰古祭四時之名非三年喪畢祫後大祭之禘也玄覩春秋之文也遂附會之以爲大祭之禘禘於各廟肅覩此義有乖於殷祭也故又附會之以爲群廟之主必盡合如祫而後成禘爲殷也何以知二說之皆非也觀之詩曰雝禘太祖也則知鄭玄云禘於各廟之說非也觀曾子問曰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皆虚主則知王肅各廟並升之説非也蓋玄以附經而誤肅以駮玄而誤者也夏侯孺曰夫子之論禘也載稽所未有也百家群儒瞠乎後矣使先王之所以制仲尼之所以經者昭昭乎揭日月於天衢也孺請退而記之以詔夫後之議禮者

周怡問易第三

周怡問易之名義何也荅曰案周易以岐周國名標目蓋取諸有天下之號以別異於夏商之易者也時縁三易並用故須別異觀周禮大卜所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及左傳襄公九年穆姜始往筮之遇艮之八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八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又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夫夏商二易皆以七八不變者爲占故曰八此三易並用之証而文王之易春秋以來通名周易也則此書上下二篇宜名周易上經下經漢初易家皆如此後世濫繁遂以撰傳之目而加之周易上經之前是以臣僕而先之君王也且以孔翼附經猶謂之僭而況今書之名越聖作之首其可乎至于吳澄氏則又首行單揭易名而二行乃畢列周易上經亦非孔氏之舊也怡曰上下二篇之有傳注何也荅曰太史公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今案十翼孔子之傳易也至矣大矣不可以復加矣而世之戔戔者傾復多言何哉且孔子之傳易也又非泛論略舉至於彖彖而闡之爻爻而贊之象象而伸之何所缺欠而猶俟於後人乎設云易道無

窮而衍說可廣亦當於十翼下綴詞發蘊不可復於卦爻下妄解冒踈以與仲尼爭衡也且詩書不僧經聖人者通釋故諸儒得以臆說相持若彖爻之詞有聖人釋之矣而諸儒有言多見其不知量也故費直之學易也以仲尼所傳別附於卦爻辭後亦有見乎聖經不當再有傳注而杜後學之狂僭者深矣而說者病其爲以翼混經之始嗚呼直之以翼附經此乃自爲學易之事耳而非曰家變戶改皆從費本也且古經森列于前未之或亂也至於鄭康成王弼之學易也乃各師其意而復爲之詮次遂併文王舊文而去之則學易者之過而混經自此始矣且復於彖爻辭下濫爲傳注而遂開後學之狂僭無怪乎歷世之咎之也故呂微仲至於朱熹諸定本皆還十翼於後其意美矣但朱熹復依傍孔子彖傳象傳之文而衍之卦爻之下謂之本義亦未見其可也仲尼之傳則以其混經而退之於後矣朱氏之傳獨非混經而可列之於前乎是疑於掩聖人之長而耀已長竊聖人之有而爲已有者矣是故仲尼之後凡傳彖爻者外仲尼之旨而爲之說者謂之誣竊仲尼之旨而爲之說者謂之綴誣與綴而釋經曷若已之可也嚮火與太陽而爭光後之人其無言哉其無言哉恰曰六十四卦起于何也荅曰古人重卦之說王輔嗣虞翔仲陸德明孔穎達陸希聲以爲伏羲京房鄭玄淳于俊司馬貞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司馬遷楊雄以爲文王案周禮太卜氏掌夏商周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則知以爲文王重者非也案虞書龜筮協從筮之云者必六十四卦然後可以營揲也仲尼著龜並稱正合虞旨則以爲夏禹重者非也案神農氏作嘗取諸益與噬嗑矣其益與噬嗑之名雖後代所命而益與噬嗑之卦其象可尚而制器者安可誣也況仲尼決非懸虛空撰之說則以爲神農重者非也然則孰重之曰伏羲重之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而說卦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則蓍自羲肇而卦自羲備也明矣曰伏羲重之則仲尼何以曰始作八卦又曰八卦定吉凶八卦以象告乎曰此義具在仲尼之言特世儒茫昧其旨故自漢以來易家無決定之說雖以穆生先天圖爲據者亦歸窈冥之見何也義時有畫無文今先天圖名卦

俱具安得謂伏羲闕也仲尼不云乎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此數言者正論羲卦也凡言在其中者皆未有而包函之義也其曰八卦成列者指伏羲始作八卦也其曰象者指文王六十四卦擬諸形容名卦之象也其曰因而重之者指伏羲因八卦而蓍以揲之兩兩相重爲六十四卦之用蓋伏羲之時雖作止八卦未嘗定蓍爲六十四卦而當其揲蓍乃有因重六十四卦之用也其曰爻者指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觀其會通繫詞之爻也蓋言伏羲通神明類萬物雖止八卦未有名卦之象而名卦之象在八卦之中矣正所謂八卦以象告也與蓍以前民用雖止因重六十四卦未有繫詞之爻而繫詞之爻在因重之中矣正所謂八卦定吉凶也衆言淆亂折諸聖予思而玩之者數年乃始洞明乎仲尼之言可以決千古易家之疑矣及讀淮南子云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正與予說相合言六十四變止是蓍策之用未嘗定著六十四卦之名周室增以六爻見伏羲時尚未有爻也昭昭明矣怡曰乾上乾下并初九初六至上九上六等文乃孔子所贊

及贊直本遺脫卦名何也答曰案費氏古易於六畫總卦下繫以元亨利貞彖辭又分析六畫各爻下繫以潛龍勿用等爻辭正合仲尼繫辭之旨繫之云者如冠之有繫綴於其下者也卦而繫彖爻而繫變蓋宜然也若如鄭王本去分析之爻而反取孔子象傳初九等文冠於各爻之上則是文王而繼孔子之文矣且又移大傳乾上乾下二體置於六畫之下則是文王而繼孔子之文矣獨緣二家欲以象傳綴附卦爻既有一爻不當又設九六之文故去文王之爻畫而移九六以冠之於萬國咸寧之下難着乾上乾下四字遂移置羲卦之下耳後儒不知二家合聚經翼故紊亂如此若是十翼之舊則乾上乾下二體宜歸諸天行健之上則此言始有歸宿初九之文歸諸潛龍勿用下也之上則六爻不至無別迺爲復古觀於比之初六大有初九初六履霜六二之動等文略可証矣但六畫之下無乾之卦名恐吳仁傑氏考載之訛而遺脫之耳殆非費氏之舊乎迺案孔子彖傳先舉卦名後及繇語故當從鄭本以正費氏之失也怡曰六十四卦何無有文言乎答曰案孔子傳易彖自

大哉乾元以下爻自潛龍勿用下也以下象自天行健以下六十四卦俱全不應文言迺止於乾坤二卦也至讀繫詞傳而見亢龍有悔一條雜於謙之九三節之初九之中其文體不殊迺斷然以為六十四卦俱有文言而亡簡多矣所謂易以卜筮之書而得不亡者蓋謂上下二篇耳非孔氏之翼也若曰不亡則說卦何為秦漢之際亦有不存必待河上女子發老屋而後出乎故繫詞中所存與乾坤文言相類者當錄次其後庶使聖人之言各有所統

陳曉問性第四

陳曉問曰性可以善惡名乎曰不可性猶命也道也謂之命也命卽其名矣不可以善惡言命也謂之性也性卽其名矣不可以善惡言性也謂之道也道卽其名矣不可以善惡言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孔子但以不可離言道而未嘗以善惡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明目傾耳不可得而視聞者也而可名言之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誠非視聞可及也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其所言至精至微仰高鑽堅瞻前忽後雖欲從之末由也矣其不可得而聞者如此非若文章然威儀可瞻文詞可聆可得而聞者也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且不可得而聞而儒家者流兢兢然以善惡本原氣質種種諸名而擬議也然而道心惟微雖欲聞之不可得而聞也是以人心擬議之也曰然則性無善惡乎曰有善惡者性之用也豈特善惡而已矣善之用有萬殊焉惡之用有萬殊焉皆性之用也而不可以名性也猶之陰陽之用萬殊焉皆天道之用也剛柔之用萬殊焉皆地道之用也而

陰陽不可以名天剛柔不可以名地也仁義之用萬殊焉皆人道之用也而仁義不可以名人也善惡者非用而不可得見者也如天道寒暑雨暘之愆地道山崩水溢之患也皆用之而見焉者何以有是也順則善逆則惡生則善尅則惡不外二端而已皆出乎所遭不可以前定也如二人之相語也其語之相契也頃刻而德之其或語之相戾也又頃刻而讎之民之為道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不可得而定者故君子貴習至於死而後已者也習與性成功在習不在性也若徒恃

性所成也何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兢
兢焉其重習也言習善則善習否則否也世儒終
身談性之善而未嘗一措足於善終身談性之無
惡而未嘗不一時有離於惡是性越南而習冀北
也天下之昧是久矣予不得不申乎仲尼之說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三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四

吳郡黃省曾著

序一十五首

唐太宗文皇帝御譔帝範序一首

惟天作辟綏謐萬方鴻始以來群龍繼統咸以生
阜兆民為道父母九州為心德本大公親同一體
神明不昧其出自然粵夫犧魁黃序造契解繩或
立象以盡意或刻几以弼違三墳肇輿皇訓丕顯
王於堯虞曆錄傳禪體元迺彰執中精一之旨聖
學帝勳乾參坤贊茲皆貫而該之矣由是禹銘簴
筍湯瑑盤盂武弇洪範所以竊篤眷之心矩以成
玉燭之太和也三代既逾大法斯泯霸强出而位
育消商老行而尼軻隱小康時邁熙皞未登有唐
太宗文皇帝以龍鳳之姿抱英雄之略起自燹人
奉踐大寶武光治烈播在竹書嘗於貞觀季年御
撰帝範一十二篇以賜太子且曰飭躬闡政悉備
其中今也由文論世則若懲暗疚察君體建矣剖
珪開屏天宗固矣翼房為社髦俊明矣陟洎措緯
階品慎矣金蠶玄纁以旌謇直朝霜市露以杜烈
佞隋奢齊侈以戒華豐止殿罷閣以崇約儉鮮赦

欽刊以嚴賞罰否䁥改冠以重農依三奇五等以
備軍國館儒疏經以昭聖術嗚呼美哉範言匪徒
稱述亦允蹈之矣但惜夫執中精一之旨置而不
宣則是君人之大本經緯之要圖太宗其尚未聞
也所以粉飾雖周彝倫竟斁昌浮圖之誕教務夷
貊之遠功淑政有初而無終嘉謨將舉而復墜悔
過之言丁寧簡末後之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宋
寶曆天聖間著作郎韋公肅學士宋綬皆常錄進
特為金匱之珍耳未覩鏤傳於世暇披緗帙迺為
校刊以行雖聖帝明王不資於是亦紫極之一編
也

刻水經序一首

叙曰水之為德大矣哉道生天一職統材五發始
西極產毋隅也折赴東墟趨子方也瀐涌昭化妙
之初質流瀾符於穆之神用厚氣肇之升感露雨
由之感澤象曜資之光朗玄黃本之浮載穿灝倚
之配密雲漢會之紀戒圖書託之興瑞祇軸寄之
融絡是以寓目者嘆其渾逝臨淵者頌其靈長且
兆類非此無以脈阜萬里非此無以準平醴醪非
此無以烹饎而育年壤墟非此無以灌溉而興穀
法其形勢而樹都廟因其隔限而分州域軸轤輿
而窮遐互通堤鑿成而塉瘠咸利鍾匯之區則珠
玉以登枯絶之野則林壑不毛函夏泰和則皇波
達貫坦乎國紀封原割畫則百川斷裂洋然險防
況其精通天步體轄人事海安而知內寧河清而
期聖出徙為卜廢竭以表亡則代運之隆衰而姓
庶之災吉亦可覩也但卑赴其常決疏為順平成
之績禦在夏書其宣導也必探大源首其排入也
必極夫歸納以負以敷號名俱炳厥後九丘不傳
四嶽埋縕周官存藪浸之略爾雅開岷嶓之端若
司馬遷之載河渠庚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
兼八表況王澤寢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
洫便私謀者壅其湍泉公家釃激巨右改張是以
啟塞靡恒陵谷皆變洪鉅者失其包帶微纖者亂
其縈緯紜紜訛訛莫之質竟也已故漢之桑欽特
創此作追法貢體錄為新經羅併四際總勒一典
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
註之限錯陳舊纂以備參釣派盡條科以磬脈衍
務討異奇同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
設是乃曠絶之觚翰也然規綱則舉解節未彰迨

於後魏酈道元因景純之濫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弘襟擅圖輿之顓學隨經抒述掇籍弘鋪剖說十倍於前文揮述半陜其躬履或衆援以明訛或極辨而較是或衰遜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臯維夾並之坻岸環間之亭郵跨俯之城陸鎮被之巖嶺迴注之溪谷瀨枕之鄉聚聳睽之臺館建樹之碑碣沉淪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摭右採豈曰桑欽之詁釋實所以粉飾漏闕銓次疆隅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曾又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宇中之通撰也一則主於敘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於紀水而山頗寓列蓋山者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及荊岐亦自然之偶屬而不可判離者也故併合以傳庶好古之賢無稡輯之煩勤爾客謂二經所記於今矛盾矣其將捨旃可乎予解之曰子何榆枋之安而蟪蛄之拘也其伯益之覽疏循之炎農之辨味也桑酈之括纂猶之姒禹之告成也今卉藥非籚簹之稽案咸賦豈驕華之志掌亦將擯本草以詭誕斥禹貢之遠濶可乎况山殊稱目而盤峙之形不眩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惑焉粤遡往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秦柱蕭何之顯布也獵廣窮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孔疏據之以釋經漢志録之而麗史齊澄演之而聚書唐典繫之而建部守節屢登於正義應麟富戢於地鈔江淹補之而不能吉甫刪之而頓蹟古人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指核希怪狀寫物靈暢探荒極理驗遷圯栽量利害差剖離翕鑒度率畛宅定中外作起民緒咨諏帝采則二經者亦寰內不刊之珍典也

老子道德經玉略序一首

老子二篇蓋其撫衰姬之末而思三皇之治覩繁紜之政而仰玄默之拱處貪婪之代而懷不欲之渾立荒奢之朝而景麗濬之化者也或曰人君無爲而理天下也則何以貴生曰不貴生也則耳目之驚廣而闘擾之風煽性情之瀾蕩而淫侈之竇闢極其變御而山川之財不盈泰其服度而億庶之供鮮給肆其華善而刑殺之門大啓是故非貴生則不能以佐無爲非無爲則不能以營貴生貴生無爲殆形影表內相須之道也曰然則其言可

以𣏌諸後王否邪曰不可國世澆徙展如江河時之詢辱而鎮以無名人之汙月而守以自然物之多故而執以古極誓盟胥譎而返以結繩隆衝相攻而庸以梧斗是猶決防築而欲安流洪水脫銜緊而欲恬駕悍馬者也寧可得哉是以聖人質文並採通變宜民因隨俗勢之上下而曲成民物之綏保斯則南面經綸之大方也所以柱龍雖嘆關牛遠徂在柟之躬已自齟齬窒礙弗徵其言乃果蓬累而行獨用其治生之說以長引齡歲遯棲澤島而已迨於漢魏之際逢罹黨禍此學激興匪徒

清論兼以爲邦但名託希夷心駢盜蹠觀夫何晏秘窮始毋矣而湯沐之產崇王衍矜高浮誕矣而房闥之貨黷樂廣奇標水鏡矣而絲蘿皇胄庾𢾺藻稱雅韻矣而乾沒家囊所以殃慘誅夷災生排堵殞於殷憂而斃於曠達理分宜然也卒使道德招愆逍遙獲罪斯則諸君不明學術不洞時務之過爾嗟彼後臣良足前鑒古今釋疏無啻百家惜哉鄰傳徐劉慕憶難覯羊王陶陸銷燼不聞今世所行獨專河上泳研膚鄙寔出凡流若蘇轍嬈旨於西方吳澄擬教於東魯崔蔬剪群臆而紛岐張

解萃衆辭而混駁是皆妄以已腹懸斷古人殊非李氏之本旨也僕也閒居多暇諷展有年每以象帝返其始妙竅體其宗天地識其常莊列要其趣文辛衍其用君平暢其歸自此目覽心通渙今無逆乃於戊戌之春遵彼青山撰茲玉略閉關匝月測義五千譬之顯白雪中馳光日下誠難措翰但素襟所好不覺宣摛爾鴻輿詎尋玄波僅涉匪求炫物寔取養年畢業之餘殺青録寫將來資哲人之糧徑導上士之牖階餐霞者容與乎神宅詠琴

者翺遊於道囿庶或有百一之助也其音辯則侍郎尤煩垂有成編此不敘錄云爾

晉中散大夫嵇康文集序一首

嵇子叔夜生焉無辰挺倪缺之天逸而遊於穢氛之季抱卷州之夸節而遘夫酷網之朝龍章孔姿蒨氣溥日月之表琱言瑋撰思靈邁區合之涯形寓寰閒神棲皇古以塗匱寡歡故澤和於琴綺以都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産務不足綜故尋煉乎九鼎以俗子不足侶故開襟於七賢恥爵組之競馳故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託箴乎太師撰厥玉度蓋欲獵華纓於伏軒之署而調管籥

乘綠車於堯虞之庭而覽鳳凰者也觀其緒辭若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饗萬國如素士服繡袞若布衣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可謂曲盡南面宰宥之方矣嗚呼烏圖之感昔緬想於宣尼矸爛之歌嘗綿哀於甯戚淳源莫返良匪一朝叔夜志既高獨而復遭魏晉奸雄彌宇豺虺盈途無怪其潔躬於紫壑而遠害於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倨鍛

致鍾會之貝譖由是無罪無辜殲此哲士雖請師救贖三千子矜痛惜士紳接於海內而廣陵妙響終絕於東市矣忍哉相國垂惡無窮嗚呼此蓬嵩之間固非神鵬之可集汚常之瀆夫豈大鯢之所旋徙必重霄避宜瀛嶠戶農所以席海而不返老萊所以投畚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洙訓未圖危行言遜時機罔覺性烈才雋登戒弗思意遠防疎秀規莫省學炳名光貴跡不遠叔夜不能免其尤矣余也抱遺文於駒谷珍覽靡厭結遐悲於異代嘆息彌深故每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諭播與超峻文擅理辨緯體綿密片言小屬無非素衷玄致奥膈之所存也苟欲考竹林之秀矩攀柳阿之清蹈者不有斯述何以披遡故迺校次瑤篇彙為十卷刻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耀於來嗣耳

晉玄晏先生皇甫謐高士傳序一首

夫休麟彩鳥見以瑞和而非驪騄之可御丹芝玉草服以長年而非葭蒿之易生逸民遯獻出以淳世而非尋常之可靡蓋其繕性玄漠廣德如天抱度弘虛上善若水設俾尊以黃屋必後身而濟群元寄之赤縣將釋智而登萬物無為之治迺其所

優但甘淵之光不雜輝於螢爝崒山之膏豈汚馨於濁涌時謬心違翩然遠舉此黃帝所以勤禮於具茨也較其賁園之故若彼堯舜乘龍不越樽俎乙辛握鏡有畏郊犧屈軼指庭而仁賢宜卷朱烏流屋而高尚斯閑載譎風揚則亶篤者藏兵車途啓則揖讓者斂饕餮道長則廉白者退此哲聖避韜之大路也加之主威日隆臣跡難善宰旦之忠且倉皇於狼跋相何之謹亦局蹐於犴居他可鑒矣其若范子逃誅於泛澤留侯拒禍於訪松是亦沸羹完指而虎口全生也有晉玄晏先生弱步清

跖蹻圭紱之浮險旌招固却悟林壙之處安養神
末疾惕志緗素遂乃上際陶唐下羅漢魏搜萃名
流目之高士歷歲二千錄人九十但經緇染卽爾
捐遺猥予淺抱緬與同襟每於傳末附以贊頌庶
幾激貪夫於與代助美化於　聖時也

魏司空軍謀祭酒掾文學徐幹中論序一首

嘗讀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云偉長懷文抱質
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謂之好賢爲可知已則未
也蓋偉長所脩者賔揆之業所詠者帝王之經所
祇者三六之德所盬者寧和之治蓋尼淵之宗孽

非叚闔之必遁也洙魯之遺儒非輿篠之長往也
登庸之門軌非巖海之跡蹈也而謂其畢念陸沉
志情好爵豈理也哉苟寘周行可娩元愷特恨其
虛挺夔龍之器而不遭時亮之朝空懷旦奭之賢
而莫際惟清之運生茲叔漢皇步已徂蠹紫稱孫
州壓沸騰萬乘轉蓬於戎馬之林天子寄命於奸
雄之掌我相此邦無不瀆止故賢才丁逢其時者
欲以眷魏歸周則無卷阿之可媚將以瞻隆庇竊
則豈蕭濆之堪汙所以慼慼瞽瞽進退皆谷信惟
照目㥵莫語人是故名彥無樂生之心秀哲尚韜

全之圖卽如偉長若華巳乂弓旌强召非其本懷
先賢行狀志其輕官忽祿不耽世榮誠哉言也其
在魏廷身曳章裾止如榛棘軍謀諮而靡獻上艾
剖而弗臨高襟遐蘊僅乃託之芳翰撰爲中論以
俟萬年玩其旨藻濟世不忘激刺之情忼慨而見
有如表伊尹之積素惡逼篡也貴周公之備物譏
冒錫也疵秦始之倚高危獨任也病燕噲之飾讓
痛潛移也以至恃戰要王者民之不歸施凶報吉
者天之靡忒稷下空招莽朝徒係所以綴青立素
寫其胷臆而披其鬱滯者不覺臨文而屢發其厭

穢盂德深矣豈屑效宣英美以股肱於逆節之臣
哉不然則悟敏如脩帷幄如彧何足並也以是嚮
處五官之幕浮遊七子之苑文昌雙闕婉猶狀行
也輿輪參從束猶株途也箏絲碁博槃猶桎梏也
甘瓜朱李嘗如荼苦也觀之金璽朱綬王爵甫成
而徐陳應劉明年盡逝賢人憤死之志良可悲矣
彼魏文者徒挹其鴻冥之隅而不覽其龍變之裏
而目曰區外之儔厥鑒淺矣此論童年所習䛇一
敷把箱篋與嘆朗知爾心苟復舍而不云則黃初
以來未有品者此僕所以噓其潛光告之後賢也

晉葛洪西京雜記序一首

漢之西京惟固書爲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穡也仲尼約之寶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爾予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爲劉子駿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遡憶其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猥瑣者霍妻遺衍之類是也閑漫者上林異植之類是也杳昧者宣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罝沙法所删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總董問對言關理奥亦皆擯落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雜記歟後讀陳氏樂書言秦咸陽宫有銅人十二云列在一筵琴筑竽笙各有所執組綬華彩儼若生人矣下有銅管俾二工吹而紐繩則諸樂並作節調和美與人奏者無辨亦云西京雜記詳著之今考無焉乃知所傳者缺已太半又非洪之故簡矣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者遐收彙集以待班固氏者出歟誠爲史家之一慨也

唐弘文館學士虞世南北堂書鈔序一首

蓋聞類合之書與自六朝或以文羅衆妙或以事囊千載富兼匱略各擅編摩故皇覽殿書華林悅性搖山寶海藻繪驚心何徐以下無慮百家粤追往昔作者仲尼言車路則敘鸞鉤之殊論尊爵亦表泰罍之異養老建官列乎四等薦牲治醴昭乎三尚所以參伍古今之變權別是非之歸折衷前軌而資起政治者也鉤探纂會詎可缺如但集者初心趣途匪爾披量遺謨不過織彩彫新以射弘博之科飾錦彪章以媚流時之好糅金儷玉以矜閎麗之學志牒雖多吾無有取未覩剪裁聖範刊述王謨鎔貫於蓬戶而發揮於天家河潤於平生而彰酢於終老者也此北堂書鈔者唐弘文館學士虞世南所編爲卷百有六十紬閱其書特重經史詳繕故實損削繁文意覯則登弗拘代次迹同斯筆罔擇雅俗良亦有志於經世者也但珠目並存例成瑣細不遂其長爾當時以隋氏秘書太宗引爲記室尋封貴爵置之近從以藉開沃覩其龐

崩淮滋徵晉漢以勵修蚍見彗興據靈景以作誡
獻陵厚送陳書制以取鏡哀文耀冊濡毫若宿女
傳書屛㫋疏不謬自非蘊浸閒居標區暇素安能
有感斯露而從容吐白如此也所以生稱五絶卒
嘆石渠貧約不移於兄化赤蓋克揚乎臣守準的
人倫佐張興理則典學之功寔不可誣也子也下
帷稽古酌採有年四教勉持七林猶臥適得此集
愴然惕心道之將行于何之日緑髮行皓紅曦莫
留雖世南之遭將亦不易也典寫既成與文爲序

支道林文集序一首

昔者晉氏運輪玄軌文家履莊老爲奥庭竺學陟
迦尼爲極嶺遐颷廣泛上士交馳或以眉瞬鏡乎
天淵謦吐品其雅鄭筌無契密世外寰中是亦一
時之盛際也沙門支遁道林者兆降陳留麟祥都
輦神情儁澈造覩者隱其智端瞻表清巍對把者
喪其晃貴談每暢而雄辨杜前色方揚而秀流渙
悟以是握宇高賢競求伐木佐邦偉輔咸樂扣鍾
如右軍諸聽夫逍遥披襟標揭安石賞欽其宗會
略相玄黃嵇努力而裁半般企思而有慙許詢屢
難而新理都窮劉系唱宣而舊儒駢伏蓋道深象
外幾精識表宜非罣染卜戰之輩所能當酢也故
覽輝之彥有洞其才任濟時而惜嗟潔處者良亦
能鑒何則奇曠之器擯丘墟而自迴庸市之質濫
鹽梅而亦汙正猶珠璣水涘而呈光雲露巒間而
發彩位無定遇德有恒章寧嫌苾忍之流不曰廟
廊之望也但日月非臣畜之氣鯤鵬豈籠豢之物
僅察其一不知其他謂之朗灼龍隱深窺豹致未
之得也截追應跡縯多爵友纏戀塵交者良由道
勝金門氣超珠履故致探車若響造趾如雨且將
堂室初頻陶鑪白黑自然疲於津梁爾借使郤塢

擢矜鍾聞抑絶則將孤韜扶運枯沉畢世而已何
能屑屑依依同人于俗也哉吳門西野湖盪嶽盤
靈山宜羅漢之居林屋號仙遊之宅支公還剡以
前憩玆卓寺寒禪石室夏坐別峯浪志無生芝餐
水飲鬱鬱祇松曾調神駿之馬泠泠寶澗嘗騰明
迥之鶴故國府川徂眞蹤金住越善逝雖千齡頌
文儼如一日也但風流既遠心藻誰希罕覺難涯
俗無景止之容曠脩絶繼緇鮮發揮之英稽古興
懷式多悽仰僕是流覩內典輒萃高文託慕切而
片語皆珎抱味諧而誦言若晤譬之囊看少玉疑

臨崑圃之華勺挹跡涔窕得全溟之勢則安般四注漆古千言皆可該妙於此集矣序而藏之以傳好者

釋迦如來成道記序一首

蓋聞釋迦成道者圓躋正覺跡雖霍悟於啓星之期脩熟菩提智巳妙湛於生蓮之日預標賢劫肇錫定光位依一補運迨五觀相此剎浮獨崇金座降十忍土乃託白王爰以三千日月之區咸歸慈鏡四十芥城之有總導神旌憫長夜之沉波駕娑婆之濟筏其出生也緣感而應將以竭海而建幢其滅度也現患而寂俾可循因而踐果故來則諸天受道以垂軀後則三界分靈以峙塔事超宇世之表軌妙形封之外所以瑋化莫議大攝難窮也稽首成道之跡梵充內院葉隱龍宮播竺境雖彰繁流旦東而迯略故齊祐搜經而萃譜唐宣攬地而誌方聖流之英可以遊泝矣此記乃號州叅軍王勃所撰文僅二千義探三藏首叙天繒次昭幼藝出家控犍陟以騰虛倚樹處尼連而靜慮遂彪證果乃列轉輪既鋪寶會之園林兼陳金口之行布涅槃究竟結集紛紜法條茂衍於西崑釋水潤流於震土紀如珠貫詞若錦敷頫吉初終展披可仰此亦瞻飯之要文也慧悟大師道誠精核爲注秘言淵旨疏寫渙然表裏相資古今合美錢唐大佛沙門眞琦博履台庭玄棲精戶數年禁趾長日閉關篋携此本思以普人迺託吳中諸德完山輩券施梓成講師仁濟竹林半室青山孤影抱琅函而霑雨吐瑤談而粲霞皆釋中之迥秀也予與締塵外之交蕭迹恒偕晤襟深契於茲請序遂荅命脈云爾

六祖壇經序一首

夫靈明圓覺者執之絕相徧萬相以俱顯立斯有法無一法之可得清淨慧眼本不假於證修涅槃妙心亦何階於漸次蓋聚寂和嶠出入皆泯而湛然無住者也自靈山暮歲以鹿苑轉輪雖窮四諦而獅林揭要惟在總持是故獨付迦葉金縷示微由此剎利吐偈於常河商那嚼音於南象度籌滿室遺香衆爲契徙學聖八千日彌遮之嫡嗣印符展轉乃至達磨賫珠南耀德水東流全彰武帝之庭迅機難感默面少林之壁秘觀莫知幸爾神光叅討斷臂安心自是如來與脉大衍於震旦之方

矣五傳弘忍闡教黃梅厥有盧氏慧能者服實海隅薪門市雖蒼篇之未識聞金言而悚乎性無南北靈根已定於初參迹靡高汚法器竟堅於杵臼菩提樹折結上果於最乘明鏡臺空破羣迷於億劫遂領正法匿混塵間年臨儀鳳緣切聽龍寓遊鷲之場調暢風幡之旨名德瞻皈登跋陀之古壇玄音演度驗三藏之往記惟時刺史韋璩慕其高風迎於天梵大轉法輪緇白千餘常盈繞匝門人紀録目爲壇經此則羅秀禪師惠昕删豐就約以便後俊者也嗚呼衣止以來道周沙界明多行少宛協囑言刹像儼而的矩迷報律揚而真宗廢規儀繁而正法墜空有泥而靈詮縛所以披剃之家或談花鬬貝以資兜率之因或誦號持言以導西歸之路或華宮樹塔以修人天之功或枯念灰心以絶見聞之緒是皆得末遺本捨實闕虛志其頓超而自蹈荆棘者也祖風既微釋態俱變易齋素而膳醪犢清尚於貨慾貌但沙門心非白業以致縉紳弗禮彥傑加疑至有攘五王之精舍安爲火宅棄諸祖之寶地紛作俗居白馬悲鳴金沙蕩析皆由茲輩覺岸罔求而淪頹至是也問有一二禪師名山挺錫韜含自得弗輕播宣其在學人又且能所無咨承之量易慢寡精勵之行恍惚靡信專之心遷流失固忍之力所以臨濟心宗于斯寥鈌用是流布壇經啓悟自性并附王右丞柳刺史劉賓客三碑以彰大鑒之美所謂一念迴機便同本得不能無望於今之開士也

西湖遊覽序一首

夫山島者峻削太宾非國聚之垒服崇奠隅幕非闤市之喧境言日月則環朗甲子之外寧車馬之塵途語麟鳳則覽集矰弋之表豈榛蘿之近止况乎靈盤秀拔可以培特介之操澤閟紀帶可以相弘覆之業雲煥霞敷可以映文章之藻出釀玄漠之蘊處固韜虛之德乃知丘園之寸陰信邁濁洪之畢歲矣省曾恭遭　明聖之朝頗希濟經之效然蘿壑多懷志常沉菀蕭齋積疚悰深絓結犬馬之齒日消丹藥之營靡息編披安策誦興獻補之思鏡理槁形歎非廊廟之器是故袁安困臥門寡啓雪之賓徐穉淪窮心無下榻之望亦鑒濫交無益瀆與恒羞所以三徑陸沈一瓢偃蹇委躬芝朮甘分蓬蒿嘉靖丁酉之冬豫陽田子佩符方伯逐

鷄長安爰艤昌亭眷焉瞻逅頃談小答遂洽如蘭由是渙爾遺形樂然确几相與究道德之淵極述鉛槧之歸肯標恬損之獲祉陳金玉之招患莫不拊掌怡襟愛爲詮石自是穆音胥贈夂要不忘況我田子粹德無斁清識難尚少探四部耀組二京白署展雷電之能禮曹表直清之釆拱士宗則氷懸有融握憲旌則王章載炳厲躬廉約宛擬范宣出矩雍容卓如周顗事親竭孝鄉欽長豫抒文蔚麗士頌平原體詞綜實肆武建安出響陶和追踪大雅所以遂成君子之交永締林中之分推誠有

年前接李荀談對遺筌上借彪斂乃於杪歲期我西湖是地也界吳越之要區總江海之轄會宋都雄輦昭代名藩岫嶂蹠開屏巖邏疊象宇錯麗於洞㴑靈仙恍惚於奧府峙流映發水木清華浮浮蘭槳衆勝俱歸策策金筇羣奇莫掩三芝可掇六龍宜觀況乎不煩裹蹻之勞而可究攀躋之事不疲登振之力而可展矚眺之情于是春冠有來珠林乃寓並携彤管駿討青山襟慮俱忘軀骸盡釋意之適暢則複棧皆凌衷之嘉嗜則詰屈咸度嶽靈百勢川后千殊飀音鳥唱遺我以玄解之弄桃華李瑩照我以妍非之色淙飛澗折滌我以德善之流樵嬰漁老無機械之飾灰禪槁羽靡羅陷之膓所遇皆玄都歸敘寫無觀不妙罄述毫端由是綴在娛心詠非媚物調惟神發無片詞之杜鑿言以核領何一文之妄屬如花芳足吐靈藹滿泄理王則連翩而摛意疲則靜泊以俟是以追佪匝月鋪撰盈緗若玄造以蕩廣而宰生籌算以無情而運數經緯地德錯綜淵圖陸金屢奏潛錦叨嬈雖似雕模未嘗點定攬集倡和共得古詩三十八首加以國彥彬彬家希周漢鄉英藹藹族重風騷閑

玆勝集皆有賞言田子迺付刊流以代傳寫于時此邦臺司建平章之化郡牧布愷悌之政畯農康謐草木光熙所以蘿薜之人非承夏屋之饗亦遂逍遥之樂矣不然則勞擾之俗勢感之氓非所樂覯矣豈能淹遲三月賁緝羣章以陶羈旅之況哉展哉隆皡之土迺求志者之所安棲也梓事既登聊綴爲序

息園讌集詩序一首

嗟夫鳳舉之士養潔於寰中蟬蛻之流全高於方外眷言握臂與荅皆眞適爾攀旋彼此俱暢是故

內觀取足鄭列怡志於壺丘形相致譏吳季俯心於裘老後先一轍知巳良艱慕之前代黃土不典俟彼來英素髮難待此所以締交納分不過一時同天並國之士而巳然人心岐棘張純動淳酪之嗟玄蘊鮮窺羊叔致雀臺之喻如蘭寡協殆匪一朝粵我金陵顧公格度清玄才鋒秀逸入入音爲琴瑟在五色爲龍章發藻風騷緯文芳潤陟六藝之堂輿振四始之丹青浮雲富貴捐軒紫之外榮圭玉本衷敦色養之純孝嗜賢若巳好德如饑故能近合登階之彥咸人倫之領袖遠臻命駕之哲

皆物表之瑤瓊千里一堂匪期而集況夫闢霞而園林照綺彩藝竹而徑筵開綠陰幽花爍於欄除候鳥激於簷宇翠風灑而羽爵飛白雲浮而高言發空無纖翳月有皓輝辨理談名神情自得披襟解帶趣會悉佳人擬上皇戲過洛水且於觴俎之間慨動逝川之嘆以爲江山傳館也人生旅寓也聚散萍梗也往不可留來不可預則是一日之獻酬足繫終身之綯思矣昔者謝傳之語右軍每別友親輒作惡數日斯乃自然之悲抱豈云絲竹之可陶寫乎今古不殊共斯惜感遂各染觚命札搖吐性靈匪曰披錦以爲誇寔愴勝遊之難繼聊綴斯文於篇首將爲來玆之追憶云爾

東園讌集詩序一首

夫園苑者顯家之靈闢閬室之華棲鉅臣之別標吉士之精業也且耽迢曠者以幽朗爲適弘緒幹者以登觀爲節洞鑽學者以謐靜爲得接化衡者以卉萬爲悅欵妙賓者以鱗羽爲娛思河山者以泉嶂爲警蓋峯峙以述祖而成嘉章以抗宗而茂館亭以寓衷而構者也豈若田農之賤氏乾没之金夫羅複榭於廣墟壘青山之百畝盤睇雖嘉偕

踰多咎暫挾蜉蝣遂成荆杞者哉粵我東園王孫行名王之上胄爲紫宮之密親言勳烈則何彬之元冠品甲第則鄭郭之耽傲談族氏則王謝之雅都躬佩印組勢赫公侯有園一區都城震方昔在高皇錫之武寧者也命曰太傅傳及王孫麗修清飾秘引紆裁文梓分於上林瑤石來之福島岫隨意結堂以景開邁桃花於青溪陋會心之濠濮幽禽翠翼鳴侶相歸鏡月芳雲携光並納況王孫者忘棟軸之貴門秉謦折之謙柄怡探緗典肻契古德敦懿祇行希東平之爲善命觴浮蓋步陳思之

樂遊凡朱絲之介老秋蘭之秀德岳降之載英金玉之彥聖莫不鳳儀鴻集解榻停輿皆與王孫絺文話之雅歡淹良辰之綺宴雖以省曾之鄙亦得重招屢命效趾肆贍振柔翰於霞庭吐珠篇於燭夕往今賦詩總得八首各申頌言庶垂將來揚華盛於不朽耳

虎丘脩禊序一首

粵觀昔古上士名俊躬無定遘心有恒適舉之青雲不加抗委之白屋不能卑故陟趾金華則發展鴻蘊斂裾紫壑則高尚清表賈生秘闥以康懋煕情安石東山以琴壺暢志蓋無往不得而所樂皆天者也友生陸子傳早振文園通同桂籍長安俱返茂苑偕棲慨星聚之曠希惜駒流之遄迅九春將慕驪鳥爲芳三月初臨看花猶麗迺邀國彥僉集川嬉秀覓虎丘縹陳鷁酌俯王池而祓禊臨仙島以觀娛栢挺遊臺蘭披遵徑林方霽雨抽翡翠之新葩山在深霞弄綺羅之爛色觴行各酩賦就皆華遂得畢日歡言盡奇探討匪徒展眷盍之懷兼復諦久要之義念倏言之成古晉眷爾而忘歸借月揮毫將珠嗣詠先成四韻叨倡五賢謹序

弇州山人集卷第二十四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五

吳郡黃　省曾　著

序二十首

論語洙泗萬一本旨序一首

論語之書迺素王日覺群英之昭訓也神規妙割量器敷範循循進人如天輿之育肖萬物色殊質別而各暢其自然者也故曰仲尼沒天下無全師矣後代儒家不究厥奧不覩斯域輒以偏長局識羅限後生是以小器隅才世開世授而通方大智鮮矣其豹變矣雖居士宗實忝先覺鑪鎔化雨茲

殆不復爾夫即以杏叩精言亦遭繁釋穢詁之害二千餘年本旨晦遏未顯読者每欲獨誦經文盡削註解良有感也愚則以為前聖後聖其心一也天知性見萬古旦夕洙泗七十子之傳逮于孟軻願學往往鋪彰大意但會稡無人罔知合附耳由漢以來訖於　聖明之嘉靖中閒鴻儒代出固有洞窺宮牆朗別官廟者矣然探一珠於龍渤剖片玉於荆山烏能盡玄濱巨島之精華也哉省曾少涵魯訓侵尋三十閒道師門存泳之餘頗有微緒乃敢搜摭古今兼闢鄙蘊庶幾求獲仲尼之心然聖道如海學者如川安能必達於歸墟也故命曰萬一本旨若曰得本旨萬分之一耳用傳子孫以為家訓非敢通之於四方之哲彥也

古文孝經序一首

夫孝經者彌括天地樞領道德六藝之貫歸而百王之鴻範也仲尼生逢衰末上覩悖弒之廷下踐殘誣之俗思後仁之靡由感大同之不作迺爾宣彰祖述表發經緯邇風象於唐虞而吐精蘊於曾參者也生民之理不越於茲慨夫秦人叛聖方典焚銷漢解挾書殘文稍顯故顏貞出家承之篇長

孫輿居侍之學迫於古帙開於宅壁全義徵乎閨門幸遘孔氏之英丕闡先人之旨所謂語其詳正無俟商確者也由是安國子政兩授俱隆厥後蕭梁播蕩亡逸隋儒王氏購之市人流及開元群卿訟議劉子玄嘉孔傳而存古司馬貞鄙炫釋而尚今是迺信流濁而疑源棄形端而執影重經酌本二子茂如遂使玄宗矜擢宸威定篇十八且以百官連狀題析章名開宗作目瀆紊惟多聖治云標紛煩匪式斁倫之主何足深尤有宋侍講上騎都尉范祖禹繼溫國之高襟復魯壁之真本暢為義

說刊削品分揮屬精淳非蘇林之小得綴鏞洞白豈皇侃之偏長歲之元祐劄進于朝五百距今斯文猶爍雖未立之學官久已珍於儒苑僕乃序寫殺青以俟來哲庶幾佔畢之生不迷素王之舊爾

孔子春秋序一首

自有三傳以來學者各爲顓家演暢師旨以求雄高紛排岀抵而交短長之靡有決定則又會輯三家之言舉其優者著之竹帛然以後千餘年之人而斟量古語非聖者不能徒以淺僻細見何足洞照之也故淆亂爲書不可極紀其强絫者則欲盡廢三傳而獨伸其私衷之說嗚呼謬矣今夫欲聞京都之事者遠而四裔孰若中州中州猶遠也孰若畿輔之人詳乎畿輔近矣又孰若出事左右之人目覩者乎今之人四裔類也漢氏名家中州類也戰國齊魯諸生畿輔類也左氏公穀左右類也然則三傳之旨今之人也安可超駕企並之耶雖然三傳左右者爾其出事者之心則亦不得悉而聞也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一辭且不能贊而謂其盡識仲尼之心以口授後賢豈可哉夫親炙仲尼文學如游夏者尚不能以盡識仲尼之心而今之人乃施施然曰吾知春秋吾知春秋何其自誣不量也且古今學者多資借名哲以附合之如董生有聞則依據董生啖趙有聞則依據啖趙今也程胡有聞則又依據程胡目爲表幟若以爲聖人復起有不能易然者嗚呼董生啖趙程胡諸子其果仲尼親授之邪義例益繁而筆削之義愈淆矣或曰然則何以學春秋曰誦夫經而已矣聖心裁酌雖曰圓神變通若化冶之盈發而辭明義燦昭白簡易未嘗不可披而得也其作春秋者正以布顯耳目大觀于人而顧乃苦之以難耶故誦之經玩涵而有得也且無成心又當思之思之不得神將通之於是焉而比屬於經證之三傳則是非沛然矣中林多暇乃別錄仲尼經文誦覽序而爲之倘閑幃之業庶幾有成也

齊管子序一首

予讀管子自牧民至於輕重八十五篇迺廢書而嘆曰管仲之言象天則地昭君略矣而曰資鄰五正三選述周度矣而曰隱令疲賈重農知本務矣而流利筴四維七法揭領要矣而鮮躬蹈其術廣誦覽而寡約多量數而屢駁順勢成業而罔固察

變作功而無貞所以相犄之烈若救邢誅鄭攘夷尊王尚矣其他襲蔡而責茅征戎而會柯決泉而陳盟皆所謂因禍而福轉敗而功者惜乎仲之經國才哲無窮而桓公不能盡用之也豈特桓公不盡用之觀其富擬公室三歸反坫與其身服以先取民無度必危之說何如耶由是而知雖仲亦不能自用之矣故曰小器也然自尼孟而下經國者必曰仲矣故賈誼鼂錯諸葛孔明杜佑四臣者代之俊也其學皆根出於仲擇善而取以顯其名則仲亦不可少矣然其善者固足興感來傑而其御財求羨遂開萬世生民之禍門故天子用之以充將百官資之以肥室豪右擅之以跨士商賈得之以笼貨而天下嗷嗷然日嚮奔於金幣矣此則仲之罪也雖然孟軻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晏嬰者斯可矣晏嬰不可得而見矣得見管仲者斯可矣今也執仲之書而求其人於天下能仲者亦鮮矣故曰仲亦不可少也

齊晏子春秋八篇序一首

古之人求諫之誠出於上故設鞀懸旌皇皇然招補察而不倦後之人潰諫之忠出於下故批鱗折顏憤憤然捐軀生而不顧求出於上未有不欣而受潰出於下未有不怒而拒者豈惟受之又將榮之豈惟拒之又或戮之且夫受諫者隆高拒諫者徵替戮諫者翦滅取携影響鏡考萬世莫之遁焉者也夫諫爲社廟之寶生民之慶而國家之利也若此知之何其不聽也仲尼論諫之義其凡有五因其善容也而可以直因其泰威也而可以降因其鮮悟也而可以譎因其難弼也而可以懇因其曲遇也而可以諷五者相君而爲獻替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其惟晏嬰矣乎夫嬰者周之遺賢而聖皇之佐也不遇主齊而僅事景公然且動稱先王而述引禮義今也誦其八篇之載大抵不越於此若熒惑牛山直之類也霖雨致樂降之類也不起先飲譎之類也一日三過懇之類也靈山河伯諷之類也究厥所陳無非相君而進者然皆啓之齊心沃之聳領皆得以行於其君者夫亦景公虛襄之故也故卒將順救補而顯其名於天下至今頌景公而稱嬰之德不衰自是以後諫之善於晏子者有矣而或不聽聽者有矣而或靡恒不若晏子終身言之而景公終身聽之也求夫得行於君

而庶幾之者其惟唐之魏徵矣乎然而嬰之伏尸成禮節儉力行尚矣美矣此馬遷之所以願爲執鞭也

漢校書郎中王逸楚辭章句序一首

予讀班固藝文志詩賦家首敘屈原賦二十五篇則劉向所定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蓋舊次也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東方朔七諫莊忌哀時命王褒九懐皆傷原而作故向悉類從什伍之而又麗附九歎及王逸則疏其旨蘊而抒九思以終焉傳歴詞林莫之疵少至宋晁補之乃短長向錄移置簡列朱氏後出大病晁書續變二集僅有擇取亦薪芻見陵之証也其論七諫九懐九歎九思則曰雖爲騷體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强爲呻吟者嗚呼四賢去原代遠安能如躬遭者之疾痛邪王之於原已迥乎間矣况其後者乎特尚其懐忠慕良緬思其人而矩武其譔斯亦靈脩之徒也仲尼次詩風雅與頌惟以體萃而詞意差錯不預焉苟以詞意則關雎鹿鳴文王清廟之音靡有倫繼者矣四賢所譔既曰騷體則體同而類以從之又何疑乎且離騷者屈子一篇之名也朱氏輒以槩冠衆目之上此則語之童嬰學究當皆以爲未安者由是觀之則其所排削銷燼之文豈足以服藝苑之心乎猥予趨景徃哲實誦向書久矣暇與長洲邑君高公次品藻群作談及此編尋頃假去讀之洋洋窺奥堂戸乃歸予釐校授工梓之桂國王公欣然爲序予則悲其泯廢幸其復傳豈特通賢之快覽雖質之屈子必以舊錄爲嘉也

重校漢梁王大傅賈誼新書序一首

漢文帝時知治體者無如賈生夫所謂知治體者非曰治而知治亂而知亂也蓋未治而知治未亂而知亂察之於無形迎之於將來若扁鵲之射疾者然其步動舉徙康和無恙也而藁離死夭之候皆早審而預彰之及其終也不爽毫介所謂知治體者也昔者周公太公相與論治周公親親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太公尊賢周公曰有齊者亦必非吕氏也厥後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奪之國卒如太公周公之言所謂知治體者蓋若此夫親親尊賢爲國之大務也而末流之弊尚不能捄况乎

漢廷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者賈生安得不憂之也生所論列從否皆驗終漢之世不出乎諸疏之見生眞所謂通達國體者也夫國家所貴於用賢者謂其無形者可救將然者可化奈之何漢之人不知生也其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乃毀生年少初學擅權紛亂天子由是疎之譬之人抱必危之疾方邀扁鵲以施治而庸工者爭排去之其如疾之人何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造釀國禍不足道矣獨惜賈生稽本天地驗古案今日夜焦焦然以慮治人之國而人不之用也雖然絳灌

東陽侯馮敬尊官大爵固顯於當日至今學士大夫羞談之賈生困落無聊以死而束髮以上稍知賢善者即慕生焉然則聲名於萬世者固非湏臾之榮可同而語也昔在金陵侍郎何公子元觴予而論治也讀予所定荀氏五篇乃揚杯而嘆曰嗟乎賈生之書傳之者章闕而文謬矣謂予宜正之也又踰八年而得宋之建寧本及故所藏皆五十八篇與班固言合乃互定之俾完善可讀惜哉何公已沒不覩厥成何公憂國終老不衰故於賈生數數然也或疑新書文繁若後人附之予曰不然此誼之草創定於平生者也及其上書約略陳之爾未言者不能盡之於王庭也

漢中大夫陸賈新語序一首

嘗讀趙宋書謂漢氏聖道滅替鮮寡儒者予不然之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内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彬然趙宋時有之乎易詩書禮春秋皆當時萌芽授承之不有儒者曷傳之乎予常謂仲尼之道明切允實在漢初尚可表見不似後儒談玄指妙慌忽與杳使新學無可踐據去洙泗太益背遠者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聞而後儒乳口即言性與天道嚚嚚洋洋皆以爲聖人可旦夕驟企夷考其心行則往往與盜跖等由不得其門而沉陷異端倀狂肆求之也即如中大夫陸賈所撰新語其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則與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之言何異其曰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聖人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即詩亡而後春秋作之義也其曰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即亦有仁義之旨也其曰法令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

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所致者即君子德風之說也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彪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染之安能語之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此固促束淺目而不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者哉漢氏經術至於立官顯門令仲尼之道絶而復傳於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乃序而藏之以告論世者焉

漢光祿大夫劉向說苑序一首

劉向者漢氏宗室也以明經有行顯事宣元成前後三十餘年其說苑則成帝時所上采古傳記行

事以陳法戒者内多王者之要聖人之言存亡安危之幾粲乎備矣且目覽當時弊患故徵引往迹事據慷慨激切庶望乘輿覲鑒補救至今讀之令人悚凛開發卓然良謨也厥後漢祚中移卒如向言豈非哲明天人曉達治體者哉我　高皇龍興乃獨賞契其言故舉之而效稽察玄表崇聘儒舊別觀人情納諫如海受出政如衡準應變如雷駛羅賢如寶聚靡不於斯得之故憑倚攬聽若輔弼瞽矇然雖曰　聖圖神運以平定天下然而此書不有萬一之助乎哉及讀解學士縉大庖西上封事乃云劉向說苑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爲甚而欲　高皇斥罷遠之不其輕課誣人也哉嗚呼仲尼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芻蕘猶可而況劉向長於經術者乎觀其建白諸疏貫合經典會切國事忠讜賢正昌言漢庭未可以僻學疵之也彼縱横者揣摩而短長之阿意從旨而撫忤逆之言者也今說苑播流人間豈有此哉爲政者試而用之即張理治道可覩矣雖質諸仲尼當亦不廢也獨惜其說之阻於當時而今乃得行於聖主嗚呼向亦遇矣

注申鑒序一首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爲老師被讒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辟於操府遷黄門侍郎時從弟彧適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披露遂拾漢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爲申鑒五篇以上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纂業日開

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恍獨晏然保首領以沒者
良以融頰寓書規操而操軍國之事必籌於彧由
此矦忤而不免也恍於見幾君子誠若有愧然立
漢庭十二年清虛沈靜未嘗效一言於操不其賢
歟不其賢歟予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
要遂爲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言以笥藏
之雖不能無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
具矣若其深詞奧義譎文朧簡則俟大方君子覽
而正焉

黃氏懷賢傳序一首

古者策書簡牘所以存王軌闡嘉猷鏡將來也使
南面者有所興畏陳列者有所效蓋而天下恒治
此聖人作史慮萬世至深遠也自秦漢以來文籍
銷滅而公旦春秋典法僅于左氏之紀見焉學者
玩狎罔知侮鉅寶以爲瓦礫上者不過獵漁其辭
下者則譏彈以爲衰周之迹曷足以觀嗚呼何習
俗之昏鄙桀敖一至此也春日有和蕭齋多暇乃
披覽國語每覯其閎言大謨則掩卷太息反覆而
誦繹之欽慕之不已則又申之讚頌而緇衣之心
油然其未罄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仲尼曰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感桑間而重姬姜翳薉
灌而瞻松桂嫉鴟鴞而仰鳳皇戚憸人而懷君子
此人之至情也逾月卒業迺擇素縹之所尤好者
自周至楚得三十二人表以錄之而羹牆焉庶幾
讀而興者達爲良臣處爲潔士生爲仁人死爲芳
鬼而古者操觚之心殆不負乎嗚呼予觀諸賢遭
遇者寡亦多沉淪坎坷其與當時榮華佞小同一
塵燼久矣然獨諸賢之名至今豔人齒頰繫人腹
腸將與天壤俱永此賢者之所以可貴也

詩言龍鳳集序一首

詩者神解也天動也性玄也本於情流弗由人造
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之嗟嘆蓋重詞複語不
出初源疊韻盈篇悉形一慮觀之三百自可了如
古人備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
各暢無事雕模若末世風頹橫添私刻矜蟲鬬鶴
遞相述師如圖繢翦錦飾畫雖妍割强先露故實
雖富根荄愈衰千葩萬蕊不如一榮之眞也是以
小夫或誇達士弗尚載觀詩品撰類頗精而羅才
亦冗定名雖在列詠未鋪世遠道湮玆傳久絕匪
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秋空哀哀會節鶴鳴

搴苑嚮響成章凡厥有聲無非舞蹈之數也但世人莫省自然感遇剽竊正德以來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英雖偏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眞機罕悟予迺撫此淪衰特啓作戶略刪漢魏以訖唐初作者凡六十三人得詩四百七十四首皆抽思入妙風格無淪來哲紛紛難臻斯奧矣鍾子有云陳思之於文章譬如麟羽之有龍鳳則此集便以詩言龍鳳爲名用傳知已非敢示於俗人也

晉康樂公謝靈運詩集序一首

往時閒居常錄定漢魏以來古詩分列一家輒爲

之品敘至於謝靈運乃言曰康樂雅好山水故登涉之言綺搆妙絶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把之不得可謂神於詠賦者矣且其肆覽莊易博綜百家騈球儷金往往不期而有雖骨氣稍劣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詩家能事至是備矣故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創導也譬之花蕚在建安時開耀其半尚多渾含至於康樂色彩敷發殆盡靈機天化無餘蘊矣千年以來未有其匹也常竊論之如此云其在當時每首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惜乎學士大夫誦傳者止於昭明所集耳未嘗不爲之嗟慨後予南遊會稽偶於山人家見舊寫本取展讀之又得登遊之詩自永嘉緑嶂山以下十三首皆世所未覩精駁固存而格體象興詞致感興所集無別美哉麗矣三復遺篇如獲罕寶竊念不與廣流必爾亡逸迺合其舊新併入樂府録爲二卷詩凡六十九首揚之藝林俾傳布不朽焉

西洋朝貢典録序一首

西洋之跡著自鄭和鄭和永樂初爲内侍是時太宗皇帝入纘丕緒將長馭遠駕通道於番蠻膈

夷乃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爲使貳以侯顯妙擇譯人馬歡輩從之行總率巨䑸百艘發自福州五虎門維綃掛席際天而行自是雷波嶽濤奔檣踔楫掣掣泱泱浮歷數萬里往復幾三十年而身所至者僅二十餘國云自占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數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國以六七數天方最遠蓋去中國數萬餘里矣故惟天方至宣德中始通焉由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凡窮

島日或紛如來賓而天堂印度之國亦得附於職方雖曰　天子威靈致然而二三中臣捧敷行之詔蹈邈絶之境育凡所至靡不柔懾東向而稽首其殆不辱　君命而善於懐誘者亦賢矣哉愚嘗讀泰漢以來冊記諸國見者頗鮮至胡元號爲廣拓而占城爪哇亦稱鑑邏洒堅不一屈内欵至勤兵越闕者數年竟不得其要領至今遺笑於海上入我　聖代聯數十國翕然而歸拱可謂盛矣不有紀述恐其事湮墜後來無聞焉余迺摭拾譯人之言若星槎瀛涯鍼位諸編一約之典要文之法

言徵之父老稽之實訓始自占城而終於天方得朝貢之國甚著者凡二十有三別爲三卷命曰西洋朝貢典録云

朱氏寄翁遺文序一首

昔元之季吳中耆舊曰朱生應辰氏德閎而家單履清而時濁耕靡負郭之壟爨有飛塵之甑當時姑胥之俗以奢翊相雄生也高寒伐輪骫髀灌園恥與金錢爲友分及張氏開土旌弓廣羅賓丘帛壑庶宜從祿矣生也瞻言百里恐爲苕華固成踰鑿之遯入於國初薦庸可飽然麋鹿便曠鯤鵬樂遠乃竟甘心皓頒於無遇故自沸羹之年暨于放馬十有七載西僑東僦山依澗止歲無寧棲嘗三復人生如寄之詠又慨其身之畢老於寄也自命寄翁興文志懐使人讀之愴然以傷如臨淒風而坐蕭林也雖然生寄死歸聖賢莫度苟知寓形之皆旅也則凡所逢富貧適也貴賤分也聃殤齊也悲懽夢也舉不足以撓乎天扃無所往而非得其貪人飑獳鷦鼠勞勞晨攘夕攫刃圖噬奪損物盈巳迨泉壤而方息殊不知人各有涯卒亦不踰其枝腹之量亦謂深愚也矣自今觀之吳之都宇峨

宮甲觀金鋪雲構自夫差至於近代殘壞舊餘煙銷影絶不能寄片迹於故墟之上而朱生一卷之撰乃得粲傳於儒翰之苑是知榮華之果如蜉蝣而道德之常爲栟檬也然則昏冥芻豢之子臭腐之軀何靡拱之以雕堂而蠅狗之才安得享之以王侯乎徒爲狼籍造化而瀆逆鬼神積釁取亡其災弗宜是故哲人君子履冰於當年尚志於終身寓心腑於天日託聲名於寰宇垂文章於萬年處簞陋而無憂也予故拾其遺文而併寄之於後賢備

監察御史翰林院脩撰苔祿與權集序一首

我聞之　皇典洪武七年秋八月監察御史苔祿與權上書請行禘禮乃知與權者亦慕古而願舉行於三代者也又得其集於鬻市讀之喜始知其出處之賢聞以諮之博藏之家與夫洛之人罔有識其名姓者況其文乎覽昔聲之不朽嘗徯傳於知已則永寧之鄉儒而館者王伯宗廉秀而交者李孝思也可謂與權知已矣豈無一編以遺於若之子孫乎何洛之人宜傳而不傳也且夫昭金匱而信將來者莫如國史士之彈冠于朝殫精竭思以效尺寸之見者庶幾竹帛之光也今觀與權諸疏若定治體廟三皇備坊官教國子以至修北平三關之屯田皆章章乎矢謨之大者而不少見錄於史則是左右之書亦不能必其公而採也嗚呼士之職苦當年而欲垂空名於人代也亦難矣與權之逝且百有六十餘年僅此綫髮之餘爾雖然一卷之編數翻之紙其亡與泯亦甚易也使復浥爛而灰燼則穹壤之間不覩斯人經國之衷矣乃爲繕寫帙次凡若干首以傳于洛之人不惟其文惟其志其有好而存之同予心而閱之者乎別有雅談一卷擬菁指與可爲作述之鏡其希尚之心此可表見惜其多艱而未遑也文畫多謬方茲正之將俾從集而行也

弘文館學士誠意伯劉公郁離子序一首

天生賢才所以寄之生天下之職者也其功配夫化治其德通乎雨露故世治而賢才登也猶之夫靑曜而春熙世亂而賢才擯也猶之夫夕翳而冬慘是故賢才之進退所以徵治亂者也甚矣哉賢才之不可一日擯也賢才擯則小人長小人長則苛法行苛法行則生民殆生民殆則天心離而國祚斬矣甚矣哉賢才之不可一日擯也誠意伯劉公基者元之賢才也以進士起家樸樕於高安之丞而以幕議投籌汗於府省之末而以詔獄孱憤耗於經略之卑而以執政舍卒之嘔血慟天卷道長遁使絕代之英雄竟委之林草之下而瑤圖玉璽徒付之二三庸姦之手於是滅意青山閉趾黃石吐其憤激窮愁著書思乎盛理命曰郁離章總十八條累二百莫非觸傾僨之勢而爲之吁嘆感沸擾之俗而爲之流涕傷殘爕之政而爲之撫膺者也或託古以盡其詞或假喻以抒其蘊或危陳

以測禍或徹述以顯幾灼如龜言洞若神告且挽
旋救弊之方經緯康平之策往往紀敷而粲出邇
其撰著之心殆將窮則抱重泉達則佐王明者也
未幾 聖主勃興雲龍相際有獻必受靡籌不嘉
所以戡定羣雄清廓宇海創酌訓度盤奠封建犬
牙文武粉飾禮樂斧鑕貪人誅剪豪右凡所以生
天下而永社稷者大抵皆公之謨猷也自今觀之
輝赫於雲臺之上超冠于勳蝶之表照耀于竹策
之遠所以盟河山而垂萬世者乃當時擯棄之匹
夫也嗚呼伊尹夏之才也擯于畊畝遺之成湯而
啓商呂望商之才也擯于鼓刀遺之武王以興周
三傑秦之才也擯于困餓遺之沛公以立漢劉公
元之才也擯于恭數遺之 高皇以造明而天命
人心皆於賢才之去決故曰有國家者賢才不可
擯也

張氏別録序一首

嗚呼天下神器也可易據之哉可易據之哉苟非
其人譬之刻木而鵬縛芻而龍其能升騰變化之
耶故雖張氏帶甲百萬拓國千里稱王改元可謂
成矣而卒竟一朝氷燼以滅蓋非其人也方元鹿
失時英雄並興志在子女玉帛晏樂榮華信倚奸
回揚揚騁心者此陷阱無虞者也志在康救蒼生
般憂長慮網羅名賢兢兢奉天者此高材疾足者
也張氏之興日與騷夫文客作賦觴酒抱姬倚艷
取日前之歡娛初無王者經略出師無紀守地無
法不啻嬰弄兒戲安能無亡也蓋天何心哉順之
則微寒亦興悖之則尊高亦亡三代以來莫之能
違者要之天心眷我 高皇矣故土來如期人來
如趨英者智困雄者力疲混一之勢已在舉義之
初矣士誠柰之何哉今夫貴長一邑財擅一里者
苟不愛民善施履德行義而惟奉養充贍其躬則
天且奪之遺殃降災矣況天子之位哉故作張氏
別録蓋著其宜亡也

黃帝內經註辯序一首

嘗謂醫之道也原詳經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也
嘗味草木水火致劑以救夭傷也非聖人者神而
明之其誰與此故曰醫者生生之具聖人所以壽
萬民而登之天年者也農黃以來其法已久考其
嗣流則周之矯之俞之盧秦之和之緩之竘宋之
文摯鄭之扁鵲漢之樓護陽慶倉公皆以黃帝之

書相爲述祖其倉公診切之驗獨幸詳於太史而候名脉理往往契符於素問以是知素問之書其文不必盡古而其法則出於古也信然矣其言情狀也有馮其處剌療也有嚮得之者爲上工爲國手失之者爲毒師爲庸姓歷百世而莫之或違者也在姬之代尚有歲終之稽十而失一即次其食故其法得以不墮今之醫也茫然於天地之紀憲無所畏師無所傳一惟肆炮縱合以規偶中之利故瘉也劇之生也死之者殆相望也予素多病不得乎醫而思精其法未暇也山人蔡師勤氏有道

而復志於醫乃塊處於毛公之壇者二十年先治其法紬閱之久遂不滿於啓玄之註時有所得因繫之辯若師勤者可謂卓然斯流之上者矣雖然啓玄亦非妄而作者其師元珠先生異人也洞明素問之奧乃密授祕旨故啓玄奉其師說太過不爲無疵觀其詢謀得失之云則斯辯也亦啓玄之所以望於後人者也

蓬軒吳記序一首

古之家國莫不有史事興而簡述言出而策登本必紀末終則著始其書也有教其筆也有例其錄也有實故嘉善剌惡百世可鏡精神態度千載若生也自左語史漢之外了不成史匪獨操觚者之不善亦以注記道缺宜其鄙褻弛頹而不振耳國史亡於廟廷而後小說顯於閭野雖其爲言謏成雜記羅一漏十鮮通方闡化之智而一人片事模寫而得眞者每每然也苟無是也則將烟銷燼滅身名沉殞往者可悲生者無鑑而生民之行無以昭光於天下矣然則小說之紀在古也得不爲輕在今也得不爲重耶但以聞之詳記之公者斯可貴耳吾祖刑部郎中府君少好稗官之學故常手

抄類說百家以資談玩久之型範其作乃有吳記二卷別記一卷於史事若少資涉而猥道曲迹形容肖似則亦無忝於史才也懼其淪遺使府君弃翰之志以泯不得爲孝也故請諸少傅王公題而傳焉蓬軒云者志居也

使陝錄序一首

錄曰使陝者先大父府君昔事　孝廟以刑部郎中出使延綏勘鞠邊機而作也凡列驛王程之去旋河山關漠之邅歷名臣時宦之瞻挨土風古迹之遊閒與夫驅涉皇華咨諏紫塞靡不馬上持毫

倥偬畢紀然而星朝露夕冇蕭兼行大獄靈區無
遑眺駐所以情專𢿙國力殫仁邊雖樞鼎之權多
彸必達䌐殤之隱有憫郎聞天感加于庸將　聖
澤布於窮民事復龍樓名光虎署但忤多炎貴尋
致挂冠直道難行嗟匪一日矣府君撤瑟弘治末
年于今又將三紀憶在京師邂逅名哲典言邊事
皆抱隱憂擬之曩時更成圮壞矣威寧肅敏不可
復生林壑英賢徒焉嘆息暇理書篋再寫此錄將
圖梓傳庶黃氏子孫知府君銖寸之勞亦嘗效於
熙明之代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六

吳郡黃　省曾　著

序十一首

李先生文集序一首

夫文者所以發闡性靈敘詔倫則形寫人紀彰泄
天化物感而言生聲諧而節會乃玄黃之英華而
神理之自然也譬彼霞輝星彩匪繪而煥龍章鳳
色不繡而奇豈出造爲精機妙吐而已況夫深居
几榻可達志於八方暫控形骸得寓心於萬代一
言耀帙黃壤如生片撰升堂藻園不廢所以遠賢

古聖莫不尚之解繩以來六籍底績體各殊科道
由一致故裁訓者必依其本贊事者必准其實此
命觚之骨髓而執簡之要規也經熄時遷厥教濫
喪飾虛者繁真核者寡炎漢御宇載煽王風西京
之文號爲爾雅但渾質既淪儒流瀾縱得之者虎
蔚於藝林失之者螢息於晨草校披千載入室幾
何蓋詞非僞借之可傳語必肺本而攸永來世方
遠焉可眩欺鬼爍神昭若握柄宰如執簧之韻耕
田之唱短調無芊眠之富直音無潤色之美亦且
緝陜孔經采居匱史者良由出之惻怛嗟嘆之真

自當流誦於無極也粤我空同先生獻吉名曰寥陽嶽降於鳳雍之運鵬騫于平章之朝夙稱八斗之才遂擅九州之秀非姬公宣父之書不涉於目非左馬班揚之策不發于筍非騷選李杜之篇不歷于思由是代方享弊樹獨幟於旌墟士舉安凡振孤轍于廣陌物忌勢危終於擯落然先生風節凝持卓立不懼卒能浣學囿之汚沿新彤管之瑣習起宋家之頹散復周漢之雅麗彬彬乎天下學士大夫莫不趨風而宗之自是埏宇之内倡和鏘鈞文章經緯與三代同驅矣載論先生之撰蔚雄

閎衍無體格之弗統酌稟圓融何高深之弗臻矩之音氣何密弗研獲其神精何奥弗範如玄造該包乎物器海渤匯納夫波流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奏鬱憂愉喜妣附委陳性靈著矣五道四德諄敷重綸倫則表矣將迎酬酢稡擷鋪綴人紀備矣兩間萬貌緜絡籠拄天化宣矣由是品擬先民則銓情播義釀浸於洙泱星離緡貫幅尺於丘明約暢淵綺纍籥於宋荀騁頻激昂陶鎔于遷固緣方形佀合步於相如體新揮述齊能于杜甫柤轍求源法同於康樂扶衰續古功並於拾遺誠遊

藝之鉅工而摛翰之鴻工也客有惜先生懸車之早以爲未究厥施者予曰不然天生英哲或用之顯績或用之述經先生興起學士挽回古文爲天下作者之首冠則天之用先生者不小矣省曾樂志衡門修辭澥曲山川間之音通道契故先生于戊子之冬以手編全集寄我姑蘇殷勤扎書屢貽疇受既而先生問醫南下邀予京口千里不遐命僕爲序辭謝再三屬委逾至乃得論襟于綠雲之亭品文于大峴之山並館逾旬雪涕成別長江悠悠雲帆遂遠歲之除夕先生告徂嗚呼緬惟邂逅

已然季子之許自顧淺膚莫稱陽冰之託勉撰斯文恐孤泉下云爾

大司馬王公家藏集序一首

蓋聞羲暉普燭而晷曜儀合之表扶揺積績而飈舉鯤鵬之運渟瀛括納而滙育瓌瑋之珍故上古聖作肇圖創契煥開人文仲尼誕興神明洞睿以觀研乎衆象道德隆峻以仔任乎三才蓄覽鴻虙以陶鈞乎品教玉振金聲闡範六籍文章性道弘設四科洙泗之英彬彬如也由是砥躬炳業者式之爲矩矱體物貞藻者崇之爲鼎吕蓋質文雖殊

名而本末乃同條者也孔鐸旣湮後士寡哲儒林
文苑岐爲兩途顓承師説者以含味竊多目握槧
爲藝生曰華丹之亂竅窕也優柔縟綺者以著造
自侈鄙抱經爲學究曰瓦缶之奪鍾萬也二家之
訟迨今猶然殊不知性道者文章之本榦也文章
者性道之葩蕚也使質而匪文則衷志何以言永
彝憲何以彌綸廟國何以經緯而風化之術熄矣
文而匪質則理命何以窮至精一何以執守心領
何以昭潔而禮義之門塞矣史野之嘆良由茲也
若我大中丞儀封浚川王公質粹河嵩之靈學兼
博約之大早嬰朱韍辭妙於建麾之年綜探竹素
道成於司衡之日質以立之文以修之自此政與
德光撰隨宦紀毎於官次輒有盈帙崢嶸發彩卷
舒風雲之色慷慨宣毫鼓動江山之氣由公神解
朗於金鏡皎識湛於秋陽故紬思密理毅挺掊其
遐襟軌裁舒其浩氣故綴言雄高羅搜六代之奇
繪織九流之要故衍材宏麗吐之裕足沛其有餘
出之瀓瑩爍乎澄析根之膺悃確而真核因之觸
感富而新化驅觚逐貌虛以象古故無擬模之勞
與懷切事斂以定格故無删潤之筆雅以爲的不
惑蹊轍故掃纖弱之音聖以爲宗不標門戶故秉
中正之説凡玄黃之隱秘性命之淵微帝王之宰
策臣子之龜準皆有決論信乎功成而鬼神自孚
文至而聲芳自歸者也總其述作首冠風雅末陳
慎言深旨奧義浥瀾於魯經法言雄辯騁鶩於群
子其間古歌辭賦以下衆體是皆因沿時代纏絡
衆秀玉其有雕蔚而不靡一機旣玄萬軸皆協自
先秦至於李唐莫不形似擠翰家之所長兼名流
之未備譬之物類之應龍九州之咸雒美哉盛矣
其集總凡五十四卷命曰家藏僕於庚寅之歲客
于𥳑業公時蒞守南畿黃圖奠寧一日於有涯孟
中丞邸座覽僕鄙篇遂加賞採屈上卿之干旌存
竹林之賤士自此候對論文欣然契會知言滌目
嘗思德音未幾我公入司憲柄贊翊　聖君理闢
國紀恒翹故事之臺義涉朝章遜羨名臣之奏樞
鈞厤載貞肅百寮乘驄者解苛吏之虐燬持斧者
蒴豪右之盜貫此生民之痛戚當今之至務而我
公綱維之首化乎戊戌季春僕也臥疾青山養真
茅下友生處州郡守張子叔載捧檄來南眷焉臨
顧出示鉅編欣覩球琳之府傳公寓磬俯收雕刻

之能遂乃誦詠累日敬綴此文敢曰延陵之品樂寔効詩人之仰止云爾

國子祭酒崔公文苑春秋序一首

司成少石崔公以所撰文苑春秋四卷自鄴中寓至其衰萃凡百篇法尚書記厥綱要其篇冠之序法詩以表見作者之志肴曾讀而卒業迺廢書而嘆曰美哉茲撰乎昔者仲尼思古咨嗟才難蓋謂王佐者希也夫王者之興皆酌天準時洞幾達勢調幹化理以務阜康蒼民者也其佐之者雲龍風虎亦以是道故曰難美哉茲撰乎非王佐之才不

能與此且夫南面之政凡動皆幾也凡幾之出非以培興則以肇亡而後勢因成焉譬之濫泉星火者幾也滔襄燎原者勢也故曰興有源亡有門治幾易治勢難所以聖帝明王兢業儆戒者以治幾也忠之弊野捄以敬敬之弊鬼捄以文文之弊僿捄以忠者以治勢也不慎其幾不及其勢而遂其窮者謂之喪亂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嗚呼履霜堅冰靡有幾而不成於勢者早之不辯必難禁於末流也故善捄勢者以幾善出幾者以勢而王道備矣載覽公之所集蓋操刪述之鴻

藴泳研乎書林優游乎典場以觀代變以定國經去其踳駁拔其綱統標舉綸告剪裁謨策觸來感往而昭布至言激心撫跡而彪撮精要如玄灝獨運而懷鉛之子無以贊其辭璇衡妙秉而通經之儒難以測其奧其道匪成敗而議非幾勢者則捨而不錄且愴慨懷治之情可以使人誦繹而無窮誠理國之金鏡療世之靈方也般鑒曩古而設教於將來庶幾王者可以法象英宰可以樹勲豈若摯虞流別徒掇菁華義慶集林僅娛耳目而已哉彼博家以羅冗為多藻人以淫麗為誇者猶孔翠

之玩樂不如龍馬之騰越也草卉之敷芳不如禾穀之資利也奚足道哉是不必盡討蓬山都究石室而上下千年興亡之迹倐短之故燦如指掌矣其間知幾察勢之賢若賈生處乎而溯國魏徵[illegible]盛而規主脩病和戎軾憂變法之類在當時[illegible]排為空言目之迂談矣暨其驗也不啻影響使當[illegible]人早察而庸之則厥祚有不光乎此予之所以[illegible]復掩卷而太息者也其編首漢至元而以　高皇帝中原檄終焉者以見否極而泰　聖朝萬世之業幾始此也命曰文苑春秋者其文咸出於史以

獲麟之志名之爾

大宗伯霍公疏要序一首

粤覩隆古聖帝明王之出政也咸資於臣鄰鉉輔之諧猶而密勿經濟則以時務爲大猶之凛寒之羲陽枯旱之霖渥禦單之狐裘對療之良藥蓋天下方以爲害蒼生方以爲戚而施之必興舉之必治者也故舜以去凶禹以導水伊尹以訓戒以發金縢幣周公以東征以立政設官與時宜之其揆一也由漢而下凡騶衡鴻漸之英莫不斟酌於時而爲之佐燮其最冠者有若賈誼之先憂陸敬輿

之精理田表聖之盡直啓沃之言至今龜準於奏納也苟無恍恂體國之心乃徒掇殘餘之見抒泛濫之說襲尋常纖屑之務飾曼漶可否之辭故營惑撓亂之口或仇憾而排擊或朋賄而營護承風旨也則肺腑之受人希讒旁也則趨競以干進若是乎其爲疏也末矣此國是所以多岐而泰階所以難和也太宗伯涓厓霍公伏遇　今上皇帝建倫盡制廓絃恢綱聖作在位明良相逢公也正色立朝毅然以天下國家負荷厥躬夙興夜寐紬繹金匱雲臺之典脩舟楫鹽梅之業且秀哲之性降之靈嶽剛大之度稟之列星貞方之節通乎神明直謇之氣塞乎寰宇骨骾之槩並於汲黯廉潔之操邁於公儀四海之廣瞻如跬尺六卿之掌灼如朗鏡由是早辯於幾兆而披瀝於章疏者必關乎朝廟之大播之館閣而傳之天下莫不展誦咨嗟而翹望乎太平也省曾丁酉之秋謁公於南輦聚談逾旬莫非經綸幹贊之要八座之尊僅如布韋之饗視部以歸卽却屏酬酢晏居左室以肆覽乎策書皇皇孜孜惟君惟國博古而有美也卽著錄而思獻諮今而有弊也卽坐旦而思革蓋欲堯舜

其君靈長其祚所謂社稷之臣也疏要二卷乃江都葛子東氏所次時務至言畢於此矣大抵先憂如誼精理如敬與盡直如表聖眞可伊說爭衡而典謨接軫也今得行之固未驟覩其福而寖盛寖昌無疆之休當自此而培也然紳縫之士傾以激卬切指爲憚者僕告之曰不觀人之家事乎路人商之而疎略懿親謀之而惻懇忠良之敷言固非尸祿者所可同也公也曩嘗命僕爲序今樂覩其成固得操翰而書也

學士席公三仲圖序一首

夫道位坺埏者則圓壞昭其禎緒功阜庶彙者則
吹萬吐其戢符蓋脈治一氣寸心貫澈於羣方古
新渾致倏頃遊通於遐歲卿雲啓舜治之先丹鳥
頻周平之豫休臻于人瑞詔于物此感應之奧機
而化鈞之響迹也況乎莞簟所得寢寐所形本在
我之精靈會陰陽之氣爽有不妙成巧驗者哉故
詩詠熊羆之祥禮存獻贈之儀傳志百九之解若
秦繆聽鈞天於九霄魯尼覿周公於千載茂濬契
刺秩於刀禾琬固符三公於牛松誠皆神以知來
魂交罔間所以有兆必指而無感非玄也粤我遂
寧文襄席公家食之年靡出羨思𧶼有異夢落涪
江之新漲出沙瀨之古碑三仲連芳四文綴炳夙
興繹旨意捷已躬鄰翁占之則曰仲顯昆弟之𠜲
連寓並榮之義其將與二弟而偕升甲科耶厥後
文襄公曁我師學士虛山先生及給舍君相繼以
進士顯於　天朝厥夢驗矣先生因繪三仲之圖
而公卿大夫聞而奇之莫不賦彬蔚之麗篇揓瑶
華之藻什以游揚其美爰命序之省曾乃發鄰翁
未闡之旨盡穹造錫嘉之意敢曰碑者耀遠之器
垂偉勳於金石芳者流馨之稱播鴻聲於奕世殆
謂不朽之業伯仲所同也豈但金籍俱通而已哉
由今觀之文襄公才巍德邁靡職弗宜及於柄蘭
臺揚貞度之節陟宗伯誥直清之職卒至刪定邦
禮協于上下贊毗　帝紘滂流茂澤我師虛山先
生道儀往聖學貫墳典拜驄馬展補衮之忠履玉
堂著華國之美今乃踐座握台經綸密勿調濟黃
閣棟幹金鏡以咸登爲志的以熙康爲功準其給
舍君質凝山川行模父兄列青瑣奮擊隼之謨紆
朱芾抱集麟之願斯皆名光竹帛烈彌常鼎孝友
齊乎肱海文章映乎載協蜀龍復躍河鳳相輝連
芳之告其在茲歟敬緝蕪言附之圖末

　吏部尚書湛公古易經傳訓測序一首

古易者何甘泉先生復古以正乎今之易也今之
易也何以非古非周易仲尼之古也何以爲周易
仲尼之古周易若二二篇仲尼者十翼也二篇經也
十翼傳也經者作者也傳者述者也仲尼之傳別
爲簡牒未嘗混諸經也此之謂古易訓測者何先
生訓説仲尼之翼言而彰測其蘊不敢以訓測夫
經也經之彖象亦言也先生何以不敢訓説而彰
測曰仲尼之於周易也彖也則既彖彖傳之矣象

也則既爻爻傳之矣鴻廓之蘊未究也則既翼之迨於十矣韋編之絶三矣學而老矣㴱而闡之至矣盡矣後之儒復於經而有傳是與仲尼爭衡也且後儒之傳外仲尼之旨爲之説者謂之誣竊仲尼之旨爲之説者謂之綴故先生不敢以訓測夫經也然則聖人何以作易也蓋易者聖人所以顯示夫天地人之道符渾貫合俾人學而補過焉參焉以開物而成務若是焉而已者也聖人者知天地人之道廣矣大矣不可歷算而盡也乃設畫繫辭焉而盡之故畫也者聖人所以摹天地人之道

而形焉者也一以括乎萬所謂立象以盡意也辭也者聖人所以舉天地人之道而例焉者也寡以統乎衆所謂繫辭焉以盡其言也惟盡也如鉅海焉天下之水會而歸者無弗受矣而以一水測海者蔽也如朗鏡焉天下之貌握而對者無弗鑒矣而以一貌語鏡者惑也故曰廣大悉備象辭焉盡之矣然象也者所以象夫辭也不辭之辭也辭也者所以辭夫象也不象之象也夫象與辭皆所以顯示夫天地人之道而非有二也異哉後世之學易也固焉局焉離象辭而岐焉故淆之八索滞于

辭小之三卜倚于象仲尼者與病其離也黜而正之神而明之矣商瞿以下六傳而復岐創之丁寬衍章舉義以至費鄭王韓之家則以談理勝亦惟辭焉者也創之孟喜以至翟范焦京之家察伏洞異則以測筮勝亦惟象焉者也是皆懵乎天地人之道符渾貫合與夫學而補過焉參焉以開物而成務者在乎心也故外心談理則雖統希夷籠象帝恍玄惚妙是之謂説易而所以參贊者無誠功外心測筮則雖驗響應射毫髮預吉先凶是之謂占易而所以補過者無實履而聖人作易之意泯

乎亡矣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用之非説而占焉已也用之者先明乎天地人之道符渾貫合於是乎學而補過焉參焉以開物而成務此之謂用也然則天地人之道何以徵其符渾而貫合仲尼之傳彖也言人之道必及乎天地言天地之道必及乎人是以知其一也何以徵夫俾人學而補過焉參焉以開物而成務仲尼之傳象也言天地必法之於君子言君子必法乎天地是以知其參也參之者無他參以心之易也心之易也無他仁義焉已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陰陽者天之易也柔剛者地之易也仁義者人之易也立人之道所以補過焉參焉以開物而成務者也此之謂用易是道也西漢而降名家立學訰訰紜紜闒牖繁矣而章覽厥蘊者鮮矣趙宋之代以心談理而顯厥象者莫越於程正叔氏以心測筮而昭厥辭者莫越於朱元晦氏且嘗釐梓古編矣然二篇之下猶繁疏而博釋則亦未免乎與仲尼而爭衡也是故易不得而盡古也況今之為易次附汩紊又非朱氏之舊矣先生恐古易之軌躅絲泯也乃因門人葛淵氏之請起而正之不敢訓測夫經全觀玩之資以復周易之古還十翼于後且畢裁錯位以復仲尼之古平生學易心用之妙悉在翼下暢而發之又為大測二十三贊以兆揮乎天地人之道若是乎其大而後易之為書瑩矣

大中丞盛公治河本末序一首

國朝改都北平以來凡　紫宮郊廟之奉百官六師之給與夫邊防庶建賚予之出皆倚于會通之漕司計者歲競競然酌其盈縮而為之劑度會通之水則自壽張以南雎寧以北凡六引於河汴疏分乃利合并斯溢正統間決于滎陽而東潰張秋也治者三易而卒成于都御史徐公有貞弘治間決于荊隆而亦東潰張秋也治者二易而卒成于平江伯陳公銳嘉靖間決于豐沛而東潰金溝也治者二易而卒成于今都御史盛公應期初公在告居吳南北淤阻主渠者以壅塞歸之定數濬源惑于浮沙條議者復禹迹也弗慮夫　天幾規東導也不暇乎漕泄尋海輸也今安坦而就漂沉泝沁衛也捐徑捷而圖紆遠謀紛作舍而莫執盈庭當事者將無善謀矣於是僉推特召俾公省隸之

權荷　命以往夙夜馳驅咨諏於群策合耆彥之見歷閱乎經絡度卑高之勢乘赴乎天時趨隙暇之會節宣民力以安奠乎國本損縮金錢以愼惜乎支費竭忠吐赤遠猷辰告分程課章殺上流而趙寨符離之支通築東隄而胥廟雞臺之障固闢舊河以回既絕之流鑿新渠以創永逸之績旬月之間四功咸敘獨新渠以害能之口而廢于垂成良可慨也或以舊河既濬無假新渠黃子曰新渠之鑿也成運道久安之利又有三焉引滕嶧諸泉之水何與於汶上之資拒昭陽東趨之勢可擬乎

金隄之禦分飛雲湍悍之波可消乎泛涸之虞盈落皆宜舟舸弗滯如之何其可廢也豐沛未寧行將必有竟公之緒者方知厥功之卓偉也

王子世廉竹下寤言序一首

王子世廉處垣畝之宮而仰稽乎天微伏隅海之濱而閎覽乎國務生千載之下而折衷乎古情當居求之日而大箴乎時獘此寤言之所以作也夫知微者哲明洞務者達索情者智憫弊者仁明足以辯機達足以幹事智足以贍遠仁足以澤凋若世廉者其國士之英乎世廉懷我十年訪予五柳陶

酒相命牙琴遂開於是珠隨語流雲以賢聚陳君解榻荀氏下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披子所撰詞無徃蹈見至而彩彰意不前假蘊盈而綺發張皇乎聖奧脩躬者之龜鏡也拓展乎王軌建業者之典程也足使貪人汗悚貴子砭下俗士銷鄙矜儒失誇凡有君子鮮不樂誦者矣方擬昔賢若賈生之㴑俗虞卿之憤時桓譚之述德仲統之切理王子有焉序而傳之以播儒苑目曰竹下者志中林之所得也

華山遊詩序一首

夫鈞素蒸吹而后氣播其英精穹儀幹盪而靈嶽凝其倬詭莫泰漢之崇墟華圖祗之醇美槩宣清濁別限方俗蘊與烟熅納吐日月瑳琈藻碧並產盤岡威鳳祥鸞咸藏朗穴流以丹膏皓髓發以琪樹芝毛通閶闔於歷嚴控江河於陬陸是故窮乾壤之奧區莫有尚超乎名山者也所以玄蹈之倫寓眺於焦嶢之表拔塵之士攀趾於層屹之崖委世之賢抗館於洞虛之府握毫之彥綴章於龍嵸之岫觀乎武仲遁耕於箕陽桼楚尸居於員嶠接輿採桂於峨眉伯陵茹貧於所嶺蔡邕奮管於九

疑靈運揚華於廬嶠孫綽振瑋於天台庾闡暢言於石鼓斯並前轍之一徵也若華山者冠五嶽之首處三條之中稽之禹版昭削成四方之形考之詩緯顯明星玉女之跡龍禎著於劉傳璧異炳於張碑誠褱州之秘境棲眺之勝都也友人程誥抱性貞遐娛情泉島蔚麗則之資勤鑽討之學厥趣車之外辱慕瀛寘之介標於是八極放遊萬里命駕挿桄捫葛歷歲如斯至於嘉靖戊子之秋迺登太華躡霞霄搴引鎖蒼高盡峻窮幽駭炫耳目由是峭秀瑩其心神雄奇發其氣骨露翠滌其衷本

故摛之篇詠著虬華擬灑之脈翰艘粲珠輝詩凡四十一首皆詞羅邈曠而思入風雲者也慨乎少希向平之蹤淹羈數載風御未行覽把之餘赧然愧熱他日振策太清緣梯峻極當携此編為之旌鏡也

贈宗師章先生序一首

良聞之　國家銓敘百官惟廉所以成天下之萬治而貪則所以亂天下之衆禍者也洪永之時特重夫賄私之法而纖寸之取無所於貸故能安與億庶而培植宗社無疆之基也沿變於今則市道行於縉紳而弗愧其焦然誦習而希進者大抵金刀之心矣故蒼生衆息日殆顛蹶而又無所控籲以宣其鬱困之憤民之瘼矣不墜如髮省曾竊以爲不更化則狼牧虎餌履冰待日天下之危不可言也故於當代廉臣鉅老若魏公驥之家宰而布袍劉公大夏之八座而茅屋耿公九疇致崔孺之孚何公喬新却舊故之餽皆所景之慕之願執鞭而範儀之也我宗師江右介菴章公袞督學南畿以清節峻守省曾嘗以貢試候謁於會同之院適有司裴先生者來訪乃命隸從挈數錢出市白酒

青蔬而爲款遂嘆息以爲難矣及寧國周生怡之從遊僕門也昔來于蘇言先生之居臺也日糲飯一盂常肴一具而已今來于蘇言先生之佐郡也亦日糲飯一盂常肴一具而已又言先生業產薄田單敝無所於增省曾謂怡而歎曰若先生者其眞可景之慕之執鞭而範儀之者歟且人之廉也生于儉儉也生于安貧安貧也生於有樂先生樂天知命故處貧晏如而廉儉之德所以貞永而不變也溯古以論未有才俊而濟貨忠良而漁獵聖賢而廣田華宅者今之人也口道德而心苞苴貴藏愈多嗜欲愈衍夙夜遑遑然求之而若狂也是人者雖自誇詡以爲上符尼軻下邁伊洛空飾之言曷足以掩汙實之行乎色象之勞鬼蜮有靦不過供人之一笑而已此先生之學所以合幽昭通兆老貫神明而可貴也噫使國家誕申乎貪人之禁而廉如先生者一切布之周行之上則所以釋痌瘝而登太平者可建瓴而期矣天其有意於斯民乎則先生之道必行也予日望之

送田子提學湖廣序一首

桓山田子頊象性淵夷德度明雅與人交不敢先

言若不能出諸口然嫉惡排貪雖於今之人也亦
嘗筆之書而無諱庶幾乎古之寛而栗者以詞賦
擅於閩中佐司馬宗伯之治者數年矣茲以禮部
郎中提學湖廣乙未六月道吳門過其友黄生之
廬毋景蕭林饗銜疏醴乃示予京師贈言且曰子
何以贈我予曰熊大夫之論學事備矣予何以言
田子曰大夫大夫言予予言也願無多讓予乃作
而嘆曰嗟乎田子之任斯何任也爲　天子育材
備官人也思其終也斯知慎矣子之往也其無易
進矣乎育而材惟吾子須育而不材亦惟吾子咎

今夫樹梧梓於道者長而扶蘇焉休者頌曰是何
君子之所植也乃今以蔭我若彼蓬棘刺途履而
傷者必歸咎于藝之人矣古之士不有射策升當
而覆人邦家者乎毋曰童心乳口可忽而玩也虎
傅之翼蝮蛇風雲其誰制之故曰思其終也斯知
慎矣田子曰材不材養而後覩者也其進之始何
以辯諸予曰僕聞之也材也養而渝渝不材者有
矣未有不材者可冀養而材用也萑葦之立而梗
柟之求不其難耶僕吳人也請質以吳之事往者
臺臣之將巡視也每先檄於郡縣俾羅國中之秀

以待昔守若令初亦惓惓訢訢然思拔其異茂者
奈之何邇之年則不然也倖門大啓權家富人作
奸其中以黄金爲紹介鄉上之縣則請託之言交
伍於縣庭矣縣上之郡則請託之言又交伍於郡
庭矣其守若令聽之也卽當擯狂夫能者不聽又
多尊官顯人怵其懷愬而中也且請託者或皆畏
素趨旋而諦歡者卒不可謝故猗頓常什伯而蓬
蓽無一二也至於臺臣其請託者則又往往遠造
異國途邀密謁以先爲之所遂使以菁莪爲魚鹽
之利以泮宮爲西園之竇腹客駢坒爲之媒媾鶻

轡絡繹爲之緤䩭而按歷之場公喧肆醜儼如賈
易者年父老莫不嘆詫咨嗟云國初以來未聞此
事而士吻民頰至今談笑而揶揄也自是江之南
北不冠而採曳白而錄者朝捐赤仄而暮獲青衿
矣大抵今之穢莠夫倫糞而魚目乎國胄者皆是
物也此其育者謂之材也可乎卽使儕貲而仕亦
不過懋遷漁噬操其質劑責償於民而已豈有微
長片采効之官方者乎僕聞之也永宣正成間每
進諸生尚多聘之中谷今若此蓋由仕而多金耶
贏者以畝起之也嗚呼士之處也猶貞女然爾則

凡章皇求進其所汲汲者利多金而邪贏也是之謂不材育材者將以備官人而治邦家者仲尼之言至矣非利其人也子之往也其無易進矣乎又申告之曰今之春秋而獲第者謂之中式式者何也國之大程也謂夫辭不叛道言不舛經爾矣今之藝業操鉛之子率多化爲踈詭夌昧迫捷瞞瀾之體而速達乎臺閣之舊且久者由中出也其文爾則其心必爾生心發政其害寧有既乎今若此是亦謂之不材子之往也庶其抑廢之黜罷之以錄其安恬而和正者則官人備矣而清風貞度挽之頌揚當溢於子之臺中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六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七

吳郡黃省曾著

小序六十三首

古詩　屈平放澤而離騷興枚乘客梁而古詠發要之高英彥士懷寶見擯故抑鬱無賴極情致慮而吐爲恨辭往往撫生歎息覩夫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又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等十餘首皆足感天動地痛耳切骨所謂可與日月爭光者也

蘇武　武性敦天懿遭辰不淑故於乖分之際霰淚結音綢繆恩戀不可解也是以上通神明下燭萬世矣

李陵　李陵國士也窮會苟生圖奮國報柰何漢氏寡恩閉鍵塞路使之絕意殰鄉抱憤異域沒影黃沙非其心也非其心也觀其送別子卿哀聲楚調恨恨無涯可謂一字酸心片言下淚者矣予每詠諷必廢書爲之零涕

曹植　子建朗質天授靈才性得髫齡自露即謂言出爲論下筆成章矣銅雀一賦賞父驚兄是以霞篇珠什皆達肺隱未嘗少假往彩以潤已撰也

八斗之品周孔之喻誠哉不誣但抱器不施使玉沉驥躓故撫時玩世常多憤怨之辭綜其神妙可謂詩中之聖矣展卷誦之翩翩然愛其凌雲之氣

班姬　婕妤抱鳩雎雞鳴之賢而遘會弗淑不冠宮儀側充嬪舍故睿才閨學蘊菀幽沈及飛燕擅寵潛鸞自保宜之賦歌怨音清結頗得託諷之軌團扇數言足耀萬古矣

張衡　平子才高一世智通二儀方且安夷淡漠閑交庸瑣何其潔尚也及縮章太史卽遇讒言出相河間遷逡非志四愁寫紆曲婉寄抱無忝原騷矣同聲雅調依依繾綣之懷溢於言外

劉楨　公幹逸氣干斗遐思邁物故身繫圭璋飄飄然神在圜嶠也至如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古錄敘其清玄體道不躭世榮亦略驗之聲歌矣不有陳思當爲魏代之宗

王粲　仲宣資記敏聑長於辭賦詠歌凡所興屬舉筆便就無所更推奇如風搆觀七哀從軍等篇如胡馬嘶羣悲振萬里展音發口卓爾異才不然則蔡邕者一代文章之雄也何故於寢弱小兒屈俯爲之倒屣

阮籍　嗣宗才遠志放操孤情潔雖從仕牒頗厭俗紛是故縱於銜杯刊落世務俯視冠流如蝨如蟻蓋知國運潛移力不能救而思遐舉於青冥者也其思憂故其詞興詠懷之作再覆託意而無窮焉比興神歸風雅節會天高海空方可喻其調致也

嵇康　叔夜龍章鳳姿好言莊老尚奇任俠樂道山陽爲竹林七賢之冠他日絕交山濤寓詞貞削卒爲司馬昭所害鴻飛不高鵬徙不遠乃致斯災也其詩昭明所採止於四言覽其完集索有遺珠述志何臧於阮宗遊僊大過於郭璞因知統之刪選捐漏多矣鍾嶸論其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能託諭清遠未失高流矣玆評頗盡其情狀

班固　孟堅九齡綴藻天授異才既而覽綜弘該希抗遷左秉翰蘭臺專意史業故聲詩播發有所不暇矣然幽通兩都玉繪金冶移之五言必有妙吐詠史數篇質木渾含亦可覩其遐步

卓文君　文君琴心挑恍失趾相如雖溷桃夭獲

託佳耦厥志適矣奈何君子二三新歎將聘愴心割腑宣此悲唫至今誦之哀衷淒惻猶可掬也

左思　太沖訥於口談穎於内悟脩詞壯麗康樂頌其難比詠史諸篇借往諷今傷聖賢之陸沉悲麟鳳之摧棄碩鼠在高君子誰託覽其遺調良可嗟惻然巢許之思何代不有匪獨秘書之遭也

張協　景陽賦性玄簡潔躬舉行避亂林棲覬其仰二疏之抽簪希黔婁之知足感尼甫之川歎圭玉其風有足慕愛者矣至於人生瀛海内忽如鳥過目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等句意度天然無

勞斧刻所傳詠史雜詩皆鏘金叩球令人味繹不巳

陸機　士衡少有異才閉關積學翩翩入洛卽慄歎羣彥矣其詩駝華萃奇格氣稍弱而秀言清思淵浩不竭安仁景陽所不逮也故鍾嶸品爲太康之英信矣又謂所擬古詩十二首溫麗悲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予誦至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神會意靈雖士衡亦不知其何緣得此

潘岳　安仁初齡秀穎舉試難邑能以綜學潤之吏事繼而入補遭誣濡於白刃惜夫悼士之詠重衍悲歌疊宣哀唱可以切骨傷魂河懷諸作爛焉舒錦故當時有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亦善評列者矣

秦嘉　士會抱有雋才復獲靈偶鳳闔酬唱今古所希可謂白璧駢輝明珠並耀者徐淑固團扇之亞而上計之作亦善言悲愴矣

諸葛亮　孔明抱膝龍廬中原虎擾初無意於撥濟自抗托於莘渭之流耳故蕭條放步觸古成唫梁甫一詠格氣蒼然尤可驅騣陵武也

陶潛　淵明高標絕趣其胸腑如海月皎空浮雲

映嶽光粹無染故發之詩撰潔而無疵貞而不厲達而不蕩哀而不怨質而不俚曲而不煩古今耆翰之匠極其稱揚不足至有以爲楚騷之亞者亦爲知音矣以予評之自是風雅之調

張華　茂先博洽無倫詩多妍麗有云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此詞此興亦何可多得也

劉琨　越石少稱傑士後爲胡騎所困乃慷慨登樓對月淸嘯敵人雪涕棄圍其意氣雄豪足能動物也矣有才無運故多愴恨之音扶風之歌氣調

孫被所最喜者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
我與去乎若雲浮再三詠之尚有餘痛
陳琳　孔璋避難冀方典文袁氏西歸魏武列之
記室所草檄書至於愈疾七子之中驤步同騁亦
可謂一時之儁也其詩如建功不及時鍾鼎何所
銘收念還房寢忼慨詠墳經其情悲其言壯翩翩
然奮懐霄雲者矣
成公綏　子安氣靈才俊慕景儇途長嘯瑋賦冊
桂瓊言曲暢高情矣至若珠玉猶藏土何惜千金
寶意致慷慨讀之使人冷冷然有御風之想

趙壹　元叔神軀玉挺玄抱珠握而採掇無人夜
光匿耀俯仰桑梓不足與遊故意氣飄遠有涉敖
倨耳仲尼見毀於東家大聖且然不足為病其詩
如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又云勢家多所宜欬
唾自成珠皆憤切俗風顯斥薄態于今誦之尤覺
其秀詞之有徵也
謝靈運　康樂雅好山水故其登涉之言妙絕今
古窮情極態如嶺雲川月玩之有餘把之不得可
謂神於賦詠者矣但其肆覽莊易博綜百家故駢
玉儷金往往不期而有離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
輒書萬象羅會詩家能事至是備矣故使後代擅
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創導也
譬之花萼在建安時開耀其半尚多渾含至於康
樂精彩敷發殆盡妙機天化無餘蘊矣千年以來
未有其匹也
郭泰機　處士娛志龍盤蔽晨飄慕塗泥抑沮無
徑騫飛規其響答長虞況托寒女怨恨之意委亹
無盡矣
孫楚　子荊負氣簡傲長揖參主零雨之作乃緯
周幅誼而成高韻開東何必繁多始得驚世耶

張翰　季鷹清才造次成篇率多新麗出返自任
曠達知機常曰使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其
玄情遠致若此黃華高唱稍繫素風耳
謝安　安石才鋒秀逸意氣凝遠座逼漁父便爾
難敘萬語初寓會稽與王許輩漁弋山水言詠屬
文了無世情高懷常在萬物之表終受國寄而東
山之志每形談色惜乎鉛跡泯然蘭亭一首結思
高妙矣
王羲之　逸少文義冠時不樂主晃故嘗抗疾去
郡誓墓前頗修養性服食採藥名山不遠千里

厥情遐矣至如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非達視
者不能作此語
杜摯　德魯踟躕魏朝以笳賦獲署僅補校書治
略澥才挫抑無展至乃吐喻仲恭纏綿況古奧其
攜之青雲志可悲矣但毋丘躬以盈敗何足眂贍
知人之鑒杜生其弗愧乎
張載　孟陽劒閣一銘驚耀當世見幾而作綽有
素風所傳七哀詩辭清悲愴亦仲宣之遺也
潘尼　正叔少揚文譽仕遘多艱故引海樂山之
心往往寓之詵唱綠蘩之篇亦略見矣評者謂得

虬龍片甲鳳凰一毛殆亦有七子之遺風乎
陸雲　士龍六歲屬文與兄機齊軌方步時人稱
為二陸觀其時慕復何言華落理必賤又修路無
窮跡井邑自相循等語亦何忝於平原
石崇　季倫綜髮以往拜守封侯校領南蠻黃金
北斗奢穢不足言矣有妓綠珠歌舞妙麗因製明
妃曲教之詞情悲楚使騷流展詠可以沾臆惜其
英篇澌滅獨此一章足以驚耀千嗣其他大雅楚
妃之作無庸矣
郗炎　文勝奇才英氣弗樂圭組故徵檄交來玉

節自固且閑於賦頌虎視一代大道之篇與吾竹
帛托詠靈芝蓋以衰世庸夫尸竊高位抑遏彥聖
故攀想仲尼遙憶知己於千載之上也
孔融　文舉以揚班之才與曹操同處獻朝洞識
堅冰寓書切讓大謨未展蹈禍嬰戮嗚呼臨終之
詩悔亦晚矣所云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又人
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又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
誰體氣高妙尚存東京之逸軌也
阮瑀　元瑜少學於蔡邕建安中逃名丘壑魏武
羅致軍謀翩翩書記含志蚤沒高歌雄唱泯爾不

傳觀其北郭一行發音豪俊吐節悲越至於三星
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唱當何時朝晨尚未央其
思平慕泰之典了在言外
徐幹　偉長天懷恬漠結志箕巢典論目其文賦
時有逸氣玄猿漏卮等作張蔡不過也觀其雜興
雅有蘇李之遺意別要之篇益更纏綿恨惜其與
劉楨雖非並範然以莛扣鍾之喻不其過耶
應瑒　德璉家世博學多才至於庶子斐然抱述
作之志欲繼奉邵風流時值兵興遂匆弗暇其詩
托物纏綿頗寓激刺深有三百之遺思鬥鴈之篇

可悉遐抱矣

繁欽　休伯文才機辯少名汝潁及爲書記喉轉意率皆成珠玉蕙草之詠以比賢人遭非其世太平有期年歲不待反覆歌玩可痛可悲定情篇雖云衍繞亦自有倫發情止悔頗得國風之體

曹攄　顏遠結句清美構意緜密而氣骨不勁至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萬世俗情不能逃越今玆讀之愈激感歎

應璩　休璉博學善文仕遭曹爽縱欲故爲詩以諷詞雖諧合實切時要當世傳之百一二章托意深遠其他如細微可不愼隄潰自蟻穴腠裏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又曲突不見賓燋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等語是皆諷諫之言

孫綽　與公頗好評列善談玄理天台一賦作金石聲矣至其爲詩意多恬漠如時珍豈不甘忘味在闇都又澹然懷古心濠上豈伊遥意與常在霞漢之表

盧諶　子諒躬遭厄會蒼生炭塗思欲濟之康膺逢辰弗休鳳羽終鎩悲夫覽其贈劉生之作慷慨激烈頗有國士之風大尉稱其苦言遠旨反覆不能釋手良亦知音矣

何劭　敬祖言在人間興在霞表觀之揚志玄雲際抗跡遺萬里槩可見矣至如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又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構思閒遠誠非清河季倫之可及也

郭璞　景純文章冠於一時爲王導取引詞英炳麗故稱中興之首古人有病其游仙之作有云柰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乃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誠爲確論今亦不著於八首中矣意爲先哲刪去存者雖有寸疵自是遠格

司馬彪　紹統閉關研討玄解南華尤長遷固之學蓋異俊也其贈巨源謂負良才未見採錄故深致望於山公有國家者致令英賢陸沉林莽而皇自薦亦可羞矣使彪生今之世則誰如濤之可與言

傅玄　休奕士性剛明藻思霞絢猶長於樂府有司馬相如之才故晉武鼓吹二十二曲皆其所製潤之金竹翰士莫及其詩有云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又懸景無停居忽如馳駟馬生存無會期要君黃泉下又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皆善播

人情足爲悲感之語

巢據　道彥弱冠登途頗有四方之志詩皆平典朴有古風予所愛如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凉又芳林挺脩榦一歲再三花何以濟不朽噓吸漱朝霞何事騈構情格自是超別

謝瞻　宣遠與客兒俱有盛名而才力緩弱故媚趣頗優風骨斯歉然遐情淵致每發篇藻蓋明哲保身之士語自宜然

顏延年　延年植性踈誕不護細行而文章妙麗然祖述平原頗傷妍緻好用實故遂乖流逸湯惠休曰謝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故延年終身病之也至如前登洛陽路日夕望山川陰風振凉野飛雲警窮天又云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亦足爲跨代之詞

繆襲　熈伯東海琨英翰撰充富尤長於樂府修詞清愴氣骨壯雅其云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語在目前今古人不易道也

謝惠連　小謝才如湧泉然流中宮商奔應節數是亦人間罕才也秋懷擣衣之篇亦何讓於客兒想其幽丰遠論必善感人不然則康樂何於夢中

聰對亦得池塘生春草耶誦其珠玉千載可見其風流矣

鮑照　明遠詞質而文意秀而逸頗構曹劉之體所謂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者也何哉淺子目爲羲皇上人予所愛者如云爭先萬里途各自百年身又云客行惜日月㸚波不可留又云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又云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又云胡風吹朔雪千里度胡山又云盛年日月盡一去萬恨長又云途隨前峯遠意逐後雲結又云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又云君其且調弦桂酒妾行酌並皆吐發神靈宣泄秘思矣

謝朓　玄暉感激頓挫善於扼腕論文鸞章龍句足齊混照矣至如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又云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又云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唫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又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又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又云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又云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又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又云春頳遽幾日秋鬢終茫茫雖陳思觀覽亦必賞爲奇士

陶弘景　隱居世家靡爵旬歲屬文披誦萬軸以述作振異劉蕭之代但朝請拂心山輀決駕雖摽館華陽遁耿黃屋而娛探竹牒七略俱研綜其皓首所成撰集殺青者三百餘卷可謂藝而勤矣臨將驂鶴暢吐別言非妙窮玄牝者不能也著錄片詠聊以揚其高風耳

釋支遁　道林神牖儁澈暢鏡莊老揭會摽宗謝安望其晤言一日千載逍遙吐論篇藻理新右軍爲之披襟解帶留連不已卓舍東山明拔玄超爲一時緇錫之冠淸修有道翛然翰間凡所綴歌具精遠逸蓋悟襟覺思自不涉吐凡汚也

沈約　休文結體淸怨搆詞淸密至如勿言一樽酒明月難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雖蘇李叙別何以加焉其他雖不能稱是自可梁室獨步

江淹　文通兼通博抱大綜羣體故摹擬成章依稀肖似觀其蛾眉芳草之論自謂通方好遠志亦迥矣輒覽㳂洛如思君出漢北鞍馬登楚臺歲釆合雲光平原秋色來又百年積流水千歲生青苔亦未曾不驚魄傷魂也

范雲　雲詩淸便宛轉如流風迴雪昔人著品蓋傷其艷薄也至贈張徐州之作古意藹然似又出於評外

何遜　仲言八歲能詩秀頴鮮敵質合淸濁詞挾今古故范雲忘年沈約三復元帝擬之隱侯良有鑒矣其詩如天暮遠山青潮去遥沙出又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又日夕棲鳥遠浮雲起新色又思君意不窮長如流水注又去帆若不見試望白雲中皆爲警策

陳子昂　伯玉生於徐庾之後此時風雅不作剝喪無餘矣否亢泰臻雲開日皎故得斯人崛起巴蜀憲章姬周祖述炎漢頹波頓注貞調悉回可謂獨立千古逸足高飛極於天人之際矣觀其感遇鸑鷟修竹等篇骨氣凌雲興寄清遠金石薦響日月揚華列之建安可爲異代一轍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七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八

吳郡黃　省曾　著

論三首

難柳宗元封建論一首

王天下者計乎生民而已非可僅曰子孫利也計在子孫未有能利其生民者也不能生民利而能終庇其子孫者鮮也故堯舜爲生民不恤其子所以熈雍各得其所後世爲子孫不恤其民此唐虞之治所以不再也宗元封建論大抵爲子孫也畢乎淺矣故其指謂天下之權必攬於我以秦人之法可畫一於萬世嗚呼天下豈有不亡之郡縣哉使郡縣永永安莫徒郡縣之可也然而封建亡郡縣亦亡何獨乎封建利民者疑也譬之服餌郡縣之害硝黃也封建之益精术也硝黃破削孰如精术浹補者之爲得乎天下天子有也天下之亡係於天子不仁非封建亡之也使其不仁郡縣亦亡始皇是也故三代之興也以仁其亡也以不仁果非封建亡之也仁者何也利乎生民之謂也不仁者何也不利乎生民之謂也封建之制術之仁者也何以爲仁也盡天下生民而田宅耕鑿之國之君以養之訓之諸侯弗能者黜而移之民有能賢興而庸之若是焉而已非若郡縣之紛紛也封建各保其土子其民而富康之郡縣者視其所治若傳舍過客然極其掊取而去之貪滿者方謝羨渴者繼來歲羅天下之餓虎而臨乎其上又有土之豪右以銷戕之求生民之不盡徙而斃不可得也故曰郡縣者術之不仁者也宗元曰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其言非也若以封建之制二帝三王皆欲去之而不能也夫欲去之者必制之不善者也不善之制帝王不能一朝居何至含容勉忍沿非襲誤傳諸二千餘年之久哉夫莫大乎以天下與人堯直徒手而授之舜又莫大乎取人之天下湯武皆以臣子而有之其奮發神武而無難者如此所謂大有爲之君也豈有封建之制知其不善而不能去之耶果其可去則帝王去之不啻於一毛且二帝三王不能去而秦始何人則又一朝遂能去之是二帝三王之有爲反出秦始下矣以二帝三王欲去而不能是其誣之太謬而誕肆者也宗元又曰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降于夷王

下堂迎覲陵夷東徙爲諸侯盛强末大不掉之咎
其言亦非也封建之典前古莫究大略見於唐虞
既已分之萬國則又五載一巡四朝以敷奏明試
其功然後車服庸焉又考績而黜陟幽明之量厥
德而有乎家邦其壬人憝惡如防風四凶者則誅
放而奪之國非若後代公侯世襲雖有愆過亦不
之變也孟軻氏不云乎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
朝於天子曰述職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
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
位則有讓有不朝則貶爵削地而六師移之天子

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由是觀之封建諸侯其
權未嘗一日去天子也詩曰時邁其邦莫不震疊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此之謂也周之衰也不狩不
朝敵國相征而有以失乎封建之初故淪於亡爾
蓋不狩不朝則休戚不聞於天子國有荒虐之君
無從而去之摟諸侯以交伐則是周之亡也在於
封建之壞非以封建亡也天子不狩則號令不行
於天下諸侯不朝則不復知天子之爲尊故鄭伯
射肩楚子問鼎勢宜然也况以桓定之微不率祖
考無以君乎天下時有湯武則南巢鹿臺之禍遇

矣豈特射肩問鼎之侮哉宗元又曰秦有天下裂
都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圖
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
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
暴于威刑竭其貨賄咎在人怨也即其言而論之
則郡縣亦無救於不仁而亡昭昭矣使郡縣之雖
有不仁之天子亦可救而不至於亡斯郡縣之得
也無救於亡而且以爲得何宗元貴郡縣而賤封
建劣帝王之盛典而優秦人一切之政於其上也
漢之封建病於太濫而無檢不廣之於帝王之後

及大德之賢又無周家田宅狩朝司馬之制班固
所謂漢興懲戒亡秦孤立大啓九國跨州兼郡連
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矯枉過其正矣此其
紛紜多故非封建之罪也宗元謂漢有叛國而無
叛郡則獻帝之日袁紹守勃海曹操守東郡而孫
策守會稽皆以其郡而叛安得謂之無叛郡邪欺
誣甚矣宗元又曰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予則以爲周之衰
也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
大抵傷周室之無政也政不失春秋不作安得尚

謂周之有政也予則以爲得在於制失在於政周事然也既失於制又失於政秦事然也宗元又慮孟舒魏尚之術黃霸汲黯之化非郡縣則莫之施行夫封建之行亦必賢有德者乃君之爾非曰不肖淫頑槳可南面也所謂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治在其中矣雖然使郡縣之行吏治皆若孟舒魏尚黃霸汲黯者惡乎不可惟其郡縣也而使彼豺狼不厭之人以漁獵乎其上致斯民無聊生之日此予所以爲郡縣病也宗元又曰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

武王不得而易徇之爲安仍之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衞於子孫也其言非也若然則湯武所爲一切出於私意乃若後世竊國姦雄者流爾非聖人光白之謨矣卽如其說湯武資於三千八百不能廢易之矣舜禹之興出於揖讓初無三千八百助也何所不得已而亦不廢易之邪知舜禹無所私而存乎封建則知湯武亦無所私而存乎封建也宗元又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嗚呼何其識之苟而言之易也先王之法至秦盡廢訕笑三代自號皇帝而子弟爲匹夫焚典坑賢何所不極三正且棄而以冬十月爲歲首郡縣之制亦猶是也行郡縣而併萬國以爲一人之饗天下之私莫大於是而宗元以爲公者毋乃非人之見乎且慮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宗元之意蓋以必貴而爲聖賢之立也夫聖賢之生樂行憂違其窮與達無往不立也豈必區區爵位之縻乃謂之立邪此乃後世兒童之見炯組綬而揮霍者之心何宗元之鄙一至是乎且封建之世野無遺賢共惟帝臣矣而又歲進其士升之天府至於郡縣以來守不禮才令不薦士使天下俊傑

鴻朗之輩懷珠含章老死巖穴者不算數矣何得謂郡縣之而聖賢盡立於天下也察究宗元之論無一而可者何世儒惑其強詞而不悟也

難四賢封建論一首

古之論封建者若宋王開祖胡氏似矣然其說迂遠膠固務繩之三代井田車賦之法先阻人以難行徒令自爲學究老生一切置之莫省殊不知封建之制若食粟衣帛斷乎其必可行而其間潤色變通之道則百王各隨其時也若井田不能矣獨不可以分授乎車賦無用矣獨不可以口調乎今

三賢者舍分授而必曰井田舍口調而必曰車賦此人之所以不信而并封建疑之也馬周則慮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予解之曰天子諸侯之嗣古皆有學傳曰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干戈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内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

喻而德成也教喻德成安有驕愚之患乎即使汚下不化繼請之日試之不可則又教之於其國終不可也乃擇其族屬之賢者當其位而已矣魏徵則慮封建諸侯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予解之曰班祿之典王制有之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其職敘之省若是也諸侯之下士祿以百畝之入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其制祿之節又若是也所以三代九一爲賦而有餘後世官職萬冗於前食祿者浩穰無數所以百倍取民而不足厚斂之患正在郡縣而不可誣之封建也李百藥則慮勲戚子孫有民有社易世之後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予解之曰九伐之法掌於司馬其權一出於天子而諸侯者弗得僭也仲尼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出於天子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出於諸侯周之無道正以禮樂征伐之權移於下也若在後世又宜嚴此使爲封建者君但主乎其民群吏降於天子而世易之列國之兵又皆天子命帥而臨掌者今之督衛者然惟天子之符乃得麾而舉之則亦何患乎攻戰之相殘也蘇軾之論則又直美始皇謂之聖人不失時者其曰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則亦宗元欲去不能之説也又以子房諫立六國而爲証嗚呼漢高欲立六國之時天下未一秦鹿未定身

且諸侯列也方收攬天下之英以圖王而遽散之六國此之謂敗事子房非曰天下既定而封建不可行也子房既以封建爲不可則剖符之日何無一言以止之蘇子之論至是乎窮矣求之不得而又歸之勢焉毋乃遁詞矣乎又曰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首也則以堯舜禹湯文武皆啓爭造亂之君可乎又曰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則胡氏辨之以爲襲封之大莫過於帝王劉邵楊廣皆襲封者也設欲救此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

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其言確矣然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此乃綱常之惡人性之變其來有自其事適見於封建之日耳非封建啓之也舜在有鰥無邦國之襲而象弟者欲殺之其亦封建啓之否乎仲尼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聖人所論弒奪之原如此而已矣未嘗咎之封建也豈仲尼之智猶有闇昧漏失而待於後人之發明者乎由來也漸一言蔽之矣武王伐紂懸其首於

太白之旗事雖應天順人而其分終臣子也彼周之列國習知其先君父如紂一旦不道則武王臣子得以弒之則吾之君父不道皆可以效象武王之事及有弒君與父者天子又不正之以九伐之法彼濡此傚歲染月淪遂以弒逆爲常爾予嘗謂周之弒父與君終八百之祚而弗已者蓋亦武王爲之濫觴也不然何夫子拳拳於泰伯文王之至德而以未善少武王也春秋謹其書大易言其故仲尼之志微矣今之公侯至於戶撫皆世襲也行之百六十餘年而卒無有一人弒奪者由王法行

而其風不倡也然封建之行亦有諸賢慮所未及者矣或慮天下之土有肥瘠險易而其稅之所出有多有寡使萬乘之土適在其瘠而寡者如之何予解之曰每國之封自君卿大夫三士公祿之外一切歸之於王室若今歲運者然斯天子之用不患於不足也或慮封建畫一邊防之表區區大夫諸士之力不足爲夷狄捍此則至要極大之慮周制之所未備而諸儒少及之也三代之弱失在邊防與中原畫一其制故多戎憂若在邊防者則多爲之國君大夫諸士之外又必立夫督衛之官以

典戍守且又監之以大臣若漢唐與今邊制然者斯無四夷之虞矣或慮賢才各用其國而京室乏少則如之何予解之曰天下之國必如唐虞立牧以爲監歲拔其士之賢能者貢之於天子養之太學外而萬方皆天子之所命内而京室惟其所用而不乏矣大抵封建行則兼併絶冗官去貪夫櫳豪强罷釋老廢術家息優妓銷驛傳省徵求薄民生足邦本固而國祚昌矣譬之爲家者以子弟家人分之金産而殖理非若顧倩者之我心異也封建則子弟家人之類也郡縣則顧倩之類也自有

之室常輯而不壞僦人之居雖頹傾而無預也仲淹千畝之田亦以公之九族至今子孫猶享其入而多藏之家獨攬其利者皆旦夕滅矣若南廣土夷之民各安其主歷千餘年而不改猶父母之不可以俄頃離一加流官之設則蹙苦之而相起煽叛蓋亦以常主之能覆活其下畏流官之掊克也封建之利彰乎見矣況今諸王公侯至於衛所之祿以歲計之亦不下於封建之費也有封建之費而不獲封建之利反多郡縣流官以掊克之歲更一番之守令則歲有一番封建之費此貴富者之所以日厚而小民日至於澌滅也且封建之制大國君田不過三萬六千畝次國則殺之小國又殺之今之江南庶姓之家三萬六千畝者恒是也此不猶享大國之祿者乎一姓有此則奪三千六百姓小民之食大抵江南土田皆豪右物也此則庶姓自爲之封建封建出於下矣今之王國但得享其祿而庶姓有其田所謂倒置也愚常謂封建出於上而土田均封建出於下而土田併土田不均百姓無養而曰天下治平者未之有也

難子胥鞭平王論一首

客曰今有非子胥入郢而鞭平王之尸者曰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於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報斯言何也予曰此戲言也此鄉而鄰之之言非屬毛離裏之言也譬之飽人而談饑子之事必無中矣何也子胥之荷讐而必報猶饑子之瀕死而必需於食也今之語瀕死之人曰子其安於命而無需於食此必病狂喪心者斯語之亦必病狂喪心者斯聽之也吾且即其言而擬之父猶君也則讐

瞍雖無道父也舜雖聖子也父以有罪殺其子則舜之罪也父以無罪殺其子則舜之命也夫然舜則受之而已何至焚也浚也不受之而逃也何至小杖受大杖走也且君國者則一國之民皆臣也君天下者則天下之民皆臣也苟君可無罪而殺其臣臣可無罪安於命而受君之殺則殺一人與殺一國之人天下之人同也且使諸侯者欲無罪而盡殺一國之民天子者欲無罪而盡殺天下之民有人焉勸而詔之民曰爾無逃爾其安於命而受諸侯天子之殺則一國天下之民有不反兵而群戮者鮮矣且使君人者聞之莫不曰天下皆臣也臣無仇也吾可以草薙之而罔敢吾復者也於是起而日肆虐於天下故秦人用之而失鹿此乃長君惡而亡人社稷之言也禹有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是禹以一人爲有怨而彼以天下爲無讐也且非者謂平王者胥之君也予則以平王者胥之讐也非君也咎曰非者有云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讐也而不知平王之不可爲讐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讐也故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其君也有懼而已矣苟君子之言也則臣顧可以讐其君乎予曰君之於民也無常臣民之於君也無常君泰誓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撫者君之道也故民亦君之虐者讐之道也故民亦讐之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讐臣烏乎不可讐其君也湯者桀之臣也起而讐夏以放武者紂之臣也起而讐商以殺借曰君無仇焉則一姓受命直與天壤俱終可也臣烏乎不可讐其君也且讐之者非讐君也讐讐也蓋民之歸之也則以爲君而畔之也則以爲讐時其爲

臣則臣也非讐也時其爲讐則讐也非臣也子胥之讐平王讐時也非臣時也且平王娶子之婦以讒而欲殺其子因無罪而誅胥之父兄在國君爲不道在王法所必討在司寇所不赦非獨胥之讐也盡楚國之民之仇也雖微殺胥之父兄而胥可爲讐者也然則胥之讐之也何不可也方平王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是以歸死自任而報讐付之胥也是讐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曰楚王殺吾

父兄爲之奈何申包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是讐楚者在申包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子胥者覆楚者申包者存楚者不循者也申包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亦知胥之當讐楚也是讐楚者非特親者之心亦諫者之心也客曰讐楚可矣而鞭尸不已甚乎予曰旣曰讐矣則無施而不可放之殺之湯武且爲之矣而況鞭之乎生則殺之死則鞭之殺之可也則鞭之亦可也鞭其讐也非鞭其君也客曰非者有云吳楚怨國也胥逃之吳是其心專報楚也於吳也似

忠而詐於楚也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非者又云子胥之於伍奢則孝也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也予曰何其言之乖而駁也予故所謂戲言者也胥之逃也專心於報也不專心於報也而何逃之有特非擇逃於吳爾方子胥之逃也得國而委之得間而行之得時而報之其心也無所擇於怨國不怨國也故初亡之宋宋有華氏之亂乃又奔鄭鄭無端也則又適晉鄭殺太子建也乃始與勝而奔吳非初亡卽奔吳也彼非者此尚不考而何以議胥之大也且報楚者胥之

心也仕吳者假以報之之地也胥以報楚而來吳以報楚而受非詐也於楚無罪而有功無功於吳不足論也何也胥以報楚事吳而非以行道也且非者旣以其忠爲詐矣又賢其於夫差之忠旣以其孝爲逆矣又賢其於伍奢之孝夫詐逆則非賢賢則非詐非逆旣以爲詐爲逆又以爲賢何論人之乖駁若此也雖然胥也始之盡諫於闔閭者欲感動其君以爲之報也終之盡諫於夫差者思先君報楚之恩而欲忠於其子亦以報楚故也自其彎弓之辰至於伏劒惟一報楚酬親之心已爾胥

之報楚不可咎也吾獨咎其報之之不光也平王者非獨胥之讐楚國盡讐之者也吾又咎其獨爲父兄報而不能爲楚國之民報也周室雖衰有王在焉胡不告天子陳方伯圖以聲平王之罪而討焉正以九伐之度則是湯武之師也乃徒賴區區之吳以求逞於一戰一鞭之間予尚恨其報之之不盡也客曰此子之言也洙泗之言謂之何予曰公羊子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言無受誅之罪不當誅也不當誅而誅之是則讐也故可復也

則聖人之門亦以復讐之義許胥矣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八

吳郡黃省曾著

論三首

難墓有吉凶論一首

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先王之世君臣宗族葬同一墓生相愛親死相依眷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爲葬道若是而已後世饕剽富貴之人衆而奇邪之流乃興故爲堪輿風水之說以簧鼓於萬世以爲天下之人貴賤由墓地之興衰貧富本葬辰之凶吉與凡一切顯晦替隆之事皆關係於三尺之黃土上自鼎鉉下至閭閈莫不俛心帖耳而信之迎術師若綺皓尊青囊如六經登高相脉捏怪指空陟險求龍談虛恣僞日侵月盛至於家無不相之墓墓無不扦之穴穴無不選之葬天下之人皆憒昏望冀於爵冕金玉之榮韡眊

於其小術之中而不悟亦可悲矣今其言曰葬者所以乘生氣也五氣行於地中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予以其説爲虚也信以爲然則本骸宜常得氣遺體宜常受蔭帝王之後常爲帝王公侯之嗣常爲公侯朱頓之徭常爲朱頓然後其説爲可信也然葬埋之術莫尚于唐宋亦莫慎於唐宋自當時而觀之唐則有若三原高祖之獻陵敬宗之莊陵武宗之端陵九嵕太宗之昭陵梁山高宗之乾陵龍泉中宗之定陵豐山睿宗之橋陵金粟玄宗之泰陵武將肅宗之建陵檀山代宗

之元陵嵯峨德宗之崇陵金甕順宗之豐陵金幟憲宗之景陵堯山穆宗之光陵天乳文宗之章陵仲山宣宗之貞陵紫金懿宗之簡陵宋則有若鞏縣昭武太祖太宗眞仁英神哲之八陵會稽寶山徽高孝光寧理度之七陵皆師極天下之妙工土極天下之貴穴日極天下之良辰可謂卜之嚴審之極矣生氣可謂乘矣本骸可謂得氣矣何唐之祚卒移於五代宋之祚卒移于胡元陵寢之地今爲蔓草牧羊之所而帝王之後或流而爲氓伍化而爲僕隸而遺體不爲之受蔭乎帝王不能蔭子

孫以帝王則知公侯不能蔭子孫以公侯朱頓不能蔭子孫以朱頓也亦明矣又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止之使不行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爲上藏風次之予以其説爲虚也夫地氣流行何所不貫毫髮之塊膏潤咸達者也若無風之地草木榮麗多風之地草木凋落斯迺可謂乘風則散也今觀無風之地草木榮麗多風之地草木未嘗不榮麗也若水之此方草木盛長水之彼方草木不生斯迺可謂界水則止也今觀水之此方草木盛長水之彼方草木未嘗不盛

長也大地之氣充霄塞漢非風之所能散貫金通石非水之所能止況風亦氣也以風乘氣是謂以氣入氣以氣入氣可謂之聚不可謂之散也水者氣之液也氣行土中獨不行于液中乎陸有草木水有萍藻生氣未嘗爲之間隔也山譬人之骨也土譬人之肉也水譬人之血脉也氣行乎骨肉之中獨不行乎血脉之中乎人氣無骨肉血脉之間知地氣無水土之間也水雖界也氣安得而止乎又曰骨者人之生氣死而獨存故葬者返氣納骨以蔭所生之法予以其説爲虚也人以氣聚而生

氣散則死骨既朽枯氣安可返若可納氣人應再生人不再生是氣不返骨骨不納氣之徵也又曰千尺爲勢百尺爲形勢來形止是謂全氣以止爲氣之全則以行爲氣之不全矣蜿蜒曼衍之地皆虧缺消虛之所萬物宜不育産可也今蜿蜒曼衍勢行之地未嘗不產乎物則氣未嘗不全也又曰地有吉氣隨土所起以起爲吉則以伏爲凶矣天下之地隆起者少平伏者多是吉氣少而凶氣多也氣一而巳吉則俱吉凶則俱凶一起一伏千伏千起是一吉而間一凶千凶而亂千吉也紛紜錯

糅坤元之氣豈其然乎既以平伏爲凶則今城郭人民之居何多居于平伏至凶之地乎城郭人民居于平伏之地者未嘗皆凶居于隆起之地者未必皆吉山鄉之民未必皆富且貴平鄉之民未必皆貧且賤是以起伏爲吉凶者虛也又曰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蹲踞勢形反此法當破死予以其說爲非也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說本起于天文之家天文家以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七宿爲蒼龍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七宿爲玄武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七宿爲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七宿爲朱雀即史所謂東宮蒼龍房心南宮朱雀權衡西宮參爲白虎北宮玄武虛危者也凡天星之名皆天文家以人物形器名之而實無其形况二十八宿隨天而運初無定方今借以爲東西南北之定象固巳非矣至以東方爲青龍實求其蜿蜒之狀西方爲白虎實求其蹲踞之狀南方爲朱雀實求其翔舞之狀北方爲玄武實求其垂頭之狀則誣謬之甚也仰觀天文東方七宿果有青龍之蜿蜒乎南方七宿果有朱雀之翔舞乎西

方七宿果有白虎之蹲踞乎北方七宿果有玄武之垂頭乎天象無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實則地勢不當求蜿蜒蹲踞翔舞垂頭之形也况天之東方七宿常名爲青龍西方七宿常名爲白虎未或之改也今一山也北墓目之爲朱雀南墓目之爲玄武東墓目之爲白虎西墓目之爲青龍是於一山之間而可爲四象之目無是理也既欲其蜿蜒又欲其蹲踞既欲其垂頭又欲其翔舞是則山雖人可造爲朝營夕設亦難爲衆墓形勢之各給也况青龍吉也何又嫌其嫉主白虎凶也何又樂其

蹲踞是皆詰之而可窮者也又曰土以紅黃紫爲生氣以青黑爲死氣予以其説爲虚也按禹貢兖州厥土黑徐州厥土赤埴墳梁州厥土青黎雍州厥土惟黃壤則天下之土惟徐雍爲黃赤則惟徐雍爲生氣吉善可葬之地惟兖梁爲青黑則惟兖梁爲死氣災惡不可葬之地若然則天下之人死者皆當求徐雍而葬之可乎然未聞徐雍多墓而兖梁無墓也兖梁之人死者所葬者皆青黑之土矣未聞兖梁之人皆罹災受禍履貧蹈賤覆家絶宗如堪輿人之説也今兖梁之人仍多富貴吉慶

之族則青黑土爲死氣之説爲無驗也又觀宣聖之墓在兖州曲阜之孔林顏子之墓在兖州之防山孟子之墓在兖州之四基山皆葬於黑墳死氣之地也今孔子之後世爲上公萬祀不替顏孟之後皆有常官天下之善祥吉慶莫大于是是青黑土爲死氣之説爲無驗也又其法以山形之圓者爲金方者爲土曲者爲水頂圓身聳者爲木尖峭者爲火支脉之行以相生爲吉以相尅爲不吉予以其説爲虚也設使後山爲金前山爲木是爲金之尅木金既尅木則後山産物前山不能産物斯

爲驗矣未聞前後兩山相依圓者産物頂圓身聳者不能産物也五形之山皆能産物各擅生氣則相生相尅之説爲無驗也况世有貧而無墓之家往往出草茅而公卿由布素而臺閣此其遺體果受何蔭而然也且同一祖墓也或父貧而子富或子賤而孫顯或孟夭而季壽或兄華而弟枯以爲父子子孫孟季兄弟同一遺體也以爲本骸得氣耶則父不宜貧子不宜賤孟不宜夭弟不宜枯而有不受其蔭者也以父子子孫孟季兄弟有貧富賤顯壽夭華枯之不同則以遺體受蔭之説爲無

徵也世人欲信其説試先觀于堪輿之人乎堪輿之人爲其祖先父母相度墳兆安厝棺槨必竭目力之巧盡心思之營過于爲人相度當百倍矣而卒無一人之富一姓之顯者不過朝游暮陟糊口四方鼓舌揚唇資生巨室而已堪輿之人既不能相善墓而福利其身與其子孫則必不能與人相善墓利人之身與其子孫也此其術之誕假明著大驗也推原其始不過因人情之澆壞世皆希慕富貴之人學究之徒覬爲卿相倚桑之女庶爲后妃搴旗之輩思爲建牙不軌之徒仰爲王侯故術

者造爲不經之説迎其情中其欲預爲之兆遂爲之期故得行其術而竊其貲爾長掊奪之風作叛亂之氣起非分之望騰無將之心甚非國家之福也今一世之人方且羅網于其内如夢不寤如醉不醒雖圭璋特達之士亦且甘其誣僞之説而亦何罪于庸庸瑣瑣貪汚細下之人乎

難術家以八字射決論一首

今之術家爲珞琭三命之説者以人肇生年月日時支干次列四柱謂之八字其法務取諸五行之平建日干爲身主年爲根榦月爲提綱時爲翼佐以三者支干加臨於日因其旺弱用忌而消詳之其尅乎日干者爲官星爲子其生乎日干者爲印綬爲父母日干之所尅者爲才爲妻然是三等又以陽見陽爲偏陽見陰爲正也日干之所生者偏爲食神正爲傷官與日干雷同者偏爲比肩正爲劫財爲兄弟又以十干爲天元十二支爲地元支下所藏如子中壬癸水丑中癸水辛金巳土之類爲人元以逐歲干支加臨爲流年以十年干支加臨爲大運專以五行生尅爲論者謂之子平家其爲耶律之説者以二十八宿爲天經四餘爲地緯日月五星爲七政於肇生之日分宫配垣以所躔生尅而論剖吉凶者謂之五星家治其術者上自京師大藩毎方不啻千萬雖鄉邑之小亦有百輩盤集以饕食於其間大抵多楚越之人也蓋由畫一世之人承迷襲謬舉皆崇信而樂尚之自公卿至於民庶一切沒溺其必驗引薦者爲之先容延欵者爲之倒屣凡誕舉一子經營片事罹構末疾角鬬天水之官服賈幹利求名莫不取決於斯流是以工學而糊食者紛紛也究而言之是乃誑惑誣妄之術爾君子不道也人之生也富貴貧賤生死壽夭皆已冥宰而黙定特非人之所能預識爾蕭條亭長欻起帝王憔悴織夫俄登將相莫爲而爲時至自成所謂造化之神茫杳不測也今星命之家則以人之貴富貧賤生死壽夭皆可終身了了前決而先定操方寸之紙斷百年之數則是造化之神反司於庸夫之手聖人難明而順受者皆可左契而取也有皇上帝乃失玄運之權矣寧有是乎其術八字雷同者則貴富貧賤生死壽夭同其決射可也今夫天子之生其爲年月日時將盡遍天下之生者而獨生之耶抑亦有同之者耶四

海九州之寥廓窮隅遐壤之衆夥其爲八字上與天子雷同者不知幾何矣使凡與天子雷同者皆得貴爲天子其術斯驗也苟爲不然此其術之不可信也予嘗執此以詰術人沈生沈生曰天子不言命超乎五行之外者也其言似矣予又詰之曰天子而下不有世襲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戸者乎今之天下若人也不啻數萬輩矣皆生而享成爵食定祿者也其生之年月日時也亦將盡遇天下之人使之不生而獨生之乎抑亦有同之者乎若人也數萬輩則同其年月日時者不啻百萬輩矣則百萬之民何不盡得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戸也不能盡得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戸斯八字之說無驗也沈生曰先生且休矣僕誠無以應先生矣則又詰之曰爾治子平之學者必自信其術之必然而後可以望人之信之也爾令不先自信其術矣而何以望人之信之也沈生曰何謂也予曰汝苟自信其術也必當自審其八字於某年月日爲財者相旺而宜於金錢也於某年月日爲財者衰虛而不利於金錢也則當止擇其襲利之年月與日而爲之列肆行遊以求之其不利之年月與日爲之閉關息趾可也今爾歲無不求之月月無不求之日勞勞皇皇奔走於塵埃伺候於臺府浮翺於國都蓋無曠時矣豈將爾之年月與日盡宜於金錢者乎不盡宜於金錢而爾輩求之不置蓋緣自本不信其術何時必利何時必不利故一切冒昧而求之則是已先不信其術矣安能望人之信之也沈生曰先生且休矣僕誠無以應先生矣或曰然則日者之言往往昭驗者何也予曰其驗者乃其操術之巧耳非有決然之數可憑而驗也天下之惑溺於是久且深矣何謂操術之巧夫人之生斯世也其身之所遭不過貧也富也賤也貴也生也死也壽也夭也大要八端而已天下之人不貧則富也不貴則賤也不死則生也不壽則夭也術者操此八言而曰爾貧爾富爾貴爾賤爾生爾死爾壽爾夭曰爾貧爾富也其不貧不富者已矣其貧者富者則輳合其言而驗矣曰爾賤爾貴也其不賤不貴者已矣其賤者貴者則輳合其言而驗矣其於死生壽夭也亦然蓋其所執者八端而盡古今合天下之人咸槩於此矣凡扣其術者不輳驗其言貧則輳驗其言富不輳驗

其言賤則輳驗其言貴不輳驗其言生則輳驗其言死不輳驗其言壽則輳驗其言夭非術者之能言貧賤富貴生死壽夭也人自以其貧賤富貴生死壽夭輳合而驗之也何必日者即使不辨菽麥不識奇觚之人使之列日者之肆有咨命祿者皆告之亨吉則千萬人之中必有亨吉者矣其亨吉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窒困則千萬人之中必有窒困者矣其窒困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有咨商賈者皆告之倍利則千萬人之中必有倍利者矣其倍利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背

喪則千萬人之中必有背喪者矣其背喪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有咨疾疢者皆告之眉耇則千萬人之中必有眉耇者矣其眉耇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凋殞則千萬人之中必有凋殞者矣其凋殞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殊不知列肆之人乃不辨菽麥不識奇觚者也人自以其亨吉窒困倍利背喪眉耇凋殞而輳合驗之爾由是觀之則斯術也可以不挾籌策不談五行不陳衆曜而可以論人者也可見斯術之誑惑而詼妄也且天之生人無異於生物人之生也旣有年月日時則物之生也亦有年月日時也人之年月日時可據以爲凶吉則物之年月日時亦可據爲凶吉者也則魚之育子一生累萬累萬之子累萬之魚也萬魚之生同時而散於江湖也其果一魚中罟而萬魚俱中罟耶豚豕之孕雞雛之出同時而生常有十餘其割而烹之果有仝後耶抑亦同時而割烹之耶其中罟割烹不同則其生年月日與時無據也知生物之年月日時無據則知生人之年月日時亦無據也且天之生人陰陽之交五行之會無所不具者也今日者於八字之中無甲乙寅卯者則

曰無木無丙丁巳午者則曰無火無戊己辰戌丑未者則曰無土無庚辛申酉者則曰無金無壬癸亥子者則曰無水若云無木必其人之內焉無肝外焉無目者也內不無肝外不無目則無木之言虛也若云無火必其人之內焉無心外焉無舌者也內不無心外不無舌則無火之言虛也若云無土必其人之內焉無脾外焉無肉者也內不無脾外不無肉則無土之言虛也若云無金必其人之內焉無肺外焉無聲者也內不無肺外不無聲則無金之言虛也若云無水必其人之內焉無腎外

焉無耳者也內不無腎外不無耳則無水之言虛也今觀八字之有缺者其形體未嘗缺也則是五行之生未嘗少也且日者常云金多善義木多善仁水多善智火多善禮土多善信則是以無金者必無義無木者必無仁無水者必無智無火者必無禮無土者必無信無義是無羞惡之心矣無仁是無惻隱之心矣無智是無是非之心矣無禮是無辭讓之心矣無信是無誠實之心矣必非人而後可豈有名之人也而於斯五者乃有多少有無之分乎其論六親亦以四柱爲之準驗以印綬爲父母則無印綬者將謂人非屬毛離裏者乎以比肩爲兄弟則無比肩者將謂舉無鶺鴒急難者乎以財爲妻則釋老之家未必甲乙俱無戊巳丙丁俱無庚辛戊巳俱無壬癸庚辛俱無甲乙壬癸俱無巳午者乎以官爲子則貂閹之輩未必甲乙俱無庚辛丙丁俱無壬癸戊巳俱無甲乙庚辛俱無丙丁壬癸俱無戊巳者乎君子之可干祿果皆庚辛臨於甲乙甲乙臨於戊巳戊巳臨於壬癸壬癸臨於丙丁丙丁臨於庚辛者乎一財一妻也則天子一后二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者八

字之中何所見乎一官一子也則嗣徹之繁至於累十者八字之中何所藏乎樂妓之命亦有正官則若夫果正否乎其爲淫濫果皆涉犯咸桃者乎世臣武弁果皆年挾官印者乎鴻鴈亂離果皆丑北卯東而柱多隔角者乎四殺庫墓辰戌丑未之運果皆蹭蹬者乎筋拘目瞽果皆木被金傷而火遭水尅者乎田疇萬頃於井授之日當何驗乎納粟買爵於鄉選之代當何取乎於父干而衝擊子可曰吾命然也而當悖其父乎於子干而乖背父可曰吾命然也而當虐其子乎於兄弟之干而矛盾兄弟可曰吾命然也而當胥戕其兄弟乎於妻之干而有配合之多也夫可曰吾命然也而當不修帷薄可乎雙舉之子一吉一凶一貴一賤何以異乎命而富也可曰吾命然也吾德無修不妨其富而不義之貫鏹皆可以取乎命而貴也可曰吾命然也吾德無修不妨其貴而不義之軒冕皆可以居乎且其五星之說係風捕景益爲誕謬略爲掎斥如日月皆一也則曰太陽僅一太陰有五五星皆一也則曰木土與水皆六火金皆二其理何在乎又以十二地支布之爲宮命宮爲一財帛爲

二兄弟爲三田宅爲四男女爲五奴僕爲六妻妾爲七疾厄爲八遷移爲九官禄爲十福德爲十一相貌爲十二其次第相生命名取義何所本乎命宫何榮於二曜財帛何耗於土兄弟何局三人於金田宅何失祖業於火男女何定五二於日奴僕何豐於羅妻妾何蔭於木水疾厄何瘢痕於金計遷移何客旅於炁土官禄何卑薄於計孛福德何滅破於火土相貌何陷弱於日月是皆尋繹其説而不可通解者也其宫十二人皆有之矣廉潔之臣財帛何儲列仙之儔疾厄何論驅走之賤奴僕何徵閨房之姬妻妾何應不耦之輩男女何徵不毛之鄉田宅何準舟楫之子豈盡遷移誅戮之徒豈無福德戚施籧篨而得相貌瘠氓編庶而宜官禄是皆尋繹其説而不可通解者也且其援古爲證又曰河上之懼七殺也宣父之畏元辰也峨眉之鬭三生也鬼谷之播九命也魏武首風以爲水火相尅也夷齊餓死以爲貴值耗空也劉阮棲隱以爲印逢水木也項籍自裁以爲四大空亡也淮陰見縛以爲天地轉殺也凡此古人之迹何策書之而伊誰傳之也書之無策傳之無人則爲是言也誠誕語也且術者之家以貧夭歸之愚人富豪屬之賢士蓋以富而貴者目爲嘉命以貧而賤者目爲醜命則是刦鈔饕餮之富豜操懿温之貴乃財旺生官是其羨賞者也尼軻之坎躓回憲之貧窶乃身衰遇鬼是其嗤鄙者也而不知人之爲命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無二命也何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卽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養是中而善者斯爲嘉命也敗是中而不善者斯爲醜命也命之嘉醜人之福禍在於善否之分而非以富貴貧賤論也使其善也富貴亦福貧賤亦福無往不得富貴貧賤皆嘉命也使其不善也富貴亦禍貧賤亦禍無往而利富貴貧賤皆醜命也或曰不善而富貴之禍善而貧賤之福何以見其然也予曰予見富貴者揮攉盈侈洋洋赫赫之盛以爲無禍之形乎富貴而不善則百姓怨之詛之鬼神害之天地損之其心惴惴然荏荏然焦憂以保之所履者危機所趨者殺阱所遺於子孫者皆覆宗亡家之胚胎也斯非其禍者乎予見貧賤者式微凉寒卑卑瑣瑣之陋以爲無福之徵乎貧賤而善則百姓頌之美之鬼神護之天地益之

其心優優然坦坦然熙樂而安之所踐者吉門所升者亨階所遺於子孫者皆昌族顯家之基榦也斯非其福者乎故人之爲命當以善否爲嘉醜而毋徒以富貴貧賤爲也故曰人之命一也一者善也無往而非福也無若是之紛紛也故仲尼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無得而稱者非其不善而爲命之醜者乎其稱之不已者非其善而爲命之嘉者乎是知景公富貴保僅一躬而夷齊之榮華萬世饗之也斯言也日者不足與語也所以語夫儒家者流熒惑汲溺而信之者也今也猾黠之流則又羅集一郡一縣之八字戶聯家次其貧賤富貴生死壽夭之已然者皆默鈐而私記之謂之春法凡踵肆而扣者靡有不驗殊不知已往則神將來竝昧也其作姦騁僞若此而世之信之者果哉其不智也

夢覺論一首

南郭子閒居客有操列禦寇之說者謁门曰昔者鄭薪人蕉鹿之事自薪人傍人室人之不能明也以及士師鄭君國相之不能辨也凡二千年盈於兹矣敢決諸子予曰僕也呼之心吸有不識吸之心呼有不符時矣呼吸之邇且迷方也而何以決諸二千年盈之迢杳乎客曰昔之有夢有覺也與夫今之有夢有覺也均也謂夫異者則呼吸誠吳越矣以均者言之雖萬世瞬頃爾而區區姬周之年何足遐也子其斬舍我乎拒扞我乎而何其託之不亶也予曰若然則僕試夢而言之而子試夢而聽之且夫子以人之夢也將以寐夢之耶抑亦有所代夢之耶客曰子何紛予之甚也三尺之嬰咸識夢之由夫躬也曷有夢也而可代之云也予曰無代之者必有恒主也子以人之恒主也將奚在乎客曰是無難言也今之湛湛靈靈能覺能知能視能聽能食能飲能堅能白能喜能怒能哀能樂能好能惡能是能非者乃人之恒主也予曰所謂恒主者一者主乎萬者主乎常者主乎不常者主乎處者主乎寓者主乎客曰故聞之聖者一爲主常爲主處爲主予曰子以一爲主也則子之所謂覺知視聽食飲堅白喜怒哀樂好惡是非有萬其衆矣是無恒一也以常爲主也則甲覺移之乙知乙知移之甲覺視者移聽聽者移視食者移飲

飲者移食堅者移白白者移堅而喜怒哀樂好惡是非之相移斯須之際幻變疊更新新紜紜不知其幾矣是無恒常也以處爲主也覺者去知者來視者去聽者來食者去飲者來堅者去白者來喜者去怒者來哀者去樂者來好者去惡者來是者去非者來而虛明之舍交入互據物競寓之是往來者皆客心也雖郵傳之應不若是勞矣是無恒處也一者掩衆常者傾變處者化寓而子之恒主何在哉一者掩是衆者夢也常者傾是變者夢也處者化是寓者夢也安得謂之非代夢也乎是故語夢覺者必揭指夫主也客也之所以爲夢爲覺而後可以語夢覺也且夫世之人也以寤而接者爲覺寐而覯者爲夢凡百歲之間寤寐者等則覺夢半也將以覺者爲主乎則覺一覺常覺處而無夢客夢者爲主乎則夢一夢常夢處而無覺客將以覺者爲覺乎爲夢乎以夢者爲夢乎爲覺乎否復誣子以覺爲主也則覺者之物可挈入夢而不爲夢格以夢爲主也則夢者之物可挈入覺而不爲覺阻今也覺物不可夢而執也夢物不可覺而有也莊周之蝶未聞汎於漆園黃帝之弓劒未聞

佩於華胥覺其爲主乎夢其爲主乎是覺夢者皆無恒主也而覺者誰覺夢者誰夢乎且夫凡庶之見以按而可有者爲覺實覯而不可端尋者爲夢虛今天下之人選嫱旦艷絕之色享夫目也奏五八要妙之音享夫耳也膳水陸羽毛之珍享夫口也矜晃玉黼黻之章享夫躬也以爲恒按而有也莫不畢巧盡僞而求營之然而倏忽以死則目爲腐耳爲槁口爲餽躬爲塊是時也色不映腐音不達槁味不薦餽章不被塊平生之可耀炫而揮攉者不可銖將而往也其與夢者之物不可挈而覺者夫何異則是凡覺之所擅者皆夢虛也彼方夢而誇之人方夢而羨之者惑之甚也客曰覺者爲夢乃今幸始聞之矣然則夢亦有覺乎曰有了觀夢者之覺知視聽之狀也非外夫覺者之覺知視聽之狀而覺知視聽之也安得謂之無覺客曰覺又爲夢夢又爲覺覺夢之區淆矣然則覺夢之地孰是乎孰非乎孰公乎孰私乎予曰子其何言客曰吾從世俗之見嘗以覺爲是且公而夢爲非且私也予曰果覺是而夢非則今世俗之人有隴金如丘匯珠成淵以官方爲鈔劫以位爵爲網罟以

坻庶爲魚肉上空國家下竭編閭掊饔不厭若虎
若豺者而夢爲廉約有面和内螫心包九疑腹危
羊腸中森戈矛掩人若機墜人若阱者而夢坦夷
有在朝作姦諂媚不忠嫉聖爲仇擯賢爲辜鞶仁
爲敵者而夢禮士有行路父毋讐懟昆弟塵屣友
儕參商妻子者而夢蹈倫此非覺非而夢是者乎
豈非天眞者汨沉於覺而露發於夢者乎果覺公
而夢私則今世俗之人有淑修良吉之民陷於苛
虐而夢綏保宦旅亡歸之子背棄桑梓而夢故鄉
王侯卿相之器寥落草澤而夢萌牙道德玄虛之
叟和混汚濁而夢臺島此非覺私而夢公者乎豈
非天道者紊繆於覺而昭明於夢者乎客曰覺非
者夢是則覺是者或夢非也覺私者夢公則覺公
者或夢私也然則覺也夢也孰眞乎孰憑乎子曰
覺之名何始乎自夫夢而得之也夢之名何始乎
自夫覺而得之也惟有夢也而後有覺惟其覺也
而後有夢夢苟不立何所顯覺覺苟不彰何所別
夢何實何虛何眞何憑何是何非何公何私夫覺
者夢者皆掩者傾者寓者覺夢之也而一者常者
處者未嘗有覺未嘗有夢也且吾將語子以覺乎

則子方今與天下之人共寢而駢夢也雖語之覺
不知爲覺也吾將語子以夢乎則子方今與天下
之人的然以爲覺也雖語之夢不知爲夢也不可
語此而强爲之語者夢語也是欲寤子而反重子
之夢也雖然强而語子言固夢也閉而不語子默
亦夢也吾之有知於夢不夢之判者亦夢也吾之
有知於夢不夢之判爲夢者亦夢也子方夢諮矣
吾安得而無夢對吾方夢析矣又安能以解子之
夢惑然則禦寇之策載安知夫鄭之薪人得鹿而
蕉覆之者與夫傍人之得室人之議也非果夢乎
又安知夫士師之非夢決鄭君之非夢嘻而國相
之非夢詢乎吾也覺而不知其有夢也夢不得而
詳也夢而不知其有覺也覺不得而詳也安得無
夢無覺一夢覺者以弘子夢覺之心乎客曰吾乃
今知覺之非覺而夢之非夢也吾乃今知覺之亦
夢而夢之亦覺也吾乃今知有無覺無夢者主於
覺夢之外者也吾覺矣吾覺矣微子之言其殆與
天下之人終夢而無寤矣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九

吳郡黄　省曾　著

書七首

寄北郡憲副李公夢陽書一首

省曾伏迹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窺覽古墳竊布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絶遐闊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贅襲上者深飽詭結下者縱發放吐此騄驟所以空群而和玉所以希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

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黄鍾特奏天勇不挺大智不惑靈珠早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迺先生倡興之力迴瀾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濱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氣開品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膺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今爲吳人少從諸生困躓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　王庭揚推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謨即當裹糧躡蹻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托不朽告之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爲五嶽山人賦詩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遡黄河薄茨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悰鬱悒唯仰

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算曷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洄夏標之嗟嘆古人構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鬬鶴遁相述師如圖繪剪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荄愈衰千葩萬蕊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哀哀而會節鸝鳴嚶

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跋而此理未逮藝英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眞機罕悟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巳而脉理骨力罔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布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毎於士紳家借錄諷詠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詣篇逼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蕩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逞矣何我公凝烹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　明興以來一人而巳公之華名飛照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有此好慕鄙生耳不知公果以爲然乎今有號稱海内名流而廼爲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寛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爲登涉之言締構密緻妙絶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卽之不得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内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啓導也前薪見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辯其眞不眞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憫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卽土命駕有日北望雲空無任惘然

附北郡憲副李公夢陽荅書一首

夢陽再拜啓五嶽先生古道自邑來辱致華牘奇快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久矣跫然之音胡爲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深積孜孜若不足者小人之所以穢身故曰有若無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

僕西方之鄙人也少鮮師承白首多岐獨往雖力夾持則寡甘心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矣吾子乃忘己羨人注神馳想發爲英章掞其密義過推踰獎布誠剖疑取諸同聲之末定交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懷切汲汲若不及者邪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吾子何與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飈發思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横照今古煒如懸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欲然自視定同聲之交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虚者能如是邪婚嫁果畢五嶽必遊僕若矣尚能操杖屨以從聆玄論覩眸顔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祛鄙吞精蜕凡長嘯溘埃之表昔李白遇司馬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大鵬以見志吾子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耳何日坐雲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共之秪增惓戀耳嘉靖戊子小滿寓大梁夢陽再拜

荅吳郡太守戴公冠一首

省曾謹再拜奉書邃谷郡公閣下承不棄蕪瑣殷勤遺札目以國士諭令詳定何舍人集編次之紀蓋欲出吐涓細以益河海省曾非其人也雖然僕於文藝不敢謂能素於緒端頗識一二安敢以無言報也諦觀舍人諸集所謂使集者南宣　敬皇帝哀詔時所作也所謂家集者劉瑾柄　國謝病還鄉時所作也所謂京集者薦直　内閣制勑時所作也所謂辭賦集者總前後之辭賦近於楚漢之體者也所謂内外篇者亦總前後之雜文以談理擬事不同而兩之者也其命名之義各有歸向且道之屈伸世之屯泰情之憂樂造之近遠悉是乎寓然亦有所未盡安者如詞賦既有別編則渡瀘進舟畫鶴三賦便當入此不可復繫之各集矣雜文既分内外則使自嗤溢文以下家自送孫處州序以下便當入此不可復繫之各集矣若曰渡瀘諸賦嗤溢諸文是使時家時京時所作則所謂詞賦集内外篇者亦不出使時家時京時所作也何不遂繫之各集乎既已別出則三賦諸文亦宜從類而處矣此所未安者一也周道衰而聘問風雅不行於列國至於屈原乃著離騷以申諷諫原楚人也謂之楚辭此風雅之變也漢興枚乘馬揚而下競爲麗衍之賦淫溢恢放此又離騷之變也

自孝武立樂府以採歌謠以觀風俗以薦郊廟而
古詩之道蔚然復興繼而五言之目一開舊述新
創綸及近變詩之流變至是極矣由此觀之四言
一類也辭賦一類也樂府一類也五言至於近體
骨調不同亦一類也及覽劉歆七略詩賦自爲一
略而此略之中又分五種則從來古哲咸忌混淆
先生詞賦別爲一集當矣但四言樂府亦宜各爲
一編不當尚繫各集此其未安者二也所當更定
者惟此而已若如太卿所論欲更辭賦爲擬騷則
又不可旣曰辭則騷在其中矣曰辭又曰賦則騷
與賦又自分別矣不必更加擬騷於九詠七述之
上也況七述是祖學七發七啓七命之體蓋賦類
也非方朔七諫之比又安得謂之騷乎是見其牆
而不覩其裏者也其謂滕王閣歌非騷之名欲改
爲辭亦不可夫作之似騷不似在體不在名也體
苟似焉則名之殊也何討體苟不似則雖名爲騷
亦安得而强同之哉昔李白鳴皐歌歌也以其體
不背騷晁朱輩編入楚詞後語矣未聞改其歌曰
辭也又欲簡其詩之題也亦不可題者詩之根形
也詩者題之枝影也若枝不附根形不對影恐涉

於後世所謂無題之類矣三百篇之序亦不厭繁
而漢魏以下命題了了可法不必貪約務省以失
詩人之本旨也其謂古人文集無稱篇者乃欲内
外篇不可以稱篇亦不可許愼氏曰篇者書也班
固藝文志所載六藝諸子以下皆稱篇焉則篇者
亦古人聚文之常稱也梁阮孝緒七録經典記傳
子兵文集術伎五録謂之内篇佛法仙道二録謂
之外篇則文集在古亦有稱篇者矣何所忌諱無
稽而不可用乎但内外之分起於先秦而衍於後
世今之莊葛可考也言有精粗而別爲内外亦何
有疵若曰不逮莊旨此固同矣亦何減於抱朴阮
孝緒之録灼有明証乎且集之爲名創於漢之東
京蓋因屬文之士旣衆後之作者欲觀其體勢而
辯其風流故總聚焉而謂之集如文章流別集集
苑集林集鈔集略之類是也乃輳合衆家而爲之
名耳後世之人總聚一家之文亦因借集之名以
歸焉沿效至今不改然則篇之稱名於集尤古未
見其不當也其謂賦之發序不宜太冗刪用數言
者亦不可宋玉高唐餘二百言揚雄羽獵幾三百
言其長楊亦不下百言班固兩都幾四百言今設

與之刪爲數言尚何以爲序乎凡賦之序本無不可有本有不可無本繁不可簡本簡不可繁若欲刪本繁而爲簡是欲截鶴之長而同鳧之短也今省曾酌審編次之法宜稱何氏集卷第幾爲之綱先以四言詞賦次之樂府次之古新分爲上下古今詩使集次之家集次之京集次之內篇次之外篇次之爲之目如史記一百三十卷爲之綱帝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爲之目然後統會有紀而布分不亂倫類不謬而前後不越散逸不憂而增入可繼亦庶乎其可矣倘有缺漏無吝教言如可採納當先具目錄呈上童子將劄恭承教旨非敢憚勞也無任悚息五月初十日省曾再拜

附吳郡太守戴公冠書一首

五月三日冠頓首五嶽先生國士足下冠不肖中州之鄙人也少從大復何先生遊始知舉習外有古文之學時懵焉不明大復雖諄繁詔之不能領契明珠之示而飄風之棄迄今思之未嘗不赧赧中懊也然而區區韻語稍或步趨模像得先生之纖末爾大復教廸後生傾吐情實溫誘和薰使人漸陶不覺其入純精玄默如圭如玉其成我也蓋於冠有大造之恩焉故昔者處先生之門雖執爨服役冠且不辭而況叨濫微官可以爲報之地乎嗚呼先生逝矣惟茲遺文數卷乃先生不朽所係先生雖嘗手自編纂然亦屢更續入卒無定集僅僅蒐此或整或亂僕欲強爲詮次然猥淺失學不堪任此仰惟五嶽國士足下鳳翔吳中以文章發名四海僕家食時卽聞我河豫人家稱戶頌知有五嶽山人也及至京師如白巖喬太宰開口論天下文學卽首舉足下曰古有天下無雙黃童者今也重見其人矣詩官于閩閩之去吳益邇而閩之人道足下者益詳咸目足下江左第一流才子也由是觀之則天下文衡非子其誰執而僕此狀耿未畢之忱非子又將誰託耶入郡以來百務交委未遑經理邇者承示諸作詩與少陵太白爭雄其妙不容讚矣若詩古文蒼然琅然秦漢格也冠雖不明不敢冒譽竊觀今之諸家恐皆不先於子矣羨服羨服大復集詩文錄稿凡幾十幾卷通此馳上煩足下卽爲編次不日郡中雕梓行之也其在秦中者尚有所遺已往大復

家訊去寄至亦便送覽近見貴鄉都南濠太卿
嘗一出此集示之但其論似欲悉變大復自定
之舊冠聞之悚然心疑如欲更詞賦爲擬騷又
謂滕王閣歌宜改爲辭又謂詩之題目繁者盡
欲删略就短又謂文集不當稱篇及分内外又
謂賦序太冗但宜節留數言太卿之論大抵若
此今敢重煩足下幸賜酌之裁之畢竟應否如
何先示之報使冠渙然發矇然後從事乃安心
爾庶不孤大復泉臺之望也此後凡有商搉不
勞玉趾到郡蓋足下大賢國士使冠晏然以南
面臨之相語祇增愧戾爾惟望遣一小蒼頭待
堂事畢暇竟至敝衙擊柝以入爾幸勿以俗吏
爲意凡集中有未妥者均乞注神使早得流行
大復逝矣雖不能酬冠之圖報尚有日也惟足
下念之不悉冠再拜

荅武林方九敘童漢臣書一首

六月二十四日省曾頓首禹績南衡二君足下往
歲屈趾蓬廬携把若故肆談名理妙析玄暢遂西
旭日臨流竟分莫可稽駐每憶同襟地緬情勞
心有忉忽寓綺扎剖鯉讀之若覩容範乃承評鑑
超奬過標撫形惶息況今之騷夫文子靡不自崇
偏持寡蘊尺寸之學卑視四海此古人所以有奬
帚千金之嘆也故或促對晤語佞相難拒務伸已
長或洞别迷昧面強褒譽背則排誚此通方之智
天下鮮遘也二君靈授天與早陟堂奧皆摩霄鶩
極揮珠吐雲何近賢疲模悴矩多無成於皓首而
二君超翔峻詣乃悟解於英年也川嶽所培實曰
奇寶顧復虚衷斂鍔諄懇下詢鄙人少服此藝交
締寡高唱之賢無以資發至于迂行惑步屢陷旁
蹊而後精惟亟反措之康衢耳然陽白和寡恒慮
獨立茲得二君挺興又聞國彥張子文東輩齊鑣
竝策翩翩度前此實七子三俊天作其群也吾無
德孤之憂矣僕嘗愛陸生有云詩緣情而綺靡一
言盡之緣情者質也綺靡者文也故衷裏弗根者
靡乎格之感斧藻不備者缺揚耀之色然包文挾
質誰不談之但良玉醜碔雖姿彩相似而眞僞迥
殊此當契辨耳故讀之枯凋轢合者皆僞也使人
意動情應者皆眞也故志者質也言者文也鳳凰
所以絶音於群鳥者以所託者遠耳此豈庸細所
易語哉二君明哲聊一質之嗚呼行卓者必駭調

高者多嫉此自然之勢也百年之後彼訕口者安能爲不朽之累哉小兒疾已向痊深佩縈懷武林之游以涼秋圖之當先報音也陳君遄歸無以布悉省曾再拜

附武林方九敘童漢臣書一首

方九敘童漢臣頓首再拜五嶽先生台侍別自玄月再歷青陽合璧不停四序紛薄晬顏玄論邈不可覩違喬入谷如何如何僕泥沉腐域瞽習塵趨雖騖心望遠而鶱翼難高豈直無前終丁困斃揣而論之寔山川之不肖者也曩者既辱清教兼惠佳篇敃容諷之不能釋手古意四章十九首之最艷歌諸篇齊驅鮑謝七言絕雲卿必簡律詩王駱無許吁哉作乎自古風雅之盛未有若此者也近獲觀空同帝範二序靈珠在握歡喜無量上追炎魏下薄晉梁粹並珪璋富踰綺縠唐始以還一人而已近時李獻吉何大復雖世稱名流揆之先生酌理匠辭總轡古術雖長轅大轂馳聲千里豈若先生躡景摛風無可把玩者乎斧藻一時躍入堂奧先生尸之不得自謝樗材濁稟秪鬱景懷古人有曰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僕之謂矣媚景不留烟湖索寞拭目朝昏凝瞻屈駕來卜何如想令嗣郎得康慰鄙懷陳鳴埜來敬裁片素聊展無衷敢俯希朗鑒用剖渴思春季二十六日方九敘童漢臣再拜

荅蔡羽書一首

省曾頓首九逵蔡君足下省曾八歲而能文十歲而通經弱冠而知道君父之理講之昔矣所以欲遊五嶽者非貪蘿薜而惡珪紳癖泉丘而卑軒廟躭寂寞而少經綸也蓋以皇天建辟纏英聘傑獵聖羅賢而立之於位者凡以爲民也今之仕者爲民乎爲身乎其事可得而見也童習乎章句壯鶩於鄙文曰吾以是青紫也吾以是田宅也吾以是金府也玉聚也蕩乎海內其風如一而爲民者蔑之鮮矣苟有一二者出於其間則必皎皎謗誇而大拂乎上下　縣官有雷霆之誅宰相有魑魅之讁僚貫有萋菲之謗而豈能朝暮容乎小子雖有命祿而顯也亦安能同於波流之士必將巍揭而孤立也巍揭則災被孤立則禍來蒼生未濟而身已危矣危身則敗孝而傷親保位則頹忠而慢主

傷親者無仁慢主者無義此之謂廢民小子所以長思緬慮而必之乎五嶽也五嶽之地僕豈徒之蓋將撰造一家之言登諸竹簡藏諸名山以付於來哲耳不亦俊偉光世也哉不亦俊偉光世也哉下視此輩不啻大鵬之於蟣蠓矣足下又曰事親以榮人子弟一義不意足下高朗之士而有此鄙眛之談也若然則孔孟之卒老不可以爲子而凡鸞賊而軒冕者皆升於純孝之堂矣況今青雲之客往往驕悖其所生而二人者以其貴也反低首下氣而不吝遂有終身仕宦而不得一日周旋於

菽水者孝惡在乎夫孝者出於性分而何榮卑之聞昔舜之未有天下也躬服歷山之耕以養瞽叟而烝烝之名不在被袗衣而始加之也噫爲人子者修身潔行不汚踐而苟蹈希於止哲不辱其親以所養而養斯亦已矣榮者能之則孝歸于榮者卑者能之則孝歸于卑者雖屠販芻蕘之人亦可以肩曾而跨閔也而況學古以明道者乎且學古明道者其名皆日月於天壤而父母之名因亦隨之而無朽如叔梁之稱耀於世家鄒母之賢光於列圖者良由孔孟爲之子也使尼氏非聖軻氏非賢則其親草木也久矣由此觀之孝莫大乎是子略而不言乃規規於一爵一官之奉以爲孝此誠習俗之陋而非所望於足下者也又以空言無施見誚則是皆六經於三家之下排七篇於王謙之後尤非通人之論也夫五嶽小子必遊遊且必以聖賢之道發之於文以成一家之言歸於故鄉仍親農作於南海以竊附乎向長梁鴻之末則僕之志願畢矣足下審之其有取乎是也幸無靳言省曾再拜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一

吳郡黃省曾著

書六首

寄參贊喬公宇書一首

省曾再拜參贊白巖先生閣下自往歲盛冬處公門下供鉛槧之事者兩月抽篇摘句皆當公之懷以爲少知作文之樞括是以安焉臥秦淮之雪而守金陵之歲公又能溫之以聲咳暘之以顏色暖之以薪炭飽之以玉粒醉之以法醴宴之乎石頭給之乎騎從而假之乎山川之遊奇草芧於沉陸辨薄器於布韋是以感下賢之德銘處賤之恩佩目驥之鑒依依戀戀於參贊之庭也不然則早已束裝而南矣及仲春中吉拜別於堂下臨月揮毫贈言欵欵再三難別歸吳之後夢想容輝以至于今雖太原公常下天下之才賢者亦贊公之盛而期省曾之必有遇於來後也因語之曰方今爵孤而位峻者莫不揚揚然以爲海內惟萬乘出吾之右而何有於龍蛇泥蟠之人乎是以太原公贊公之盛又曰世之儒生抱藝懷珍而不見知於一人者有矣今子濡足於揚馬之波憑軾乎枚賈之途

曾不見乎少效而虛聲馼飛東赤西馳彼大司馬者乃今之廊社廟石以支維而持傾者海內之望于此乎屬而知子是以太原公期省曾之必有遇於來後雖然遇不遇達不達在天於省曾乎何與但日坐環堵之內與孤琴素几相對肅然與聖賢語效草玄之薄技有時酒酣長思仰觀俯察日月遞經于上草木變動于下時乎不留形容漸暮且縣官之事駭耳振心放逸之吏橫奔縱轡執業之民愁行慼居未免胸經臆綸潛起磈礧之見默與流涕之悲欲與扼腕而談四顧無人頹然就寢以是爲春爲秋爲朝爲暮不亦哀乎不亦哀乎此隱曲之談肝膈之私以公知已故爲之一嗚使公終知省曾非章尋句摘之士而已外漫與詩八章吐鬱宣悚不計鈍麗錄上教覽餘別具不悉省曾再拜

再寄冢宰喬公宇書一首

省曾頓首冢宰白巖先生閣下省曾自少綴屬但知述發文章庶求一第以華榮其身而已至於上之所以求乎士士之所以歲應其求之意則茫然而不識蓋四海九州之內爲師者皆不以之而教

為弟子者亦不以之而學無怪其朝遑夕急而畢一世以夢寐於圭組間也暨二十之餘而影響見道於唐虞以來為仕之意乃靜得於衡茅之下遂惝然改了然悟日探月究其所以為仕者酒酣耳熱每動賈誼王通之懷是以冠衣與人同而心與人別文成名播而忌者益以衆妻孥麻縷履以為食而不憂惟日坐環堵之中以經綸夫古今安民之理如望之釣尹之耕時也蓋天生斯人君亦民也民而無綱則不能安其生而亂是以天必立之右君之一身難以安民於天下故又建之臣故奉天以安民者為仕之意如此而已矣今之學而仕者則不然為夫圯宮敝垣無以棲也而仕以華之為夫飯糲茹毛無以適也而仕以珍之為夫庢無一畝廛無寸桑也而仕以闢之為夫五銖不昌五金不實也而仕以盈之一旦改服則必張機設穽刑羅威獵以求滿其所欲雖卽罷黜而亦誇於鄉閭曰吾之學而仕者已畢矣其風已成卒無有非笑之者而反羨歆奮效之不暇愚常發憤於文而為之言曰古之仕也以民今之仕也以身古之仕也以國以天下今之仕也以身家誠不妄矣故凡於交輩於弟子不問其心之顏跖不擇其志之高汚必強以仕意而聒焉庶乎其將來臨官之不繆也今歲改元庶乎皇天鑒微人之區區而陟於文章以進庶少展乎賈誼王通之蘊而命祿乖坎卿奇軻壈復沉落於司衡者之手乃復自咎五嶽之遊不果於去而又嘆父母之心必欲拾青紫於其子而且惜稍知聖賢之仕意者乃不得一試以恢張我皇度承亮我天心我襟鬱逆歸臥草堂開鏡照窺鬓枯顏凋青齡不回白日虛邁抱道江漢漸逼桑榆嗚呼其卒老而終窮矣乎不知皇天之意果如何哉然亦不敢以卑棄惟學荀卿孟軻著書自娛而已仕意二首繕書呈覽我公採而行之僕雖老死巖穴無恨也言不盡意省曾再拜

與文恪王公論撰述書一首

十月二十三日省曾頓首相國守溪先生門下月來不奉提誨近謁階下得侍清讌之談而夫子者慨然有志於著書門下末子何勝踴躍省曾於三數年之前已窺見今之為文者頹然崩峯逝然倒瀾鄙淺惡陋狂悖一世雖號稱名家者亦不過借聾瞽之見乘習熟之聲譌耳謬略傳之耳若加

之以百年俟之於聖賢則存而誦之者幾希矣濂章東里之輩可鏡而知也其故何歟盖徒撫夫文之華而道之精實誠有不在也昔者仲尼爲書未嘗不文而其所主者道也故其言道至而文隨之如雲如日如龍如天又未嘗不耀照於天下至於秦漢以來操觚之士則一務於文疊怪詞以爲勝飣華章以爲高而道之至與不至少不爲顧雖卿雄通愈三四大儒其病亦未免也然而千餘年來四儒之名光於四海而爲孔子者不一而稱之其餘則燼露而滅者不可億計良以四儒之言能主於道猶足羽翼洙泗爾若今之爲文者匪道不存乃併其爲文之法而亡之省曾病而竊笑者非一日矣玆者一旦以是爲任蓋天未喪乎斯文也況夫子已値從心之年此而不言誠非往哲之所以望於來後者矣韓愈氏曰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夫子固嘗相天朝聲頌大流時固未謂不得而道亦未謂不行也但不知擬之於皐夔之時周公之道果何如哉苟其不然則不行於今而行於後世者豈可不爲之汲汲乎哉愚陋人也結髮而往遂有志於此不敢自棄於蟲昆草木尚思

躋於游夏之列況夫子天授賢智身有繫於斯道者復何所諉乎噫使今之世稍有堯舜三代之遺也則夫子與愚之言亦何所用惟其駸駸而爲夷也則昌言於書而明吾堯舜三代之道如之何而不可省曾再拜

荅新建伯大司馬王公書一首

省曾頓首再拜陽明夫子閤下辛巳之歲承惠修道說石本披而讀之若排雲霧而覩青天始知聖賢之意若是其簡且易也自是誦而思思而誦亦若銖有所進寸有所得遂不揣下陋而妄爲之註將躬贄於夫子之門而正諺是求也不意夫子繼遭大故志道還閩欲相携而來一致椒醑之奠以執喪禮之末役奈迫於試事遂致遷墮泮業累人至於如此誠哉乎塵生浪死之地也入未之春南浮已決而宗主復有校書之命至今尚未了訖程緒稍登必頓首於會稽之下矣伏讀來諭省曾嘆舉世之沉迷而悲聖賢之道難信於天下也蓋淺者眛刻者忌而疑間之言作焉然君子之學求其是而已矣吾之說苟是則獨立不懼衆非不顧信于已不必信于人知以天不必知以人嗟乎嬰之

訕子西之疑叔孫之毀仲尼且不免況今日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吾夫子良知之說直接孟軻氏方將朓數千年之聾聵與日月並曜於穹宇雖有言焉亦何損於一毫省曾憤不自平狂不能禁而又証之以大學之文以爲格物之說夫子進而教之省曾再拜

與司空何公孟春論易書一首

省曾再拜司空燕泉何先生閣下省曾自丱齡之時稍憶先祖府君品示海內高英始聞先生童歲穎絕江河爲文凡古冊典一閱即記識不忘及省曾之長也雖處蘿蹇竊知康治之務頗厭乎天下墨貪穢瑣之流其所謂鴻儒鉅卿玉節清懷雅爾博達如先生者雖不登其門而風神顏貌宛想在目也乙酉之冬省曾客於金陵先生方掌司空事乃得肅謁館下忘其布葦極論夫不朽之事舜發一言先生舉手贊許曰奇才奇才因請先生所撰伏承緘下易疑蒙約且曰當必有以教我噫先生之學神思妙慮山會海儲特立雄視於今代者久矣且今之世抱羲象業孔翼者春秋貢進之士不少矣左商右訂何所不備顧乃下詢於東西南北涼落躓困之徒哉雖竭腑罄腹不足以副先生之所需也竊謂易道未始不明諸儒衆師自亂淆之耳蓋易之爲書有仲尼大聖人者詳爲之傳矣司馬遷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此之謂也今觀十翼其傳易也至矣大矣不可加矣而世之戔戔者顧復多言謂之何哉且孔子傳易又非泛論略舉至於彖彖而闡之文交而贊之象象而伸之奚缺奚虧而猶俟於後人說云易道無窮而衍說可廣惟當於十翼下附詞發蘊不可復於彖爻妄解胥號以與仲尼爭衡也若詩書者未經聖人通釋故後儒得以臆說相持易既聖人通釋之矣而顓家有言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有漢費直之學易也以仲尼所傳別附於卦爻詞後亦有見乎聖經不當再有傳注杜後學之狂僭者深矣說者乃病其爲以翼混經之始嗚呼直之以翼附經此乃自爲學易之事耳非曰家變戶改皆從費本也況古經森列於前未之侵越至於康成輔嗣乃各師其意而爲之銓次遂併文王舊文而去之則鄭王之過而混經自此始矣且復於彖爻

下濫爲傳注遂開後學之狂僭無怪乎歷世之咎之也是以呂微仲至於晦翁諸定本皆還十翼於後厥意美矣但晦翁復依傍孔子彖傳象傳之文而衍之卦爻之下謂之本義亦未見其盡善也仲尼之傳則以其混經而還之於後矣朱氏之傳獨非混經而可列之於前乎是疑於掩聖人之長而譏已長竊聖人之有而爲已有者矣是故仲尼之後凡傳彖爻者外仲尼之旨而爲之說者謂之誣竊仲尼之旨而爲之說者謂之綴誣與綴而釋經猶君已之可也爝火與太陽而爭光後之人其無

言哉其無言哉逮我先生精思卓識病諸儒之誣綴也而蒙約由作其書惟搜詁訓釋句讀暢字義備聲韻自子夏以至陸晁呂朱之文咸稡會而無遺有功於易大矣然猶有一二可得而請質者焉卦名朱書以費本之無也乾上乾下二體初九初六六爻朱書以鄭王本之有也以愚言之無者有可據有者不足憑何也觀孔子彖傳先舉卦名後及繇語則古易之有卦名爲必然矣今當直載其名可也二體之文宜還諸天行之上則此言始有歸宿初九之文宜歸諸潛龍勿用下也之上則六爻不至無別鄭王移置於前則是以文王而繼孔子之文誤莫甚矣今當直削其文可也若復朱書則世之嗜古者少謬庸者多鄭王之踈轍未必不再蹈於天下矣倘可採納幸甚省曾再拜

與陸芝秀才書一首

省曾白紫芝秀才足下近承枉趾間金生用出吾子贈頌王君仲同之歌推其文章直曰奇於天下大友朋相酬固亦貴於吹榜然不宜如此之太甚也夫文之欲奇於天下也亦難矣前哲姑置弗論國初宋王誠意伯諸公博洽聰穎倫絕一世然又

倥偬兵馬煎熬籌濟卒皆不能大暢以竝於古人逮於東里徒持渾厚閑淡之體以主張後進而委靡不振之風亦由此而開矣至弘治間有羅公玘者好爲奇古而率多怪險阻飣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所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以搆脉意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死人氣皆綴緝以出吾蘇都公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銘成告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宜其超曠今古而中哭昌黎柳州者亦甚鮮矣至

有不可讀句而誦者是乃好奇之膏肓也夫羅公好奇終其身而且不得以擅奇名於天下仲囘者年始三十其爲文僅有數首亦不過談笑觴俎率意爲之而已予嘗見之生澀偏苦間似釋氏之言然去俗趨幽是其長也奇且未得而安能遂擅乎天下之奇哉此吾子不思之過也又嘗見人稱頌之作稷契加於汚吏李杜獻於兒曹肺肝沈昏不可救藥吾子非其流也幸勿效之幸勿效之子若欲知當世能文之士愚雖不能了而所遘接者亦不下數十家各有門戶各有短長待吾暇日悉當抵掌而論省曾再拜

答山陰戴嶽書一首

吾姑壻定遠公之卒也數年矣吾子不以省曾爲陋而銘書之曠於數年者一旦而諉之於僕僕固非其人也敢不執筆以報吾子之盛心然竊觀今之世自王公而下其淫惡滔天孱細屠販之輩不爲少矣其死莫不有銘其銘莫不稱述其善蓋淫惡滔天孱細屠販之家其藏篋嘗牣而不匱不過少爲金帛之捐而稱爲達官通儒者乃甘心俯氣贊贊揚揚而不已此無他天下人心同趨於利而善惡不明故也子試觀於今之人家孰無銘銘孰無善是何堯舜之世尚有凶人而茲時何時乃比屋而可封也大人習之而不以爲非君子安之而不以爲陋朝廷縱之而不以爲禁所以齷齪之臣逆悖之子無良之婦皆不妨乎令名而死而春秋不可復作矣愚嘗痛以爲恥誓不爲此文以陷於塋墓之譏今子乃欲予以銘子之先人彼孝親誼固不可辭但當實錄吾子先人之行瑕瑜具存勿詥虛欺誕明白而告予也然後爲予書之精神面貌庶幾不失其故而吾子先人之心亦得無愧於泉下矣子其圖之子其圖之開國勳伐併行畧詳來其無忽省曾白

與聶蔡二郡公黃朱二令止奪寺觀書一首

伏聞各縣承奉臺劄毀拆淫祠夫淫祠者祭之祀典則不經考之圖志則無據私爲建創巧自誣額者耳非曰曾經　聖祖所留二氏之寺觀也我
高皇龍興之初以其傳自昔朝流將千載神運天衷彝彰御撰以曉天下容存釋老之故資世之訓則曰天道使然三教之論則曰王綱有補蓋欲默銷強獷陰裨治化物咸得所心各無他誠爲慮遠

思長事有切於寰中術何嫌於方外在渾一之時
難輕掃滅則太平之日豈易驅除況甲里久次征
役無逃教雖屬於異端民實同於赤子五臺者方
拜官以調番少林者昇出師而根寇兩京象宇之
俱新萬國叢林之如故豈宜吳郡獨有更張若此
方必力於撤廢則天下當槩於捐消卽令存否之
間便非公普之略究其本始則三國六朝之經營
考之乘牒則宰臣良牧之編列或王氣所在而鎮
以禪林或福地所歸而施爲祇苑且夫伐木者止
於鵲巢滙地者避於蟻穴彼巳棲托於百世茲乃

抽奪於一朝使之寓居沙門則不可返之家族則
不能將毁者巳劇憤心姑停者皆包異態川太感
而波生人過迫而狂作於城郭猶憑約束在海濱
或致跳梁萬一蜂萃之輿誰任激變之咎且命言
一下求者紛如鈔沒非擅行之舉宮殿非可據之
場歷年瘞埋之骨塔發掘何堪萬歲祝釐之聖牌
毁壞安忍以縉紳之盛麗雖百地之贈不以爲恩
在披剃之荒凉得寸土之依亦堪活命劉無辜覆
冐之區貲富貴嬉遊之所佃價輕微無益於府藏
流民播蕩有損於邦基況古刹俱云淫祠皆在伏

望愼之又愼思而更思審除私剏實荅公移若釋
老必欲遣之歸宗則棟宇亦當聽其自鬻則人心
有輯隱禍無階僕非有愛於宗風但實深憂於國
事纍皆起于紛擾道莫貴乎安綏須乞採納芻言
俯察杞抱上瀆台嚴無任悚慄省曾謹白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二

吳郡黃　省曾　著

記八首

建業大內記一首

攝提格之歲如月八日大司馬喬公奉　天子明詔道承天右門左入太廟門門左右皆樊松竹雜灌門內唐左右位咸有井井覆以亭入左角門過石梁明庭上須彌座座凡三重皆可路廟間九簷際皆有網絲中設靈座面南一位面東三位面西三位皆設靈衣由右入觀寢室室各有靈牀牀左

右懸懸燈牀前素壁壁前各設方木椅椅上籍黃褥褥上各設裳衣椅麓設履由舊闈出入端門又入午門左角門進轉西道臺麓上五鳳城樓是爲兩觀中之左右洪武之鐘皷在焉鐘下承塞以甎甓前之左右皆架瑣子華紙鎧甲樓編編綠絲爲牎日映其上明麗炫目循城之東經八寶庫古今經籍庫東華門內觀太孫宮東宮宮前多梅宮各有寶座龍牀牀皆五彩雕鏤前階三梁以上凡宮隔以衖壼入文華門殿制頗小西觀奉先殿殿亦有靈牀座如太廟寢室以歲時薦享不在是多塵

又觀興慶宮宮前除積水幾尺宮內藏衣扇等項箱千餘各繫標牌有彩金龍鳳紅箱七八座列於中又觀大善殿殿在小城之上由左門入北轉上至南殿殿有網絲門凡六云　聖祖覽讀之所其後有石假山下通石梁石山鉤闌下山循左而入爲望江樓高際霄漢已不可梯樓後爲九五飛龍殿間凡九除多萱草底宮有天宮壁藏佛龕轉至內花園中有亭亭四面各有五色琉璃石臺一座可以登遊臺崎玲瓏古石各五中峻次卑臺之兩涯各函石缸二缸水清燭須眉園內多梅竹松栢

百卉俱足晶瑩特異塵世又觀西宮戶柣以黑金爲之徃徃用焉宮後有御用廚竈爲銅甎所疊宮間五中設沉香寶座兩間門相對門疊虎頭於柣上各有龍牀牀各含小牀可以周回布席牀面朱華格眼或剔地起突雲龍盤鳳宮之前牎皆四斜毬文格眼或龜背羅文疊勝門紐皆絡膝紅金爲之左右廂宮凡十四又左右翼十二院院各宮三間左右爲房房有壁廂八朱金龍鳳爲飾皆左啓傍屋三間爲廚咸銅竈廚北有小屋三間廚前石井宮除前又殿五間中有沉香寶座座端有金椅

左右有龍牀出宮是爲駿殿鴟吻簷脊皆駿所成
四周爲格凡四十壁粘黃綾又經武英殿至大庖
庖之祭器皆木色咸朱凡祭列於紅几几上咸刋
定薦物品位祭則攜几以往由西華門西上門以
出大司馬授簡謹記所述

謁漂母祠記一首

嘉靖壬辰五月六日予自北歸艤停淮陰乃登覲
遺跡謁漂母於舊城之隅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
者無所與縣次不以擇胸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
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蓐炊絶往川釣無獲緑

草曷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莩信
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
爲報也且夫常人之情響睽於權顯之門雖萬鎰
之輸不以爲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
受而爲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
羽所須者斗釜之粟耳孰能誤有毫毛之捐以濟
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爲難而千金之
報予猶以爲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與予曰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迫鬱之地
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閑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

天之所養以爲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食
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
青冥之表必有宰之者矣信而飢死則暴項不滅
而蒼生糜爛於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
信既有祠而母獨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
斗者徒皆井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
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恭
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
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爲難也因奠之椒醑再
拜勒文於祠上

吳郡請雨記一首

嘉靖甲午六月不雨者幾四旬矣炎熯灼土禾本
枯絶三農皇迫將委秋有於是中丞侯公監察李
公郡守王公貳倅蔡公皆下燭民隱焦然軫憂延
諷雲漢之章咸秩之祀靡不奔叩且曰道家者流
不有召雨之師乎民其窘矣夫何而弗舉延推羽
人石明玉者爲之請師予適避暑於其觀也問之
石生曰爾也若何爲之請石生曰其始也符諸五
雷其究也擊夫流虎而已予曰雷霆者天地之太
令也非德通神明者何以感之且擊之云者怒而

請也予聞之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攻者怒之也旱則不然者大旱陽滅陰也尊之厭卑固其義也雖有太甚請之而已敢有加焉爾以怒而爲請吾懸知雨之不得降也爾之往也高臺四眺夫亦候雨而已矣石生曰然則儒家何以爲請予曰儒家之請也索諸陰陽之端通其類設其象而致之者也周禮曰以標燎祀雨師標者積薪也雨師者畢也蓋以雨者山川出雲上極而降者也故開啓山淵積薪燔之而祀焉且助升盛之氣也司巫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公羊氏曰大雩旱祭也故何休以爲君親之郊陳六事而謝過使男女之童者舞而呼雩呼嗟求雨故謂之雩也於國門之外爲四通之壇就郊義也漢儀曰閉諸陽衣皂興土龍蓋旱者陽之亢故國門閉南而開北皂者北方之色也龍者雲之從也龍出而雲雲行而雨故爲五色之土龍各于其方山海經有之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氣應自然非人所能爲也桓譚曰龍見者輙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土龍也然此特象龍爾也陽山之墟不有白龍之神乎産於隆安顯於天成而靈於紹興見於湘中潛於瀏陽而游于率湖蓋無禱而弗應者若洪武之中郡守張公冠往禱于白龍之神一時山椒雲興而雨澍其高道玄初者亦嘗投劄而求之矣今也墠樹于斬伐地感而廟圮倘有事於茲也庶幾其雨乎石生曰吾自有事無暇於龍也乃於辛丑結壇越丁未而不雨於是臺郡諸公益用嗟悼又且案祀典考輿衆而十二之夕郡公躬率諸僚遠觸炎道星駕齋沐以爲白龍之禱由是寘感誠契旭朝興雲咸觀蜿蜒騰矯之狀五馬未歸而靈雨普降矣然非臺郡諸公興廉剔污民志暢躍又且僉車遵告肅虔昭格則白龍之應未必若是之速也自是戊申既雨甲寅乙卯皆雨殷其方震而奠瘞之宗猶未已也省曾覩百庶之欣悅敬書爲記以見茲雨之降神貺臺郡諸公之德而非請師也

見古樓記一首

嘗讀漢書秩二千石得受第室而宋敏求長安志敘唐諸曹俱有別宅則尚書之有居署遠矣嘉靖其年少宗伯久菴黄公來南貳邦禮廼以輿金購龍窩之地創建五十楹自堂至館咸有標目位布

絫理規隅雅朴而其地又鍾阜之麓並鸑雀湖之濵故清幽邃窈宛出塵表丙申十月今大宗伯渭厓霍公來掌邦禮居焉憩其亭曰見古者久菴公碑云以其耿于古檜古池古黄楊間也渭厓公嘆曰檜楊植爾池水爾奚所不有而玆曰見古者有由矣檜楊凌冬弗凋池虚受弗盈而見古者匪剛無慾明無疑者弗能植言剛水言明也葢欲契古心敦古道斡世道復古也迺又於佳山之園築士而臺架臺而樓藏貯細素命璵璞瑕珉玞璎瑠六子日研誦于其上携精指與公凡訓之曰學所以

行也今之俗有軒肆强慓自張戸牖者汝戒有葦桑諸附掎竊寵靈者汝惕有貪饕漁獵蘢虐元庶者汝嫉以無忘乎學古之訓其樓仍命之見古曰吾不敢有替昔賢之心丁酉八月省曾以國子生得從公遊飫聞經國之教于樓且命之記迺稽首拜手而言曰古之佐理天下者皆述古格君安民而已是故傅說之述古於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周公述古於成王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

刑令我久菴公見古於天台渭厓公見古於西樵並際雲龍之會依日月之光夙夜述古以格君安民若古之傅周然且恭遇聖上憲古出治邁漢唐而殷周也二公可謂昌而行矣後之宗伯公居焉其無替二公之心則斯樓也世世有伯夷夔龍矣敬記嘉靖十六年九月朔

虹月齋記一首

虹月齋者潢州別駕王子舟名也舟曰齋者類也穹隆廓㢊陽敞陰奥儼若精舍室陳厦饗靡不繕舉故謂舟齋焉其制創自王子襟度舟長五丈三

尺艦艏七尺五寸下脊輪一尺五寸是曰覆枰以準首倉構以閣閭若墊其進八尺廣八尺六寸前闔扉四两舷有闌有櫨牕各四麗㢊闌囧後有颿壇是張幔而泛風上設板障六又入爲中倉若堂其進八尺廣八尺六寸鄰前三尺特崇二尺許若級以下左右闔扉二懸以簾高際肙以板閣進廣矩方爲屛爲度圖典器具於是乎寓倉之央界以板格右啓戸以入是爲内倉若寢其進一丈廣八尺六寸左施小榻斗帳旁各横㡠一是藏衣物可以辟潤其上各飾緑井十五若齋餘飾咸素亦右

啓戶以入為虛艙是鑪竈而烹飪厥底有火可以汲水不繪青雀前日後月以志識旦而發艟朧而觵象也自艄及尾皆有飛廬是可架樂而容奏編蓬織竹以為庇凡賔朋之集也其欵茗行饌自寢房而出若家居然且無側踐之虞王子雅好登涉其家烏鎮南之武林北之吳門西之湖澤東之嘉檇道里均一故名山秀嶽長川浩海皆可朝駕而夕極雖刺循緝櫂展忽殊境而幽棲晏甜宛在鄉宇浮家汎宅其有苕霅之遺風歟凡子有行奇緗名畫充載供覽毎所停寓臻履恒滿故目之虹月慕彼米氏也嘉靖庚子孟春王子寄舟金昌訪之西崦予始覽而品之曰今之國俗輕舠航蕩華舸侈濫江之南也茲舟其最矣遂為之記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

吳郡定慧禪寺蘇文忠公嘯軒碑記一首

吳宮之東有禪寺一區曰定慧者與壽寧萬歲院為鄰守稽古范志及朱氏圖經咸曰在唐總同鶯馬至宋祥符中眞宗皇帝別賜今額天章御帙玉臺而藏歲得緇度一人褒為叢林唱道之所于時沙門顒師白屨戒香重於儒苑文忠蘇公之遊吳也交締雅密師乃疏觀剔幽臨渠攬竹構為清軒命之曰嘯蓋特欽公舒灝氣而暢高襟也公毎謫窗琢堵詠言灑翰厥後公謫惠州江嶺隔絶其子邁愴違音塵孝思罔寐卓契順者寺僧守欽之徒也深瘴萬里為達問書草聖報章灑贈行色迨今儼遺為祇園之華入我　聖代曰淨因者永樂中修校藏典以名緇見　徵歸則壯影精堵銀書方廣莊耀寺寶傳至妙玹益弘清矩正統中告圯於郡守況公捨祿為望佛宮煥新工部侍郎文襄周公巡撫南國命玹摹勒蘇書墨本永之璲珉志言

在紀總是以觀則此刹越歷雖緬而淨業如一也歲之庚子秀釋仁濟輩展經于茲予嘗戾止流連解帶遐寫芳抱虛窈閒寂宛如山曠關扣扉而方啓苔薦屨而恒綠采薇御茗娛話終日凡蘇公曩昔之所饗明霞我餐冷飈我披烏窺行藥月引歸步信乎珍妙之境非鴻遁之士莫能宴而居也一日寺持守成及其徒文慧慨捧公編出而請記且曰頼齋陋鍚恐不足以煩彤管也予欣諾而語之曰由宋而來世運鼎革吳之華堂戟府化為茅繩紈兒珠貴流于奴隸紛而屢矣雖辟遷任膝之懸

亦皆泯無處所獨此軒者幸託于荒凉岑落之界
乃巍歷而猶在可俾後賢緣此仰追超迥之躅則
釋氏之有德於公者遠矣况復楹棟之卑敝唐位
之來淺獎繁之瑣隘屯烟蔓草非彼隆崇廣麗爲
釗家斷勞之所欲而方尺之境可以垂千秋而不
磨也廼令守成文慧繪圖文忠之像奉之軒中上
嗣顒師綴闢之懷予也作記標闡以補蘇公之闕
炳示將來庶周況二公崇慕前哲殷勤緝緒之澤
或有嘉逢也嘉靖庚子春三月望

吳郡崇慶禪院淨因堂碑記一首

常樂我淨者際覺之强名也漸頓悟修者緣身之
幻履也因以對生順果隨而權地淨無體性即垢
境而起詮圓湛全融洲部本青蓮之藏靈如且猶
塗天皆皓晷之區蓋一道清淨窮太始竟未來入
無畔絕思議亦不動者也我吳郡齊女門之西厥
有崇慶禪院秀植華敷莊嚴秘境澥泉燭帶洗拭
幽襟大學士文定吳公昔焉遊賞賦標佳勝日以
百花舉國播稱胥沿爲號遡其建始則緬於淳祐
開此叢山皇運已三道輪則一弘治間寺持法鏡
星集上緇日輝宗學慧香問息聖炬恒光遂使飛
鷲新林土通鹿苑搖珠蘭刹界接金園帝釋遊徊
以詠經天有嚮欽而應會悟通曉朧端化委終茲
有法嗣如祥聳然僧秀正依住揔揚闡妙風爰於
嘉靖九年飾菩提之寶樹結宴坐之理堂後樞西
極前俯東明中儼象尊列分禪榻採採招提樸從
茅質卑卑寮舍陋僅居容層鴈旣登名芻悉致選
張席坐翹印手之創儀安處沙門準普眼之請範
趺參花觀雕琢燈傳迅越慈程契無修而無證當
躋祖位排有執而有捐精勤汎截愛之舟聖度騁
騰虎之轡智雨丕施盡阿柢而被潤法雲弘覆彌
情想而斬陰病愴衆生顛混成於象帝迷悲曠劫
力荷奮於師王自此盧哲言臻怡衷悅味清賢拭
轢陟趾福田翰林待詔衡山文公嘉其高尚題曰
淨因楣色有榮道聞逾顯如祥以予素有匡廬之
慕託紀穹珉表詮眞體竊憶如來旨肯若非因者
何云大事因緣殆萬行之虛設若爲因者何云從
因生法不名爲常豈能造之定有故知非因所作
非無因作非有淨相非不淨相了此神解雖業淨
談因莫非卷縱之超機而廓照之最諦者矣迺綴
斯文授鏡來祀嘉靖十五年丙申十二月望比丘

如祥芝石

重修東嶽行宮記一首

東嶽之廟　國典在泰安爲專祠拱城傑殿煥甲埏海蓋自封禪告成以來宗崇久矣然而道家者流以玆嶽天孫也萬物肇始知生算之修短而陶隱居眞誥著曰東卿司命統括萬神折衝羣靈者張詵頌云泰山者受天官之名總人靈之府皆斯旨也以是洞眞之教錯布郡縣嶽廟與之俱流雖濟南且別有行宮矣在吳郡者則建玄妙觀左觀晉之眞慶道院也歷世因之正統中郡守况公詳神長民旱而作禱曰山川出雲莫大於羣嶽乃額行宮嘉尉其應遂致祿對率歆條武造五嶽樓於宮後而宮之煕飾則成化中監察御史鄭公郡守劉公感嶽夢而成之者也是時官之羽士韓執中實啟厥緒二傳至張日新幼占宮籍近歲玄悟之師不作張莫之風斯泯闕頹墉隕日新閔然悽惻清修齋誦以祈先枯嘉靖巳丑里舊葛柟懐謙曰之德慕松喬之勝矣止丹居職典科諷感其凋廢誓言樂相創施金錢兼募衆善羅積三載甫克首工或改或仍鼎營夙夕凡宮門前殿內寢樓廡皆材良貌儼及附祀於宮一切神宇亦算座飾像若更始然冶鐘一懸爲晨旦祝釐之節玄爐若干求永厥奉始於壬辰四月十六日訖於甲午十月十五日諸工計三萬二千有奇皆日新與柟之勞績也宮成乃請記於山人省曾告之曰今官之成也惟爾能矣若知所以綿引之術乎亦惟精三一探象先以道德爲父以太和爲友毋借仙事爲貨階毋移方門爲火宅則穢腸可綠沸髓行素紫旄之秉華旛之從翫寶之談將降于爾之庭矣豈但莊嚴之而巳耶日新曰敬聞戒矣不敢爲嶽神瀆遂書貞珉用耀來祀俾可仰遡高軌而景承之焉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二

吳郡黃　省曾　著

雜文四首

春秋解一首

黃子遊于姑胥之臺執春秋之策而誦焉慨然掩卷而嘆曰世無知春秋者乎弟子問曰春秋自漢以來名家教授擅而長角而峙者雲如也其傳疏之簡盈棟矣而夫子云無知春秋者何也黃子曰自孟氏以來仲尼春秋之旨不傳久矣雖欲言之孰從而徵之雖欲明之孰從而聽之弟子請問作

經之旨黃子曰春秋者無褒詞者也此其旨也不覩之首書春王正月者乎知其說也則孔子作春秋之義彰彰矣孔子何言乎春王正月也蓋曰春乃王之春也正乃王之正也稟而承之以為侯度者則凡諸侯之事皆王之事也所謂天子之事也王者無外則諸侯之事何莫而非王之事禮樂王也征伐王也統於王出於王者也春秋之變乃僭之而出於諸侯又僭之而出於大夫出於諸侯則諸侯天子矣出於大夫則大夫天子矣而天子者寖頹寖替日削而就亡也非能綱乎諸侯大夫矣

周之禮也幾乎熄矣孔子者周公之才也思得明王而佐焉者也不得其位而恐亂臣賊子之猖獗人道之滅也乃舉魯史而正之筆削諸侯大夫之迹而加之貶焉貶諸侯者以見此天子之事也大夫不得而僭也是故孟軻之意謂夫仲尼作經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奪之亂賊而歸之天子故曰天子之事也執天子之事而罪乎諸侯大夫者也故曰貶也作春秋者本以懼乎亂臣賊子也而何善之有是故孟軻氏曰春秋無善戰也其謂夫無善戰者春秋之戰皆不善仲尼未嘗善之也以其

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皆可罪也故曰無有善之者也所謂彼善於此者蓋謂亂賊負罪之中有甚者有小者有大者有末者此之不同焉爾然而為罪則一也故仲尼悉貶之也仲尼不云乎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而庶人不議矣又不云乎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此正孔子讀魯春秋而見天子之

禮樂征伐盡在諸侯大夫而嘆之者也此誅亂賊之緣起而作春秋之心也欲觀仲尼之心所以作春秋以正天子之事者其觀於斯也昭昭矣作春秋者以禮樂征伐出於諸侯大夫其無君之罪可罪而貶焉者也既以爲罪而又有褒以善之者孔子春秋不若是駁也弟子問曰春秋之無褒詞也則既聞命矣然儒家者流有謂孔子之筆者述史之文削者去史之文而夫子無所損益於其間者此言何也黃子曰信其然也則徒謂之其文則史可矣而必曰其義則竊取之者何也蓋竊取之云

者正筆之削之之謂而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若孔子不用其辭也而何稱游夏贊焉之有使國史之文皆得其義也則孔子又何作經之有蓋由夫列國之史有賢者焉則知爲天子之事周公之書法尚有謹書而存者至於淪溺之久其史之不賢者則天子之事習爲諸侯大夫之常而所紀書法尊王之義蕩然沒矣故曰史之不得其義者也是有不及書之者焉則仲尼從而筆之有過書之者焉則仲尼從而削之春秋者所以正史之書法而竊取其義者也若曰仲尼無損益於魯史之文則

是仲尼不能贊一辭於魯史者矣無筆也無削也而又何作經之有弟子問曰仲尼獲麟而泣與夫懷鳳其心同乎否也黃子曰一也麟鳳者皆王者之端也世有王者則有其瑞故鳳鳥不至占王者之不作而嘆曰吾其已矣弟子曰然則麟之至也可以兆王者之作道庶乎其可行矣仲尼覩而喜之可也又何其反袂而涕沾焉者也黃子曰爲夫麟之出猶無出也麟之出矣而謂之猶無出者何也出非其時也非其地也哀公之十四年也仲尼之齡七十有一矣衰之甚矣雖有王者之作也不

能待矣故曰非其時也非其時者非夫子之盛時也夫麟爲王者之瑞則遊於王者之庭可也不於周而於魯不於洛邑而於鉅野不爲率舞而死於鉏商之手不以爲瑞而以爲不祥不蓄之郊囿而棄之五父之衢故曰非其地也以王者之瑞而至於諸侯之門可以占王者之政下淪而不返矣故曰出猶無出也仲尼者傷其道之終窮也所以反袂而涕沾焉者也其首則春王正月云者思王道之行也絕之西狩獲麟云者嘆王道之窮也此春秋之始終也弟子問曰王通氏曰三傳作而春秋

散其果然乎黃子曰三傳安得而散春秋也特學之者趨三傳而棄春秋以春秋附三傳也不以三傳會春秋也故春秋之本旨也因之以晦爾夫三傳者川也春秋者海也川所以通乎海者也其學之者反束海之大而滯川之小是以謂之散春秋也然春秋者三傳安得而散之也夫不得而散之者何也由夫春秋之本旨其昭然者自存也猶海之大其茫然者不損也三傳固不得而散之也弟子問曰有謂春秋者仲尼徒是非之而已非賞罰之也此言何也黃子曰信徒是非之也而仲尼何

云乎罪我也凡有所不當為而為之者謂之罪也仲尼者執周之禮秉天子之法而議乎諸侯大夫問其位則仲尼匹夫也考其書則所執者宗伯之禮所秉者大司寇之法所筆削者太史之職所伏義而執言者方伯連帥之權也使周王者取此以討乎諸侯大夫之罪則此書者可以為誓為辭者也安得謂之徒是非云而已也徒是非云而已者蓋徒曰某善人也某惡人也無其事而徒是非之者也今論夫一人也則有夫一事也如刑典之議罪者然有板也有案也安得謂之徒是非云而已

也故孔子曰知我罪我也知我者必謂其不得已而竊取之也所謂庶人議之也罪我者則曰此宗伯司寇太史與夫方伯連帥之所司也爾仲尼者匹夫也不得而為也則仲尼受以為罪而不辭者也仲尼躬自受以為罪而學者務欲文而飾之以立仲尼於無罪之地此春秋之義所以不明也弟子問曰夫子談春秋而言周禮者何也黃子曰魯史之書法其起於周公也乎故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當時魯之史不能如周公之舊矣故孔子因而筆之削之所以復周公之舊也雖周公之時無是

事也書法未之先有者孔子特創而書之者亦周公之心也弟子曰其文則史則書之義乃史之職也何俟於孔子黃子曰史氏能書盛周之常也不能書衰周之變也能經書不能權書能顯書不能諱書如趙盾弒其君此史之得其義者也仲尼不得而改也如晉文公召天子於河陽史之不得其義者也孔子不得而從也為史者不皆董狐也故仲尼竊取之也弟子曰孟軻氏所謂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者何謂也黃子曰王者之迹謂王政也詩亡者雅亡也大者受命而興王也故曰大雅小者

宴饗而勞遣也故曰小雅周之衰也命其去矣諸侯背而叛矣無此政則無此詩大雅小雅不復作矣是故仲尼作春秋者所以傷大小雅之亡而繼也故曰春王正月者言天命猶在也王政猶在也所以懼乎亂臣賊子者庶幾其有悚乎不得干王法也亦迄而東周之心也弟子避席而起曰微夫子之言春秋也而鄣於衆說雖曰誦其策終身瞽瞶而已矣

郊社解一首

或曰古今郊社之說紛如矣在子以何為從也曰

吾從仲尼曰從仲尼也則郊乎社乎何以名乎南乎北乎何以屬乎分乎合乎孰為是乎曰祭天為郊地不得而干其名也祭地為社天不得而混其儀也仲尼曰郊社之禮郊者祭天之名也社者祭地之名也郊屬天社屬地也曰議禮之家謂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則天亦郊也地亦郊也凡二郊也子乃屬郊於天而屬社於地則郊之祭也有南而無北乎曰祭天而云郊者郊特牲曰於郊故謂之郊則郊以祭所而名也祭天于郊故祭名謂之郊也祭地不于郊也其祭名安得亦謂之郊耶又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南郊之名禮文載之矣所謂北郊者未之聞也苟祭地亦謂之郊則社之名將何歸耶按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苟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別復有社也則此下合著祭社之名然而不著者知祭天地之地即社明也按詩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又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周頌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覯序與詩皆言配天未嘗言配地也若有北郊之祭誰當配之以為亦后稷配之耶則詩無后稷配

地之証也以為祭地別有他祖為之配耶則祭法但云郊稷蓋郊祭惟稷得為配無他祖也惟稷為配則稷但配天而已其配地之說虛也配地之說虛則北郊之文謬也按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故詩云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又云公車千乘是也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故詩云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

饗是宜是也夫成王以天子禮樂賜於魯公者全錫之也若有北郊之祭此何不與但賜祭天不賜祭地乎觀成王之賜魯無夏至祭地之文則知成王之典原無北郊之制社卽祭地明矣所以不言賜社者社乃諸侯本有不必賜也或曰春秋匪懈春言南郊秋非北郊乎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此乃禘周公也非北郊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此之謂也或曰說者有謂若以爲祀不可分郊不宜貳祭統何以故天子躬耕於南郊王后親蠶於北郊也曰此証非也

若以王后親蠶北郊以爲北郊方澤之証則祭統下文云夫人蠶於北郊則將諸侯亦有北郊方澤之禮乎夫郊之有東南西北者凡國都邑俱有之也通名也不因四郊之祭而后謂之郊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謂之郊者近邑之四方也

聲依永辯一首

或問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今之儒林有以聲爲樂器之聲其信然乎曰所貴於通經者平心諦考經之疑則以經解聖之訓則以典徵而臆決務勝不與焉斯無憾矣按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此卽詩言志之謂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此卽歌永言之謂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其曰發於聲者由情而發其曰形於聲者由心而形苟曰樂器則情與心者人也樂器者物也又何預也是故聲之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者人之聲也乃哀樂喜怒敬愛之心所形也下文

禮樂政刑四者皆治具也志謂人志聲謂人聲行謂人行姦謂人奸也苟以聲爲樂器則所謂樂以和其聲者以樂器和樂器可乎所謂聲依永者其永歌之聲清濁高下自然有宫商角徵羽之節抑揚相應變而成方者皆依此永歌而出矣於是比音而樂及干戚羽旄謂之樂蓋以六律六呂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此所謂律和聲八音克諧也

李文利黃鍾律長三寸九分辨一首

粤考黃鍾律長九寸非先王之能以智臆定爲九寸也以黃泉之陽以萌動者當冬至時上距地面

慨去九寸故候氣之法必以九寸之管候之也長之則淩先至而至短之則泄至而不至而律原不定矣惟以九寸之律則下管之底正𣂏陽氣之首故不淩不泄及時納氣而灰飛也至十二月大寒則陽氣在律尤強故上升五分一釐三毫距地面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呂候律長與之等至正月雨水則陽氣在呂少弱故上升三分七釐六毫距地面八寸故太簇候律長與之等至二月春分則陽氣在律尤強故上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距地面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故夾鍾候律長與之等至三月穀雨則陽氣在呂少弱故上升三分三釐七毫三絲距地面七寸一分故姑洗候律長與之等至四月小滿則陽氣在律尤強故上升四分五毫四絲三忽距地面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故仲呂候律長與之等至五月夏至則陽氣在呂差強故上升三分三毫四絲六忽距地面六寸二分八釐故蕤賓候律長與之等至六月大暑則陽氣在律尤弱故上升二分八釐距地面六寸故林鍾候律長與之等至七月處暑則陽氣在呂差強故上升三分三釐八毫距地面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則候律長與之等至八月秋分則陽氣在律尤弱故上升二分五釐一毫距地面五寸三分故南呂候律長與之等至九月霜降則陽氣在呂差強故上升三分四毫一絲距地面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故無射候律長與之等至十月小雪則陽氣在律尤弱故上升二分二釐四毫八絲距地面四寸六分六釐故應鍾候律長與之等至此則陽氣一歲所升之數窮盡矣故又逐下伏藏地中爲冬至始升循環之本此乃因陽氣上升之淺深而爲律呂下測之長短聖人密準天度自然而成者蓋非人巧私智可得纖毫而增損者今李文利氏妄引不根之語遂肆臆決斷擬黃鍾之管爲三寸九分設用候於冬至則陽氣尚距地面九寸而管止三寸九分實短五寸一分何以候之李氏自知其阻礙不通又妄生候法云管雖三寸九分而埋須入地九寸以附會其說可謂拙且勞矣且言十一律管亦俱埋深九寸苟信其說則冬至之日十二律管皆納陽氣其葭灰當一時飛矣何以爲四時次第之測哉又曰子月氣升才滿黃鍾之管推衍其意必爲丑月氣升之力纔滿大

呂之管寅月氣升之力纔滿太簇之管也殊不知葭灰之質甚輕以眇而氣升之力最剛以大金石山嶽且無不貫者何况輕眇之灰必待氣滿力足然後鼓之而出哉且十二律管並以九寸之法而埋則迨於冬至必皆飛矣豈有黄鍾獨應而他管偃然之理哉且夫氣之不及於管則旁泄而不納氣之旣轃於管則直達而無遺雖樹九尺之律苟埋九寸而接於氣其灰亦無不飛者何况律管錙銖之限同接於升氣而有或飛或否之殊哉且又曲解漢志内庳外高之文以爲十一律並埋九寸隨長短卑其内爲内庳律口爲仰凹之狀爲外高謹按漢書云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戸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則是所謂内卑外高者謂木案之制如此而所以承乎律管者故曰加律其上也非謂律管之制内庳而外高也李也不知而作其於内庳外高之文漢書灼有明據可易而知者尚且昏眩如此而何以議於黄鍾之大哉黄鍾九寸此乃窮天地歷百王俟後聖而莫能易其法者妄議之人何其不知量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三

吳郡黃　省曾　著

雜文六首

史說上一首

武宗皇帝晏駕之明年大興史事內則開十館以作述外則盡郡縣以修纂嘗聞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此誠不滿於今之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注記故所撰皆實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

面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淆亂眞實嘗觀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目以爲奸人一則比以爲正卯惟其所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爲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爲子孫者於其先之沒莫不盛揚其善指空揑怪無有窮極試觀於今之世家孰無銘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凶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志立天下無惡人矣十文九誣何足爲信然則爲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爲之而已矣有是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襲沿之不善則其流未可卒毀耳愚嘗有志於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林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專其事亦不可語史也必有其人矣而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

爲哉何難爲哉

史說下一首

聞之長老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公縉掌之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三楊諸公掌之修高廟時列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勳券以是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磊磊與神功俊德並耀而無缺沒至於修文廟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殺其事刋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轉歷歸老如由狀然中間略見其爲人若何而已雖有殊功顯謨竭力社稷抗法萬世一

切不錄皆隨飄風春榮以澌滅焉耳噫造偁之人亦不仁矣哉自是歷朝以來遵習爲法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矣夫蹇蹇匪躬之士所以捐生命棄墳墓焦心慮以建尺寸之功者徒恃青簡之名可垂耳今又不然則人亦何所勸而忠藎生哉爲史若此大非國家之福也昔遷固之史每傳一人則不特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并其形態之狀以鋪張之今專官已罷固不可以望此矣然亦當稍祖其意縱横求之寧繁毋略盡錄其長務令不朽若於今可詳之時遂忍致其落落則年移世改文獻凋零固將盡一世英雄之善而掃蕩之矣雖有良史之才又烏得鑿空影響而書之哉或曰造偁之人以善惡難知而性情無定不若平平書之爲無愆也殊不知善惡難知者天下亦鮮設有是人何不遂書其難知之狀其他如有善七而有不善三則書其七而不掩其三何爲不可有不善七而有善三則書其七而不廢其三亦何爲不可善善惡惡隨其剂量多寡而信書之如寫眞然凡面目口鼻肥瘦長短一一與之差別則亦何爲而不善哉特由作偁之人無其智又無其才且或挾妬嫉之私存禍殃之懼故縮避含糊草草應制求塞史官之名而已矣以是訛承謬踵至於今日而猶未已也廟堂之上賢俊羅盈必有能變之者

仕意篇上一首

今之張科置設舉網而羅乎天下之士者果何爲哉今之天下之士乳口而聲習丱而操觚長而依泮以求懸一名於越席之內者又何爲哉予觀乎今之天下求士者不明夫所以求之者而示之士也應夫求者亦不知所以求之者而爲之應也是以士日卑汚而道日湮求門愈闢而賢聖者不出圭組軒符日授于人而天下益趨於不治也所以然者凡以仕意不明而已矣古之仕也以民今之仕也以身古之仕也以國以天下今之仕也以其家仕與古均而意與古繆揮攉溢耀作驕發狂益甚於古人而貪櫟墨抱虎臨而狼寢者何其紛紛也是以今之天下芊甓而居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慼額於其夫曰何不仕以華其宮也糠粃而食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慼額於其夫曰何不仕而膏

梁其口也空匱而歷日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頽於其夫曰何不仕而積夫千金以侈老而利夫子孫為也是故五尺童子方辨蒼頡而即皆以此為之心所以分官以往各以其官而漁獵於億兆環九州布四海去來乎守令萬千乎南面各求飽其谿壑之欲而已輕之者為貿賈加之者為屠沽極之者乃盜賊而已矣夫天之立君君之建臣惟以安民也而俾貿賈屠沽盜賊之人以鷙擊乎其上豈天心哉豈天心哉此所以民日窮困莩死而寒暑不昌輪風沴雨時奔作於宇宙而禮樂無期而興也雖拱乎天子之位者仁孝如堯舜制作如軒黃亦且如之何哉夫天子為安民而求士士以貴身富家而求用何其求之應之之不相值也故其釋褐之初以至于請骸之日無非為一富一貴之計而夙興夜寐於簿牒之繁亦不過假此以為圖利之階耳至於民情之樂苦歲事之成歉獄訟之淑慝生齒之流集一切置之心外而無問矣縣以委之於府府以委之於司司又委之於六治如寓於逆旅然棟梁雖頽簷陳雖弊垣牆雖穴惟曰自有主人而已也夫今之士所以逆旅夫國與天下者如此則同一民也標枝野鹿何為不可而顧乃異其章服殊其號名以民而病民也哉

仕意篇下一首

仕意不明則進者驕而退者愧至無以立存於閈里而有道之士亦無以自表於天下夫今城衢之內有門將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者必進士之家也郊遂之間青疇萬井柳埼百里而肆其畎畝之闢者必進士之家也役奴下走文衣麂屨泛鷁浮馬賤妾愚婦翠髻瓊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則象輿者必進士之家也夫天之立君與夫君之所以建臣者意豈如是而已哉今且天下而成風矣幼之所以誦習者以此長之所以服儒者以此通于帝籍而所以宦貴於四方者以此族屬之所以相高肺腑戚骨之所以相欺友儕之所以相誇者以此父師之所以為教子弟之所以為學者以此夫此宮室之巍煥田疇之連闢妻孥之華盛得之者為成器為罕才為天人失之者為不肖為下愚為無賴則三者皆利欲之常情也而且有成器天人罕才之名人亦曷不力騖而爭馳之哉

故庶民儒士之家殘尾斷甓涌日見兩田無尺寸衣無複再而爲之妻孥者蓬髮垢顔以當井臼凡爲里中之富貴者莫不撫掌而笑之滿氣以凌之而士之見道不明者含其笑凌於胸中一旦富貴亦必求與之相敵而爲仕之意皆寘然不少闕識嗚呼此太和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天下而亂臣賊子乃地有之也殊不知天之生斯民也而無主以綱之則必亂是以立之君君之欲安乎斯民也非臣則無以遍乎天下而繼其耳目蹈履之所不及故古之喻者以爲元首股肱是以建之臣君邪臣邪俱奉天安民而已故茅茨土階鹿裘素馬堯不以爲薄卑宮容膝惡衣被體禹不以爲陋但爲天生民而已初無一毫病民之爲何古之天子且儉約如此而今之進士乃珍奉尊處其身如彼也使上天立君建臣之意雲飄海沉而不著是以彼長於此土此長於彼土互相吞噬互相割剥互相摽奪而斬關發篋之盜緒視爲縉紳之常法游宦之公事而不之怪忌矣夫人而徒欲富貴也則何所爲而不至哉茲者宸濠之變名爲元老而右輔者僞爲儒而諮謀者宦其地而倒從之者與夫潛不軌之心而鼠伺於高位者欲乘便而起環待於下僚者亦不可以數矣凡此者皆仕意不明而徒以富貴爲心故耳嗚呼仕意不明亂臣賊子其興也乎其能免乎接迹於人間也乎

詰才篇一首

異哉今之所謂才也今之所謂才者以語對流捷興起事新案牘疾剖曲趨風旨撰述文詠善應于囑者謂之才苟於斯而有得則雖猛如乳虎急如束濕汚如溪壑刻如鉤鉅皆弗之短矣苟於斯而無得則雖仁如文董寛如何參廉如遵震明如吉武亦弗之優矣銓衡者最殿斯監司者抑揚斯而天下之人知今之所謂才者如斯也於是百方悉處前希後效少開老習以求合乎今之所謂才者是故無良恒高位貪人嬰好爵師尹在南山皇父據要津也嗚呼天之生才非是之謂也異哉今之所謂才也使但以語對流捷爲才也則巧言如簧謀猷回遹谷子揣摩嗇夫便利禍及覆邦家者可以謂之才乎使但以興起事新爲才也則頗棄典刑革壞成憲初始苛政熙寧新法弊至困蒼生者可以謂之才乎使以案牘疾剖爲才則今之命廉

卜肆揶揄凶吉一日而酬酢千人者案牘疾剖之類也可以謂之才乎使以曲趨風旨爲才則今之走隸僕妾伺顔候色一躬而奔走百役者曲趨風旨之類也可以爲之才乎使以撰述文詠爲才則今之優伶下賤妙製歌曲狡童淫士麗寫吟賦者皆撰述文詠之類也可以謂之才乎使以善應干囑爲才則今之巫祝釋老禳請無方市井牙儈營幹周竭刀筆吏宿出入在掌者皆善應干囑之類也可以謂之才乎以不才而爲才則必以才爲不才不才者獲朝𬯎之盛才者抱季女之飢此玉燭之治所以曠世而難覩也然則何以謂之才其心良其德善其志以天下爲一家舉而用之足以康濟民生者斯謂之才何以知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愷者和也元者善也所謂其心良其德善其志以天下爲一家者此之謂也舜知其才舉而用之足以康濟民生者也故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而卒以輔成其恭巳無爲之治使以今之所好者謂之才則元愷未舉之初所謂語對流捷興起事新案牘疾剖曲趨風旨撰述文詠

善應干囑者果何所見乎仲尼之論回鯉以回爲才蕭居陋巷所謂語對流捷興起事新案牘疾剖曲趨風旨撰述文詠善應干囑者又何所見乎仲尼才回不過三月居仁良其心善其德無伐無施嘉其天下一家之志而巳非今之所謂才也知以今之才而爲才則十室之邑比屋而稱四海之廣車斗而數矣何故才難之嘆僅及九人而巳乎吾是以知古之所謂才者其心良其德善其志以天下爲一家舉而用之可以康濟民生之謂也吾是以知才者德之能也才德非二也故孟軻氏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未嘗離才於德而言也後世離才於德而爲言則是才其所才而非聖人之所謂才也清平李公以壬辰之春來守吳郡有端靜恭讓愷悌廉靖之德所謂其心良其德善其志以天下爲一家者也其治以康濟民生爲務且曰民之所以不安者權右强梁輿臺胥史者戕之也於是諸貴之請閉扞弗庸六曹之奸防按弗濫綏如保赤理如剖鮮兆一時僚貳皆廉明仁厚以爲治而熈熈陶陶吳民將有瘳矣古之所謂才者公庶乎近之而監司者以今之所謂才者而論公乃

曰公才不長於吳也乎則謂公之心在安民矣則雖天下可也而何有於一吳昔者神禹拜昌曰帝其難仲尼伸教以聖猶病蓋才以安民爲至也而可少乎近與御史鄭子論政而曰公之爲政安民之心樂只之政也鄭子曰然與教授錢子論學而曰公之爲學安民之德愷悌之學也錢子曰然公嘗下訪草堂而論治予曰爲政而安民父母也雖卑而一命無歉也爲政而弗安民尸曠也雖尊極三槐無羨也公曰然政在安民而已不必遷轉求也人求遷轉之速者皆無安民之志者也嗚呼人方多公之德須公之才慶公之留而盱江之橄下矣雖然人病公才不能爲公才病也獨惜夫人才上下乃風俗隆替之機而國家治亂之端不可以弗察也公其行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愷悌君子民之父毋盱江其有寧矣天如有意於斯民則康濟之澤必將沛流於天下也

校文篇一首

文者心之精也人之象也心之所以爲心與夫人之所以爲人噫於文乎著矣心不神乎其爲心人不矩乎其爲人則文亦不成乎其爲文謂之曰文不可以觀人未之信也可以觀矣而校之者又罹不得乎其人則是校之者之辟昧而非爲文之罪也且夫觚操之際文之發於人也有尹旦經綸之心者則必發爲尹旦之文有尼軻計道之心者則必發爲尼軻之文有荀楊宏深之心者則必發爲荀揚之文有賈董康濟之心者則必發爲賈董之文以至於有庸夫淺子之心者則必發爲庸淺之文有短謀困學之心者則必發爲短困之文千殊萬級不可以毫狀苟校之者不明珠耶目耶璠耶璞耶朱耶紫耶雅音連謢邪雜然並陳乎其前奈之何不尹旦尼軻者棄而庸淺者收也奈之何不荀揚賈董者指而短困者珍也所以校之者貴得乎其人也或曰人也心也於文乎著矣而校之者復昧辟於觀者何哉曰子不聞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有不同故心有不同心有不同故人有不同人有不同故學有不同學有不同則好有不同好有不同則惡有不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而羅才之眩繆鏡文之顛錯薦賢之失職彼亦不知自墮於繆妄之歸矣夫其所以然者亦未嘗審乎文質之間而已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四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五

吳郡黃　省曾　著

雜文五首

贍謁　皇陵文一首

臣省曾客長安之一月喬司馬謂省曾曰　高皇帝之陵在鍾山之麓盍往謁諸省曾戚然曰豈敢哉豈敢哉省曾草莽臣也布衣臣也彼謁者皆金貂軒冕人也司馬曰顧　高皇帝願見不願見耳何擇何別如金貂軒冕中上虛王委下虛民望徒知春觴夏歌朝蓋夕騎于京師且汙墨瘝曠掩賂掊貨倀倀以旦昏昏以暮虧國元氣弱國精神如此臣者往謁陵下　高皇帝之靈必譁然而怒曰胡不遄歸黜邪如草莽布衣中經國如賈誼者如子闢佛若昌黎者如子著書若遷雄者如子雖曰草莽布衣往謁陵下　高皇帝之靈必霽然而喜曰胡不生於吾開國時臣庸之邪子無戚盍往謁諸省曾因浩然而嘆曰公之所譽烏稱省曾之情耶雖然　高皇帝之陵省曾所願謁者有三焉漢唐以來冠裳盡毀亂于元漢唐以來土地盡州路于元我　高皇帝一起而禮樂乎天下冠裳漢唐

土地漢唐使省曾得祖無左髮無被誰之功乎此
願謁者一也洪武時雖嘗設科取士而科外選舉
弘搜廣收一材不捐一藝不塞台鼎之貴頃刻而
拜秘近之任超特而與今日佃漁明日組圭容之
如海覆之如天若省曾者亦洪武中之牛溲馬勃
也謁之必不罪此願謁者二也且前代聖帝明王
如堯舜禹湯文武世邈時隔尚且思懷眷慕入廟
俯仰經墓恭禮况載大明天履大明地游大明日
月居大明棟宇服大明蠶桑享大明太平之福揆
始推原乃　高皇帝之惠烏得寓長安不一謁乎
此願謁者三也况省曾年幾三十濡毫詠盛張目
覩洽於泮下者久矣大不得贊皇猷小不得割民
憂一旦溘先則是終不得一謁雖生織近何啻夷
貊人敢不惟公之命於是司馬遣羽林士二人引
往稽首于陵門之外泫然而涕下因爲之歌歌曰
皇之聖胡不萬年以鞠此百姓堯亦有陵阿　皇
奈何　皇之仁胡不萬年以康此兆民舜亦有陵
阿　皇奈何

拜五經文一首

正德十一年秋黃子閉戶經翔史游於是時日悠
悠風颸颸黃菊自挺白雲無愛乃觀李延壽書有
臧榮緒者其眞聖賢之流歟以宣尼庚子日生以
庚子日陳五經臧公再拜如神如靈使我徒憶爾
序論淪沒不得見之嗚呼自秦漢至今覿爾一人
何者瀰西方者禮華嚴貪蓬萊者拜黃庭何嘗見
有整冠肅衣而低頭於夫子之書者哉寻以歲不
過六庚子日拜何濶疎且五經者羣聖之精神在
不可戮尸夫子於是泰之高架朔拜之望拜之拜
之者何禮我先師省曾用覽世之青衿子彼執一
編此執一篇易春秋禮在案詩書在前誦讀連連
日對聖賢弗敬弗虔惟各記傳注綴腐文以梯祿
媒官匪童蒙者不知而老耄亦然方受一命即視
之爲寄舍不省矣況欲求其接易如接三聖接春
秋禮如接素王接詩書如接三代聖賢逢言遇心
富貴浮雲不亦難哉遂鳴經之鼓樹經之幟而爲
文曰噫易何初無闢于河伏羲遘圖陳卦布畫後
文演德後孔作翼八索是黜成命赫赫盈虛消息
天人不忒羸火炎炎獨爾不厄台少樂玩秘奥稍
渊邂肥尚高符我胸臆云車爲航擬議戰慄噫書
何初動華光宅渾渾噩噩星敷史冊夫子芟夷坦

然明白秦散學士騰闕屋壁漢之伏生年已九十授錯殘篇魯恭偶獲噫詩何初歌以俗形謠以政出太師陳風淫雅胥輔夫子患之删千爲百天尊地下雷動雲密聖王法象禮樂起翕民志以定人心和一夫子欲爲周公不得爰定周禮垂世無極夫子有心欲顯無術乃作春秋罪我勿恤廣求寶書百二十國游夏殷勤莫贊削筆台行經飭台學經積台聲經飛寔經之德地焉古地載我握筆日焉古日照我虛室撫卷默識羣聖已骨羣典無斁載陳載拜如面如覿唐虞之庭洙泗之側足履耳聆異世不隔

弔陸機文一首

正德十年省曾釋泰伯之遺墟遊　高皇之京都涼風戾林玉露零草舍青溪之上目秦淮之波嘆水哉之不息悲人今之難久彼士衡故臺皆翔翔乎東城而讀書於其上者也時遷世杳陳址在焉唐王處士開亭立館而今則茫乎其處所矣客曰亦烏榛莽太極陸沉玉燭廢其崔巍芳樂欹其華美而重雲樟柱灰燼無餘何況於區區內史之居而足以煩子之噓唏乎省曾荅之曰尼嶽招靈峴山墮淚者乃孔羊之典想致岨岵之感物耳余悲士衡在人之蚤沒不在居之久廢也方其積學修詞英姿絕質挺七尺之奇軀吐冠世之文章不能選丘遲壑蹈白駒之素節卷而懷之而乃遭凶遘極命委下郭悲哉悲哉蓋淪嗜乎軒冕饕貪於貂紫無終日之明見故棲翮火樹揚鱗湯池以遇莫解之誅不測之禍歟當永熙之末造建闓蘗之暗主秋蘭凋於金墉而艷妻之方處馬驢謠於里閈竹血妖於巴呂於時士衡仰遜抗之洪勳慨孫皓之褫位述武烈之慷慨贊長沙之瑰瑋美江東之多士誇皇輿之旋定究舍參之亡源明恃險之喪本黍離麥秀凄凄凜凜既而偕雲入洛造華如故侍中敛蕁羹之對盧志受篪瑸之侮錙銖亦較狹隘匪弘趙王輔理引任參軍羨闞中之甫侯悲文詔之疑與喜顗旻之援救遂滅死而爲戍繫書黃耳竹筩至家中國之鼙鼓方殷顧藏之哲論爲迂雖志在於匡難何匪人而比之冒道家之忌而身犯不知解寵招福去勢求安達哉言也而卒不能戢名編凶頑身厭荼毒竟歸之於君焉嗚呼足止昧昧辱殆自來都督之位揮摧炫燿首鼠之談拒

諫飾心夫粹秀怨忌於外長史中傷於內始爾臨戎牙旗自折禍兆昔亡萌端已作矣鹿苑之戰奔北七里之澗積尸自茲納印挂冠庶幾保爾首領顧乃錄孟超之主者招鐵騎之馳奔豨奴之詈駭耳直入之猛破膽不能縛豕收狼縱使誣宣將反既而黑𧇾繞車厥夢匪吉白帢着體神色自如雖秀有命也之語旣穎極悽愴之詞烏能遁哉華亭鶴唳之嘆可爲之深悼也已拯雲同錄蔚夏並收上天爲之昏霧大風因而折木蒼蒼之表實鑒斯究然好游權門專於進趣自取者亦不少矣使子讀夜光之瑩詞誦五河之高論往往見懷霜之心昂昂識凌雲之志賦騁駕於揚馬詩方舟於曹王精悍激昂之韻倜儻踔絕之氣覽茲遺編恍然如生糟粕之中情性彪炳茂先歎懼其才多君苗欲焚其筆硯葛玄稱獎其妍贍豈欺我哉倘克回分珪之念而雅意林泉變擔爵之情而甘心玄漠舍鼎食之榮而飲水曲肱捐甲第之華而棲遲衡門知四時之序而蚤請骸骨於是遨遊墳典翱戲藝苑則甲胄之勞得釋而簡冊之功日進著述之妙結文之高立言之富將使游夏汗顏而桓王失譽矣豈止於三百篇之寥寥乎胸臆之蘊百獲一顯英奇之論海獨濤在典言至此寧不痛嗟世之抱璠璵之器儲濟川之材者必當審時以出而冒亂以進者吾不知之矣

詛雨文一首

黃子撫肅候御秋辰慘慘勞勞單處蘿楹掩樞閉戶悲慨緜屬寒霜已飄萋草猶綠淫霖歷月大霖小霖河川漲盈資資涔涔海不受歸江不疏盈懷涯包畝成穀不登億姓號嗟悲氣上騰應龍夭矯靡康靡令雲油油而混虛霧霏霏而蔽岑黃子乃呼雨師而詛之曰爾佐農皇灑甘澤潤枯涸之庶萌滋乾孚之萬實功霽兆衆芳播竹藉何濫施而橫行一惟任其胸臆降滂淹而不禁魚鼈泯游於衢側噫嗟斯民遭經年之劉括被淹紀之漁取豪家碩姓吞剝無已子嬰稗而辭親妻艷艾而去夫田疇轉而靡寸室聯易而無杼以貸以任爲糧爲租覲秉把之鮮刈具饘糜之薄餔茲忍使之秀者濕拆栗者爛浥薪將焚而在浸粟將揉而不食也耶粤彼富人囷積如雲羅良淑爲僮奴攘貞窈爲姬妾雖旱潦之百年亦饔飧之不缺逢歉遙饑穀

價貴湧肆兼入而倍贏儲黃金之接棟爾何弗慮弗圖將助彼貨蹠之流而重爲元元之虐耶亦有畝間耕尹江濵釣望時乎未來龍盤鳳放襜蓋體而不周粒充餧而無遺蹈洙魯之修竹誦墳索之古書韜經緯之宏略乃窮悴於草廬爾乃不使之揚華吐英扶危持傾布禮舉樂煇煌紫庭而顧欲夭命近止於須臾耶爾代圜穿以膏濡生物爲柄者也何獨眛眛昏昏漠視萬民之澌滅而不之憫惻耶豈以圭璧不將牲馨不陳祈請無儀駿奔無人迺爲之鼓怒縱威而然耶噫嗟斯民何罪何辜雖聖人之芻狗亦天地之委餘望爾靈神廼活廼蘇綏以匝旬俾稻升居存亡散聚關此一時變靁而霽開霮而朗借皎皎以出日慰憂人之瞻仰

景藏章一首

景之藏虛其一　英宗積以日月盈焉　憲宗嗣帝好釋老之道內監梁方韋興誘飾梵宇仙宅藏罄　帝悔譲二豎曰內藏自　永皇以來累世之珍萬邦之物百夷之貢六代之積爲汝空焉興無對方跪而陳曰爲皇家造齊天之福耳豈爲奴欲　帝曰朕之後自有計之者方懼引居于野方之戚姻彭華時爲太師而相方覬焉太師問其使曰憂而居太師訪之曰奚憂方語之故太師曰何有昭德范官皇之上寵也汝圖焉樹興國斯無患矣方喜迺入而告諸范曰靡盈不虧靡盛不衰后老而晏駕其誰崇之惟留意於興則無位者有位無嗣者有嗣矣范日請於　帝帝惑焉召司禮懷恩語曰朕有議汝其必從太子陋而仲賢朕必易之恩泣曰寧俾　帝殺奴無寧俾天下殺奴　帝以硯擊其首恩承之以出命不敘秦芃代焉或有告芃者曰何不曰易必以詔內閣事也芃以告　帝賂師萬安傳劉詡保劉吉芃以告安安默而可之詡三問安安不荅詡奮曰曩已廢后今易太子盛德欲全耶芃以告詡謝政繼而泰山動焉　帝問主者臺臣對曰泰山震嶽太子象也山靜而動東宮不安爾　帝曰東宮亦有關於天耶遂寢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六

吳郡黃省曾　著

哀頌誄傳墓碑八首

眞丘郡主哀頌一首

郡主者　伊簡王之孫　安惠王女也歸中奉大夫蔡昇昇沒主乃伏地號慟三絶而甦旣乃輟哭顧左右曰妾聞君子偕老婦人從一吾將斃以偕焉乃首觸正寢之東闌立槁而死郡縣聞之　孝廟哀錫嘉眞之名於是其孫進士復元俾國子張生爲圖李枝爲誄左國璣爲詠而黃省曾作頌云

惟伊樹屛錫社　高帝竅淑首風仁孝炳制鄭昭一志曹詠終義毓慧椒宮研覽經藝(其一)蔡宗閥舊出本姬周　簡王之孫郡青眞丘選配君子天作好逑金根鳌降鳳凰于遊(其二)何穠載嬪肅雝以將膳問惟勤饋旨必嘗孝邁常山賢比金鄉夙興鳴佩天津有光(其三)戚里榮華勢府崇高湖陽鑒侈蘭陵景標範彼群御飭之内條朱門晏謐國頌以謡(其四)躬蠶率妫皇妣有言春日載熙桑緒以虔祀章孔備祈祈藻筵鳳樓之女髙並厥賢(其五)古稱歸妹以祉元吉一十爲賓九姻朋盍　聖酒均霑天衣普錫倡此雍和明彰内德(其六)穆矣中奉抱疚弗瘳捐暈却澤主也懷憂籲彼昊天躬代禱求祈焉不遂厥義孔綢(其七)皇天弗淑君子棄瑟觸彼蘭房鳳凰俱沒越姬心許趙女不愿輝映列圖芳流四國(其八)秦臺旣寂楚雲不飛主兮自盡泉殿同歸郡守陳風禮卿獻書　孝皇潛惻后御悽其(其九)　皇命宗伯議彼謚名跡其芳烈錫以嘉貞有峩楣表以樹以旌死義崇朝垂耀千春(其十)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誄一首

維嘉靖十四年秋九月十三日　明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值菴盛公卒嗚呼哀哉弘治六年公第進士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典濟閘座以幾詰左貂版收秘獄讁揮安寧厥後銓宰嘉其顯鯁揚隲淹遐授祿豐令佐郡蜀楚開旌外臺累陟雄藩布政山東陝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江西尋陟兵部侍郎總督兩廣軍務繼陟司空提督易州山廠請告于家復以薦起提督河道奉旨罷役廼歸賢紳膾注蒼生延拭佇公驂衡抒展宏施露冐八埏廼竟沒世春秋六十有二嗚呼哀

哉公自綰綬以來歷祗軺役所臨之國以晉廉汰
墨爲先首以培窮殄强爲本要以篤忠報　君爲
志脜以騁績與平爲的趨洞晳經國之務故舉建
卓瑋嚴抗潔躬之防故營發乎轡峻植紀憲之表
故風望懾讋惜哉毗衮未諧十未罄一懐含王佐
之藴永逝幽壤嗚呼哀哉厥嗣之材揆凖代制奔
告關陛　天子錫祭與葬有司恭事可謂華厥令
終矣省曽追憶平生承公躧履國士之鑒遇待超
厚復與之材雅締文囿之友殷焉久要茲歳載陰
素車將駕潸惻我心緬則古人旒旗之典迺撰斯

誄其辭曰休矣公緒國炳穆周丕藐磐宗枝光九
州秦橋漢吉帝宇登遊纓茀旁午奕代竝悠遡厥
宅奠虞城廣陵唐運訖杪餘杭始經宋籙二茂曰
度甲登尉簿曹寺省館判屯皇華秦隴詵詵諏節
天府要域繪上險折雖表勢形秘賛除雲請闢四
科劉網潛傑終莞樞宰六九秉業錫名文肅儀象
均揭申甫以降五葉冠圭金鏡徂翳扈蹕南依儒
林之里衡泌樂棲抗髀園藪孫徜弗隙覯我　皇
祖濯掃夷氛日月融朗淸帛彙征逮應翹車釋蹻
紫庭叅預偓譔鴻舉柄臣寅攢聲範託跡晉苑國

守搜聘薦之　陛輦祗事　三聖躬勤飭謇作義
無方篤祥則遠培迨我公嬰小慧逵集映鑽綴帙
覧兼括弱齡奮庸列曹郎闥練諳若素神啓妙閫
廼司水衡鈐禁謁者側翼于南天寔甄冶爰剖一
鮮載貳五馬藹藹陽敷穰穰澤寫有戕指繡復忓
大闍圜災則覆攸閑益賢中土鏡察東魯風宣汲
黯政淸苑康矩虔旬掌西陜府匱國貧荒迺玉塞
瑤軫趩臨長圖猝算星奉上尊堵謐兆齒魄恍鈎
陳　帝將北輅抗止翠旌蠢彼蠻作鯨縱弗來公
祖省之以威以懐沉猷深畫面襯藁街巢傾落舉

平戡燧埃文武是憲仰止廟才楚宗跋逆荆棘離
凋嗷呼籲飢千里弗聊　今皇御曆授以鉞旄發
禀出金大賚繹騷訏矣江服爰賴不搖開府二廣
誕新戎理虎夫薄伐鬼方款靡摧彼箐嗌臧爾劉
李仁綏義扞思規計水部簡屯萃永輯和畢湯湯
沛河東決而涸治者弗成畀公咨度胥源暨枝萬
役俱作舊道爰闢新川乃鑿泉功垂濟譏口茲霍
仕處知幾公也林壑雖寓巖丘中懸濟經雖酢群
侶心屬　帝明憂國忘家篤禮澹淸氷壺介操終
保令名曽編迪于賊彼滿籠邦之基棟代之典刑

箕騰昴沒奪我老成嗚呼哀哉鄒生逍遙味道丘
海與言撰文公則賞採奇我戔器要我末彩琴觴
容與遐襟不改音容倏徂猶儼悽慨嗚呼哀哉俗
方陵弛吏道汗饕四國日泯于淵曷逃昔曩談㩳
揺擊閔惙曷起重幽蘇此萊蒿嗚呼哀哉貽以典
策子孫式穀合以譜表宗人化睦購有義田蒸嘗
繕足望籛百僚位践三獨生也德榮沒爲令復嗚
呼哀哉横山之陽松嶠鬱然築臺樹孔　顯命自
天秀嶺帶左重湖滙前龜謀卜日枌櫝宿煙魂輿
歸奠長夜九原撰德揚辭告爾萬年嗚呼哀哉

白貞夫亡室鄒氏誄一首

惟正德十四年冬十月甲申白子配鄒氏卒蘭凋
翠晼鸞叱丹穴貞魂雲散華顏玉銷白子慵六龍
之不借念泉途之無返撫珀枕而憶芳言臨蕙房
而追瓊德攜訣崇宵音容　載聽玄月窈恍若乎
生青鑑縣塵彤幃虛月顧皓髮令毋含悽蟣室周
齡普女失恃鴛闈雖槁性枯情難捐遐痛况白子
恩綢琴瑟道和伉儷者乎江夏黄子覽擊哀悰爰
爲短誄其辭曰鬈兮皇媛扶靈誕會玉姜降室江
妃棲世性均氷素德齊蕾蕅衣紝凫孔㡚嗚瓊琲

笄寅女範師門求締有懿吉于祧敷結姚和遵姘
篇恪供粢齊馬姬殊遡桓姜婉嫕綽約紅顏倉皇
永逝嗚呼哀哉既遠兄弟承事尊嫜夕勤雕幌晨
肅洞房豆籩無怠居起有將動合圖言蹈契金相
儉比絺綌雅蓰繭桑徽心潛抱嘉聲邇張春秋幾
何日月且長嬰災集害履夭逢殤犰焉君子摧肝
裂腸嗚呼哀哉彝華之容緬爲過客孟光之賢寘
宮長隔弱女襁抱靡可素幗大期載臨塵年太迫
遄魄焚烟招神舉帛侍姬室妾代身願百曰露零
空爰閉下宅旌搖搖兮西郊龍馳馳兮荒陌淚淵

淵兮流雪恨茫茫兮踴擗嗚呼哀哉珠被虛陳鳳
奩猶在扇辭柔腕鏡沉鮮黛遐背清軒飄遊東岱
蟾宇孤登高唐遠邁拂螭帳而悲歌無玉人之相
對慘華燭其無輝寂瑤琴之靜挂悅是非之難明
疑香車而來邂顧煩劇而致然實幽明之有界自
淪絶於移頃遂乖睽而異代嗚呼哀哉北風斯凛
寒景照戶仰庭蛛繞窺楹鳥墮申愍憂之爛熳悲
蒼穹其隕婺彼重漢之悠悠亦安知乎情悰欲往
就兮無津梁庶夢寐兮逢嘉婥徠悽哀兮嘯楚柃
蕭條兮號蓙命之比兮蜉蝣樞爲隣兮依兎靈嬋

娟兮何之恨煩寃而無度請浙觀乎戚園倘清懷
之庶悟嗚呼哀哉

封河南道御史李公誄一首

維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某甲明故封文林郎南京
河南道御史李公卒嗚呼哀哉公諱洪字宗廣厥
嗣侍御君松鳳騫天籍以鼎宓星勤𢍁恭兆異陟
肅憲臺舊章閑洽仰繼孫緜高隼擊彈式光桓典
星京竦裁褒海企風非公縢訓作葉序範乃懿有
是揚于　紫廷忠棐嘉懋可以道頌者乎公之痾
寢也侍御君方蒞中都俄聞寓音白疏歸省倉遽

返戶周醫罄藥莫駐捐徂公也安恬告終春秋七
十有一省曾以侍御君友分末誼追昔邇公几杖
黃華數共綠醴每同是以傷國老之永逝惜名德
之不再爰作斯誄彰述高行以鏡來祀其文曰維
公肇始寔本嬴臯支苞屬駿迺茂貴條煌光厥宗
世挺雋豪輿唐烈宋紀于旗旄迨茲　昭運賁括
夷陵迴山而宅采榮以耕出華暨進弗改介貞在
賓萌芽徙闢郭濵躬義不沫比壞閭賢孔腴斯潤
埒選國爐蒼昊施祜駢嬰誕先公生闡異天植以
綿稺幼器秀少颯籍墳金函玉匱靡不探論奇觚
妙習章步貫神里駒孝水播宣同襟產儲中凋鴈
旅割梁聯理殖務顯悴弗遑緝隆棲約貲蘊稍張
履謙善下福裕而康壽母拱室右左旋桓匪直珍
美俾志樂歡拮据新搆宇棟甫完推弟爰處邦人
永嘆家羨役興作彼賦長代逋編逢請賑蕪壤經
之紀之戒肅參兩積此洪普後僞鍾享迺生哲肖
淵源鴻儒誘以模碩沃以典書如門之龍如濵之
魚秋科春第煥耀清閭公其逸止樂菴自目青山
逺心竹林遐躅紅霞盃引鮮花盖簇黃髮良朋陶
暢知足九陌蕭車五湖鷗舸尋源輿滋獨往厥所

情捐害馬道探象古量豈有際性幾無我孟子華
顯白筆簪朝弼補　一人糾震百僚榮封有誥降
自重霄豸服被之純至濯昭子聲日芳親年不待
朱驪載駛逝波無再岱趾其登泉衢斯邁慚我耆
老山圻梁壞嗚呼哀哉有疢在堂子歸遄方洛彼
黃素啓彼秘囊籲天有泱返魂無漿眷言訣語剖
腑裂腸嗚呼哀哉予也藎臣公瞋何憂凄感風木
玉筋靡休煢煢曷恃皇皇若求素衣縞冠躬築玄
丘嗚呼哀哉仙城既巍題輿欲征愁楊紛殞浮驂
不鳴千秋永隔在此啓晨凡我祖挽莫不涕零嗚

呼哀哉緋歌載道行雲駐飛撫此嚴暮厝于彔秪龜謀孔吉撰德貞碑億萬斯年安此夜居嗚呼哀哉

慈淑孺人王毋陸氏傳一首

慈淑孺人者國士王文祿之毋也姓陸氏陸自漢以來在吳世有茅土圭爵爲著族散居江左諸郡孺人父源則支由華亭嘉禾再徙海鹽家故貧落傭書給養與妻劉氏伉儷勤生既舉孺人則始奄跨阡畝累貲萬餘迺呼孺人曰賽金孺人生而婉慧儼靜六歲教以觚書漸授女誡劉傳鄭氏孝經

皆通旨義毋解析微言貞行壹皆領慕自是居常誦述指詔閨輩少目一婢動靜輕脫占其無良既而果然凡女紅刺彩摹繡文象纖麗可掇自幼恭孝茹淡三年報乳故父毋特異愛之里中右姓爭來請聘輒辭曰吾其求館壻者久之乃贅昭勇王侯軒之仲子王君佐王本前元貴族始祖忠以從文皇帝靖難功賜姓王氏佐幼敦偉峻拔爰締絲蘿孺人雖非御輪而廟見婦功給事安膳儀則如在舅姑左右姑張氏繼黎氏咸安宜之孺人生武卿女鳳文祿文祿懷時疑有祟病源禱兆曰是誕貴子源倣古昔胎教召瞽矇氏朝夕張理絃絲陳說忠孝德義故事以養聽孺氏且教令興居必端毋御辛忌毋仰氛祲毋聞譁譟及免身不畜保媼或曰產餘不重煩乎孺人謝曰弗恐夭他兒以活我子哺腹鞠視不離茵褥文祿差長襁抱多嬰疾乃障蔽帷內且玩以玉器以開養德性文祿嬉把卽安恬終日嘗暑月有百足之蟲在帷倉皇不呼婢侍手秉忍螫出投其謹惜若此武卿早殤孺人悲痛欲殞或有子亂衰薄之譏者孺人撫文祿誓曰若不覩此兒聘婦不踰內閾矣乃棄膏沐靡容

蓬綰禁趾房闥者十餘年果迨文祿聘婦包氏乃出王君善弋孺人憫加鶴荷矢而飛因誡曰羽族獨非生物邪暴而殄之恐貽短折於子孫乃函藏其弓弩而君遂終身不弋君遊吳楚則孺人勤綜內篇不遺旅憂至拓生業則盡出金插珠簪以資營殖漏寢難作相其勞勤竟得改新築室文祿始就外塾志度卽秀徹聰警日誦記多多無難稍長喜聚典策孺人爲脫首飾以購或假借藏書家鈔募緗綺請贊無吝文祿同志有來手洽醴膳俾得盤徊諮討嘗有遠賓言歸倍贈臚餽或云過厚孺

人曰山川間之觀止難再也毋誠文祿曰吾以紙
餘測日馱景若飛古人所以惜分陰也但節宣解
休不當太鋭爾文祿因有張弛王君則又過迫之
孺人進曰優柔饜飫教之術也何必苦督王君曰
諺不有之慈毋多敗子乎孺人曰爲龍登天爲蚓
下泉不有命耶以是文祿發憤閉闗搜迸學苑洞
研經術鉛造日廣聲譽稍起而性素倜儻倖直凡
群論古今政學容有瑕疵輒彈駁不遜孺人戒文
祿曰國武之難弗聞與雖廣坐賓筵毋多語恐隙
生杯酒間爾文祿爲諸生朔吉廟謁孺人蘊火竟

夕炯焉不寐聽譙鼓四下卽戒婢治饔食乃呼文
祿夙興趣去以是學宮先生稱文祿爲謹士嘉靖
辛卯文祿徃應省試遘疾孺人旣請王君入藩下
保視又口謁祠堂禱福時將啓榜秉燭以待闈捷
喜曰乃今驗吾父之佳占矣浙中故事凡諸生新
舉者或就縣廷言事以助勸駕王之姻有規隱重
徭者懷金來請孺人敬謝曰吾兒初幸此進豈敢
卽汙苞賄以基他日官方乎孺人族亦有求爲丞
史者孺人又謝曰胥無善習胱有債敗是爲毋者
遺之咎也故文祿竟不至縣中言事士志先定者

孺人之敎也孺人懿性純孝相王君終葬祖毋沈
氏及父軒繼毋黎氏壙役庖爨必躬親焉父源老
疾瀕殆焚香左臂籲天請代瘍血流離涕袂中壹
傷之源卒或言有瘞金孺人曰有兄姊焉竟弗問
恐毋孀寡作悲乃迎侍終身歛葬豐備凡時饗必
虔其縗縻畢日又推毋恩迎養寡姊劉氏以終且
資嫁其女文祿婦嘗以慾尤詈婢孺人佯怒助婦
數斥潛則呼婢誠曰新婦欲汝善爾汝毋銜憾又
私論婦曰蠢婢安能事事當懷卽詈毋夜施毋譴
記蓋宵昏狡者便逸愚者易死由是婢改服而婦

以寬攝矣孺人平生不御錦縠珎未宗姓有召宴
者孺人曰女嬪無外饗竟謝不應雖房鍵亦躬視
扃啓凡地徵塵必袪拭之乃安或談貴盛事荅曰
人以德義爲難若富貴儻來春榮開落俄頃時爾
何必羡也及聞見顛沛貧賤則又惻然閔恤文祿
嘗跪問曰吾毋何以能賢孺人曰吾何長特以競
競臨小故鮮過爾女誠不云乎忍辱含垢常若畏
懼女之則也孺人以文祿尚未誕子每携孫女應
桂循步後圃嘆曰樓榭水竹苟完足貽後矣安得
嗣者鐘斯誦斯乎文祿壬辰以疾恐遺王君孺人

憂不赴禮部會試乙未下第孺人慰之曰有時戊戌再下第王君頗以爲歎孺人再三解曰吾聞生了者惟願其賢爾吾兒幸少咎過父毋之責逭矣遑恤其他夏六月孺人患滯下文禄素善醫技至則心神憒眊一意委諸醫氏醫氏多集交診互投疾益殆又延名醫自嘉禾來法曰不治文禄環繞惶慟孺人曰兒來聽我人生歲齡如織紝然經緯長短爰定厥初弗能益也且生死如夢何足控揣兒毋悲願終立身揚名以顯父毋卽死目瞑矣言訶暢達至近絶纊但揮手告訣而已秋九月十九

日卒享年七十文禄執友襄陽太守徐君咸吏部考功司主事鄭君曉相與弔恤且欽慕孺人之賢也乃私謚孺人曰慈淑而汝南黄省曾爲之傳論曰甚哉毋德之重也故易貴女貞詩詠窈窕徽音蓋鍾肖胎本端邪和戾若型範然且祥秀之地必産金玉泰山之阿是有桂樹豈曰跡涔蟻壤而有嘉生哉古之人處則抱經學聖出則佐時康民者未嘗不由賢毋也予與文禄交始見卽知其國士往來數密乃稍稍得聞毋高行詎意毋之不及文禄之顯也悲夫文禄脩躬閎學已與古之名賢等埒他日致身青雲施之功名竹帛則學士大夫推美歸德而稱頌毋者豈有窮哉文禄毀容衰冕求抵予舍請文拜哭盡哀援述行謦無言不泣其友聞華卿又言文禄於毋劇時籲請司命減算以代及刲割臂肉和藥以進予視其癜痕使人隕涕不禁嘗觀世之人子但多榮華教樂其身已爾爵愈顯則父毋愈疏鮮以二人生死爲意則純孝若文禄者亦鮮矣揆厥教本於是益嘆毋之賢也

明吳郡有竹陸先生碑一首

先生諱銘字汝新其先開封人也曾祖父定一鴻

高福適眷來吳門遂乃廬松茹芝宅于包山祖父顯以湖泛勞危百工鮮資竟遷邑里父瑄毋朱氏舉生四子先生在季幼而靈秀淳儼不涉嬉弄被衣揚趾皆中繩則從瑄池上履墮而濡終日肅侍不敢請易瑄心嘆異知有敬德初牖藝數恥焉非習及陳授詩書響然上口遂埋洙泗之業受易於洓水文先生義堂周室渙解而登譙國婁公拔簡髦俊縣校臺考俱籙守冠爲郡諸生翺翔乎墳版紬揲乎雅故專嗜鐵滕卑細生産是以家儋罌虛蕭居陋巷啜菽飲水芳風泯竹明霞納几先生左

右琴典熙悠鼓誦不改其樂由是專衷稡擷鶩情
雋永究成鴻儒朋徒雲歸先生之教匪驟匪迫莊
拱溫潛豫濯心本驕競悉去然後醉以六經潤以
百家廣蘊崇植吐宣英華凡出爐冶琢肖懿器若
進士劉君文韜朱君子純舉士陳君直夫王君世
堅毛君百朋及鯫生省曾皆薰飫四教前後登薦
而端脩厚矩宛然師模先生十有三試命祿坎軻
竟違秋書迺以計偕振德遂昌憤悻之風翕變而
銷絃歌七載乃興頌聲倦遊懷鄉浩然投組回旌
甫駐部檄遥下改擢樂清郡守勸駕先生確謝不

行杜門高棲灌於陵之圃耕泰山之田舊林逾茂
新築其辟於是晨觀暮樂俯仰時化山杯或酩池
琴偶開神襟虛朗無籌營之隱憂園除孤蹟無車
馬之塵迹知止不殆樂天有餘卓哉考槃君子時
太守盧陵聶公文蔚表建風軌景其白賁敦禮上
賓尋即辭去先生純孝皓首克慕朔廟時享思成
致哀尤善交締淡曠貞坦可久有親常以罄假
金友人友死務亡匆倉弔哭返厥所貸其家弗知
但駭而嘆先生庭訓恩篤義周恤恒引撫未嘗厲
語怍色故厥嗣曰治竟漸太丘之德美成元方之

賢齊卓詳謹綜博工文今為吳國名士嘉靖壬辰
六月某甲先生淹疾以卒年七十有七明年五月
某甲厝諸黃壚墓在吳山之原配邢氏生治吳郡
諸生二女于歸吳南王傳側室丘氏生沼聘陳氏
四女孫男四楚楙梦麓蘭芽鳳毛振于謝庭門人
黃省曾景表清範屬文鐫石播於遐世其辭曰於
穆先生醇德淵冲瓌琦體道斧藻中庸白華錫類
罄折柄崇鈎研翼演八索仰通進退虛盈轍鑑厥
躬顏馱菲約堇席暢融學道彝獻遭遘奇窮皓首
青氊典彼泮宮沛迪人文秩如三雍羔羊鎮俗桃

李華風翩歸桑里盤屏桂叢翅車有召鶴書永從
誅茅闢墅逍遙與容振策紫巘緬比德公千石欽
延五更侶同巍齡既享全生令終遺安孫子綿祐
徧宗高山痛遠追布沓蹤彤管斯握宣我愴衷樹
勒金珉千秋有榮

雲崖張隱君墓碑一首

隱君諱某字尚和武林錢塘人也其先少昊揮之
畯徧宋氏子厚先生之遐裔也世宅大梁碩枝其
南茅榛瀕灘賁蹈海寧奕代脩隱投畚遠祿披裘
不金逮于祖其改廬錢塘之西壁跡就都盛風研

逍閬若考湫繼丕篤蠱緒與配談氏寔生隱君會
性休克牖心穎朗授之脈文覽歷表解時有方伯
李公目爲珍璞將獻廟府隱君承父甘節甸匐求
家且靡遑饔夕肆披典色養純至名揚朱萼二親
長逝哀擗幾殞喪無見齒國人咨嘉由是夙寐儀
慕樹躬弗忝若外父陳府君亡而匱後傒聚我歸
隱君撝讓不受且與經理窀掩罄效厥力跐義飾
名恒多類此閨無姬貳翕如瑟琴平居蓬室玩誦
爲娛趂月緯絃臨芳命酒林賢輳逸山侶赴高德
之不孤繽其盟結嘯出金石詩爍珠玫皆足賭羨

哲子曰涞幼總奇秀隱君教之取漠於鄭玄遴友
於卜夏陳萃五車蒸陶三益以是未冠成才先英
入彀嘉靖辛卯浙藩乃賓方期封鼎之華遽遘歸
神之戚歲之甲午七月二十二日奄忽告徂隱君
素嗜音樂屬纊之時猶召伶工在庭揚絲鳴莪欣
開按節神將委形吟諷不已可謂達人樂天灑然
超舉者也享年四十有五配陳氏子男三人伯涞
仲洵季渡涞與僕有文苑之契千里來訃友好方
禹績爲之狀述藹乎信辭五嶽山人閱言酸惻考
行追景乃叙之玄石而爲銘曰於懿隱居盤遁屏

居陔蘭錫類孝華亡卹知玄守極體道味腴厥円
宜國乃樂泉鐵貞全鳳德檠輕鶴書三徑變保七
林暢棲翰場斐若陋巷晏如轝以囷光躬以潔舒
家靡糧貫教有典書誕子英遠器絕衆夷綜文緝
藻可以永期隙波何促指此孤遺爰布旋吉宣毫
列辭流告來祀黃城有稽

沈母吳孺人葬碑一首

沈之先以封爲氏祝融裔後芊姓也趙宋南轍扈
遷姑蘇曰思孟者壻贅吳江莫宅仙里四傳諱經
字惟彰仰高先生少研典府覽游夏之秘兼窺醫

緯陜岐鵲之奥顯聞邑令遴爲訓科郭玉五診播
妙帷中葛洪三撰擅奇肘後赤丸黃散起踣無算
考藝精洞天彝砥脩宗屬孤厄援措于嘉衢儔朋
艱急赴濟十安土紱宰尚其忠信纓流景其器度
高英羅會良賓樂交雖沉下位卓爾上賢矣初配
方氏不出早殞廼繼孺人吳氏泰伯之家芳未泯
周姬之內教克昭勤孝婿姑若婉奉嬪躬蠶務績
縒御章緝理珍總饋豐綺肴餌以相以規協休君
子宜其九六如鼓瑟琴謝南梁之儆盧闢北關之
宏業宇宅維新嚋畝拓廣拮据匍匐黽勉夙夜良

人昔罹雀鼠之咎旅瑣千里奔遑三載貧餒惟多
富有如故般抱沉疾嘗藥獻肯鳳分鏡剖未亡爲
懷義迪子啓暨厥孫察開關綴學受礪徇業皆克
文標儒苑德表士林映耀登科梓橋振藻皆孺人
之賢徵也先生卒于正德庚午十月七日年五十
有七啓以甲戌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横山之陽孺
人後先生二十四年卒于嘉靖甲午十一月六日
年七十有一啓又龜謀夜臺于玄墓山之右拱帶
群嶺環迴震澤崇聚窈秀鬱哉佳城爰啓先生之
柩將合斯壤以舊築錮緘塈上盤互體魄已寧雖

隕涕泉嶠弗敢鑒舉獨以前毋方氏配葬而孺人
卜於丙申十一月九日別葬于玄墓之新域西去
横山五十里啓也白華錫類莫可涯際展惟父毋
殊穴雲仍莫稽乃命友生黃省曾紀之道碑以告
來祀其銘曰於惟君子貴道縟躬儷爾尹吉胥移
而雖誕毓麟彦光彌抗宗聲淑平生榮令厥終黃
墟雖異靈途則通嶕嶢枌檟兩望九封貞珉並峙
千載有守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六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七

吳郡黃省曾著

墓誌行狀八首

明故大理寺左評事舊山先生墓誌銘一首

先生方姓諱坤字萬成號稱舊山浙江餘杭人也
其命氏出自周大夫方叔枝衍于南世家嚴州宋
寶慶中厥先叔恭判于臨安子榮改籍今邑曾祖
禮祖讓父祥傳承肥遯眞尚隱業先生岐少慧異
修誦申旦精憤懸髮厥親愛閔特爲勅罷其學博
揆掌記輟膳篇家不局解故之細抒文川至雲泄

率爾操觚未嘗更潤毎試必有奇目時中峯少宰
董公經術超冠亦亟藻賞遄遭父喪繐踊幾絶鬱
忽不展哀體遺戒乃補貲國胄俊吉陶麗遂舉正
德庚午北畿鄉試辛未進士今例表樹坊金萃欽
里庶閭有鬻子趨應先生惻愴拒之縣尉不可僅
取厥半士皆嗟咨初覲通政司事一日持奏記以
謁周給事給事私衣傲色弗卽迎對先生讓之曰
此　王言爾安得不敬若此給事知將抗論也廼
力卑謝得解出拜任丘令地號衝緊復多中閹强
右懲擊芟剪邪用平輯操如孔奮仁媲魯恭御史

行縣先生爲民事評直臺中擲衣而出且屏損供
具御史銜而劾之坐調永寧其土蒙崗牛嶺漿山
拐湖之寇猿棲烏駭株蔓蠭軼舊令婧諛往往投
組先生密循築壘繕戎息耗渠首畏懷先歸後夫
弗來誕肆鹵鈔臨危壯毅訣家倡衆命力託授嬰
息舅氏酌圖家憂始乃部署枹鼓一戰而定孔熾
銷萌農嬉有年絃歌暇餘躬廸衿髦創開登庸逮
于考績晉元舉戀章皇扼駕厥母邱氏尋卒星言
就道邦人瞻泣途里送屬縣長輿金當受吉水以
奔遽移檄棄之故歸家闕索奠廥勉給號慕如昔

服闋補令博野歲丁大歉罄國流潰迺漉恩觸道
鴻鴈安宅甫涖三月擢大理寺左評事奏讞疑㥄
平亭克公矜緩深故若黃昆之淸愼批摘奸巨如
盛吉之嚴理在廷三載民咸不冤總其筮仕夙夜
采服凡保建家務經治生產一切付之冢嗣折節
温羨故靡盬王事積勞成疾會厥兄寓書以招且
邇羽流鴻寶之訣抗志霞表迺遂寧告腕釋群緒
迴抱韜斋誓文閉房密鍊內景以希靈圉玉體盤
和玄髮有耀累功十年內火炎作召委庸師錯謬
方治於其年月日竟卒享年六十有四先生性賦

忠孝悃愊乎偘罔欺幽漏昔居　武宗皇帝大喪
捐華屏腥獨寢終禮聽考遺令射淚余楊守素玄
濬不規覆薦若同榜進士來知武康會先生艱居
殷歡契密及有同官大理者朝經風政胥與咨諏
篤接分誼尋皆貴顯曾無寓牘假借平生閒居杜
趾公府及安溪火獄奮然解洗流聲罔已處鄉睦
讓編蓬攝酒折召必往締交敦欵久要不忘意氣
許人揮腕以贈難吝不形汪濊昆行友于綿結配
儷雝諧壼無侍人初娶沈氏先卒贈孺人生子男
二曰某娶某繼某曰某學某生繼室沈氏封孺人

生男一曰元偁杭州府學生娶屠先生家訓愼於
顏氏鑒于朗於陶朱嘗喣申先哲告誠以爲龜鏡
冀聯尉蓼不睽資斧至於告徂慮有塵宗黜家歛
而不瞋未幾鶺鴒天水捐遏先範譏間澤吻百浚
機數閱用弗康鄉人仰頌先生早識元偁温恭纘
緒懿親不逾毋以悶涼慨嘆且綜貫緗典翺紬文
閫雋才瑋度卓有父風嗣綴章綬方來不遐與予
有中林之好迺按工部員外郞方君雲鶴狀實述
爲碑言其厝葬營費咸偁奮繼孝奉母命卜吉嘉
靖十七年月日墓在鳳山之陽銘曰穆矣先生逖

世孔昭嬋嫣姬周苗序哲豪少植學仍樂而点勞雖有蠖屈竟爾鵬翔出宰百里宓琴載謡入掌三尺仰止虞皐華才則優授位未展婆娑　帝庭容蹌文苑有痾在躬斯道乃卷杜趾紅塵餐和綠巘衷含明粹躬踐倫典胡壽僅玆考志斯遠彼蒼弗忒恒祢胤良神之聽之和履慶祥伯兮叔季也蟜驤慰慨下泉世緒且昌佳臺穀旦載駕以藏緯文珉石永播厥芳

明故九江府推官蔡公墓誌銘一首

世之論人才者率後貢生往往登莅無嘉補即有鏤靈殊化監院亦忽少不以聞而銓宰必抑叙下品夫窮經皓首氣態衰槁惟緯圖服養弗克夙夜者固滔滔是矣至於俊卓異才伏櫪老驥思以其道澄濟一世者雖耆耄猶將盛也苟不惟其才而曰貢生厥枉多矣予讀蔡公之家錄而深有所感也蔡公十五通經爲郡諸生復長何巷甲令之學凡邦較必優拔群彥七試京兆不偶以成化壬寅升南廱國子爲劉大卿奬目歷政理寺乙巳適盜發牛首山麓宋太師秦檜墓收緤將抵以晝一公矢議於宋卿曰姦檜制刼君父戕剪忠吉據相登王卒殄屋宋社惡穢薰彌至今談檜者尚頳顏扼肘天殆假宵人示之罰耳請釋盜爲萬粢鏡勸宋卿大奇之良是公議卒末比不盡治寺中僚官爭俯締交於公由是赫然聲流又累三試迺甘委曰命矣夫命矣夫弘治丙辰以明法授江西九江府推官吳縣司寇劉公時爲北御史告冢宰屠公曰始開衛選若蔡某者真推官矣敢爲得人賀公到郡即著箴六史各撰橐冊勘防陳弊頓刷三日請閣室閱因得運士誤爲盜者一人德化縣誣服強盜者三人皆械擬縱之吳人洪廷顯商九江昵擅一妓樂者笞辱之妓忿溺當司致廷顯以絞糾墨十六年矣公曰妓買合耳奚逼之有遂白臺史王宗錫釋廷顯彭澤令李爲義酬政略草械送成盜四人其一人生死榜下公鞫之惟共竊姊壻家穀一石耳因釋活三人駁令令懼因師生免冠頓首謝曰爲甲里劉通所誤耳公逮通往則通方震死衆閧咸頌公神明嗚呼公之治獄虎詢若此使得居廷尉秋𠁗以寄天下之訟緊其拭卒平反惠洽函寓矣迺止淪鬱郡佐且不得轄厥施即懸組惜哉公諱昂字惟中其先寔潁姓高祖澤之早世

周氏携孤達卿適蔡襲因至公祖考德謙庶季戎安東遂不得復云考孟庸擞瑟後公與毋王寰拱斂廬雖嬰變卽峻頴而孤落空貧至粲炊不續長娶沈宜人宜人兄朝用馴行篤義與之揮分濟周均會緍鏹共併殖得樹羨門業及任九江思涉廉吏尚帆筒囊不私營一金故家貲終老竭單歸卽宅西隙畦育蔬毛取給自稱西圃老翁圃前夾室羅架雜典陶焉詠誦把玩忘疲以吳郡學址乃文正范公捐宅安定胡公首主教事文獻遠乂光發海內潤希作郡學志四卷大學士文恪王公序其書以傳以姑蘇志頗有牴漏作補遺以舉世崇嗜星命乃類時日月年同而貴窮區殊者作八字徵謬錄異聞作西圃叢言善道七音書旨年雖桑榆烝烝然猶握管纘著也洞知醫藥養生之道而悵念嗣徽不能閑房又與妾金氏生椿齡尋夭然至八十五竟得子曰雲鳳妾陸氏出公昔與沈宜人生岐鳳茂劻克家矣娶而卒生長女贅太子太保司寇俞公孫元丞以養母中歸與妾王氏生官寶公求余氏之子淳敏者曰文鳳爲子以輔羽之官寶夭文鳳告公曰卽生子卒雖艸弁公其求諸蔡宗公悟迺遴擇仲兄惟學仲孫廉後岐鳳於是琢文鳳勠力經幹豐曲就養公歡宜之雖生雲鳳公悉以居産授廉文鳳兩析之曰恤孤在汝文鳳感而泣曰居産當傳雲鳳願翼厥婚成乃返歸焉廉感而泣曰室家文鳳構也願償厥值皆本公之內姪子衡子礪定議公喜曰善哉子衡子礪可謂善與人心者吾生也讓死必能恤其孤吾無憾矣省曾於公爲外孫壻公疾困時呼勉之來省曾往公肯息奄微矣尚曰勉之飯否因睇目舉手曰子文學且親分銘在子省曾哀諾之至嘉靖乙酉十月二十三日公卒生正統二年十二月一日享年八十有九雲鳳聘葛氏廉文鳳護視雲鳳於公存之日益珍愛懇厚於是驗公知人仲女壻張坦廉文鳳卜七年十月八日治葬于吳山范隅鄉合沈宜人之穴携狀申速乃爲之銘曰於嘻蔡公何數之窒白髮從牒潔然廉德露沾焦黎濡煦灑澤科令休光可以竹帛曾未擢褒嗚呼解職厥蘊則否齡紀高盈暮耋生珠白華有承皇矣錫類種德是徵厝宅玄壤千秋永寧

明故懐遠將軍戴府君墓誌銘一首

府君戴姓諱昇字光大高祖察罕帖木兒遼陽猪兒山人也爲元樞密院判兼遼陽蒙古軍萬戶府萬戶洪武二十年以歸附功除僉事指揮濟寧二十一年六月　高皇帝拜潁國公傅友德征南將軍統嵛漢大師以討曲靖普安等蠻皈叛不常者所謂東昌諸地逹軍至常德屬皆漁嘯跳逆而察罕獨安意張都督部下屢有首功明年春屬宣寧侯時諸蠻結險而寨半麁不可拔察罕虎奮左右乃正月破畢都山二月破阿朝山三月破孟丁山凡斬獻劇夷首級二十有五生縛者六十有九牛

羊駝馬無算夏屬雄武侯五月破木魚山穴戡殆空歸改金鄉二十四年三月隨潁國北征哈者舍利王追故元遼王用奇兩襲黒嶺雅寒諸山遵奠韜旨預功有最二十七年戰勝倭寇于海上五月來京師陞除浙江紹興衛同知指揮世襲明年高皇帝特降半印勘合賜華姓曰戴府君今姓與開家會稽寔始于此察罕帖木兒卒子庸襲永樂中從征安南交趾迤北庸卒子㫤襲正統中從征福建卒于師中子瑄襲瑄卒弟璘襲璘卒弟璘襲府君之考也璘卒府君襲弘治八年涖事無何遂

遴拴視篆雖居武紈而精解令律動自禁圉而僚下卒以是戒畏雅有憲吏之風與人語恂恂無縱口應公私事長謀遠機咸中括會弓馬調砮外復稍及耕稼居家習勞務細井井尤愛整潔拚掃清拭之事奴僕一不稱意時親爲之衛有經歷知事而缺字廨來者僦居民間不便移計升散府君卽出財建創至今職者如歸而統體不弛其綏恤軍下靡不周翦雖糧支小端以府庾人巧善傾槩斛槩卽陷半斛許乃視其受粟之數而特造八斗等斛自後支者利無多耗府君稟素薄弱而執事崇

擾以是遘疾二載而卒于弘治乙丑時年三十有七母董氏封太宜人初娶王氏都司華之女生女一適同衛指揮長子何信良後娶先祖刑部郎中第五女生男二嵩襲指揮同知在位可觀侃侃無所屈折一如府君娶周氏嶽讀書爲儒者娶曹氏女一適同衛千戶長子張元葬于山陰黃崩嶺之原而未有銘正德乙亥予浮江遊會稽山探禹穴奉謁五姑乃曰爾省曾以古文名家盍不爲我亡人一銘遂授誥言以歸又越七年辛巳嶽特來吳館于草堂以促敬爲之銘曰嗚呼厥先元貴于邊

躬裴口韆胡鹿不延　皇聖龍驤威德誕煽圖聚
伍聯歸獻自金公侯控鍵討征南滇山登有嫚鋒
交克摘黃沙發弦碧海泛舷功烝廟懸爵授江偏
金鈔盈篋錫姓自天五雲之麈蓋動旌翩虎幄百
年武榜四傳府君繼銓門祚益堅曰究燈研國憲
一編矩法周旋羆熊悉虔口不露宜而諆則淵騎
習矢使餘逮桑田武政太平卒士保憐神短身痛
蹉病不痊紅顏九泉有嗣位綿脩辭左鐫弗盡爾
賢

外舅母氏沈碩人墓誌銘一首

惟嘉靖十年倉龍辛卯外舅俞元丞將圖奉厥母
碩人殯柩祔葬武丘鄉　欽賜壙域命壻省曾登
懿璿氓以貽播貞履外舅於閏六月某日以疾卒
不及葬母嗚呼傷哉外舅仲兄元蔛以光祿寺典
簿拜孟縣令茂服國采請告歸迺治碩人行略謹
稽按論撰之曰碩人沈姓諱其早幼通慧紉刺鮮
華清揚玉麗雖產闔塵而授性潔雅不趾門序儼
閼隅奧時外舅考贈光祿典簿欽玉府君爲太子
太保刑部尚書俞公士悅元嗣譜衍單孑無再族
旁昆日以宗傳懼慄而外舅嫡母丘孺人和明窈

窕婉洲淵惠有樛木江沱之風歷選名媛巳舉三
子孟元輔仲元蔛又相危惟遠思適尚書公甍府
君之京師上疏丘孺人訪圖嘉艾爰得碩人預納
房壼府君歸命侍巾帷肅善執奉解歌唐音調節
安妙試掌圖典器玩謹藏閑取府君宜之既而府
君再上京師尋沒邸寓訃柩之來碩人偕並丘孺
人慟哭欲就顛殞時外舅甫生去府君卒期僅旬
又一日丘孺人恐碩人年少與尚他歸碩人即抱
持孤嬰泄涕不禁誓以死從丘孺人賢之乃竟愛
撫碩人輩如女碩人事孺人如母長宵永日霜簾

月牖蔆悲寡嘆內聚箴績以助歲費及外舅出贅
蔡郡推昂氏碩人獨居於家尋丘孺人卒厥兄分
業異爨碩人劬勞百艱時外舅從蔡公仕宦九江
郡思懷碩人緬携外姑還就碩人外舅以稟金經
營緒業碩人宰理米鹽漿豆不懈中饋而終身無
金翠華綺之飾玉操一室者五十餘年蓋碩人賦
鍾昭良中閨潔白桂林蘭藪蕙芳淑德于妻爲碩
人長孫女出外姑蔡氏少從碩人興寢故來嬪我
家其純塞勤儉繩步貞行宛蹈碩人範矩省曾每
造碩人輒欣言慈被愛若所生烹雞炊黍躬自揮

指不瘢嘗以外舅後繼爲憂今生孫男一日卿方一歲而碩人不及見矣 孫男侍人沈氏出卒其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孫壻黃省曾爲之銘曰凡厥姜媛遭逢偕老鳳瑟鸞琴載協載好脂黛是矜紈綺是寶安存燼亡雲散花槁曷若碩人茹苦含辛幼喪君子遺孤未振日月曠邈抱影食貧練繡不御玉鏡常塵凜志皎心貫邁冬春歷彼棘園迫此遐齡完行黃泉女道獲申芳頌藻翰祉流子孫古代罕覯冠美于今爰述銘言垂耀弗湮 武丘之鄉玄臺永寧

朱采之妻高平范氏墓誌銘一首

范之遐緒寔出漢博士滂至有宋文正魏國公仲淹益顯迄今爲吳中禮德著族而鍾粹淑女亦多禕修貞嘉蓋系類然也有諱汝輿者文正十四世孫字良載登正德庚午南薦與毛氏生女范氏名其中丞貞甫毛公是爲外大父范氏生甫三歲陶曰競聘良載愼簡閥閱而尌濱朱氏門素三世孝節太學君昌符又良載文苑密契其子尌字采之乃前工部尚書周公時懋女所出徃諧范氏良載欣諾受鴈禰廟歲之庚辰良載南雝疾歸太學君趨諗之則拭目縷授其平生痛泣殄訣尋卒毛氏以喪餘寡子廼擇女依其昆弟貢士百朋君以居年十六太學君祖母節婦華氏高齡抱痾悲思曾孫婦之及見也太學君倉皇娶范氏歸則頊已瞑逝矣方請期時毛氏擬在弟所授綏范氏感而啓曰自家而出謂之嫁舅氏鞠長之恩大矣女范姓也可縣外宅登車乎其識度超穎若此及門卽縞飾服喪宜其家人里謂尹吉肅事祖姑舅氏繼姑皆委婉致其霽恍茂有訓範怡領弗難退入幬輿形端閑趾不少跡蘸所每當尌明鐙宵誦嘗求釋詁聞詠葛覃之篇則曰古之后妃尚志在女功躬儉節用我終卻謝鉛翠箴績黹紝以佐君子絃歌矣尌治禮又誦內則鷄鳴盥漱之義則泛瀾漣涕不禁曰嗟哉此我之不辰而獨歎者也尌慰之曰卽爾祖文正不二歲喪考書記公耶命矣柰何范氏雖飲淚反哀而內感中恤竟成奇瘵群醫弗瘳范氏一日語尌曰上人娶我乃漿饋蘋蘩先嗣計耳而天乎孽我一不可酬且吏日遺之垂憂君子晝而操觚夜則抱經業且劬瘁矣而又念我萬有弗康我愆如何宗祧屬爾願子珍惜愼保毋隳青

雲之志以怡歡舅姑我卽死無憾矣雖頻篤又舉以言聞者莫不酸楚奄絕時強呼祖姑與姑若有所囑而音息漸盡弗克吐矣凡爲媍九月而病又伏枕九月而卒迺嘉靖癸巳正月八日也生于正德丙子某月日年僅一十有八生一女不育對承太學君之命以是年某月日厝于陳公鄉兒字圩祖塋之原以予與太學君友好也迺爲狀而乞予以銘銘曰懿彼淑人本牒則長毋楣則光伉合惟良幼何孤凉育自舅堂丞夕逢喪巾櫛濬房穢姱並揚早分鳳凰孝賢已詳玉志迺彰鏡判琴傷珠掩靈鄉餘霞在梁君子就將行且騫翔吝爾徽芳

金碩人陳氏墓誌銘一首

碩人諸生金果之妻也姓陳氏名德良陳之遠祖良炳仕元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事自本道以來始以顱顖醫顯續至祖公賢業尤著光鄉閈扣題召肅者如市由此選直禁垣十有四年進太醫院院判以歸培德樹範爲吳令人父宥篤纘厥緒不替毋王氏多內矩御諸子姓惠義密整故碩人小幼卽有禮法性氣明慧凡鍼紝暇閒從其父兄教誦古女誡傳善領其義乃益愼㛄簡是時諸生金君岳之于果稱變奇俊十餘歲通經屬文抱攜入院臺試肄郡學遂許媾焉年十八歸于果事姑宜家有孝有德果方思挈青紫以酬厥先人之志大肆時學旭吟暮綴不休碩人勸發警相居多果又樂從名賢有道者遊每延邀堂館討問牆與碩人必夙戒豐齊饌品椑榼杅案閒杯悉躅拭潔好客坐竟日中廚將傳弗疲或果咨飫悟契有得入房闈必欣悅異常碩人緻勞之曰君子之業乃更新陟矣得無少勤悴乎果竟以過思神耗綿逮嘉靖癸未季冬乃卒碩人慟毀踴擗求盡內屬指孤嬰諭止碩人曰此果之肉骨也汝亡孰長汝孤孤存庶幾延果之嗣碩人乃忍隱不死時年二十三矣由是芬薰揃摵脂澤之飾一切捐屏目惟慘眉瘠容悽依二孤揮涕悄處未嘗移降步庭三年喪訖猶服麤縞其素約蟬帛不出笥一御雖毋家宴聚內賓亦不踐筵座六載皇皇如一日常曰早得從君子遊地下足矣李太姑沈君姑皆歎愛其賢嘉靖丁亥正月送撫果柩葬于陳公鄉之新阡痛呼極哭尋抱疾枕榻窮劑弗驗乃泣與太姑君姑訣曰死婦願衰老奈何且以二孤相累奈何又泣與

父毋訣曰死女願罔極柰何且以二孤相累柰何
父毋當女罪幸毋女悲至五月二十八日恍惚中
呼果俱去遂陶然以卒享年二十有七子辰彭碩
人自授蒙求今就外傅女淑賢嘉靖丁亥八日將
合葬果穴其弟清叙撰碩人之行造予請銘清吾
壻也吾女歸寧又嘗問碩人之賢皆章章道也乃
爲之銘銘曰於戲令女逑合士儒婉淑媚順宫事
燮菁瑟琴雍協蘭閨諸志靈鳳先叱哀凰隨逝呱
呱之孺教秉簡編馳魂君子樂赴玄泉從一專貞
遺殖愈光東郭青郊珍璧並藏世齡則天禮心玉

節誌以堅珉遐寄日月

中書舍人王君貳室徐孺人墓誌銘一首

孺人梅姓名瑞中字某父林爲吳縣舊族世務農
播毋陸氏孺人孩質凝窈𡚽而容華幼善歛謹好
閟關室於是家族咸異之嘉靖十一年太傅文
恪公季子中書舍人王君延陵以廕官當之京恭
嫡配朱内君恭孝厥姑太宜人非忍辭往太宜人
教君曰爾延陵千里遐適出廼事君耳夙朝夕修
無閑人曷以衣膳其畜貳王君乃遴取孺人歲甫
十六來歸左右太宜人肅愛詳至又克柔損以下

朱内君故中庭謫和遂侍王君之官時王君方續
太傅公文緒焦心營衆日揺鉛槧故饋務一任孺
人孺人性素慧秀凡剪制縫浣調幕出納金刀掌
志籍典皆有條紀於王君動履每效規勸又善楷
寫大愜王君故王君旌舸浮歷青徐燕趙河洛江
襄孺人必偕焉經波跋險而鮮悴顏是以王君恒
無旅嘆至十六年歸吳奉候太宜人朱内君咸勞
其劬勤未幾寢疾沉困王君謁醫不瘥卒於嘉靖
丁酉七月初九日年僅二十有一子男一復祖聘
鄉貢進士袁君補之女王君卜以是年十二月初

九日負葬石龍岡之新阡王君既賦悼亡之篇傷
之而告其友人五嶽山人爲之銘曰吁嗟孺人兮
生令顏厥德溫嘉兮疇與先前綏君子兮淑而娟
一朝中分兮還下泉殊花易零兮無久鮮遺珠委
翠兮玩可憐有嬰球琳兮家祚延良人懷之兮淒
五絃徽容不再兮如徂川五湖之匯兮掩重玄鑿
玉爲銘兮敘芳賢孺人之聲兮永以傳

誥封太宜人李毋康氏行狀一首

嗚呼敬姜躬教而魯文之職政以登湛氏苦節而
晉侃之功華以顯古之君子系成毋德昭茲有徵

太宜人李母者今杭州郡太守李君端甫冕之母也省曾嘉靖十七年春理疾西湖之濵友生處州郡太守張君叔載秉軺之官訪僕旅次亟讚播李君之賢而又謬稱僕於李君李君攬轡登車屢過山館於是相與咨嗟盤桓遡陳先王之風諗嘆下民之瘼而慨息循良者瀾希也而李君惓惓緝熈恂恂虗懷以杜召爲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遂與君定交祖酒言别其往復詳在省曾所撰二守論政記中自是李君不求聲芳不張技才陳蕃建麾綏之以清淨之化孟嘗還珠凛之以氷鏡之操視君剖鮮而變撓之鋒靡試煦如保赤而安養之露日零由是憔悴者蘇紛膠者紀侵漁者惕壹欝者舒九邑風行百姓樂只武林大治十八年正月李君奔太宜人之喪素旌經吴省曾展弔舟位李君慟號擗踴氿瀾脣涕語省曾曰冕也不幸遭罹大艱生違承歡疾違嘗藥没違面訣抱罪天壤五内崩決莫知所云惟此窀穸之文將圖諸名卿鉅德太史氏而母氏平生荒迷罔能次敘敢請于子省曾忝君友生之末因口授簡述作太宜人行狀狀曰太宜人姓康氏其先周武王母弟衛康叔之後

代爲著宗有自秉強徙家濟南之章丘者版籍鄒南之明水鎮世務農隱父林悃愊純至鄉閈孚服母孟氏慈柔敬慎太宜人仲女也以婉則徽閑克佩壼誠孟氏特眷愛焉及笄乃歸冕考贈奉訓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李公秀時冕大父梅祖妣胡氏皆卒太宜人以不逮舅姑惋恨每當歲時忌旦恪修蘋藻潔奉醴饋思成佐饗大夫少爲章丘縣諸生家緒清苦夫婦鷄鳴昧旦綢繆勤生懋勉德義嘗夜誦齋中兩頹鄰垣有華艷女子來奔大夫大夫儼容麾拒女子進曰深夜岑寂何復慮人大夫曰鬼神昭昭獨無知乎女子慚歛而去後以他敗女子語人云云歎曰李秀才眞佛也故同輩呼大夫爲貞白君大夫家爲馬戶徭長群戶有負津助者一切代其算弗之較又嘗挾冕赴試歷下時有部糧役路遺十金大夫拾之卽標記候諸道金所竟得歸部糧役部糧役請中分以謝大夫不受一毫大夫好賓遊凡餼具梱檻太宜人必躬必豐雖桑蓬食貧至覯姻族單鮮衣爨者必勸大夫恤周之大夫亡弟穩遺孤二人鼎鼐稚嬰無依亦惟大夫撫之成冠且完室家大夫於正德己卯春

先沒太宜人發胷擊心稱未亡人乃蔬饜不御酒肉者終其身於是君子謂太宜人爲淑婦太宜人閑居服被縞練餐餌麤薄躬領小姑諸婦職專紡績枲緼僅供苞約而已以紝纖纖妙爲戒曰徒妨女紅無益也以是率創門内恬朴如冕毀齒時大夫爲改造深青繒衣冕慚不敢衣及爲諸生猶衣故弊衣則心安衣鮮新衣則顏赬太宜人之化也太宜人閨範清穆凡諸子女毛髮愆辜輒楚撻之不少寬假且曰男以亢宗女以事人胱有驕㤼非怙者之咎耶至僕婢小過則又勿問曰愚劣當自

遷也太宜人嘗訓冕曰汝父蹇躓不逢吾嘗憤懣無歡悰汝其夙夜篇典庶幾早揚以光李族乎冕頓首受教下帷鑽厲乃竟文修學成舉正德丙子山東鄉薦太宜人喜而嘆曰是足以旌嗣父志矣北試不偶歸與弟坦誦習莊園精舍戊寅章邑潦水暴至牆廬漂傾禾稼滔浸一室蕭然太宜人安無憂色冕以封君撤瑟不逭祿養且未策名禮臺乃日夜歔欷掩泣太宜人解諭之曰汝父長往矣哀攀奈何吾幸無恙萬一愴感致疚祇益吾憂爾盍若淬志青雲以慰泉下乎冕乃拔淚結擕同志

往棲長白山醴泉僧居藏理故業癸未再不偶時資斧愈落家僮水磨一座矜矜生活太宜人竟捐鬻之以資國監裝費且以必振爲誠冕益奮發稽古乃登嘉靖丙戌進士太宜人又喜而嘆曰吾之毋事終矣可以見君子於地下矣丁亥冕補魏令九月板輿迎太宜人就養官閤次年春太宜人懷念少子歸章丘秋後冕再迎焉太宜人見冕洞謹廉白乃慰之曰守官若是庶不忝爾所生家雖索虗亦有餘光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爾其慎之冕頓首受教辛卯轉内臺癸巳春左遷倅鈞州

甲午轉倅永平咸著美績冬十一月冕歸省且壽太宜人七旬誕辰奉獻諸僚賀章捧觴北堂展拜嘉慶鄉人頌以爲華乙未擢南京戸部員外郎南北道便皆特歸省且迎養金陵太宜人語冕曰諸孤不可遠挈吾其家居汝爲擯臣見録　天休浩廓必虔恭乃位以圖對揚毋以我懷冕乃留封宜人鄭氏侍養獨將二僮之官丙申閏十二月恭遇
皇太子生　聖上覃恩萬方太宜人始得錫封冕乃敬治命服翠冠霞袍奉獻太宜人太宜人嘔喻陶樂嘆曰此教子之榮也丁酉冬擢杭州府知府

冕之內弟來南致太宜人命曰去語吾兒吾幸無恙毋以我故迂途還省郡守剖符專城重寄也汝其皇華遄行以慰民望君子謂太宜人爲令母冕初擬迎太宜人偕之江浙聞太宜人命不敢重違乃先之郡涖事尋遣史皂往迎又恐太宜人以諸孤辭也亦復並取諸孤太宜人堅不就迎呼語鄭宜人曰守勞旬宣中饋詎可虛邪新婦第往宜人頓首受教乃偕幼子暨坦之二孤來郡留長孫黃中暨一孤侍焉冕見宜人至太宜人不就養益愀戚不寧乃冬十月得太宜人患滯下良瘥家音即遣二孤歸省時太宜人于家亦恐冕之遐思也又遣黃中之郡言起居食飲平安狀庶以慰冕冕以黃中口述符往言雖稍開悅然烏鳥縈懷時時襟抱作惡鄭宜人進曰姑氏年衰湖山之田足贍甘旨何以五馬之祿爲耶冕大然之方俟解凍疏請終養黃中甫在郡邸十二日而太宜人哀訃至矣卒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冕所遣問安二孤亦不及生面太宜人抵家已瞑目二日嗚呼哀哉冕徒跣悲號毀瘠殞絕而郡民惜父母之仁惠期月而去千里怛怛若奪甫乳然冕之功名未涯而太宜人永逝矣太宜人生成化元年某月日享年七十有四子男四人長即冕次晟坦哻女二人孫男八人冕卜某年月日奉太宜人之柩合葬于某山先大夫之玄兆龜筮叶吉日月有期省曾不文弗敢誣錄敬爲次第徽行以備鴻筆大君子採焉謹狀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七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八

吳郡黃省曾 著

墓碑記誌行略告先文自祭文自傳九首

先昭信府君墓碑一首

嗟乎先世之事安可以無紀哉人生抱英雄之略蘊能負氣思揚功閭垂竹帛而顧使泯澌無傳與枯蟲瘁草等豈不悲哉卽欲後人述而顯之然無遺逢嗣者孤嬰在褓安能紀乎卽壯長不知詩書則又柰何後有儒彥或妨爲生求祿亦不暇矣嗚呼代之先世弗傳者豈獨一人哉故自洪武訖于嘉靖癸巳歷一百六十餘年而作黃斌墓碑黃斌者其先河南汝寧人也枝衍固始斌父高安公在宋元兵興間避之袁州娶滇南周氏爲胡氏五朝奉卒葬於均山高安公生斌斌長以天下用武乃習孫吳書學擊劒騎射則稱爲超奇且察觀英雄歸焉至正十一年羅田人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起兵以紅巾爲稱攻陷蘄水黃州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十三年三月壽輝屬將歐祥黃彬破袁州羅選英毅以斌爲萬戶迺同守禦袁州十五年倪文俊破沔陽沔陽人陳友諒者家世以漁爲業常

爲縣吏不樂至是從文俊典簿書稍稍才著領兵爲元帥既而文俊畔奔黃州友諒襲殺之并其軍自稱平章二十年五月友諒挾壽輝攻陷太平佯非壯士至前白事以鐵撾擊中壽輝碎其首迺稱帝于采石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歐祥黃彬在袁聞之因大會其部士密計去留斌進而言曰鳥棲擇林魚遊赴深蓋求所庇託也有元不道失鹿無定今友諒暴險滔惡逆弒其主如扼雞雛夫兵者義事也王者之舉也順天則昌悖天則亡今若此恐友諒自不知其死所矣安可倚之攀龍附鳳圖功名於百世耶且普勝諸瑣屑庸輩將軍能與之比肩哉諺云當斷不斷自取憂亂將軍宜熟思之矣祥彬相顧仰天而嘆曰萬戶勿言予知之矣至二十一年八月會　太祖高皇帝帥師伐漢拔江州歐祥卒用斌計乃遣使以地納款　上幸南昌歐祥黃彬率部士斌等伏謁于道上拜祥袁國公彬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握兵從征斌得從克新淦泰和贛州洪武三年大封功臣進宜春侯次論校部功五年正月授斌百戶誥曰國家以威武定天下雖我勳舊大臣之功亦

由汝衆士同心齊力而成也以爾黃斌鷙勇有謀驍雄善戰自從征討多著勤勞今特擢爾以百夫之長爾其申嚴紀律以撫衆士自玆以往果能開拓疆宇守禦有方行止端謹然後使爾子孫世襲其職爾其懋哉可昭信校尉管軍百戶宜令黃斌准此除與武衛尋調守蘇州　賜銀符六年從靖海侯吳禎泛海轉運定遼糧儲先是元平章劉益來歸遼東之地乃建遼東衛於得利嬴城以益長之爲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起誅益右丞張良佐擒殺彥翬而保保則走納哈出營良佐上書以聞卽　命署衛時則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寨知院哈喇則屯駐瀋陽古城丞相也先在開元太尉納哈出在金山四面敵境遼東未平也故海運歲七十萬濟給軍餉營圖之斌則折衝風濤竟以勞險至八年病卒娶周氏生子二忠信墓在金昌西五里大道南馬衕口云黃忠字思忠洪武九年襲蘇州衛流官百戶十一年二月始授世襲　勑命督運定遼糧餉從舳艫侯朱壽航海侯張赫轉輸東海其海道遮洋船出劉家港由滿谷沙崇明黃連沙北指沒卬島黑水大洋延津島之梁成山西繞夫人山東出劉島雞鳴山登州沙門島以達于遼陽晝則主針夜則視斗避礁托水觀雲相風勞苦萬狀而後至凡歷涉鯨濤者一十三年妻卓氏又以王事客外故竟絕嗣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卒葬在斌墓之南別爲一丘

先武略府君墓碑一首

府君諱昱字景暉父信字思信兄忠卒無嗣國法當繼乃於洪武二十五年請襲百戶二十六年至三十年皆督定遼糧儲或告信曰海運艱役也父以悴死兄以弗子何不少辭以圖延綿計耶信曰生死命也繼絕天也從役分也吾安能辭卽欲殞死絕嗣牖下其能免乎卒不辭建文中捕寇鈔于毗陵永樂元年出海督運遼東金州糧儲二年
命總兵官一人副總兵一人統海運至直沽以三版划船轉至通州時方營北京且用師沙漠也信則二年至七年皆督此役且監造海舶于金陵至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卒於監邸妻陳氏生子昱葬吳縣太平鄉梅灣山之原浚儀張肯是撰墓碑信卒時昱方五歲與衛者述其先勞乃優與全祿至永樂十八年往襲百戶宣德三年以事連逮用外

王父張侯計收捕黠盜請贖會赦遂以功陞武略將軍副千戶八年改鎮撫昱寡鬚眉而姿相英武豁算常在人上時況守鍾治吳極稱循良見昱武流且卑官不爲貌禮一日況守召賓侑以劇戲劇戲者必飾粧古君臣舊事亦王章所禁昱乃甲冑率兵千餘人圍其治況守聞之倉皇命戲者解散乃同至察院相訟御史讓昱昱曰鎮撫守土官也太守雖宴客不當以優伶集聚大衆昱之往也實備非常耳御史不能難命岳指揮兩調之岳乃置酒邀守與昱二人競恥先往各遣使以覘昱則佯

呵儀從先入岳所覘者歸報守曰黃鎮撫先在矣守卽急馳赴會不知昱乃更從岳氏後戶潛出以歸復覘太守先入然後再從前戶踵至其來竟出太守後守亦畏其英抗乃相交歡而罷自此數數報謁況守常以元旦顧昱登堂犬吠太守嚙損其紅袍昱卽欵留太守解衣陳設杯俎酢燕已潛命家從購取紅段召縫衣者數人頃刻更造新袍矣太守飲畢服袍則非嚙損者詢知其故乃大器昱才略爲之遊揚云時掌衛者非其人事無大小昱必裁決以行由是忌嫉者衆況平生豪俠大度毎

日辦治肴饌斛錢一升充費卽不較詳其數乘有良馬愛其逸駿至治白粲飼之疎濶慷慨無精微檢括竟爲人中傷客死北京云蓋正統九年九月十二日也妻張氏生三子曜明曄卒時曄年七歲後爲刑部郎中居京師至昱忌日則具牲醴奠祭招魂大慟予後從范翁昌辰問黃氏先世事則范翁歷歷道也云昱罪將解會謝氏作讐遂不解死暨曜明曄三人長且皆深沉多略謝氏適有陰罪畏三人者舉露仇報乃抱數百金奉餽三人乞免曜明卒受之乃剖分授曄母張氏以衣裹金至曄

室中云云曄乃長跪而哭曰嗟乎此金其可受哉毋不能强返於曜明曜明曰吾知復讎者必在曄矣曄又痛哭曰嗚呼讎之不能復者天也耿耿激激思所以復者心也曄卽不能復而復讎之心未嘗死也設受其金則此心死矣其如先人何聞者悲而壯之范翁又云昱死曜襲磐石衛百戶畏不往乃以二女弟適鎮守廣東印綬監左監丞阮能從子得其娉金及明珠二壺乃治戎騎附寧陽侯南征遂以功仍授千戶於蘇州衛云

先昭信馬衘墓記一首

黃氏之先世家汝寧宋之南徙于楚之高安元之季曰斌者萬戶於袁州知陳氏之不長也來歸我明爵之百戶隸衛與武洪武五年世襲於茲始家吳趨之里有巷而名樞密者其居也爰處三年而卒屛子二人長忠歲僅十七次信方髫而嬉況寓踪之未煖也不能山原其墓而薄葬於金昌之西郊衢曰馬鋪嚮離而冢蓋衢路之旁也忠之襲也從舳艫吳侯而運之海者十餘年死而不嗣亦葬於冢之南偏信繼海役督船金陵而死昱也五齡而孤歷顛坎而戴纓服馬倜儻雄心庶幾乎興者辰之不淑又四十而旅死三子食貧罹躬緝剌而朝夕明寄方流瞕也七齡而孤則省曾之祖考刑部郎中府君也府君冠而業儒辛勞遲暮而登進士是時也墓之不奠而掃者一百十有五年矣荒煙蔓草二丘纍如鋤者齧而爲圃耕者圯而爲田而冢之爲土無幾矣此天之不兢於黃氏也府君俙遊而歸傻之悲踖訟其侵者于有司乃得禁之牒而治之葺麗牲陳俎常涕洟一告以格思乎荒涼之魂也予年十齡爰挈以隨而馬鬣之封有望於將來矣是時也嗣其爵者以至諸黃之屬咸給而富所謂加疇闢阡樹之松檟輔之堂隍築之版堵皆可爲也府君之沒先考遂遭鬩牆之家難群擠並擊艱支悴撼凡見燬於宗姻者三十餘年卒抱迫驅而死雖有孝思於茲墓亦何暇而營之也予之兄弟日奔父難下惟之業弗固弗專天之不遺叨首一經而舉矣然白髮賤貧困於篚藿不能炫赫於鄉之人其嗣之爵及給而富者則又夙夜自爲芻豢玉帛田宮之饗而罔有寄心於尺寸之上者優遊暇裕儼如流離之日蓋去墓雖邇而路人視之也此則黃之子孫不愛其先而自爲不兢也彼子孫之賢聖而愛其先者且有逢時不祥墓或歸於燼沒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苟非聊曼之母則五父之殯不得而防矣而況不肖罔愛其先者乎又況嗣之爵而罔源之遡者乎予固知馬鬣之墓可期而渝也嗚呼已矣予無望於黃之子孫矣敢告哀於途之人其鄰我而圃者毋齧之其界我而田者毋圯之樵而遵者毋薙之行而趨者毋徑之來之世也宮而宅者毋夷之庶茲丘之白骨不暴露於榛墟也黃氏其有興乎其將德汝報汝而世以須汝黃氏其終衰乎則二丘之靈不必其無

知也其將德汝報汝而陰以庇汝使二丘之靈其
果無知乎則皇天昭昭常鑒于仁其將德汝報汝
而福祿之降若取而携也鳴呼人孰無死死孰無
墓墓孰不願其葬且久死之人又孰不願恒保於
子孫而子孫者今若此吾聞之也宣勞國家者必
有其後二丘之靈則旣歎之都死之役而效有錙
銖之庸矣何不食報於子孫而弗愛其先之若玆
也鳴呼後之君子覽斯文也其有憫而存之者乎
庶幾食報於天者存乎斯也時距府君建碑又越
四十年而其孫省曾爲之記嘉靖己亥季冬十八

日

從弟武略將軍蘇州衛右所副千戶黃寵之
墓誌銘

從弟名金字寵之與省曾同曾祖爲伯考諱旧汝
耘之長子襲蘇州衛右所副千戶黃氏之先縣鳳
樹華燿于汝南而世爵則始於六世祖昭信府君
諱斌元季崩沸英雄鼓興徐帥歐祥建牙於袁以
昭信府君爲萬戶禦守陳氏翦徐故虓虎之士不
樂爲之干城適　高皇帝華鉞天臨江州其蘇廼
依黃公彬披赤歸欵黃公彬得授江西行省參知
政事握兵從征進封宜春侯趣　朝論校部功以
昭信府君預有新淦泰和贛州永新之捷始除京
師興武衛百戶尋改蘇州二傳至曾祖諱昱英風
毅驤以捕戮寇鈔陞鎮撫生伯祖諱曜智猷沈遠
洞明韜篇正統間寧陽侯武清陳公征閩師道於
吳乃裹糧束騎詣開府請往至則銳身先登脫壘
和於陷地鄺茂叛卼遂以尤功進世襲副千戶無
嗣傳於伯祖諱明綜文典幹永終頌譽既老當傳
伯考汝耘以事罷襲時金且未生法不可虛由是
伯考諱界汝經用襲汝耘卒先考暨諸父僉曰不

可以忝宗乃力共返職於金金以正德甲戌請襲
歸則初掌訓閱善勤作教履蠲屯災嘗聚底康既
而臺院選稽戎職狩金北運風浮險汎督轄惟謹
及署印本所分訟綏伍下咸輯戴他司所缺位嘗
舉推兼統處應有餘凡所抹類亦必籍數以防肅
漏僞其膂力若不勝彎縱及較試輒受儁賞性質
敏通和抑事諸父兄有禮少總嚴莊寡嬉誦諷經
詁頗窺緒端故縉服以後溫溫若儒者見諸兄步
陟騷雅亦喜求歌詠之道近代武舉大張至與科
進均榮金又慕希常請省曾句司馬法諸簡因詳

告以聖王崇用啤戳本要且戒之曰苟但羅記故語組飾倖偶吾弗取也金乃高厲精探討諮靡倦構築小樓納帶雲靄錯蕤花竹縣列琴圖時時速招儒俊虗襟唯受漸可基進矣嗚呼竟以瘵疴至嘉靖乙酉三月六日抱志而卒悲哉悲哉生弘治丙辰正月十九日年三十適毋文氏生母張氏配湯氏是爲祖妣宜人之姪景暘女子二長曰道統已食倭給聘右所正千戶王汝章女次曰道心今大蔚以嘉靖戊子三月十三日葬于吳縣鳳皇池之新原其弟鑰卒道統來告省曾乞文玄石乃銘

曰惟黃祿享巳七傳枝長偂繁祖澤延華齡涖武愛汝賢匆匆終畢志何宣汝兄紀著永幽玄

五嶽山人妻俞氏行略一首

亡婦俞氏太子太保刑部尚書俞公士悅曾孫女夾廟比狩公與駙馬焦敬樞守　皇內九門掌集天下勤王兵爲于少保策應卒以平謚士悅生章寧生元丞元丞生俞氏俞氏幼少端默懿淑儼居舒閨箴縷外復從其外祖蔡公口授曹氏女誡了知綱旨祖考刑部郎中府君頗愛與省曾得俞氏乃聘之十八來歸省曾冬春永夜讀誦俞氏輒縫績以從雖出紳宦而性宜素朴因語以翡翠珠金乃后妃之飾僭服非制乃悉解謝鬻賣爲山人田桑之需終歲布衣縞裳未嘗一御綺縠雖與族屬嬪婦富華者偕浩然無愧焉嘗有友人關中羅生綸客于吳罄無歸貲予謀諸俞氏迺出尚書配黃夫人象服授省曾贈之得以返國又能篤厚父母宗分正德間　詔錄遺功元丞仲兄元弼來問譜事於省曾俞氏曰吾祖暨伯氏二世請乞于　朝矣而不𢊍必有遺歉耳君子其殫心圖之省曾乃就元弼發故牘果得居守勤王之冊皆璋與元弼

所遺於是爲作司寇譜元弼之京師疏二事遂得廕國子生拜光祿寺典簿出爲孟縣令故元弼尤重愛俞氏省曾性好山水每一登涉必旬月迺返故薪米中饋咸資俞氏皆贍式庚春爨秋麻躬不告疲右左舅姑孝養以禮疾必親調饘餌焉省曾多林中之交常羅坐列庭時適匱空雖典貸必爲供具而躬理糠粃以豐簋俎且抱弄庶嬰過於所生至其天也雪涕滂泣哀根肺腑姬流傳以爲難鄰氏火迫于居予謂俞氏曰曷先徙俞氏曰典籍哉乃君子之所以垂休揚名者於是舉家爭移書

隙地而後及衣笥災雖寢人服厥識先考有麗壯之居省曾讓諸伯仲俞氏贊之曰子之草堂茅牖尚欲捨捐棄人間遊五嶽何以居爲每謀棲隱之計必欣然勸成曰人生在適志爾吾子終日聖賢簡編歌聲振金石其樂只且矣故省曾雅好盤尚乃俞氏有萊妻之風耳男一姬水吳郡生娶顧氏女一歸吳邑生陳清獨悲夫鹿門之携未遂而莊周之戚我貽乃賦悼婦篇暨此行述敢乞琫譔庶託不朽矣

不成殤子聖齡壙志一首

聖齡者五嶽山人黃子九日子也以嘉靖甲申秋九月二十日之戌始生嗚呼汝哉懷也值饑凶之年其母草茹糠飲憂飧戚衣既不能以胎育汝其生也甚艱幾不能出汝分也母朓不服急汝吾讀孫師金方保嬰之法錄將半而屢阻不得以調汝越辛壬癸甲乙丙在母榻而病皆不覺汝越丁而劇吾又值父召而出不能以救汝及申而歸遷於吾榻延汝姊翁夜來藥汝剌汝貧而醫恨無以致多醫而察汝夜半膏涸括燃燭淚以守汝越戊又劇母哭於伏枕祖母哭于懷抱吾與汝兄哭於房之東西汝亦哀哀而啼吃吃而臥微能目我嗚呼汝哉哀哉越巳之旦母夢汝嬉戲指弄於其懷卽之俄然蛻衣而去此汝之靈魂猶依依於其母也然目開後下舌轉而乳含又謀以生汝揭帷而俾汝始一見日屑金石而飲之也巳窮其瞓矣一飲卽一目我如戀如愛嗚呼午日而聲嗄申而氣促寅而絕終不得以繫汝嗚呼哀哉汝胡爲而來吾在武林又胡爲而有道勤之夢今又胡爲而速返于真其容相圓正秀好瞑之後猶可圖也死之明日吾友洞庭徐子方以書來賀其生且曰麟角鳳毛洒卽其言而銘之曰麟兮鳳兮胡不久兮肉吾肉兮骨吾骨兮掩於星郊俾我哀兮

五褒告先文一首

嘉靖十八年歲次著雍大淵獻三月十六日甲申不肖省曾謹以蔬羞盎醴告于曾王考王考考二府君之靈曰子孫所實綿瓞顯先太次有三修之則艱黃出南汝升載史緗香華漢國憲匹魯賢枝條古遠性氣宛傳念予不肖經術童年迨此素乇樂困蓬壥世有好爵輕之塵烟俗舉饕餮如梟如鳶我嫉且誠弗與同圜仰思鴻代逝如徂川不可

攀而空懷執鞭趨茲遐衷晴向吐宣煌煌我祖徽
宦小賽或殞或罷不弔昊天父勤高貲黽勉累旂
蕭牆仇難毀室覆耕攻之迫之匆卒黃泉囊耻未
雪蕲贍其漣靜言度之災亦有源以盈以亢罹此
墜顛不肖兢栗履薄臨淵旣耿圭祿亦穢金錢靡
營靡求庶幾玉全雖處衡陋楪次廣便雖有飢瘁
志紮孔堅雖見百侮領忍周旋宗姻棄遺鄉子不
憐歲朱所遭倍百啻千惟彼覽撰聊以自妍鉅公
英儒交者八埏經濟之衷可徹蒼玄日奔月馳芳
時駃邁他人不知譏我貴戔侵尋五十羲和已偏
情事未伸憂懊內煎東山且居北闕倘然坤章泰
茅我自有占鳳凰車馬或藹阿卷時乎將來發展
糾纏敢告靈德鑒此抱言

臨終自祭文一首

維嘉靖十九年歲次庚子七月庚寅朔越二十六
日癸丑以清酌庶羞之奠呼將徂之神而言曰嗚
呼汝神象帝之先庚戌以往貌在虛玄寓形黃氏
嬰孺超然終身游嶽畢髮版編爰嗣莊生同車兜
年疢瘵如何哀痛無萱神情越濮將駕臺泉雖有
盧跗安得救蠲烏情而徂死何愧焉嗚呼汝神汝
返大圜人亦非後汝亦非先蜉蝣楚楚誰能控搴
妻孥拱侍酸惻涕漣汝神潛如委君雲烟哀者迷
有豈知夢埏返汝眞宅曠落無邊御此玄酒聲容
泯捐婁江之廓鬱築夜阡棺初有骸衣衾斂旃百
載之後聚塵一戔嗚呼哀哉尚饗

臨終自傳一首

五嶽山人生於華盛雖擁樹籯金之門已迥虎懸
黎之志六齡履塾遂好緗素古文解通爾雅令編
古賦千首爲誦數歲詠言便如老成凡有摛興藻
則盈心風騷矢口展君天授經緯自能祖考賓宴
衣包二驄馬錢狀元試以文對如響僅八齡爾冠
遊諸生嘗效王勃體撰序贈別吳郡太守林公庭
棉時大學士王公鏊餞守江上守出百卷公咸揮
貶獨賞山人之文規儼六代未幾公遣門士陳怡
招致綠堂命賦眞適園詩十六首山人矩步循沿
抗管立就公覽之大喜曰千載輞川才子騁秀矣
自是日寢愛密南峯楊公循吉亦忘年締友二公
者吳中文苑之標鏡也旣已噓揚傳徧國俗山人
像古匪適一家初學李太白曹子建次及杜甫謝
靈運有所摹祖宛出厥口蓋神精皈我菁麗自趨

茲乃玄契非可言表山人平生爲文軸妙在此虛
極既開萬言立吐此道乃內盈綺泄非中槁苦汲
者也太白孫太初在吳自誇新化無敵獨低屈於
山人曰吾讓陳思青蓮爾一日過訪山人請予揮
寫數紙山人曰主人寧可虛席邪太初曰吾自獨
酌爾山人染翰蹁時太初流連酩酊忘形蛻迹逍
遙如此迨於林夕鳴琴送歸太白與吳人交惟愛
山人嘗曰無見五嶽有國士之風令人翩翩不已
大司馬喬公宇邀之金陵乞纂遊山記一日著作
一日登觀南華之勝遂窮研覽草成公曰俾宇自

爲之十年難此南征公祖山人于清凉寺先遣轀
將騎駱山人以往山人入寺群僧叱之曰今日守
備宴賓並在禁轄豈容龐雜山人曰經始瞻敖容
予駐息公來僕去必不相累少頃騶呵已及于麓
即詢山人在何精舍群僧茫然無對相與匍匐造
前羅拜請懲山人慰之曰此苾芻之慎守也竟亦
不言遂與喬公布席山頂左睇宮闕右俯江山令
懷古跡風雲簇前淒激喑噓大夔不妄乃共淹濡
杯詠繼燭于歸己卯楚變寓書山人籌其機莞新
建伯陽明王公在越四方鴻俊千里負笈濮氏以

來未有此盛山人以有姑氏戴夫人嫁在紹興館
於其家執贄道席晨叅講堂暮斂精室神澄筆紀
作會稽問道錄十卷公之蘊奧山人默識舉契之
矣蓋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壓理過恒視
坎途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公
之落授展矣誠血片言未悟千語猶釋人之不明
若己聾聵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公問至即荅無不
圓中山人一日徹領汗洽重襟山人雖實獲王氏
之玄珠未嘗少有露耀與人辯詆懷玠衡門聊以
永日故一時同遊之士不知山人有此飽得或僅

目爲文人知我者其惟鄒子守益歐陽子德王子
艮王子畿乎爲道不在求知嘗允天則足娛其心
而已後值甘泉湛公振鐸成均桃李響應謦欬之
下恍增穎智山人嘗私嘆曰模範猶胚渾四時之
序洙泗如春伊洛如夏越廣如秋皆荅荅柄授俾
燭昏衢匪曰無故也放人淫德笑而攻之桓魋沈
祖何代無之山人匪假頌師欲彰驥附闡其肺腑
以待知音耳二公談道本爲大同因有小細往來
其間述飾萋錦幾墮參商蓋王公如揭日中天湛
公如流光億士王公如濮本崑崙湛公如達派萬

川日必有光派何離本故二門尚王者曰吾師以有事爲簡何假忘助之擾崇湛者曰吾師以忘助爲實不似有事之虛二門所爭譬之蕉鹿因其敎勝各有超首秋臆有𨔵以致如斯山人即踈前語共道自顯有事正爲勿忘勿助勿忘勿助正爲有事一體渾同安得離判二公之學實各神明非世所擬二公皆不求知於人而樂知於天者也王公嘗賞山人筆雄見朗約同山中著爲王氏論語悔爲徂謝湛公不輕許目爻乃雅知山人故命山人作易傳序往年見山人不試養毋公曰此事吾亦嘗爲之但出處不由人也恐子毋耄何不策庵南宮以畢此事山人竟兩科貢趾公亦高之山人於嘉靖巳亥十月朔日先妣王氏徂喪神情哀慟遂至羸疾至六月維夏疾猶未瘥乃自爲之傳傳具大略而已山人著撰黃集百卷以十干爲部甲乙丙丁各自一二至十而未訖也山人聞道以來惟玩經體道洗心蕭齋門人來謁既多作黃氏家語有經說有易係與旨有懷賢錄此禮部侍郎崔公銑序之有詩言龍鳳集有老子玉略有輿地經有西洋朝貢典錄此祝京兆允明爲山人所序也山人思樹勳常而贍言百里必有挫敗故不樂組綬亦受賓履而俗化蕩靡惟嗜淫逸故杜門交遊知鑿御有枝腹之分故不營貲産知情態成𤜢蜮之化故不蓄懷較積書萬卷皆山人折貲損産不惜重購讀用未周山人慨恨者也凡造山人論文者必虛來實去各滿厥願山人每談抽其詞緒若輾轉無際故人之聽之易融而變也海內名彥千里投分若北郡李公夢陽關中康公海相臺王公廷相輩則以翰札見知若京口楊公一清嶺南霍公韜天台黃公綰輩則以經濟加器顯隱致書詠山人羅門請交者約略二千餘人恨山人病夫不能荅酬之也子孫考其簡迹而已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八

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黄省曾撰省曾有西洋朝貢典議已著錄是集凡賦詩十八卷雜文二十卷王世貞序稱其古今體詩皆出自六代三唐於他文亦推許甚至及其爲藝苑卮言則云勉之詩如假山雖爾華整大費人力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其詩品太庸沙礫盈前無金可採今觀其集兩家之說不虛矣中第二十卷爲客問四十章二十一卷二十二卷爲擬詩外傳二十三卷爲黄氏家語明人亦摘出别行其客問襍論物理多臆揣之說擬詩外傳未免優孟衣冠至家語剏立篇名儼同孔氏抑又僭矣